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二冊目次

古今紀要十九卷（宋）黃震撰 元後至元三年刻本 〇〇一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清）姚之駰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露滌齋刻本 三〇一

古今紀要十九卷

（宋）黄震撰

元後至元三年刻本

古今紀要十九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黃震撰。震字東發、慈谿人。官至浙東提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撮舉諸史、括其綱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載一帝之事、則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僭竊割據、亦隨時附見。詞約事該、頗有條貫。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類粗具梗槩、傷於疎陋者比。所敘前代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諸臣事迹較歷代稍詳、而無忠佞標題、蓋不敢論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鑑綱目、始遵習鑿齒漢晉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時張栻作經世紀年、蕭常作續後漢書、持論竝同。震傳朱子之學、故是書亦用綱目之例。其謂論昭烈者每以族屬疎遠爲疑。使昭烈果非漢子孫、曹操蓋世姦豪、豈不能聲其罪而誅其僞。今反去之千百載下、而創疑其譜牒耶。其所發明可謂簡而盡矣。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目録

○卷之一 皇 夏商周 春秋 戰國 秦
○卷之二
西漢
○卷之三
後漢
○卷之四
後漢 吳 魏 三國
○卷之五
晉 東晉
○卷之六
南宋 齊 梁 陳
○卷之七
北朝 魏 齊 周
○卷之八
隋
○卷之九
唐高祖 太宗
○卷之十
唐（二） 高宗 中宗 睿宗
○卷之十一
唐（三） 玄宗 肅宗
○卷之十二
唐（四） 代宗 德宗 順宗
○卷之十三
唐（五） 憲宗 穆宗 敬宗
○卷之十四
唐（六）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卷之十五
唐（七）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卷之十六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卷之十七
宋太祖 太宗 眞宗
○卷之十八
仁宗 英宗
○卷之十九
神宗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目録 畢

古今紀要卷一

慈溪　黃震　東發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古神聖繼天立極為萬世開太平者經見止此至夫子定書為萬世訓則斷自唐虞以下今當一以典謨為正凡史遷之所錄皆夫子所已弃儒者不必復云（堯舜事見於書者此不重出三代倣此）

夏（凡十七君四百三十二年）

舜授禹啓賢能繼禹之道太康失邦少康中興桀為不道湯放之

太康之失邦也先儒皆稱羿立其弟仲康仲康沒子相立羿篡之寒浞殺羿夏氏滅當如是則仲康之世權皆在羿嗣征一篇乃羿假王命攻異己者不當為經薛常州士龍考以地理謂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不為羿所立明矣是仲康別立於河南而羿之據夏舊邦自在河北二者初未相併嗣征之書實出王命仲康死帝相立寒浞始殺羿居其位別使其子澆侵帝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妻后緡方身逃歸有仍氏生少康有遺臣靡自有鬲氏迎立之夏乃中興今存其說

商（二十君六百二十八年自契封商至盤庚遷殷始號殷）

湯　外丙　仲壬

趙臺卿本孟子說謂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謂方二歲四歲未可立皇極經世亦經以太甲接成湯按孟子彼云未立則此云二年四年者立之年也當以孟子為正

太甲　太戊（中宗）　盤庚（自仲丁河亶甲祖乙并湯與盤庚號五遷）　武丁（高宗）　祖甲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為民

即無逸稱享國三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記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史遷不見屋壁之書）

周（西三百五十二年幷東周八百六十七年）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豳商末大王避狄遷岐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史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即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年而武成釋箕子即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徐戎稱偃王）共王
懿王　孝王（封非子爲秦）夷王（下堂見諸侯）厲王（奔彘）共和（厲王居彘二相共治）宣王（中興）幽王（寵褒姒爲犬戎所弒）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即魯隱六年春秋作焉）

自春秋以後分國以記而統於周

平王　春秋始此又雅降爲風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三年崩共五十一年）○桓王伐鄭傷肩曾不朝周反使南季宰渠伯糾家父仍叔之子來聘求賻求車（隱三年即位桓十五年崩在位凡二十三年）○莊王春秋莊元年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嘉之也（以莊十二年崩在位十五年）○僖王齊始伯（立五年以莊十七年崩立三年而齊伯）○惠王二年子頹亂王奔溫四年鄭虢納之二十五年崩（當僖八年子頹事不書）○襄王二年叔帶亂奔齊十六年叔帶狄人作亂王出居鄭明

年晉文公納之賜晉弓矢爲伯二十年狩河陽三十三年崩（當文八年）○頃王元年毛伯來求金六年崩（當文十四年）○匡王（六年崩當宣二年）○定王元年楚問鼎莊始伯九年使王季子聘魯王靈益不振矣自此雖聘亦不書（成公五年崩立廿一年）　十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年）

崩（襄元年）○靈王二十七年崩（襄二十八年）○景王鑄無射鍾二十五年崩（昭十二年）子朝作亂（劉子單子立猛既卒）○敬王立子朝入王居于狄泉四年入于成周（自是謂王成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十六年子朝之徒作亂十七年晉定公

復納王子成周三十九年當魯哀十四年春秋終

四十一年（夫子卒）四十二年（崩 此以下據史記）○元王（八年）○

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立三月思王襲殺之）○思王（立五月考王攻殺之）

考王（十五年三王皆定王子）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傳威公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安王（二十六年）○

烈王（十年）○顯王立四十八年（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王）

慎靚王（六年）○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與諸侯攻秦秦昭王怒攻之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之歸其君王赧卒周民遂東秦遷西周公於惠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魯（姬○侯○周公後○自伯禽至隱公十四世○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隱（立十一年不朝王會戎伐衛宋許邾觀魚入祊取郜取防）桓（立十八年）

（仲子所生本隱公庶弟而弒隱自立璧假許田取郜鼎而立宋華督不能防文姜而死於齊）

莊（立三十二年不能防母忘親釋怨與齊狩子繼如齊納聘年三十六又丹楹刻桷以誇）

（大齊初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首主兵伐餘立 三桓始此 慶父殺子般立閔公二）

（年季友立僖公初成風屬僖公焉季友忠賢生而賜氏得世其卿私門遂強）僖（立三十三年）

（會邾復敗邾會齊桓伐楚伐鄭與會葵丘如齊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許翰謂不）

（能以禮位齊而肆于龍樂公孫帥師與諸大夫救徐安中國之志怠矣師救齊春秋善之新）

（作南門西宮災伐邾楚來獻宋捷與邾戰升陘以楚師伐齊踐土之會天王勞晉）

（侯公朝于王所天王狩河陽公朝于王會王人諸侯于翟泉近在洛陽王城而不朝設諱不）

（書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既不朝王使大夫又以二事大不恭取濟西）

（田取之曹也雖故也譏其以亂易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再伐邾九詩所頌春秋不書）

文公（十八年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宣公（襄仲殺適）

（而立之書即位者其自立即位之月逆女于齊以自固襄仲即公子遂亦生而賜氏十四年）

（公孫歸父會齊侯而礼自大夫出矣明年仲孫蔑會齊高固大夫與大夫會亦不自諸侯出矣）

（初稅畝譏廢助而用稅也初者變之始其後作丘甲用田賦皆此啓之十八年卒）成（元年作丘）

（甲古四丘為一甸共六十四井出甲士三人今一丘出一甲比舊增三之一立十八年卒）襄

（十一年作三軍三家各私其一也三十一年卒）昭（年十九猶有童心舍中軍盡四分公室而季）

（氏有其二矣不用子家羈之謀欲伐季氏遂孫于齊處鄆四年而鄆潰卒於乾侯立三十二年）

定（立不書正十年會夾谷齊歸侵疆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圍孟氏成孔子為司寇在十）

（三年十五年卒）哀（用田賦二猶不足故以田賦春秋終於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欲以伐）

（三桓卒于有山氏而悼公立）悼元穆共康景平

文傾（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滅魯傾公亡為家人卒于柯）

齊（姜○侯○太公十三世至僖公九年當魯隱元年）

僖（魯桓十四年卒）襄（殺魯桓通其夫人為弟無知所殺）桓（自莒入當莊九年北杏之會）

（莊十三年以諸侯主盟會始此明年盟于幽在莊二十七年於是得救邢封衛盟江黃于貫以）

（斷楚臂在僖二年伐楚盟于召陵在四年盟于首止以定太子在五年葵丘之盟九年陽）

（穀之會伯業始怠十一年緩於救徐伯業遂衰十五年時桓公在位四十一年矣以僖公十七）

（年卒凡立四十三年○孝楚未服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谷篤遠国之信按）

（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盟會之禮楚方會盟志已溢陳大夫轅濤一謀不協執其身而）

（伐其国與魯僖夫人會于陽穀楚滅黃不救狄侵衛侵鄭城三国城邢救患也城楚丘救衛也諸）

（侯城緣陵救杞也初桓公屬孝文於宋襄及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詭宋伐之而立孝公）**孝**（以僖十八年立二十年楚始與盟於齊時主盟者宋二十三年伐宋時宋與楚戰而伐之殘中夏也侵魯魯以楚師伐之以僖二十七年卒）**昭**（時晉文公伯自踐土會盟溫之會翟泉之會而齊會無矣僖三十年狄侵之文十三年狄又侵之十四年為商臣所弒）**懿**（商臣也弒君自立昭公魯甥也睦於魯懿執單伯而侵魯文十八年為邴歜閻職所弒）**惠**（魯宣篡立結齊自固齊取齊西田齊它無盟會惟與魯親宣十年還其田而卒）**頃**（伐莒伐晉鞌之戰云滅此而後朝食卒敗於晉以成九年卒）**靈**（滅萊五伐魯魯以晉伐之以襄十九年卒）**莊**（伐衛伐晉襲莒襄二十五年崔杼弒之）**景**（晏子言陳氏厚施將得國惟禮可以已之不能用夾谷之會歸魯疆立五十八年哀五年卒）**悼**（景公命立荼陳乞弒之而立焉歸讙及闡春秋善其改過辨吳師而見弒春秋以卒書在哀十年）**簡**（獲麟年為田恒所弒）**平**（田恒為封邑大於齊事見春秋後又二世至）**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卒田氏卒有齊國）

○**田齊威王**（朝周烹阿封即墨以人為寶用孫臏伐魏救趙自稱王最強三十六年卒）**宣王**（用孫子救韓破魏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皆賜第十九年卒）**湣王**（三十六年與秦稱東西帝以蘇代之說而去之伐宋南割楚西侵三晉欲并周泗上諸侯皆稱臣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共伐之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楚使淖齒救齊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地齊亡臣求其子法章立之為襄王）**襄王**（保莒城五年田單以即墨破燕迎襄王入臨淄故地盡復十九年卒）**王建**（秦攻趙不救入朝秦韓趙魏楚燕既滅四十四年秦擊齊遂降遷之共）

原缺

晉（姬。侯。初封唐燮父改曰晉自唐叔至鄂侯十三世鄂侯二年當隱元年）

宋（子。公。微子十四世至穆公八年當隱公元年）**穆**（隱三年卒立其弟殤公）**殤**（十年十一戰華督弒之）**莊**（莊二年卒）**閔**（大水罪己南宮萬弒之）**桓**（僖九年卒）**襄**（以目夷為左師於是宋治齊桓既沒遂主夏盟然其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一罪也一會虐二國之君二罪也曹不服不省德而圍之三罪也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敗於楚而卒當僖二十三年）**成**（文七年卒）**昭**（無道見弒春秋書宋人弒其君見文十六年）**文**（成二年卒華元樂舉棄君於惡）**共**（華元合晉楚之成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子肥華元討之魚石奔）**平**（楚內魚石于彭城信寺人柳殺太子座逐華合比宋灾伯姬死焉昭六年卒）**元**（無信多私而惡華亥向寧君臣交質而國亂晉率諸侯救之而平魯季孫意如之逐昭公也元公實意如外舅不恤其私求內昭公而卒於曲棘）**景**（定六年晉范鞅執其行人樂祁犂以公子地之馬與桓魋二弟出奔見定十年明年入蕭以叛哀八年滅曹書入曹自取之執小邾子伐鄭其卒在春秋之後）**偃**（史記云襄公十數世至君偃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乃與魏齊為敵國射天諫者輒射之天下皆曰桀宋立四十七年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其地）

衛（姬。伯。武王母弟康叔所封十二世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桓**（初莊公嬖庶子州吁遂弒桓公）**宣**（淫亂殺伋壽立朔）**惠**（即朔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黔牟惠公奔齊後復入）**懿**（好鶴狄滅之宋桓逆戴公處漕邑齊桓攘狄而封之）**文**（徙居楚丘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元年三百乘末年三千乘然忘齊之德而伐齊桓之卒僖十八年也狄救齊伐衛二十五年滅邢春秋名之未幾卒）**成**（為晉文所伐與楚晉未幾復晉以元咺復執歸于京師始歸而殺武叔再歸而及公子瑕春秋罪之狄圍之又遷于帝丘）**穆**（宣九年立十四年殺其大夫孔達成二年與齊戰敗績是年卒）**定**（初從楚盟于蜀皆貶而書人）

（七年與鄭同盟于馬陵病楚也自後復從晉）獻（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焉弗召孫子爲亂公奔齊）
（遂立殤公然獻公有世叔以守母弟鱄以出遂得還國）殤（爲甯喜所弒獻公卒襄公立僖二十）
（九年）襄（昭七年卒）靈（不能正家蒯聵奔靈公卒晉納蒯聵爲莊公）莊（時蒯聵之子輒已立）
（父子爭立輒曰出公）出（實當國哀公十四年蒯聵因孔悝始得立事在春秋後晉伐衛莊公）
（出奔衛人立般師齊伐衛更立公子起石曼逐起輒自齊復歸立二十一年卒又十餘世君）
（角立）君角（秦并天下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絶）
鄭（姬。伯。宣王弟友封鄭爲桓公犬戎殺幽王公死之武公生莊公始入春秋）
莊（克段射王）突（厲公）忽（昭公）子亹　子儀（此爲公子五爭祭仲立突忽奔衛）
（突殺祭仲不克而奔蔡忽復入高渠彌弒忽立亹齊人殺亹而高渠彌祭仲等立子儀傅瑕）
（殺子儀復納突九五）文（逃盟即楚齊桓伐之晉文亦以其無禮伐之）穆　靈
襄　悼　成　僖（無歲不被晉楚之兵肉袒逆楚莊者襄也爲晉景所執者成也）
簡（時晉悼推誠爲蕭魚之會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蕭魚會襄十一年也初襄八年鄭子耳子）
（國侵蔡獲公子燮無文德而有武功子產懼之子駟子展之爲政惟晉楚之來者則與之○襄三十）
（年子皮授子產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賂伯石殺子皙壞晉館存鄉校不禳火）
（不禁龍闘不與宣子環不受晉使幣有諸侯之事則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
（裨諶適野謀可否告馮簡子斷之授子太叔行之擇能而使以禮自固晉楚不敢加焉○然）
（作丘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責之僑亦自謂不能及子孫將死屬子太叔以猛僑死而）
（鄭不叛矣鄭人皆哭之孔子亦曰古之遺愛也事簡定二君以昭二十年當國二十二年）
（史記謂鄭聲公五年卒聲公乃在春秋末哀公時當攷）定（昭二十八年卒）獻（與城成周同）
（晉侵楚滅許魯亦侵鄭定六卒也八年晉侵之九年卒）聲（伐宋敗楚師宋伐之者四五）

（卒在春秋後）君乙（二十二年韓哀侯滅之）
曹（姬。伯。武王母弟振鐸始封十二世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桓　莊　僖　昭　共（嘗與齊威之盟及宋不服而宋圍之遂叛于楚晉文）
（伯執之以致楚師後以請復春秋名之責不用僖負羈）文　宣（皆受晉盟宣卒于師負）
（芻殺太子自立）成（負芻也晉悼執之歸于京師天子侯之）武（皆受晉盟）平　悼
聲　隱　靖（皆子振）伯陽（好田弋聽鄙人公孫強叛晉奸宋宋滅之當哀八年）
陳（嬀。舜後周用虞遏父爲陶正封陳胡公十五世至威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桓（既卒陳佗殺太子免自立踰年蔡人殺之）厲　莊　穆　共　靈（夏徵）
（舒弒之）成（楚莊伐而縣之以申叔時之言復其國）哀（棄晉即楚鄭之盟逃歸楚靈滅之）
（五年平王復其國）惠　懷　閔（世役於楚楚白公之亂陳伐楚楚惠滅之陳滅）
（而田恒得政於齊卽陳後也）
邾（曹。子。顓頊後陸終第五子晏爲曹姓封鄒陵爲邾）
邾儀父（桓十五年邾人來朝始入春秋十七年書邾儀父傳云魯付庸故書字儀父名克）
（其子稱邾子瑣自文公以下稱子）文公（當僖公二十一年滅須句太皞之後也魯僖伐之自）
（升陘之戰交惡不已嘗執鄫子用之）定公（戕鄫子）宣公（爲晉所執）悼（復與魯交）
（兵庶其來奔臧孫紇奔焉）莊公　隱公（爲魯哀滅其國以歸既而還之又來奔）
桓（太子革事在春秋後孟子卒邾爲楚所并又曰爲魯所并）
小邾（曹。子）
僖七年來朝襄七年來朝自此與會盟征伐而不
知其世謚云

蔡（姬。蔡仲十世至宣侯入春秋）

宣 桓 哀（爲荊所虜再入其國）穆（齊桓伐楚以其服于楚先伐之）莊

文（欲事晉畏楚不能）景（卒從楚）靈（弑景侯自立其後楚子虔誘而殺於申）平（楚滅

之平王復其國）悼（卒于楚）昭（附楚從吳遷于州來爲盜所殺）成 齊侯（楚惠滅之）

杞（姒、侯。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杞）

武公（六十一年入春秋桓二年書侯莊二十七年書伯僖二十三年書子貶用夷禮）九

歷 桓 孝 文 平 悼 隱 僖（哀八年卒四傳至簡公）

（楚惠滅之其後句踐興於越皆禹後云）

北燕（召公後。僻小不通諸夏者二十九世南燕姞姓）

簡公（始入春秋戰國之世亦以耕戰自宋昭三年奔晉六年齊伐之）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始結從約）噲（以國讓子之大亂齊伐之）昭（用樂毅大破齊）惠（以騎劫代樂毅齊田單大

破之）數世至王喜（太子丹用荊軻刺秦秦滅之）

許（姜）

莊（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莊公奔衛自此出謚始見）穆 僖 昭 靈

悼 許 元（鄭滅之）

莒（己。祝融陸終第一子弓楚封雍吾）

莒子（隱三年書不知其謚）紀公 渠丘公 黎比公 著丘

公 郊公 共公

滕（祖出文王）

滕侯（隱七年書滕侯卒不知其名謚）宣（隱十一年朝魯）昭 文 成 悼

頃 隱（以下不卒）

薛（任。奚仲後。夏所封在周前）

薛侯（隱十一年來朝不知世謚）獻 哀 君定 惠

虞（姬。出太王。自虞仲至虞公十二世）

虞公（爲晉所滅）

吳（姬。子。自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始入春秋當成七年）

壽夢（春秋以其僭號而狄之時中國無伯鍾離之會齊晉亦俛首而聽之少子季札賢欲立

之不可諸樊餘祭餘昧以次立欲致國於札札逃之）諸樊 餘祭 餘昧（皆壽

夢子餘昧一名夷末傳君僚）君僚（諸樊之子闔閭弑之而自立）闔閭（初吳楚之

女爭桑相攻而楚亡臣伍子胥自楚來奔闔閭舉爲行人破楚入郢及檇李之戰敗於越而卒）夫

差（報越讎棲句踐於會稽黃池之會方主夏盟而越入之哀十三年後四年爲越所滅吳越

終春秋不書人）

越（姒。子。夏少康庶子封會稽二十餘世至允常伐吳昭六年始見春秋）

句踐（聞吳王夫差將報讎先伐之而敗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保會稽臥薪嘗膽以國政委大

夫種以甲兵委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遂以沼吳後渡淮與齊晉諸侯會徐州尊周伯天下）

（六世至無彊）無彊（伐齊楚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大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殺無彊）

（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朝服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搖（佐諸侯平秦）

（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

楚（羋。子。祝融之後熊繹成王封楚自西周爲惡及東遷僭號自鬻熊至武王熊通十七世）

（嘗伐隨子文王熊貲始入春秋都郢始文王其先居丹陽）

文王（魯莊十年書荆敗蔡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惡其猾夏絕之也二十三年）
（來聘書荆人以慕義進之也按文王以莊十九年卒來聘乃成王頵）堵敖　成（惲元）
（詩祭地六千里僖元年書人六年齊伯伐之當僖四年三十三年執辱宋襄當僖二十一）
（年三十九年子玉敗於城濮當僖二十八年四十六年太子商臣弑之自立是爲穆王當文元）
（年春秋以楚人與盟自僖十九年齊之盟始初齊桓之在楚雖書人而未嘗與盟桓公没鄭伯）
（首朝于楚及今遂爲此盟故春秋人陳蔡而以鄭列楚下深惡之也成王頵終始桓文之世）穆
（晉襄伐之以救江楚卒滅江滅六文九年伐鄭楚子使椒來聘胡氏傳曰至是其君書爵其臣）
（書名是以中國禮待之也蓋吳楚皆聖賢後而以變於夷故春秋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
（夷狄等按僖二十一年執宋公已書楚子矣史記云十二年卒）莊（三年不號令史記云八）
（年伐陸渾戎觀兵周郊問鼎當宣三年十六年伐陳縣之以申叔時之言復陳在宣十一年明）

（年圍鄭鄭襄肉袒去之三十里平而晉師至大敗晉師不爲京觀二十年圍宋華元與子反私宋）
（語平之二十三年卒當宣十八年）共（十六年救鄭敗於鄢陵晉射中共王目在成十六年成）
（二年嘗之蜀之盟春秋皆人之十七年滅舒庸襄九年伐鄭自此與晉爭明年書楚救鄭罪諸）
（侯陵鄭也又明年晉有蕭魚之會而楚不能較矣立三十一年卒）康（即位當在襄十四年）
（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伐吳伐鄭明年滅舒鳩明年伐鄭二十八年卒凡立十五年）郟
敖（初康王寵弟子公子圍三年圍爲令尹弑郟敖自立春秋昭元年書楚麇卒胡氏曰圍弑君自）
（立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十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桓公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
（皆一時之良也皆有獻焉夫子痛之故不書弑）靈（服三年會于申亦靈王之三年六作伐吳明）
（年又伐之八年使公子棄疾滅陳十年誘蔡侯殺之棄疾爲陳蔡公十一年親伐徐以恐吳次）
（乾谿樂焉初申之會楚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在吳因勸伐之常壽過矯棄疾命召公）

（子比於晉入弑靈王太子祿而立之靈王縊死而楚未知也比恐自殺棄疾即位）平（以昭十三）
（年立二十六年卒在位十年及吳戰于長岸則昭十七年胡傳曰楚地五千里本非吳敵也惟書無）
（輕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許不競士爲戰國用兵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
（君奔王殺伍奢召二子尚歸死胥奔吳）昭（初費無忌讒太子建殺伍奢至是令尹子常誅無忌）
（以說衆十年吳王闔閭伍子胥伐楚戰柏舉大敗吳遂入郢辱平王之墓申包胥請救於秦敗吳於）
（稷昭王歸楚二十七年救陳伐吳卒于軍不移過股肱疾不禱河）惠（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
（勝爲白公亂楚自立月餘葉公殺之十七年卒）簡　聲　悼　肅　宣（六年）
（秦始強而三晉益大）威　懷（秦使張儀紿之使絕齊因紿齊大敗之又紿與盟留之不遣卒）
（於秦）頃襄（畏秦以五十里爲餌人授爲弋鳥者激怒之方連縱伐秦而敗秦々拔郢燒先王墓）
考烈（春申君用事二十二年共伐秦不利徙壽春命曰郢）幽（十年卒）哀（庶兄負芻之徒）

（弑之）負芻（五年秦王翦破楚虜之楚爲郡○初楚莊討陳圍鄭及宋皆足以自取而不取而秦）
（之劫楚乃如此父老憐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
秦（嬴○伯○據史記顓頊後伯益之苗裔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於爲附庸邑於秦襄公平犬戎）
（爲諸侯自非子十五世至穆公始見春秋當僖公十五年）
㊉穆（秦晉連兵始於僖三十一年圍鄭之役悔過有誓孔子録之文三年焚舟之役始伯）康
（文七年有令狐之戰文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共（宣二年伐晉）桓（宣八年晉以白狄伐之）
（成十三年與晉厲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伐晉晉絕秦諸侯直晉而秦敗先是成九年秦亦）
（以狄伐晉）景（襄十年晉伐秦明年秦伐晉）哀（救楚伐吳楚昭復國定五年春秋不書救）
（楚事）惠（定九年立哀三年卒）悼（其卒在春秋後自哀惠以來春秋書其卒葬而已）厲
共　躁　懷（自殺）靈　簡　惠（十三年伐蜀取南鄭）獻（孝公生周太史）

（僭曰周秦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覇王出）**孝公**（用商鞅徙咸陽開阡陌置縣初
爲賦）**惠文**（誅鞅司馬錯滅蜀取漢中置郡張儀游說）**武王**（初置丞相與孟說舉鼎死）
昭襄（留楚懷王穰侯魏冄爲相白起坑趙攻西周取其三十六邑九鼎入秦諸侯朝）
孝文（除喪三日卒）**莊襄**（滅東周君子政立）**始皇**（文信侯免相十年逐客李斯上
書用其謀兼并天下十七年滅韓十八年滅趙廿二年滅魏滅楚滅燕廿六年滅齊）

春秋諸臣

周臣

（春秋前者亦附見）

太子晉（宣王太子穀陷鬭諫壅川）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會翟泉僖廿九左）

王孫滿（秦襲鄭知其必敗定王使勞楚楚問鼎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未衰鼎未可問宣三左）

王孫說（勸簡王勿賜晉使（僑如）之諂而賜其介（仲孫蔑）之讓）

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不聽自此荒服者不至）

密康公（三女奔之母令獻之不聽恭王果滅密）**芮良夫**（厲王悅榮夷公諫其專利）

召穆公（諫厲王監謗以防川彘之乱宣王匿其家虎以其子代死之）

仲山甫（食采於樊謚穆仲諫宣王越立魯武公少子不聽諸侯始不睦諫料民不聽
宣王欲得國子訓諸侯者薦魯孝公）**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

史伯（幽王時知周將衰教鄭桓公寄孥虢檜知晉與齊秦將興）

伯陽父（幽王二年三川震知亡不十年）**內史過**（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知虢必
亡錫晉惠公不敬知其無後）**內史興**（錫晉文公命知其必霸）

富辰（諫襄王以翟伐鄭曰雖鬩不敗親諫傳翟女爲后王出后翟來寇辰死之勸召王子帶）

單襄公（朝聘晉假道於陳陳道茀不治知其必亡謂晉（郤錡）語侵（郤犨）語迂（郤至）語伐必不免
齊（國子）好盡言亦及晉周事公能敬歸而立是爲晉悼公）**單靖公**（襄公孫享叔向
儉而敬）**單穆公**（靖公孫諫景王鑄大錢謂輕重相權廢輕作重民失其資諫
鑄大鐘謂鐘不過動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

劉康公（聘魯見季文子孟獻子儉曰其長處魯乎（叔孫宣子）東門子家侈曰其亡乎侈不鄉遺憂必及
之（成子）受脤不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致福）

召桓公（（郤至）自晉告楚捷于周王叔簡公譽諸朝召公謂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不可
久也雖王叔未能違難後皆然）**伶州鳩**（謂景王大鐘不和又對七律爲武王功伐作樂）

萇弘（言蔡凶楚果執蔡靈侯殺之晉（屠蒯）知周請祀山川弘曰客容猛其伐戎乎果滅陸渾
事劉文公與城成周衛彪傒謂其必速及後與晉范氏之亂（趙鞅）以爲討周人殺弘又見左傳）

宰周孔（名孔葵丘之會賜齊侯胙謂齊不務德止晉獻公勿會謂晉公輕行亦將死以上見國語）

辛有（東遷之初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以下見左傳）

宰咺（歸魯惠公仲子之賵惠公已葬仲子未薨贈之皆非禮）**祭伯**（來聘魯隱非王命）

周桓公（黑肩王不禮鄭請善鄭以勸來者將左軍繻鄭以陳人無鬭心而敗）

周公閱（聘魯辭昌歜與形鹽之饗）**凡伯**（戎朝周發幣凡伯弗賓來聘魯遂爲戎所伐）

內史叔服（能相人謂公孫敖二子（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豐下有後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曰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亂死晉既平戎於王刘康公欲伐之叔服曰背盟欺大國必敗）

春秋魯臣

羽父（即公子翬先會齊鄭伐宋滕薛爭長公使之請薛長滕請隱公殺桓公將求太宰
公弗許反譖公桓公而弑之）

（三桓）孟孫氏 慶父（私於哀姜弑閔自立奔莒季友賂得之乃縊）穆伯（公孫敖慶父子）

（救徐請內史叔服相二子文公使聘齊與弟襄仲爭娶如京師不至復奔莒私娶之吹子）

（惠叔爲請歸至齊卒）文伯（孟孫難敖次子父奔得立請立弟惠叔）

孟獻子（仲孫蔑穀子聘周有礼齊伐我使蔑以恐求平於楚會壺打成公薨先歸）

（相襄公朝晉稽首謂啓蟄而郊今既耕宜三卜不從謂鄭師競已甚三大夫有災盜果殺之）

（宋向戌尤其室之美云我在晉吾兄爲之毀禫不樂此御不入孔子謂其加於人一等）

莊子（仲孫速蔑次子勇聞諸侯齊師畏避速塞其海陸伐邾）孝伯（仲孫羯）

（速庶子越其兄秩而立之侵齊命諸侯城杞）僖子（仲孫貜羯子聘齊伐莒）

（盟邾從昭公如楚鄭伯勞之不能相及楚不能莒郊勞及自楚乃講學屬其子於孔子使學礼）

懿子（仲孫何忌即學礼孔子者城成周盟邾圍鄆侵衛圍郈討侯犯之叛墮三都）

（時周公斂處父謂獨不墮郕受邾人四皆不知礼之大者）武伯（洩戰於清襲成相哀公）

（會齊不稽首）孟公綽（知崔杼有大志必速歸爲齊辭師於莫）

子服惠伯（孟椒蔑于勸昭公如楚落章華臺南蒯示以吉筮皆曰易不卜叛謂）

（滕成公喪而涕將死晉以邾之訴執季平子惠伯辯而歸之晉取(崔杼)賂使(叔向)爲請於諸侯）

（公使對曰君舍有罪以小國君之惠也）

南宮敬叔（說懿子弟怨文伯黨小桓僖廟災衆皆顧府獨命周人出御書）

子服昭伯（回椒之子謂季平子晉六卿強而驕侈公室將卑）

子服景伯（何勁勇有謀桓僖廟災命出其書吳索百牢辭先王未之有而止之）

（諫(季康子)伐邾曰伐小不仁吳果救邾曰來斯與戰不肯爲城下之盟吳一夕三徙乃盟黃池）

（之會吳欲以公見晉爭止之吳執之以宗祀說歸使(子貢)說吳舍衛侯使齊子貢爲介齊）

（戒宰人陷於恭馮閔父笑其蒲）

叔孫氏 叔牙（莊公以愛欲立般叔牙欲立慶父爲季友所酖）

莊叔（得臣獲長狄僑如以名其子宣伯僑如）

穆子（叔孫豹兄宣伯僑如謀去季孟不遂奔齊豹亦當奔齊使晉拜嘉子叔声伯使特）

（晉師于鄭郊衛孫文子君登亦登戒其少安作三軍非其意聘晉告齊侵云朝不及夕對）

（晉范宣子以(臧孫辰)既沒而言立爲不朽謂齊慶封車美必以惡終相公如楚殯先以桃茢）

（諫立昭公季氏不從魯始衰爲晉所執守節不以貨免惡季氏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季）

（扎謂其好善而不擇人不得死果因妖夢嬖豎牛以餓死二子孟丙仲壬皆見殺）

昭子（叔婼仲叔子不以豎牛立己爲功殺之日食(平子)不用幣伐鼓知其有異志武城）

（人掩邾師訴於晉昭子被執不屈卒以礼歸居晉舘一日必葺晉舘吏求犬不與殺與食從昭）

（公孫于齊新死）武叔（州使仇嬰仲尼初公若不欲其立殺公若墮郈伐邾從齊伐吳艾陵）

叔仲昭伯（帶襄公聘楚康卒欲還諫之）

季孫氏 季友（字成季有文在手殺其兄慶父叔牙立閔公僖公相魯敗莒封費）

季孫行父（友之孫謚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告晉以齊難出莒僕敗齊師謂）

（楚非族毋貳晉僑如讒其君於晉晉執季使聲伯請得免以襄仲立宣公欲殺其子歸父臧宣）

（叔止之爲宣公以賂請會于齊遂亡濟西田歸父謀去三桓故逐之私室強妾不帛小廉）

季武子（名宿代行父爲卿作三軍三分公室取卞邑哀公懼欲不歸舍中軍四分公室）

（取其二乃以牂晉加籩爲禮）

季平子（名意如武子孫父悼子伐莒涓人於社不禮(南蒯)蒯交惡之於叔孫欲去季孫）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用冶區夫之計以柔費人莒訴於晉執意如因鬪雞郈氏怨之率衆）

（怨伐平子孟氏叔孫黨之殺郈氏公遂孫于齊諸侯謀納公季氏敗之公薨不容歸葬溝之）

季桓子（名斯爲陽虎所囚救於薦舅魏受齊女樂孔子行死乃囑用之）

季康子（父命用孔子用公之急言而用冉子敗齊于艾陵益修守備用田賦使冉子吊宋稱彌甥越欲妻公康子懼賂太宰嚭而止）

季冶（初季武子取卞使冶告十叛冶致之不仕）

臧僖伯（彄諫隱公觀魚不聽稱疾不從）

哀伯（達僖伯子諫桓公取郜鼎）

臧孫辰（哀伯孫弔宋大水年饑請以玉告糴于齊譏宋襄以人從欲諫焚巫尪諫公卑邾使展喜止齊師乞楚師伐齊宋如晉分曹楚滅六蓼臯陶不祀其言立三不仁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智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勸贖衛侯於晉不聽）

宣叔（許歸父欲去三桓季文子欲治其後許止之備齊定晉備聘使之位）

臧武仲（紇短小多智敗於狐駘國人始髽城防請侯冬謂季武子銘魯功非禮爲季）

（武子舍公鉏而立悼子於是孟孫惡之斬關奔邾以防求爲後孟椒以斬關之罪盟之遂奔齊譏齊君似鼠齊不與田）

東門氏

襄仲（遂秦使[illegible]辭命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受玉止謂齊侯偷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惠伯埋馬矢哀姜哭殺適立庶）

公孫歸父（襄仲子謀去三桓不遂奔齊書曰還自晉喜也）

子家羈（懿伯桓公孫昭公時知伐季氏之謀而不洩請釋季平子不聽從昭公薨于外季氏欲仕之而逃）

叔氏

叔肹（宣公弟）

子叔聲伯（肹子宣伯僑如之亂聲伯使叔孫豹逆晉師戍師至而食聲伯四日食以待夢涉洹水而泣瓊三年不敢言言之莫卒）

衆仲（知衛州吁將自焚齊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羽父請謚與族公問衆仲）

展禽（柳下惠譏臧文仲祀爰居譏夏父弗忌躋僖公）

展喜（柳下惠弟犒齊師）

御孫（諫莊公刻桷曰儉德之共譏宗婦用幣）

申繻（對桓公名子之問謂名有五信義象假類取公與姜氏如齊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鄭內蛇外蛇鬬曰妖由人興）

申豐（答季武子大雹曰古者藏冰出冰季子逐昭公齊將納之豐與女賈賂齊而止豐季氏家臣故爲季氏）

申須（星孛大辰謂諸侯有大災）

仲由（嘗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後儒服請爲弟子定公時爲季氏宰謀墮三都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求一言爲信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去魯適齊使過衛勸與魯平出公立十二年父蒯聵不得入孔悝迎立之子路請殺悝不聽欲焚臺見殺結纓）

端木賜（觀邾子執玉高定公受玉卑孔子謂其不幸言而中辭吳之尋盟說吳太宰使歸衛侯田常欲爲亂先伐魯說之使伐吳以免魯謂業既加魯因說吳救魯而齊伐吳吳防越又說越從吳而待其弊知吳必勝又說晉使防吳吳晉爭強越遂乘間滅吳家累千金）

冉求（季桓子屬其子康子用孔子康子舍之而以求爲宰與齊戰用矛於齊師獲甲首八十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公斂處父（子路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公山不狃叔孫輒既敗季氏亦墮費孟孫將墮成處父勸孟孫爲不知而處父據成不墮魯國之不克事遂寢）

冶區夫（南蒯以費叛平子命見費人必執冶區夫勸恤費人費叛南氏）

曹劌（謂肉食者鄙自請爲莊公敗齊于長勺待齊人三鼓乃進望其旗靡而逐之執匕首劫齊桓公還地五十里諫如齊觀社不從）

陽虎（事季平子因季桓子盟定公與三桓欲去三桓不得志者皆因之作亂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攻敗之竊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奔齊奔宋奔晉趙鞅厚遇之晉師宵迷令右河而南晉欲伐宋爲盜易而止）

公山不狃（費宰不得志於費氏因陽虎欲去三桓遂作乱定八年季氏之墮費不狃欲秉之伐三桓遂襲魯敗而奔齊定十年後吳欲伐魯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由險遠以爲魯）

齊臣

仲孫湫（省魯難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謂魯秉周礼不可取爲戎難致諸侯之戍於周）

管仲（輔公子糾奔魯小白先入仲射中其帶鉤叔薦爲桓說赦重魚鹽之利連五家之兵制國爲二十一鄉不背曹沫之盟歸亡地於魯諸侯皆信齊而欲附救燕使修召公之政復貢周諸侯聞之皆從齊公以蔡姬故伐蔡仲嫌其私憾動諸侯因伐楚鄭伯逃首止之盟因卻鄭太子欲去三族之請鄭請盟既會葵丘公意驕欲封禪諫不從說以得遠方珎恠物乃封禪遂止辭上卿之礼病薦隰朋不用諫用豎刁易牙開方公尺用之仲死齊乱初仲薦隰朋爲行人甯戚爲大司田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大司理東郭牙大諫○管子載公初立欲修兵革諫明年結兵諫果敗於宋三年諫伐魯果敗四年興兵十万圍魯諫魯請盟諫果劫盟五年諫伐宋以救杞公始用其謀而城緣陵以封杞狄伐邢則城夷儀以封邢狄伐衛則城楚丘以封衛恩結四夷無爭兵矣乃寬関市征輕諸侯幣貴其國以及諸侯之國乃請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狄不量德而伐齊於是請救於諸侯獨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称兵伐之而恩威四達於天下乃執諸侯足民食兵備正君臣父子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東狄服中國安盖自東遷諸侯未有出兵爭之外者至管子始一切反之以弭其爭）

晏嬰（崔杼弒莊公嬰入哭三踊景公與慶氏邑辭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謂叔向齊其爲陳氏矣公欲更其宅辭曰於臣侈矣及嬰聘晉公爲更之既拜而毀之如舊樂高陳鮑四族之乱[illegible]無所往公病欲祝嬰曰豈能勝億兆之詛公乃寬政言和與同異謂民歸陳氏惟礼可已之薦衛爲大夫出越石父爲上客未嘗得政諷議時有所益）

晏弱（[illegible]東陽以偪萊）

鮑叔牙（知齊將乱奉小白奔莒而納之薦管仲於魯使相齊）

鮑莊子（牽叔牙孫言慶克淫乱声孟子譏刖之仲尼謂其智不如葵）

鮑國（牽弟相齊侯賦蓼蕭叔向令晉君拜使晏平仲言晉以月執君晉歸衛侯鮑刖牽召國爲鮑氏後初相施孝叔以忠孫）

國莊子（聘魯自郊勞至贈賄礼成而加之以[illegible]文仲言於僖公曰[illegible]有礼君其朝之）

國武子（佐鞌之敗使賂晉晉不可佐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戰齊乃盟于袁婁穀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疾慶克淫乱殺克以穀叛齊侯與盟於徐關而復之單襄公謂其盡言於乱必不免）

國勝（佐子齊欲殺佐先使勝告高弱之難於晉使之出外既殺佐使清人殺勝）

國弱（景子勝弟奔魯）

國書（艾陵之戰爲吳所獲）

高固（鞌之敗固桀石投人有乘其車繫桑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予餘勇）

高厚（晉宴諸侯享歌詩不類盟之厚逃歸圍臧紇于防）

高無咎（因慶封之父慶克乱于宮声孟子譏之靈公遂奔莒）

高弱（無咎子父奔莒以盧叛）

公孫竈（子雅與子尾皆惠公孫名二惠子尾欲復盧蒲嫳子雅謂其髮短而心甚長放之北燕其卒晏子曰又弱一个姜其危哉）

子旗（子欒施子雅子子尾死子旗欲併其室而逐其屬陳桓子和之如初與惠氏高氏皆耆酒陳桓子伐之與高強奔魯陳鮑分其室）

陳敬仲（公子完自陳奔齊辭卿爲工正飲桓公酒卜繼火曰未卜其夜初陳懿氏卜妻敬仲曰八世其昌至田常遂篡齊）

州綽（齊莊称殖綽郭最之雄綽曰平陰之役自比二子鷄）

犁彌（伐晉夷儀隨東郭書先登而讓賞會夾谷勸以萊人劫魯侯爲孔子所却）

夙沙衛（奄人襄二年齊伐萊衛取其賂馬牛皆百匹乃還殖綽郭最言衛奄人殿則辱國衛塞其道使二子爲晉獲）

茲無還（會夾谷孔子使揖對齊盟須其歸汶陽田）

逢丑父（鞌之役代頃公執于晉）

崔杼（乱臣齊惠公寵之公卒高國逐之遂奔衛靈公又使爲大夫靈公卒迎立莊公殺高）

（厚而併其室娶棠姜而莊公通之弑莊公大史書之杼殺之嗣書而死者二人二子崔彊崔成為乱杼怒而出慶封滅崔氏杼至無所歸乃縊）**慶封**（乱臣始附崔氏終滅崔氏既當國而付其子慶舍舍昵盧蒲癸與王何二人殺舍慶封奔吳居朱方又冨楚靈王伐吳遂執封滅其族）

晉臣

[illegible] **范氏** **士蔿**（獻公時惡桓公族偪盡殺游氏之族驪號使易晉而城之勸申生為吳太伯為申生夷吾築城不謹載一國三公）**士會**（蔿子諡武子亦稱隨季范季城濮之戰幼而與謀晉使迎公子雍於秦而晉背之乃奔秦為秦侵晉晉使魏壽餘誘其足於朝而歸之繞朝贈策先趙孟以諫靈公邲之役令退師不用而敗敗赤狄將中軍且為太傅而晉盜奔秦平王室問殽烝歸而講禮治晉將老屬其子燮曰爾從二三子惟敬杖擊郤子曰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晉亡無日矣）**魴**（會次子諡恭子悼公使將新軍）**士燮**（會子諡文子勝齊後入父武子喜之聘魯請伐鄭魯辭之不受釋楚囚鍾儀厲公三郤驕奢燮知難作不欲與楚戰曰外寧必有內憂士自請戰執戈逐之既戰立馬前請君戚之歸使祝宗祈死六月死冬果難作）**士匄**（燮子諡宣子不欲與楚爭陳聘魯拜彤弓之賦聽王叔陳生與伯輿之訟曰天子所右亦右之使將中軍讓於荀偃而佐之故其下皆讓數吳之不德數戎子駒支駒支善辭遂與之會假齊羽毛不歸齊戚而伐之盡殺欒盈之族）**范鞅**（匄子諡獻子與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返欒黶欲殺之遂奔秦秦伯以其知言請於晉復之宣子之逐欒盈也鞅實貰落之其入而敗亦鞅之力嘗人之訴諫執魯君魯季孫之出其君也晉頃公欲納之鞅受賂而亡）

中行氏 **荀林父**（諡桓子文公作三行以將中行故號中行止先蔑之逆公

子雍先蔑既逃歸其孥將伐宋伐齊皆取其賂而還救鄭欲還先縠不可而敗請死將許之以士伯諫得復位景公賞滅潞之功亦賞士伯）**荀庚**（林父子）**荀偃**（庚子諡獻子伐秦還與欒書同弑厲公夢公擊之首墜伐齊將還病頭瘍卒）**荀吳**（偃子諡穆子大敗群狄不受鼓人之叛鼓告力竭而後取之不戮一人既獻而反之鼓弃叛襲滅之滅陸渾既滅鼓人與之田使犬目夙沙釐相之）**荀寅**（吳子諡文子勸勿伐楚與范吉射伐趙氏荀躒奉公伐之范氏中行氏出奔而趙鞅歸晉）**荀賓**（有力悼公以為戎右）

知氏 **荀罃**（諡武子父莊子荀首即荀林父之季弟邲之役囚於楚父荀首請於楚而復之鄭賈人嘗欲出諸楚罃善視之如寶出己迎立悼公冢政施德晉以復霸辭魯哀稽首鄭與楚平而伐之又盟不強其必服荀偃士匄欲伐偪陽不許二子伐之不克欲退必使取之弃避楚師求已不責人不疾鄭之歸楚而鄭終服不精而君疾自閒）

趙氏 **趙夙**（為晉戎御以功封耿生共孟共孟生衰）**趙衰**（諡成子深智遠謀獨歸重耳奔狄適齊重耳安於齊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容禮適秦相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薦郤縠為元帥命為卿以讓欒枝先軫胥臣乃作新上軍使將之趙有新軍始此孟明再敗知秦師又至守原文公反國及霸多其謀）**趙盾**（衰子制事行諸晉為常法以靈公少欲迎立公子雍於秦既而拒之敗秦於令狐秦取其驕馬又敗之於河曲驟諫而公欲殺之鉏麑觸槐趙穿弑君不討反使之迎立成公汾陽處父趙易其位而貴季殺之及季奔狄使其仇臾駢送帑此陰謀可為趙穿弑君之證）**趙朔**（盾子屠岸賈治靈公之賊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其族韓厥許朔以不絕趙嗣）

趙武（朔子 索之急 毋成公姊匿公宮 頼程嬰 曰許以免 韓厥言之）
卿（相悼公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而侵）
邑 還齊魯衛 諸侯以是睦晉 過鄭享之七
穆賦詩 與絳縣老人田 甥之盟 宋信而不
成楚之詐 受鄭止一獻之禮 ○劉定公河雒
思禹 武善而言 倫 視蔭 不暇 樂氏邑 舉
管寢 善頌 趙成（武子 成子）
趙鞅（謚簡子 後改名志父 相頃公 九年 納王 鑄刑鼎 陽虎來奔 簡子受 享 遇）
之 夢至帝所七日而寤 他日有人當道爲釋
夢 夢射熊與羆者 當滅二卿也 其後因殺趙
午而范中行氏伐之 鞅奔晉陽 既入而滅范中
行氏 夢帝屬一翟犬者 子無恤 翟婢所出也
伐鄭自矜其功 太子王良亦各自矜 黃池之
會爭長卒長吳 周舍直諫 舍死憂不聞諤諤

韓氏

韓厥（其先封韓原從封姓 存趙祀 鞍之役大敗齊師 能執臣禮於齊君
鄢陵之役逐鄭伯不敢速 晉遷新田用其謀
曰土厚水深 卒立趙氏 悼公初立爲政 敗宋）

韓起（厥子 謚宣子 聘周辭不失情 許宋
弭兵 聘魯觀易象春秋 聘齊見子雅
子尾之子謂皆非保家 惟晏子信之 受齊氏
邑 愧違爲以易宋田 反孫林父之戚田於
衛 反閻田頳俘於周 聘鄭而諸大夫賦之
使趙鞅納王 謀國能反田而謀已測 揚
於宋求 王於鄭）韓無忌（亦厥之子 悼公以其鎮靜立爲公族大夫）

魏氏

魏犨（謚武子 幼有材力 從晉文公亡 歸而次功爲戎右 犨不平之 違命
爇僖負羈 傷胸尚距躍 犨長
三百曲踊三百 公乃舍之）魏絳（謚莊子 子名頡 求爲公
族而不得 郯之役怒楚以敗晉 次子魏顆嫁
武子之妾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惟絳賢有
功 絳事悼公爲司馬 戮公弟楊干之僕 公將
殺之 及讀其書 禮之使佐新軍 勸從諸戎之
和 因及於戎以諫 備 勸悼公修政息民
三駕而諸侯平 九合諸侯 勸君思其終）
魏舒（絳之孫 謚獻子 去車用卒以勝翟人
六卿誅祁氏羊舌氏 取其邑爲十縣 舒舉

十縣大夫 一舉賈辛 不以貌以譏其爲比周
頒食取屬厭之諷 乃辭梗陽人之賂 而平其獄
狩城成周 未復命而
田 范獻子去其柏櫬而）令狐文子（魏頡 以顆之功 悼公使佐新軍）
狐突（重耳外祖 唐叔之後 在戎狄者爲狐氏 獻
公娶戎 突乃事晉 勸申生逃 不聽而杜門
及惠公立 突見申生於下國 云得請於帝以晉
與秦 突止之 乃敗於韓 子偃從重耳在秦
懷公執突 使召三子 辭曰 不敢教之貳也 遂伏劍）狐偃（字子犯 從重耳亡 故謂舅犯 野
人與塊 犯曰天賜 公子安於齊 犯醉而遣之
里克告公子 使求入 犯曰堅拒在始 喜亂不
可 及秦納公子 及河而辭 公子與之誓 乃入
教文公勤王 教文公退舍避楚 爲貰首
伐韓 教公以信 教以大蒐示禮 出穀戍 釋
宋圍 一戰而霸 犯之力也 及河而辭 蓋示之
以有所不取 故能始終）狐夜姑（偃子 字季 佗食邑於賈 賈季 將中軍
而趙盾佐之 怨陽處父 ○趙夜姑 左傳作射姑 謂
父易其位 殺處父 奔狄 趙衰冬日 趙盾夏日）

荀息（假道伐虢而滅虞 取其璧與馬歸 君立奚齊
見殺 又立卓子 亦見殺 遂死之 此從君於邪 不可言忠）
里克（輔申生 驪姬使施間之 遂中立而不助申
生 及奚齊卓子繼立 皆殺之 惠公立乃殺克）
慶鄭（勸惠公予秦粟 不從 陷之敗于
韓 公歸自韓 殺慶鄭而後入）
瑕呂飴甥（惠公執於秦 甥教以感動國人之
辭 會秦伯於王城 說之 使歸惠公）
冀芮（從夷吾之梁 使夷吾賂秦求入 是爲惠公
文公入 芮謀焚公宮殺公 秦繆公誘殺之）
郤缺（冀芮子 臼季過冀 見其夫耕 婦饁相敬
如賓 薦於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 用之
白狄 勸趙盾歸衛地 伐蔡 代趙 ○祖叔虎
盾爲政 救鄭敗楚 求成於赤狄 常京灌）
郤克（缺子 謚獻子 以跛爲齊婦人所笑 郤
敗齊于鞍 克與范叔欒伯三帥讓功）
至（有才辨 自許大過人 不堪之 與郤犨郤錡
稱三郤 掌與周爭田 卒畏義不敢 楚享
之 金奏作其下 辭而後就 曰亂之道也 克
楚獻捷于周 三遂 楚平王 見王必下 ○下當 贊

（曰至為役有礼謀事有智臨戎有文危不叛君死不為孫至之釁以敗楚功多慮書紩之耳初難作郤錡欲攻公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付命而已此可見三郤之賢否然同誅殺伯宗）

先軫（以下軍之佐代先穀超將中軍城濮之戰子玉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子犯怒言無礼軫曰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礼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其謀精於子犯故勝楚皆其功襄公之初決業敗秦于殽獲其三帥公以文嬴之請釋三帥不顧唾及伐敵因自討而死焉）

伯宗（孫伯糾之子事君知無不言行兵行師必以義楚伐宋景公欲伐楚伯宗諫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勸滅路殺鄭紓戒勿襲衛曰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三郤譖殺之韓獻子知郤其不免妻知其直言必及難得畢陽以託子州犂難作畢陽送州犂于楚○事見楚）

司馬女齊（魯嘗侵杞悼夫人杞出也使治魯田而不盡歸曰何必瘠魯以肥杞楚求諸侯勸勿與爭陳謂甚偉謂魯昭公知儀而非知礼戒范匄爭田既卒叔向見其子而泣曰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祁奚（悼公問中軍佐稱解狐其讎也狐卒又問臣之子午也可免叔向之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見）

伯瑕（号文伯世為理官因姓士氏鄭鑄刑書知其將火日食知魯衛惡之對日月之會為辰相中行穆子與齊侯投壺）

士彌牟（文伯子号景伯納王責宋之不輸粟於王城成周責宋之不受功）

陽處父（性剛直文公使傅太子報楚請平遂相通追孟明不及與楚師夾泜宣言楚遯伐楚救江易趙盾將中軍而賈季怨之遂見殺）

苗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遂奔晉晉相之多敗楚鄢陵之戰秣馬蓐食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楚聞之夜遁）

羊舌肸（子叔向博識多文能以社信為國以城烏知齊師遁被囚知祁奚必救己亦不謝歸衛侯勸趙孟讓楚先歃子木不能對曰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料楚公子圍迷楚晉執送之陳無宇勸歸介聘於楚楚欲赦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開端勸逆楚公子棄疾云無效母知子不勇而棄疾當有楚國衛人饋之受羹反錦治兵而飾之諸侯畏之同盟于平丘使羊舌鮒餚季孫治罪不私其親并尸叔魚見謂遺直、初叔向之母嫉叔虎之母美叔向母曰必禍決交叔虎見殺叔向亦囚及叔向娶申公巫臣之女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將大敗已而生楊食我母聞聲曰豺狼之声也非是莫喪羊舌氏後助祁盈○秦后子千乘楚干五乘聰敏悼公為亂遂滅乘均祿賀韓起貧聰使佐元尉）

介推（文公與子犯盟笑之舟中祿不及謂二三子貪天之功從者為龍蛇之章書宮門逃綿上山中文○孩左傳注文公封為介山○文公職臣）

解揚（晉使如宋使無降楚楚執而厚賂之使反君命卒致君命楚欲殺之既而歸之）

師曠（因衛靈公絲道見出晉悼公使愛代烏鳥声樂知齊師遁南風不競知楚無功侍為景鼓琴笑叔向言齊○謂叔向與子負不心指由臣之力石不能言競而力爭知絳縣年）

史墨（能見于絳因言舜有豢龍氏曰董父夏有豢龍氏曰劉累少皞有四叔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凡三祀顓頊之子黎為祝融共工之子句龍為后土凡二祀此為五祀后土為社田正為稷夏以上烈山氏之子柱為稷商以後周棄為稷道趙鞅荀寅鑄刑鼎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趙孟與焉日食知吳入郢終亦不克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其昭公之出謂魯失民之久）

史蘇（諫獻公伐驪戎既伐克之曰晉以男戎勝戎殃以女戎勝晉）

寺人披（為獻公伐重耳重耳入告以呂甥冀芮之變）

欒賓（靖侯庶孫成師初封曲沃号桓公欒賓爲相）

欒共子（名成初晉武公代翼殺哀侯共子戰死之）

欒枝（成之子趙衰讓之爲將曰貞愼）

欒書（鄢之役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欲背楚師退擊之郤至即擊之遂惡郤至於厲公而殺三郤又弑厲公使知武子逆恭子近立悼公）

欒黶（書之子果敢爲公族大夫）

欒糾（和於政爲悼公戎御）

欒盈（黶之子好施多士士匄畏之使城著而遂之奔楚居三年晝入爲盗於絳不克遂滅欒氏）

呂甥（史記作呂省与郤芮同事夷吾夷吾立爲惠公惠公虜於秦秦以甥之言改館惠公文公之入謀作乱秦誘而殺之又見前瑕呂飴甥）

呂錡（邲之役佐知武子獲楚公子穀臣与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射共王中目楚使養由基射死之）

呂相（錡之子謚宣子絕秦悼公使佐下軍一）

臼季（胥臣晉文公斈讀書於季三日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文公謀使陽処父傅太子

爲郤缺之殺）

丕鄭（荀息欲輔奚齊鄭曰事君從其義不阿其惑非里克之中立爲惠公如秦謝緩賂且謀除呂甥郤芮遂爲郤芮所殺）

丕豹（鄭之子奔秦勸秦多与晉粟）

舟之僑（知虢將亡以族適晉城濮之役与顛頡違命爇僖負羈文公殺顛頡以之僑爲戎右及旁河又先歸淡斬以徇）

張老（趙文子冠而謁諸大夫以諸大夫之語告張老老請三郤亡人之言而知武子荀罃勉以成宣之志爲善悼公使爲司馬又立爲卿以濟鑄絳見趙文子爲室襲斷不謁而歸責賓忘善）

張君臣（老之子爲晉悼公中軍司馬）

箕鄭（文公問以飢對以信）

少室周（爲車右聞牛談有力与戲不勝致右焉簡子使爲宰）

宋臣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公爲太子時請目夷不可公立以爲司馬言泓鄭子之非深圍曹寧求諸侯於楚楚未盡濟欲擊之公皆不用故敗）

友（目夷子爲左師）

向戌（号合左師諸侯滅偪陽以予之辭而歸諸公尤孟獻子之美其室惡太子痤誣殺者使遲而痤自殺痤死而佐立戌受其母之王善趙文子及令尹子木遂謀弭兵求賞而子罕責之知楚靈王之後十年而後棄）

向寧（成之子）

樂喜（字子罕子蕩專戮而逐之子蕩射其門善之如初火攻鄭師慧譏朝無人而歸之辭獻玉曰我以不貪爲寶築室妨收諫不聽役經者之怨責問戌弭兵曰驕則生乱誰能去兵戌乃辭邑陽門之介夫死而哭之晉覘之不敢伐守法而無怨者）

華元（羊不及其御羊斟爲其敗於鄭謳者譏其棄甲曰口衆我寡以楚使不假道而殺之爲楚所圍夜入楚師求成文公卒葬不能殺合晉楚之成蕩澤殺公子肥遂逐蕩氏而用

求戌爭靖國人）

華閱（元之子爲右師）

臣（閱之弟弱閱之子國人逐瘈狗懼而奔陳）

華費遂（爲大司馬生華貙華多僚華登皆爲乱費遂欲逐貙多僚反劫費遂以叛華登又求師於吳以助之齊有廚人濮者戍於宋謀先伐之遂敗吳師又以裳裹首而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楚救之華氏奔楚）

○公孫固（勸襄公礼重耳）

衛臣

石碏（州吁有寵碏諫莊公州吁弑桓公如陳碏之子厚從之碏使告于陳而執之衛殺州吁碏亦使人殺厚大義滅親）

石稷（碏四世孫欒齊欲還戒係喪夫曰衆懼盡）

石祁子（勁正勸衛歸宋之賊猛獲曰天下之惡一也衲其父駘仲卒無適子十庶子六人爲後曰沐浴衣冠則兆獨郟子不可曰孰有執親喪而沐浴佩玉者乎祈子兆）

孔達（伐晉而敗衛執達以悅之晉以爲良歸之又叛晉而晉責之乃自縊曰利社稷然實自取）

孔悝（孔文子子蒯聵甥出輒立蒯聵是爲莊公公德之銘於鼎）

孫良夫（違衆伐齊而敗仲叔于奚救其亟再乞師於晉敗齊）孫林父（良夫子乱目定公惡之奔晉晉復之逐獻公立殤公丕甯喜伐之遂以戚叛歸晉晉私林父反爲且而劫君）○北宮佗（謚文子括之子相公過鄭謂鄭有礼知楚公子圍異志）

甯速（莊子立衛文公伐邢興師而雨衛不礼重耳諫不聽後果伐衛）

甯俞（武子莊子子国人欲說晉出成公俞從之居襄牛盟而入以安国人前驅誤殺居揭之武叔諸侯又執公以帰于周公再出而不失国皆俞之力迁帝丘不祀相聘魯不受湛露彤弓之賦）

甯殖（俞之孫相之子与孫林父謀出献公既而悔之屬其子許復）

甯喜（以父命謀復献公遂伐林氏弒殤公既納献公而專爲免余所殺免余辭邑併卿而讓太叔儀）○祝佗（有口才召陵之會將長蔡佗揣之乃長衛侯）

蘧伯玉（瑗以世乱不危言高論休然有客而内實高潔孫林父出献公甯殖弒殤公惘而不預）

鄭目

七穆 公子去疾（字子良其後因号良氏以国讓襄公公欲去羣穆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楚伐鄭曰与來者鄭敗楚獨憂鄭伯肉袒迎楚師以子良質楚鄭以其有礼召之伐許相成公如晉子展惡之廢子良而立子太叔）

公孫輒（子耳子良之子侵蔡盟戲爲司空盗殺之）

良霄（伯有子耳之子爲行人見執於楚會宋襄廿九年盟子小有氏三十年奔許見殺）良止（伯有之子子産立之）

公子喜（子罕氏略晉伐許侵楚侵宋又宵軍襄二年當国）公孫舍之（子展子罕之子盟戲侵宋两与晉楚不堅於從晉子孔專權欲因楚以去諸大夫子展与子西殺子孔襄十九年當国然陳与子産伐陳入其公宮立子産爲卿）

罕虎（子皮子展之子初子展如晉叔向曰鄭亡者也儉而壹子皮襄二十九年立外寬内明好善而能擇晏子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以子展之命餼国人粟户一鍾故得民授子産政皆聽之而行有欲害子産者常抑之）罕嬰齊（子齹子皮之子昭十六年餞韓起）

罕達（子賸又曰武子賸子齹之子伐宋戰鐵哀十六年敗宋師）外有公孫

鉏（亦子罕之子哀十一年爲馬師）三 罕朔（鉏之子昭十年奔晉）罕魋（罕虎之子昭七年爲罕朔所殺）

公子騑（子駟駟氏以成公之德楚不敢從晉當以成十年爲質於晉以僖公殺諫者而賊之立簡公与楚平侵晉晉伐之与盟趨進改盟曰鄭不惟有礼与強可以芘民者是從亦如之楚伐之又与楚平殺羣公子襄十年當相爲盗所殺○春秋書僖公卒或謂多殺衆因僖公之卒於外而誣其賊殺）公孫夏（子西子駟之子襄八年攻盗十五年如晉十七年聽政二十五年伐陳）

駟帶（子上子西之子攻伯有盟閨門之外）駟偃（子游子上之子鄭享韓起賦風雨）駟乞（子瑕子游叔父昭十九年繼子游立）

駟歂（子然子瑕之子定八年繼子太叔爲政殺鄧析用竹刑）

駟弘（子般子然之子戰鐵救曹）外有公孫黑（子晳駟之族伐伯有爭室矯召的子産討殺之）

印（子晳之子）駟絲（子游之子十九年以弱廢不立）

公子發（子国国氏成五年見執於楚爲司馬聘曹侵蔡勝之子産憂子国怒盗殺之）

公孫僑（子産又曰子美子国之子自襄八年見傳多記善辭令慈愛而勁正盗殺子国僑誅盗尽死子孔爲載書欲誅衆僑焚之曰衆怒難犯寓書范宣子使輕諸侯之幣献陳捷於晉晉不能詰問政然期對以視民如子政如農功賞入陳之功辭邑楚伐鄭使退而保相公如晉舍而不官伯言死幾之隱伯石邑曰死欲實难伯石三）

鄉遂毀之　為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産吾其与之　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

之　壞晉館垣　不毀鄉校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譬以製錦　數公孫黑三罪　鄭人相驚

爲伯有置後而定　戒子产弔晉喪不用幣　除葬道不毀室　對叔向實沈臺駘之問　對

韓宣子黃熊之問　与晉爭承止以男爵給貢　韓宣子求玉環不予　不用玉鄭亦不再火

寵鬬不祭　子産爲鄭禀乎不以礼法恨人臨　死戒子太叔爲政其次莫如猛　惟作丘用渾

罕識之　國人怒以蠆尾　鑄刑書叔向譏之又鑄　季支越國送陳大夫原仲葬春秋譏之簡公乃

以人君弔趙武亦子産　行之　孔子歎遺愛　**國參**（子思）子産之子　臧周　救曾

公子偃（子游）游氏相鄭　伯如晉　請成于晉　**公孫蠆** 子蟜　子游　之子　盟戚

爲司馬　伐秦　**游眅**（子明）子蟜之子　襄廿二年見殺　**游吉**（子太叔）子　明之弟言

晉侯城杞之非　勸子產治游楚之罪　送晉少姜之葬　數非礼　代子產為政寬而多盜　止之

以猛　對趙簡子問　礼送晉葬晉不能詰　**游速** 太叔子滅許會安甫　**游良** 子明之子

子展殺之　**公孫楚** 子南　子太叔之叔放於吳

公子豐 見襄七年　**公孫段** 伯石子豐　子賜州田　**豐施** 子旗伯石　子歸州田

公子印 子班殺之　**公孫黑肱** 子張　代子良　于楚　伐齊　**印段** 子石　會趙

孟　如周　**印癸** 子柳賦籜兮　◑　穆公十一子（子然）士子孔（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鄉

燭之武 縋城夜出　說秦釋兵　**叔詹** 勸礼重耳不從勸殺之晉伐鄭詹請行將烹以号免

祭仲 乱臣名足　勸莊公害弟　取周禾麥　射王中肩　出忽立突　忽入　高渠儀殺之　立子儀

吳臣

季札 吳至其父壽夢始大　壽夢以其賢欲立之不可　兄諸樊餘祭餘昧以次相傳欲使之立

又不可　餘昧之子王僚嗣位　諸樊之子光曰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札也季子不

受即吾當立　乃弒僚　吳之乱始此　◑　觀周樂　適晉說三家　適齊說晏平仲　適鄭說子產

掛劍徐君之冢　木救陳與楚（子期）相平而返　贏博之葬合礼

申公巫臣 楚人　說壽夢教戰陣使楚罷於奔命　吳之強於中國自巫臣始　壽夢恩

其功以其子（狐庸）為相　又見楚臣

伍員 字子胥　父兄見殺于楚　奔宋尋太子建　又奔鄭　建謀乱鄭見殺　員奔吳　漁

父辭劍　疾而乞食　事公子光　薦專諸於光成其弒事　光既立為闔閭乃用子胥伐楚

五戰及郢　鞭平王尸　申包胥乞秦師救楚　闔閭敗於越而死　夫差立而報越赦句踐

員諫不聽　太宰嚭受越賂而讒員　賜劍死　令抉吾眼縣吳東門　王怒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　吳人祠之胥山

孫武 齊人　著書不任　吳王闔閭見其書而悅之　教宮人戰　卒以為將　破楚入郢

掩餘。燭庸 皆王僚弟　代楚　闔閭弒僚　窮之奔楚　**夫槩王** 闔閭弟自立　奔楚為堂谿氏

越臣

范蠡 師計然　句踐初不用其謀輕伐吳而敗棲會稽　乃用其謀行成於吳　讓大夫種為

政而已治兵　七年而句踐欲報吳不可　二十年而聞吳勝齊誅伍子胥乃伐吳而沼　功

成　浮海自号鴟夷子皮　置產數千萬　齊用為相　復去之陶　致富称陶朱公　三徙皆成名

於天下　中子犯楚法欲還　少子救之　長子請行　遂敗事　**大夫種** 行成治國　不去見殺

楚臣

公子側 字子反　鄢之戰敗晉　鄭取許田曲在鄭聽其訟不能決　子囊不肯背晉盟子

反違之致兵　又以醉敗共王中目　◑　**子玉** 勸殺重耳　治兵城濮晉退　退舍　子玉不止　遂敗

鬬伯比 羸師誘隨　隨用季梁亦不伐　隨寵少師　再伐之　既獲少師乃盟　莫敖伐羅舉趾

（高知必敗）

鬭穀於菟（伯比子若敖烝是爲令尹子文生而棄夢中虎乳之楚謂乳穀謂虎於菟以楚多故毀家紓國滅弦伐隨賞得臣伐陳之功族于法若使廷理必刑之令尹四子年家無一日積王爲設脯糗而逃之知其弟子良之子越椒必滅族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箴尹克黃（子文之子越椒之乱使齊聞難歸而自拘於司敗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越椒（子文兄子子文殺殺之渠滅敗）

蔿賈（字伯嬴幼而知子玉必敗獨不賀楚飢庸率群蠻以叛謀徙阪高賈獨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決策伐庸滅之救鄭與子越譖殺子揚子越又殺爲賈）

孫叔敖（蔿賈子賈見殺隱民間令尹虞丘子薦之爲相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王以幣輕欲以小爲大以市令之言請復如故王欲高車請使閭里高其梱而車自高皆不教而民從父老麁衣白冠若來弔拜受其言身益恭儉激沮水爲雲夢大澤使民漁獵戒其子受不利之地十世不絕）

蔿子馮（孫叔敖從子氷床鮮食以辭令尹既相楚懲子南寵觀起之患去其所寵者八人皆用申叔豫之謀以信服舒鳩終其世不叛）

蔿掩（子馮子爲司馬公子圍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

蔿啓疆（嬖於王子圍折楚子欲辱晉之間得魯侯落章華之臺敗鵲岸）

申叔時（事莊王君臣皆賢楚是以強以蹊田之喻請復封陳以築室反耕之計服宋子反不用其言背盟而敗數子齎以將太子之說子曰申叔諸）

沈尹戌（莊王曾孫言城州來必敗言囊瓦城郢之非曰守已小矣言以舟師略吳必亡邑鷙囊瓦信費無極之讒遂殺無極囊瓦不用其言而或史皇遂敗於吳敗吳師於雍澨而傷吳句卑裹其首）

沈諸梁（戌之子謚子高即葉公也事必問孔子子西召白公勝戒之不從子西死皆憖之○葉公聞勝之亂入而不胄或曰望君如慈父若）

（何胄乃胄或曰望君如望歲幾見君面乃免胄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縊國既安乃以子西之子寧爲令尹而老於葉。）

魯陽文子（子期之子封之梁辭曰懼子孫險而之祀）

公孫歸生（号声子字子家其父子朝與伍參友声子與伍舉友舉奔鄭声子如晉班荊而別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声子因舉楚人之奔晉者忠子木而還舉）

伍舉（其父參欲伐晉孫叔敖曰參之肉足食乎鄉敗參死○求諸侯於晉問會之禮於向戌子産諫楚子示諸侯以後諫戮慶封曰無瑕者可以戮人[illegible]子而詩）

伍奢（舉子[illegible]少傅費無極讒[illegible]招其二子[illegible]）

（[illegible]奔吳事見吳臣[illegible]）

申無宇（忠正多遠慮[illegible]靈王立[illegible]入章華宮[illegible]取而臣以往楚使公子棄疾爲蔡公[illegible]無宇曰五大不在邊[illegible]○子申亥以二女殉靈王）

觀射父（昭王問重黎對民神不雜王孫圉聘晉[illegible]爲宝[illegible]）

然丹子革（靈王欲求周鼎[illegible]誦祈招之詩而王懼[illegible]王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以[illegible]止子期以[illegible]）

子囊（公子貞莊王子[illegible]）

囊瓦（子囊孫字子常[illegible]乃立昭王[illegible]信費無極之讒[illegible]三年伍員伯嚭在吳遂與蔡侯唐侯[illegible]五戰及郢[illegible]）

子西（公子申[illegible]）

（其政以定楚國吳克越楚皆憚子西曰先自致安能敗我昭王薨立惠王惠王九年伐吳及桐汭召太子建之子勝封為白公曰作亂殺子西葉公定亂使子西子寧為令尹）

屈建（字子木父屈到嗜芰不以薦康王時滅舒鳩用蒍掩修政既成而用之楚是以興衷甲欲害晉而不能與叔向語無以對曰楚無以當之）

申公巫臣（屈巫也諡子靈圍蕭雪甚勸莊王巡軍三軍如挾纊諫莊王及子反勿納夏姬乃自挾之而奔晉楚子反盡殺其族巫臣乃說吳王壽夢教之叛楚○餘見吳臣）

由于（柏舉之役代昭王受戈擊于雲中既輒以王奔隨斯人各有能不能）

伯州犂（晉伯宗子右公子圍與穿封戌爭功州犂立囚而上下其手非子木衷甲圍聘鄭而鄭惡之州犂為之對又垂櫜而入○圍將為逆又教圍先除公子黑肱圍立而殺州犂吳大宰嚭即其孫）

鬬且（子常問蓄貨且知其必亡）

秦臣

百里傒（晉獻公滅虞而得之媵於秦亡秦走宛楚執之秦穆以五羖皮贖之薦蹇叔二老同○傒之薦曰臣欲事齊無知欲事諫虞虢周王子頹欲事虞君蹇叔止臣）

孟明視（傒之子襲鄭敗于殽拘於晉文嬴請之歸又敗於彭衙濟河焚舟乃覇其視孟明遵父誤君再敗秦師焚舟之役晉善謀而不與戰亦孟明何功秦之覇繆公賢也晉亂告秦孟明薦公孫縶弔重耳覘可否縶之反命請立不仁之夷吾則孟明所薦非人○李斯書言繆公西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止言五子不及孟明也）○**公孫枝**（勸秦與晉粟勸繆公勿殺晉惠）**丕豹**（見晉）

戰國諸臣

儒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於齊三為祭酒逃讒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嘗時士謗力名者事苛詐言道德者事空虛宗孔氏言王道者惟孟荀荀雖學識不及孟之醇亦守道不變）

天下士

魯仲連（齊人奇偉俶儻好持高節不肯仕官任職方秦白起破趙魏不敢救使新垣衍使趙帝秦仲連在趙爭之曰秦弃礼義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秦而帝且變易諸侯大臣魏王安得晏然將軍又何以得故寵衍起拜稱先生天下士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平原君以千金為壽連笑曰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去終身不復見田單攻聊城幾歲餘士卒多死而城不下連為書射城中略曰不如全車甲歸燕不亦背燕歸齊裂地定封時燕將已有隙於燕泣三日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欲爵連連隱海上曰吾寧貧賤輕世肆志焉○愚按天下士之称卓出新垣衍而起然戰国游士之上真可言天下士第射城事恐未然）

四公子

齊孟嘗君（田文父嬰齊威王子与田忌再伐魏相齊十一年封薛文以五月五日生嬰欲不舉毋私舉之長而見之以辨得親父嬰不好客無益於齊致食客數千人犀首譏請魏以文相魏說趙燕救魏嬰卒文代立於薛齊使文入秦以客狗盜雞鳴得脫歸過趙趙人衆觀笑其眇小文擊殺數百人或告文反儀甲甲劫湣王王疑文遂謝病歸薛求秦伐齊再相魏為魏出齊文又為魏合秦趙燕歸伐齊湣王死焉文卒齊魏共滅薛文絕嗣○按田文殘其國滅其家又窶薛之俗暴桀者數萬國之亂臣家之敗子世猶以其養客而譽之誤矣○王荊公譏其養雞鳴狗盜此客所以不至愚謂文特逋逃藪耳戰國上習可梁見亦何客之可至○客有馮驩者為孟嘗君焚券棄責孟嘗廢又為說秦迎之以說齊復其位）

趙平原君（武靈王子名勝客數千人斬笑躄者美人秦圍邯鄲急用毛遂合楚之盟）

（又用李同計均勞散財兼請救於魏公子無忌遂復存趙然秦之圍實始於勝受上黨致長平之敗死者四十五萬人遂圍邯鄲幾至亡國功不贖過拒燕不用廉頗趙奢而借田單亦非）

楚春申君（黃歇楚人游學博聞與楚太子質於秦使太子逃歸而身當秦身亦以善遣歸楚太子立是為考烈王歇為相歇城吳故墟自為都邑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客三千餘人客躡珠履見趙使以李園女弟為妾有身進楚王生楚幽王李園殺歇滅口）

魏信陵君（公子無忌魏昭王子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知舉烽為趙田獵自是魏王畏之不任以政用侯生朱亥殺晉鄙奪魏兵以救趙急因留趙又用毛公薛公計歸救魏率五國大破秦兵威振天下秦求晉鄙客毀無忌因謝病飲酒卒○蘇子古史曰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愚按四公子惟無忌為豪傑士亦有益當世餘非其比云）

縱橫

（六國相）**蘇秦**（雒人出游困歸得周書陰符學揣摩說周顯王秦惠王趙肅侯皆不用說燕文侯與趙親因以說趙韓魏齊侯身為從長并相六國方許燕以趙而秦犀首攻魏恐秦兵至趙激怒張儀入秦雖救一時終有遺恚趙肅侯十六年縱約成十八年齊魏攻趙趙讓蘇秦蘇秦去趙從約皆解蘇秦至齊賀仰弔齊還燕十城燕復其官自燕走齊欲弊齊為爭寵者所殺）

代（秦之弟秦死代說燕謀齊燕以子質齊弟厲因以見齊燕相子之與代為婚代乃說燕讓國子之燕亂歸齊燕怨之過魏見執齊為出之在宋齊伐宋又說燕謀齊因與昭王謀齊趙之交入齊謬為齊將以拒燕再敗齊師及樂毅以五國兵破齊湣王出走皆墮其計諫燕王入秦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

厲（亦秦之弟因燕質子見齊留為齊臣代說燕讓國燕亂而代厲皆歸齊○初蘇秦從約雖解而諸侯時宗其策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十五年及代厲相繼名顯諸侯）

（秦相）**張儀**（與蘇秦俱學鬼谷楚相亡璧笞儀數百妻誚之曰舌尚在蘇秦激使入秦與司馬錯爭伐不便而錯之說勝勸秦助魏拒楚得魏西河之外使公子質魏說魏獻上郡小梁取陝相魏四歲使魏事秦不從陰使秦伐之魏乃倍從約事秦為秦相楚以離齊楚之交許楚六百里而背之楚欲得儀儀請行以鄭袖免相魏相楚既陰間其從約聞蘇秦死乃說楚韓齊趙為橫盡破從約秦惠王卒武王立脫身相魏卒）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為儀所讒而奔楚使秦過梁教犀首兼相燕趙魏復歸秦勸乘韓魏之弊秦伐魏軫勸齊合三晉初在楚諫勿聽張儀絕齊儀既負楚又諫楚勿伐秦）

公孫衍（号犀首魏人為秦說齊魏攻趙首破蘇秦從約與張儀不善而去秦與田需不善而去魏說魏相田嬰而身相韓張儀相魏衍不便之說韓公叔得相魏張衍入魏）

（而衍歸秦秦欲相之為甘茂所間復之魏）

趙臣

廉頗（大破齊取晉陽以勇氣聞諸侯又攻齊幾拔之攻魏拔防陵安陽大破燕軍於鄗趙孝成王卒悼襄王使樂乘代將頗奔魏自是趙數困思復得頗頗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示可用為郭開所間不召初藺相如暴貴位尊頗欲辱之相如謂兩虎不私鬭頗肉袒謝稱廉藺）

藺相如（全璧歸趙會澠池秦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信威敵國廉頗欲辱之相如先國家之急引車避匿廉頗謝之遂定為刎頸交）

趙奢（為田部吏殺平原君家用事者九人秦伐韓軍於閼與廉頗樂乘皆謂道狹難救奢曰猶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乃堅壁留二十八日乃卷甲趨之用許歷計先據北山大破秦軍）

子括（徙能讀父書趙聽秦之間用代廉頗大敗長平）

李牧（常居代鴈門避匈奴謹烽火收保不戰畜數歲趙怒使人代之每戰多亡失牧再至守故約復數歲邊士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滅林胡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廉頗既亡復用牧大破燕大破秦軍秦賂郭開殺牧殺死趙滅）

虞卿（躡蹻簷簦說趙爲上卿長平之戰卿請出重寶以附楚魏趙不用遂敗趙郝樓緩說趙割六城事秦卿力辨之而樓緩遁勸趙許魏合從棄相印救魏齊布衣之交相與之魏依信陵君困於大梁不得志著虞氏春秋○愚按戰國之士多詭詐反覆惟趙諸臣磊磊落落有烈丈夫氣諸子之用不用趙之存亡係焉虞卿雖游士亦忠於一君○初趙有大戊午相成侯伐衞取七十三邑諫肅侯出游曰耕事方急趙豹諫受上黨左師觸龍勸太后質子皆忠於趙者○又有肥義諫胡服不從公子成亦諫胡服後與李兌平公子章之乱并圍主父共立惠文王而專其政又後至嬖臣郭開受秦間金棄廉頗殺李牧而趙亡）

魏目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受業三人爲師過其閭必式太子擊遇田子方下車而趨子方坐如故）**趙倉唐**（傅太子擊於中山倉唐以晨鳧北犬上謁擊得復召）

李克（文侯問相出而翟璜詢之克曰魏成璜本薦克者辨之克曰子言克豈比周求爲大官哉）

翟璜（進西河守進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五人李克言其安得與魏成比再拜克願卒爲弟子）

魏成（薦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食鍾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相文侯）

西門豹（爲鄴令鄴俗苦爲河伯娶婦豹呼所嫁河伯者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即投之河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汚曰何久復投一人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不能白事須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欲復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吏民大驚恐遂絶鑿十二渠引河灌田傳曰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遇水旱糴不貴民不散魏以富強）

吳起（衛人殺謗己者三十餘人而去衛嘗師曾子母死不歸曾子絕之殺妻求爲魯將以攻齊魯君疑之事魏文侯拔秦五城允宜對武侯在德不在險廉平得士心守西河甚有声與田文論功自知弗如公叔忌之如楚爲相養戰士禁縱橫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楚之貴戚害之射死之）

齊目

司馬穰苴（田宗苗裔晏嬰薦其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使扞燕晉之師監軍莊賈後期斬以徇使者持節來救賈馳軍中又斬其僕以徇燕晉聞之皆去齊倚國害之發疾死田乞田豹作乱滅高國後田和遂奪齊爲田齊至威王追論作司馬兵法史記載如此○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古史據左傳景公時無燕晉伐齊之事意穰苴嘗爲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言景公時爲刪穰苴傳）

田忌（爲齊救韓伐魏大敗之桂陵初騶忌惡田忌諫勿救韓公孫閱教鄒忌薦之欲其無功及功成公孫閱又教鄒忌詐爲田忌求十擧大事田忌遂奔王知田忌爲鄒忌所買召之復其位又大敗魏於馬陵殺龐涓虜太子申時以孫臏爲師）

田單（燕破齊單教宗人車軸爲鐵籠得免即墨人謂其智立爲將軍拒燕單僞爲神師誑燕人屈齊墓以怒齊人又爲約降而夜爲火牛衝燕軍大破盡復齊七十餘城解裘衣涉者飲謗己者貂勃酒齊有幸臣九人欲害單賴貂勃免攻翟不下受教魯連厲氣乃下爲趙將）

王孫賈（年十五以母命呼市殺弒湣王之淖齒）

王蠋（數諫湣王不聽退而耕燕之破齊欲封之萬家辭曰忠臣不事二君乃縊死齊之亡大夫聞而感之求法章立之是爲襄王○初齊威自誇檀子守南城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

種首備盜賊四
呂者將照千里一

楚臣

申包胥（伍貟奔吳胥與班荊曰必復楚貟伐楚入郢胥乞秦師飲勺不入口復楚不受賞）

慎子（頃襄王自質歸立嘗許東地伍百里慎子請擧臣某子良請與之昭常請守之景鯉請乞秦師慎子兼用之子良獻地昭常守地齊不得而争則景鯉所請之秦師至矣不戰而東地全）

莊辛（秦之未擧郢也辛告頃襄王曰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壽陵君淫侈郢必危且請避趙五月而秦擧郢王召辛於趙辛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亡羊而補牢未爲遲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楚猶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方憂懼乃封辛陽陵侯明年後收東地得兵十餘萬西收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距秦又五年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黃歇侍太子爲質益楚再振者十五年○楚宗臣有景翠救宜陽景鯉求秦師昭陽攻齊昭雎勸勿入秦聞者惟屈原）

屈原（楚同姓名平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入圖國事出應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忌之王使原造憲令欲奪之不與因讒之王疏平張儀詐楚原請殺之不聽秦昭王誘招懷王原諫勿入又不聽懷王稚子蘭勸王入秦不返原憂思作離騷子蘭上官大夫遂短原於頃襄王王怒而迁之原憔悴江濱作漁父悶作懷沙賦投汨羅死楚日削數十年秦滅之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原賦然莫直諫）

韓臣

申不害（學本刑名而節以黃老嘗相韓昭侯十五年國治兵強雖非賢士而與老莊同傳）

韓非（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學本老子與李斯俱事荀卿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爲韓使秦上書李斯害而殺之）

燕將

樂毅（魏樂羊後羊封中山之靈壽中山入趙爲趙人適魏使燕爲燕并護趙楚魏韓之兵伐齊報寃下七十餘城皆郡縣之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唯莒即墨未服燕昭死惠王聽齊反間使騎劫代將毅歸趙七十城皆復爲齊惠王遺毅書毅報書不歸燕燕用其子樂間○樂間居燕二十年燕伐趙大敗間嘗諫遂奔趙○樂乘者間之宗在燕爲趙所禽二人卒留趙爲趙圍燕趙使乘代廉頗而趙滅漢封毅之孫樂叔樂有瑕公臣公皆好黃老）

秦臣一

相

商鞅（衛公族事魏公叔座座薦之梁惠王不用入秦說孝公以帝王道不入說以伯變法先徙木示信太子犯法刑其師傅行之十年道不拾遺伐魏誘殺魏公子卬取西河之外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者趙良勸以少安之策不從五月而孝公卒太子立車裂之○初秦自穆公用由余伐戎始伯至孝公用鞅始并諸侯擧地千里至惠文殺鞅相張儀散六國之從使皆事秦武王逐儀而相樗里子甘茂）

樗里子（秦惠文弟公孫疾号智囊伐晉趙楚有功張儀讒之出走武王立張儀走樗里子爲右相昭襄立樗里子益重伐蒲爲胡衍所說而去合魏攻楚葬渭南知後有天子宮夾我及漢興長樂在其東未央在西）

甘茂（惠文君時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茂諫止之蜀侯輝相莊反茂定蜀歸爲左相與武王盟於息壤拔韓宜陽勸昭襄王伐楚救韓勸以武遂之地歸韓爲向壽公孫奭所讒奔齊蘇代說齊使爲上卿爲齊使楚秦求之爲范蛸所沮不得歸秦）**甘羅**（茂之孫呂不韋使張卿相燕不肯行羅年十二能使之行又爲先報趙使割五城羅遂爲上卿○茂後樓緩相）

樓緩（趙人相秦昭襄王齊韓魏求出楚懷王緩請問計於公子池割地和韓魏以免嘗自秦如趙說趙割地不勝虞卿之辨而亡趙不利緩使仇液說秦相魏冉而緩免）

魏冉（封穰侯秦昭王母舅立昭王太后自治而冉爲政九五相奏舉白起大破韓魏又伐楚之郢冉三攻魏每大勝客卿竈說冉使伐齊取剛壽以自益所封之陶邑於是魏人范雎乘之擠其位冉富於王室出門車千乘餘）

范雎（字叔事魏之須賈使齊齊賜金須疑之歸告魏齊魏齊鞭之折脅溺之廁中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匿之因秦王稽入秦改姓名張祿至秦上昭王書見之離宫離間太后穰侯廢太后逐穰侯及王弟高陵君華陽君涇陽君於關外雎遂爲相封應號應侯須賈入秦雎佯以市衣見須賜之綈袍雎以此免死遂伐魏取魏齊頭殺白起用鄭安平王稽敗事而蔡澤又乘間讒其位雎不過取富貴快恩讎益於秦雖遠交近攻一語）

蔡澤（干游甚衆不遇聞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罪雎內慙因入秦說雎以功成者退而讓其位相數月或惡之歸相印號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爲之使燕三年而太子丹入質）

呂不韋（陽翟大賈結秦質子楚於趙而爲之捐金游秦說華陽夫人子之楚立爲莊襄王楚又嘗求不韋舞姬已有身者生子政是爲始皇莊襄王以不韋爲相封文信侯始皇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家僮萬人招食客三千人使人人著所聞集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呂氏春秋不韋進嫪毒於太后毒謀反事連不韋免相徙蜀飲酖死）

將

司馬錯（取蜀伐趙取中都西陽伐韓取石章伐取義渠二十三城蜀亂再定蜀取軹及鄧因蜀攻楚拔黔中攻垣河雍決橋取之攻魏河內得安邑歷事孝公文武昭）

白起（事昭王攻韓魏於伊闕斬二十四萬拔五城攻魏取垣攻楚取宛攻趙取代光狼城攻楚取鄢鄧攻楚取郢爲南郡伐魏取兩城攻韓斬五萬拔九城攻韓取南陽大破趙於長平坑降四十萬欲乘勝取趙蘇代說范雎罷之昭王復欲代趙起辭不可再強之曰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乃賜死自悔殺降○起於秦可謂以鹿參會）

魏章（攻楚置漢中郡）庶長奐（攻楚取八城）芊戎（攻楚取新市）蒙武（伐齊取河東爲九縣）蒙驁（仕韓得地置三川郡攻趙定太原攻魏拔高都汲攻趙取二十七城）尉斯離（與三晉伐齊走湣王）胡傷（攻魏取卷蔡陽長社）張唐（拔鄭拔新中）五大夫賁（取韓十十）王齕（伐趙取武安皮牢伐五大夫陵攻邯鄲不克蓋白起罷後與趙戰數不利者也）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虜九萬○攻西周君周盡獻其邑三十六口萬）

戰國視春秋士習又一變春秋諸臣各忠於其國至戰國則朝秦暮楚于其利而已惟荀卿談王道不變故首列之仲連志在天下故次之四豪養士又次之而後次以列國之臣惟處士橫議無補一時而反流弊後世故列最後

處士橫議

列子（鄭人名禦寇宗黃老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辭鄭子陽粟莊子多祖其言）

莊子（蒙人名周爲漆園吏著書皆寓言畏犧辭楚威之聘）

淳于髡（齊人初見梁惠王不言曰王志在馳逐再見又不言曰王志在声音終身不仕）

騶忌（以鼓琴干齊王嘗受相印淳于髡等不能屈）

騶衍（深觀陰陽消息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至無垠先叙今以推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國以推至海外人所不覩一名神州赤縣禹所叙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適梁趙皆郊迎師事）

騶奭（奭最後頗采騶衍之術爲書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三騶皆齊人）田駢接子（皆齊人）慎到（趙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到著十二論淵著上下篇）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辨爲鄒衍所屈）尸子（楚人）吁子（阿人不傳）楊朱（之沛遇老子其反也舍者爭席謂人生無幾不必名賢遇同盡清節誤人桀紂樂其身）墨翟（呂覽謂其尚同兼愛尚賢明鬼同孔子然謂天子所是皆是之所非皆非之謂法父母與君皆不仁惟當法天謂惟賢爲尚親戚則不可使貴謂聖王明天鬼所欲避天鬼所憎皆非是）

按周初諸侯千八百國爵姓見於春秋者猶二百二十四國（爵姓者四十七有爵無姓者一十七有姓無爵者一十八爵姓皆亡者六十三附庸者九合一百二十四而與盟者三十二而已齊盟者十四君而已）其間稱伯者（五伯之外晉平晉悼楚靈楚康楚平楚昭吳夫差闔閭句踐是也）

五人（齊桓周僖時始伯晉文宋襄秦穆皆周襄時楚莊周定王時始伯）太史公爲十二諸侯表（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以吳晚伯不數實則并周爲十四起周宣止敬王四百四十四年）又次爲六國表（周秦魏韓趙楚燕齊共八起周元盡秦二世三年百五十一年）秦既并一而封建遂廢五帝三王之子孫盡矣悲夫

右周遷四十九年而爲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爲戰國戰國二百二十四年而秦并周然天下猶戰國也當是時天王雖不存而東周君社稷無恙至秦莊襄元年而周盡滅矣然天下則猶戰國也始皇二十六年六國盡滅而天下始爲秦計其間天下無共主者三十五年記事於千百載之下而強爲之置其共主可乎故周赧亡後諸侯亦分國以紀而附焉始皇二十六年之後始不得已而屬之秦（史記秦紀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通鑑以昭襄五十二年繼周）

秦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兼號皇帝命爲制令爲詔除謚法（期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以十月爲歲首色尚黑數用六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收天下兵銷之徙天下豪

傑咸陽二十八年封禪立石頌功德求不死藥三十二年伐匈奴築長城三十四年焚詩書三十五年坑諸生三十七年遊沙丘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賜扶蘇蒙恬死）○二世元年趙高勸嚴刻盡殺先帝故臣作阿房宮（自始皇時）發閭左戍漁陽陳勝吳廣以失期起兵劉項等皆應二年以盜起責李斯斯請行督責三年高譖殺斯高爲相盡決焉指鹿爲馬陰誅不附者關東盡畔高懼誅殺二世立子嬰○子嬰刺殺高　沛公入關降　項羽入見殺

蒙恬（伐匈奴築長城除直道）王翦（滅楚）子賁（滅齊）

李斯（兼井 罷侯 焚書 矯立胡亥）趙高（勸誅刻 勸深督 殺李斯 殺二世）

按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井之說用而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滅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

古今紀要卷之一

古今紀要卷之二

慈溪黃震東發

西漢

高祖 寬大長者扶義而西 約法三章 秋毫無擾（此得天下根本處）○始入關受懷王命 還定三秦如懷王約 出關以東則爲義帝討賊（此取天下有名處）○初破嶢關聽張良計啗以利復攻之 入關留止秦宮聽張良樊噲諫還灞上 羽奪關中欲攻羽聽蕭何諫收用巴蜀 初入巴蜀聽張良計燒棧道示無東意 既入聽蕭何說拜韓信大將軍聽韓信計還定三秦 既還定聽董公說東伐楚伐而敗欲立六國聽張良計銷印 入關收兵欲復東用轅生說南出武關堅壁勿戰 楚既拔成皐欲捐之用酈生說謀取敖倉 韓信請爲假王用張良諫拜眞王 既分鴻溝欲西歸用張良計追滅羽 婁敬說都長安未從聽張良說即日西駕（此規取天下曲折處亦其知人能聽處）○初入關盡除苛法過魯祠孔子（此於秦後再造人極處）○僞遊雲夢叛者九起（得天下後第一失處）溺冠騎項四皓兩生不屑用叔孫通雜就秦儀（終漢不見帝王之盛）大封同姓（致七國之變）械繫蕭何（終漢不體貌大臣）誅

醢信越（終漢少恩）婁敬諫伐匈奴不聽卒不免」聽其和

親（終漢困於匈奴）[illegible]

蕭何（佐命功臣漢相最優正與高祖合不學而性明達本刀筆吏而不刻漢大抵以法）

（令爲師自何始收圖書諫攻羽鎮撫關中薦韓信關中以下相本高帝疑何最甚方）

（帝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請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

（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買田宅自汙何幾族。帝出關東則關中動息必窺之何常設）

（詐免死稍請苑則械係已及盡惟恐何得人心）

張良（本戰國策士資質一時最優嘗學禮報秦之仇非高祖明達不能用子房非子房）

（高祖豁達中有失分明子房用高祖保身是其餘事。所謀無一事不關成敗破嶢關）

（諫止宮會鴻門燒棧道遺羽書諫立六國王韓信追項羽指關東於信布越）

（都關中封雍齒定太子。然皆智巧警敏之事至不殺子嬰爲法三章不受牛酒）

（入關之初氣象一新關係天命人心向背憂皆帝發之良不及此。前輩言緣地上人頗聞道）

（緒餘愚意兵法只是陰謀之書未必聞道但良天資高善用之辯士也）

韓信（登壇言楚漢得失規模已定天下皆其所取漢王彭城敗還賴信擊楚京索間楚不）

（能西還定三秦根本立破魏破代夏說背水破趙下燕囊沙破齊斬龍且楚氣）

（索矣用兵後世莫及無反心報漂母等志願已足武涉蒯通力說不動假王取禍）

（又固陵之期不至帝姑少忍以齊事楚滅即奪齊）

董公（遮說數語非良平所及關涉最大漢緣此可取天下功第一高帝後不用必隱士不）

（肯爲漢用但秉特寫名教一言、班氏合立傳一時謀臣中都料匠也）

曹參（苦戰、七十餘天下方定遂相齊國故不見嫉亦未必非帝有心遂之得蓋公清淨之）

（說治齊後相漢亦只相齊規模蕭規曹隨清淨畫一雖非開濟之道不作聰明不求勝前人）

（最爲賢德亦隱然之功）

彭越（專主撓楚積聚又得十餘萬斛給漢楚食盡而敗是分韓取羽之一事徹頭邑輒欲反）

（越不聽太僕誣告之呂氏又誣之可哀）

黥布（以少擊衆常爲楚先鋒楚擊齊不往彭城破不救羽怨之遂與隨何歸漢得九江）

（會陔下專是勇。智不足爲薛公所料）

樊噲（諫留秦宮直入楚帳下排闥呂氏親高帝命立斬之請兵橫行見斥壯士）

灌嬰（爲呂氏將兵滎陽而與絳侯同謀知義初誅項王定兵定淮北亦壯士）

夏侯嬰（號滕公釋韓信護惠帝自高至文四世驂乘）

酈商（定七十三縣令其子紿呂祿）**蒯通**（一言喪三雋烹食其敗田橫醫韓信）

盧綰（以舊恩封以狐疑叛王燕共攻陳豨因趙勝之說令范齊貳於豨叛入匈奴）

吳芮（番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率百越助入關王衡山漢徙王長沙傳五世享國最久）

酈食其（擇主而事說陳留下敖倉知形勢立六國不能利韓信攻齊不知情理）

陸賈（造新語說南粵）**叔孫通**（采秦儀制禮立原廟進大猾只諫易太子一事正）

婁敬（說都長安說冒頓休兵和親）**朱建**（初辟陽侯後受其金葬母爲之掉舌死）

傅寬（以魏五大夫從至霸上定三秦破齊擊陳豨皆從）**周緤**（戰有利不利無離上心）

靳歙（以中涓從攻濟陽戰藍田略梁地下邯鄲定江陵擊陳豨皆從）

周昌（諫易太子故令相趙呂氏殺趙王後謝病三歲卒）**趙堯**（因戲奪昌御史大夫）

季布（與丁公事同賴朱家言滕公免廷折樊噲以諾聞俠曹丘生得延其辯文帝不用）

欒布（義士哭彭越）**田叔孟舒**（髡鉗隨趙王舒守雲中免叔言舒知士卒罷）

（幣不忍出言士爭死敎文帝復使守雲中叔亲梁勸景帝無以淨事爲問相魯王好獵相）（常暴坐故不夫出相魯辛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入曰義不揚先人名）

陳平（姦詐小人。劉項之爭只間疎楚君臣一事然是時楚勢已蹙范增弃非諫行言聽者初無補成敗徒間踈子漢君臣。天下甫定數高爲游叛者九起高帝既崩阿呂后王諸呂幾亡漢端居深念時亦自無策賴陸賈傳會將相周勃爲將詳諸呂平爲相亦與竊安漢之各不知漢之有此不安者皆平之罪。對文帝言宰相之職乃以大言勝周勃平於此語無毫髮之實尤見其姦誤漢極多漢初罪既）

漢初自立者附見

陳勝吳廣　秦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皆爲屯長失期法斬以等死自王廣爲假王監擊滎陽田臧等矯殺之勝之御莊賈亦殺勝凡王六月而所遣侯王將相卒滅秦（初勝故人傭耕者發舒妄言勝誅之故無親勝者）

項羽　救趙入關楚漢雌雄已决（救趙以力坑降卒二十萬入關以德約法三章）但欲伯天下念慮未嘗到一統天下之事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分鴻溝而東歸羽皆自謂按甲休兵之時不知漢王必欲得天下而後已一時人才棄楚歸漢者皆知天下所歸范增亦知之而必欲殺漢王

其愚可笑

魏　魏人共立咎爲秦所圍咎爲民約降而自殺豹復立叛楚歸漢復畔去韓信擊虜之

齊　田儋王齊章邯擊殺之田榮攻殺項王所立齊及濟北膠東三齊而自立羽怒攻之榮爲平原民所殺田橫復立榮子廣爲漢所滅橫走海島漢召之與客五百人皆自殺

韓　韓王信擊楚所立鄭昌漢因王之後以信壯武徙備胡數與匈奴和解漢疑其貳責之信降匈奴後爲漢所殺

趙（張耳陳餘）耳餘初爲刎頸交陳涉起相與謁之同武臣略趙即畔涉而立臣臣見殺復立趙歇秦攻趙鉅鹿餘在外不敢救耳讓之由此隙項氏王耳常山餘敗之耳歸漢與韓信擊斬餘初武臣爲燕所虜有廝養說燕以耳餘各欲自王利武臣之死燕遂歸之是廝養知其心　勢利之交（耳爲趙王敖其子也）

惠帝元年呂后殺趙王以戚姬爲人彘帝由是成疾日飲酒爲淫樂不聽政　曹參爲相一遵何約束　帝築複道叔孫通諫帝懼通請爲原廟（四年）未幾崩（呂太后）稱制用平勃計王呂氏四人產爲相國祿爲將軍劉氏子孫殺之殆盡　八年太后

崩諸呂欲爲亂陸賈交歡平勃與劉章誅之迎立代王是爲文帝

王陵（太后欲王諸呂陵對以非約爭不見容杜門十年懿可謂社稷臣初陵毋伏劍使專意事漢）

周勃（重厚少文入北軍誅諸呂安劉氏迎立文帝）

陸賈（太后王諸呂因以宗先諸呂謀亂傳會將相以謀之廉恥忠赤功極大求兼）（曾議其分討諸子爲敗風俗此時賈避呂氏不仕當取此數況三代後首說詩書功尤大）

劉章（齊王肥之子呂后之存獨憚之手誅諸呂初謀立其兄故文帝薄其賞）

文帝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明習國家事　問決獄錢穀數　吳公治平第一召爲廷尉（元年）　開籍田　除誹謗妖言之罪　賜民田租之半（二年）　除盜鑄錢令（五年）　賜民田租之半　賜三老孝弟力田廉吏帛　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　與匈奴和親（十二年）　除肉刑　除田租（十三年）　詔民食不足令博議（後元年）　勞軍細柳拜亞夫中尉（後六年）〇上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議論務在寬厚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斷獄數百有刑錯之風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車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直百金乃止身衣弋綈尉佗稱帝以德懷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專務以德化民（右節論寬厚用人等事）

日食舉直言賈山直言嘉之　袁盎郤謹夫人坐上說　上每朝未嘗不止輦受言（二年）　張釋之諫賞嗇夫稱善　犯蹕者欲誅之奏罰金　盜廟環者欲族之奏棄市皆從之（一年）　賈誼陳治安策自是養臣下有節（五年）　匈奴數爲邊患鼂錯請募民徙塞下從之（十一年）　又用鼂錯言入粟拜爵（十二年）　上思頗廉馮唐因言魏尚以上功差六級削爵即日赦尚復雲中（十四年）　詔郡國舉賢良上親策之（十五年）（右節論賞[illegible]等事）

薄昭殺漢使令自殺　人告周勃反下

廷尉太后言不反復爵邑（右[illegible]）　新垣平詐獻玉杯（十六年）　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未遑（六年）　遺詔短喪（右[illegible]）

蚤建太子（欲預正名分）　夜拜宋昌（以合用漢人有疑大臣心故周勃見囚）　薄朱虛功（有恩怨心居所以報）與　除秘祝（爲民心切新垣平故乘間不可以此病之）　以亞夫囑後（知人）

張蒼（先帝舊功臣、而無長短自秦時爲柱下史漢興專令主計漢家言律者本之以十月爲歲首色上黑公孫臣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罷之其後黃龍見蒼自絀）

申屠嘉（剛正臣而學術不足）鄧通

周亞夫（重厚似勃執正過之細柳之軍文帝動容稱中尉付以重寄囑後人焉）

賈誼（資質好亭未純○初欲興礼楽是騐氣緣去長沙方知天下未是治安　治安楽皆是）

（為後世慮　痛哭者一謂侯王過制　流涕者二謂歲奉匈奴及試為屬国　長太息者六　今）

（在者三　定經制　數太子審取舍礼大臣其為一　言多施行　分齊為六淮南為三諸侯）

（王事　教太子但文帝用鼂錯失人耳　審取舍則帝尚德　礼大臣自是大臣有罪自殺○）

（又請立梁王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比邊二三城及東郡以益梁　梁足以扞齊趙）

（淮南足以禁吳楚景帝時卒藉以破七国○又諫立淮南王踈云淮南四子分王必有白公報）

（仇之事後四齊果反四齊者膠東西菑川濟南也○正朔服色誼以渋士德數五色黃班固言）

（其踈者以渋火德也自高帝尚赤至光武終用之○三表五餌賛言其賦注云愛人之状好人）

（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發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車服）

（以壞其目珍味以壞其口音楽以壞其耳堂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來降者上召之相娛楽以）

（壞其心此五餌也○劉向謂伊管未過　伊以道德維持誼以智謀防患大不同管慮不及後）

（誼皆為後慮青於藍）

張釋之（長者　守官○諫用嗇夫　南山石槨犯蹕　盜環　劾太子不下司馬門○後）

（用王生計免　識大歸渋廷尉第一）

賈山（不能為醇儒言其不專一經非議其行已至言專欲文帝礼士與之講李此意最好）

（又諫放鑄　給事潁陰侯為騎　未嘗為騎）

馮唐魏尚（唐論文帝不能用廉頗尚得復守雲中初尚之守雲中軍市租米盡給士卒出）

（私養錢五日一饗賓客軍吏匈奴遠避去）

衛綰（戲車之士　文帝以其長者屬景帝為相三年　然初官至相終無可言）

直不疑（償金　無兄受謗不自明　景帝時以擊吳楚功為御史大夫）

周仁（以醫見　寵　景帝特常入卧内終無所言　上賜及賂遺不受）

石奮（孝謹　事文景　自高帝為中涓　長子建最孝謹　少子慶相九年皆武帝）

張叔（亦以長者受官　獄事可却却之不可涕泣而封之）

袁盎（却坐　攬轡　馳峻坂　下趙談以其害已謁申屠嘉媿其不禮　後殺錯○挾術托正）

晁錯（言兵事三　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當世急務二　守邊備塞勸農力本○又請有材）

（者什伍教之○賢良策無理而諭○言三道之要　國家大體以五帝明之臣不及君　人事）

（終始以三王明之臣主俱賢　直言極諫以五伯明之不及其臣○又言削諸侯更法令三篇）

（文帝雖不盡用然奇其材○令教太子文帝致宮却從入粟來然從民守邊只是利誘勢會之）

（申商之術）

景帝（刻深不與七制）

詔歲不登民乏食議從寬大地　文帝時除肉刑定笞律人多死乃令減笞五百者三百笞三百者二百（元年）　和親（二年）　夏旱禁酤（中三年）

詔讞獄（中五年）　更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然刑輕易犯（中六年）　詔讞獄不當者不為失令先務寬（後元年）　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後二年）　詔郡國務農桑禁采金珠玉（後三年）

右重農恤民等事

○晁錯為內史數請間言事寵幸傾九卿（二年）　錯請削諸侯地吳楚七國皆反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至是以誅錯為名（三年）　廢薄后（六年　兩漢廢后始此）　周亞夫下獄死（後元年）

右忌刻之失

周亞夫（堅卧不動以梁委敵違詔成功帝廢立太子亞夫爲相固爭之不得欲王皇后
兄王信王降虜徐盧等五人皆爭之不得謝病免帝言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卒餓之）
申屠嘉（鼂錯穿廟壖嘉請誅之不果發憤死自後劉舍陶青翟宰相備位而已）
鼂錯（數景帝刻薄更法令削七國七國反用袁盎計以錯爲說錯父先自殺）
鄒陽（吳王反諫不從去之梁梁羊勝公孫詭等陰謀陽不合幾見誅勝等敗梁王賴陽免）
枚乘（諫吳兩書明白過於陽不聽去之梁吳既反復切諫之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不樂復之
梁武帝蒲輪召之道病卒皆有策士之風仕驕國不陷於惡獄父與君亦不從）
武帝（雄材大畧。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舉賢良（仲舒第一）議立明堂召申
公（建元元年初有年號）置五經博士（建元五年）令郡國舉孝廉
（元光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罰（元朔元年）用主父偃計分

封諸侯五子弟（二年）命禮官勸學興禮爲天下先
乃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第其高下補郎中文學
掌故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五年）
正曆元年建寅爲首改服色定官名協音律定宗
廟百官之儀（太初元年）謁者行天下賜三老孝悌力
田鰥寡孤帛及米（元狩五年）山東水災虛倉廩以振
吏民能假貸者以名聞徙貧民關西衣食仰縣官
（元狩二年）江南水患以巴蜀粟致江陵吏民賑救者
舉以聞（元鼎二年）因田千秋言罷方士下詔陳既往
之悔（征和四年）命金日磾霍光輔幼主（後元元年）評武帝好奢

仲舒對畢爲江都相（建元元年）申公以力行對罷就
邸（元年）招選文學材智之士多上書自鬻莊助最
先進其後朱買臣吾丘壽王相如東方朔枚皋終
軍並進用（三年）公孫弘對策擢爲第一弘容悅多
詐一歲中遷至左內史時轅固九十餘亦以賢良
徵罷歸（元光五年）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皆拜郎中
偃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元朔元年）弘封平津侯丞相
封侯自弘始弘嫉仲舒遷膠西相徙汲黯右內史
（五年）經費乏令民買爵（六年）卜式輸財至御史大
夫（元狩四年）以黯守淮陽請出入禁闥不從（五年）千

秋數月取宰相封侯（征和三年）評用人失數。南夷開於唐
蒙西夷發於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
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勞矣擊匈
奴則王恢始議其後衛霍連年出塞一人並爲大
司馬自是匈奴遠遁然漢亦士馬物故海內虛耗
西域則張騫始通凡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六國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命曰斷匈奴右臂實不能與
匈奴相進退萬里相奉徒勞費云又以汗血馬故
伐貳師評窮兵黷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顏異不入言有腹誹法東方盜起作沈

法　巫蠱獄起太子不免焉（右盬刑獄）　筭商車　造皮弊　造白金　筭緡錢　榷酒酤　置平準盬鐵武功爵（級十七萬直三十餘萬）　告緡（楊可）　酎金　株送入財補郎（所忠之謀株送者出家富人鬭雞走狗盡以爲罪入財即爲郎）（右横歛處）

起上林苑（壽王奏建元三年）　栢梁露盤神明通天之臺千門萬户之宫（右土木之役）

獲白麟（元狩）　得寶鼎　得神馬　匏子歌　芝房歌　赤鴈歌　少翁封文成　欒大封五利皆不驗誅（右祥瑞之失）

相如遺書勸封禪兒寛贊成之　東巡海上自遼西歷北邊九原（元封元年）　幸雍北出蕭關自代幸河東（四年）　南巡江漢遂增封泰山（五年）　如泰山望祀蓬萊（太初元年）　東巡海上（三年）　幸泰山脩封還祀常山（天漢三年）　東巡琅琊浮海還（太始三年）　東巡（四年）（右封禪巡遊之失）

董仲舒（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數上諫爭所居而治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初爲博士三年不窺園及去位歸終不問家産業劉向謂伊呂無以加歆謂淵源未及游夏班固意蓋主之仲舒洽公羊歆主左氏故有此言若受命之符引今文尚書白魚入舟及求雨陰陽縱閉等郊從公羊中來或聞知或見知不可專以淵源論。三策大要首篇禮樂教化任德正心立太學也二篇舜文勞逸高明光大求賢在養士歲貢賢三篇承天意以順命明教化以成性正法度以防欲道原出于天用夏之忠士大夫言財利按武帝三策不合）

（再策之曰子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考之今而難行是不以初對爲然三策之曰文采未加豈惑乎當世之務及條貫未竆統紀未終是不以兩對爲然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是又不以三對爲然對江都易王泄庸種蠡三仁之問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孟子對梁惠同純儒）

汲黯（近世社稷之臣矯制發倉揖田蚡揖大將軍責武帝多慾責張湯紛更責孫洪阿諛諫迎昆邪東海淮陽皆大治志在拾遺補闕武帝不冠不見淮南寢謀學黃老好任俠慕袁盎正直諫事）

轅固（斥公孫弘謂黄老家人言耳）　申公（勸帝力行二人皆宗道之儒）

司馬遷（史談六家指要陰陽衆忌諱然叙四時之大順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然叙君臣父子云云墨者儉然強本節用法家少恩然正上下之分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正名實道家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談道家者流耳妄論以不得從封憤卒遷十歲誦古文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奉使征巴蜀以南談且卒而還適父泣告以所欲論著於是絶賓客志室家紬石匱金室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喟然卒成之起黄帝至麟止作十二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九百三十篇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宣帝時外孫楊惲始述其書行焉。十篇闕注云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按東萊辯十篇非皆無書其一景紀具在張晏稱後人取班書補之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去取詳畧可見其二武紀獨此篇亡衛宏謂武帝削去兩紀景紀復出者武帝特毀其副者耳武紀必指切尤甚雖民間亦不敢藏其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缺叙後自太始元年以下褚先生所續其四禮書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草具未成其五樂）

書敘具在自九音之起以下草具未成其式
律書敘具在自書曰七政以下未成其七三
王世家書雖亡谷敘所自出未可知贊乃貞太
史公語 其八傳蘄蒯成傳其篇具存張晏謂
褚所補非 其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
皆本書歐公每襃作必取此讀數過末乃褚所
補晏并疑之非 其十龜策傳敘具在自褚先
生曰以不乃所補耳。班贊云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
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捂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
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
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
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
書皆稱遷有良吏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録。遷學從黄老來爲被刑言多激切
與經不合緣不見古
文尚書周禮左傳

霍光 漢社稷臣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
受遺詔輔昭帝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
寸說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及廢昌邑
立宣帝歸政焉上謙不受前後秉政二十年。
然昧於盛滿之戒不知勇退上
內實嚴憚之身死而亦族矣

金日磾 著忠孝節 識過於光 光小妻陰謀不
忌發覆其宗而日磾殺弄兒全其宗 光
以女爲后而武帝欲納日磾女後宮不肯 武
帝遺詔封光博陸侯日磾秺侯日磾不受而光
受之王忽果飛語云安得遺詔羣兒自相貴耳。
不以夷人先中國不爲羣臣所忌 輔政歲餘
薨。子孫七世內侍

蘇武 父名建 三從大將軍出塞 勸大將軍招
士。武使匈奴會虞常反匈中事連其副
所欲降武武自刎復生 衛律劾之武 八年
徙武牧羝北海上李陵說之武以死誓 聞武
帝崩哭歐血朝夕臨留十九歲因常惠得還。
明年武子元以逆誅武賴霍光免 宣帝時復

爲典屬國 八十餘卒
圖形麒麟閣 子通國

李廣 文帝時擊胡有惜不逢時之歎 景帝時擊
吳楚以梁授廣將軍印還不賞 武帝時 婁
從大將軍無功 青承上意以廣數奇不令當
匈奴出東道回遠失期自殺。廣歷七郡四十
年賞賜分戲下飲食與士卒共寬緩不苛士樂
爲用善射無雙虜號飛將軍然終不封侯蓋
自悔殺降云 三子 當戶子 **陵** 當戶子 武帝專令
户敵敢皆以勇敢敗 陵 隨貳師 陵欲自當
一隊以步兵五千轉戰二千里無救而降 有
李緒者教匈奴漢以爲陵而族其家陵遂不歸
霍光遣任立政招之云丈夫不能再辱。按陵
以漢殺其母爲辭然陵海上說蘇武時陵母固
未誅

程不識 治軍至明軍不得自使（古人以師出以律言之）

公孫弘 對策 稱任賢則職治去無用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則賦省不妨民百姓富有德進）
朝廷尊有功上羣臣進罰當則姦止賞賢則勸
八者治民之本 仁愛義宜禮履智偉四者治

之本道之用 其遂迎處人主病不廣大尚
竊違之 湯旱禁之餘烈 言西南夷不聽自
是不廷爭 諫置朔方見難 謝以不知其便若
是 其險害處 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 還
汲黯 內史 皆欲陷之死地 好處 給
故人賓客無餘財 孝後母 開東閣

兒寬 爲內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 坐殿當罷
大家牛車小家擔負以留之 亦循吏之流
曲學成 封禪 大明
堂上壽 大可罷

張湯杜周 湯 治陳后巫蠱獄及治淮南衡山江都
反獄皆窮其根 定律令務深文 造
白金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 排商賈 出告
緡令 大小事皆決於湯 以懷詐誅。 周爲
張湯廷尉史內深次骨專以人主意爲獄 二
千石係者百餘人 詔獄至六七萬人
增加十餘萬 逐捕弘羊衛皇后弟
御史大夫 家巨萬 周酷吏 湯不止酷吏

衛青霍去病 青 衛后弟 去病 青姊少兒之子 青九
青 大將軍 去病 驃騎將軍

七擊匈奴斬捕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置朔方郡封九萬六千三百戶 去病六擊匈奴斬十一萬餘級降渾邪王開河西酒泉地封萬七千七百戶 青小心不敢薦士 [illegible] 當斬歸之於上 去病奇誕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帝令學孫吳云顧方畧如何安用古兵法 去所當單于 去病當方地 青擊其全勝 病乘其己衰 去病又不撫士 優劣可見 去 武帝好大故去病寵過青 兩將軍之出塞封 去病而不及青 青已侯而去病方顯 去病 日益貴而青日衰 青之裨將如李息公孫敖 等 去病之裨將如趙破奴皆祿祿無功 二 人所將兵力盛亦皆未見智勇過人處 其出 塞也青至竇顏 去病封狼居胥禪姑衍 然 馬十四萬匹入塞者不滿三萬自是不復 擊匈奴矣 青之衰不背青者惟任安

東方朔 給侏儒 誑舍人 割肉 皆滑稽更 實持正論 以不見用著設客難非有先 生論傳稱二篇最善 諫起上林 却董偃 化民有道對乞帷甲乙之帳 却走馬且曰上涵

修如此而使民不奢 力皆勁切卓出一時

張騫 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 給大宛得還 歸言在大夏時見卭竹蜀布云得之身毒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身毒又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 廼復事西南夷終莫得通 後以軍大期廢 復說漢結烏孫斷匈奴右臂遂通西北國為昆明殺奪 雖擊斬昆明數萬後遣使竟不得通 自篤以開外國通尊貴 妄言無行者轉相效

李廣利 李夫人兄也 期至貳師取馬故名貳師 將軍不利益發兵天下騷動 宛貴人殺王與馬還封海西侯 後十一歲伐匈奴兵敗降為單于所殺

卜式 式輸財而富民莫應其弊告緡 式願死邊 而諸侯莫應其弊酎金 後以言鹽鐵 [illegible]

竇嬰 魏其侯 竇 大后從兄子 **田蚡** 武安侯 王 后弟武帝舅 **灌夫** 父張孟 事灌嬰 故冒姓 孰伐陷具軍性恨使酒 嬰先貴往 蚡厚 蚡貴而嬰失勢欲奪嬰田 灌夫尚俠

而右嬰憂犯蚡蚡告上族之 嬰爭之不得亦棄 而蚡以禍卒。按蚡驕多罪 嬰賜金不入家 蚡私許淮南王 嬰請傳梁王 優劣可知 但嬰安於交灌夫 夫怒很使酒激成其禍

韓安國 長者 與王恢爭和親便 時 終困 初為梁擊吳又使漢解梁 之罪 仕漢至御史大夫 及為相墮車病卒 後佐 遷 屯漁陽言匈奴去 匈奴入 坐遷北平卒

司馬相如 素行不謹 諭蜀為上諱非開西南 夫 賦亡人意蓋指帝諷 無賂其 君勸封禪逢君之惡死猶未已 古以尸諫 彼以尸家國 使縣令負弩誇耀鄉里小人

不足 道

枚皋 與相如皆以財幸 能自娛其非倡

王褒 頌得薦刺史作 聖主得賢臣 數從獵所幸宮館輒歌頌 侍太子以文為變倖者耳 祀金馬碧雞神 道卒

嚴助 武帝置私臣以辨論大臣 助最先進 初 詰田汾而身救東甌會閩越 罷兵 閩越復

攻南越會閩越降使助 南越 淮南諫伐閩 請 越助復諭淮南相結 為友婿富人所辱 守會稽 無聞復侍中 作賦頌 淮南事發誅

朱買臣 嚴助薦進 以東越反覆守會稽破東 越 怨張湯陵折告湯陰事 買臣亦誅

吾丘壽王 盜起為東郡都尉 不稱復侍中 難孫 弘無得挾弓弩 言汾陰鼎非周鼎 坐事 誅

主父偃 上書言九載一八律令一諫伐匈奴 推恩 分諸侯二子弟亦長 說上徙豪民茂陵 及置朔方郡 大臣皆畏其口 賂遺累千金 始遊燕趙 發燕王定國陰事 趙王乘其相 齊出關亦發偃陰事 及齊王懼 假而自殺 偃遂誅 孫弘主之云

徐樂 傳止載一書 大畧似而駁謂吳楚齊趙為 亢解而秦為土頓 使天下無士傾而已故亂 有強國勁兵陛下遊燕 縱慾而天下無宦憂

嚴安（上一書·云齊晉所以亡六卿太盛也秦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非特六
卿也幾千里非特閭巷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以逢萬世之變不可勝諱也　甚中武帝務後
爲騶馬令）
終軍（棄繻　銳進　繻者帛邊出入關爲符信棄之者示當乘車還　請纓以銳進殺身請
長纓必羈南越王越相呂嘉殺之　對白麟奇木迎公　以白麟并角爲同本以奇木衆支內
附爲無外　數月越及匈奴名王有降者　論徐偃刻薄　偃矯制使膠東鼓鑄盐鐵云出疆顓
之軍言王者無外何云出盐鐵河安社稷偃竟伏罪）
公孫賀（賀妻衛后姊由是寵　爲相不受印綬子敬聲驕奢下獄賀捕朱安世冀贖之安
世告賀陰事父子俱死）
劉屈氂（爲相與戾太子戰死者數萬人　子妻貳師女共禱祠欲令昌邑爲帝屈氂要斬）
石慶（相九年醇謹而已）車千秋（訟太子冤旬月取宰相封侯十二年終不肯有所言）
鄭當時（置驛所薦）（四豪之餘風趨和承意不斥臧否）（咸陽孔僅洪羊皆議魏其武
安首鼠）
雋不疑（勸暴勝之威行施之以恩　薦刺青州捕劉澤擢京尹　辯方遂之詐名重朝廷
韓霍氏婚）
桑弘羊（均輸）東郭咸陽　孔僅（盐鐵）　趙禹（與張湯定律令）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皆酷吏上以爲能）
李少君（祠竈）　繆忌（祠大乙）　少翁（帛書飯牛）　游水發根
（置壽宮神君）　欒大（入海求其師）　正錦（寶鼎）　公孫卿（封禪）
勇之（粵祠）　公王帶（黃帝明堂圖）

昭帝　遣使問民疾苦（始元元年）　除田租（二年）　賢良議
盐鐵榷酤均輸　秋罷榷酤（六年）　匈奴請和親（六年）
免口賦　勿收更賦逋（元鳳四年）　勿斂今年馬口錢（二年）
減口賦錢什三（元平元年）　年十四知上官桀詐曰光
忠臣先帝屬以輔朕毀者坐之　後桀等反誅（元鳳元年）
帝崩立昌邑王賀無道乃立宣帝（元平元年）　傅介子
誘斬樓蘭（小夫生事）
霍光（擁昭立宣　中興漢室進任張安世杜延年）　王訢　楊敞　蔡義
（皆相昭帝不足言）
張安世（同輔昭宣而宣帝內親安世　謂薦賢豈有私謝　太盛辭祿　子延壽讓戶邑）

杜延年（光持刑嚴延年輔之以寬　勸光脩孝文時政示以寬儉　舉賢良　議盐鐵　不
當父位）
宣帝（自任雅伯　持刑深類景帝　好孝大祥瑞類武帝）　詔二千石謹牧養
民（本始元年）　假郡國貧民田（地節元年）○始親政事厲精
爲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二千石有治理效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
缺則選次用之（二年）　池籞未御幸者假貧民　流
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路溫舒言治獄之弊
置廷尉平四人　毋秋季讞（三年）　減盐價　令郡國
歲上係囚課殿最○渤海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北海朱邑爲大司農（立四年） 東海尹翁歸高第爲扶風二千石察官屬用法不平者（元康元年） 頴川黃霸爲太子太傅 東郡韓延壽爲馮翊（神爵四年三年）○減口錢（五鳳三年） 置常平倉（四年） 減民筭三十 圖功臣麒麟閣（甘露三年）○講五經同異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穀梁春秋博士（三年）○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 詔舉廉吏欲眞（黃龍元年）**右重牧守好處** ○匈奴爲丁令烏桓烏孫三國所攻滋欲和親（本始三年） 充國以威信下先零（神爵元年） 西羌降置金城屬國（二年）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都護西域三十六國（二年） 五

單于屠耆車黎烏藉呼韓耶等相攻呼韓邪入朝於是烏孫以西咸尊漢矣（甘露三年）**匈奴賓服處** **右** 王成僞增户口賞俗吏多爲虛名（地節二年） 霍氏以所親子弟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三年） 後霍氏族 趙蓋韓楊死非其罪 外戚許史王氏貴寵 王吉上疏諫以迂闊歸 太子言上持刑深謂柰何純任德教（吉歸神爵元年太子言甘露元年） 以恭顯典樞機宦官之禍始 以許史握兵柄外戚之禍始**右失處**

魏相（去副封 奏行昜宜 奏水旱盜賊 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選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

（時諫伐匈奴言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數好族霍氏[illegible]嚴殺繩上和羨之）

（意因許氏進不正戚元帝終信任許史）

丙吉（保護宣帝絕口不道前恩 代魏相爲相上寬大好禮讓 馭吏醉嘔車上不忍斥逐）（知虜入雲中代郡見謂憂邊馭吏力也 或言共不薦鄭吏牛喘 臨薨薦杜延年陳萬年）（二定國上稱吉知人 然萬年以媚得薦非一人比）

趙充國（以全取勝不貪小利 先零與諸羌解仇共反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威信招降罕开 執奏再三 謂明主可忠言 上屯田便宜十二事 魏相主其議卒從之 明年奏羌可五萬今未服不過四千罷兵奏可 其秋四千人降 得之以田 失之置屬國）

常惠（初隨蘇武俱不降 後持節護烏孫擊匈奴封長羅侯 便道擊龜茲斬前殺漢使者）

鄭吉（屯田渠黎因攻車師 護鄯善以西南道 迎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 中西域治烏壘）（安遠侯）

于定國（位九卿迎師執弟子禮 廷尉十八年 不遷 代黃霸相 宣帝持刑深不能正）（明習政事）

王吉（純儒 輔昌邑以道 上書宣帝請車服貴賤有節 除任子令及去角觝 減樂府 省尚方 公卿務在簿書期會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上謂迂闊 謝病歸 元帝召道病卒 出處合道○子駿爲京兆有能名 貞工遷王章稱三王 孫崇有能名 世清廉 起官不過衣裳 去位家居布衣疏食）

韋賢（爲相在霍光時備位 元帝時復相 失爵作詩自勉 復爵作詩自著 知有爵而已）

張安世（漢賢相 忠謹避權勢 匿名迹 掩人遷穴 薦賢不許來謝 矯霍氏之弊）

疏廣（許伯使其弟監太子家 黃言師友必於天下英俊 魏相謝不及 與兄子受俱見幾去）

陳萬年（小二千石問病 丙吉萬年獨留昏夜歸 吉薦爲御史大夫 子咸放嚴 延年而廉 不）

如見罷　憂死

夏侯勝　負樸　天陰諫昌邑偶中　議武帝不宜　立廟樂　授黃霸經　出道上語泄言布

天下

趙廣漢　守穎川爲缿筩　守京兆善鉤距　霍光　死伺擿自斬其關　穎蘇賢許其客　遂案

賢　疑榮畜殺賢父訟罪又殺畜事發又

肯持丞相　望之劾奏要斬吏民號泣萬數

韓延壽　繼廣漢守穎川教以禮讓黃伯因其迹大　治　守東郡三歲上禮義行教化聘賢內

諫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

選都試講武又置正長率以孝弟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爲天下最　守馮翊　傷昆弟訟因移病

自責二十四縣莫敢以訟言　望之劾其僭上

東市百姓

莫不流涕

尹翁歸　以文武兼備自薦於田延年　守東都于定　國不敢干以私東海大治　守扶風大治

盜賊課常最三輔　清潔謙讓

甚得名譽　數歲病卒家無餘財

張敞　諫昌邑　忤霍光　光死請罷霍氏三將軍　膠東盜起　請治之盜自平　諫膠東太后獵

治京兆略循廣漢以經術自輔　坐楊惲免

冀有賊起爲刺史盜平　守太原郡清　諫宣

帝斥遠方士　見郊祀志

鄭昌　能吏　持刑　弟弘　尚寬　無卓異之迹　循吏

蓋寬饒　劾張安世居位無補　舉刺無所回避　爲人剛直　然深刻喜陷人　以不得遷失

意王生下書戒之不納　奏稱以刑餘爲周

召法律爲詩書官以傳賢功成者退　故誅

楊惲　楊敞子　太史公外孫　好交英俊　輕財　好義　然伐其治行以敗　初戴長樂告惲

罪免爲庶人　後以報

孫會宗書怨望要斬

王成　相膠東治　甚有聲

朱邑　未嘗笞辱人　自北海遷司　農　淳厚　公正　廉節

黃霸　力行教化而後誅伐　以治道去泰甚　守　穎川八年百姓興行　治常爲天下第一

龔遂　事昌邑極諫　化渤海以儉約民皆　富厚　王生教歸功聖主因薦之

召信臣　視民如子　南陽勸農桑　號召父　遷　河南治當第一　爲少府　奏省費歲數千萬

路溫舒　帝即位初上書秦失尚存　寬刑罰　遷　廣陽私府長　給言試功之道　自幼習獄

田延年　酷吏　盜　三千萬

嚴延年　劾霍光　守涿郡郡中　震慄　守河南號屠伯

尹賞　守長安令爲虎穴　守江　爲右輔都尉所誅甚多

馮奉世　莎車殺漢使劫南道叛漢奉世持節送大　宛諸客至伊脩城諭諸國發之諸國悉平

蕭望之謂其生事不封　隴西羌彡姐反

請討之　爵關內侯　爲爪牙官前後十年

元帝（柔儒）　召用貢禹虛己問政用其言省食穀馬食

肉獸省苑囿罷角抵建章甘泉宮衛卒就農　蕭望

之周堪劉向金敞並拾遺　田獵因薛廣德諫即

日還　匡衡以日食地震上書爲光祿大夫　用

韋元成等議罷郡國廟　京房作考課法上意向

之　右節儉好儒等事　○史高領尚書事　弘恭石顯典樞

機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不悟恭顯陷望之自

殺亦不罪恭顯　用石顯譖左遷周堪張猛猛自

殺　京房引幽厲事曉上請退石顯不能後房竟

棄市　右優游不斷

貢禹　鄙夫患失　言節儉非元帝所少　恭顯　用事不言而言此　爲恭顯用大可責

薛廣德　諫射獵　諫御船　見小而詭激　韋元成　相元帝重厚不　及○之賢而又

采過之

周堪（與望之劉向共誅恭顯望之死後再用而卒）張猛（與周堪同堪卒而猛見殺）
京房（攻石顯下獄死顯以爲魏郡太守房懼憂上封事焦延壽知其亡身灾異考課）
劉向（初以鑄金事宣帝見罷蕭望之周堪引之以攻恭顯得罪地震復用又以外親上書
見罷望之見殺堪猛用向再上封事堪猛死向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誅又以王鳳擅
政再上封事卒不用沒十三年而王氏代漢學博而不能始困於恭顯終困於王氏）
（直諒多聞）翼奉（災異請遷都不交匪人）
陳湯（呼韓既朝郅支叛湯副甘延壽使西域矯制擊斬之石顯康衡持不封成帝立侯竟劾
罷之因言段會宗圍解奇中爲中郎後以罪徙邊）
甘延壽（以材力幸爲都護與陳湯共擊郅支封義成侯）
賈捐之（賈誼曾孫諫伐朱崖備言堯舜之代待夷狄之道用楊興計僞薦石顯見殺）

辛慶忌（辛武賢子事元成武賢與充國羌議不合爲世仇慶忌恭儉所至著威執
金吾）
諸葛豐（收許章上收其節舉刺無回避上書言周堪張猛上不直之免爲庶人）
康衡（以史高舉相元帝畏石顯不敢言後王尊劾子殺人免後以盜土免爲庶人事元
宣成）
馮野王（以洽行高爲馮昭稱其威信在位多舉爲相以後宮屬不眾事宣元成）
蕭望之（宣帝舊臣元帝之師也初不聽露索霍光不用之光死言霍氏遂見用劾廣
漢死劾韓延壽死劾張敞不得爲三公劾陳湯不得封輕丙吉非耿壽昌雅意
本朝不守平原爲左馮翊引病多使守史買賣私所附益十萬三千平生忌刻害人之陰）
（元帝之世與恭顯忤自殺）

成帝（荒淫外戚專權）以王鳳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封王崇
及譚商立根同日爲侯　劉向作五行傳上心知
爲鳳兄弟起此論不能奪其權　王章奏鳳專權
欲以馮野王代章死獄中　王莽爲新都侯吏民
上書譏切王氏上以問張禹由此不疑　大司馬
王商死王根代王根後薦王莽代　微行悅趙飛
燕　劉輔諫爲鬼新
王章（忠臣以言王鳳死本王鳳所舉）劉輔（諫立趙飛燕罪）梅福（以付王鳳上書
莽專政棄妻子去）朱雲（請斬張禹）
張禹（罪附貴國）孔光（問意皆王氏羽翼事成哀平）杜欽谷永（王鳳腹心）

王尊（守安定威震郡中守益州蠻夷歸信爲司隸劾康衡守京兆盜賊清坐遇使者
無禮免吏民訟之遷東郡請身塡金堤水却）
王商（亦外戚以肅敬稱成帝爲太子有擁佑力王鳳專商議論不平止訛）
史丹（宣帝皇考外家成帝爲太子時丹護之掩惡揚善甚有功上意向定陶王丹伏青蒲諫
成帝得立丹位後將軍十六年極聲色滋味）
翟方進（司直旬歲免兩司隸徙京兆尹京師畏之爲相九年中傷尤多熒惑守心罷）
段會宗（都護西域敬其威信西域上書願得復爲都護諸國郊迎安輯烏孫遣誅番
丘手劍殺之數千騎圍之會宗爲言號泣而去安輯昆彌死烏孫中諸國發喪立祠）
哀帝（昏獲誅大臣寵董賢）封舅丁明后父傅晏爲侯　丞相
王嘉下獄死　封傅商董賢爲侯　董賢爲大司

馬　師丹恨民名田不行

平當（丞相莽封）彭宣（御史大夫皆小廉取名）乞骸　馬宮（代孔光大而持祿）

何武（仁厚好進士為相號頃碎而經術正乞王莽從武求舉武不從哀帝崩舉朝皆薦莽武獨與公孫祿謀成哀比世無嗣不宜異姓持權遂互舉莽劾免之後見殺○嘗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其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問然後入傳舍出記問田穀尸乃見二千石）

王嘉（諫封董賢誅）師丹（以舊傅居三公帝拜丁傅并多變更切諫廢歸後莽封之）

息夫躬（由哀帝后父傅晏進與孫寵誣奏東平王雲封侯既罷以祝盜誅滅）

李尋（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夏賀良私以相教尋亦好之帝疾從賀良等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漏百二十刻不驗皆誅）

毋將隆（奏徵定陶王竟立為太子哀帝即位董賢貴傅太后賤買宮婢隆皆言之王莽劾交隆不甚附免官徙合浦）

何並（為長安令道不拾遺徙穎川郡中清靜名次黃霸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傅喜（傅太后從弟太后與政喜諫見罷何武薦莽大司馬丁傅嫉之不順太后求尊號策免）

薛宣（事成哀賞罰明用法平多仁恕利愛代張禹相然官屬譏其煩碎能吏）

朱博（刀筆吏所至操持逆折其下傅后求尊號傅晏結之為宰相彭宣劾之自殺）

杜鄴（交驕王音王商為商腹心立丁傅於哀帝時論正心邪）

鄭崇（哀帝所云尚書履聲者諫封傅太后從弟商又諫董賢貴寵死獄）

董賢（二十二為三公權與人主侔云欲法堯禪舜哀帝崩太后因衆怨去之）

平帝（幼主○擁虛器）太后臨朝（元帝后王氏）召王莽為大司馬號安漢公號宰衡加九錫弒帝立孺子　莽稱假皇帝翟義起兵擊之不勝莽遂即真篡位

孫寶（孔光以黃龍游江稱莽功德寶言周召猶不相悅坐免終於家）

龔勝（哀帝時諫官言董賢亂制罷莽秉政乞骸骨莽篡位加以印綬推不受不飲食十四日卒有臨弔父老識其不終天年）

此下號清節之士

龔舍（以龔勝薦為諫議大夫再以病免王莽居攝卒）

鮑宣（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上書切諫王莽秉政係獄自殺）

郭欽（哀帝時丞相司直嘗奏董賢）蔣詡（兗州刺史廉直著名莽秉政皆病免）

嚴君平（賣卜因勢道之以善依老莊之指著十餘萬言揚雄嘗從之學）

鄭子真（耕於谷口王鳳聘之不出）薛方（莽安車迎之引巢由自免）

郇相　郇越（越散貲千萬志節尤高相為莽太子四友矣）栗融　禽慶

蘇章　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紀逡　唐林　唐尊（皆仕莽封侯不可比清節之仕而林最貪）

孔休（初莽罷就國休為新都相莽進王具寶劍不受莽還京師欲見休稱疾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莽篡位聘幣請為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知莽之奸最早處之最善惜班氏不立一傳以冠清節之士）

○新莽篡位十八年漢誅之（嚴尤智數能言三策而攻降劉聖為莽大司馬十餘日敗尤死）

劉歆（自楚元王辟彊德向世為宗英歆為莽國師自覆其宗○初歆與甄豐王舜附莽加安）

（漢宰衡之號及莽用劉慶謝囂田終術欲[illegible]攝舜憂死故興豐並父子誅東萊謂三子不）

（欲莽居攝苟或不欲操加九錫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楊雄（初慕用如又驗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既而悔之草大元法言自比孟子王音召為門下史成帝時與王莽劉歆並哀帝時初與董賢同官卒為王莽大夫劇秦美新為萬世羞）

按漢習委靡張禹孔光賣國為姦餘紛紛附莽者不可勝數惟劉歆世為宗英楊雄自號儒者而亦為之罪莫大於此（歆見莽居攝而內懼雄直為其大夫罪尤大）

古今紀要卷二終

古今紀要卷三

慈溪黃震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後漢（中興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初劉玄在平林兵中立為更始而光武為偏將軍建武元年即位）

光武（大度深幾明謨雄斷不灌先胄行銅馬營督實勵書抑外戚退功）昆陽之戰尋邑兵號百萬秀（光武諱）奔之莽兵大潰於是四方豪傑響應秀持節鎮慰河北除莽虐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更始元年）北至薊會王郎據邯鄲秀欲發還用邳彤說進攻邯鄲拔之　擊銅馬降之南徇河北亦降　命寇恂守河內以拒洛陽（朱鮪）遣鄧禹西入關自引兵北徇燕趙（二年）　圍朱鮪降之入都洛陽（建武元年）　赤眉入長安鄧禹兵敗遣馮異代之勑曰征伐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馮異大破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率六軍待之赤眉降以盆子為趙王郎中（二年）　景弇伐張步降之降五校餘黨齊地平（五年）　來歙襲攻隗囂（據隴）為其所圍上親征十餘萬衆皆降囂奔西城死子純自立後降（八年）　岑彭大破蜀兵見刺吳漢八戰八克刺殺公孫述其將延岑以城降（十一年）

右取天下規摹事

○召伏湛為尚書典定舊制卓茂為大傳（建武元年）　封諸將使馮勤典封事莫不厭服（元年）　召侯

霸拜尚書令明習故事奏行前世善政法度（四年） 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五年） 立五經博士禮嚴光（五年） 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元年） 罷郡國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民伍（七年） 旣平蜀表李業之閭徵處士費貽任永馮信西土歸心（十二年） 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十三年） 文書簡寡十存一焉（十三年） 梁統奏死刑大輕請定律令不報（十四年） 治天下亦欲以柔道（十七年） 第五倫每讀詔書曰眞聖主也（二十一年） 初建三雍（中元元年） **右偃武修文（附節約事）**

○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弗許（二十二年） 日逐王遣使稱臣臧宮願得五千騎立功不從（二十四年） 匈奴求和親臧宮馬武請擊報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二十七年） **右不事邊（功事）**

○朱浮言守宰數易自是代易頗簡（六年） 鄭興願留意柔克之政帝頗傷嚴急故及之（七年） 命司隸督察三公陳元請以王齊罔密爲戒（七年） 韓歆直言帝不能容宣詔責之歆自殺（十五年） 歐陽歙張級及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十五年） 廢郭后太子彊避位立太子莊（十九年） 大

司徒戴涉坐入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徒竇融（二十年） 上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讖桓譚諫帝以爲非聖無法出爲郡丞道死（中元元年） **右督察嚴（急等事）**

元將　鄧禹（杖策追及於業說帝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西入關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二十四爲司徒任用多訪之薦覔屈長欲緩取赤眉追於君令屢失利入開功雖不究然能爲漢得人心披圖對在德厚薄大度淵謨君臣同德此張良智勇不及學行過之遠權勢家法傳後出）

子訓（罷石曰河撫烏孫九解畢平諸羌子）

隲（外戚兄弟忠孝不免）

五將　寇恂（守河內比蕭何屈賈復類藺相如不從王郎從光武識眞爲殺皇甫文降高峻亦兵家剸勝鎌胃之法取上谷印綬經明行修文武備足有大臣之德○光武不任功臣如鄧寇皆用不盡其才鄧禹薦守河內頡川借寇）

七將　馮異（敗赤眉定關中功最大謹遜異說光武施行恩德平定安集君臣契合用心同○薦銚期知人不及鄧禹初間去就不如鄧禹○勸光武結曹竟父子陰脩二千石長吏同心與不附者說李軼三事皆權術○用兵智計亦高）

六將　岑彭（以誠信降朱鮪以智計破秦豐移檄江南班行詔命鄧讓等遣使入蜀繞出延岑後述大驚持軍秋毫無犯吳漢因之平蜀一軍由征南公彭刺）

三將　賈復（勇破青犢五校自請擊郾征伐未嘗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以其輕敵希令遠征每論功復未嘗言剽甲兵敦儒學以功臣不爲相參議大事推復與鄧禹李通）

將二 吳漢（質厚少文鄧禹薦其勇智有謀北擊羣賊常為先鋒初說彭寵以幽州兵從光武）（北發十郡兵斬幽州牧苗曾而發其眾收其守長而萬孫五姓降八戰八克斬公孫述而）（蜀平北擊匈奴〇意氣自若隱若敵國割受詔夕引道田宅分昆弟戮無赦〇初入）（蜀請罷三郡棹卒帝不聽而勝帝欲罷老郡甲卒漢不遣而勝劉尚分營）

將十一 蓋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勇而兵精所將亦幽州與拔敖倉酸棗封丘破劉永勝）（董憲勇而寡謀兩以璽拍授敗帝數以書戒之）

將十九 陳俊（從光武河北以堅壁困五校佐景弇平齊鎮撫齊地撫貧弱表有義百姓歌之）

將十四 臧宮（以下江兵從光武佐吳漢岑彭平蜀請擊匈奴願得五千騎亦失之輕）

將四 耿弇（以上谷兵從光武稱北道主人說光武無從更始罷兵北發幽州十郡兵引而南因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東攻張步以平齊地有志竟成）（功比韓信九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累葉功名擊祝阿潰歷城修攻具）（致費邑拔臨菑走西安激怒張步戰臨淄料敵制勝筭無遺策二十八將最優）

耿國（弇弟立呼韓邪為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然害見於兩晉之世）

耿秉（國子上書顯宗言兵事與竇固北伐不戰成功度遼將軍七年匈奴懷其威信）

耿夔（秉弟伐匈奴出塞五千里自漢出師未嘗至）

耿恭（國弟廣之子守疏勒比蘇武耿氏與漢盛衰）

將十二 銚期（從河北呼趣出薊守魏郡盜清信義不殺李熊不虜掠服喪三年犯顏諫爭）

將廿三 王霸（有信義從光武不去疾風知勁草滹河水合斬王郎蘇茂箭及酒樽不動）（不戰屈人兵守上谷二十餘歲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北邊無事言宜和親臧宮）

（不見大敵故請五千騎立功）

將九 祭遵（從平河北孝義恭儉廉潔儒雅諸將中最賢格殺光武舍中兒推皮張豐附）（石軍旅不忌俎豆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征蜀卒）

祭彤（幼至孝獨在冢側盜賊哀之治縣無盜賊守邊能以夷狄攻夷狄威聲揚北方胡夷皆）（來附野無風塵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孝能感盜賊故信能感夷狄烏桓鮮卑每朝）（京常過冢號泣遼東立祠奉祭東漢邊吏第一遵從弟）

將廿四 任光 將廿五 李忠 將廿六 萬脩（王郎起光武自薊狼狽還光為漢守信都與邳彤迎謁）（光武藉以起兵系漢興亡功最大光定計發兵忠不顧母妻殺馬寵之弟守丹陽課）（第一）

任隗（光子賢宰相和帝初竇憲秉權清淨寡欲與袁安同心持重匡正諫）（竇北伐）

將廿七 邳彤（王郎時以和成郡為漢守迎光武會信都決策不容光武西還長安最係漢成敗之機）（不顧家與李忠同）

將廿八 劉植（王郎起據昌城迎光武說降劉揚皆於平王郎有大功）

將十三 耿純（見官屬兵將法度自結納王郎起燒廬舍舉族從光武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治郡）（見恩）

將八 朱祐（質直儒學將兵多受降克定為本禁士卒不得虜掠請改諸王為公三公去大名）

將十 景丹（將上谷突騎從光武羣臣推大司馬惟吳漢及丹帝以丹為驃騎將軍）

將十八 王梁（與吳漢蓋延同從光武助寇恂守河內以讖為大司徒降赤眉別校破五校）（尹河南穿渠不流）

杜茂（歸光武於河北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三郡清靜屯田晉陽盧芳遁匈奴稍[illegible]）

馬成（追從光武河北平李憲代杜茂屯北邊北方無事）

劉隆（追從光武河北助馮異拒朱鮪李軼討李憲守南郡以墾田下獄劉[illegible]後伐交

阯代吳漢大司馬）

傅俊（從河北從破王尋助岑彭平秦豐）

堅鐔（從河北董訢反宛城取之鄧奉反新野鐔南拒奉北當訢勞苦一年卒全之）

馬武（從昆陽平群盜戰為鋒敗為殿降射犬自言可守尉不論帝意鄧禹所對謙）

右二十八將顯宗永平中圖形雲臺按東漢精華云高祖功臣皆跅弛之士光武功臣皆信義儒學之士又論二十八將次第鄧寇賈復才德兼優最高次馮異岑彭吳漢耿弇勳高次銚期王霸祭遵朱祐之屬皆賢餘亦忠義勇敢智略之士全無姦雄厠其間惟馬武人物不及亦無過皆起河北

樊崇（號赤眉立劉盆子入據長安光武使馮異攻之崇出關帝自將盛兵降之待以

不死）

王郎（本傳名昌卜相以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入據邯鄲進兵拔邯鄲斬之）

劉永（梁孝王八世孫更始令繼封更始敗亦自稱天子吳漢圍之永將斬永降）

龐萌（更始以牧冀州屬謝躬敗降帝以其遜順可托孤擊董憲詔獨下蓋延萌疑乃反）

張步（以琅邪反劉永立為齊王據郡十二耿弇拔之而降後逃奔斬之）

李憲（據廬江自立馬成拔之）

彭寵（王郎死寵恃功過望反稱燕王寵蒼頭斬寵降封不義侯）

盧芳（詐稱武帝曾孫結匈奴自立建武十六年降封代王後復反死匈奴中）

隗囂（起兵應漢士大夫皆歸之擊馮愔有功子入侍用王元計欲專方面後稱臣公孫

述漢平之囂最無識就更始就公孫述叛光武馬援初說從光武不聽而援術）

公孫述（據蜀自立為天子吳漢平之）

右一時僭竊者又銅馬（在鉅鹿）青犢五校尤來大槍五幡

劉伯升（名縯光武長兄破家厚士謀復社稷救部將劉稷更始并討之）

李通（以讖結帝常居守京師娶帝女弟謙恭避權勢為宰相謝病上印）

王常（以下江兵屬光武知義識真恭儉遵法共破尋邑擊鄧奉董訢蘇茂龐萌）

鄧晨（以讖結知光武自薊走晨請從帝追銅馬於冀州給軍不絕以常山主北道）

來歙（使隗囂不辱命襲略陽囂驚其神堅守以弊囂傾廩賑飢被刺自書表薦段襄骨

鯁而絕有結纓氣象）歷（歙曾孫事安帝爭太子）

竇融（河西翕然歸之因班彪說決意歸漢漢大司空畢恭已甚數辭爵邑）子固

（明習兵事羌胡服其恩信事明章）曾孫憲（外戚專權勒功燕然和帝誅惡

不至獄逆）玄孫章（順帝朝好學有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謙虛下士）

馬援（不能守章句雄財散施論公孫述光武智識過人識去就論光似高祖說降隗

囂將聚米為山谷來歙奏隴西非馬援不能定守隴西擊破先零置金城邊邑招收樂

業為邊守最得大體稱用恩信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

拒乃太守事平交趾又平五溪蠻馬革裹尸上馬矍鑠皆勇不能怯之過載薏苡）

鑄五銖錢銅馬式戒兄子留學伯高**子廖**勸馬后節儉不訓諸子事顯宗**防**

事肅宗破羌迎氣樂驕修**兄子嚴**學問有行義守陳留盜賊清**族孫稜**

行義賑貧水利賢太守

卓茂事務德化初拜丞相府吏與誤認者馬遷密令人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視人如子莽居攝病免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二語盡法律之說光武訪之爲太傅封褒德侯雲臺三十二人二十八將起河北李

通王常佐南陽竇融以河西附獨共以德選

伏湛伏生九世孫世傳經學清淨無競飢歲食饘保全平原諫征彭寵時賊徐異

卿等據富平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子隆奉使死節張步殺之

侯霸全臨淮百姓乞留明習故事收拾遺文前世善政皆奏行之明察守正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風易妻與選之語次鄉射薦之奏行寬大三人皆中興名相

韓歆好直言嘗證歲將飢免歸復詔責之自殺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爲司徒下獄死

蔡茂不仕莽朝守廣漢有政績位司徒清儉匪懈

郭賀曉習故事荊州刺史有殊政後顯宗到南陽賜三公服去襜帷以章有德

馮勤吏事精勤差次封爵

趙憙少有節儉舞陰大姓李氏願降之戰功守青州言封禪

宣秉不仕王氏少修高節遷司隸務舉大綱收養親族無儋石儲以下四人皆行義士

張湛好禮遇妻子若嚴君下公門盡禮父母之國諫光武情容爲太子太傅郭后廢不

稱疾**王丹**居家載酒勸農人皆兼功自厲擇交交陳遵不許子與同門生

王良爲大司徒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妻布裙曳柴鮑恢拜之以友人不肯見後不應召

杜林不屈隗囂義感刺客發更始葬求謁吏治妻子功曹薦代求平中爲司徒

桓譚博學好古數學劉歆揚雄所爲相類仕莽朝默然論時政輔佐抑末非讖新論

馮衍光武即位衍爲更始不時至帝怒之後交陰興帝懲西京外戚賓客得罪西歸

申屠剛亢直慕直節沒顯對策刺王莽罷歸說隗囂不報漢諫光武出遊時諫帝自

選舉法理嚴密言太子宜簡賢保羣臣莫敢正言剛切諫並不內病免歸

鮑永叱狗去妻遷知更始亡方罷兵詣河內云不忍以其衆幸富貴因守魯郡擊破董憲

捍將牧揚州錄其術衛司隸劾趙王良與鮑恢爲二鮑哭更始冢爭韓歆**子昱**

平盜爲司隸宋正有父風爲司徒言楚獄守汝南有水利事章帝**孫德**南陽

神父興學事章帝

郅惲上東門候拒帝不內舉孝子古初諫光武說太子引退善處父子之際

蘇竟說降鄧仲況劉龔不伐其功**劉平**孝感賊拜全椒長人增貲就賦減年就役

郭伋守漁陽潁川易亂爲治盜賊銷散匈奴遠跡牧并州竹馬交迎言不當專用南陽人

杜詩安集洛陽殺蕭廣南陽杜母水利農器復虎符身在外心在朝廷臨事獻納

孔奮姑臧長身不自潤守武都清平**張堪**先守蜀一毫無取漁陽擊匈奴麥兩岐

樊宏光武之舅謙柔畏謹仲山甫後**子儵**不交賓客以大儒爲師陰興好施接

賓而門無俠客二者皆賢**族曾孫準**厲志行修儒術鄧太后朝上儒學疏安

流民

陰興光烈皇弟辭封謂將帥有功者多不肯代吳漢爲大司馬祀管仲祀竈

朱浮幽州牧以漁陽守彭寵不從密奏之激成其變言不任三府守宰數易廣博士選

梁統與竇融同事以河西歸光武剛毅好法以王嘉減死刑太輕欲盡復舊制**子松**

（議禮）竦（從九真悼騷州郡徙勞七序內二女事顯宗肅宗）商（竦孫外戚秉
（政進賢辟巨覽陳龜李固周舉要無大臣之道交官寺載祖救飢婦人之仁事順帝）
冀（商之子事沖帝質帝質帝言其跋扈見戮桓帝與中常侍謀誅之諸梁皆棄市）
（收則三十餘萬萬減天下半租）
張純（安世之後明習故事位司空慕曹參無爲光武非惠帝時比禮制多出純議禘
祫昭穆合禮案七經讖立明堂辟雍并奏封禪最非傳奮甫吉自安世凡傳國八世）
鄭興（勸隗囂不稱王日食疏用郭伋言不爲讖幾得罪春秋之學）子衆（奉使不拜）
（事明帝）
范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立明師徒相傳人無其人奏左氏失十四事不可錄三十一事并
及史記侯五經）陳元（與范升辯難卒立左氏諫司察三公）馮魴（與郟賊延褒力
戰降皆赦之仁勇司空）
桓榮（爲利之學大陳車馬光武時賢極多而榮獨得以傳太子非知人）子郁（尚書
學授肅宗和帝經時納忠言）郁子焉（授安帝順帝經至三公）焉孫典（驄馬
御史與何進同謀誅宦官）焉弟子鸞（陳五事啎內官）鸞子曄（不舍宿楊氏）
焉兄子彬（蔡邕齊不與曹節婿馮方共酒食）彬父麟（侍講以直道牾左右）
張宗（勇鬬鄧禹表爲偏將軍爲禹後拒拒赤眉與馮異破關中營堡守潁川青巢盜）
班彪（沈重好古王命論隗囂爲竇融畫策歸漢以融薦見召良史才論遷史得失）
（最詳固之所以贊遷者皆其說請爲東宮置賢傳）子固（史能繼父業有餘以文章）
（不足於志撰著漢書兩都賦[illegible]戲典引賓寬和容衆坐憲死獄中）
明帝 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宗祀光武

登靈臺辟雍大射養老觀聽者億萬 畫雲臺
諸王子弟外戚四姓至期門羽林悉令通經匈奴
亦遣子入學 奉建武制度無變 后妃家不封
侯與政（儒學[illegible]物盛[illegible]） 祭彤破赤山烏桓塞外震讋
班超訢鄯善于寘西域復通 天下太平人無徭
役 歲比豐稔百姓殷富 白狼槃木百餘國前
世所不至皆稱臣奉貢白狼王作詩頌德（遠近國服事）
褊察大臣數被詆毀尚書以下至提曳 朝廷爭
爲嚴切惟鍾離意諫請緩刑上亦不時用之 天
竺求佛得其書及沙門來楚王英首奉之以逆誅
楚獄死徙者以千數賴馬后及寒朗言始悟其濫
（右崇儒好佛等事橫經自講擁郎皆失文物過文景之世寬厚恭儉之化不及施剛於變友）
（之世）
鍾離意（光武時解罪徒桎梏尅期皆至以張恢贓物不受珠璣之賜大旱諫起北宮而
兩解衣憂格免郎過誤之罪忠厚廉直以直諫出相魯以憂利爲化本侯霸所辟
初爲督郵不案亭長謂宜先請所內後德陽殿成明帝謂意在不得立）
宋均（立學禁淫祀辰陽長山娶皆取巫家守九江去檻穽虎渡河蝗不入境遷河內政化
大行爲尚書令不畏威失正寬和不喜文法吏能寬離未害苛察者雖廉而毒）
寒朗（以死爭楚獄肆出千餘人）鄧訓（見禹傳）祭彤（比代過適下獄餘見前）
東平王蒼（議定禮樂諫獵以至親輔政不自安還國爲善最樂）竇固（擊匈

（奴通西域）

牟融（爲司隸百僚憚之經明才高善議論帝以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郭丹（司徒）

范遷（在公輔有田一頃與兄子四子無立錐之地）吳良（爲郡吏斥王望忠正爭徐正自係）

承宮（拾薪朝廷憚其節虜使求見）廉范（收薛漢守雲中執炬斬虜守蜀五袴歌）

虞延（伏臘遣囚徒誅陰茂客司徒）劉般（宗室有節行諫止常平倉）

章帝　除楚獄禁錮　詔勸農桑　有司選舉進柔良理冤獄　陳寵請滌煩苛第五倫戒嚴酷皆深納之　白虎觀議五經稱制臨決　詔及秋冬治獄　朱暉稱疾不署均輸之法帝遣問起居賜錢物衣服　孔僖崔駰爲人告訐帝詔弗問　詔三公曰俗吏矯飾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月計有餘　幸魯祠孔子作六代樂褒寵鄭均毛義之行義　報囚止用十月　郭躬爲廷尉條可輕者四十一事行之　曹褒定禮制　帝厭明帝苛察事從寬厚文體以忠恕文以禮樂　魏文稱章帝長者（右長厚處）

竇憲驕橫奪沁水公主田園帝切責之不能繩其罪　信竇后廢太子慶立肇爲太子異曰女主臨朝外戚用事皆此基之（右帝失處）

第五倫（守會稽斷淫祀西門豹第五倫宋均狄仁傑皆是一理守蜀拔孤貧章帝擢）

（爲司空論貴戚馬竇昂切時雖峭直然疾俗吏值帝長者襃稱以勸在家能彈益尔）

（鄉里爲嗇夫平徭賦理冤結爲市掾市無阿枉爲太守風移俗易會稽淫祀絕蜀）

（郡賕賂絕爲三公奉公盡節比貢禹過之用不盡其才史論其在會稽自斬芻妻執爨）

（爲矯激然雖非中道性無欲故能無私）傅毅（迪志詩七激詩諷肅宗不好賢作顯宗頌）

韋彪（孝議論多忠孝論選舉二千石論吏治苛刻宜謹尚書之選二千石勿妄遷）

鮑昱（請除楚獄禁錮餘見鮑永傳）鄭均（諫兄受遺數納忠言召還尚書帝幸其舍賜祿）

鄭弘（所陳有益皆著之南宮初第五倫所舉後爲太尉見倫曲躬帝置雲母屏）

賈逵（入講左氏春秋謂證劉氏爲堯後者獨左氏左氏自劉歆陳元之爭未得立今始立）

丁鴻（讓國白虎殿無雙後和帝朝因日食言竇憲卒誅之）

朱暉（年十三遇賊拔刀在太學閉門不見陰就不從太守阮況市牛況卒厚贈之奪陰就主簿璧與東平王蒼守臨淮強直散家賑飢以知己之言恤張堪妻子爭張林鑄錢鹽均輸之議不署不開口帝悟寢其事）

樂恢（廬焦永之官皦然不汚爲功曹選舉不阿爲僕射舉劾無避不附憲上疏諫不聽憲曾殺之）

郭躬（守法平恕爲廷尉輕刑條四十一論赦文不及亡命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昌盛）

陳寵（通法律兼經術辭訟比勸章帝滌蕩煩苛蠲三獄月斷刑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十九一百禮刑相表裏爲廣漢顯用良吏爲廷尉寬恕爲司空奏議溫粹號稱職俎）

（不獻遺寶憲所謂寬而栗子忠事安帝）

班超（彪少子授筆開西域五十餘國不費中國兵財任事三十一年爲從簡易寬小過率大綱子勇復西域又發諸國擊匈奴當安帝時又）李恂（督使賈胡不受西域遺物）

楊終（在明帝朝論廣陵楚淮陽濟南獄徙者數萬帝從詔還徙者白虎與論經）

王充（市肆書一閱輒誦論衡蔡邕得而秘之王朗得而方進其書謂漢太平過前代）

崔駰（博洽文學與班固齊名正直過之客竇氏以正諫疎然客於竇亦不得爲遠識）子瑗（字子玉繫獄問掾禮文字似騶兼有政迹而清杜喬爲八使以贓被之兆其罪）（寧安順）瑗子寔（事桓帝政論多未當漢政寬於權戚急於忠賢寔欲加嚴而不別白無道之世當勸之明別忠邪不當教之嚴刑謂文帝嚴謂孝宣優於文未當守五原）

秦彭（循吏萬石秦氏遷山陽以禮訓人不加恥辱守潁川感麟鳳等瑞肅宗親行之）

和帝　竇太后臨朝　竇憲用事破北單于勒功燕然又破之金微山既立大功兄弟專權日甚（外戚始此）

帝乃與鄭衆謀誅憲自是衆常預政（宦官用權始此）太后崩帝始知梁所出乃封梁竦十三人爲侯（梁氏自此）

（又用權）

袁安（和帝朝最賢相東漢亦未易比明帝時自爲縣功曹不爲從事持書守楚郡出楚獄四[illegible]人章帝朝尹河南十年京師肅然不以贓罪人爲九卿議事不阿三公還北虜生口事爲司徒和帝立諫竇憲爲三公劾竇景擅發邊兵爭竇憲立北單于與任隗竦免竇憲黨二千石四十人天子及太臣皆恃賴之以安之公忠不能制竇氏嗚咽流）

（弟光武不任大臣之弊最得待夷狄之道還北虜生口竇憲北伐諫無勞師憲亡此）

（單于諫以失信兩單于）

陳寵（不遺竇憲爲廷尉寬厚刻弊之風少衰餘見前）

魏霸（守鉅鹿簡恕不及人之短）賈逵（爲侍中甚信用餘見前）汝郁（爲魯相以德化）

丁鴻（日食言竇氏）

何敞（守汝南以春秋斷獄立禮官）徐防（司空五經章句試士）

袁安子孫（子京經學京子彭清絜彭弟湯諸儒稱其節湯子逢寬厚篤信爲三公逢弟隗留奢以墜○安子敞爲三公廉勤不阿失鄧氏自殺身徽子盱不附梁冀彭孫國以兄弟驕陽狂避難宏弟忠清充與范滂友中弟閎恥資族貴勢變石門師中子逢七賢同死太守之難）

張酺（侍講有史魚節抑竇景害鄭據全竇嫌不報盜徒爲太尉無可觀）

韓棱（議欲伏拜竇憲稱萬歲棱正色斥之竇氏賊典案之守南陽嚴平司空孝母）

（推財與從昆弟劾王就上竇憲牛酒諫憲此伐平生與憲立敵薦應順呂章周紆）

周榮（與袁安奏論竇氏不懼刺客之脅大丈夫）子興（文學之士掌詔令）興子景（公忠有榮風爲司空奏姦猾將軍牧守以下五十餘人黜侯覽等薦士）

李法（言宦官椒房史不實生免八年拜諫議正言如舊守汝南有賢迹）

王渙（令洛陽寬猛得宜民祠之）許荆（守桂陽以禮化十二年人立廟）

殤帝　立數月崩　鄧后與鄧騭立安帝（年十三）

安帝　以日食策免三公徐防尹勤等　中常侍鄭衆蔡倫等預政　令民入錢穀拜爵　鄧騭擊涼

部叛羌推進何熙李郃楊震陳禪等天下稱之　鄧騭欲弃梁州虞詡言不可出爲朝歌長　鄧太后崩上始親政以譖廢鄧氏五侯爲庶人　宦官樊豐周廣謝惲用事　楊震連諫不用遂無顧忌詐爲詔發司農錢穀震所言轉切豐譖自殺豐等與閻后讒廢太子保　帝崩立北鄉侯懿數月薨宦官孫程等迎立所廢太子保

鄧騭（立安帝求還第封上蔡侯恒兼侯辭至五六薦楊震朱寵天下復安宮人誣告）（不合死）

楊震（年五十始仕鄧騭辟之畏四知却王密金子孫蔬食論伯榮姦賂帝舅耿寶）

（薦中常侍后兄閻顯亦薦所親震皆不受上書攻中常侍樊豐周廣等救趙騰死得豐等）（詐詔上之竟以譖去夕陽亭飲酖卒大鳥集喪前秉彪）

魯恭（父卒年十二弟丕七歲禮過成人居太斈絕人間事中牟三異虫不犯境嘉禾）（生庭中爲光祿勳選舉清平安帝初爲司徒請冬月斷獄）

陳忠（寵之子世典刑法務在寬詳初寵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請除溢於甫刑未行忠依）（之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錮狂易殺人減重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薦隱逸直道之士馮良杜根周燮頒上疏請容直言搢紳先生論風[illegible]）（阿母王聖勿斷人臣行三年喪言伯榮之威重於陛下請重三府拜司隸近倖憚之）（出守九江）

法雄（爲青州刺史擊破海賊不奉法者解印綬去守南郡毀壞檻穽而虎害息）

劉愷（讓爵與弟爲司徒請二千石行三年喪陳忠薦拜爲太尉）

周磐（感汝墳就祿毋喪終不仕不可爲教授門徒常千人）時蔡順（至孝皆和）（帝時）

班勇（擊匈奴戒鄯皆安）梁慬（奏以西方事河西復安）

陳禪（守漢中夷賊即降諫設夷狄之樂守遼東匈奴退還數百里不加兵但遣諭於）（學說道義）

龐參（督三輔軍屯奏記鄧騭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守漢陽謁任棠有薤水抱兒孫之事）（馬融明其失朝虞詡薦有宰相器順帝時爲太尉）

周燮（醜不讀非聖之書舉孝廉賢良特徵皆辭安帝以玄纁聘之云修道者待時而動）（竟歸）

順帝　封宦官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虞詡爲司隸劾三公阿附及宦官張防　張防欲害詡尋敗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安帝以王聖爲野王君）　又封梁冀爲襄邑侯左雄諫不聽　李固對策請抑外戚宦官固棄官歸　以梁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　遣八使杜喬周舉張綱周栩馮羨欒巴郭遵劉班分行天下

張皓（六世祖良辯疑獄順帝時爲司空多薦幸上書當死者八十餘人諫免之子綱）

張綱（埋輪劾梁冀兄廣陵賊張嬰殺二千石冀以綱守廣陵單車入嬰壘尉安之）

虞詡（說無棄涼州定朝歌之盜以三科募士遷武都以增竈破羌開漕道省四十萬）

順帝末延初爲司隸奏三公馬石劉喜阿附
又劾宦官張防弄貴遷尚書僕射乞除義錢
翊好刺舉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自悔
殺朝歌賊數百人二十餘年家不增口

張衡（二京賦諷諭精十年乃成　安帝召爲太史　著靈憲篇　順帝初作應問篇造候風地動）

左雄（虞詡所薦　上疏請守相有政效者久任不遷　者個之終身　崇經術　諫封宋娥　梁冀）
奏舉孝廉限四十雄公直能劾真僞　折滌淚　選舉多得人　諫僕罰

周舉（短陋　爲子推革太原之寒食　左雄薦爲　尚書與黃瓊同心輔政左右憚之　爲使）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　初左雄舉之拜　合爲　直而直坐臧舉以此劾雄以韓厥戮趙宣子之
僕比之

黃瓊（奏行籍田　奏孝弟及能政爲四科　議覆　試不可改　不阿梁氏　梁冀既誅瓊首居）
公位奏素行貪汚死徙者十餘人　既而五侯左悺徐璜等擅權瓊遂稱疾

李固（郃之子　對當世之敝求寬博　阿母　外戚擇尚書中常侍聲振天下　帝見）
其對即時出阿母常侍請罪朝廷肅然　奏議　梁商令退辟高滿爲荊州刺史與賊更始六
百餘人皆歸　徵用諸賢　八使所劾急　作罰　詔劾奏守令　漢名臣　與梁冀爭立
清河王蒜冀欲立桓帝爲　冀誣殺　此在桓帝朝

杜喬（李固謂其學深行直當世良臣　徇察兖州　太山守李固第一　桓帝初李固見發羣臣）
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撓及清河王　事此爲冀誣死與李固同暴骨云

蘇章（冀州刺史按　故人清河守）**王龔**（刺青州劾貪　守汝南禮　賢　拜太尉極言宦官）

王符（無外家　力學耿介不得進　潛夫論　貴　忠　浮侈　實貢　愛日　述赦　縫掖）

霍諝（奏記梁商出其舅　長皆以居成市　門庭　守金城恩信化殊俗　弓木出百人　五里霧）

翟酺（安帝時諫外戚　守酒泉　叱叛羌　順帝時　遷將作監省經用歲四五十萬　多諫王）

趙太淳

郎顗（占候明經　災異上疏　拜尚書　上十事　對臺詰　薦黃瓊李固）**楊厚**（推步　求雨）

龍川論曰在和帝時外戚則竇憲兄弟而宦官
則鄭衆爲之首在安帝時外戚則鄧隲兄弟而
宦官則樊豐周廣爲之最在順帝時外戚則梁
冀兄弟而孫程張防又宦官之尤橫者也然猶
有骨鯁之臣忘身徇國袁安之正色折姦楊震
之慨嘆自殺虞詡以尸諫自陳張綱以埋輪自
見以至左雄之封事李固周舉之對策八使之
所奏劾此漢所以雖衰而未墜歟

沖帝元年○質帝（太后與梁冀立）梁冀弑之立一年○桓帝
（太后又與梁冀立之）初質帝之立也李固所言多從梁冀
疾之因策免帝目冀跋扈遂遇弑　立桓帝年十
五太后猶聽政以杜喬爲太尉正色無撓朝野倚
重尋以災異免冀誣殺李固杜喬（並桓帝建和元年）　和
平元年太后歸政張陵劾冀帶劍入省詔以一歲
俸贖罪冀威行內外天子拱手帝召宦官單超左
悺等五人誅之封五人爲侯（延熹二年）　黃瓊爲太尉
奏貪汚者海內翕然（二年）而權歸五侯尤貪縱李雲
上書諫受誅變寵愈橫（二年）　是時封賞踰制陳蕃

上疏諫時宦官方熾周景楊秉上言請罷斥貪殘於是條奏五十人免死天下肅然（六年）　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李膺爲司隸宦官屏氣（八年）　周福房植二家賓客各植朋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議始此（九年）　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中外承風以臧否相尚（九年）　成瑨劉瓆翟超黃浮皆以太守誅姦得罪陳蕃諫不納（九年）　帝篤好黃老浮屠宮中立祠　張牢修上書告李膺等交結生徒爲部黨誹訕乃逮捕黨人下膺等獄陳蕃極諫策免之（並九年）　竇武申理黨人乃赦歸田里禁錮（永康元年）

李固杜喬黃瓊（並見前）　崔寔（見崔駰傳下）　荀淑（棄官閑居荀卿十一世八龍）

李膺（爲青州刺史守令多望風棄官　荀爽得御爲喜　爲度遼將軍聲振遠域　先是免歸教授常千人　拜司隸破張讓之柱殺其弟朔黃門休沐不敢出宮省　龍門　遭黨事頗引宦官子弟得拔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荀爽貽書勉其遠害　桓帝崩陳蕃竇武得政膺復爲長樂少府　陳竇敗收黨人膺詣獄考死）

陳蕃（爲太尉　宦官蘇康管霸排陷忠良蕃請理膺等　理劉瓆成瑨　又上疏訟李膺范滂之罪帝諱其言策免之　靈帝即位竇后委用蕃與竇武同心用賢天下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曹節侯覽共亂天下謀殺之事泄見殺）

鍾皓（九辟不就）　陳寔（坐黨人請囚　靈帝初竇武辟爲掾　獨弔張讓後復誅黨人讓感寔多所全宥　鄉閭求判正　梁上君子　及黨禁解何進袁隗欲表以不次之位閉門懸車不復起　中平四年卒海內赴者三萬人　子紀諶共號三君）

延篤（京寬仁遭黨卒　解經傳）　史弼（平原相鉤黨平原自無）

皇甫（持節關西諸羌降服　惡絕宦官）　杜密（居家多陳託　與李膺名行相次亦號李杜）

劉祐（練故事　政爲三河表　拜司隸威行朝廷　後乞歸杜門）　夏馥（不交富人爲黨魁　聞張儉亡命嘆其空汙害良　乃截鬚髮隱爲冶家傭）

范滂（覽轡澄清　劾權豪因投劾去　不祭皋陶願埋首陽山　事釋南歸迎者數千兩　不謝諝以羊舌不謝祁奚爲比靈帝建寧二年誅黨人自詣死）

岑晊（勸誅張汎以彫巧得宦者　李杜誅逃竄）　賈彪（按母殺子　賈子不與女　說竇武解黨人）

郭太（始見李膺　名震京師　夜觀書察遂不應辟　不爲危言覈論　宦官不能傷）

茅容（避雨危坐殺雞供其母　林宗勸之成德）　孟敏（甑墮不顧　太勸之學知名不應辟）

庾乘（太拔之游學宮　不應辟）　魏朗（九真破賊　遷尚書陳便宜　以黨徵自殺）

賈淑（太受其來弔終成善士）　左原（郡學生斥　太慰之懷負前言）

符融（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介之李膺　察晉文經黃子艾非真　不應辟）

劉寵（一錢）　仇覽（一名香化陳元）　蔡衍（決鄉訟　按曹騰之弟鼎臧　不見梁氏）

應奉（五行　四十二縣錄囚姓名無遺　守武陵降以叛蠻　興學　司隸不避豪貴　諫立田貴人　黨事起慨然以疾自退　著感騷　子劭）

爰延（對桓帝漢中主黄門豫政則亂客星經帝座對以鄧萬龍潛之舊封侯）

黄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謂顏子戴良罔若有失陳蕃周舉相謂不見鄙吝生林宗謂若千頃波勸之仕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

徐穉（非其力不食下陳蕃榻桓帝安車聘不至謝林宗芻束弔林宗）

姜肱（與弟季江更欲死桓帝使盜工圖之不得賣卜給食）

申屠蟠（字子龍范滂等非朝政蟠云處士横議卒有坑焚乃絶迹梁碭間超然獨存）

楊秉（震之子計月受俸宦官方熾秉條奏牧守以下宦官所任五十餘人天下肅然諫計吏留拜諫止詔除劾奏侯覽兄弟言三公無所不統三不惑酒色財）

王暢（天下俊茂王叔茂陳蕃薦爲尚書守南陽奮威納功曹張敞諫更寬大教化遂行布衣羸馬矯郡中之奢靡）

种暠（順帝時宦官單車迎太子手劾奏之守益州涼州漢陽羌戎感服烏桓反轉守遼東望風服桓帝擢爲度遼將軍邊方晏然遷司徒薦橋玄皇甫規）

欒巴（西守桂陽立學興禮遷豫章以道法除淫祠後理陳竇冤得罪自殺）

劉陶（上書譏切梁冀乞還朱穆李膺諫鑄大錢順陽募勇力言張角不聽言宦官見誅）

李雲（露布上書言小人死獄中）劉瑜（言宦官女寵竇武敗被誅）尹勳（誅梁冀部分衆職）

周勰（梁冀三辟不詣）黄琬（瓊之孫與陳蕃共典選舉顯用志士爲權勢郎所譖禁錮）

襄楷（言災異理瑨瓚之罪被刑）張陵（梁不歸所舉叱梁冀帶劍入省甲公黨報私恩）

朱穆（暉之子專愚作崇厚論矯時中云德性失然後貴仁義又絶交論爲冀州刺史弼去者四十餘人按宦者趙忠之僭太生劉陶等數千人訟蔬食布衣）

刁韙（在朝敢直相魯東郡稱神家人不見肯容拔黄姚陳蕃見知）

靈帝 竇太后臨朝委政陳蕃與竇武同心輔政時宦官曹節王甫等諂事太后蕃武疾之謀誅宦官事泄節等收蕃武等殺之士大夫皆喪氣（建寧元年）初李膺等廢錮有三君八俊八及八厨八顧之名宦者疾之黨獄再興李膺范滂等死者百餘人（二年）立三互法婚姻及兩州人不得任爲官蔡邕諫不聽（熹平四年）再詔禁錮黨人門生故吏及五屬（五年）諸生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宋松江覽等圖形立贊（六年）西邸賣官西園立庫貯之（光和元年）黄巾張角起始赦黨人（中平元年）靈臺災張讓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室刺史二千石等官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之官先至西園議價（二年）○帝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說何進誅宦官進召董卓召兵詣京卓將至而進不決宦官張讓等斬進袁紹何苗聞進被害引兵盡誅宦官二千餘人董卓乃廢少帝立獻帝（中平元年）

竇武陳蕃李膺范滂（並見前）

李燮（固之子姊託孤王成奏劉續不當廢王咎潁郡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房植（事馬融未嘗轉眄食陳八事）（守九江蠻夷賓服日征黃巾垂侯之不賂黃門得罪）
（止何進召董卓作尚書章句三禮解）（卓發立植獨抗議東觀校書）
張奐（遷定安屬國都尉斬休屠各）（破左薁鞬守武威遷度遼將軍）（不受金馬幽并）
（清節奐夫鮮卑烏桓入塞奐至相率降）（曹節矯令圍竇武因不受封以黨錮禁錮）
熲（遼東都尉斬獲鮮卑遷護羌都尉出塞）（二千餘里西羌弭定斬先零八千東羌）
（悉平百八十戰）（然曲意宦官）
劉淑（五經講授對策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災異之占皆效遷尚書建議多裨益）
巴肅（與陳竇謀誅宦官）（坐黨不敢逃刑）羊陟（冀州肅然薦）（舉京師憚之）
劉儒（林宗謂口訥心辯桓帝朝）（極言得失會竇武事死）
何顒（陳蕃敗匿汝南袁紹爲奔走友）（爲董卓所係死知曹操安天下）

許劭（稱許郭謂陳寔道廣陳蕃性峻皆不）（造之曹操姦雄旦評去陶謙）
張儉（黨難逃避所經歷誅者十數）（後見曹氏世德已萌閉門懸車）
竇武（融之元孫女桓帝后清諫內官專寵）（出李膺杜密獄與陳蕃謀誅宦官見殺）
（蛇同）（生）
何進（元舅輔政與袁紹謀誅宦）（官以陳琳之言狐疑見殺）
郭太（養士諫何進召卓不聽去之）（謀誅卓不遂歸袁術而死）
皇甫嵩（破黃巾却閻忠破王國涼州董卓忌之）（却梁衍之說而就召諫益五百餘事）
朱儁（討黃巾嵩以功歸之）（斬趙弘止董卓西都）陸康（諫鑄銅人）（免子績）
董卓（何進召之廢少帝白波郭大起）（遷獻帝長安王允呂布謀斬之）
羊續（守南陽震懾懸魚）（與縕袍不登三公）賈琮（交阯歌賈父來晚）（冀州刺史褰帷）

楊琁（囊灰火馬）（破桂陽賊）趙咨（孝感賊勿厚葬詔曰云）（儉敕）
楊賜（秉之孫蛇爲女妖諫微行論虹蜺）（忤寺節諫造畢圭靈琨苑三葉相）
楊彪（賜之子誅王甫爭董卓西遷子修）（以雞肋爲曹操所忌見殺四世太尉）
謝弼（對青蛇爲）（曹節家所殺）蓋勳（羌戍不敢害守）（漢陽與卓爭立）
傅燮（討黃巾以疏論宦官趙忠故不封後）（使弟致殺勳正色崔烈欲弃涼州廷兵）
（司徒范津舉燮後燮代津）（守漢陽開屯田懷羌人）
蔡邕（孝三世不分財七事十意娶）（董卓卓死而歎王允并殺之諫用鴻）
（文學不親郊）（書五經著漢書）
韓韶（太山賊不入境開賑）（流入者云含笑入地）服虔（左傳解）
何休（朴訥註公羊十七年不窺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三君（竇武劉淑陳蕃黨獄始）（於牢脩之一言再興於曹節）
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八顧（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
八及（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
八廚（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
張儉鄉人朱並承侯覽意上書告儉及檀彬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
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姓也）恭（爲八顧）宋楷
槃踈珫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
獻帝　袁術等起兵推袁紹爲盟主共討董卓（初元）

卓帝遷長安時卓未至朝政皆委王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天子倚之（元年）王允使呂布誅董卓（三年）曹操迎帝都許（建安元年）時政在曹氏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奏之曹操進爵爲王操死子丕襲爵帝禪位爲魏（二十五年）

荀悅（奏弭四惡偽私放奢崇五政養生正俗章化秉威統法者漢書）

趙岐（中常侍唐衡兄玹尹京以岐輕議已殺其家岐逃難賣餅北海孫嵩載藏複壁諸唐滅拜刺史并州坐黨事免守燉煌爲賊所執詭辭免獻帝西都副馬日磾撫天下所至皆喜貽書公孫瓚紹等各引兵去就劉表衛朝廷死荊州）

王允（拜司徒與何進謀誅宦官西遷收圖書秘要內外倚賴焉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攻陷長安允謂朝廷恃我獨不去傕殺之）

孔融（孔子二十世孫十歲造膺門十六舍張儉欲代褒死董卓廢立融有匡正之言出相北海立學舉鄭元等黃巾賊來融使太史慈求助於平原相劉備備表融領青州刺史爲袁譚所攻而奔諫復肉刑多侮慢曹操言王畿不封諸侯路粹枉奏操殺之）

荀彧（去紹從操操謂子房勸操迎帝都許止九錫操饋空器彧飲藥卒）

劉虞（牧幽州民夷感化平漁陽斬張純罷省屯兵寬政勸農青徐士庶避黃巾歸者百餘萬韓馥袁紹遣張岐等上尊號虞厲色叱之節約陳公孫瓚討烏桓侵擾瓚亦奏虞稟粮不周竟爲瓚所斬）

公孫瓚（烏桓遼寇然侵害百姓害名士袁紹攻之自焚元擾幽州）

袁紹（好士辟河北勸何進召董卓誅宦官卓議廢立紹奔冀州起兵勃海討卓者以爲盟主逐韓馥自領冀州拔引沮授爲別擊破諸賊授勸迎駕至鄴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從曹操迎天子都許下詔責之上書自陳北平公孫瓚定幽士紹進軍攻許言操罪狀曹操敗之官渡以憂死子譚尚相攻曹操取之）

劉焉（建議立州牧以據蜀魯恭王後董扶謂益州有天子氣請爲益州治綿竹輿乘騰通謀騰敗徙成都子璋襲位殺張魯母曹操定漢中璋使張松詣之操不存録松勸通劉豫州璋令法正送兵助先主先主進圖之遷璋于公安後孫權使駐秭歸）

袁術（起兵攻董卓爲操所破自領揚州攻劉備以爭徐州奢僭重賦爲操所敗資實空匱自燒宮室奔部曲陳蘭不納歐血死）

呂布（據兗州初事丁原殺原繼事董卓殺卓卓將李傕攻長安布敗投袁紹擊破張燕爲袁術敗劉備以備爲豫州刺史自稱徐州牧術求婚術攻備布救之絶術婚使陳登詣操求徐州牧操云養鷹操攻殺之云縛虎不得不急）

劉表（據荊州爲黨人之八顧黨禁解爲荊州刺史悉平江南寇賊開土南接五嶺表據漢川地方千里養士愛民從容自保曹操袁紹相持於官渡欲觀天下之變韓嵩蒯越勸之歸操不從卒子琮舉州降）

張魯（據漢中五斗米建安二十二年操征之封府庫奔南山操慰之封閬中侯）

張燕（本姓褚歸張角角之死衆奉之故改姓張至百萬號黑山靈帝操定冀州燕求助王師拜平北將軍）

張繡（與劉表合降操復襲操操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降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增二千戶）

陶謙（徐州牧掩襲曹嵩殺之嵩子曹操擊謙攻拔十餘城遣精兵三千助朱儁討董卓）

（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劉備兼領徐州牧）

張邈（與曹操袁紹友善同起兵責紹有驕色畏操爲紹擊己叛操迎呂布操圍之爲其下所殺）

公孫度（據遼東傳子康康死子淵立魏明拜揚烈將軍自立爲燕王司馬懿擊斬之）

應劭（奉之子守太山擊黃巾畏操奔袁紹定律令漢官儀風俗通）

鄭玄（發墨守公鍼膏肓左起廢疾穀古學遂明孔融爲玄特立鄭公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黃巾皆拜袁紹賓客皆嗟服）

徐璆（奏張忠贓汙袁術劫以上公之位以龔鮑自況術破猶存漢汝南東海印）

仲長統（知高幹必敗昌言理亂篇損益法誡）

臧洪（說張超誅董卓袁紹不救張超與紹絕見殺）

王烈（字彥方盜牛者恐王彥方知其盜後爲老父守遺劒不就公孫度）

禰衡（馬融薦輕曹操操召爲鼓史大罵操送與劉表復侮表表送之黃祖復不遜見殺）

古今紀要卷三終

古今紀要卷四

三國

慈溪黃震東發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漢則因天下已亂而定之世變雖有不齊君德雖或不類要皆明白洞達無愧辭者也王莽欺僞始以賊奪而盜名唐虞之禪識者已爲之痛哭矣曹操本有過人之材適當艱難之會不能扶顛持危反挾天子以令諸侯陰行篡弒之逆而陽亦託名曰禪焉賊莽之欺於是遂成故實莽固不足責操則深可責

者也然曹氏方用此於漢而司馬氏即用此於曹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三國六朝之禍於此乎始而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矣是皆操有以啓之也豈不悲夫方獻帝之阨於操也以衣帶密詔授昭烈誅之大權既移謀不果行昭烈始不得已起兵於外大義未伸曹巳篡漢昭烈始又不得已即位於蜀昭烈漢氏子孫信義聞於天下諸葛武侯又以伊呂之佐而歸漢漢業雖未盡復漢氏之社稷則藉是未泯昭然甚明志士仁人所當惻然興念幸漢氏四百年之餘

澤尚有存焉者可也陳壽何人敢謂賊爲帝而謂漢爲賊且忍於一旦滅漢之號而私以蜀爲稱者孰既久甚至通鑑亦仍其舊且不能不以族屬疏遠爲疑嗚呼晉元帝以司馬氏支裔纍纍渡江僅僅自保尚得續晉之稱曾謂昭烈風雲慶會三代之後邈焉寡儔銳志興復而反不許其稱漢耶使昭烈果非漢子孫曹操蓋世姦豪豈不能聲其罪而誅其僞當時荊楚之士從者數萬人無一疑其爲僞今反去之千百載下而創疑其譜牒耶世次之不詳此正陳壽之罪

而不當以疑昭烈也故作史者以編年之法論則獻帝之漢既滅當以昭烈之漢繼之昭烈之漢既滅始當不得已而屬之吳魏以南北分繫特其間尚有當斟酌者昭烈雖有志興復而未遂吳魏乃一時角立非素相統攝如戰國於東周之世襲子孫且此集姑欲紀事以便檢閱且退惟庸晚何敢輒預諸儒之議故仍分國以記庶一覽各得其始末惟改昔之誤以爲蜀者爲漢而吳魏則附其後云

漢

昭烈皇帝（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以信義歸天下）○討黃巾有功公孫瓚表爲平原相（獻帝初平二年）　徐州牧陶謙疾命麋竺迎領徐州（興平元年）　與袁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妻子見虜　降布布以爲豫州刺史（建安元年）　又爲布所攻歸操操益其兵使東歸圖布（元年）　又爲布所敗復歸操（三年）　操令邀袁術因據徐州郡縣多叛操爲之遣使與袁紹連兵（四年）　操攻之禽關羽乃歸袁紹（五年）　操既破紹乃歸劉表遂有髀肉復生之嘆（六年右皆未遇孔明以前因舊書）○在荊州三顧草廬諸葛亮陳取荊益與吳爲援之策（十二年）　操伐劉

表子琮降昭烈時屯樊棄妻子南走（十二年）　遣諸葛亮結孫權遂與周瑜破操赤壁取荊州表劉琦爲刺史（表之子十三年）　劉琦卒孫權以昭烈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之（十四年）　詣權求都督荊州權因瑜言不從後魯肅代瑜始勸以荊州借之（十五年）　劉璋因張松言結之法正乃勸取益州（十六年）　襲取益州擢用人才盡其器能益民大和（十九年）　因法正言進兵漢中（張魯所據時已降操）取之稱漢中王（二十四年）○明年魏篡漢又明年傳聞漢帝遇害遂即帝位改元章武（當魏黃初二年右遇孔[illegible]紀事）○已得益州孫權

來求荊州不許遂相攻既聞操攻漢中乃請和分荊州（建安二十四年） 呂蒙襲斬關羽全有荊州遂大舉伐呉自五峽至夷陵立數十屯為陸遜火攻所敗乃遯入白帝城（右呉交惡事）

後主即位年十七政事咸决於亮 亮約官職修法制常躬自校簿書 亮討雍闓得孟獲七縱七禽自是南人終亮之世不復反（建興元年）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上出師表 亮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亮關中響震馬謖為前鋒違亮節度為張郃敗於街亭於是引咎責躬厲兵講武為後圖民忘其

敗矣 亮上言以討賊自任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以糧盡歸 亮以蔣琬為長史琬常足食兵以相給 亮作土牛流馬運米入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三年而後用 亮約呉大舉軍渭口屯田久駐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懿不敢出亮卒于軍中（建興十二年當魏青龍二年）○ 延熙元年蔣琬屯（右委任孔明規模事）

漢中九年卒 十一年費禕出屯漢中為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為之副 明年允卒禕以陳祗代祗與黃皓表裏專政 後主數遊觀廣聲樂譙周諫不聽 姜維數出軍為鄧艾所破 司馬昭使鍾會鄧艾來伐姜維請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以防之黃皓信巫鬼啓寢其事 ○ 初昭烈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姜維乃以為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處漢樂二城伺其疲乏以縛之及鍾會來伐諸圍退保會遂直入漢中 姜維守劍閣拒會鄧艾乃自陰平山而進由江油抵成都後主降（右孔明至亡國事）

諸葛武侯（躬耕隴中自比管樂司馬德操謂伏龍徐庶謂臥龍昭烈三顧論孫權可與爲援跨有荊益漢室可興說孫權共破曹操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使督零陵桂陽長沙賦稅以充軍成都平常鎮守足食足兵昭烈病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勅後主曰事之如父聘呉結好南征孟獲國以富饒講武侯大舉建興五年出師表言宮府一體郭攸之費禕董允宮中咨之向寵營中咨之親賢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願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身攻祁山戎陣整齊關中響震馬謖違節制敗冬圍陳倉斬王雙七年平武都陰平二郡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射殺張郃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分屯久駐雜耕渭濱百姓安堵司馬懿不敢出百餘日卒于軍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八陣圖○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不疑行法嚴而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出處與伊尹同有王佐之心有儒者氣象妾幾禮樂子瞻斬鄧艾使力戰死）

關羽（與昭烈恩若兄弟嘗禽於操爲操斬顏良而歸漢初在許嘗勸昭烈殺操督荊州

（文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議徙都以避司馬懿蔣濟勸操約孫權襲據江陵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張飛（兄事羽昭烈之奔江南使飛拒後斷水斷橋瞋目橫槊敵無敢近者遂得免釋顏嚴破張郃巴土獲安魏謀臣昱稱羽飛萬人敵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後當伐吳爲其下張達范彊所殺而奔吳）

馬超（與韓遂起事操用賈詡謀離間之遂大敗走保諸戎擊隴上郡縣殺韋康據冀城康故吏楊阜等合擊之奔張魯魯不足與計歸昭烈爲左將軍）

黃忠（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先登陷陣勇冠三軍一戰斬夏侯淵）

趙雲（當陽長坂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辭趙範嫂樊氏婚以鄉人活夏侯蘭數十騎值操揚兵大出一身都爲膽與鄧芝拒曹真兵弱失利）

龐統（司馬徽謂南州冠冕崇邁出徽守耒陽令魯肅謂非百里才勸昭烈取益州伐人之國以爲歡非仁者之兵進圍雒縣中流矢卒）

法正（爲劉璋使昭烈勸昭烈取益以統都畿內爲謀主勸取漢中請加敬許靖智術）

許靖（踰城出降不果爲太傅誘納後進清談不倦武侯爲之拜）

麋竺（世貨殖陶謙遺令迎昭烈呂布虜先主妻子竺進妹助軍資未嘗統御）

簡雍（談客說劉璋諷禁釀具）

伊籍（使吳機捷與諸葛侯正劉巴李嚴造蜀科）

秦宓（對張溫論天辯五帝同族不然論養龍）

霍峻（昭烈入蜀守葭萌有功）

董和（劉璋時令成都變其俗守益州南士愛信昭烈定蜀與諸葛並署二十年家無擔石）

劉巴（武侯薦之曰運籌吾不如子初鑄直百錢平物價代法正尚書令清儉初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武侯戒之先主亦怒）

馬良（白眉招五溪蠻皆受印會昭烈敗夷陵良遇害）**弟謖**（先主謂言過其實武侯不用魏延等有街亭之敗）

董允（武侯北征任以宮省事屬允不容增後宮責黃皓解驂贈董恢後陳祗代之二國）

呂乂（守巴西漢中廣漢蜀郡善募兵武侯卒後勸導出者萬餘代董允尚書令號清能）

彭羕（武侯以其心大出之後誅）**廖立**（懷快快武侯發之爲民徙汶山郡武侯卒泣曰吾終爲左衽矣）

李嚴（糧不進呼武侯回軍軍退更言糧足武侯發爲民徙梓潼郡武侯卒發病死）

魏延（昭烈還成都擢鎮漢川破郭淮每欲請兵萬人會潼關武侯不許與楊儀水火武侯臨死遺令延斷後武侯死延率所部徑先南歸楊追殺之）

楊儀（軍戎節度武侯取辦與魏延水火武侯不忍偏廢既以不得爲尚書令怨望廢自殺）

王連（初令梓潼不降昭烈較鹽利簡用呂義等諫武侯南征）**向朗**（年踰八十手自校書）

張裔（守益州雍闓縛致之吳後武侯以爲參軍領留府長史立楊恭諸孤門戶行義甚至）

楊洪（謂漢中蜀咽喉急發兵忠清至孝洪始爲李嚴功曹而起爲蜀郡洪書佐何祗又超守廣漢）

費詩（關羽恥與黃忠同列詩以韓信後至居上諭之乃拜諫稱尊號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此諫未然）

杜微（稱聾○武侯曰曹丕篡位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君當以德輔時）

孟光（責費禕行赦）**尹默**（益部不崇章句遠游荊從司馬德操受古學）

李譔（該覽著書）譙周（精六經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徧覽、諫[illegible]勸降魏）

郤正（與黄皓比屋不昵 嘗憎 侍後主降）

黄權（初諫劉璋迎昭烈 據漢中 權本謀也 諫伐吳 降魏）

李恢（平南土 功居多）呂凱 王伉（執忠絶域十年 不與雍闓通）

馬忠（牂牁威惠 祈山經營戎事 平南 土蠻夷立廟 初名狐馬 養外家）

王平（諫馬謖 所領千人獨自持一戰敗魏延 鄧艾在東 馬忠在南 平在北 漢中咸著名）

（識不過十字）

張嶷（斬山賊張慕 南平四郡蠻夷 越嶲殺太守龔祿焦璜 嶷往復之 留十五年 夷爲立廟）

蔣琬（廣都不治 武侯薦社稷之器 常足兵食 以後事付 欲由漢沔襲魏 其代武侯相漢）

（楊戲不應荅 楊戲非毁 皆能容之）

費禕（武侯命同載 使吳不能屈 諫喻魏延楊儀 代蔣琬尚書令 其速數倍 功名畧與琬比 延熙中 魏寇 對來敏閑暇圍棊 身雖在外 路斷乃行 家不積財 兒子布素 爲魏降人郭脩所刺）

本傳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 費禕（寬濟）博愛 承諸葛之成規 是以邦家和一

姜維（武侯稱姜伯約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 延熙十年與費禕共錄尚書事 討定汶山夷 又與魏大將郭淮夏侯霸戰洮西 西胡舉部降 欲誘羌胡 斷有隴西 每欲大舉 費禕裁制 所與不過萬人 禕卒 將數萬進圍襄武 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 又破魏王經於洮西 後爲鄧艾所破 衆庶怨讟 而隴西亦不寧 疑黄皓欲授兵閻宇 不敢還 景耀元年 表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 以防鍾會 爲皓所寢 維誘 後主勅詣會降 將士拔刃斫石 鍾厚待維 以叛 魏將士憤發并殺之 膽大如斗 清約）

鄧芝（詣吳絶魏 督江州 討定涪陵 位大將軍 二十年 賞罰明 卹士 無私產 罵吳）

（壽 維）

張翼（不以退黜發公 將 諫姜維以國小民勞不宜黷武 蜀破 亂兵殺之）

宗預（對孫權以東益巴丘之戍 西增白帝之守 皆不足問）廖化（以果烈稱 官位與張翼齊）

楊戲（典獄號平 守建寧梓潼 皆清約 不應辟 戲笑傲姜維 免爲庶人 未嘗甘言加人）

（書不盈紙 篤親）

衛繼（繼張君復姓衛 忠篤信厚）楊顒（爲武侯主簿 諫武侯躬校簿書）

吳

孫堅（諡武 後）初斬會稽妖人稱帝者許生 大破

黄巾 勸張溫斬董卓 溫不忍 發後卓殺溫 守

長沙 破賊區星 越零桂討周朝郭石 三郡肅然

起兵討卓 斬南陽太守張咨 入雒修諸陵（卓所發） 爲

袁術擊劉表戰死 策（堅長子） 與周瑜友 見術求領

父兵 渡江轉鬪無敢當 士民樂致死 威震

江東 袁術僭號 以書絶之 曹操袁紹相拒官

渡 策欲襲許迎漢帝 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

殺 謂弟權曰 决幾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 卿不

如我 舉賢任能以保江東 我不如卿 以印綬與之

卒年二十六 權立 後謚[illegible]帝

大帝（灣）待張昭以師傅而周瑜程普呂範爲將率魯肅諸葛瑾爲賓客（時曹操表守會稽）梟黃祖（其軍士射殺堅）用周瑜議與漢昭烈合兵大破曹操於赤壁取荊州（漢建安十二年）徙治秣陵改曰建業防操作濡須塢（十六年）周瑜既死從魯肅議以荊州借漢昭烈（十五年）操攻濡須權禦之謂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乃還（十八年）初操令民內徙民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有皖城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右始結蜀漢拒魏事）二十年權以漢昭烈已得益州使諸葛瑾從求荊州昭烈許以涼州定乃還權乃遣呂蒙魯肅拒關羽於益陽操入漢中昭烈乃求和分荊州 二十一年操攻濡須 二十二年權令徐詳詣操求降 二十四年權乞討漢關羽自效（時羽圍曹仁於樊）遣呂蒙襲公安據江陵釋于禁擒關羽遂定荊州操表領荊州牧昭烈來伐權遂稱臣於魏陸遜大敗漢於夷陵魏徵侍子不受（右背漢從魏事）魏伐之權卑辭上書魏文詔止 權即王位即元黃武臨江拒守復與漢通魏無功而還 魏大舉伐之臨江歎而還（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五年初三年時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魏主

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臨江又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權稱尊號改元黃武（魏明太和三年）盟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云云）漢約同時大舉吳主聞大軍遂遁（太元二年殂年七十一謚大帝）亮立 諸葛恪爲輔孫峻因民之多怨與吳主謀誅之亮既親政以孫綝專恣欲誅之見廢爲會稽王年十六（休立自殺）休立 誅綝銳意典籍任張布不敢以韋曜盛沖侍講卒謚景帝 晧立（權孫和子）誅濮陽興張布酷淫晉遣王濬王渾伐之降於濬

太史慈（爲郡毀州章爲孔北海突圍告劉元德爲孫策收劉繇餘衆尉建昌却劉磐）

士燮（守交阯四十餘歲弟壹守合浦寬厚下士不廢職貢委服百蠻尉陀之類）

孫皎（爲呂蒙後繼定荊州）奐（降高城召本姓俞爲邊將軍整音數十年青徐屯要人馬將帥盡識之）桓（與陸遜迫昭烈右孫氏屬籍）

張昭（子布孫策文武事一以委之以權托昭曰不任事君自取之攻黃巾匡琦周風自此希出常爲謀臣斥魏使邢正下車諫辭飲以性剛不用爲相勸迎曹操在里著書諫遣長彌許晏使遼東公孫淵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亦以土封之兩使見殺權慰謝昭不出燒門恐之昭更閉戶諸子扶起權載以還宮一卿懼之）

顧雍（不飲酒寡言相十九年選用精能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子邵二十七起家守豫章）

諸葛瑾（其先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先有葛氏時人因別號諸葛使漢與弟亮無私）

（而善諫喩死生不易弘雅遂爲大將軍孔明漢丞相族弟誕顯名於魏一門三方）
（冠蓋子恪名盛當世權常嫌之恪受詔輔孫亮數侵魏人怨之爲孫峻所誅）
步騭（與衛旌種瓜淵焦征羌以貧見遇之斬蒼梧守吳巨南士之賓自此始薦達故解）
（代陸遜爲丞相猶誨門生手不釋書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寬厚得衆外內肅然）
張紘（諫孫策輕敵止權輕騎諫復出鎮守拒損勸都秣陵楚武王置金陵始皇掘）
（斷連岡改今名）
嚴畯（質直純厚辭督兵皮漢田武侯善之祿賜散之親舊）**程秉**（通五經傳太子）
闞澤（著乾象歷數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大議輒咨訪欲增科謂宜依禮律）**薛綜**
（嘲蜀）
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迎策東渡共延兵所向皆校年二十四權立與張昭共掌衆事）
（諭權毋議莫遣質於操請精兵三萬破曹操百萬於赤壁請築宮置昭烈從關張各置一）
（方挾與攻戰大事可定請取劉璋并張魯北方可定權許之還江陵卒年三十六事權）
（先執臣節恢廓程普數侮瑜瑜不較普自敬服操遣蔣幹遊說幹不敢發言還歎其雅）
（量高致權與昭烈留語數其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大不久爲人臣爾操與權書曰）
（赤壁有疾燒營自還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劉毀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
（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後權稱尊號曰孤非公瑾不帝矣雄畧膽畧號焉寡壽）
魯肅（子敬賑窮指囷與周瑜不就袁術就瑜東渡喻薦於權勸鼎足首勸禦操）
（追瑜共成赤壁之功勸借昭烈荊州操聞之落筆周瑜薦自代從破皖城節儉）
（手不釋卷）
呂蒙（子明十六隨姊夫鄧當討山越張昭薦蒙代當禽黃祖破曹仁權勸就學曾）

（肅歎其學識英博從拒濡須數進奇計破朱光於皖討廬陵賊西取長沙零桂三郡）
（破曹操於濡須守漢昌與關羽分土接境請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循江上下向）
（憂操何顧羽詐疾還建康羽既撤備乘虛南郡襲羽父遂定荊州容舊怨薦蔡遺籌畧）
（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雅非用鄧玄之說下郝普）
程普（從孫堅討黃巾董卓從策破廬江秣陵張英突祖郎出策討劉勳黃祖輔權代）
（太史慈備衛皆爲周瑜左右曾破曹公走曹操守江夏）
黃蓋（隨孫氏三世攻討守九縣所在平定尉丹陽山越懷附赤壁火攻平武陵蠻）
韓當（從三世攻討與周瑜破曹公呂蒙襲南郡宜都復與陸遜朱然共破蜀漢破丹）
蔣欽（從策平定三郡守三縣禽呂合秦狼合肥力戰徐盛有難而舉之）
周泰（宣城捍身衛權被十二創從討黃祖從赤壁戰）
陳武（征討有功所向無前合肥戰死子表感寤二母得施明之情尉新安降萬餘人）
（家財盡於養士）
董襲（從策討劉勳於尋陽代黃祖於江夏謂太妃江東無憂斷紲滅黃祖）
甘寧（周瑜呂蒙共薦勸先取黃祖足敵張遼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從攻夷陵濡須點）
凌統（年十五攝父兵拔督陳勳身破山賊從擊黃祖曹公合肥陷陣出孫權親賢）
（愛上輕財重義有國士風）
徐盛（戮功邪正之來涉江橫流魏文之來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魏望見卻道）
潘璋（合肥之後璋獨馳進禽關羽斬馮習麤猛好功）**丁奉**（潰魏兵誅斬孫綝）
（共立孫皓晚驕自周瑜至此評曰九皆江表之虎臣）
朱治（從孫堅攻討扶策依袁術勸策還平江東守九江憂勤王事養姊子爲朱然）

本姓施

朱然 餘姚長 守臨川平盜 呂蒙薦然自代領
江陵 與陸遜并力破漢 魏曹真攻之六
月不克 脩潔終
日欽欽如常在戰場

呂範 刘氏云呂子衡寧人貪與張昭留守 窃請留昭烈
收揚州民 陸遜等皆脩敬 主計不從權私
求功曹周谷傳著簿書使无
譴問權後任範而不用谷

朱桓 督濡須 以五千破魏數萬 李膺不敢出
捋虎鬚 一面數十年不忘 部曲戶口妻
子盡識之

虞翻 年十二客不過之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
受曲鍼 不就操辟 示孔融易注 犯顏
孫權坐徙涇縣 狂直嗜酒

陸績 六歲懷橘 斥張昭論用武 以直見憚
出守鬱林 注易釋玄 作渾天圖 知亡
日六十年
同文軌

張溫 以使漢而美之 少以俊才
有盛名 顧雍以爲當今無輩

駱統 八歲時飢荒爲之食少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
我何心獨飽姊以私粟與之分施 勸尊賢
重民多
上書

陸瑁 陳融濮陽逸等 就之游處 瑁割少分甘
與之豐約 徐原不識遺書託孤爲之起墳
收養 戒暨豔揚人失
諫伐公孫淵 論告寬厚

朱據 諫暨豔以功覆過豔不從故敗 權以爲才
兼文武可繼呂蒙張溫 輕財好士 以爭
太子殤死

陸遜 破賊濟臨尤突費棧 所過肅清 呂蒙薦遜
意思深長才堪負重 代蒙首尾西方斬獲
招納凡數萬 乞招延茂異 督朱然潘璋破
漢昭烈 不咎諸將之違節度忍辱濟事 權

以印付遜與蜀漢書自行之 假黃鉞 攻曹休
去建昌侯慮鬬鴨欄 毀射聲 校尉
諫峻法 諫取夷州朱崖 諫討公孫淵 攻
襄陽讓所得生口 議以募鄱陽民 議勿典
利改作 代顧雍爲丞相 以
論太子見責卒 家無餘財

陸抗 遜子 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更繕葺 孫皓
即位上時宜十七條 與晉羊祜對壘 西
陵督步闡叛歸晉抗斬之 羊祜還 抗遺祜酒
祜饋抗藥 諫黷武 救荊州 上疏言西陵國
之西門 云云 晉伐吳終如
抗慮 機雲皆其子

賀齊 賀本姓慶 齊之伯父純避安帝父諱
故改 威震山越 討賊所至盡平

全琮 振贍空船而還 圖關羽 分三郡險地爲
東安郡以琮領郡招山賊 破魏舟師 諫
圍朱崖

呂岱 平諸寇 用戚錢博在交州歷家不餉家
年八十親王事哭徐原益友云復於何聞過

周魴 平寇 誘曹休斬獲萬計
守鄱陽十三年恩威並行

鍾離牧 以稻與認者 永與縣長謂其慕承宮欲
罪認者牧請之不得出裝長止之顯名
平五谿如救火 居永與
宮種蒙陰山

潘濬 事昭烈 關羽敗事吳 討五溪蠻
呂壹弄威福 濬陳其姦 陰後遂誅

陸凱 遜之族子 諫孫皓淫縱 勸還建業 勸
取士責何定佞諂終薦賢斥不肖 弟胤
字敬宗平交趾任 **是儀** 本姓氏 孔融嘲以民
州十年身潔事濟 無上遂改今姓 典機
密 蔬飯 進達未嘗言
人之短 數十年無過

徐詳 **胡綜** 皆典機密 **劉惇** 字子仁知水旱盜賊明太乙 **趙達** 九宮
射覆

吳範 占候 占劉表死黃祖禽 昭烈得益關羽
走而不免 魏雖和當備 漢雖戰必和

滕承嗣（名胤郡治諸葛恪同受遺詔諫恪用兵恪二十萬圍新城無成孫峻亟害之）孫峻（誣害諸葛恪驕纂夢恪擊之死後事付同祖弟）綝（夷滕胤斬朱異無禮孫休夷之）濮陽興（議作丹陽湖田百姓怨與張布廢休適子迎立皓皓立萬彧譖之夷三族）王蕃（事孫休時論肯之不能承順皓因其醉斬之）婁玄（字承先切直皓貶交趾殺之）賀邵（言王蕃見誅何定小人見寵遂誅）韋曜（論博弈之非不爲孫皓父和作紀被誅）華覈（諫孫皓營新宮言農桑書百餘上見免卒）魏（曹參後曹騰爲桓帝中常侍有養子嵩實夏侯惇之叔父也生操至子丕即位爲魏）

曹操爲洛陽北部尉東歸起兵謀誅卓袁紹爲盟主鮑信迎領兗州刺史破黃巾得戎兵三十萬（漢獻初平三年）迎天子（荀彧計）都許（董昭計）操爲司空用棗祗韓浩議興屯田（建安元年）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操征行無運糧之勞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　誅呂布降張繡　邀袁術術南走而死　敗袁紹于官渡糧盡欲還用荀彧計遂攻潰紹軍（並四年）紹死子譚尚相攻操擊之遂并河東（十年）伐劉表表死子琮降（十三年）破馬超於潼關（十六年）十八年策曰袁術殞潰橋蕤授首呂布就戮張楊殂斃烏

九三種一征而滅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封魏公征張魯（二十年）二十一年封王設天子旌旗（右操用兵規取天下事）○操既克江陵順流東下吳周瑜敗之赤壁再失荊州（十三年）再進軍濡須口攻吳權上牋有春水方生君宜速去之語遂還（十八年取吳宜緩而急）破張魯取南鄭司馬懿勸乘勢取蜀不從（十八年）劉備進兵漢中操自擊之斜谷口不克再失漢中（二十四年）（取蜀宜急而緩右三分魏）過呂伯奢聞食器聲手殺八人曰寧我負人　諸將計畫勝己者隨法誅之（如楊脩亦見誅）枕幸姬卧覺而殺之　小斛足稟穀斬主者以厭

衆（譎詐僞皆此類）荀彧（去紹從操操謂吾子房說定河濟以高祖關中光武河內爲比勸迎漢帝都許以高帝爲義帝縞素爲比論紹操勝敗以劉項爲比平生教操爲漢賊皆以爭天下言之至九錫以諫死彧意豈以天下未一操未免受之遽殺薦郭嘉荀攸鍾繇討攻袁紹計取劉表）荀攸（彧從子說緩攻張繡說竟攻呂布破袁紹多其謀先攻紹二子後取劉表凡畫策十二從征孫權道卒）賈詡（說李傕等爲董卓報仇西攻長安張繡追操詡知其先敗後勝說繡降操說操緩下江東因楚之饒以饗吏士撫百姓江東不勞而定以前破韓遂馬超言劉景升父子定太子魏文帝問吳蜀何先詡言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其勢皆難卒謀不從江陵失利）

郭嘉（謂袁紹未知用人之謂操眞吾主也北袁本初十勝十敗與荀彧謀攻呂布料）

（孫策必死匹夫之手料袁紹生逕必不救嵩料袁紹二子必爭料三郡烏九必不設備）

鮑信（袁紹等初起兵謂操曰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迎領兗州）

夏侯惇（曹操本其兄弟有辱其師者殺之郡督二十六軍在軍常迎師受業清儉）

夏侯淵（督軍糧擊黃巾收其糧擊雷緒太原賊南山賊韓遂涼州宋建氐）

（巷死於蜀）

曹仁（破袁術陶謙呂布黃巾都許皆有功破張繡定河北拒潼關迎樊）

（潰圍）

曹洪（以馬授操聚糧繼軍征劉表）曹休（破吳蘭而張飛走文帝以爲征東將軍）

（擊吳）

曹眞（拔靈丘文帝時破張進征吳受詔輔明帝破馬謖平三郡備陳倉）

袁渙（初拒呂布不罵蜀先主請訓民以義屯田順民意崇教訓請明先聖之教清）

張範（恬靜答袁術在德不在強曹操常令範與邴原居守謂文帝必諮此二人）

涼茂（守泰山賊襁負而至）公孫度（欲取鄴拒止之）

國淵（典屯田首級實數散祿賜）田疇（哭劉虞北邊服其威信從曹公辭爵）

王脩（輟社赴孔融難收葬袁譚諫操肉刑嚴才反赴曹操之難於銅雀臺）

邴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門徒數百歸曹操非公事不出）

管寧（華歆薦其獨行屢辟不至見金不顧）張臶　胡昭（皆屢辟不出）

崔琰（諫曹操計甲兵世子獵）毛玠（勸操宜奉天子布衣蔬食琰爲丞相西掾）

（玠爲東掾並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天下莫不以廉節自勵）

徐奕（馬超既破留鎮西京魏諷謀反以爲中尉太嚴選舉）

何夔（不就袁術誓死不辱守長廣平賊諫新科守樂安諸城平）

邢顒（德行堂堂行唐令風化行植有寵顒言以庶代宗之戒）

鍾繇（說李傕天子得出長安督關中諸軍繇無西顧之憂欲復內刑）

華歆（歆爲龍頭邴原爲腹管寧爲尾共一龍守豫章清淨孫策特以上賓歸操清貧）

（歷文帝明帝位三公）

程昱（張邈叛與荀彧留守鄄城東阿三城以待操說勿與袁紹和請殺蜀先主料孫權必）

（不殺先主自表歸闔門不出）

董昭（說都許降張楊餘黨料先主創魏文帝時論征吳危）

劉曄（勸操以劉備得蜀日淺急攻之不從小定曰今未可擊文帝時料蜀必爲關羽報吳）

（吳稱臣曄勸襲之不聽吳禮敬衰諫勿伐不聽明帝時請誅遼東公孫淵伐蜀察其謀）

（善伺意迎合卒以此見疏發狂死所謂巧詐不如拙誠）

蔣濟（說間吳以圖關羽曹仁曹休伐吳皆預計其敗明帝時戒權臣太重）

劉馥（操表爲揚州刺史恩化立學屯田守備子靖陳儒訓之本）

司馬朗（十二試經欲復五等之制郡國蒐狩習戰欲承土業無主宜復井田）

任峻（爲典農中郎將）棗祗（建屯田數年所在積粟軍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杜畿（以荀彧薦守河東十六年比關中蕭何河內寇恂富而教之西征軍食一仰河東）

張遼（本屬董卓後屬呂布降操數有戰功屯長社軍亂不動合肥之戰吳人奪氣）

樂進（短小膽烈擊呂布張超橋蕤張繡貌雖因劉備袁紹關羽張飛等多）

于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名將有功伐關羽降吳後還見龐德畫慚卒）
張郃（應募討黃巾屬韓馥之敗歸紹紹敗歸操漢中夏侯淵死以郃代破馬謖諸
葛殺之）
徐晃（降易陽以示諸城平鄴及陽賊山羌破關道全樊襄陽）朱靈（名亞晃）
李典（官渡典軍合肥不以私害公與張遼破吳好學敬賢）
李通（必曹公定天下官渡之戰斬紹使勇冠諸將）
呂虔（守泰山平盜討東萊郡賊李條等泰山十數年威惠遷徐州刺史一委別駕王祥）
許褚（一手逆曳牛操謂樊噲宿衛覺徐他殺之破韓超虎癡武衛之始）
典韋（勇力陷陣破呂布持大斧張繡不敢仰視張繡之戰死焉）
龐德（馬超敗而降操關羽破樊不降見殺）閻溫（偽許馬超告下邽以大軍至見殺）

王粲（蔡邕劉表短小貌寢勸劉琮歸操博物典造制度誦道邊碑）
徐幹（字偉長王昶戒子曰偉長澹然自守頗飾之文帝云偉長恬淡寡欲彬彬君子著
中論二十篇）陳琳（諫何進召外兵）阮瑀（學蔡邕操之國書檄皆琳瑀作）應
瑒道（字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劉楨（字公幹逸氣洽閑不耽世榮與
曹植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偉等亦有文采不在七人之列七人自王粲
以下）
衛覬（請榷鹽置律宜量入爲出典著作魏官儀）劉廙（諫伐蜀）
桓階（說張羨以郡歸操）陳羣（紀之子知人議復肉刑置九品明帝時諫伐蜀
諫治宮室）
杜襲（侍中督漢中留關中諫伐許攸）

裴潛（守代郡單于驕恣百姓歸心料單于復反）
文帝（曹丕操之子）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置中正日食
歸過股肱非罪己之義勿復劾（黃初元年）詔婦人不
得預政後世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詔郡國選士
勿拘年儒通五經吏達文法並試用（三年佑好勇）孫權
爲蜀所攻遣使稱臣劉曄請襲之不從（二年）徵侍子
吳遂臨江拒守（三年）伐吳賈詡諫不從師竟無功（四年）
（吳蜀復進）大舉伐吳臨江嘆息而歸（伍年右伐吳事）時諸侯
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　王國老兵百人以爲守
衛（三年失奧）

鮑勛（勸寬惠百姓諫獵斥劉曄佞帝怒出之爲宮正百僚肅然諫伐吳殺之辭）
司馬芝（守甘陵沛陽平河南皆有績尹河南者莫及之歷明帝絶無潤神專農桑）
王朗（字景興勸育民省刑諫獵諫伐蜀伐吳歷明帝諫營宮室子肅）
張既（操時爲京兆尹懷流民文帝時破盧水胡定涼州破酒泉蘇衡斬西平麴光）
賈逵（豫州刺史爲天下法賈侯渠夾石之戰微逵曹休幾殆）
蘇則（與臨淄侯植聞魏代漢發服悲哭推董昭云非破人撓諫以獵殺人見譴）
鄭渾（事拾重去子之法多以鄭爲字尹京止盜文帝時守陽平沛等郡鄭陂妻
子飢寒）
辛毗（引裾諫徙冀州十萬户射雉甚苦諫伐吳明帝時諫營造持節制渭南六軍）
高柔（除妖謗賞告法言三公不知政明帝時請重博士諫宮室獵法）

賈詡（論蜀）陳羣（九品並見前）司馬懿（帝伐吳鎮許昌受遺詔輔政錄見第卷首）滿寵（操時敗袁紹賓客　助曹仁屯樊力戰有功文帝時破吳於江陵　預知吳來燒軍　明帝時知孫權僞退表不罷兵　料孫權上岸耀兵伏擊之　明年火燒退之　家無餘財）田豫（持節北邊胡人破膽　明帝時討遼東公孫淵拒吳軍夜驚不動　領并州老而退）

明帝　置律博士（衛覬之謀）詔陳羣劉邵刪漢法合百八十篇（太和三年）詔退浮華於是免諸葛誕鄧颺等官（從董昭請　四年）劉邵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竟不行（景初元年）作許昌宮洛陽宮昭陽太極殿總章觀（青龍三年）婦官秩擬百官之數女子知書者六人爲尚書典省外奏事是時王朗陳羣高柔辛毗楊阜蔣濟王基孫禮等諫上不能用而優容之（三年）性嚴急其督修宮室稽限者帝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三年）以馬易珠翠玳瑁於吳徙長安鍾虡槖駝銅人承露盤於洛陽又鑄龍鳳起土山公卿皆負土（景初元年）自黃初來諸侯王法不相通問（太和五年）帝疾劉放孫資以久典機密恐爲夏侯獻曹肇所害因薦曹爽可大任宜召司馬懿相參帝從之（右皆失闕）諸葛武侯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之馬謖違武侯節度爲張郃所敗（太和元年）武侯再從斜谷入

約吳三道進兵帝勑司馬懿勿戰遂自東征吳遁而武侯卒姜維等亦引去

陳羣　高柔　衛覬　辛毗（並見前）楊阜（論表曹勝敗　討馬超平隴右　辭封　爲政舉大綱　下不忍欺刘曄等薦於文帝云有公輔器　明帝不法服不見　諫宮至姜女　陳九族義　遇雨諫伐蜀　諫修宮室以天下爲任　乞遜位未許卒）劉劭（守陳留崇教化　作許都洛都賦以諷　考課法　說略）王肅（陳政本云官寡而祿厚乞除宮室鳥獸論遷史　註易春秋詩禮國語爾雅）鍾毓（繇之子　諫親征祈山　諫宮室勞役　正始中諫齊王曹爽伐蜀）倉慈（守燉煌民夷稱德立祠）陳矯（車駕卒至尚書門欲省文書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

徐宣（僕射　陳威刑太過　諫作宮室）衛臻（僕射　切諫宮室　戒越職　戒馳騁）盧毓（作考課法選舉先業行）和洽（勸省費務農　初毛玠典舉洽諫儉素過中）常林（帶經耕　守郡有績　司馬懿見必拜）崔林（言考課在任人而已以忠直爲司空）孫禮（諫修宮七郡五州皆有威信　以爲曹爽長史　爽不便出之揚州）高堂隆（諫取長安鍾　火災星變諫土木　諫用法深　將死上疏防鷹揚之臣）郭淮（諸葛攻西圍　知其必攻陽遂）王基（諫修宮室　料孫權必不出）徐邈（守涼州風化行　辭三公云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　當操時通　明帝時介）

邵陵厲公（本志稱齊王）鄧艾請屯兩淮司馬懿善之始開廣漕渠自是東南有事大興軍旅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元始元年）曹冏論魏輕宗室非強本弱枝之

道曹爽不能用（四年） 初曹爽輔政引用何晏鄧颺丁謐等晏等欲爽專權乃以司馬懿爲大傅至是專權屢改制度懿遂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八年） 懿誅爽等（嘉平元年） 懿卒子師秉政（三年） 師遣王昶毋丘儉諸葛誕三道擊吳兵敗師引過歸己（五年） 師殺李豐帝不平師遂廢帝立高貴鄉公○高貴鄉公毋丘儉以師廢立專權起兵討師不克被誅（正元二年） 師卒弟昭秉政（二年） 諸葛誕在壽春爲自固計昭討克之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宿衛官僮出討之賈充逆戰成濟遂刺弒帝

元皇帝（一稱陳留王） 昭進爵晉公 昭命鍾會鄧艾大舉伐蜀艾自陰平鑿山通道克之鍾會譖收鄧艾遂謀反爲將士所殺艾爲衛瓘所斬 昭進爵爲王昭卒子炎嗣遂篡魏

劉放孫資（掌機密見寵任放善書檄資決策帝寢疾贊進曹爽司馬懿）

杜恕（畿之子議牧守勿領兵專務本業考課在任人法非所急元直歷事明帝齊王）

傅嘏（介子後難劉劭考課法告曹羲以何晏必惑子兄弟諫遣王昶等伐吳事明帝）

齊王

陳泰（羣之子代郭淮征西將軍督雍涼諸軍却姜維爲鎮軍却吳孫峻與司馬氏親友）

王昶（著治論兵書議考課懿薦之師令[illegible]伐吳毋丘儉諸葛誕之王昶皆有功）

王凌（勝吳全琮與甥令狐愚並典兵欲廢齊王司馬懿討之飲藥死）

諸葛誕（以夏侯玄等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劉放子熙孫資子密衛臻子烈爲三豫明帝惡之皆廢錮齊王立復用見王凌毋丘儉等以討司馬師夷滅遂保淮南召討殺之麾下不降見斬者數百人至於盡）

鄧艾（屯田水利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六七年可積三千萬斛十萬衆五年食鑿山攻蜀欲竟攻吳鍾會白其悖逆檻車徵其父子衛瓘斬之綿竹西）

鍾會（繇少子破諸葛誕謀居多伐蜀有功譖鄧艾既禽遂自反至長安亂兵殺之）

王弼（逸[illegible]注易老子爲尚書郎二十餘年）

夏侯尚（事文帝攻上庸平三郡破吳諸葛瑾自上庸西行七百里蠻夷服從）

夏侯玄（尚之子尚淵之從子都督雍涼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李豐（結后父張緝欲以夏侯玄輔政句誅司馬師師聞之豐玄緝皆族）

曹爽（明帝使與司馬懿受遺復進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颺勸伐蜀從駱谷入楊偉陳其不可而還爽驕奢作窟室與晏等縱酒其中司馬懿候其隨車駕朝高平陵勒兵先據武庫收爽晏颺等皆族）

何晏（尚主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好老莊言與夏侯玄荀粲王弼爲清談謂六經糟粕）

古今紀要卷四終

古今紀要卷五

慈溪　黄　震

晉

司馬懿事曹操魏文與曹爽同受明帝顧命誅爽而擅其權　盡録諸王公置鄴　長子師繼世專政魏誅以夏侯玄代之師夷玄與張緝等三族帝與李豐語師策殺之廢帝爲邵陵厲公毋丘儉文欽奉義兵師與十萬衆誅之師弟昭誅諸葛誕殺其君曹髦是爲高貴鄉公滅蜀漢因此以爲功而篡魏矣　子炎竟即位追尊懿曰宣帝　師曰景帝　昭曰文帝

武帝（炎）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　御牛青絲靷以青麻代　初置諫官　立太子不赦　容皇甫陶讜言　焚雉頭裘　劉毅裴楷質直見容嵇紹許奇以讎不弃有天下無窮之詔（皆初年）○羊祜鎭襄陽軍有十年之積以伐吳宜藉上流表王濬爲益州治水兵大艦　祜務脩德以懷吳人與吳抗陸抗使命常通（彼此以討相頌）　祜請伐吳朝議以秦涼爲憂唯杜預張華贊之祜以疾求入面陳伐吳曰取吳不必臣但既平吳當留勞聖慮（山濤亦云釋吳以爲外懼）

上

康元年命王渾王濬杜預伐吳以賈充爲大都督（充諫伐吳著也幸充不材不撓成算）杜預克江陵指授羣帥徑造建業王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入石頭吳主降　鮮卑攻陷涼州馬隆自薦討之募三千五百人自至武庫選仗給三年糧遂平涼州（古混一事）○帝寵賈充與荀顗荀勗馮紞爲朋充爲都督將之鎭顗等勸納充女太子乃復居舊任（太始七年）　詔選公卿以下女權禁天下嫁娶（九年）　初滅吳納其宮女五千太子昏愚不堪爲嗣衛瓘撫床而言（以皇孫明慧無廢意咸寧四年）　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陶横山濤諫不聽及永寧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大亂（太康元年）　郭欽請徙内郡雜胡於邊地不听（元年）　荀勗馮紞譖出張華都督幽州（三年）　帝既平吳事遊宴三楊用事山濤諷不改（二年）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等閒之以都督青州王駿曹志諫不听攸憤死（四年）　帝疾篤楊后奏以楊駿輔政（永熙元年）

（右丁吳後驕侈事）　傅元請舉有禮之臣以崇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不能用（太始元年）　賈充任愷皆有寵朝士各黨附帝知而不責愈無憚充譖愷廢於家（朋黨如此）　王衍嘗詣羊祜陳事辭甚清辯祜曰敗

俗傷化必此人也（浮誕如此） 王渾王濬平吳爭功濬
或忿憤徑出不辭（太初元年） 三楊（駿珧濟） 用事勢傾内
外劉毅謂帝桓靈二云賣官錢入私門（貪鄙如此） 羊琇
王愷石崇以奢相高帝每助愷劉毅論九品中正
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劉寔作崇讓論○
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
賤名檢行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
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干宝論右風俗敗壞処）
惠帝 楊駿輔政賈后使孟觀李肇誅駿廢太后徙

金墉弑之 賈后專政任親黨賈謐等用張華
裴頠輔政朝野安靜華等功也 賈后廢太子殺
之○趙王（倫）廢賈后殺之及華頠淮南王允討倫
不克死倫篡位遷帝金墉○齊王（冏）誅倫迎帝復
位齊王得志驕奢 河間王（顒）表請長沙王（義）誅
之顒與大將軍（穎）誅長沙王廢太子覃立穎爲皇
太弟穎僭侈東海王（越）奉帝討之不克帝入鄴爲
安北將軍王浚所攻走洛陽河間王顒迎之廢穎
立（熾）爲皇太弟（都長安顒之將張方乞之） 東海王越起兵入
長安奉帝還洛陽賜穎（死右攀小夂作亂事）○王衍樂廣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衍弟澄及阮咸阮脩胡毋輔之
等皆以放爲達 何晏等祖老莊以無爲爲本由
是士大夫皆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 江統以戎
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 賈郭恣橫貨賂
公行魯褒作錢神論 劉頌作九班之制賈郭用
權仕者不得速竟不行 穎表左賢王劉淵爲冠
軍將軍又拜北單于劉宣右賢王遂上淵大單于
之號有衆十五萬 穎奉帝還洛陽○劉淵即漢
王位因號漢時李雄據蜀稱帝號大成○（熾）即位
爲（懷帝） 劉淵克平陽即帝位 淵死聰繼陷洛

陽遷帝平陽（青衣行酒）荀組奉（愍帝）即位長位 劉曜
陷長安降之使洗爵執蓋
王祥（孝感海沂之康三老門無雜帛）覽（悌先賞祥饌奕世興江左吉之後）
何曾（責阮籍放誕日食万錢）石苞（鎮淮南威惠）崇（望塵拜廣城君工愷競奢孫）
（秀求綠珠不得趙王倫誅之）
○羊祜（九世清德蔡邕外孫將滅吳督荊州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害祜以詭計令吳罷守戍墾曰始至無一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乃增脩德信以懷美人與吳將陸抗使命常通力勸取吳謂吳平則秦涼自定嘗又謂旣平之後當勞聖慮知王衍敗俗以渾法將斬王戎焚草不營置墮淚碑裏在城吳而勇於城吳不若范文子遠矣留賈充）

杜預（定律令　奏立籍田　常平倉　河橋　致　器在內七年　損益萬機　號武庫　減）

（吳　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大事輒居將帥　之列　立功後耽思經籍　既平吳不忘戰）

裴秀（制朝貢賈后親屬　雅望素隆四海　王山　儀危不謂以親戚進　著崇有論）楷（得）

（以別宅与衒　知人之鑒）章忠（言張華華而不寔裴頠　懲而無厭不就其辟）

衛瓘（請改九品　立鄉亭里選　撫床　諷易太子　為賈后所誅）恒（字巨山　草書序古）

文玠（王人　妻父樂廣冰玉　終身不見喜慍　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張華（強記　時人比之子產　贊伐吳　儀礼詔　誥皆所草定　惠帝昏暗賈后在上而海內）

（晏然華之功也　趙王倫孫秀發賈后　因害之　好人物　無餘財　博物）

荀勗（賈充女為后勗之謀　邪諂与馮紞一盛　稱太子　自中書守尚書令云奪我鳳凰池）

賈充（弑高貴鄉公　晉初有天下　任愷庾純等劾　正　共疾之　出充鎮關中　以荀勗納女之計）

（遂留　羊祜）謚（充外孫姓韓　其父韓壽偷　密　皆留之　言香者也　謚既為充後海內嗤）

（湊　石崇　歐陽建　潘岳　陸機　陸雲　繆徵　杜斌　摯虞　諸葛詮　王粹　杜育）

（鄒捷　左思　崔基　劉瓌　和郁　周恢　牽秀　陳眕　郭彰　許猛　劉訥　劉輿）

（劉琨　皆附謐　號二十四友）

楊駿（后父　與弟珧濟號三楊　賈后患其專　不得逞　使孟觀誅駿親黨皆夷三族）

魏舒（少養外家寗氏　成此宅相　然郎官僕被　不出　祿賜散九族　有威重　三公辭崇）

劉寔（著崇讓論　諸子不遵　如石崇廁）郭舒（止王澄杖宗廢　諫王敦奪武昌城西地）

王渾（伐吳先破皓中軍　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　皓　甚媿恨之　奏濬罪　鎮壽陽　前後著）

（稱　居台　輔職　任子）濟（金溝　劃五頭牛　伐和嶠　李馬癖　錢皓　譏其無礼）

王濬（守巴全活育數千　三刀益州　修艦順流　東下大筏去錐火炬夫鎖　遂降吳　為王渾）

（所抑　忿憤）

唐彬（與王濬平吳渾留不辯　鎮幽州邊無犬吠之警）○拜

山濤（好莊老　交嵇阮　居選職十餘年　啓事　諫去武備　祿賜散親故　閣袁毅絲）

（飲至八　斗）子簡（年幾三十不為家父所知　鎮襄　陽　高陽池所載　社稷傾不作樂）

王戎（籍少二十年與之交　居喪不居礼而毀瘁　和嶠以礼而哀毀不踰　與時卷舒　好）

（利無極○　鑽李核）王衍（戎從弟　山濤知其誤蒼生　盛才美貌　手麈一色　談老莊）

（口中雌黃　不言錢　居宰輔　為自全之計　以澄為荊州　敦為青州　號三窟　排牆之夕曰）

（向若不祖尚浮虛勠力以　天下可不至今日）澄（諫行　要郭氏貪錢　為所杖　王敦謝）

（鯤庾敳阮脩　號四友　將之鎮　解衣探鷇　侮王敦為所殺）

樂廣（約言析理　披雲霧覩青天　岳筆廣旨　客盃蛇影　愈衛玠病　與王衍為風流首）

（名教內　樂地）

鄭袤（秦始以袤為司空固辭至十數謂國旦曰曩　以徐景山為司空吾為侍中喻旨徐公謂其）

（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　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　終不就　遵大雅君子）

（之跡可不務乎　周舜久之見詰）

劉毅（轉司隸京師肅然　謂晉武賣官錢入私門　殆不如桓靈　請去九品　散齋奏加妻罪）

子暾（以郭彰不救火而自謂正色詰之　惠　帝復暾職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肅然　石）

（勒殺　之）

和嶠（鄙荀勗為人專車而坐○武陵弟韶茂皆清　正於朝野）

任愷（以社稷為己任　與庾純張華向秀和　嶠等善　出賈充西鎮不行遂成朋黨）

崔洪（寔之後　薦郤詵代己為左丞　詵糾之洪云　詵努自躬然重之　口不言貨　不執瑠璃）

鏜

劉頌（貞守死尉六年比張釋之 哭張華 嫁女摩 矯矯本劉氏以舜後姚虞陳田爲比未然）

傅玄（謂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賤守節 上疏言儒學者王教之首 峻急臺閣生風 誦學著述 顯貴不避 存重儒教 子）咸（有大節 推賢言奢侈之 疾惡費甚於天災酒色殺人甚於作直 爲司隸京都肅然）

閻纘（訟愍懷太子冤 哭張華 比賈誼 有大節）

阮籍（酣飲爲常 求爲東平相壞府舍望風土旬日而還 求爲步兵校尉爲酒 青白眼 禮豈爲我設 登廣武戰暢 七月七日南阮犢鼻）咸（與族父籍爲竹林游 七月七日南阮犢鼻 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遠不用 二子瞻孚）瞻（善琴 王戎稱之 三語掾 無思論）

孚（金貂換酒蠏螯）脩（咸從子 杖頭錢 王敦斂錢爲婚）裕（孚族弟 義之謂下欒熙）

（季 裕稱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 焚不惜之車）

嵇康（叔夜 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七賢 戎與康二十年無喜慍）

石髓（王烈 山濤舉自代 去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呂安千里命駕 鍛大樹下不理鍾會爲所譖司馬昭誅之 廣陵散）

向秀（注莊 郭象述之 共嵇康鍛呂安灌 聞笛作思舊賦）

劉伶（荷鍤 祝酒 雞肋 尊罍 酒德頌）

謝鯤（折齒 諷 與王澄王敦庾敳爲士戲 議三數 阿四友 言如骨 酤）

（子謙之字呼父）

畢卓（盜比舍郎釀 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羊曼（號黜伯 八伯之數 阮放宏伯 郗鑒方伯 輔之達伯 卞壺裁伯 蔡謨朗伯 阮孚誕伯 劉綏委伯）弟（聃江泉 能食）

（穀伯 史奇兒彔伯 張嶷 胥伯 胛瓚伯 以擬四凶）

光逵（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 桓彝阮孚裸飲 逵脫衣露頂大叫狗竇 遂呼入 號八達）

庾敳（意駿 東海王越換錢 署王衍鄉自用卿法）郭象（寵於東海王越 熏灼內外 行薄 劫向秀莊注爲己注 自注 候秋水至樂二篇）

庾純（爲儒宗 行酒怒賈充問高貴鄉公何在）皇甫謐（年餘二十毋教之 貧者士之常 不錢城陽太守渠抑 書淫）

摯虞（撰姓譜 以飾卒 太叔洽談 摯虞筆）

束晳（諫廣後改姓 雨歌 汲郡不準發魏襄王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晳爲分釋 摯虞言徐肇三月三日亡三女因洗枝晳曰周公洛邑流水泛盃故逸詩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 知廣陵竹簡 補詩）

郤詵（對策第一 自云桂枝崑玉 最明）阮种（對策第一 相平原政惠簡）

華譚（秀孝對策 劉頌云不悟鄉里乃有此才 戴若思毀之宦途不至）

袁甫（惟欲宰縣 不爲臺閣職）

陸機（抗之子 文章冠世 服膺儒術 顧榮勸還吳不從 爲成都王穎將 長沙王義 天子與機戰於鹿苑大敗 牽秀等譖於穎謂機有異志見害 好遊權門 趨事賈謐）

雲（六歲能文 持義過機 笑疾 爲浚儀令 擒殺夫者 與機俱被害 宿王弼家）

喜（作言道訪論古今歷覽等書）

夏侯湛（與潘岳爲連璧 生侈服食遺令薄葬）潘岳（安仁 與石崇等諂事賈謐 望塵而拜 石崇之禍 夷三族）尼（靜退）

張載（劍閣銘 傅玄延譽之 見世亂無仕進 協亢 言皆有文 號三張 擬二陸）

江統（靜默有遠志　從戎論　誅太子五事）

孫楚（爲參軍撤石苞　與王濟言枕流漱石）統（鄞令餘姚令）綽（鄮山壽吏共吏）

（隱非隱　與詢謝一時名流　支遁問何如詢　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　作天台山賦　謂習）

（云齒亢石　鑿齒謂綽　鑿據批　爲文士冠）張輔（論班不如馬）

馬隆（自薦平涼州　作圖箱車　地廣則鹿角車　營狹則置木屋其上　轉戰千里　涼州遂平）

（居十餘年　威信振於隴）

周處（射虎搏蛟　從陸雲學　對王渾以媢嫉於前　入洛糾劾不避　氐人齊萬年反戰沒）

周訪（以女妻陶侃子結友　爲中興名將未嘗論功　切齒王敦終討之　亞敦不敢爲非討）

（華軼　杜弢）

觧系（二弟結育皆精密得與言　荀勖欲交之不得　討氐羌表請殺孫秀　爲趙王倫所殺云）

（我水中見　蟹且惡之）

索靖（知天下將亂　歎銅駝荊棘　與衛瓘俱以草書名　作草書狀　與河間王顒戰）綝（興父皆有　逸羣之量　靖云州郡吏不足汙吾兒　破劉聰　華夷向服　爲左僕射　隨愍帝降劉曜見殺）

苟晞（平汲桑呂節　都督青兗諸軍　斷決如流　千里牛致饋　屠伯　小苟酷於大苟　弟名純）

劉喬（止齊王冏　不迎嵇紹）

王裒（父儀爲司馬昭所殺　未嘗西向而坐　二徵七辟不就）

許孜（負土建墓　鹿犯松而死）庾袞（兄毗疫獨不去　柏籬誄　授　作菅養母　投文兄其）

嵇紹（不爲齊王冏撫琴　惠帝之奔　獨死其難）辛勉（劉聰賫藥酒逼之　不屈　月致酒米）

（亦不愛）鄧攸（伯道　棄兒　買妾乃其甥）吳隱之（賦令貪泉艚　在州　常食菜及乾魚）

左思（太沖　賦　三都）張翰（秋風思蓴鱠　翰去而冏敗）羅含（夢彩鳥封置　新絓之路）

羊琇（以下外戚　奢侈無制）

孫登（隱士　好讀易　一絃琴　投諸水不然　阮籍與語不應　嵇康從之三年　臨別云才）

（多識　寡）

夏統（字仲御　洛中在船曝藥　賈充問之爲歌　慕歌禹河女之章　曹娥小海唱　伍大風至漱）

（天門）

魯褒（嫉時貪鄙著錢神論　莫知所終）宋纖（教授酒泉之南山三千人　太守楊宣馬）

（岌皆不得見）戴逵（武陵王晞召之　不爲王門伶人）○東晉

元帝　名睿見王室亂求出鎮至建業以王導爲

謀主導說睿引顧榮賀循已結人心又謙讓以接士

儉以足用江東歸心焉（西晉懷帝永嘉元年）從戴邈之議

立太學（建武元年）命課督勸功長史以入穀多少爲殿

（最）愍帝遇害帝始即位改元　初欲慰悅人心

孝廉不試七年乃試　立郊丘於建康　帝性簡

儉沖素容納直言　練布帳施於寢極之殿（右渡江招撫節儉事）

陳頵勸抑浮競　導不能從　參佐多避事自逸

陳頵請皆免官　睿不從　祖逖請恢復睿素無

北伐之意　以逖爲豫州刺史　給千人廩不給鎧

仗使自募　寵任刁協劉隗二人　欲嶠時弊抑崇

上抑下　故爲王氏所疾

以戴若思代祖逖　逖憂憤死

王氏強盛帝惡之乃引刁協劉隗爲腹心損抑王氏遂與劉刁構隙聞逖死益無所憚　王敦舉兵於武昌入據石頭帝命刁劉戴淵攻之不克乃以敦爲丞相敦竟不朝而還　帝恭儉之德有餘而雄武之量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作矣

明帝　王敦錢鳳謀逆溫嶠告帝先爲之備又與庾亮畫策討帝意遂決　敦將舉兵內伺帝微察其營壘敦追之帝僅獲免　帝命王導溫嶠庾亮卞壼等討敦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發喪衆咸謂敦將王含敗敦尋死餘黨悉平

成帝　幼沖庾太后臨朝王導庾亮卞壼輔政大要皆決於亮　亮召蘇峻（守歷陽）導皆以爲不可峻遂約祖約反溫嶠欲下衛建康亮不從　孔坦請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先往逼其城亮不從　峻陷姑孰峻至蔣陵陶回請從小丹陽伏兵邀之亮不從　峻遂陷臺城亮奔尋陽　溫嶠庾亮推陶侃爲盟主共討峻王導亦密詔三吳起兵　嶠貸粮於侃〻怒欲還師嶠責之乃止　溫嶠劉胤等斬峻〻弟逸復城守斬之　嶠等欲遷都王導不可嶠以荒殘蓄資用而後還武昌　亮陳發禍之罪優詔以爲豫州刺史　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導召爲公府　郭默矯殺劉胤導即以默代之江州陶侃請討之斬默　王導寬厚諸將不奉法庾亮與郗鑒箋舉兵廢導鑒不從　時俗尚浮虛李充著學箴　導薨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輔政

康帝（成帝弟）　委政於庾冰何充　時石勒殺劉曜弟虎殺子熙平秦隴而勒稱帝子洪立

穆帝　會稽王昱輔政（昱即簡文帝）　昱用桓溫鎮荊楚上流劉惔諫不從　昱召溫皓爲揚州刺史曰足下去就即時廢興乃就職　桓溫滅蜀威名大振昱

原缺

廢絲竹遂以成俗坦之諫不從　安舉兄子元充鎮御北方之任元治兵精銳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秦屢入寇安每鎮以和靜時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苻堅大入以謝石謝元禦討安出遊園棊桓沖深憂之元因朱序說擊前鋒破之石等水陸繼進陣淝水苻融麾之少却秦遂大敗石等還得秦樂宗廟始備金石。王國寶（安婿安不用）毀安於會稽王道子道子專權安出新城避之。帝溺於酒色委事道子又崇尚浮屠道子驕恣帝不平乃以王恭鎮京口殷仲堪鎮江陵

安帝不慧國寶依道子參朝權王恭殷仲堪舉兵討之　道子委事世子元顯　元顯殺王恭栢元等上疏申理朝廷深憚之○孫恩作亂三吳八郡皆應之元顯戰不利劉牢之引兵渡江恩乃道入海○栢元跋扈元顯討之元陷成都殺道子元顯等元篡位遂帝於尋陽　劉裕劉毅何無忌孟昶起兵討元元敗裕入建康斬元乘輿反正止於江陵○裕伐南燕慕容超降平之　伐秦姚泓降　裕以幼子義眞守長安乃東還謁墓　長安爲夏勃所取　裕弒帝立恭帝　裕封宋王遂有天下

時姚萇叛秦起兵於北地自稱秦　慕容冲稱帝號西燕　後秦姚萇殺苻堅　乞伏國仁稱帝號西秦　慕容垂據中山號後燕（爲馮跋所篡）　北魏拓拔珪稱王　秦呂光稱三河王號大涼　珪稱帝

慕容德號大燕

劉琨（初失身於賈謐　刺幽州與鮮卑段匹磾結婚共討石勒後與匹磾有隙見害　少負才與祖逖友聞逖用曰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在晉陽乘月登樓長嘯却胡）

祖逖（聞雞蹴琨起舞　自請文帝北伐中流擊楫而誓　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脩逖母墓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而晉以戴若思代憤病卒　王敦亦肆志）

納（王隱諫以禹惜寸陰不問數棊因舉隱修史史官之立自納始　與梅陶謝月評　隱云）

三載考績神艳

邵續（夫勸歸國不顧其子爲勒所得誓盡忠節灌周鬻菜以給竟亦遇害）

王導（覽之孫知天下已亂傾心元帝潛爲興復徙建康勸禮致求賢縉江東歸心焉去就蓋請從導始　栢彝謂管夷吾　周顗新亭對泣當勠力王室克復神州　勸修庠序　劉隗用事見疎　澹如也　敦反帝以導忠不問　受詔輔明帝　後與庾亮受詔輔成帝　止遷都售練布　何曾聞蔡克兒謨　元規塵汙人　餘見前成帝事○寬厚容衆　喜通疾介　相三世終始一心○生衍澄問不免俗累能彌縫一時之傑無百年長久之計其志止欲偷安江左　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　王敦殺周戴不能救　劉隗沮祖逖不能言　庾亮召蘇峻不能止　卞敦不赴國難不能僇　郭默害劉胤不能問　諸將如賈寧等不奉法不能懲　勦寇襄陽大疫死大半斃不能乘陵溼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

子　葛**悅**　有高名色養

爭棊有旬栢溫委民伏獻之中書令瓜葛孫王以軍務王稱大令小令

劉弘（督荊州　命陶侃皮初年張昌　表皮初守襄陽　朝廷以其壻夏侯陟　弘不可曰士郡安得十晉　峴方二澤聽民捕魚　酒不得分三品投醪與三軍同享薄以米三万斛給益州給流人十餘万田種糧食隨才擢用不肯以大樂避亂人作樂　羊冊說以從橫之事斬之　一帋書賢十部從事）

陶侃（荊州刺史　平杜弢杜弘　運甓　督荊州雍益梁諸軍　楚郢相慶　惜分陰　參佐酒器博具投之江　竹頭木屑　斬蘇峻　戲王導蘇武節似不如此　移鎮巴陵武昌　在軍四十一年　自南陵迄白帝數千里不拾遺　雄毅明斷　歛不過限○貴翼夾指　晦庵辨其誣述吳解論謂費寐與志人安得知蘇峻之誅庾亮耻爲盛故蕊之甚於以闐旁難明事汙人）

溫嶠（爲劉琨將命至江左見王導乃歡然曰江左自有夷吾　絕裾離母　明帝立侍中參機）

（容鎮武昌有惠政削王敦畫像要陶侃平蘇峻告皇天后土涕流覆面燃犀照牛渚）
郗鑒（儒雅著名不應趙王倫辟与王導受顧命位至司空誓師討蘇峻含飯救其）
（甥周翼及兄子邁）孫超（桓溫入幕之賓超死愔見其書不哭）
顧榮（與機雲號三俊與執炙著後趙王倫敗得其救免仕齊王冏懼誅常醉爲元帝常侍）
○紀瞻（顧榮謂太極者混沌之時瞻言極盡之稱言其理無復外兼文武明帝謂社稷臣）
賀循（童齒不羣令武康禁不葬張闓廷尉闓之毀私門議廟制當世儒宗疑滯皆諮之）
劉隗（善求人主意元帝任之攻王敦不克與妻子奔石勒子）疇（吹笳出塞入塞之声）
（而胡去）
刁協（中興制度皆稟於協剛悍使酒然志在正救王敦疏協罪帝令隗協自爲討協爲人所殺）
戴若思（劫陸機機與定交薦之趙王倫答王敦見彤者謂之逆体誠者謂之忠呂猗勸敦殺之）
周顗（盛名累無醒日三日僕射能飲一石過江無對一寒腐骨死火攻下策謂）
（導足以容卿數百輩王敦見之面熱王敦之反申救王導而不言故敦誅顗而導不救）
卞壼（成帝之立與王導俱受顧命斥王導虧法從私鍾雅阿撓王典貴游多慕王謝壼）
（厲色於朝聞者莫不折節嚴又代蘇峻力戰死二子同赴難母撫之）
劉超（書迹類元帝絕不與人交書清苦成帝初統其衆宿衛號君子營爲蘇峻所害）
鍾雅（蘇峻之難與劉超俱侍衛爲賊所害）孫惠（爲東海王越記室有文）
郭璞（賦爲冠得郭公青囊書九卷趙載竊讀未畢火焚之筮河東先獲避地東南活）
（趙固死馬散豆買主人婢王導引參軍事葬龍耳致明帝在廁衘刀桓彝見之璞死）
（王敦彝死蘇峻）
葛洪（稚川不知其木訣好斈博涉翻於必得從祖玄吳時號仙翁以其煉丹秘）

（術授鄭隱洪學隱盡得之聞[illegible]趾出丹求勾漏令止羅浮山抱朴子尸解）
庾亮（元帝娉其妹爲太子妃侍講東宮諫以申韓刻薄不足留心與王導俱受明帝遺）
（詔陶侃祖約疑亮刪遺詔亮修石頭城備之蘇峻反亮求侃欲率衆黜導）翼（亮弟）
（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曰宜束之高閣桓溫總角便期以遠畧雅有大志以滅胡）
（平蜀爲己任代亮鎮武昌蹤出伐石季龍次襄陽康帝崩還）
桓彝（蘇峻之亂義在死國五子溫沖有傳）沖（最淹識贇羊代溫盡忠王室或勸除時望）
（不從求外出姻之鬱然都督江荆等七州累破苻堅委謝安內相而自鎮荆）
王湛（兄子濟數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子）承（重譽爲中興第一承子）述（不答）
（王導米價不隨衆贊美不爲遂讓叢以妖性穆鎮桓溫求婚於子坦之述推置膝）
（下令宛陵頗受贈意云足自當止後居州郡採賜皆散親故性急踏雞子旣貴重位）
（柔克爲用謝奕罵之面壁而已）坦之（著廢莊論簡文遺詔溫居攝坦之持入毀之）
（與謝安共輔幼主諫謝安妓樂與殷康子論公謙之義與沙門竺厚常論報應竺死）
（坦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憂國家幼子）忱（與范寧甥張玄束帶造之）
（始爲賓主縱飲連月不醒裸體而遊）
范汪（依外家庾氏然薪讀書）寧（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目疾守豫章以興學抵罪）
劉惔（清遠芒屩養母好老莊丹陽清整）張憑（判王濛清談劉惔延上坐薦）
（之）韓伯（康伯火在斗中柄熱不須褌舅殷浩稱出羣之器）
王允之（僞醉得其從父敦逆謀與其父舒告王導咎晉討蘇峻有功）
王彪之（皆導之從弟年二十鬚鬢白止簡文郊赦廢海西公簡文崩云大司馬）
（容得異謝安稱大事諮平公終彪之世不營屋宇）

陸玩（遷司空人有呪杜者玩曰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納（斗酒牂肉詣 栢溫荼果）

侍謝

安

何充（王敦稱兄含作廬江苔以所聞異此 王導 庾亮薦總録朝政 庾冰立康帝 亦議不）

合阮裕戲其志大欲作佛 蔡謨（恐為後代所 笑不遷司徒）

諸葛恢（王導朗以黑頭公 守 會稽比關中政第一）

殷浩（父羨字洪喬不為致書郵○浩好易老為風流 宗 王濛謝尚云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石季）

龍死朝廷欲蕩平關河以浩督軍大敗桑山

栢溫要為庶人 少以溫竹馬 咄咄書空

後溫欲以為尚書

令浩竟達空函而絕 蔡裔（聲如雷震一呼二 盜隕浩委以軍鋒）

孔愉（印龜左顧 蘇峻反朝服守宗廟 諫王 導用趙胤不從 棄官營草屋 終於山陰）

孔坦（料蘇峻必破臺城必不攻白石壘 諫元帝 拜王導 婁忤導 庾冰省之責不問 安國寧）

家

孔奕（以一覺非酒以 手有輕重也）

孔羣（不祖匡術 術蘇峻黨也 七百石秫不了麴蘖）

謝尚（焉 別顏回 王導以比王戎呼小安 豊 鴝鵒舞 制石磐 鯤之子）

謝安（雖延衡門自然有公輔望 不出如蒼生何 四十餘方從栢溫仕 文帝崩溫入將移）

晉室呼安與坦之欲害之安從容坐間何須壁

後置人 北王導文雅過之 圍棊別墅兒輩

破賊 游集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代栢溫十

六年卒○晦菴云主謝皆不得老予妙如然安

勝導只隨波逐流安却有心中

京但亦為清虛斜了做不得 混（黨劉 毅誅）奕（安之 兄）

逼栢溫飲 溫入云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玄（幼度 答叔父安芝蘭 玉樹欲生庭階 安舉）

以鎮京 郗超數其履屐間亦得其任 八万

破符堅百万 斬符融 射中符堅 風聲鶴唳以

為晉師至 子

孫靈運

萬（安弟 羲之薦之 栢溫云後來一器）絢（舅袁湛 世無渭[illegible]）

王羲之（郗鑒求壻坦腹 蘭亭 換鵝書几 人精藝則易掩其善羲之忠直高絜 今惟）

以書名 諫殷浩北伐 會稽內史開倉振飢

荒 上疏爭吳會賦役乞減監盜官米者罪

六角扇 與王述少齊名而輕

之 述顯羲之恥下之 誓不仕 徽之（子猷羲之 第三子卓）

犖不羈 栢沖問何曹 遇雨入沖車 謂當相料

理 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好竹稱此君 雪夜訪戴○放誕好声

色時人識其行 坐獻之靈床彈琴 獻之（羲之 幼子）

與徽之操之詣謝安寒溫而已 安喜吉人辭

寡 火發神怡然 令偷兒置青氈 草隸丹青

誤筆牸牛 安以韋仲

將事諷題太極殿不可 許邁（與羲之游者 別妻餌木莫測）

所

然 栢伊（肥水與徽之三弄 奴吹笛伊撫箏歌怨）朱伺（諸人以舌擊 賊 兩敵共）

對惟當

忍之 毛寶（破蘇峻 郗城 敗死 白龜）

朱序（鎮襄陽 符丕來攻 母韓領百餘婢并城中 丁女築城西北角 丕引過城 名夫人城）

陳壽（父喪有病使婢丸藥 作三國志 丁儀丁廙有 盛名 覔米千斛不與不立傳 父譴馬謖坐）

髡作傳短

諸葛亮 王長文（著通玄經 祿為韡强）虞溥（鄱陽內史 招 修庠序）

學徒行

礼無常處 虞預（餘姚 風俗畫有朋黨 雅好經 史 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

被

髮 孫盛（對殷浩談理 食冷復煖者數四 至暮忘飡 著晉陽秋溫大怒）

于寶（父婢十餘年伏棺如生死見天地鬼神事 寶遂作搜神記 劉惔云鬼之董狐）

習鑿齒（栢溫主薄 救星人誤死 釋道安 佳對 以脚疾廢 階符堅後歸）

顧和（周顗遇之捫蝨不動 王導遣之部 還獨不言之得失 云寧使網漏吞舟）

袁崧（歌行路難 與洋雲唱 樂 栢伊挽歌為三絕）

江逌（六爇雞 破姚襄）

車胤（武子 聚螢 謝 安游集輒待之）

王雅（孝武宴集雅未 至不先舉觴）

王恭（升會稽王道子為委巷之歌 斥寘 恐子婦裴為先行 濯濯如春月柳）

劉牢之（應謝元之募百戰百勝號北府兵窮討孫恩於海）

殷仲堪（父患聰謂蟻動牛闘葬流控作亂飯粒落席拾取之桓玄逼令自殺）

劉毅（與劉裕何無忌討桓玄自討盧循而敗留文武万餘不遣劉裕討其貳而死）

何無忌（劉牢之甥家無儋石一擲百万起義兵敗於盧循取蘇武節而死）

李玄盛（廣十六卅孫據河右二十四年號涼武昭王温毅有惠政兼文武）

周札（周顗子王敦黨以一門五侯爲敦所忌道士李脫稱八伯謀逆敦併害之）

周虓（訪之曾孫爲苻堅所得詈以犬羊相裒謀襲堅堅數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

（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顏含（簡而有恩疾篤懷問降礼王導無勞著亀齡江左羣士推周伯仁鄧伯道清苦之節）

劉殷（夢得粟事祖母孝後於劉聰仕焉）王延（忌月三旬帝得魚人認其貲與之終）

（不取）

易雄（責王敦顛作忠鬼）羅企（爲殷仲堪吏顗死之不見桓玄見害）范蔚（有書七千）

（卷來讀者爲辦食常百人）

徐邈（爲孝武掌綸誥或疑歲辰北之左則授之右何俱忌答以太歲是游神如日出時向）

（東皆逆）

范宣（傷手改容一覽莊子）王勸（妻焚書求嫁）王沉（釋時論）袁宏（作賦答謝）

（安奉揚仁風）

羅含（夢鳥桓温謂江左秀蘭菊叢生）顧愷之（千岩万壑漸入佳境才絕畫）

（絕癡絕）

褚裒（桓彝稱皮裏陽秋謝安云裒雅不言四時之体備矣后父）

王濛（王文開生此兒也市謂劉惔齊名温潤恬和）

范喬（劉楊優劣論謂向定一代之書非雄所及取柴与父母相歡娛耳）

陶潛（五柳先生傳公田尽種秫郡遣督郵至吏白束帶見之乃賦歸去來夏月虛閑高）

（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字謂羲皇上人無弦琴）

王敦（字处仲造王愷不恤行酒美人尊數其剛忌尚万頗以誅刘隗爲名阮宪幾鳳謀）

（主既死懸首初詣石崇如厠脫故著新衣声無作群婢陶謂曰此客必能作賊驅婢妾）

（數十人）

桓温（彝文子以温嶠奇之故名面七星識八陣圖爲常山蛇勢降李勢破苻健）

（老婢以其似刘琨而多恨見所種柳十圍泣啼登平乘樓歎王夷甫不得不任其咎似）

（劉景升大牛況袁安說觀比丘尼浴爲慕容垂所敗乃廢立謝安見而还拜求九）

（錫不得而卒）玄（吞流星生篡八旬）

孟嘉（褚裒不見得於庾亮坐上桓温座落帽答温未得酒中趣耳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漸近史術桓使然温傳）

殷仲文（桓玄姊夫玄敗歸義何無忌中傷之誅）蘇峻（糾合南渡討敦有功）

（有異志肆忿言庾亮召之遂與祖約反裸剝士女窮極兇殘）孫恩（五斗米道）

（叔父泰師杜子恭秘術會稽天道子討之恩逃海攻上虞殺會稽王凝之八郡皆應刘）

（牢之討之二十万入海數爲裕所敗寇臨海太守辛景破之赴海自沉妹夫盧循起杜豊）

（變交之亦赴水死）

五胡亂華（當時僭號者十六国出始取其暴盛者名之）

劉石苻姚慕容（交乱一百三十六年）

前趙（匈奴後以惠帝永興元年興以成帝咸和四年滅三世二十七年）

○劉淵（字元海史称其）好學善射成都王頴表監五部事詔頴歸據離石称漢僭大號（以其祖漢甥故冒之）立六年卒○聰立寵六劉爲劉氏起鶉儀殿陳元達諫將殺之劉氏諫止流星爲肉劉產蛇獸而死後宮乱矣既而立三后殺士十八人陳元達自殺聰立九年凡執晉惠愍二帝聰死○粲立靳準作乱盡滅之　族子曜復立改號趙立十年專與嬖臣飲博諫者斬爲石勒所殺

後趙（羯以成帝咸和三年替立穆帝永和五年滅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

○石勒　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衍知其爲天下患并州飢刺史執賣爲奴託於汲桑共起兵衆始命以今姓名桑敗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以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孔萇爲爪牙劉聰授并州刺史勒殺王弥并其衆聰惡猶加鎮東大將軍以慰其心曜立以勒爲趙王乃滅前趙僭尊號自謂在二劉之間不效曹馬孤媚取天下勒死（立十五年）弘立　虎奪之（虎字季龍）初虎爲勒專征所向無前勒敬事佛圖澄及虎奉之尤謹国人化之多募佛虎據十州金帛不可勝紀猶發前代陵以取之發民女十三萬奪人婦九千又用沙門具之言苦役晉人築華林苑死者數萬自謂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在位十五年）○虎死遵廢世立三十三日閔殺之鑒立殺胡羯二十萬高鼻濫死者半閔竟滅石氏閔本姓再爲虎養孫及是自立国號魏爲慕容儁所滅

前燕（鮮卑即東胡廆以武帝太康元年称公至暐四世太和五年滅凡八十五年）

○慕容廆（莫護跋好步搖冠音訛爲慕容）張華器異之謂大棘城顓頊之墟居焉教以農桑刑政脩明流亡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方授任路有頌声元帝拜爲

大單于成帝加侍中○（光乎皇反）皝僭號燕王與石虎戰敗之帝加征北大將軍皝尚經學立學校然忌其兄翰殺之○儁立有文武才進攻幽薊鄴始僭大號遷鄴立十一年卒（夢石虎齧其臂擲其尸弃之儁死）召慕容恪輔政○暐立庸弱皆委於恪根欲爲逆恪誅之恪因水旱辭位未幾卒評輔政無遠畧而貪鄙以垂嘗破桓溫有功欲殺之垂奔符堅堅使王猛伐之堅復至禽暐

後燕（以太元十二年僭立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四世二十四年）

○慕容垂　皝第五子也恪嘗謂暐曰吳王（垂也）將

相之才十倍於臣臣死後願委之復以評忌之奔符堅爲冠軍將軍　堅代晉慕容楷及紹說以中興及堅敗垂冝獨全子宝勸滅堅垂不忍負以兵授堅未幾以農之說請至鄴而定都中山以復燕　魏王珪叛垂又遣其子寶伐之高湖諫不聽敗而還垂自出其不意直指雲中珪欲走而垂以疾還○寶立爲魏所攻遁死（爲蘭汗所弒）盛殺汗自立（盛汗之壻）三年爲慕容國等所弒

○熙立熙寵其后符氏而虐其下雲弒之

南燕（以安帝隆安四年立以義熙六年滅至超九十一年）

○慕容德皝少子也暐敗符堅以守張掖堅敗乃從垂如鄴宝敗德遂入廣固自立博學而喜諫以超爲子○超以鍾爲青州段宏爲徐州而公孫五樓內參鍾宏俱不平與慕容說俱叛而晉劉裕伐之不利用河間玄文之言塞五龍城中患脚弱而降（昔趙攻曹嶷望氣者謂澠水帶城不可以塞五龍口而降嶷之）（圍段龕亦然）

前秦（氏符健晉穆永和七年立太元十九年滅共四十四年）

○符健父洪称三秦　健僭大號四年卒　生立無道謂虎狼助殺太白入井爲渴忠良殺之

畧盡符法符堅殺之○堅者洪子雄之子也有文在其背曰艸付臣又土洪故改蒲姓符而名以堅博學有大志而王猛呂婆樓佐之至是僭號以兄法弟融王猛權翼薛讃並掌機政猛曰親幸用事樊世與猛爭斬之仇騰席宝譖猛黜之猛與中丞鄧羌協數旬間貴豪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路不遺拾風化大行猛自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兼元州重任又爲丞相猛剛明清肅黜尸素拔幽滯勸農練軍官當才刑當罪国富兵強戰無不克而堅又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

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行賞罰官委称職田疇闢倉庫充盜賊屏息歲旱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卒不爲災自長安至諸州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百姓歌之而又去珠簾却千里馬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一時治效煥然著耳目間矣　桓温伐燕猛勸救之破温於譙燕許割地皆約猛免鄧羌起滅之○初慕容垂來奔猛請除之堅以爲冠軍將軍猛治慕容之子表言其叛垂懼走堅

待之如初　張孟因星變言之陽平公融亦以爲言堅不從及猛臨終言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除之旣而堅大舉伐晉權翼符融等諫用慕容垂之言而决大敗於淝水慕容垂泓冲等各叛冲自阿房城入長安堅奔五將山爲姚萇所縊（立二十七年）　子丕立二年敗子登爲姚萇子興所敗見殺（九年）　自健至登五世（登子崇奔湟中自立）

後秦（羌三世凡三十二年）

○姚萇父弋仲臣虎滅梁犢　兄襄破冉閔石氏滅歸晉與殷浩不協襄北引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要殺之　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襄死而降堅及討慕容泓敗而奔馬牧西州推戴之殺堅自立八年夢堅而卒○興立伐秦執符登殺之繹經事佛者十九矣平朔門校尉王滿聰夜距門而自朝門入賞滿○聰立二十二年卒（佐命滅秦者尹緯）○至泓降劉裕

蜀（李氏此在五胡之外本號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共四十六年）

○李特　廩君之苗裔（秦幷以爲黔中郡漢以賨爲巴郡漢末是張中門流）人入蜀自称益州牧二年爲刺史羅尚所斬

子雄僭大號三十年寬厚簡刑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相之者揚褒班嗣位而越殺之一年而期立政刑紊亂李壽襲之自立三年卒　勢（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立五年桓温伐之降

後涼（氐人呂氏以孝武太元十五年僭立安帝元興三年滅自光至隆凡十三年）

呂光（長八尺四寸目重瞳）符堅臣婁樓之子王猛奇之薦令羨陽夷夏愛服堅旣平燕以光討西域破龜玆降者三十餘國鳩摩羅什勸之東而符堅敗乃自称三河王　孝武僭即天王位立十年纂初紹遜之不受旣而奪之殺其弟弘三年呂超刺之自立而讓於隆　隆立姚興兵至姑藏超戰敗隆降後爲興所誅

北燕（馮氏太元二十年僭立自跋至弘二世凡二十八年）

馮跋（畢萬後畢子孫有食采馮鄉者）爲慕容寶中衛將軍熙立欲誅之遂亡及雲見殺衆推跋爲主僭大號于昌黎即國曰燕課百姓桑柘弟素弗爲輔立十一年（元熙元年也凡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　跋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魏伐之奔高麗見殺

南涼（鮮卑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傉檀以安帝十年滅二世凡十八年）

秃髮烏孤（其祖壽闐母寢而產被中鮮卑謂被秃髮因氏焉）八世祖匹孤迁河西傳壽闐至樹機能據凉州至烏孤嗣位務農修好呂光署爲大將軍隆安元年自称西平王更称武威王太初後徙樂都用 統萬圖呂光醉墜馬死○弟利鹿孤称河西王再伐呂隆焉猶臣姚興用史暠之言建學立三十三 弟傉檀嗣神㚇命世摧呂氏取姑臧其後受制於姚興伐沮渠蒙遜伐赫連勃勃皆爲所敗 姚興遣韋宗來觀（[illegible]）謂一代偉人未可圖也攻之果不克 後蒙遜取其姑臧獨保樂都之西征乙弗爲乞伏熾盤所襲歸之一歲餘被鴆諸子奔蒙遜後歸魏（傉檀讌宣德堂而歎孟禕曰此堂臣歲更十二主）

北凉（臨松盧水胡二世凡三十九年）

沮渠蒙遜（其先爲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爲氏）伯父羅仇及麴粥爲呂光所殺蒙遜奉其眾改業起兵又諸殺馬權男成而斬業自立 姚興遣使封西海侯攻克秃髮姑臧號西河王三十三年 茂安立六年魏滅之

西凉

李暠（爲北凉敦煌太守自称凉公·）（暠子北凉滅之弟恂奔敦煌北凉又屠之）

魏

冉閔 內黃人 石季龍養孫 殺石鑒自立戰勝石祗焚其首三年與燕大戰爲慕容恪所擒送慕容儁斬之龍城七里草木枯五月不雨儁祀之謚曰武悼

凉

張軌（凉州牧寔軌子○元帝即位自称愍帝建興五年傳茂駿重華祚玄靚天錫凡九主前秦滅之）

夏（匈奴後自勃勃至定凡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 劉淵之族也 姚興寵異之使助沒奕于鎮高平又使鎮朔方因襲殺奕于而并其眾義熙二年称天王以雲騎風馳使姚興疲於奔命又大敗秃髮傉檀 自以匈奴夏氏後称大夏使叱干阿利發夷夏十萬人築朔方北黑水南爲統萬城又造兵尤精 詔與天連改姓赫連非正統者姓鐵 伐劉裕裕留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遂取長安僭大號還都統萬刻石頌功○凶暴好殺人無生賴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在位十三年 以宋元嘉三年死 子昌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凉魏滅之

古今紀要卷六　　慈溪黃震

上海圖書館藏

南朝

宋

武帝　劉氏諱裕初爲劉牢之參軍擊孫恩以功守下邳既而滅桓元復晉室克譙縱（蜀）梟盧循（番禺）滅燕（慕容超）伐秦（姚泓）所向無前中原震動三秦父老垂泣以請称舍此欲何之　帝以劉穆之死恵有他變急歸以成篡事留幼子義眞鎮長安王鎮惡沈田子素有相圖之志而使之並守長安遂爲赫連氏所取中原兆帝可得而南北分矣　即位三年崩以徐羨之傳亮謝晦檀道濟同受顧命遺戒毋后不得臨朝○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少帝無道徐羨之等與檀道濟廢爲營陽王　迎立文帝

文帝立　王華等以羨之等弒逆激怒帝詔討羨之傳亮謝晦而謝靈運顔延之慧林道人進用（皆羨之所廢者靈運後以傲誅）彭城王義康總內外之務劉湛說義康召檀道濟誅之魏聞之喜義康權愈盛劉湛愈推尊之無復人臣禮殷景仁乃言於帝誅湛出義康（元嘉十七年二十八年賜死）　庾炳之遂見寵任後以選用不公免以王僧綽侍中朝政皆柔預焉時宰相無常官凡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始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時號五臣）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范曄以二十二年與孔熙先謀廢立誅）最後則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綽凡十三人（右用人始末）詔錢樂之更鑄渾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使何尚之立元學何承天立學謝元文學雷次宗儒學　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行之　初江左郊無樂是歲始登歌（北一年南郊）　帝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施百官久其職守宰六朞爲斷三十年間海內晏然出租供徭止以歲賦士崇操尚卿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治称元嘉焉（右元嘉之政）

帝有規恢之志告魏以河南宋之舊土每聞王元謨所陳有封狼居胥意然謝晦（武帝入關十策居九）檀道濟（萬似之長城）既誅而用到彥之（潼関之舉魏委四鎮以驕我也彥之不察機戍復來無功而還）王元謨（滑臺之役一見魏軍驚走夜延敵入境）故司兗既平王仲德獨憂之謨進言沈慶之称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況其出師授以成律交戰亦待中詔自是魏兵南下春燕巢林而元嘉之政衰矣（右用兵事）

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巫蠱事覺帝欲廢之謀泄被

弑沈慶之討逆立孝武帝

孝武帝多變易文帝之政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初晉之南以揚州爲京畿穀帛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皆在焉帝惡其強分淅東五郡爲東揚州豫州之八郡置郢州荆揚遂耗○奢淫多興造顏竣諫不悦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又有五兵尚書凡選授誅賞皆與戴法興巢尚之參謀內外雜事委戴明寶三人權重一時

廢帝立 法興尚之等專制而帝凶悖日北內外不保朝夕忌諸父因之毀內又欲殺晉安王子勛及湘東王彧彧等弑之而彧立爲明帝（文帝第十一子也）

子勛稱帝於尋陽四方貢計皆歸之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後子勛敗斬之） 薛安都及梁益兗豫等刺史乞降上將甲士五萬迎之懼而降魏遂失淮北泗州及豫淮西地 魏圍東陽克之遂失青冀之地 猜忌諸弟皆賜死惟休範以凡劣僅存○蕭道成鎮淮南召入朝多勸弗就 道成曰骨肉相殘禍難將作方與卿勠力耳

蒼梧王（史稱後廢帝） 休範反蕭道成討平之道成謀廢立

陰結楊玉夫等弑帝而立順帝 袁粲與王蘊劉秉謀誅道成不克而死 道成遂有其國而宋侯王皆幽死矣

劉穆之（武帝初破亘玄入建康大熟分悉委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劉毅不欲帝入豫之勸帝入輔及言揚州不可假人 幕中畫策小大必白書百函應對不發 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披覽篇章校定墳籍 常設十人饌云此無一豪負公）

孫瑀（云姿能長居尸限之上）

徐羨之（副劉穆之又代之 不學 沈容寡言有宰臣望被顧命 廢義真 廢少帝 文帝誅之）

從孫湛之（劉湛事連公主出武帝布納得免 修綴 爲兗州刺史威惠並行）

傅亮（喻武帝言還都 召帝入輔受命 文帝立以其廢立誅 幼鄰超知之四五歲時）

檀道濟（從武帝平京城 北伐爲前鋒 所至望風降皆釋而遣之中原咸悅 文帝使討謝晦未陣而擒 到彥之復失河南魏剋滑臺道濟與之三十餘戰多捷 唱籌量沙全軍而返名大振 進司空鎮壽陽。左右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 劉湛召入義康矯收廷尉目光如炬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魏自此有飲馬長江之志 文帝問殷景仁誰可繼 答曰餘未任 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王鎮惡（王猛孫 百舸收劉毅於江陵 取關中守馮翊 忤義真與沈田子爭功 武帝私謂田子曰吾輩十餘人何懼王鎮惡田子屛人因斬之王脩又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朱齡石（從平京城 平盧循 伐蜀爲元帥 代義真督關中 敗見殺弟）超石脚

陣破魏剋蒲坂
毛脩之入夏夏滅入魏後得還 **朱脩之**戍滑臺爲魏所因嘉其節以爲將
妻以宗女從海歸
王元謨每陳北伐文帝謂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及北伐以元謨受蕭斌節制圍滑臺二百
餘日多殺而自用之營利以一疋布責八百梨及佛狸救至遂道在雍州訛言其反孝武
顧命以嚴直不容 **弟元邈**不隨齊高帝後高帝以其懷忠用之 **劉敬宣**
會武帝平京口知劉毅取禍常懼禍
劉粹族兄毅貳於武帝而粹盡心伯龍爲鬼所笑 **胡藩**從伐燕取臨朐勸殺劉毅
登岸破司馬休之從伐關中卒十二人破魏五六百不盈五千破數萬
蕭思話外戚琴書 **臧燾**外戚蔬食
臧質守盱眙貽書魏太武帝送死太武作鐵床幾持之質又寫魏軍書購斬太武木猶盛
人截其鉤車血戰三月死者與城平太武解去
謝晦從征關洛內外要務悉委之受顧命誅與混爲兩王人瞻喜霽詩靈運寫混詠
名三絕
謝裕幼爲從祖安所知不造元顯嬖人張法順之門勸武帝矜嚴整潔弟子謙
謝朓文章清麗好獎人親寫孔闓讓表謂王珪曰士子声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謝方明暗室無惰容從兄混歲節朝拜而已不造劉穆之 **惠連**靈運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
謝靈運玄之孫文章與顏延之江左第一車服鮮麗世稱謝康樂守永嘉編歷諸

縣輙爲詩詠會稽幽居四友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屐伐冰開徑登
海守王琇謂山賊子鳳鳳子 **超宗**鳳毛劉道隆誤觸其父名特才使酒多所
陵忽佛出無如何 **幾卿**清街後謝何以媿前謝
謝密萬之曾孫有子如此足矣所繼貲財一不閑預爲衣之游異不傷物同不害
正言約理要子 **莊**七歲屬文藍田生玉分仁舊隨國立篇製地理木圖袁淑
見鸚鵡賦謂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月十歲屬文表陳求賢之義有口辯出物與謝超
宗入鳳莊門翻不入不肯爲齊王長史齊受禪不肯爲解璽作郡不省雜事後仕梁
王弘導曾孫爲宋武諷求九錫彈謝靈運卑事人望所宗造次存禮將加爵於人宗
呵責無以爲惠者虫畫漢武北伐圖開張齊美相躬接曾孫萬武北伐之議與魏使論驚
三十內望公輔 **曇首**分財惟取圖書爲文帝說高宋昌子僧綽綽之子 **儉**齊
二十八位僕射自況謝安大事斷決如流家無餘用 **僧虔**僧綽第甲族不居憲臺
烏衣王氏微減僧虔位御史中丞曰烏衣諸郎坐處作擬筆書見容論書孫 **恭**栗事
當自得刻燭賦詩僧虔勿子 **志**宣城內史息爭田遣因還家篤實門下客
盜車懷待之如初僧虔孫 **筠**讀沈約郊居賦至雌霓延的連蹇約日常恐人呼爲霓殑
反襄小七箋名德
王彧謂明帝秉綸者清不獲貪殞 **王銓** **王錫**王昆金友嫖使兄錫
王弘之拂衣嘉遁釣上虞江三石頭 **韶之**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常自耕晉陽秋
王准之青箱之學預討盧循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御史中丞鄭鮮云淮流竭王氏滅
應於陳亡之年
王懿字仲德以字行與兄叡同起義兵敗於慕容垂青衣小兒與食奔翟遼走延

（炬導行伐廣固為前驅二十戰皆克入關次萬同到彥之北伐姚弃河南司兗三州仲德獨有憂色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

到彥之（制督北伐焚舟步走彭城府藏為空初以執糞自給何敬容謂其孫既尚有餘臭）

垣常祖（姚攻壽春常祖立堰絕其軍）張興世（初名世明帝益興字出上流破南賊劉胡汚水生洲）

袁湛（為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從征至太尉）猶子淑（元凶劭行逆淑諫不從見殺）

袁顗（明帝時自立子節見殺）弟粲（妙德先生傳丹陽秣陵悠然狂泉不肯事尹二姓齊殺之）昂（粲子後事梁梁武起兵獨拒境）孫憲（十四策試終不能屈父君正日豈能用錢為兒買第兄拒先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称大僕射小僕射）

孔靖（勸武帝特栢玄纂於京口圖之從平關洛迁右僕射左僕射皆讓開府儀同亦累年不受）

孫琇之（十歲兒偷稻付獄為吳令時守臨海清約）曾孫奐（為濟晉陵守清白號神君）

孔琳之（請用錢亘玄又欲復肉刑皆不順旨）弟之孫覬（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

殷景仁（与王華王曇首劉湛並文帝侍中風力局幹冠晃一時誅劉湛）

褚彥回（姚軍逼瓜步父湛之尹丹陽使子弟芒屩帽行彥回十餘歲有慚色不顧墮并牛御袖金父卒推財与弟美儀貌有風則莫不延首目送山陰公主逼不就与袁粲同受明帝顧命後事齊世頰以名節譏之）從弟炤（非彥回事二姓）

蔡廓（字子度謨曾孫傅亮咨而後行為御史中丞百僚震肅不為徐干木署紙尾）

子興宗（孝武獨不敢侵媟之陵曳前廢帝待獨免勸沈慶之王元謨廢立二人皆不從受明帝顧命）

何尚之（傾朝廷別父叔度曰此送吏部郎耳非哭何戶德也昔殷浩作豫章送甚衆徙東陽無栢竟陳泰獻作真隱傳南季讓鑄當兩錢非遠權一無薦牽去而復）

點（尚之弟子孝隱不娶時梁武髯曰乃欲臣老子）

胤（守建安故因还家奉佛帰隱會稽點弟）

昌寓（亦尚之弟子遥之華胄清白笑姓閔者）

敬容（昌寓子守吳政第一問客姓吉者与丙吉遠近對以如公与蕭何為相不孝而貪）

張裕（有吏能子號五龍）鏡（顏延之鄰居聞其言不復酬叫）裕孫永（鑿鍾去浑）

岱（去官赴養）裕族緒（一生不称作諾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齊武帝曰此）

充（三十而仗節）率（十二至十六作詩二千首有褒訥詆之更為詩託云沈約句句嗟称）

邵（壯哉雀鼠宋武善其臨事得大臣節以臟敗）禕（代欽晉瑯邪王鴆而死）暢（滑臺与魏季孝伯對語）

融（陸脩靜贈白鷺羽塵尾扇海賦顧覬云惜不道鹽恨二王無臣法居無水恨古人不見我文章不寄籬下陸處無屋舟王海集）

范泰（謙建寺傅孝詩鑄五絲事佛）子曄（自校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作後漢書肥黑秀看鬢和香序比類朝上灑上歌既畢曄亦止彈琵琶獻年三十始季問獄中自序孔熙先以博戲因謝綜結曄熙先善天文謂義康當立有異志徐湛之告狀遂伏誅赦時年四十八自誇作史往往不減過秦論非但不媿班氏服玩妓妾而母与弟皆單寒）

徐廣（家貧好孝車服儀注妻与之離撰晉紀宋武使答禮問撰）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行之）

外甥劉毅朝野歸慕聯之瀉盡心於武帝

鄭鮮之（咨帝入咸陽歎泰謂濬歎曰之對日直）

裴松之（註三國志晉紀）子駰（注史）子昭明（議婚礼太子用王璧武皮歷郡清勤不事產業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子）子野（孝感諸暨不行鞭撰宋畧仕齊為文法古俸給外家宇表茅屋）

何承天（母徐廣姊聰明博學上宋文安邊論四事務遠就近浚城湟纂牛車計丁課伏定元嘉曆）次孫遜（八歲能詩仕梁武帝後失意帝云吳均不均何遜不遜）

顏延之（三十未昏妹適劉穆之子穆之將仕之欲先見不往才宰推服當時每犯權要性褊激有酒過肆意直言文帝引慧琳升獨榻延之醉諫曰三台座豈可刑餘人居之竣既貴盛曰吾平生不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子竣（輔朱孝武專斷衆務諫沈慶之議散鏤諫鑄二銖後鵝眼綖環不行明帝用古錢如其議孝武以切諫忿斷誅之）

沈懷文（不飲酒不好戲常以切諫忤意孝武以興已誅之三子峻冲深有為司直腰鼓兄弟）

周顒（顗七世孫事佛長蔬獨處答王儉赤米白鹽綠葵紫蓼答文惠太子初春早韭秋末晚菘四声切韻子）捨（相梁武雅量不及徐勉而清簡過之弟子）弘正弘讓弘直（三問若蜂腰）

劉湛（不尚浮華自比管葛領壽陽職吏百錢以上殺之禁義真醼正色責其酒車驁翰文帝為侍中疑殷景仁間已結義康傾之丁所生母憂伏甲待上謀泄伏誅）

庾悅（亮曾孫劉毅貧時習射使其讓東堂又求其殘炙皆不答後毅表解其都督）

顧琛（和曾孫鄉邪王歆亂吳悉以女人為官以琛母為司馬孫恩亂後母孔氏販沽里色生子皆以孔名為吳郡立白馬廟）顧覬之（治山陰晝日垂簾不交戴法興曰辛毗有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孫）憲之（為建康令解牛任其所之盜伏罪酒醉號顛建康謂其清美政衡陽洗骨之俗吏部庭木論牛據亂）

羊欣（王獻之書裙不為元顯書扇桓玄輔政称疾自免守新安十三年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沈演之（吳興人家世為將而演之好頁蔡叔度學贊文帝伐林邑兄子岂蕭子為人）

江湛（不受餉上召遇澣衣称疾）江揔（与陳後主爲飲詩者曾孫）江彖之（守新安臨海妻子常飢寒食祿之家豈可与農夫爭利書案一枚留庫）

沈慶之（四十未知名檀道濟白文帝謂忠謹曉兵破緣沔諸蠻沔北山蠻諫北伐御白面書生王元謨果敗孝武使討逆曰蕭斌婦人不足數顏竣請代諸鎮斥以黃頭小兒豹曰整辨皆謂神兵白首之年誅竟陵王欲鬱額富厚眼在識字口占賦詩顏師伯代書柳元景鳴笳族之捕扶而殺發帝惡其諫使攸之賜死文叔能死文季能報）

攸之（從兄子收劉胡不犯毫芥後以富貴擬王者養戰士鐵馬誅）

宗愨（願乘長風破万里浪攻破林邑裝獅子形而象奔一毫無犯惟被梳刷破竟陵王誕）

柳元景（統衆北伐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惟着絳衫所向無前如是數四率方平以步卒与安都騎犄角相戒以不進者斬魏大潰元景譯面縛者會王元謨敗詔班師會夾向武牢元景再伐之退孝武復使討元凶宗愨安都等十三軍隸焉不營産業園人賣菜錢三万怒曰供家人臾乃奪百姓利耶廢帝召誅之下車受戮容色怡然弟子）世隆（獨修布衣之業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羊府斯其才也不知一經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子）惔（舉漢中應梁武梁）惲（梁武常與賦詩）慶遠（景元弟子世隆夢景汇賜褥席後夢与慶去）

殷孝祖（明帝初四方叛惟保冊陽一郡孝祖自兗州入赴人情大安受詔著鐵帽戰死）

劉勔（戰無不捷受明帝顧命戰死子）悛（齊武布衣交議五銖錢自漢至宋文不可易）

孝綽（勔孫十四代父繪草制仕梁為廷尉攜妾而母留私宅辯藻為後進所宗）（時兄弟子姪群從七十人皆能文三妹亦有才學負才淩忽）

薛安都（河東強族三千家自魏來求北遷捕扇河陝歸襄陽隨柳景元克關陝單騎）（斬曹虎人比之關羽斬顏良）

宗越（隨柳元景伐魏善立營陣前廢帝凶暴以為爪牙明帝不能容謀作亂誅）

吳喜（在孝武世寬厚人並懷之明帝立四方叛喜請三百人來討百姓望風降散）

齊

高帝 蕭氏諱道成仕宋文帝為徧將軍明帝時平晉安王子勛蒼梧王時平鄱陽王休範 蒼梧王欲殺之乃殺帝立順帝大權一歸之王儉倡議加黃鉞為太傅封齊王遂求禪 問政劉瓛謂政在孝經請鑒宋所亡帝嘆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問羣臣得失劉善明請除宋苛政崔祖思請開文武二學進清修之士 聞喜公子良請停臺使督責郡縣劉思效請革奢侈皆褒賞命奏行之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竹籬帝命改立都墻。 帝深沈有大度性清儉曰使我治天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嘗謂武帝曰宋氏非骨肉相殘他族豈能乘其弊哉

女宜戒之 武帝以宋末官以三年為小滿又不能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有司請應天變帝謂應天以實不以文 帝弟長沙王晃犯法帝思高帝言而宥之 詔於王儉宅開學士館儉十日一還學試諸生儉明習故事上深委仗之以穀帛至賤用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 帝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皆久於其職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時中書舍人各任一省謂之四戶以茹法亮呂文顯等為之勢傾朝廷守宰遷換餉遺數百萬王儉極言之不能改 帝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乃以朝事委西昌侯鸞

廢帝鬱林王（昭業）立 帝太孫也鸞任知朝政恩信兩行天下欣然 帝以宦官徐龍駒為後閤舍人代帝畫策居含章殿帝狂縱日甚蕭湛蕭坦之乃勸鸞廢帝立海陵王（昭文）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殺桂陽王鑠等五人遂廢帝自立（凡殺二君）

明帝（鸞[illegible]）以其廢立天舉入冠蕭衍等破之殺河東王鉉等十王高武諸子盡矣 信道術用計數簡出入將南則詭言西立三年卒

東昏侯（寶卷明帝次子也）明帝初戒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蕭穎冑起兵荊州　蕭衍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是爲和帝引兵東下攻之　東昏爲張稷等所殺　和帝尋遜梁（穎冑先起兵洲帝闡文之說與蕭衍合取長沙等黃龍以充軍）

王敬則（歸誠高帝　殿內切發盡平敬則力也　不識書善斷　與王儉同拜三公　老子韓非同傳　明帝將殺之反十日敗）

陳顯達（平桂陽城有功高帝以刺廣州加都督迁官常愧懼　督崔慧景北伐敗　東昏時懼禍反誅）

崔慧景（每罷州獻數百萬高帝嘉之　鬱林時密與魏勸進明帝　東昏時叛誅）

李安人（高帝密事惟安人議論曰署事有銜名我便不細覽　結王儉爲武帝左僕射）

桓康（武帝起爲郡所執康擔穆后及文惠太子景陵王走與門客破獄取武帝　好殺怖小兒[illegible]）

周盤龍（父子兩騎縈攢數萬人大破魏軍　子名奉叔答武帝貂蟬從兜鍪生）

荀伯玉（高帝初鎮淮陰宋明召之以伯玉謀免　密啓高帝幾廢太子以王敬則免　與垣崇祖[illegible]誣誅）

崔祖思（闚風自結高帝　以讖勸封齊　諫九錫見疏　勸武帝節儉[illegible]　又論刑律成嫌）

虞悰（以武帝布衣之交至侍中　家富善滋味大官不及　上辭不快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陸澄（博學談　王儉所遺數百千條　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欲撰宋書不成　儉戲以書廚）

陸慧曉（世爲侍中有名行　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劉璡酌之曰飲此鄙吝之萌盡矣　歷藩五政立身謂肅起送僚佐曰不容不以禮爲人　不以卿呼人曰賤者乃可卿　三子僚任　並號三陸）倕（一遍必歎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號永明体　爾汝孫厥與沈約論文体　諸陸皆吳郡人）

陸杲（舅張融有高名　時稱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中丞彈雲宥斥黃睦之　不畏彊禦）

庾杲之（爲王儉長史　蕭緬謂況綠水依芙蓉　時以入儉府爲蓮花池[illegible]）

王摛（以博記爲王儉所賞　隸事奪何憲簟翁　秣陵令消直請謂不行　永明中天黃王融上金天頌　摛曰朱金天所謂榮光　問無不對）

孔珪（好文　上律文辭星文　飲七八斗　草萊不剪　蛙鳴鼓吹不如）

劉懷珍（報蕭公馬百匹）峻（八歲爲人所略劉寶贍之教以書　書淫　類苑　梁武策錦被事見惡）懷慰（守齊郡　墾田灌溉　著廉吏論　明帝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不清）

吏杳（博綜群書　沈約任昉以下遺忘皆訪之　謂約古樽刻木爲鳥獸鑿頂背以出內酒　引媲地中所得齊大夫齊景公犧樽證禐　酒字當作[illegible]　杳述約張仲師長頸王事　酒有千日酒桂陽程鄉千里酒至家而醉　著紫何囊出張安世傳　至僧孺撰譜訪血脈所因　徐勉以臺閣文議委之）

歊（不要不仕　孝弟）訏（張纓辟之挂檄於樹　併日而食無喜慍也）

劉瓛（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慕之　啓高帝攺在孝緒）明僧紹（百里奚子孟明後以名爲姓）

庾易（不交外物子）黔婁（出齊爲編令　虎出境）肩吾（詩能）

劉虬（抗節好學　須得祿便隱）之遴（八歲屬文　折臂太守）之亨（代之葬守　南郡人　歲之號大南郡中南郡）

梁

武帝　蕭氏諱衍　在齊明帝時屢立戰功魏文帝十萬奄至衍力戰得全　東昏時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六貴争權衍遂密修戰備東昏数誅大臣衍兄懿亦見殺衍舉兵奉和帝（自雍州）既而即帝稱梁（右取天下事）○録用齊宗屬十六人二函求直言　擢縣令丘仲孚何遠爲郡廉能莫不知勸　欲釐正雅樂自制四器名通制十二笛髙通声依古鍾玉律不差　好儒術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文詔州郡立學　詔定百官班品九一百九號　髙肇請依周禮造樂器　詔尚書五都職参政要司華用士流乃以劉納劉顯等爲之　置孤獨園收養窮民　上爲人孝慈恭儉愽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声律無不精妙冬月四更即起　親九族優惜朝士（右勸儉仁惠等事）○上大舉伐魏以臨川王宏爲都督北人謂軍容数百年所未有魏攻梁城宏遁　魏進圍鍾離上命曹景宗韋叡救之爲火攻魏大潰　魏北海王顥來奔後上使陳慶之送顥北還自發銍縣至洛陽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　顥驕恣又猜慶之顥兵敗走慶之乃收老騎結陳而還（右北伐事）　朝士有犯罪者屈法中之百姓則按之　有老人遮車言肖宏洛口敗又奢僭因事免不数月拜司牧　晩年専精佛戒或謀反亦泣宥之由是王侯益横（右弛刑事）○詔宗廟用牲有累冥道皆以麪代　上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爲四部大衆涅槃經題（中大通六年）幸同泰寺講三慧經是夜浮屠災詔起十二層浮屠（中大通元年）士大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陶弘景以詩諷　帝凡三捨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右奉佛事）○賀琛陳牧守貪殘風俗侈靡奔競求進省事息費四事　上大怒口授勑書責之　朱异善伺候阿諛用事三十年（死尤痛惜之）　侯景自東魏叛歸西魏未幾求内附　上以朱异言封河南王景與東魏戰敗求助上以爲豫州牧肖介諫不聽　東魏求通好傳岐以髙澄求和是誑間使侯景疑朱异固執宜和景果反　景致書臨賀王正德（奉爲主）遂反壽陽　羊侃請據采石襲壽陽朱异以景無渡江之志議遂寢　正徳寄以大船濟景渡江遂入宣陽門陷城　上爲景制憂憤成疾餓死（右不年用捨倒置至亡國事）

簡文帝立立陳霸先謀封侯景受湘東王繹（卽元帝）節

度乃進兵南康（太寶元年）　湘東不從太寶之號下令

大討景景敗欲登位乃逼帝禪豫章王棟尋弑之

而篡

元帝（卽繹）　誅景即位江陵　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

魏詔令之行千里而近　侯景之亂梁王詧附西

魏與帝不相下乃乞兵來伐帝爲所執魏殺之（江陵）

（九十九州）

敬帝　元帝子也　王僧辯陳霸先定議立之而魏

送肖明來主梁僧辯納之　霸先乃襲殺僧辯

黜蕭明而奉帝　時大權盡歸霸先即篡之爲陳

蕭景（武帝從弟令永寧爲百城最衣刺兗州畏敬如神軍國大事皆與議决）

蕭宏（武帝令侵魏魏遺巾幗錢三億餘眞豫章王綜著錢愚論）

昭明太子統（五歲徧五經悉數行並下撰天下稱仁著文選何省方山水有清音）

王茂（與武帝結兄弟起義前驅東下功第諫留藩王兒嫌媢莫見惰容獄無滯囚清）

曹景宗（從武帝起兵有功聚斂殘橫伐魏魏不敢逼大敗魏於淮水亦將帥神之功）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來路人何如霍去病造字云爭騎快馬如龍弦作霹靂）

（聲箭如餓鴟叫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今揚州作癡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

夏侯詳（梁武起兵蕭穎胄慮其不肯怵妻其詳子以女而從湘州城南岸峯起發臺）亶

（求吳興人圖像與湛僧智降魏五十二城爲南豫州率于鎮蕭爲夏侯姓木）夔

（在豫州七年有前兄後弟布政優優之歌妓妾百數賓客常滿詢）

吉士瞻（梁武起蕭穎胄使士瞻討不從者四十不得志）後一年得大都　慶鹿突

十一

蔡道恭（守司州魏攻不克）鄧元起（克益州）李膺（諫元起勿恃巴西二郡爲傳）

馮道根（守阜梁連楯敗魏怯防勇戰爲韋叡前驅斷魏傑御部曲不言功儉素）

康絢（堰淮役二十万人長九里堰決數萬人死聲聞三百里水怪不可勝名分）

（灌壽陽而自損）

昌義之（守鍾離破魏所識不過十字寬厚得人死力居藩吏人安之）

張弘策（謀與武帝合起兵預爲圖知無不爲隨才薦士）

庾域（魏圍南鄭封空倉以安衆心）

鄭紹叔（守江州督江湖糧無乏善必稱君）

呂僧珍（梁武沉竹木於檀溪東昏將李居士僧珍預備櫓宋季雅千萬買鄰貺金）

（錢一千賀生子僧珍遂陳其才頭痛骨大）

沈約（勸梁武早定大業撰晉宋齊梁史聚書至二萬卷四聲譜自謂入神）

范雲（頃讀秦望山石刻有王有相佐命盡誠昱言）鎮（從劉瓛在貴游屩布衣無韤）

（不信因果謂人生如樹花同發因風而墮有茵蓆糞溷之異形神論云捨刀無利使）

（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韋叡（叡擧家歸梁武策皆見用卽守江夏頻歷麾下擊魏走之督衆伐魏大勝於尋遷豫）

（州於合肥勢恤下無所私救鍾離之圍大戰魏主王元英楊太眼於邵陽馬仙埤於）

（安成拜表致仕恂恂未嘗忤閱慕萬石陸賈爲人老猶課諸兒以學○天下稱爲）

（不從風而靡所居必有政績作愛士卒）

裴邃（北還南征邵陽大破魏開合田千縮受二四元猶叨以義州入魏改平之北）

（侯一日九戰大勝割地至汝潁不死當大開土宇深沉寬明得士心居身方正）

江淹（少隨宋建平王景素守南兗州廣陵令辭逴淹受金獄中上書言廬名為亭虧彤次之）

（即得出齊高帝輔政召之陳齊高五舞沈散之臣敗鵝酒尚文亦辦章表皆其衆置使）

（官並為王儉所賞九十三篇名無次序卿年三十五中書侍郎中丞獨步年十三）

（得貂蟬於燕所仕梁夢張景陽求還錦郭璞求還筆）

任昉（孝友八歲能文文才見重當時為上儉主簿梁武記室守義興出俸米活飢民）

（三千禁不舉子守新安亦清懷徒行就路決訟率無以敏遣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

（都無室宅平生好交四子流離莫收卹者劉孝標為著廣絕交論交交賄交談交量交寄）

王僧孺（幼聞孝經言忠孝願嘗讀不先嘗李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守南海不貪）

（舶物巻金元起延石引翳清道感驚布時改定百家譜）

傅昭（咸七世孫袁覬來讀書自若安成郡府鬼去饋魚門閉去檻弃不封蜜岩）

（却栗下絹埋子婿家件肉）學府孔休源（范雲食其赤飯蒸魚沈約虛襟引接累）

（佐名藩甚得人譽晉安王別設一榻曰孔長史坐定立晉安三公卿踞貂插筆奏決於休源）

江革（不為魏人執筆後還行會稽事百城虜恐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其舸）

徐勉（事梁武文積客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斥選舉為止談風月閒九品為十八班）

（自是貪冒者進焚藁撰五禮儀祿分親戚遺子孫以清白為書戒子）

許懋（十曰授詩晚覆講聽者數十百人撰風雅此典十五卷經史笥諫封禪會稽遂停）

陳伯之（叛入魏還梁舊為刼盜）

陳慶之（送豫章王擊破魏兵六千降魏豫州刺史李憲據其城渦陽與魏相持數十百）

（戰大勝之置西徐州送元顥北還自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城四十七戰皆克元）

（顥不道而敗變之為沙門間行歸開緑淮田善撫士儉素）

賀瑒（撰五經義教授三千人）琛（碩學受賕賂參禮儀帝與語常移晷啓時政被敕責）

朱异（多藝沈約歎其不廉居權要三十年納降侯國見武帝事中）

顧協（和六世孫三十五歲帝嘆其老一食布衣冬寒或欲餉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

徐摛（為文不拘舊體外兄周捨薦其文行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侯景之變獨侍立不動）

徐陵（天上石麒麟除中丞朝廷肅然論監官舉吳明徹為將克淮南數十州倖與親族）

王僧辯（學涉該博平侯景平湘賊陸納納貞陽侯明陳武帝霸先襲殺之）

羊侃（自魏南歸以力聞用二十石弓馬上六石執大十圍石人相擊折樹梢長二丈四槊）

（侯景義不顧子寬厚客延燒十十餘報金帛不可數計恨不挂意豪侈女樂甚盛）

江子一（統七世孫未嘗造姑夫朱异之門侯景亂子及弟子四子五皆死之）

胡僧祐（入北又歸梁後王僧辯謂子玘開朱白二門禽任約景遂逝鼓吹自娛）

陰鏗（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行觴救之得免）

王琳（討侯景功與杜龕皆第一陳武受禪琳以斷諸將起義吳明徹攻殺之忠義誠信）

張彪（用王僧辯同立貞陽侯不克陳霸先敗之會稽惟與一大黃倉入若耶山見殺）

後梁

宣帝蕭詧也乞兵西魏以代元帝乃即位江陵媿資以荊州之地為附庸（大定元年即梁敬帝紹泰元年）安於儉素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褊隘干

戈日用不得志而殂（八年即陳大嘉三年）明帝入朝周主于鄴（天保十二年即陳宣大建九年）隋納帝女爲晉王妃由是罷江陵總管帝始得專制其國（天保十七年陳大建十四年）帝孝慈儉約境內安之（終二十三年）莒人琮立（廣運六年陳後主至德四年）隋召父朝廢其國爲莒公（二年後主禎明元年）

陳

武帝 陳氏諱霸先 與王僧辯討侯景平之 梁江陵不守僧辯迎立蕭淵明霸先襲殺僧辯立敬帝 北齊任約渡江據姑熟霸先襲破之 又遣蕭軌等來伐霸先攻破之獲軌等受梁禪（永定元年）

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餘局揔國機要尚書听受而已 大莊嚴寺捨身（立三年） 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政寬簡性儉素

文帝 明察儉約 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勑更籤投階上令有声 崇尚儒術受悅大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制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察有永平之政矣

廢帝臨海王立二年宣帝廢之

宣帝謀伐齊惟吳明徹決策請行乃以明徹爲都督攻壽陽克之禽王琳等詔以壽陽復爲豫州

○帝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都督伐之兵敗爲周所執及將士皆不反（十年呂梁之敗）明年周將梁士彥克壽陽又克霍州南北兗晉三州及盱台等九郡民自拔向建鄴周又克譙北徐二州自是淮南盡歸于周 一十三年隋文帝立明年帝崩 帝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江左日蹙（讚云）

後主叔寶 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窮極耳目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 江總爲宰總不親政務與孔範王瑳等十人號狎客與八婦人賦詩罰酒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美 沈客卿以府庫空奏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所入過常格數十倍 孔範言諸將匹夫敵耳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 隋來伐江濱鎮戍繼聞祕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臨江上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耶孔範亦謂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縱酒奏妓賦詩不絕 隋軍據姑熟帝醉不知隋軍入城帝又并以避見執（及死張貴人）隋文帝曰此敗將作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

杜僧明（事覆安興與兄天合起兵殺肖使陳武擒之以爲主帥征交趾討元景仲擬）

（建康賤斬蕭訟破蔡路養走李迁平侯景援荊川）

周文育（與杜僧明同起僧明之戰一同之又破徐嗣徽平蕭勃為熊曇朗所害）

侯瑱（本事王僧辯陳武立瑱據中流甚強不肯入朝文帝即位敗王琳於蕪湖）

侯安都（從陳武帝攻蔡路養李迁仕侯景槃比齊為王琳所囚得脫立文帝）

歐陽頠（為肖勃前軍周文育禽之武帝以鎮嶺南盡有越地督交廣十九州有聲南七）

淳于量（外交王琳而遣使陳武吳明徹比侵亮贊之）章昭達（平王琳定閩陳寶）

（應定廣歐陽約）

吳明徹（決策比征鼓禽王琳及周滅齊陳宣詔令比侵周堅木以鐵鎖貫車輪遏）

（斷船路明徹降以憂卒於長安）

傅縡（施文慶等譖之下獄中上書極諫後主問能改否曰臣面可改心不可改遂賜死獄中）

章華（吳興布衣上書極後主即日斬之）顧野王（無肖不通宣城王為揚州野）

（王及王褒為賓客晝古賢褒書贊稱二絕）姚察（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

○循吏傳

〔宋〕吉翰（典籤土冀青冀刺史八年惠代內木馬化昔兄也代之）杜慶慧（守交州）

（斬盧循威惠私祿賑給）

傅琰（山陰剖雞見粟及鞭團絲見鐵屑豐縣請）王沈（居餅日貧）丘寂之（吳興）

（西曹不為剌史王或夜開門）

沈嶒之（丹走令以清變罷云無以奉赤衣諸贅）傅翽（琰子刘玄明謂卜）

（作縣日食一升飯而莫啟酒冬至放死囚還家如期而反）

虞愿（謂宋明湘宮寺是百姓賣兒貼婦錢若有知當悲哭又言棊堯以教丹朱非人主宜好）

（守晉安見越王石）沈瑀（建德令種桑柳梨棗餘姚令大姓虞氏千餘家）

（非訟無所通縣南豪族老者為石頭倉監縣吏修廨令老嚴細右營立終曰當齋庵罷）

〔齊〕孫謙（齊初錢塘令不受遺後事梁平生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

〔梁〕何遠（所食乾魚清公天下第一得一妾語謝脯一篋為武康令太守王彬至澣水而已）

（送之斗酒隻鵝自與守近義宣減居官所過若營家與貴賤書悅禮女一俸代貧者迫）

郭祖深（與親上封事二十九條諫帝溺情內教授守南岸令行禁止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儒林傳

〔宋〕伏曼容（非何晏疑易九事與袁粲為一臺二妙上封事勸齊討蠻子暅孫挺三世教）

〔齊〕何佟之（少好三禮國家禮多取決性好潔日十數洗時名水淫）

〔梁〕嚴植之（兼五經博士登講五部諸生千餘人畢至主修凶禮）司馬筠（尤明三禮）

崔靈恩（自魏歸梁尤精三禮三傳合渾蓋）

鄭灼（禮學蔬食講授）賀德基（世傳禮學游都下貧白馬寺逢婦人贈白綸巾）

○文學傳

〔宋〕丘靈鞠（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三儉躁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遲能詩）

丘仲孚（少好學以中宵鐘為限拒王敬則有功山陰號神明）檀超（著史與王儉忤）

熊襄（著史称河洛金匱）吳邁遠（自誇曹子建何足道）卞彬（上虞令脫情投）

（太守孟顗去忤高帝不得仕進著蚤虱蝦蟆等賦指斥）

祖冲之（本宋人稽古有機思元嘉中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肖踈）

（更造新法指南車歌器效木牛流馬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千里船自行子）

（暅之亦有巧思詣微時雷霆不能入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侯景亂死之）

刘昭（注范曄後漢書）鍾嶸（諫齊明親細務）周興嗣（善屬文次義之書千字為文）

梁 刘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負之沈約車前以自達）紀少瑜（夢陸倕授青鏤管筆）

何思澄（父敞為長成令夏節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以代租思澄廬山詩華林遍略）

○孝義傳

宋 郭世通（會稽人至孝還誤錢改獨風為孝行里子原平賣買墓前田）

齊 丘冠先（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夷狄者我也子雄不受錢布）

梁 吉盼（欲代父死因梁武勑蔡法度脅誘皆不動丹陽令王志欲薦之曰因父買名一何甚辱）

殷不害（事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十七為梁廷尉平政事飾儒術賜母蔡錦裙）

○隱逸傳

陶潛（侃曾孫五柳先生傳自況州祭酒不堪吏職而歸檀道濟餽梁肉麾去之為彭澤令送一人力給其子公田盡種秫妻子請以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束帶見曰不為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顏延之留二萬錢悉送酒家菊叢坐久王弘酒至素琴我醉欲眠葛巾漉酒自以晉世宰輔家早恥後代自宋興不復肯仕義熙以前文章明書晉年永初以後推甲子書戒子云羲皇上人及兄弟之義夫耕妻鋤翟志趣亦同世號靖節先生）

宋 宗少文（宋武辟不就山水忘歸金石弄欲令衆山皆響）孔淳之（人外遊逃祿）

周續之（五經號事慧遠與陶潛名三隱）雷次宗（事慧遠招隱館）顧歡（尚學所書夕燃松節著夷夏論）戴顒（受琴於父逵為新聲變曲逵善為佛像顒亦參焉）

陶洪景（青雲白日不覺為遠中茅山立館號華陽陶隱居以永明十年掛冠神武門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特受松風梁武每咨之山中宰相軍天象算漢曆後天一日十一刻隱居四十年歷宋齊梁○有備賓諸雜剃髮而冠衣納袍知人禍福附傳後）

齊 馬樞（覽二萬卷隱茅山能視猶中物）

○恩倖傳

宋 戴法興（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孝武時與巢尚之戴明寶門如市後賜死）阮佃夫（諸暨人明帝時與王道隆楊運夫皆權亞人主廢帝時權任轉重後賜死）

齊 茹法亮（與呂元度呂元顯並以姦諂事武帝大納賄賂勢傾天下呂臨海人）

茹法珍（東昏時左右應勑捉刀之徒並專國命號刀勑梁武悉誅之號諸鬼）

梁 陸驗 徐驎（事武帝並苛刻與朱异名二蠹）

司馬申（事宣帝好諸毀武帝僻体以至擅威晝寢烏啄其口流血）

陳 孔範（後主特與江總等狎客五言詩曲為文飾隋兵至奏不能飛度）

○夷貊傳

海南 獅子國（獻玉像）林邑國（古越裳界漢日南郡象林縣也伏波銅柱在焉金山吉貝樹沉香）

中天竺（即身毒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五總名恒水水有真鹽出犀象火齊）

天竺迦毗黎國（事佛）沙門慧琳突文（使參權要孔顗謂黑衣宰相）

東夷 高麗（在遼東千里）○百濟（三韓國馬韓五十四國百濟其一後并其餘便韓馬韓弁韓）新羅○倭

扶桑（東二萬里葉似桑初如笋實如梨皮為布為錦）

西戎 河南王（鮮卑青海龍種）

古今紀要卷六終

古今紀要卷之七

慈溪　黃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北朝

媿

自劉元海首禍五湖乱華百有餘年往往迭興迭亡不過一二世而　至拓拔氏承慕容之衰取幽并明元大武繼之東兼青兖南包荆豫北踰大漠傳之子孫百有七十一載与晉宋齊梁陳並立而爲南北而史籍行於中國爲今觀其史往往自陋其所出而過爲文飾之辭若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封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土德北俗謂土托謂后跋故以爲氏其裔仕堯逐女魃於弱水積六七十代有成帝毛者統國三十六歷宣獻至聖武帝旨神獸引居匈奴地帝名詰汾會天女生神元名力微依竇控弦二十万遷定襄與三國之媿和親思帝名弗政者沒而國分爲三居定襄者与晉分界名猗盧復一統其國助劉琨破白部大人及鐵弗劉武晉懷帝以爲代公愍帝進爲代王平文帝鬱律者立大破劉武於朔方絕劉曜晉元帝使韓暢加爵亦不受子昭成帝什翼犍者立苻堅大破之避陰山北高車雜種四面冦抄復度漠至雲中

其孫珪立爲道武

道武（珪）即代王位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尋改稱魏（登国元年晉孝武大元十一年）　叛後燕（慕容垂）　侵通附塞諸郡燕來伐珪擊破之（十年）　自晉陽開道趨中山攻燕（垂子寶）常山以東皆附焉後攻燕信都亦降攻中山又破之（皇始元年晉二十一年）　始建天子旌旗取并州建臺省置刺史郡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皇始元年）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社稷（三年）命鄧淵立官制協音律董謐制礼儀王德定律

令晁崇考天象崔宏揔而裁之（二年）珪即帝位始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礼樂（天興元年晉隆安二年也）　置五經愽士增國子太學生三千人大索書籍（元年）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又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元年）　帝爲次子紹所殺（天錫元年即晉義熙五年三十九）

明帝（嗣）聞刘裕伐秦欲將兵直擣彭城壽春崔浩謂屈丐柔然窺伺國隙不如靜待因欲論王猛慕容恪劉裕爲人及屈丐必亡之狀帝大悅（泰常元年晉義熙十二年）泰常元年南朝爲宋下河南青兖諸郡（七年以宋初立年）攻宋洛陽拔之兖豫皆平（八年）　柔然冦邊築

長城二千里備之（八年宋景平元年）

大武（燾即佛貍也）伐統萬夏衆大潰赫連昌奔上邽後擒（始光四年宋文元嘉四年）大破柔然（蠕蠕也）徙柔然高車降附於漠南竟三千里　討涼州自雲中濟河阻渠牧使降　宋到彥之取河南帝以洛陽虎牢等四鎮兵少斂戍而退既而復定河南　宋王元謨圍滑臺魏破之進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直至淮上起行宮於瓜步山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掠居民焚廬舍而去（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永嘉一十七年）爲常侍宗愛所弒（始）○畢逸民盧玄崔綽李靈高允等　命崔浩更定律令降四歲五歲等刑又置登聞鼓既克涼州用涼人索敞陰興等敞爲博士誨道多成立又常爽置館教授儒風始振　除田禁以賦百姓（高允請）命崔浩綜吏職　高允張偉參典著作　太子總百揆勸課農桑於是墾田大闢　存合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從崔浩請）　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魏境廟塔無孑遺　浩不好莊老而信道士寇謙之上書贊明爲起天師道場　羣臣請增京城宮室帝謂在德不在險又以射者軍國之本不可輕廢　帝知人明賞罰公將帥違其節度者多敗然性殘忍果殺往往復悔　以崔浩利國史暴揚國惡誅之（太子晃好經史及監国使自姓有牛家以大牛相貿又禁飲酒称戲棄本治販者於是墾田大増年二十四卒）

文成（濬）復興佛教親爲沙門下髮立爲道人統　設酒禁　郭善明說帝大起宮殿高允諫而止以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拜尚書令制戰陣法有飛龍騰蛇之變　初太武經四方國頗虛耗帝靜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

獻文（弘）年十二嗣位位馮太后臨朝（宋明太始元年）開酒禁初立郡學（高允李訢請）太始歸政始親政賞罰嚴明拔清黜貪牧守始有以廉潔称者（娓制前政選吏以待發人令割守帥到官自奉人望）圍宋東陽三年拔之青冀之地盡入烏○以民疲於賦役立三等輸租法（上輸平城中他州下本州）雜謂悉罷之置僧祇戶粟賑給貧民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　帝聰睿果斷而好佛老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太子自建鹿野浮屠居之　詔勸農桑　守令能靜盜者擢太守判史　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爲馮太后所鴆

孝文（宏延興元年受）馮后既鴆獻文復称制　班百官得贓滿一匹者死外戚李洪首以贓敗於守宰

死者四十餘人然史民犯他罪者悉寬之 樂非雅者除之 焚圖讖秘緯 均用 立鄰里黨三長定民戶籍改課調法民始愁怨後以課調省費公私安之制五等公侯服帝初服法服輦 大旱開倉賑貸听民出関就食 罷無益之作出宮人罷尚方錦綉之工出御府内庫外府物班臣下及貧民 詔李彪崔光修國書（改編年爲紀傳表志） 馮太后殂始得親政（年十四） 更令律令於東明觀親决疑獄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命高閭參定（年十五） 祀明堂登靈臺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自是每以爲常養老乞言（年十六） 步騎三十萬南伐至洛陽群臣稽顙馬前乃止遂定遷都之計 定考課法三年一考分優劣三等親臨明堂黜陟百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置牧場於河陽使宇文福掌之畜馬蕃滋 禁胡服（年十八） 大舉伐齊以齊民自立也詔淮北人不得侵掠帝度淮至壽陽民皆按堵至鍾離爲蕭衍所破而還 及文武百官盡遷都洛陽 如魯祀孔子封其後 詔斷北語 求遺書帝國子太斈四門小斈於洛陽 定圓丘引諸儒議論遂祀之後一年又營方澤於河陰 謂莫若

公言得失可歎 始命鑄太和五銖錢用之（年十九） 改姓先姓重複者改 選舉多取門品李沖等諫不改 人旱三日不食雨（年二十） 二十万南討大破齊於沔北（年二十一） 齊來伐帝自將擊敗之間齊喪班師（年二十二） 齊陳顯達攻陷馬圈戍帝親破之寢疾資憶討疾甚至穀塘殂年三十三 性寬慈好學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精勤庶務制禮作樂鬱然有太平之風

武宣（恪年十六）不能親决趙脩高肇等用事魏浸衰 罷鹽池禁爲豪強所專復收之 營繕國學茂異孝廉愈衆 好晏樂疎宗室 復罷鹽池禁（甄琛議） 元暉盧昶有寵暉爲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謂之市曹 梁蕭宏來伐中山英擊破之英進圍鍾離梁韋叡敗之 尚釋氏於式乾殿講經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一万三千餘寺

孝明 胡太后臨朝于忠專政 太后作永寺土木之美前此未有（梁天監十五） 多切旨軍請置勳簿 復禁鹽池（太師雍議） 張彝子請格羽林虎賁相率焚其第殺其父子大者知其將亂矣 崔亮爲吏部尚書

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選舉失人自此始

元乂劉騰作亂幽太后及帝遂專政（樂普通元年） 故六韓拔陵叛六鎮盡附之初李崇請改鎮為州以慰之不從至是詔改已盡叛矣 朔方胡反源子雍平之 朝太后再臨朝誅元乂時元法僧反稱帝（普通六年） 方事西北二荊西郢郡蠻反引梁將曹荊州（七年） 葛榮反自號齊（梁大通元年） 時征伐不息稅征六年租稅入市者稅一錢邸店皆稅 胡后再臨朝以來嬖幸用事盜賊蜂起討城有功朝廷憚之（三年）時鄭儼徐紇得幸太后高歡說榮誅之帝亦詔榮內向太后遂酖帝立臨洮王子釗榮與元天穆起兵沉后及少帝于河立莊帝

孝莊（子攸） 北海王顥以尔朱榮之亂奔梁至是梁送入洛帝北走避之榮攻敗顥帝還洛陽（梁中大通元年）

帝勤政事數覽究獄帝密圖榮遂手刃之 榮弟兆帥兵渡河立東海王曄為帝遂入洛執帝殺之尔朱世隆又以東海王無人望廢之立節閔

節閔（恭） 立而高歡起兵信都以誅尔朱為名別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帝遇弒

廢帝（朗） 高歡既敗尔朱 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而孝武立焉

孝武（修） 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於田舍而立之帝畏高歡之逼乃入關依宇文泰於是魏分東西

（都雍州）

孝武之在洛也令婦人詠等而從妹不嫁者三明月者其一也既入關宇文泰取明月殺之帝不悅遂為泰所鴆

文帝（寶炬） 從孝武入關泰立之泰為相酌便時者二十四條新制行之（大統元年梁大同元年） ○泰同蘇綽參機密綽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計較戶籍之法後多遵用 泰同周惠達唐瑾損益舊章禮樂稍備泰欲為經國富民之法蘇綽贊成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行之初置六軍 更權衡度量命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行之 擇守令皆用新制數年間百姓便之

泰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命蘇綽作大誥示群臣令文章依此体 置八柱國泰及元欣李弼李虎于謹等為之 始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府兵分二十四軍置十二大將軍統之（右軍國之政） 泰率兵伐東魏大破高歡于渭曲乘勝據有洛陽（二年梁大同二年）

高歡復攻取洛陽（四年）王思政舉韋孝寬守玉壁

高歡攻之不克遁歸（十一年）歡死其司徒侯景據潁川

率河南六州內附（十二年　右東西立戰事）在位十七年殂子欽立

廢帝欽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立益重其貢（二年不立年号）泰作九命之典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

秩

帝謀誅泰事泄見廢

恭帝（郭欽弟）遣于謹宇文護楊忠伐梁執元帝以荊州

立詧爲後梁（元年）泰依周禮建六官自餘並倣周

禮　泰死子覺立爲周公護請禪于周（梁敬帝太平元年）

東魏

孝靜（善見）孝武既入關高歡乃奉之遷鄴（天平元年　梁中大通六年）

西魏來伐失洛陽（四年）歡復取之（元象元年）○歡死子澄

代領其衆侯景據河南叛慕容紹宗擊敗之（右用兵事）

歡子澄與吏部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元年）

詔群臣於麟趾閣議法爲麟趾格行之○自東西

分裂河南州郡鞠爲茂草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

皆置倉積穀以備供須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

軍國粗給至是大稔山東之民稍息（三年　右軍國之政）

帝美儀容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

烈高歡事之甚恭　至澄倨慢帝謀誅之事泄爲

澄所幽　蘭京殺澄　弟洋代領其衆

洋封齊王帝禪焉（武定七年　西魏十五年）

衛操（事晉衛瓘歸魏桓帝任以國事）劉庫仁（魏外戚道武少依之子顯謀逆道武殺之）

奚斤（爲牧馬　爲道武六部大人事明元大武　督兵取宋青兗司豫州　累破赫連）

燕鳳（使符堅善對　道武幼說符堅入分劉庫仁弗衛仁爲二部　明元初賜封爵入侍講論出議政事）

崔宏（曹魏司空林六世孫　事道武議國號稱魏　制官儀音律　遍署三十六曹　獨不受清河王紹布帛　明元初與長孫嵩等共聽時政號八公　約儉）

子浩（上書道武　明元欲遷都鄴浩論不可　但簡民就食　知熒惑入秦姚興當亡　料劉裕克秦必不能守　論王猛符堅之管仲　慕容恪慕容暐之霍光劉裕司馬德宗之曹操　因熒惑出入知裕篡晉　因災異請建（常諫）　伐宋喪　決策伐赫連昌　請伐蠕蠕　上代　宋請先擊赫連定遂平平京　請擊牧犍說涼　削永草　勸誅沙門　除群小祀　厓纖懦弱　胸中所懷過甲兵　太武左右忌之惟議得　召注易詩書論語　論老子非聃所作　著論太初至秦漢上五寅元曆言古人多謬　自比張良謂博學過之　研精經術練習制度　凡朝廷制度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　明識天文好觀星變　酢鋌畫　入整流品明示族姓　由是得罪於衆　不信佛老而信寇謙之道術　刻所撰國史於石　北人忿恚共譖誅之）

張衮（道武創業以求謀見任　破蠕蠕劉顯賀訥等　闔門執經　好士無倦）

弟恂（參預密謀　守廣平常山勸農桑建學訓儒　清白仁恕當時第一　孫長賜牛息訟）

長孫嵩（與奚斤等號八公　請立大武）長孫道生（掌道武機密　平赫連　擊檀道濟　皮障泥數十年　比晏嬰　切責子弟毀其宅）

長孫紹遠（十一強[illegible]取）

浮圖鐸鏘貞鍾陸雅樂行之以八為數

裴正欲用七始紀遠爭黃鍾不可廢

于栗磾（襲慕容主刘裕伐姚泓遺書假道為 黑矟將軍所向無前讓盧下十平刑有声）

于謹（屏居称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單騎入西部 鐵勒欵附者三万自到榜下釋滎陽王之）

諺後從宇文泰勸泰都關 中挾天子令諸侯事見周紀

王憲（道武以王猛孫厚待之本田齊後奉滅齊 尹氏因称王家守上谷清身率下風化大）

行曾孫晰晞等皆風 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

封回（守安州變父子實旅同寢室 之俗責鄭雲問安州典生）**子隆之**（事五朝 謹素）

軌（回族叔修潔儒雅議明堂不送史 高肇高綽自謂宰相不如面戒[illegible]）

古弼（明元賜名謹密讀書不輟平決訟 太武使与刘潔為東宮四輔參政事歐搏）

刘樹弱馬供獵太武欲發牛車運產知筆 公公不与伐受楊文德黃金文成迹之

劉潔（自尊信卜繫鼓却陣止伐蠕 蠕不用而沮謀求圖讖夷三族）

伊馛（犢牛却行議涼州水草与崔浩同 浩謂何必讀書清約宰大綱）

薛彪子（剛簡与尉元平徐兗州為徐州刺史與 屯田為政惠愛兵民懷之魏孝文信）

（其不与 江南不通）**子琡**（奏改崔亮停年格請三公薦 賢補郡縣皆不行無操行）

尉元（鎮統万得夷人心威名風振討新附夬 鎮東南清晏遠近怗然請名為孝文三老）

宋弁（使齊知肖氏不能保謀肖子良王融謂蹇 辯不及李彪而閑雅過之銓量士族器伐）

飜（有操行為洛陽令執王胥威振 京師及為洛陽河南尹畏權勢）**子世良**（守 清）

河陽平務權盜三千餘人送十二餘皆 放之盜奔他境郡無一清徵底

世軌（為廷尉多雪南臺囚 死諸囚告哭執理抗糾）

刁雍（晉刁協曾孫以伯父逵綽刘裕奔姚興 歸魏招流散置營造城號刁公城）

李沖（議置定民户籍改課調法更定律令 以處為孝文情義無間舊戚貴臣莫）

不心服 謹寄

寇讚（姚泓魏在雍州十七年 流人不至甚得公私之譽）

毛脩之（晉我真役於統万太武戰燕之式 陳武侯所撻敗甌武侯崔浩因議蹴）

李先（對道武書籍可益神智對太武討姚興之 計為明元讀韓子兵法等道武所親侯）

故明元令宿 内偕顧問

寇儁（訪主还一給守梁州立李協耕情苦 集四部書以親屬四百口歸西魏容止）

端詳音韻明 郎明帝前膝

陸俟（考為天下第一持蓋吳二叛 許新刘超歷事道武至文成）

馛（守相州清平友待十善詢政簡印 百假子發奸至貧抗言定孝文之位）

凱（在樞要十年以忠厚林守正平 七年号良吏子暐恭之号双璧）

酈道元（為郡嚴猛盜避他境在荊州以猛為蠻 所訴免為御史中尉無所糾正声望更）

禎然亦能誅汝南王悅嬖近丘念而劾悅衰 陽王忌之使為關右大使肖寶寅殺之叱賊厲

声而死注水經然 不能篤睦時論薄之

源賀（禿髮傉檀子招下鮮卑三万餘落遂平涼 州諫濫州宥死刑戍北藩守冀州清）

簡寬裕為上第二一二陣圖 請募勇集以省秋冬廿軍 **子思礼**（行北巡 賑貧乞考）

殷最告元尼須次今日故人明日公庭[illegible] 社帶見申日百數事諫流進吏蠕蠕亡通

司馬楚之（晉子孫刘裕僭刺客不忍害 失馿耳知蠕蠕至）

刘昶（宋義陽王廢主疑之委母妻攜妾歸魏 鎮徐州而内外奸雜魏孝之攻齊）

蕭寶寅（齊明帝子梁興歸魏時年十六請伐梁勇 冠諸軍大敗削爵尚宣武女婁破梁）

（乞考課依周禮而征秦州天生保全僕卜大殷得罪遂反又殷奔万俟醜奴被禽賜死）

蕭大圜（梁簡文子侯景乱歸梁元帝為之降緄開放隋開皇中卒於西河守）

盧玄（諫崔浩分氏族）**昶**（使斉失節朐山大敗其在徐州寛和矜恕）

潜（在淮南十三年陳人憚之）

盧辯（注大戴制儀物繼蘇綽成官制婗周官制在其傳）

高允（嘗為沙門擔笈千里言漢五星聚東井之謬崔浩嘆服知以前三月聚雖明曆數而不推步遊雅問災異答以不加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問比答太武以一里為田三百七十畝百里三万七千頃畝損三升為二百二十二万斛遂除田禁授百姓崔浩固請以數十十起家守郡免知其不免以閔湛等謟崔浩刊国史知難作景穆欲宥之而對帝為浩同作以直得免又持為詔推浩夷五族餘百一十八人免其族文成之立有功不言諫景穆營利類災異事諫宮室論風俗五異文成幸其第草屋布被鹽菜而已為郎二十七年不遷游雅謂四十年不見喜慍長揖宗愛文成呼令公獻文時參大政始請郡国立學葺召公廟數皐陶之後英六先亡英布猶有刑之餘嚮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遣咎信佛）

從弟祐（對孝文水旱乞推賢佐政潤盜乞選守宰守西兗風化大行）

昂（字敖曹祐從子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誰能端坐讀書刼掠鄉閭豫信都起兵五百人敗尒朱羽生五千人迎高歡從之大破尒朱兆酹河神自南地上之兗為宇文閭戰死祠像頭裂）

盧曹（高歡令与敖曹為一曹恥之慍而入海力能拔樹蟠蠕寇范陽投弓示之勇莫能悅乃去之）

崔伯謙（守濟北皮鞭示恥鉅鹿十年獄無停囚）

崔楷（死守殷州崔公尚不惜百口我何愛一身）

李孝伯（初辟主簿月餘还家守趙郡令行禁止并州丁零不敢入賊还死鹿与宋張暢應對如流太武謂孝伯足理天下崔浩後軍国謀議咸出之朝野推重）

李謐（孝伯兄子初事孔璠璠还請業明堂制度論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卒辟皆不就琴書為業愛樂山水悠然忘歸年三十二卒璠等上書誦其学行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子士謙（博覽群籍署權皆不就至隨有天下畢志不仕以孤未嘗飲酒食肉貸粟饑年為糜飼犯禾牛遂火禾盜信佛辨輪廻）

游雅（矜奕凌氣經高允国史無成陷陳奇史謂才業亦高允之亞）

游明根（牧羊雅贖之太武數其敬謹使宋孝武稱其長者官五十年仁和礼讓太武五更）

高閭（少為車子送祖崔浩奇之使為表由是知名高允以問文章富贍卒自代由是獻文委以茂寇詔令等皆其文上孝文為国五更請築長城一月一夫可築三步十万人一月可城千里請給祿諫襲柔然參定雅樂與游明根李彪勸孝文不必三年喪貪偏宋為二州廉謹）

宋繇（戶門傾覆衍贍自厲）**宋游道**（毅叔父炎剛直疾惡見人犯罪皆欲置之極法与臨淮王或高隆之忿競卒為隆之所誣被棄不肯脫枷自悔小剛戒諸子以柔和謙遜）

江式（善虫篆詁訓上表論字李甚悉以許慎說文為主）

王慧龍（晋人愉之孫家為宋武所誅帰魏一發王元謨守榮陽十年到彥之所憚宋文反間不行捨刺客終身不參吉事）

鄭羲（參元石軍事攻張起）**孫祖述**（父守兗州稱大鄭公小鄭公歷十二州郡皆有惠政琴妙當時）

薛聰（閨室矜莊御史不避彊禦孝文心憚）

薛孝通（事節閔燕掌內外推薦薦賀拔所与宇文泰二人同鎮關中而尔朱天光敗）

（蔚閔送不得入閔為高歡所幽止賀拔岳不入朝移孝偪入朝歡知之引為坐客訪文典）

（大事而已）

奚康生（弯弓十石破嬬嬬破斉將殺辛文工梁送八尺弓矢笛之箭平洸有餘）

（折而不應殺石季龍像取西門豹志欲殺元乂為其所殺）

楊大眼（號捷吞走縶三丈繩走繩直如矢勇冠六軍妻善騎射攻戰常或羨齊鑣）

（隨中山王英敗發為兵宣武再用觀者如市止児啼守荊州斬虎蠻不敢為寇不多識字）

崔延伯（取車輸為橋虜梁將趙祖悅破折莫天生敗於万俟醜奴而死）

裴駿（率御豪破薛永宗崔浩号三河領袖）裴俠（七歲不能言指烏而信神教莽）

（從孝武入關泳芽陷陣守河北罷魚獵附郡者曰吾不以口腹役人宇文泰号獨立君）

韓麒麟（守斉州刘昔勸斬殺云當兴衛應之乞禁吟玩立吉凶礼請貧）

韓顯宗（才李剛直言朝廷但李名望何陛孝秀之名夫門望是祖父之遺何益皇家）

（益冬時者賢才而已止好不在廢刑）

李彪（剛直為御史孝文名級顯乞豈年積粟齒年直為六使江南斉生重之）

楊侃（良田何憂悅嚴肖宝園反侃令降者奉烽無烽之封則敵之長安遂平請鑄五銖之）

楊愔（四世同居不爭李季父痺別室銅盤食之不為蔦菜偽官典逢以貧士市瓜）

王肅（仕斉兄弟並為斉代所殺斉事光文言肖氏危亡帝圖南之規轉銳破斉將裴）

（叔業會李獻走肖懿督淮南諸軍懷附如市孝文器遇日隆衆莫能鬭與礼樂叢華）

（風威儀文物多肖所定廉約然讓莊彩伐）

劉芳（楚元王交之後貧為僧傭寫經筆迹稱善表直一謙慎以頻微精經義尤長音訓）

（答王肅男子亦笄號劉召經論太學國學制定律令正朝儀吉凶大事皆咨之一）

（論五交去城里數靈星周公祀不當隸太常更定公孫崇所定樂論社稷當樹松守）

（青州儒緩不能止好盜然熏清撰詩禮等音訓義證）

常爽（不事王侯閑靜京師教授七百餘人。若嚴君講肄二十年號儒林先生子景亮紹）

郭祚（為吏部重惜官位量才稱職定孝格以師涂諫營明堂國學宣武賞賚冬踰百萬）

（達於政事斷決多為改事進趣不息欲出于忠為其所殺與劉芳以文學見親信於孝文）

張彝（善篤祭巡察必在選巡陝東河南有聲守龍右肅靜與高肇事尚主見廢清身）

（奉法筆求其過無所得崔光表朝列沖惟彝及李韶遂後用借發時得風疾自強無息）

（愛好知已輕財下流愛獎人物南北多之大起宅第子仲瑀抑武人致焚燒劫役之禍）

邢巒（曹魏邢貞之後定漢中獲郡十四力請定蜀宣武不從中山王英攻鍾離因力求還）

（英果敗初至漢中有礼惠後掠人奴婢元帥欲殺之蠻以脊淹二十人與之而止後自平）

（瑊州平宿豫志行脩王不復以財賄為懷軍實戒資縣毫無犯才兼文武朝野瞻望）

邢邵（專事山水遊宴常霖雨讀漢書五日即編記倦方尋經史五行俱請建國學明堂）

（當時文人皆出其下不持威儀不得奉使守西兗有善政後生兩男賞簡素內行）

（脩謹事関典故援筆立成彫蟲獨步京師紙貴好談嘗）

李崇（驗鎮上洛止將數十騎還齊所操南人畏德無復烽燧守兗州村置鼓樓以止盜）

（遣高平比斬陸納守梁州平氏楊靈珍平剿州蠻樊安都督淮南以死扞壽春之水）

（決苟泰失子之訟決解慶實詐稱他戶為弟之訟深沈有將略寬厚善御眾養壯士）

（在州十年為向雋破梁武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闚待無比擊降梁將趙祖悅且討嬬嬬）

（戎衣武飾志氣奮揚請改六鎮為州兵鐵戶不從六鎮叛復遣討之好財貨頗[illegible]傷廉）

李平 守長樂治靜 尹河南牽虜渾之 相州勸農興學 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 學

李諧 李孫遍元乂門下稱見神人 使梁因瘦學 顧因跛緩步 因蹇徐言 善用三短 六持

崔光 晝耕夜誦 傭書養親 孝文稱其才浩浩如黃河東注 庶蔡胡廣黃瓊之爲人氣槩者 少之 或數四足四翼雞 太極殿生菌 宮中獲禿鶖 皆能表諫 靈太后好射 幸王公第 登浮圖 幸佛寺 亦皆表諫 乞收拾石經 郭祚裴植之死不能正救 時人比之光禹

崔鴻 建議考格之弊 乞䟽別 武帝不從 博綜經史 撰十六國春秋 劉石慕容情林慕容垂姚慕容德赫連張李雄邑乞伏禿髮李暠沮渠馮 然家遺失 蜀錄江左

崔亮 曹魏崔琰後 季父光令從李沖云安能看人 貧賤 沖迎辭之 薦之 爲孝文創革選制垂十年 爲度支 歲省億計 脩蔡汴二渠 渭水立柱爲橋 羽林新害張彝 後靈太后令武官依資入選 應選者多 亮乃奏爲停年格 甥劉景安規之 亮謂權立此格 甄琛等踵而行之 魏之失才自此始 兼謹明汽 青貧顯仕 妻亦春秋 外雖方正 內亦不能時情 記妻劉氏事魏 騰故致隆斃

崔光韶 遜官與弟光伯 抗言不可從元顥 博學好議論

傅永 以火記水深處設南兵之夜劫日 隨王肅 破裴叔業 上馬擊賊下馬露布 平義陽 守弘農安馬援老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 物 八十猶騎射 馬御睥射洞其左股出箭後入大破之 諱老 常稱六十九 御人采其所長

張普惠 精三禮春秋 諫太后父太上之號 斥 表謚 速召不懼 諫任城王澄功衰馬射 辨元妃之義 論所生祖母服 以調幅 長廣乞免緦麻之徽 論孝明崇佛郊廟事委有司 與靈太后論時政 詩送婦嫜王還國 風荷任城王恩 其死也 朝望除禪 風雨亦起 守東豫 十三郡無盜 不營財 任城王請 惟喜諫議得君

袁翻 飛議明堂九室 三雍異所之來 議邊戍云 邊任當罪舉主 蠕蠕二主並降 乞分地處之 使捍高車 乞爲蕭寶寅關西敗亡將士舉哀 名位俱重 守陽平非其意 在齊州無政績 求進持抑後進

韋脩 爲信州刺史 即其本州 時人榮之 爲政清靖不言而化 皆得其歡心 尚書郎十年不受外洒之選

陽尼 幽州守 與齊州中正 千試 客學其子 孝文云今爲二矣

賈思伯 論明堂 推五室

祖瑩 聖小兒 彭城王勰使王肅詠悲平城 誤語云彭城 瑩即爲詠之 觔王卽云晉大康中于闐所獻 與袁翻齊名 謂文章當自出機軸 與長孫承業造金石雅樂 兩以貧賄事除名 爽俠有節氣

珽 瑩子 詞藻遒逸 無所不能 無行 貪淫 竊銅疊金叵羅 文宣呼爲賊 數被笞辱 後爲尚書左僕射 官人稱職 內外稱美 讒言譖殺斛律光

爾朱榮 世爲酋帥 居爾朱川 明帝時兵起 拔肆州 署其叔羽生守之 帝殂 入朝 建立莊帝 既而遷之河橋 沈靈太后及少帝 殺百官王公二千餘人 欲自立 以金鑄己像不成 復立莊帝而已 還晉陽 以元天穆錄尚書事 葛榮號百万向京 爾朱以捧擊敗之 榮元顥 遙制朝廷 動靜必申 帝勤政欲與李稜馬正紀綱 榮又討平韓婁万俟醜奴蕭寶寅等 關中平 奏至帝不喜 榮入 欲袞召帝手斬之 并其子菩提及元天穆 內外喜叫声滿京城

賀拔允 與高歡深相結 魏孝武忌歡 以允弟岳據關中 深委之 岳又委其弟勝 或謂允引弓擬歡 歡餓殺之

勝 初兄弟三人委質事爾朱榮 勝從榮入 榮死 田怡欲攻宮門 勝止之 隨世隆夜走至河橋 以爲臣無貳君之義 勒所部還都 後爾朱度律數而將斬之 答曰 天柱被殺 以君誅臣 寧負王不負朝廷 乘勝追高歡 刃垂及之 死之日猶以爲恨 射飛鳥

岳 初爲太學生 驍果絶人 從爾朱榮入洛 其勿稱帝 爲爾朱破葛榮元顥万俟醜奴 在關中 孝武刺心血寄之 使圖高歡 歡使侯莫陳悅誘殺之

高恭之（字道穆以字行）國利人之事必奏（爲御史尉不避權豪 五銖 乞鑄錢文載年號碑）（爾朱世隆失儀擁截壽陽公主車 後置司直）

高謙之（恭之兄 韓涉河陰令政休多爲故事 乞復神邑令面陳得失之制 爲鑄錢）（長史乞鑄三銖錢）

齊

高歡（字賀六渾）聞羽林焚張彝宅而朝廷不問自是有澄清之志 從杜洛周又欲圖之不果遂奔葛榮 爾朱榮嬖躬馬説起兵討鄭儼徐紇榮以歡爲前鋒（魏明帝武昌四年） 孝莊既擊榮爾朱榮以葛榮部衆流入并泗者二十餘万悉委歡統之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激怒之起兵討爾朱氏 廢魏節閔立安定王又廢之立孝武（魏普泰元年） 孝武遁入關乃立孝靜爲東魏（餘見東魏門） 歡性深密機權若神馭軍嚴肅聽斷明察儉素好士人樂爲用 歡卒子澄領其衆爲廚人所殺（東魏武定七年） 弟洋領其衆遂代東魏號文宣（追尊歡爲神武澄爲文襄）

文宣帝者貌若不足宿將皆輕之推誠接下羣情始服 初立勵精爲治簡卒備邊始立九等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伐庫莫奚連年出塞軍士一委唐邕白建練習軍書簿不諳悉 以辛術典選取士必以才氣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擇門閥不遺最爲折衷併省州郡縣鎮 帝之初立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内外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常致克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嗜酒淫虐然能委政楊愔百度修勅（立十年 太保元年 天保初當梁簡文 末年當梁敬帝）

廢帝（殷 洋之子）常山王演居東館奏事皆先咨決楊愔心忌之演乃與長廣王殺之演又以太后令廢帝自立（乾明元年 陳文帝天嘉元年）

昭帝（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自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勤勵出畋墜馬殂（弟長廣王湛嗣）

武成帝（湛 歡第九子 昭帝母弟）和士開説以國事盡付大臣自是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至是齊反備周 文宣刊定魏（[illegible]）爲齊律至是成 文定私調法 祖珽和士[illegible]諂士開勸傳位太子（緯）徭賦重民苦之

後主 祖珽勢傾朝野丞相斛律光惡之珽譖殺之 周聞光死大赦（武平三年 陳大建二年） 陳吳明徹來伐尉破胡等與戰大敗明徹陷壽陽帝頗憂之穆提婆等勸以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帝大喜酣飲鼓舞（武平四年 陳大建五年） 帝寵陸令萱韓長鸞等姦

語蠹政民不聊生（六年）周來伐平陽晉陽皆爲所克斛律孝卿請帝勞將士爲之撰辭帝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將士皆無戰志（隆化元年 年陳八） 周師趣鄴帝乃禪其子名幼主（時年八歲） 周師至太上皇東走幼主禪於任城王湝令孝卿送璽紱孝卿以送於周 太上皇幼主奔青州周人追及之後賜死

崔㥄（偉麗善容止 鼻部豪傑爭名 高昂矜爲 師友 贊高權 變飾閥 自矜爲促天子眈 以魏收輕薄不使修起居注 門閥自矜 寡言 謂高澄黃頷小兒遂見惡 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皆時所稱 貪驕 子瞻）

崔瞻（神彩嶷然才學風流後來之秀 陳舍人見而心醉 事高洋 父子並詩人冠冕 議太子拘虵社 責婢收之笑 簡傲 御史臺欲蓋蠲食 同臺裴姓者自誇七節佺忿敢之 好讀書 酒後清言聞者忘耳 天保後垂吏事謂騶籍者爲濟倒而瞻終不改）

許惇（清敏連於從政 平吹爲天下第一 在魏號入鐵主簿 詔圖形頒天下 守 無學術 欣笑蕭堂惇桂口隱几而睡不爲勝流所重 長鬚文宣截之號齊鬚氏少欽直晚更浮動）

李元忠（母多病故能醫 貸不求利鄉人敬之 路梗言元忠所遣賊舍避 載箏酒迎高歡慷慨流涕進縱橫之策 守光州乞抹負得萬石以爲少出十五萬石 卒無食不可無酒 以多酒有音樂求爲太常 善彈琵琶執非入墓）

李幼廉（幼不受金故名 高歡部分冀部六州九 事應機立成 事文襄所在稱職 萬 揭和上閣 祖珽閣 求紫石英烏二兩）

李繪（事文襄 倨傲周鈒 陸生丈人集）以上名列姬傳

高浟（八歲折韓毅學書不如論 才 滄州定州推盜如神）

慕容紹宗（恪之後 介朱榮之從舅子 不許榮 殺洛中人比甥 榮妻子及餘衆歸歡 侯景反聞紹宗至大懼而敗 与西魏戰風撤纜斷赴水死）

獨孤永業（有威信善招撫 剛直不交權勢 兩守洛州河洛思之 辦馬槽走周師）

鮮于世榮（周兵不鄴蜀不降 彼勢不亞見殺）傅伏（周以其子招之 不從齊滅歸周）

孫騰（歡倚腹心置於魏朝 貪婪 与高岳高隆 人習馬子如爲四貴 非法專恣 騰爲兒甚）

高隆之（見信高歡 舊輕文宣 卒致其 家而發家 焚骸骨投之漳水）

司馬子如（結高歡 少不合者即寘之加刃於頸 滑稽不檢 後在冀州能自改厲）

段榮（贊歡 起兵）

段韶（榮子 歡腹心 賀拔勝刃垂及歡 韶射斃其馬而免 受歡遺托 走陳霸於廣陵 斬東方白額 然窋陵 敗周軍於大和谷 又破其柏谷城 人畏之 服秦城 有宰相風 閨門雍睦齊代罕及 望傾朝野）

斛律金（善騎射行兵 望塵知馬步多少 沙苑之役 弃金鼓幾殆 質直不識文字 初名敦以不能署改猶以爲難 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莫比 常以爲憂 子光）

光（字明月 洛鵰 居家嚴肅 簡儉 門絶賓客 從戎未嘗失律 未嘗妄人 爭爲死 大破周尉遲迥等 破宇文憲又屢破之 光怨祖珽 又抑穆提婆之賜 周將韋孝寬乃行百升飛上天之謠 祖珽力譖誅之 周武爲赦境內 及入鄴 問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孫搴（爲高歡草檄立就 嘗領劇 學淺行薄 劉飲醉死）

陳元康（代孫搴掌機密 颯颯運筆 筆不及宗 便辟 貪貨交易遍於州郡 高歡爲之處分九十餘條皆能記憶 侯景反請用慕容紹宗之 兩譽崔暹之死 與厨人殺高洋死）

杜弼（長筆札 爲政清淨 言在位貪 又請先除內賊 歡令弓矢刀槊夾道使弼出其間乃）

（戰慄謝伏談佛學上老子注升御子坐歡高歡安禪）

房謨（房公爲兗州刺史廣布恩信合境欣悅高歡常以謨爲廣平羊敦廣宗竇瑗平原許惇清能爲諸州勸撫南汾胡夷來歸西媿曾戍家産富贍不假官俸是以出稱其清白）

張曜（夜還須火方開門久讀春秋一月一遍）

王紘（十二以孝經在上不驕戒郭元貞文宣謂酒太祭日亦有大若諫伐江南勸以自治）

唐邕（軍吏以上效勞由緒占對如響簡閱唱名不執文簿耳所口處手書文宣以爲金城酌事宜改敕諫辭中殺范洪嚴酷公事甚理典執兵機莫不諳知被遇意氣）

（獵尚官鑊違限杖朝士皆大發一物字）

元文遙（十餘歲一睹而誦善宣敕声韻高朗請縣宰用士流士人爲縣始此有侵田者与之辛相讓閑田与趙彥深和士開被任遇雖無彥深清謹亦無士開貪鄙）

趙彥深（名隱以字行爲司馬子如洪書寫子如薦之高歡齊相善始終惟彥深溫柔謹慎然以子長堅爲中書侍郎時語云織鳳池）

郎基（受吳明徹圍削木剪紙爲矢御史不憚權威守潁川積年留滯數日剖判嘗云官所木枕亦不須作唯頗寫書潘子義云亦是風流罪過）

茂（基子見隋文帝言周武爲象經兆人主事因自結納衛國令審釋繫四百餘人部人兄弟不睦使者譖數論卒相友弟開皇時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及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皆以繁紆奏罷撰州郡圖經長於政理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

魏收（少隨父在邊好騎射鄭伯謂之折節讀書所坐床板銳減以文章顯爲節閔帝封禪書立就南巡賦譏異訴三臺成獻賦爲最爲高洋作五十餘徵不日而就与邢邵分黨世稱大邢小媿輕薄號驚胡蝶使梁買吳婢於館部中有買所者皆通之宴無子）

（文宣又賜二事○位斂不遂求修國史崔暹薦之文宣詔撰媿史謂何物小子敢与收作色謂楊休之無以謝德當作佳傳綜金傳爾朱訴者百餘收無以對然皆誘史有至死者衆口喧然號穢史投牒者相次告楊愔高德正和之北史論其意在實錄好發陰私故起謗議○性褊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好声樂与諸優爲獼猴枕中篇戒子弟以作史見憾於之齊亡之歲家即見發）

魏長賢（收族叔父修著晉書未成長賢欲成之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倖或責之復書言志辭疾去職歸齊不仕周武要辟亦不出）

魏澹（族弟仕隋注庾信集撰笑泛覽博物帝令別成媿史）

辛術（有巧思与高隆之營鄴宮守清河父老詣闕請立碑与宋道游李繪爲高洋上客東徐州燒侯景籍數百萬隨術渡淮北者三千餘家部內犯法先斷後聞款附者二千餘州得傳國璽遷鄴後典選却乞首四高洋袁叔崔暹楊愔惟術爲最清儉寡欲軍旅不釋卷定淮南一毫無犯唯太收典籍名畫法書不入王府送朝以饋貴要人以此少之）

楊愔（字遵彥兒時風度深敏皆期以貴杜洛周陷中山全家因繫復沒於葛榮榮逼以官僞嘔血不受隱嵩山又見執於楊寬相州守防禁送都逃依高昂歸高歡方見用念家禍所食惟鹽米韓陵之戰每陣先登還葬儀衛二十里會者萬人或恐以歡欲逆帝所爲爲弱水易姓名入嵩山又東入田橫島講誦人稱爲劉先生歡求得之驟致顯用典選二十餘年多以言貌取人武謂其妃貧人市瓜隗記強識半面不忘人爲祖總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天保後賴其正救神儀秀發百寮聳動明無私交賞賜散親族架中惟書頻遭迍難一食之恩必報仁厚以常山長廣二王親逼奏出長廣刺并州二王遂殺之省中）

二人亦列魏史

周

宇文泰（字黑獺代人鮮卑種）　從葛榮榮滅從爾朱榮征伐○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爲司馬事皆决焉　往覲高歡知其逆謀岳以泰爲夏州刺史岳爲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凉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陳悅關隴平　高歡遣書結納泰以聞故魏帝深仗之惡高歡之逼輕騎入關泰迎之都長安爲西魏　泰既馮孝武立文帝用蘇綽爲富國強兵之法（綽詳見西魏門）○泰能駕御英雄賓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放三代○泰卒以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　子覺（泰三子）嗣位爲周（代西魏）有其國是爲孝閔帝（追尊泰爲文帝）

孝閔帝　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弒

明帝（毓）立護歸政軍旅猶總之憚帝明敏遂進毒帝覺遺詔立弟邕（武成二年陳天加元年）

武帝（邕）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定元年陳天加二年）　幸太學于謹爲三老始親政頗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悉還俗并淫祀悉除之　誅代齊韋孝寬陳三策滅齊　後梁明帝入朝　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　以齊傳伏守節令宿衛又以李德林爲內史自是詔誥及用山東人物並委之　毀徹彫斲並賜貧民　庶人以上聽衣綢綿絲布餘悉禁之　外官不過十餘人　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　帝撫士有恩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　帝崩年三十六○長子贇立

宣帝　始立即逞奢欲惡人規諫鄭譯用事誅殺王軌　傳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　帝不豫劉昉鄭譯柳裘等引楊堅輔政　靜帝立楊堅革宣帝苛酷作刑書行之　尉遲迥謂堅將不利於周謀討爲韋孝寬所敗自殺　進堅爵爲隋王遂禪焉

宇文護（泰以爲類己死以天下托之[illegible]　強寇在邊衆心恃之而定[illegible]不行兵衛盛於宮闈乙弗鳳等謀[illegible]　遂并弒節閔立明帝又弒之武帝[illegible]　慢因入朝殺之與于謹克江陵[illegible]　於大体所任非人諸子殘暴[illegible]　突厥謀共圖齊齊以母還護　故護勉強與突厥東征無功）

宇文孝伯（武帝時出入臥內所有政事皆預[illegible]　比盡心竭力無所回避[illegible]　外間細事皆以聞請選正人輔太子[illegible]　伯與尉遲運輔之付後事宣帝追[illegible]　運懼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人[illegible]　子知欲何之詔而不入將焉逃死[illegible]　辛賜死不　肯圖齊王憲）

深（至孝[illegible]知其[illegible]河[illegible]）

宇文憲（泰子年十六治益州蜀人立碑[illegible]　齊伐高歡爲先鋒大敗之[illegible]　[illegible]後食[illegible]破齊[illegible]齊人聞風憚其勇畧　[illegible]名日重潛思屏退宣帝忌其望重遂殺之）

引光如炬事母孝善兵謀長於撫御**測**守汾州礼送東魏之抄掠者

宇文貴善騎射將帥材**愷**有巧思建仁壽宮檢校將作大匠造觀風行殿推移

擬忽明堂圖議

侯莫陳崇驍勇善馳射陷陣擒万俟醜奴擒史歸

王誼彈擊朝士不恭者盧墓平猶疑宣帝憚其剛正出之平司馬消難隋文妻以

文格蘇威減功臣田給人戶之謀隋文孝岐州子死踰年乞公主除服楊素劾之恩

礼撫導後以胡僧告之賜死

獨孤信爲孝武定荊州東魏遣高敖曹至奔梁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百姓懷之

帝振勸固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攜歸帽側然旦皆效之前後皆封回授諸子文

為隋文后子陁事猫鬼竊物

竇熾射賜前騎河橋之敗以善射遂與所親抗敵涇州政清靜所遊泉人懷之辭造

弟周武年長欲勸護歸政元老素望參議大事伐齊年老欲行勸進隋文不肯署牋

賀蘭祥拜為荊州有惠政夷至若日千數盛夏境內觀政得失息發家之俗清

素贈遺一無所受蕭詧贈分華經史亦付有司修富平堰開渠注洛平吐谷渾

史寧嘗與賀拔勝奔梁鎮涼州戎夏服其威惠在荊州奢徵名損子雄從彌矣無虞發

權景宣守南陽兒發人防守敵議百姓立碑頌德與東魏爭豫州因留鎮荊州威行南服

侍罷貪驕敗

王羆守荊以死禦梁圍三年南奔數族走之齊遣韓軌入華州襲之羆徒跣逐之因大破

齊河橋之敗開門論戰士任其去留嫌臺使游食客瓜皮吏不營產安貧

王思政勸魏孝武入關擲蒱自誓河橋陷陣幾死鎮弘農開門解衣而臥猶得全

送朝廷竭力守潁川齊文襄十萬攻下之

尉遲迥為周文取蜀鎮之梁武陵王紀據蜀隋文將篡迥不從舉兵兵敗自殺

王軌從武帝平并鄴吳明徹寇呂梁敗之清口捋武帝鬚曰好老公但後嗣弱忠恕

樂運孝直諫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服吉諫數敵輿櫬陳帝八失帝亦感悟

鄭譯去逐之兩縣有聲又訐直不得為諫官致積著諫並死

蘇綽周惠達與謀事為之周文觀綽與語竟不設網羅而前席達旦制文案朱出墨

入計帳戶籍之法并力禽貴泰謀與周文合獄官屯田六條詔書一先治心二敦教化

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作大誥革文體不營產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弱冠請為前驅平蕭寶夤守淅陽與新野與獨孤信號連璧

迁南兗周牛道恒嗜濯遂濟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遁死種熠代指周知

奏事討日城齊要處離間詐明月平齊三策一有象二名曰三修好武帝所其言平

齊伐陳平淮南敗殺尉遲迥好文史兄末年患眼眥令人讀之俸不入私房

夐蕭然自逸時號居士不應聘明帝賜詩以絲河東酒一斗號逍遙公武帝賜繡推

取一足乘舊馬譏宇文護峻宇雕皆陳使者求見盂靜

柳虯辭官退耕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常弊衣疏食弊衣不過適寒食不過充飢致或營求

拔勞思憲耳

柳慶年十三三遍誦千餘言蘇綽謂竹賀白鹿表華擧雍白枳橘猶自可移況於子也在

雍州貴戚斂手察盜金沙門誘胡家賊自自爭王茂之死抗直楊寬因其故吏求其

罪絞無所得

達奚武夜入齊軍若警夜者伺敵情河橋之戰斬高敖曹微時奢後及貴行常單馬晝

常捲靡曰不可頻忘時昔　祀華岳
獨登峯貪吝取車中鈿金帶

赫連達　賀拔岳死費迎周文　承私當酬胡人
饋羊曰不可羊入我厨而物出官庫

蔡祐　為周文斬元進　如父子　河橋之戰下馬
步鬬敵圍十重射却之　與高歡戰芒山号
鐵猛獸　不言功　少與李穆齊
各言安能以處貧賤言訖各大哭

耿豪　沙苑之戰甲裳盡赤
芒山之役大呼獨入

高琳　毋得浮磬之精　河橋之役勇冠諸軍
與吳明徹晝夜拒戰十旬明徹退走

泉仚　年十二宜陽鄉人請為縣令　丁母憂請起復
守上洛走蕭寶寅　刺東雍徵楊羊皮豪
右無敢犯　清約在州五年自鄉里運米自
給每辭一官憂見顏色　再守上洛為高歡
曹所執戒二子勿以我故虧臣節　二子討
賊（元禮）戰沒（仲遵）復刺洛州頗得時譽

李遷哲　世為山南豪族　為周文討甲峰直州
與田弘討信州諸蠻畏威　鎮襄陽大破

陳兵於江陵　知巴州　納降之計　鎮白帝食
葛根　男女六十九人　華修　緣漢十餘里
弟宅相次
嗚笳往來

唐瑾　文雅雄偉　于謹結為兄弟　江陵衣冠仕
族賴瑾獲濟　藏書兩車　十旬迁四職
迅雷風烈晏寢亦起
好施所遺田推境堆

韓雄　在邊四十五載　東魏
憚之　子（禽）擒陳叔寶

賀若敦　彎三石弓　湘州禦侯瑱聚土覆米
詒瑱　宇文護逼令自殺刺（弼）舌戒慎口

申徽　河橋之敗獨在左右　瓜州五懿遷人安之
案牘皆親覽事無稽滯　襄州俗通餉遺
晝楊震於寢室　題
詩清水亭傳誦手迹

陸通　父（政）孝感泉魚　通　沙苑力戰　処機密恭
謹　禄賜與親故共　謂人患貪而不貴不
患貴而
不貧

楊檦　行建州事威名大振　鎮東竟
十年常勝以輕敵敗而降齊

韓褒　守雍州訪盜皆豪右為之而陽不知厚加礼
乃召傑黠少年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
地界有盜不獲者以故縱論　被署者皆首
伏徒侶皆列姓名或亡匿者亦言所在　褒乃
藏其簿大牓州門曰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
顯戮其身以其妻子賞首者　旬日悉首盡
而京州均貧富
汾州緻靜悍

劉璠　事蕭睥獨奉其喪還都　事蕭脩不從武陵
王紀之召及為周文所獲　功全蕭脩　為郡
善撫御不營資產
妻子隨俗食麦衣皮

柳遐　仕梁　蕭詧稱帝辭去讀書　詧殂行服始
仕周　準人務先以德　所母疽　無喜慍
好施　子靖　歷二郡人畏愛之　隋文踐位召之
不至閉户自守足不歷園庭十載
子孫有過自責　鄉
里亦化之方之王烈

儒林
劉獻之　謂離騷任　謂名法小　謂立身德行為
首　謂多聞博學不過土能忘味

張吾貴　別造户牖　諮劉蘭三旬便能
講春秋　好講說　不屈王侯

劉蘭　二十餘始入小學且耕且學三年通五經
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畏求辯而卒

徐遵明　事王聰張吾貴田猛略　[illegible]去之而師心講
學二十餘年海内宗仰　辭書八寸策為
入卜宗因
曲為之說

李業興　師徐遵明辯難于靈發而遵明學徒大盛
上戊子元曆　高隆之議撰器衣服及
百戲　請與共事　使梁與梁武朱异辯難該
博　躁謐之儒者風　子梁祖亦儒學巧思

李鉉　師徐遵明　用心精苦三秋冬不畜枕　生
徒恒數百人　無遊間言經者多出其門　特
京師讀未見書
字辯

馮偉　閉門三十年　趙郡王強以礼招之　歲
餘冏辭而還　九礼饋東脩一毫不受

邢峙（太子食邪蒿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

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爲其子博士 六合賦魏收邢卲皆不取之 上書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采 死之 後附語得爲辭之 矜大）

張景仁（工草隸致通顯史謂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明易詩書礼恬淡不肯爲諸王師貴遊 多就學明風角玄象而不言歸易却値）

（畏馬）**樂遜**（擾攘之中志道不倦 寡交忠信爲本）

黎景熙（家傳楷篆 不事生產 同列車服華盛 貧素無愧色 勤著述 早上封事又 言風俗 奢侈）

（文苑）**溫子昇**（嶠之後 馬坊教諸奴子書 射策八百人爲冠 辭人負才遺行推子昇罪子才 王元景有德素 文襄疑之餓死）

李廣（博學 嘗夢有人出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

樊遜（貌醜 書見賢思齊字自勸 或譏其靜嘿不交時 作客誨以自廣 校定群書）

王褒（儉曾孫 七歲屬文 位望隆重愈自謙抑 與梁元帝降周 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 言江南競和至此方驗 周文謂之勇氏與 庾信才名最高 遊宴常侍 有器局識政射）

庾信（父肩吾在梁與徐摛号徐庾體 侯景作乱 信以衆先退 爲元帝使西魏因留長安 陳請之周武帝惜不遣 雖位望通顯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顏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講老莊盧談非其所好還習礼傳 博覽 好酒不修邊幅 爲周軍所虜 遇河水暴長奔齊 文宣引之內館 才辯工尺牘應對 館中文書皆其封署 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 齊亡入周 在隋爲太子文學 家訓二十篇）

（孝行）**王崇**（孝感風雹獨不及 表門閭）**秦族**（終喪二十年蔬食不入房室）

張元（六歲 清霧 還 鄰李 礼拜闔門首）

（節義）**于什門**（爲魏明元使爲跋 二十四年不屈）

汲固（爲兗州從事罣刺史李式浦月子憲）

朱長生 **于提**（並爲魏孝文使高車 高車分徙之三歲不屈）

李几（七世共居同財一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風礼著聞）**郭世儁**（七世同居 犬豕同乳 烏鵲同巢）

蓋儁（六世同居）**石文德**（五世同居）

孫道登 **宗女** **沓龍超**（並賊執使諭城中早降 及登城告城中努力俟救皆見殺）

（循吏）**明亮**（辭武勇將軍之号 除陽平汲二郡 清白有惠）**杜纂**（儉約有恩 降於葛榮）

張華原（事高歡不爲宇文所屈 爲兗州有恩信 寇盜寢息 繫囚如期至 六駮食虎）

孟業（不受同僚盜絹 贈送無所受 東郡寬惠 麥五穗禾九穗 無升降容 其子結婚驕後知而不禁 声望頓貶）

蘇瓊（守南清河 姦盜止息 鄰境富人寄貲境內以避盜 以盜爲左右盡知外事 沙門無計徵責 歸焚責券 受瓜置梁上 兄弟爭田者諭以兄弟難得分 異十年遂還同住 吏曹爲學生屋 斷淫祀 貸貧粟活饑 或議其數雪反逆 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

（酷吏）**于洛侯**（爲秦州刺史酷暴 王元壽等反 魏孝文詔於州常刑處斬以謝百姓）

李洪之（守河內 秦益頗有威惠而刻害之 卢閈於𨚍野 孝文令自盡 娶二妻兩宅別居）

張赦提（清約 後縱妻與僧尼通賄 貪虐賜死）

崔暹（以貪累貶 單騎問村婦崔瀛州如何 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

（隱逸）**眭夸**（崔浩心爲莫逆交 言不及世利 浩每欲屈之 竟不能發言 投之詔書 繫以輸租者 竊歸去）

馮亮（隱嵩山宣武擇其形勝處造閑居寺）

藝術

晁崇（道武時造渾儀月暈左角知角虫將死）

信都芳（祖暅授之法歷術益精河內殷次悉郎飛著四術周髀宗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作觀以周髀為法渫李業興新曆五關靈憲曆未成）

陸法和（○戒行如沙門○諸湘東乞征侯景江陵神同行羽扇麾風○豫請守巫峽逢石橫鎖珍武陵王紀○自稱司徒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曰與上上有因緣欲救之耳壽王寺獨不及難戒壽安留戲入齊散奴婢錢物坐繩床而終空棺）

○附庸諸國

夏（赫連氏）

鐵弗劉武（鐵弗胡四母也）世領部落傳務柏至衛辰潛通苻堅後專事魏堅討擒之（劉庫仁亦堅所立）復冦魏為所敗而死焉　其第三子屈丐本名勃勃魏明元改名屈丐（北方言甲下也）道武末僭號大夏天王恥姓鐵弗改曰赫連（徽赫通天）禽劉裕子義真於長安僭大號於灞上定都統萬（城堅可寧刀降）（高十佣）既死而諸子爭其子昌者為魏太武所克

燕（慕容氏）

慕容廆自遼東遷徙河之青山子晃稱燕王（女以）（昭成之后）城和龍而都焉　子儁僭大號自薊都鄴　子暐為苻堅所滅堅敗暐叔父（晃第五子）垂叛堅攻苻丕於鄴復號燕盡有幽冀平之地（垂子）寶冦魏敗於道武　寶立敗死垂之弟德立子超嗣晉劉裕禽之廣固送建康斬之

後秦

姚萇（南安赤亭燒當之後）　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為平西將軍　子襄代屯譙城慕容儁以為豫州刺史（屯淮南）　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衆十餘萬與慕容仲連和進屯北地　至萇執殺苻堅僭大號稱秦　子興嗣與道武大戰其弟平死焉　子泓為劉裕禽送建康斬之

北燕

馮跋（兄弟中寂恭謹飲酒一石不乱）為慕容熙衛中將軍因熙殘虐人龍城誅之而立雲雲為人所殺跋自立為燕王　留明元使者明元征之不克　跋病弟弘立殺跋之子男百餘人　太武屢征之不降境土日削奔高麗卒見殺

西秦

乞伏國仁（父司繁為苻堅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國仁叔步頹叛隴右苻堅使國仁討之步頹因迎而推之號年置官屬都勇士城　弟乾歸立姚興破降之既而背

姚興稱秦王于苑川　子（熾盤）立滅禿髮而自附於太武　子（慕末）立暴虐部內離叛赫連定滅之

北涼

大沮渠蒙遜　因葬叔父羅仇（乞伏乾歸敗殺之）與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稱涼王業忌蒙遜蒙遜遂陷業殺男成因激怒衆而殺業自稱河西王朝貢于魏稱藩于晉宋　子（牧犍）立妹為太武昭儀而娶太武女　太武征之力窮出降（後賜死）

後梁（蕭氏）

梁帝蕭詧昭明太子第三子領會稽太守以不得嗣懷不平招客數千除雍州都督五州諸軍詧以襄陽形勝務脩政刑張纘構詧與譽於梁元帝（譽詧之兄為湘州）帝伐譽詧聞之怒　及梁元督諸州援建鄴譽之司馬劉方貴與梁元謀襲詧詧攻斬方貴於樊城乃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助魏于謹平江陵　周文命詧主梁資以江陵一州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而詧稱皇帝　初江陵平尹德毅勸伏兵斃于謹而濟江踐極詧不忍後卒悔之

四夷

（高句麗）其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感日影而生朱蒙自謂曰子河伯　外孫逃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因以高氏（姑從之未必然）○漢武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屬之○隋文封高麗王朝貢不絕及隋平陳湯大懼爲拒守計○子元立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帝命漢王諒爲元帥討之王師不振而元亦謝罪於是罷兵待之如初　煬帝親度遼水攻之不克再攻之楊玄感作亂而還　十年又發天下兵而盜賊起高麗亦困弊乞降而元竟不至　帝更圖後舉而衰亂不復行

（林邑）其國袤延數千里多香木金寶　隋文遣劉方擊之不利　方掘小坑覆以草象陷而敗○其王梵志棄城走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金鑄自是朝貢不絕

（吐谷渾）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也（次曰若洛廆是爲慕容）吐谷渾長子吐延之死以子葉延語大將絕拔渥速去保蘭因以吐谷渾氏焉阿豺立兼氐羌地數千里通宋獻方物　臨死以折箭諭兄

弟劉力累嗣立禽赫連定魏太武拜爲西秦王

〇夸呂立始自號可汗居伏俟城（青海西十五里） 冬冰合後每置良牝馬青海中小山至春得駒號龍種 得波斯草馬放入海生驄駒日千里號青海驄

〇西域 自班超後域道幾絕 太武時龜茲等九國始來而董琬使之 自漢武時五十餘國今爲十六國分四域（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 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 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 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 內諸小渠長以百數 其出西域本二道今爲四（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 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 從莎車西百里至葱嶺又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 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 東西魏至齊周中國方擾隋煬帝乃遣韋節杜行滿使之至罽賓國得馬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舞女師子皮火鼠尾復令裴矩引致之來者四十餘國置西戎校尉

鄯善（古樓蘭 魏太武詔萬度歸平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此即白龍堆路）

且末（鄯善西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熱風老駝預埋口鼻沙中人亦將氈擁蔽）

高昌（車師前王故地 或云漢兵之困者居之 羊刺生蜜 赤塩 白塩色如玉爲枕獻中國）

龜茲（尉犁西北白山之南 東即輪臺 西北山有如膏者流成川服之齒髮已落更生）

波斯（古條支國 都利城 出馬驢象獅子 鳥如橐駝飛甚不高食草肉噉火）

大月氏（都賸監氏城 石爲五色瑠璃 太武令其商採礦鑄之美於西方來者）

小月氏（都樓沙 東有鉢和在渴槃陀西土 塔名百丈佛圖 鉢和亢覔 大雪山望若銀峯）

波知（鉢和西南 三池龍王 龍婦 龍子） 安國（漢安息國 隋使至得五色塩）

漕國（葱嶺北 罽賓國也 葱嶺有順天神 祠前有魚脊骨通馬騎出入）

蠕蠕 神元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首禿也） 聲與郁久閭相近因氏焉 子車鹿會始有部衆號柔然 大武以其類於蟲號蠕蠕 道武時社崘學中國戰陣屢犯邊明元討敗之 大檀立犯邊大武五道征之 宋文之伐河南也大武又大討之 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度燕然山又東至瀚海西至張掖水東西五千餘里 大檀因發病死 子吳提立吐賀眞嗣 大武又渡漠大討之 子予成立獻文又大破之刋石頌功 後天保三年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菴羅辰庫提並等奔齊

〇餘衆立鐵伐齊 文宣討突厥而立菴羅辰

〇既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衆奔關中突厥請之西魏斬之

突厥　匈奴別種居西海之右隣國滅之一兒且十歲斷足臂棄草中牝狼以肉飼之彼王欲併殺之若有神物投之高昌國西北山洞穴狼生十男（阿史那）最賢爲君長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或云本平涼雜胡）　大武滅沮渠阿史那奔蠕蠕居金山號兜鍪突厥（山形似之）（土門）始盛與周通擊鐵勒求婚於蠕蠕蠕蠕不許絕之　與西魏婚（科羅至俟斤）是爲木杆可汗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六千里後與魏伐齊至并州隋亂中國人歸亡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臣之

古今紀要卷之七

古今紀要卷八

慈溪　黃　震　東發

文帝　姓普六茹（本楊震後周大祖賜姓）諱堅周宣帝后父（嘗從武帝破齊）　靜帝幼入總朝政矯宣帝之苛酷（鄭譯劉昉矯詔引入）周氏諸王在藩悉召至長安尉遲迥起兵韋孝寬討平之（又廣陵杜喬生起元義討之司馬消難起王誼討之荊郢兵起賀若誼平之王謙以巴蜀起梁叡平之）五王畢王賢等謀變被誅竟代周以長安城小徙龍首山　廢後梁（七年）　滅陳（用賀若弼韓擒晉王廣楊素等滅之）　突厥請盟（初來寇命衛王爽擊平之竇榮定又使史万歲斬阿波可汗遂請盟）　用蘇威高熲同參朝政天下稱平（歲減賦役）　裴政修律令後世遵用（去梟轘及鞭法定死流徒杖笞）　褒賞守令州縣多稱職（梁彥光樊叔畧房恭懿等）　減役（每歲十二番爲二十役）　減調（二疋爲二丈）　周末權酒塩悉罷之（池井）　求遺書（牛弘請）　以斷獄猶多命蘇威牛弘除律千餘條　置義倉（長孫平請）　輸籍法編下諸州（高熲議）　龐晃短高熲帝禮之愈密　府藏充溢河北東粗　盧賁閑衆除名（本佐命臣）　關中大旱流涕不御酒肉者一朞又帥民就食洛陽　仁壽宮成壯麗而怒　豆盧通貢綾之布焚

之死刑三奏、赦王伽所縱流囚李參等用爲雍令**右節用愛民事**

從何妥議樂用黃鍾一宮（萬宝常定孝孫定雅樂並不用）聽民出家營造經像　煩碎臨朝至日昃（栁彧楊尚希諫不聽）明察臨下左右有過輒加重罪　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　牛弘等議明堂不決而罷　盜邊粮一升以上斬　晚節法峻不復依律　詔諸司論屬官罪於律外斟酌决杖　又以盜多　一錢以上者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信獨孤后及楊素言廢太子勇立晉王　廢學校（劉炫諫不聽）王通上太平十二策不能用　晚年尤信佛道鬼神　信讒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　懲周室微弱諸子分據大鎮迭相猜忌皆不以壽終（秦王俊以奢侈免官死蜀王秀以巫蠱死漢王諒以反死）帝疾楊素輔太子爲變令張衡侍疾俄而上崩中外頗異議**右帝失德**

高熲（事主專　文帝得政即願受驅馳　尉遲迥起兵先進破之　獻取陳之策陳人益弊　伐陳三軍咨稟　◦得君專　未得天下時帝已委心膂　破尉迥委任益隆　前後短之者帝皆疎黜之　◦諫晉王納張麗華　諫廢立　諫伐高麗　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推誠躰國薦拔忠良以天下為己任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　削藁　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所薦　餘不勝紀　有功於隋最多◦以諫廢太子勇為獨孤后所間　帝終不能全之　為煬帝太常諫收召周齊樂工見殺）

蘇威（宇文護將妻以女逃之　雖為所逼亦居山寺諷讀為娛　授官並不拜　高熲薦之隋文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　然其後為宇文化及光祿大夫　化及敗歸越王同　太宗平王世充　以老病坐閤闈求謁太宗　數之而不見　又求謁高祖亦不納　廉恥掃地◦與高熲同心輔政　天下称平　然煬帝時與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同掌朝政　時号五貴　卒為其所陷除名◦煩碎自是　加五教以煩碎之辟百姓嗟怨　江南多叛　定律令務在非簡久之法　凡公議惡人異己　子夔論樂與何妥分黨　妥奏以朋黨　威坐免　連坐百餘家　此亦威之過　帝謂威非詐清但狠戾不切求名太甚◦父綽在魏作征税法自謂如張弓誰能弛者　威至是奏減賦役　因宮中銀幔鈎盛陳節儉　帝將殺人臺前遮之　諫築長城　盜賊起無敢言者　威因玄感反言恐成亂階　又獨隱殺拄言盜賊漸近　又乞敕群盜討高麗　清儉廉謹皆好處）

楊素（蘇威與高熲掌朝政　識度不如熲廉謹亦不如威　惟有戰伐之功　伐陳引舟師楚三峽　巴陵以東無敢守者　江南群盜所在平破　兩破突厥漢南無虜庭　為煬帝平漢王諒　御軍甚嚴　然微功必錄　故士亦願從　為僕射時營仁壽宮　熲言其侈麗　營獻皇后陵　詔書褒美　貴盛貪侈近古未聞　時人鄙之　柳述梁毗言之　漸見疎　煬帝得為太子皆其力　文帝疾為煬帝防撫　善屬文　好陵轢　謂周武帝但恐富貴來逼耳）

賀若弼（與韓擒皆平江南功自壽功多　量小　帝終始疑之　壽州刺史帝疑與尉遲迥作乱召之　高熲薦平江南　忻然以為己任　伐陳先襲南徐　恨不得叔寶　平陳後撰御授平陳七策　貴盛怨不得為相　忿高熲楊素　謂惟能啖飯　以怨望幾死　興突厥比射　殿前自明赤心　嘗謂楊素猛將非謀將　韓擒鬪將非領將　史万歲騎將非大將　意以大將自許、煬帝尤忌之卒見殺）

韓擒（北史作禽）守和州屢挫陳人 廬州總管
委以平陳之任 伐陳爲先鋒濟江入陳
雀門擒叔寶 與若弼爭功上前 上嘗示突
厥突厥不敢仰視 將死鄰母見迎王者又或
驚謂閻羅王

史萬歲（良將 高熲謂古名良無以過 不治營伍無警夜而虜不敢犯 應變無方）
年十五從戰 命射群鴈第三者 自請於竇
榮定擊突厥馳斬其所選挑戰壯士 高智慧
亂江南深入千里十旬轉鬪七百餘戰 破南
寧夷過諸葛紀功碑深入降之 突厥入犯聞
其爲將引去 以取南寧時受賂事覺除
名 楊素害其功 死之日天下寃之

劉方（亦良將 平李佛子有威惠 經略林邑南過馬援銅柱八日）

元冑（周趙王招謀害帝 瞋目叩刀入衛 遂扶帝走 事類樊噲 坐事除名 煬帝殺之）

李德林（幼聰敏 就宅觀者車馬月餘不絕 該博孝 美容儀善談吐 江總謂河朔之）
英 舉秀才擢甲科 與熲之推判文林館
周武平齊得之 詔誥及山東人物一以委之 謂
之天上人 ○隨文受顧命曰顧以死奉公 勸
堯爲大丞相 假黃鉞 羽檄頻至 機速競發
禪代詔策璽書皆其辭 諫滅宇文氏 由是品
位不加 後以請買市店 益賦 貶死 以江
南抗衡作天命論
覇朝雜集

盧思道（不辭劉松所作碑銘 閉戶讀書 後松又不解思道所作 借魏收異書 才學兼著）
文宣挽歌惟思道之善者八首 聽蟬篇更崇
歎美 勞生論指切當時 請省大理而留太
僕爲重畜産賤刑名 言殿庭非杖罰之所 朝
召答罪當贖 不持操行 持才陵轢官塗淪滯

昌衡（與從弟思道齊名 獨不言功 被劉周俊 徐州有能名 牛觸死其所乘馬不）
受牛主價直 吏部蘇威考
之曰德爲人表 行爲士則

薛道衡（與盧思道李德林齊名 聘陳 高麗陳有四必克 以在吏部用人黨蘇威除）

名 晉王召之不往 晉王由是銜之 空齋作文
戶外有人便怒 久當樞要 才名益顯 爭相與
交 襄州清簡 人懷其惠 上文帝頌 煬帝惡
之 房彥謙勸之絕賓客 道衡不以爲意 見殺

李文博（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 吏部薛道衡令在帷中察已行事）
守道居貧衣食之絕 清操邁厲 謂房元齡
曰今治源混亂 雖日免十貪守何益 責廣出
基子盛容笑曰賈誼當此年 議論何事 秦孝
王生男頒賜 曰賞罰爲功過 設王妃生男於奇
官何事 古人得失如指諸掌 無吏幹
爲縣丞得下考數歲不調 惟道衡憐之

段文振（膽智明達世務 攻齊晉州先登 破突厥 從伐陳 破嘉州僚 請煬帝遣）
突厥出塞外 在蕃遇尉迥起兵 弃母妻
子而歸文帝 遺言遼東之役貴速

元岩（剛正 樂運輿櫬諫陳周宣帝八失 岩力救之曰樂運不免吾將與俱 將誅烏丸軌不肯）
署詔 說巾頓額 在隋面折廷爭無所回避
輔蜀王秀鎭蜀 法令明肅 王不敢爲非

劉行本（諫殺前答郎 爲左庶子 責唐令則與大子狎 責夏侯福戲笑自謂非毀一下柔目）
爲大興令權
貴憚其方直

梁毗（開皇初置御史官 以鯁直拜治書侍御史 由大興令無所回避 西寧州蠻夷不相攻擊）
奏楊素擅權 上大怒 又極言之 素自此恩寵
漸衰 當時不畏素者 惟毗與柳彧李綱

柳彧（當朝正色 百寮所憚 平齊後留京者不預賞 彧奏行之 不許高熲子請 彧諫刺史）
用武將 劾唐君明母喪娶 諫親細務 立
楊素於庭詰其罪 請禁正月十五角抵 持
節河北 免贓汙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 楊素譖黜之

長孫平（請民間秋家出粟麥儲之閭里以備凶年 名曰義倉 或告邴紹誹謗 因諫絕此法）
突厥相攻 持節宣諭 歷州所在称善 相
州有能名 正月望百姓衣畫早爲戲 上怒免

韋世康（尉迥之亂守絳州境蕭清 不以得喪干懷 慨然有止足之志 恬素 吏部選用）

平允請托不行 侍宴求退以爲荆州揔管爲政簡靜合境無訟 弟不仕盡以父時田宅為

柳機 周日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寬簡有雅望 作牧俱稱寬惠 近侍無所禎益

子**述** 尚主怙寵驕豪

謇之 機從子 貌進止可觀 風神爽讀

祝音韻清雅 善談謔 常接對梁陳使者 前後奉使所得皆散之宗族 爲齊王長史不能正救

昂 機族兄 乞勸學行礼 自是州縣置博士習礼

牛弘 乞開獻書之路 言歷代書聚散 議明堂 議樂 論京房六十律不可行 正定新樂 請改葬練之礼 吏部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甲儉寬厚訥 終始信任惟弘一人 煬帝引入皇后對食 不答妻告叔殺牛

蘇孝慈 請給職田免百寮置廨收息與民爭利

盧愷 諫用梁工王神歡 諫簡老牛享士 聘陳依本國衣 每有敷奏侃然正色

宇文㢸 吏部擢八縣令皆稱職 進伐齊策 與陳將三戰三克 當官正色百寮所憚 與高熲議煬帝好声色死

令狐熙 孝 滄州吏民恐其迁易 汴州令行禁止 上使相州取以爲法 考績爲天下最 鎮嶺南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 乞改嶺南同名州名 或譖受李佛子賂免 子德棻

薛胄 兗州旬日剖囚數百 察僞郡守之之官者 堰淮泗水西流陂澤盡爲良田 上封禪圖 以納漢王諒將除名

裴政 蕭詧鎮送荆州城下使誘梁元帝政許而告城中以援兵大至 在周與盧辯建六官撰朝儀 司憲剖決如流用法寬平 在隋與蘇威定律令 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 諫太子龍雲定與 襄州令行禁止稱神明

李諤 乞禁公卿歿嫁賣婢妾 極論文躰之弊 請貴賤賢愚惟務吟詠 乞禁當官矜伐 蕃

威欲罷臨道店舍 謂行旅之所依 令依舊 一

劉昉 小人 與（鄭譯）謀引帝輔政 文帝心贊 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恃此自驕 紺征尉迥衛見陳 謀反誅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外祖韋孝寬撫養幼 自魁爲

盧賁 受禪清宮 請改周代旗幟 言宮懸七八不同 數人同引文帝入總萬機 帝嘗謂昉等我不至此 然此等皆反覆子也 實行詐頤命於我

李穆 周太祖芒山之敗墜馬 穆突圍入援以從馬獲全 撫慰關中所向克定 賜鐵券 ○ 奉十三環金帶於文帝 表勸進 乞移都 拜太師 贊拜不名 象笏者百人 貴盛莫比

渾 許宇文述以國賦之半得爲穆孫之嗣 既而不子述云子孫當爲天子之讖 構之族誅

李圓通 爲帝監厨不許世子乳母下請 遂得托心腹

梁睿 使代王謙爲益州 王謙反因討之 劍南遂平 威振西川 夷獠歸附 乞討南寧夷（爨） 道（衡） 令其勸進 上平陳策 上鎮守突厥十策 求退受金自汙

于義 守武安專崇德教不尚威刑 弟爭財相訟者自取家財與之 各懷愧耻 風教大洽 鄭譯劉昉譖之 高熲以有經略可討王謙 昉止之 幼子宣敏

宣敏 使蜀乞分王戚屬 於是蜀王秀鎮蜀

陰壽 監韋孝寬討尉迥三軍紀綱皆取決於壽 高寶寧連結契丹討平之

骨儀 清苦獨貞獨 時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 儀厲志守常介然獨立

竇榮定 少與文帝相厚 娶帝姊 尉迥平後鎮洛州 突厥請盟

豆盧勣 刺渭州鎮燒當羌 有惠政華夷悅 漲鳥鼠山湧泉 益州致王謙

梁士彥 晉州禦後齊 安尉迥入鄴城 文帝忌之 怨望謀反誅

宇文忻 年十二能左右馳射 諫周武帝旋師拔齊晉陽 擊鄴城 觀戰者遂大敗尉迥

（有善事雖非折所建亦相謂此必英公法解兵法有威名興梁士彥謀逆誅）

虞慶則（突厥將內附為使招之帝以高熲平南慶則降突厥並称平嶺南李世賢誅）

趙煚（孝從宇文泰攻洛陽留鎮撫為周克陳十九城以習故事相隋文尋忤旨出與）

（剬斯徵不協救其死而不言刺冀州有疾民爭祈禱置斗尺悅奸詐載瀛陽盜）

趙芬（明習故事所居之曹皆有声績凡有疑議剸為評斷度尉迥之謀附文甚親信）

楊尚希（尉迥發喪哭不哀視不安知其有他計先迸之州郡過多請罷諸郡諫親細務）

元褒（泣諫諸兄別居商人訟其受金縱賊輒自誣服曰恐累善良）

高勱（齊親王剛直有才幹斛律明月每征伐引為副從官放縱欲斬之乞收五品以）

（上家累置三臺胥其死戰不從遂遁為周所獲周士入清絕子胥廟牛酒之祭上取）

（陳策洮州豪猾屏迹路不拾遺）

侯莫陳穎（教豆盧勣撫慰稽胡群胡悅服瀛州免官百姓流涕鎮邢州山東第一）

（桂州大崇恩信民夷悅服嶺南闌越不附拜南海太守）

魏澹（撰魏史）杜臺卿（采月令為玉燭寶典患聾請修國史）

崔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上書論取陳之策會州平諸羌）

于仲文（九歲謂讀書忠孝而已不從尉迥之誘擒其將權襄盡平河南諸郡獄中上書）

（自陳屯白狼大破胡以吏多奸令勘録省中事征遼出樂浪道宇文述先退遂敗）

趙綽（刑部称職爭重盜賊法爭蕭摩訶子作乱從坐爭辛亶衣緋褌賜死上每謂朕於卿）

（無所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賀婁子幹（有邊功再破突厥再破吐谷渾議隴西營田非便守營州鎮榆林塞）

（甚為虜所憚）杜彥（繼子幹守靈州虜馬不敢至塞）

柳莊（啓後梁深覺息民以徹變蘇威訐其惠世務學業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為長所譖）

郎茂（見文帝非局武作象經因自結約為衛國令韓訟不諳州省蘇威責人間五品不遏）

（曰管內無五品之家又奏罷餘龍簿乞沒王事者子不退田劾宇文愷于文仲寵河東）

（鋸蜜撰州郡圖經無褰詩之節見帝忌刻切欵）

高構（前後典選莫及牛弘典選擢用常問之薛道衡為文公先呈草舉房杜等）

伊婁謙（費周武伐齊因鴨齊觀縈澤州清約得人攀恋数百里不絕）

龐晃（帝令射雄為富貴之驗擊突眾鄙悍）李安（長父璋與周趙王謀殺文帝安告之）

觀德王雄（文帝族子寬容下士朝野傾矚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称四貴文帝惡其）

（得史忌之）弟達（平陳後差品天下牧達為第一楊素言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惟達）

蔡王智積（文帝從子同州循謹在州未嘗遊戲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

（時延儒士所設惟餅果酒才三酌女妓惟年節嘉賓奏於太妃荅勸洽産業者旧皆平原）

（露朽財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守弘農清靜破玄感）

太子勇（文帝長子好學寬和初為太子諫徙民實塞因飾蜀鎧帝不悅冬至百）

（官朝之恩寵始衰煬帝因譖之文獻皇后始為奪宗之計楊素復譖之卒鍛成其獄廢之）

秦孝王俊（第三子好佛伐陳山南道元帥有令問後漸奢免官妻妬毒之）

蜀王秀（鎮蜀有膽氣煬帝忌之令楊素譖廢之）

漢王諒（并州總管黃河以北皆隸之見諸兄以讒廢陰有異圖帝崩徵之遂反裴文）

（安勸直趨霸上不從楊素擊之敗降）

煬帝（晉王廣）營仁壽宮發天下奇材異石實園苑自長

安至江都四十餘府築西苑（緣渠作十六院清夜遊曲）幸江

都（挽舡八萬人皆衣錦）括天下樂家子弟為樂户　築長城（發丁男百餘万）　造輿服近世莫及（擲自投擊）　營汾陽宮　誅高熲賀若弼等　巡河右通西域自京師入西北諸郡轉輸塞外西方先困　自江東幸涿郡敕四方於前舡選補　詔討高麗四右兵會於涿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　議復伐所在盜起　詔伐高麗百道俱進高麗乞降　帝在江都以禮餉豐薄除官四方剝利以充貢獻　大業十三年唐公起義師於太原入京師以代王侑為帝遥尊帝為太上皇明年（義熙二年）宇文化及犯宮闈上崩于温室

恭帝（侑煬帝長子元德太子之子）義兵入長安立之以唐公為大丞相封王明年遜位

楊素（煬帝之立皆其力辞見文帝）

張衡（幼有骨鯁風扣馬諫周武居憂出獵太學為同輩所推煬帝尊宗之討多其所為）（帝幸其宅留宴三月驕貴諫廣汾陽宮出守榆林帝幸汾陽恐其不宗憤）

郭衍（勸隋文發周宗室淨代晉王腹心事宗之禁防然為之當帝取樂然有抗御）

王韶（與元岩同以剛直晉王鎮并蜀王鎮益妙選重望為僚佐晉王領并王甚辭）（之每事必諫自鏁諫三穿池從山克令陛留鎮求退）

榮毗（楊素薦為華州長史繩素左右無所寬貸）

許善心（陳人聘隋隋留之至陳亡始悲泣而至之言户私役宿衛之罪化不武逆）（獨不謁朝堂母死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續父成梁書神雀頌）

房彥謙（孝齊州主簿州廢肅然齊主之奔欲匡救不果齊亡歸家隋受禪無仕心韋）（藝強仕之書諭賊賊懈趙高頻考課長葛令撫慈父為天下長吏第一去之日百姓）（號哭辞道衛深交責張衡不正救棄官歷居置司隷官起彥謙為之慨然有登清天）（下之志薦舉皆表式彈射無怨言隋收亂乖不變節獨直道守常介然孤立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為官貧遺子孫在清白尺牘為人所寶）

高構（前後典選莫及牛弘與選擢用必詢道儁作文必呈草薦房杜等滑稽辯給）

衛玄（資州山獠辯兵歸附者十餘萬去之日攀戀數百里不絕征遼與代王侑留守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卒與宇文述破之其後拒關中不能救百姓亦貨賂公行）

楊汪（少凶踈喜毆擊長折節勤學・王達欲求良田薦為左丞汪奏之為大理一夜定二）（百餘四曲盡事情祭酒百寮就學天下通儒皆萃焉梁郡擧姓李密為王世充用被誅）

宇文述（從伐陳平吳會奪宗之計皆述教之賚金寶入京見楊約遍於楊素謀廢立凶）（吐谷渾離散逐之雪山空其故地與蘇威同參朝政容止便僻宿衛取則有巧思奇）（服異物進獻宮掖征高麗大敗三十五万五千人還者僅二千七百人破斬楊玄感子）（化及）

雲定興（女為太子勇妃以奇巧媚述）

虞世基（初以雅淡文華著名其後尊事逢君貪贜陳主校獵作講武賦備書養親媚）（帝重其才使典機密與宇文述等号五貴承旨為勅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帝鴈門被圍）（之重賞格及停征遼既而不行由是孫詐見帝不可諫由是唯務取容謂鼠竊雖多不足）（慮楊義臣破賊乞散其兵淫侈納賄弟世南清貧未嘗贍之化及殺之）

裴蘊
逢君之悪為　太常益滛声異技至三萬人
為户部以貌　人無得免丁賦　承旨戮
玄感之黨萬餘家　讚殺道斃
請殺蘇威作乱被誅

裴矩
撰西域圖記迎帝意　誘西域朝貢　勸入
陳中国之盛誇夷狄　帝謂大識朕心　以
高麗遣使於突厥始建征遼之策　議分始
畢可汗之衆召鴈門之圍　召江都婦女配驍
果以安其心　迎拜化及　為
建德制朝儀　居常亦兼勤

柳䛒
晉王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䛒為冠
為文必令潤色　帝為文初效庾信及見䛒
文躰遂変　頻問應答如響言雜誹諧弥見親
愛　帝退朝常䛒日言宴調誦至與同榻共席

來護兒
幼讀詩擊鼓乃慨然滅賊取功名斬世
父仇陶武子　大破高智慧於浙江窮其
餘黨　帝圖其像以進　瀛州善政帝謂　國步
未康卿為名將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　從
幸江都賜牛酒謂甚宴父老　征遼斬高麗王
弟建乘勝追至平壤城下　再征遼聞玄感反

因亟回師與宇述斬平之　三征遼高元請
降三次皆出海道　請幸江都

周羅睺
仕陳從吳明徹伐齊羅馬突進莫不披靡
獨全衆而歸　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淹
吏手　吳世與讚之或勸其友拒絕之　執筆
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陳亡降隋
陳主卒衰絰送葬　平晉王諒餘黨中流矢卒
以寇未平柩不肯行　靈坐弓劍自動是日絳
簡州

樊子蓋
帝問其清白臣安敢清止小心不敢納賄
耳　朝江都賜米麦使謁墓謁老　征
遼守東都禦玄感　平絳賊盡焚村塢百姓大
駭　歸首者皆坑之　死見斷頭鬼前後重沓

楊義臣
破突厥達頭　破漢王諒將李景　平𠂤
海公破高士達斬張金稱帝忌其威名召
之　賊沒
是復感

麥鐵杖
日行五百里　為盜沒官執御傘每夜至
南徐州為盜　多從楊素每戰先登　征

高麗先登死之　子孟才
都之難慨然復讎　化及叙之

沈光
戲馬為天下冠　貧俠　升十丈竿透空
而下号肉飛仙　征遼升十五丈竿墜地遇
絙復上　帝遇害與孟才錢傑復讎
蹇下數百人皆鬪死無一降者

萬俱羅
言声聞数百步　大
呼陷陣出入如飛

周法尚
敗陳將樊猛　平桂州盜　平遂州獠
帝幸榆林請行宮為方陣四面外拒

史祥
伐陳出九江道　帝東宮遺書
甚念之　破漢王諒於黎陽

宇文愷
有巧思營仁壽宮　營東都皆極侈麗
北巡作千人大帳　觀風行殿推移如神
無非長君之悪
明堂圖議

閻毗
性巧　善書畫　增損輦輅　論屬車大
篤遼東城下諭賊弓弩亂發辞氣自若

何稠
博識舊物性巧為鹵簿儀伏　遼水
造橋二日而成中夜作入里城逮明而畢

王劭
博學專以詭推符讖阿媚　言河清　瑞
石龜文符命　皇隋靈感志　乞改漢
王諒
姓

袁充
亦劭之流　言隋日景長　言上
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條　萃
天變士事為
破突厥之祥

楊玄感
少時人謂其癡　郢州募敢死默　征遼
督運黎陽詐稱計來護兒發兵反　至東
都宇文述
等敗之

誠節

劉弘
泉州禦高智慧
至剝樹皮為食

皇甫誕
諫楊諒反　與豆盧
毓閉城拒諒而死

游元
正色拒
玄感

馮慈明
李密獲而誘之　荅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
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賊帥翟讓誚之赫
然曰天子正使我除汝輩
不幸見獲豈從汝活　遂死

張須陁
歲飢先開倉而後上狀　破王薄　号名
將　帝令人圖形　破裴長才　破秦君

兇（破左孝友與李密戰死）
楊善會（破新張金称時山東能拔賊者皆善會[illegible]百餘戰未嘗敗負罵竇建德死）
獨孤盛（化及兵入宿衛皆走盛獨罵之而死）
堯君素（守河東不從屈突通之招木鵝浮表達東都唐使其妻至城下招之射殺其妻）
張季珣（父祥揚諒兵燒城下拜乞驟雨季珣抗李密力竭為所得不屈死）
孝義
薛濬（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隆冬五百餘里跣護歸葬不勝喪而死帝遣文祭之）
王頒（父僧辯為陳武帝所殺伐陳請行因發陳武帝冢而焚之）
循吏
樊叔略（相州政為天下第一司農種植皆出人意表朝廷疑滯輒為評理無學術與）
（理暗合豪侈食必方丈）
趙軌（拾桑葚還鄰家父老酌水奉錢壽州復为踐馬踐禾酬不立直）
辛公義（輿疾病者自療之遂变岷州之俗獄事未決不還閤）
魏德深（貴鄉館陶爭其為令所去悲哭所至鼓舞）
酷吏
庫狄士文（居官清苦子噉官餅狀之僮隸無敢出門親舊絕迹買鹽菜必於外境）
（升粟之贓無所貸哭声偏州境聞而捕之哭者弥甚死家無餘財三子朝夕不繼無納歛）
田式（盛氣待下贓埒登官所楼咨之奸必置之死）
燕榮（流血盈前飲啖自若）趙仲卿　崔弘度　元弘嗣
王文同（恒山誅豪猾沙門為佛會者皆斬之帝怒斬之縣人啖其肉咸盡）
儒林
元善（說陳使者拜通傳在何妥下以醞籍音韻清朗為人所歸妥因講春秋難之謂高）
（熲可付社稷後併得罪）
辛彥之（掌周[illegible]與[illegible]為金城湯池[illegible]真[illegible]浮圖）

何妥（折蘇威止讀孝經之說上八事與蘇威相訟論樂與音與蘇夔子論樂奏其朋）
（黨刺史箴指斥當世）
房暉遠（牛弘称為五經庫試經生四五百人无敢飾非）
劉焯（古今滞義窮其秘奧論難蜂起皆不能屈考石經磨滅諸儒妬之為飛章所謗黜）
（名然不行東脩者不教）
劉炫（與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左圖右方[illegible]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徧直三省不得官）
（縣責賦役自陳求試偽造連山易魯史記[illegible]取賞狀與論風遂陳不可伐諸郡置學[illegible]）
（流外給廪皆發於炫論任者州唯守丞[illegible]今具條則長官自辟今大悉由吏部齊皆）
（屬考功牛弘不用盜起教授不行自是以業不傳後為恨從賊賊破投縣不納凍餒死）
（炫名亞於焯稱二劉數百年無比炫河間人焯信都人）
王孝籍（通五經助王劭修史劭不之礼省七年課役不免奏記牛弘亦知而不調）
文學
劉臻（精兩漢書称漢聖）
虞綽（與族人世南等居禁中以文學待詔異鳥銘坐與玄感交變姓名亡匿）
崔儦（大書門曰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入此室）
孫萬壽（有不得志詩當時傳誦好事者書壁而玩之）
杜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楊素恃才傲物倉卒使作鸚鵡賦歎曰此真秀才高麗百）
（齊亦傳其文称杜家新書）
隱逸
李士謙（嘗母吐因誓不仕貸粟遇歉焚其契豐而償之不受論報應論治盍宜從）
（肉刑）
張文詡（通經諸儒延為博士又州郡舉皆不就事母孝鄉人化其德刈其麥者避）

（而與之鄰家嘗不直毀舊皆以應之貧不受振恤時人比之閔子騫原憲）

徐則（天台辟穀乃辭此不當入隱逸傳）

崔廓（里佐屈辱感激入山讀書與李士謙友善時号李崔）

（藝術）庾季才（梁滅入周贖俘隸因災異戒宇文護歸政言隋當受命觀家知迁都言袁充日長之譏遂得罪）

楊伯醜（前知與何妥論易辭義皆異）

張胄玄（議曆三事與古不同其一祖沖之於歲終創分四十六年差一度至梁虞劆以百八十六年移一度胄玄折中為八十三年合壹時與漢曆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加減辛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胄玄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行速則月逐日少遲合朔加時以為損益秋分後日行百八十度春分後日行百七十六度其三自古曆朔望交逢不問內外便蝕張賓創有外限但應蝕不蝕未明胄玄以月道行黃道內十二月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北蝕多驗行外道則在南無由掩映又從古獨異者七事係推五星行度又日月掩蝕）

許智藏（秦王俊疾召之醫夢亡妃泣明夜又夢入靈府避之智藏至曰病已入心）

萬寶常（妙達鍾律因論声調以箸叩食器宮商畢諧論鄭譯所定樂亡國之音請以小尺為律以調樂器率下譯調二律撰樂譜論旋宮之法旋宮自漢以來無通者試之應手成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威排之事竟寢聞太常樂淫厲而哀知天下將相殺時皆冒鄭声推寶常歸之於雅貧餓死焚所著書）

古今紀要卷之八

古今紀要卷九

慈溪　黃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高祖（李淵）祖虎西魏柱國周閔帝追封唐公父昞世襲高祖又領太原留守晉陽宮監○子世民與裴寂陰以宮人侍淵脅之起兵使劉文靜詐為詔發太原西河等民兵連和突厥擊西河斬高德儒入長安立代王（侍煬帝留江都）約法十二條（大業十三年明年隋遜位）降薛仁杲（武德元年）破宋金剛　走劉武周（三年）擒竇建德王世充（四年）責突厥負約突厥請和（七年按世民）

降蕭銑（孝恭孝靖）（右平定天下之事）賞孫伏伽諫李素立諫定均田租庸調法　定官制　汰寺觀（右好處）○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建成為太子讒世民上亦猜嫌（右失處）

太宗（世民）知房杜明良相遇（元齡謁見引為謀主）王魏用讎（諡勸建成殺太宗）馬周起踈遠（周代何常陳便宜召為御史）長孫無忌不以外戚廢　尉遲敬德即使掌軍　高祖欲斬李靖召置幕府（右聰明能知人處）（拒封德彝用魏徵為聰明）○起太原（較起豐沛者則易比因附漢之忌者難）定關中　破武周　平薛舉　禽建德　降世充　破黑闥　突厥深入滅

平之　四夷無不討除略定用兵未嘗少挫[illegible]　（高徽最強太宗所遇與光武略等而高光不免勝負）○請討武周　乘勝降仁杲　霍邑不還師　突厥入寇諫徙都　信尉遲　習射殿庭不納諫者右英果○行師秋毫不犯　決刑奏覆　觀銅人罷鞭背　因魏徵言仁義不殺降右仁恕○毀隋宮室　不忍營一閣[illegible]　[illegible]（天資有餘道學不足十八起兵二十四定天下未三十即人位涵養漸摩之功淺故所成就不免弑兩漢之君[illegible]上下）○房杜輔政　王魏諫諍　英衛將帥　世南等學士　穎達等正五經　錄刺史姓名於屏風一時皆循吏用人之盛○張蘊古進大

寶箴除大理丞裴矩諫殺受賂吏（以賂試之）戴胄前後犯顏執法　孫伏伽諫騎射擢諫議　張元素諫修洛陽　劉洎諫機辯　王魏馬周諫尤多右[illegible]　（漢高以明達能聽文帝以寬恭能聽武帝以英果能聽太宗兼之然豁達不及漢高寬裕不及文帝）（故斷不克終太宗誤聽少）○論止盜（謂輕徭薄賦自不爲盜）　有上書去佞臣（謂方以至誠治天下）　論周秦脩短（謂周仁義秦詐力）　謂元齡爲治莫若至公卿等執法賢相　謂臣不數赦　謂法令不欲數變　論創守（元齡謂創難徵謂守難）謂人主一心攻者甚衆右[illegible]明治道（王魏議論見本傳）○謂侍臣上畏皇天之鑒納下憚羣臣之瞻仰　頡利入

朝且喜且懼　謂治國如治病（日謹一日惟懼不終）　論煬帝頡利覆亡（朕與公輩勿矜強盛）　爲朕思煬帝之亡二喜一懼（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易至）[illegible]　中書詔勑有差門下當行駁正（謂王珪）　中書門下一品入閣諫官隨之　徵名儒爲學官增學舍千二百間　畫功臣於凌煙閣　六條巡察守令　作帝範十二篇[illegible]○口分世業授田（近井田）　租庸調斂民役財（一仿什）　府衛寓兵　常員任官[illegible]　（不及然亦是求詳於法度不如文帝篤於躬行故致治與文帝同而安靜之福不及）　頡利突厥俱來帝馳詣責之遂和　突厥入寇高陵上

自出玄武責之斬白馬盟頡利　頡利浸弱多請擊無忌謂棄信勞民遂止　鄭元璹請伐突厥上以新與盟不擊　突利入朝上謂中國乂安四夷自服米上策乎　李靖襲突厥擒頡利用溫彥博議處突厥於幽靈等處其酋長拜中郎將軍布列朝廷　康國求內附不受右待夷狄○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右治效（一則時之久近漢高僅十年光武太宗皆三十年一則法有興廢漢高承秦光武遭王莽淆雖亂良法相因未改故治效最速）○謂祖孝孫治隆替不由樂（故唐世多淫聲）　殺盧尚祖（辭交州都督）　殺張蘊古（以奏李好德不當罪）　怒魏徵（欲殺田舍翁停昏作碑）　以皇甫

德參誹謗（諫修營事欽）以高昌爲州縣　絶薛延陁婚　褚遂良諫伐高麗至不成功始悔　以識誅李君羨　託孤於遂良無忌而敬宗義府參之（明不如漢高）遼海之役擾及巴蜀（黷武不如光武務安中國不事四夷）自誇兼行將相（不如漢高讓三傑）營玉華九成（儉約不如漢文）矜學校之盛（止爲太平美觀故後世人才不由此出）飛騎授經諸蕃入學（亦止是欲誇武功之盛）未嘗招隱逸（故廉恥不及漢）不能定儲貳（故後世嫡庶多横禍）結突厥（遺後患與之共功則責償無已）受天可汗號（喜功既爲之主則叛服必勞中國故後世多夷狄之擾）用蕃將（然唐世用蕃將後有祿山之禍）立晉王（以其仁柔可令諸弟不知不能自保其身）

右失處（文帝天資謙恭光武天資畏謹故二君過失較少）

○太祖八子

江夏王道宗（有將帥才十七歲料劉武周與太宗意合與李勣前鋒伐遼清道迎乘輿宿有識守靈州破突厥斥地千里執頡利可汗深入破吐谷渾以百騎覘高麗形勢爲先鋒以四千騎破十倍衆坐貪贓失部分是其兩失晚好學禮士敬賢無忌遂良證道宗殺死家可罪若握兵領外可以制武氏）

淮陽壯王道元（有將帥之勇年十五從擊宋金剛先登討王世充戰多與建德戰所發命中擊黑闥深入取敗○六世孫還爲昌黎將諫敬宗沉香亭表孔温爲刺史）

河間元王孝恭（將帥才威略天資高縱朱粲之衆勝撤轅下收用巴蜀收領子弟縱戰艦破蕭銑遣使綏輯嶺表降附四十九州討輔公祏杯水變血以爲賊授首之祥宦有嶷賊攻營堅卧不動太宗不倚孝恭爲遼帥而以諸召就閑○子晦治有異績）

襄武王琛（有吏績隰州政寬簡）

漢陽王瓌（兩使頡利不屈守荆州清静）子國貞（剛嚴清白世稱廉吏）

淮安靖王神通（有戰功起兵應太原）襄邑王神符（有戰功兩破頡利）

（高祖兄登湛洪皆不學）

○高祖二十二子

建成（王魏徵討黑闥結妃御）元吉（太宗射殺建成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二王於太宗有聖愚之異高祖無知子之明故至此若建成得志秦叔寶等並起而攻之天下豈唐有哉）

霍王元軌（與元名皆太宗兄弟之最賢者不得封建爲蕃屏而爲武后所害惜哉備德全才宗室之冠變識稱孝行曾閔不能過經學文學漢河間東平毀瘠甚菜食布衣終身忌日慕累晝不食淹練故事從獵箸不盡發群家爲畫李嘉運結賊殺嘉運不窮支黨刺定州開門偃旗待突厥歷六州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謙謹未嘗忤物每朝上疏諫得失多所裨正有大事常密驛咨逮緹璽與言未嘗不自失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

舒王元名（識度亦高才德未及元軌不拜尚宮未嘗問家業善訓子歷六州轂樂山林有高尚志刺鄭州華諸王貴戚家人暴百姓爲治廉威歷五州不治生產○嘗謂臣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之資）

韓王元嘉（藏書萬卷終日如布衣閨門修整當世矜之母病不食居喪毀甚孝友）

徐康王元禮（有吏能絳州有治名善騎射）

鄭惠王元懿（經術數折大獄務寬平有吏能）

道孝王元慶（有吏能孝行滑州以治績聞）

魯王靈夔（好學善草隸通音律五人亦高祖諸子之賢者）

江贊王元祥（與滕蔣號三王皆好財）

○太宗十四子

常山王承乾（燕然言為乎恩洲愛太宗選數之作不匡以德遊發為疾入）

鬱林王恪（有文武林宗謂英果類我惡於無忌卒陷之殺母煬帝女孫登亦頗）

濮恭王泰（置文學館得引學士選著仍太宗故事藩王為之承乾其得安乎日蘩遇皇）

（太子遂良諫物入右武怨殿鑑諫蕪三事皆太宗譏之以計傾承乾以書賂晉王事果左泰）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才王監水不見首武后之難與子沖死社稷）

長孫皇后（天助與運必有賢妃儉約類葺覃不對天下事類卷耳下儀其仁顯參本）

（遺言勿置元齡三事有古后妃之美辭兄居政抑外戚不許太子增叶器輿疾從帝討）

（赦不許大赦度道人救災請薄葬著論斥高后太宗謂之良佐信然）

○長孫無忌（外戚之有才能功勞者后兄允討誅建成與蕭瑀論討突厥勸戰兵以待）

（贊貴元解僕射賜咸鳳賦羽建成之功辭世襲刺史奪帝刀定立晉王帝又欲立吳王恪）

（爭止之卒詔殺洛修臨刑呼曰社稷有靈太宗評無忌等可否蓋人才不及其功所以示激勸）

（受遺詔諫立武氏許敬宗引宇文亡隋漢殺薄昭事陷之貶死）敞（從父諫隋帝逐處）

（坐誅免太宗以后族歲給廩）操（從父弟學術智謀政事三長從晉王征伐常侍）

（閑祕謀陝州無井鑿河入城齊揚益三州刺史皆寂）

房杜（明良相遇房謀杜斷同心協濟房寬容故善謀杜英爽故能斷蕭曹以質厚與高祖合）

（房杜以才高與太宗契易地則不相投漢寬大長者蕭曹為之故然漢世質勝文唐制度紀綱房）

（杜為之故後世有所憑藉王魏善諫房杜疏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帝定禍亂房杜不）

（言功太宗英果二人濟以寬詳為益最大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太宗）

（欲後行周礼好文之心亦蔿若房杜有甲周之學足濟太宗所好必不快心於高麗元齡諫表乃及）

（字畫詩篇之祭而欲以文濟武可見其學之淺）

○房（知喬文無功德其亡跬步可待渭北杖策上謁一見如舊中原方乱既然有憂天下之志）

（○征伐未嘗不從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當國無媢忌聞人善若）

（已有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新進更用事不容權薦留如晦以為）

（王佐才皆其為人主得人則○太宗比為鄧禹討遼居守男子上變上斬男子責元齡不自信）

（謂宰相所以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戒閱細務乃敉細務屬左右丞大事聞僕射皆其得君之專）

（○風夜盡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議法處令務為寬平諫伐高麗陳事千里如面對）

（貫籍善屬文軍符府檄駐馬即辦文約理盡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或以事被責必）

（稽首請罪畏惕若無所容相十五年以權寵隆累辭位父病十旬不解衣居喪五日勺水不入）

（口女為王妃男尚主晚病有與入殿尚醫臨候尚食供膳奏起居狀幸其第皆報功之厚）

杜（少英爽喜書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引士貴）

（不肖皆得職太宗折淮安王以比蕭何先諸將與元齡共朝政典選咸得職○陳師合上技士）

（論陰諷如晦以離間斥嶺表辭職給常俸就第醫候道相屬勑以致奠執呼痛悼意）

（因婁往祭皆報之厚）淹（叔父才辯多聞名節無取封倫以論元齡遂白之秦王為）

（參軍慮其往事惡太子則為太宗患賊詩上踢銀鎧裁定東宮儀典號參預朝政所薦盡四）

（十人皆知名因蘇威以隱召故入太白山隋文請戍江表為煬帝中丞幸江都不諫用事王）

（世充與二職貴重於朝無清白名）楚客（如晦弟尚奇節一語盡之杜淹譖殺其兄）

（因楚客頻冠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如晦釋之建成難作遺嵩山為中郎將入直盡文下釋杖守）

（蕭州有能名置府事以威肅聞）元頴（如晦五世孫穆宗以其多朝章不閱歲丞）

相　爲西川索珍異剸散
宗南詔請誅之以謝蜀人

魏徵

與王珪爲諫諍之日然不同　王徵蜀賜清好
書疾惡　魏恥君不及堯舜有責難陳善意可
見三代遺直之風　王魏太宗所憚馬周太宗
所親皆諫諍日　王魏言人所難言馬褚諫切關
失而已。以堯舜爲準仁義爲本脩己安
民爲說　三者論諫綱領　勸行仁義　謂道德
未博仁義未厚由未盡誠信最中太宗之病　至
公形迹　良臣忠臣　兼聽偏聽　面從後言
同心朋黨告訐至公疆直摭撦　忠讜誹謗
此皆規諫綱目最有功於正觀　諫停鄭仁基聘
女爲充華感以人情諫按吏以靖生改館宦御
諫魯觀望昭陵感以孝心　三者皆言人所難
言三諫謂㊅導諫中悅而從諫未勉強受諫
十漸一廐馬珍怪二勞民三樂身四昵小人五遺
異物六譏使行七田獵八詰日下九恃功　與兵遠
尚十徭役　諫置突厥塞內惟此事不從　諫迎
高昌及西域諸國貢諫遣使西域市馬　昭仁
宮供奉不精多譴責諫刑賞由喜怒以情為監

諫黜中男爲兵諫伐嶺南酋長馮盎　諫封禪
諫公主資過厚　諫疑大臣　諫飛仙宮　諫黜
不切之言　說首破陣樂締觀慶善賦兩樊詩
太宗知約我以禮　與封德彝論治道最有識
有志嗜犯顏進諫逢甚怒神色不徙太子亦霽奭
責肯不能過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每
諫不從發言輒不應　有諫諍事。有大志通貫
書術　典故參議得失　奏引諸儒校禮音作
類禮　決尚書省滯訟　傅太子　勸建成縱釋
降者以散黑闥之衆　安諭河北貸傳送人李志
安　李思行。勸建成殺太宗詐若行生民之禍未
已　黎陽陷仕建德隨臨難苟免然亦管沖不死
之意於建成亦然　薦杜正倫侯君集宰相才既
死之人以爲阿黨知不及元齡　安集山東說李勣
知天命歸唐然不歸
太宗未爲知天命

尉遲敬德

勇毅強直之士　與秦瓊段志玄程知節
皆太宗戰將　本劉武周降將太宗釋囚
明金使去得　驚取之道終身收敵施之用　刺巢
雄信殺秦王　禽王琬馳黑闥陣秦王得出　闖

門待刺客　輕騎敗突厥奪槊　皆勇毅奐
得財必散之士卒　太子以金招不從非利能動
勸太宗先發　射殺元吉　請高祖詔諸軍聽
秦王不濫及支黨　敵突厥　擊道宗同殺民
諫討高麗　以誅巢隱功奘
太宗保全　晚年致仕謝客

李靖

與李勣皆開基大將有專征方面之功　二
靖爲優然亦止於將帥。將帥全才無施不可人
平蕭銑平輔公祏　三千騎業血定事襲破
可汗於北　陰山至六漠　平吐谷渾決策深入
四者皆大功禽頡利功尤大。平江漢用舟師
討突厥吐谷渾用騎兵以江淮兵也人公諸將
多致靖以全歸其才無施不可以韓信。用兵
率以神速爲主入江陵號令靜嚴不籍拒戰者
家貧率久南巡得郡九十六所過問疾苦延見
長史宣布天子恩意此二事得弔伐之義非諸將
所及。與舅韓擒虎論兵嘆其可論孫吳　牛洪
前以王佐才楊素撫其床曰卿終當坐此　高
祖將斬之大呼圖蕭銑迎留詔許紹斬之紹爲
請既斬冉肇則帝詔使功不如使過　以沉厚

秘富貴知止　通史書不屑作章句篇　王
珪稱其才兼文武　賜靈壽杖　頗征高麗

客師

靖弟　優戰封公致仕馳獵孫令問元宗
不衰　鳥鳥從翔人謂鳥賊　舊知奉養

蕭瑀

勤幹耿介識量不洪性褊急鄙浮華　非
劉孝標辯命論　高祖委以樞管內外百務悉
閑決抑過糾違無所憚　詔必審覆　太宗謂
太上皇有疑泣議瑀不可以利怵死懼守道耿介
古無以過　房杜得君事任稍分乘肆切讒不辭旨
疏躁（僕射）請封建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
免（相）議論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不通而
向法深（相）房魏溫彥博頗不載正之其言多黜元
齡等小過瑀即痛劾（嫣燭）大中疾每言元齡輩
朋黨盜權帝謂解睨謂帝倫信觀對賜疾風勁
草詩　蓋爲上皇欲廢立發　諭義成公主解究
殿園因突厥圍隱門蹤下詔赦高麗幽在拜
太子太保太子迎拜。佞佛窮於家風非所謂蒙
傑　太宗謚爲正褊。從子鈞推高宗　孫嵩相
元宗　嵩子華相肅宗復相德宗復孫寘相懿
宗華孫俛相穆宗倣相宣宗遘相僖宗八葉宰相

段志元
敗桑顯和屈突通號勦兵章武門軍門
夜不開持重為王世充所禽奪馬馳歸似
李賁夜不開門納使者以亞夫　不納
隱太子金帛識法就　破建德　平東都

文昌
朔南西川貨度斡豐長服　師剛南　旱
不苦椅而兩兩不慈公出遊　字成武

劉洪基
與商開山劉政會柴紹任瓌丘行恭丘師利
皆佐命之有軍功者○執王威　斬宋老生
下嶲蛧陶扶風　京師平　功第一·　先勝衛文
昇　堅壁破宋金剛　柴陣陵突厥　藏壁陣山
有功　薛舉拘之不屈　陷武
周戡歸　臨難不屈散財賜賞

屈突通
節誼清正之士　為隋文襄出廄馬二萬請
免監牧千五百人之死　忠正近厚　為煬帝
召漢王諒占對無屈　守河東力盡被禽　討王
世充不以二子之私害義　三者皆見節義　從
平仁杲不以珍用可見其清　太宗別賜　亦得姪別
之道　破賊劉戡論十萬　破楊元感　分秦王
麾下之半以圖洛　卒平世充　宇食
慾　清白死不變　謚忠　配享太宗

商開山
招下群盜副劉洪基敗於薛舉除名　本工
尺牘著嵴非所長　從平仁杲　征黑闥道卒
配享
高祖

柴紹
夫婦同佐命　劉洪基之儔　其妻平陽公主
起司竹　破宋老生　下臨汾絳　敗桑和顯　遂
平京師　彈琵琶破
党項　平梁師都

長孫順德
無忌族叔　有佐命功　募士數萬人
從平霍邑臨汾絳郡　進執突厥　帝賜
帛視之與媿張武同　所以保全勳戚　自此為澤州
折節為政以嚴明稱　太宗閱功臣圖見像　憐之

張亮
小人之資　好擿隱伏以是進身　然亦自敗　為
刑部　直言　挺奏免張仲文死事　近厚　破高
麗副將之力　功非君集比　而罪與之均　元齡
以洸果引之　所至有績　養假子五百人有怪謀
遣元齡
斬之

侯君集
在諸將功最高　討吐谷渾為李靖次　討
尊征平高昌　後貴好書典選有譽　太子

乾引問計事勢靜之　帝命[illegible]以兵
法　奏請欲反　請曰求盡日術　此君集欲反

張公謹
謀略勇敢之士　授龜史巢隱之策　代州
屯田省運　肯突厥六可取狀　數言時政
得失　襄州惠政
太宗辰日哭之

程知節
奉叔寶之流　驍勇識見相似　與叔寶同舍
世充　皆自李密來降　破金剛建德　出充
秦王左右手
究不稽去

虞世南
德行　忠直　文學　父荔卒毀不勝喪
繼叔陷陳寶應　衣布飯蔬　沈靜寡欲　世
基貴盛　世南貧約　一不改　宇文化及殺世基　抱
特号訴請代　右德行　煬帝愛其才　疾其峭正　不
用　外若不勝衣　而中抗烈　議論持正　諫獻　蒙
厚送終禮　不和宮體詩　自拔流俗　所益甚大
言數出或獨闕　字見顧勿黔功　太宗謂於我猶
一乍拾遺補　無日忘之　右忠直　學子吳　十
年情思不辭　文章號縛慕徐陵　世基辭章　奇
勁世南齊贈名二賢　暗號列文溥無一字誤
書為世誡愛古文章　太宗稱五絕德行忠直博
學文詞書翰　言山壞　然見大水恐有冤獄請慮
囚而不知乃女禍之兆
沒沒帝夢從諱言

劉政會
告王威反執之　守太原　輯戎政　為
武周所執　密表賊形勢　配享高祖

奇
政會子與張蘊　政會七世孫　兄弟四人同幕
御史不受謝

崇望
諭王重榮　止禁卒掠

唐儉
談謚之士　說秦王建大計　知頡利不可取
是識成敗　身斷殍能發　獨孤懷恩反謀是知
君臣大義　援馬以襟豕以諷　太宗是識事輕重
禽武同封　府庫以待奏正　使頡利李靖伐之
脫身還　論土多反
覆儉亦凱土之賢者

次
儉之後　為辯謗
君憲宗立召之

李勣
英公　本姓徐　粗有氣節　質厚而識不足
從李密不利主之敗　啓密自上土地　將略
亦靖之流亞　靖未嘗敗　勣嘗敗於建德　從太
宗平建德世充黑闥元明　愛請節制破公祏
破薛延陀再戰北磧定　平高麗二事是其方
面功　破突厥意與靖合　料敵應變皆契事

開人善嗟嘆戰勝功歸于下得金帛散士卒
遺射以奇寵福父者引杜正倫高季輔礼戴
胄足知人 姊病爲粥燎鬚 請葬李密 割肉啖
巢雖信而收其子 太宗剪鬚爲之和藥 留宴
託孤頓首齧指流血 出之疊州使高宗授以僕
射與其死力 至訪立昭儀則咨以家事 託孤
亦太宗見過其量 付弟弼以子孫謂母令
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 孫敬業以反誅

秦瓊 略與敬德同而不見其失 欲護兄弔其母喪 可謂知人 與程知節舍王世充來降是有識
與羅士信襲明月營 海曲先登 捍衛李密 策馬來降 破尉遲 討世充建德黑闥常先鋒
取敵驍將銳士於万衆中皆是其勇 事 太宗立石人馬旌戰功 預誅隱巢

高儉 字士廉 三世僕射 爲丘和破寧長真 與長孫定計討隱太子 守蜀變惡疾畏鬼之俗
興後學校 斷引交江廣漑道 吏部用人地無不當 焚藁 因賣昏爲氏族志
以上二十三人并河間元王孝恭爲凌煙功臣而孝恭居無忌之次。高儉名秦瓊傳不載見呂溫

功臣贊。柴紹許紹皆諸并州都督封譙國公呂溫以爲許舊史會要皆以爲柴今從史 永徽致
祭者七人魏王廉瑀志元洪基世南瓊新史謂始終著名者止此然二十四人惟亮君集凶終

于志寧 有諫諍之益然猶有異選 蓋其剛毅不足 議七廟以涼非王業所因 上封建起
復教太子若諫幾見剸 高宗時爲翊不隋 對以 無灾而戒 樂引後進然畏嫕不能薦達 分賜
田定本草 不爭武后立

蘇世長 發辨之士 諫諍有益 十歲上書周武帝 世充歸唐咨高祖以管仲雍齒及竇融事
諫涇陽獵不滿十旬 陽言披香殿隋煬帝所作 諫獵武功不懸 使突厥不屈節却其賂遺
嗜酒簡率 守巴溺死

薛收 文學謀策之士 太宗待以公輔 人才不在房杜王魏下 不幸短命 不肯仕隋而歸唐
書檄露布馬上占辭 策收世充建德 觀隋宮室以奢儉風太宗 諫畋獵 父元衡 梓三

元超 收子事高宗 見省中磐石流涕以祖所草制 諫蕃酋挾弓 諫太子獵 武氏用事
陽喑 卒

褚亮 文學知謀 圖史經目輒誌 十八賦詩江總諸人皆服 秦王征伐嘗在軍中預謀

姚思廉 節義學問 仕隋厲言却唐兵 高祖義之 太宗遺之 皆當傳父察漢書業 與魏
徵 卒父梁陳二書業 諫幸九成宮

陸德明 經行兼脩不降其志 始冠與名儒承光殿 辯奪祭酒徐孝克說 與魯達孔褒相酬難莫
能詘 善明理言以易爲當時冠 徐文遠傳 徐 文達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
義編析其要 挫爲王世充子師服巴豆遺利而去 論撰甚多傳于世 太宗嘉其博辯賜其家
經書釋文 傳中不載

孔穎達 經學文章忠直之士 八歲闇記三礼義宗 煬帝召儒生講論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

師遭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免不獨才高見忌諸儒集議亦易啓爭端如石虎白虎皆是 劉焯質疑
大畏服 善屬文上釋奠頌 受詔與顏師古蓋 五經正義（春秋詩礼記易）書 曆術難精明堂難定諸儒
多從其說可見精博 皇太子令撰孝經正義因文以盡誠諫 太子稍不法爭不已乳夫人謂太
子長不宜面折對以蒙國恩死不恨剴切愈至 給事中數以忠言進 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
問難發其膏肓 三世司業 人才比師古而揮 修過之○王恭以司撰正義馬嘉運以駁正義皆
附傳 恭講三礼別爲義證甚精博 弟子百人 嘉運洽儒學長議論擿摭正義人服其精（受業千人）

李玄道 爲王世充所執寢甚安以義裁君廓雖只二事可見其爲人

李守素 通姓氏學号肉譜 世南欲以人物志目之 論人物至北地則笑而不答 當時惟杜
淹能抗之

蔡允恭 工詩 貽爲煬帝諷誦教宮人稱疾辭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斥 經事化及建德秦王

顔相時（師古弟　通儒高行　以學器諫議有爭臣風　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許敬宗（名在奸臣傳　不觀其行故為世所惑　正觀之治衆君子扶之不足武氏之逆敬宗濟之有餘）

薛元敬（邁之子　大畧類收謹畏過之未見謀策與收及族兄德音号河東三鳳元敬最少為鵷鶵　文翰稱職　收附結房杜元敬未嘗中款曲房杜謂小記室不可親疎）

稷（道衡曾孫）

蓋文達（竇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軌思孔穎達皆至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　每講徧擧先儒義而必暢王恭所説）

蘇勗

（以上十五人并房杜世南為十八學士房居首杜居三虞居十二○太宗為天策將軍時作文學館於宮城西收聘賢才並以本官為學士命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在選中者天下慕之為登瀛洲）

（薛收死以劉孝孫補）

劉孝孫（少知名　事王世充弟辯辯降獨孝孫攀援号送之）

褚遂良（太宗號節諫諍之臣　受遺託孤能守其節由魏徵見太宗本以書而能繼其諫諍　諫封禪　諫觀史　諫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諫造漆器雕琢　諫諸王幼年為刺史　論魏王泰嫡庶不明定立晉王　請絶薛延陀昏　諫伐高麗帝已可之李勣詆其計　平高昌諫歲調兵屯駐　請還太子東宮迎師傅　諫勿受莫離支貢適合太宗怒之之意　受遺詔　諫立武氏叩頭還笏貶死　譖殺劉洎　無忌殺吳王皆為晉王計然於唐計則疎　蚰瀰蹤　識義帖　飛雉集宮中荅以宝雞）

王珪（論諫與魏齊称　諫廬江王姬　諫祖孝孫投宮中音樂數被譴　史載純諫止此二事　藻論謂元齡孜孜奉國靖兼資文武彥博敷奏詳明胄濟繁治劇徵恥君不及堯舜自處以激濁揚清）

（教魏王泰忠孝為善　正公主見舅姑礼　不見喜愠　報貧時饋遺之人　奉寡嫂　撫孤姪周宗族　帝為立家廟母期其必貴喜其與房杜游）

馬周（才識鋒達○為何常條二十餘事即拜御史得君過房杜王魏○竇淩傳令　誰韋挺　是韓贇不如房杜○論事切時多持其次之說論大安宮但欲營雉堞門觀　論幸九成宮則謂詔己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　論樂工興阜鳴王叟屢則謂朝命若不可追不宜列士大夫　諫營不急之務民勞而怨然言役而不及兵　是諫諍不及王魏○言太上皇不親享宗廟　宗室功臣襲封寵諸王過厚　授調馬人官爵　但州得良刺史○消渴焚所上章　給直賣宅賜奴婢什器　奉使稱職賜何常帛　賜飛白書　定九品服色三品以上紫四五朱六七綠入九青　為人曠達　鄉人薄之　逆旅主人不顧　刺史奚達恕數笞責　為浚儀令崔賢所辱○何常薦其忠孝　寄州進文本高其才）

載（周子　與裴行儉典選稱裴馬）

劉文靜（與裴寂同為佐命　文靜智勇才略之士寂佞諛恩幸之臣　文靜以才高見忌故誅寂以恩幸私昵故免　高祖殺文靜而寵寂是不能以公滅私即欲以建成為太子一等見識　文靜妾兄告變高祖謂反明甚　韋雲起告寂反高祖謂所以詔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文靜只是才知之士　以宮女侍脅裴寂矯殺王威高君雅　和突厥　敗屈突通之將桑顯和而見敗於薛功舉以裴寂出己怨望）

裴寂（太宗與李靖定謀因寂以劫高祖　高祖謂使我至此者公也　貴震當世勳不附也　寂論拔河東而後趨京師秦王欲速入關若從寂言即楊元感攻東都李密持王世充同見庸人無知謀　請討劉武周遂失太原幾喪興王根本　以奴言免）

許世緒（謀略之士首說唐起兵）

許紹（與丘和皆以地附唐而有功者　以夷陵歸唐助破蕭銑　守夷陵全活人數十萬義感二）

邦殺掠爲上圉而給于子獵犯人田有許四初高祖同肆師而射之遂免相鎬守虔州

相州人刊石頌美有受賂者賜清白箴

任瓌 劉洪基之倚兼有知勇請收左輔軍永豐倉守穀州拒世充願爲一介使入關歷任有功以計殺賁子除圖羽不能拔虞城親故多受賊

丘和 本非賢知寅緣功名之會迹與許紹同人物不及遠甚然以寬惠得吏士故能自安於揆懷餚煬帝猜腆發元胄罪二事全是小人以交阯歸唐

丘行恭 驍勇亦叔寶知節之流亞斬奴賊降其衆聚萬人迎謁渭北與誅巢隱隨秦王嘗世充重寶拔箭以已馬衛太宗破賊功最高軍功外無足稱史臣取其能以礼法自全

溫大雅 佐命文臣兄弟同事主文檄定儀典頓落圖隱太子改葬其祖利第

彥博 以人才論之去房杜遠甚起義之初人才未衆三人仕隋素有聞望太宗不得不收用

臣高麗請置降匈奴五原塞此二事是識不遠吏部煩碎是材不逮爲中書耗思殫神慮畜之薄被執突厥不對國虛實進見必陳政事利害二事是其所長

大有 同大雅掌機密參軍下西河大雅四世孫造見穆宗

皇甫無逸 忠孝世充篡棄母妻斬關歸唐聞漢王反知父死承母疾問憂悸而卒○巡撫蜀黜貪用廉善所須市他境燈盡斷帶爲炷嚴明廉介

李襲志 以地歸唐斬說據嶺表者是有識誘至嶺南六十餘州守桂二十八年南荒便之是有才

襲譽 才識不減其兄說商世師據永豐斬突厥使巡江南引水築塘

民多歸下祿賜散親餘粮寫書

姜謩 佐命有武功吏事考以晉陽長識高祖部勤一夕濟河撫關外敗薛舉秦州刺史撫以恩信人喜見太平官府

行本 工匠技巧器械之才討高昌造攻械磨班超紀功碑而自刻

朝之營綵資而後行諫征高麗從行中流失卒魏離心啓太宗修心甞勸斥之

敀 唯子元宗以藩邸舊恩卧为陪燕洩禁中語流死

崔爲善 才幹清察定傅仁均李淳風二家曆勘高祖圖天下諫奪服太宗聞謠言捕謗之者曲如鈎例封侯

李嗣真 善音律鐸振空地得黃鐘衆樂遂和對武后以程嬰杵臼中宗乃安

杜伏威 與張士貴李子和范君璋羅藝王君廓皆盜賊歸唐者伏威地最廣盡有江東淮南屬嶺東至海與輔公祏爲盜脅下苗海潮以婦人服辱隋將陳稜敗之太宗招降賜姓位元吉上好仙餌雲母卒

薛萬均 專以武勇力戰成功與羅藝歸欵以百騎爲藝破建德十萬與弟萬徹率死士百破建德二十萬與萬徹副柴紹走突厥平梁師都與萬徹從靖討吐谷渾勇蓋三軍副君集

平高昌清宮不謹下獄死

萬徹 萬均之儔剛勁破薛延陀伐高麗拜勝太宗謂名將惟道宗勣萬徹而已帝謂非大勝即大敗與房遺愛謀輔荊王高宗誅之

盛彥師 智勇忠義之士料李密伏熊耳山斬之見執於徐元明作書令弟堅守既還高祖以罪誅之以待其家不礼誅陳實遇及平生所惡數十家

盧祖尚 有牧御才隋末募士捕盜所向有功堅守不砥宇文化及從討公祏破馮惠亮隋正通據光州歸唐歷蔣壽瀛州有能名命督交州許而復辭斬之

劉世讓 忠義有謀之七以滄州歸唐平唐弼餘黨沒薛舉告守者自固事與彥師同然元明壯彥師而置之薛舉重世讓而不害乃皆爲高祖所誅進讒言獨孤懷恩反狀脫高祖於頃刻之間責鄭元璹爲夷狄作說客尤見其忠策收馬邑隣高滿政見其智突厥患之反間見誅

李君羨（有功無罪以讖譖誅破宋金剛破世充子元愨轉軍將從破黑闥建德先登摧堅與尉遲破突厥於渭橋小名五娘子官邑皆武應讖言女武王遂誅）

竇威（文學淹通諸竇喜武威獨尚文諸兄誚為書癡為隋祕書郎十年不調故學益博高祖入關典礼陻缺威裁定制度論政必陳古今在隋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至唐威最達）

軌（為將以勇敢立功罪在多殺功不足比衆千餘迎謁長春宮下亦豐會收兵五千募黃欽山斬將破稽胡討薛舉降餘黨走吐谷渾党項從討世充悉平蜀盜在蜀未嘗解甲不用命即誅以甥為腹心夜呼不至斬之遣奴取漿借頭明法入蜀盡殺監騎後者擅殺韋雲起洛州下諸財栝游末民皆縱本）

琮（追獲桑顯和誘降羅士信沂獨孤武逗留除名亦才之窮）

抗（軌兄子在家孝行為守寬惠竇氏之冣賢父疾五旬不弛帶居喪哀瘠過常母卒數號絕岐州幽州以寬惠聞與高祖極平生歡宮中稱為舅未嘗干事得外戚體從平薛舉功第一平東都冊勳）

靜（抗子知識之士牧御之才竇氏之冣能者并州屯田寂不能難歲收數十萬斛請斷石嶺為障塞制突厥之入寇不能難後世賴之為司農面折趙元楷聚斂意在諷太宗諫處頡利河南。諸將征突厥為陳虛實）

韋挺（奏禁哀日不哭昏嫁燕樂馬周以其狠非宰相器不用謂可粗使令主遼東餉苦寒未進見廢王珪數嘗薦之）

李綱（風節強直之士慕張綱故名仕周不詘齊王憲事隋太子勇請正唐令則罪事高祖論竇誕養成元吉過惡諫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頻諫建成不從請解尚書太子承乾為立碑綱所處父子兄弟之際皆人所難惟其一心故皆著節）

安靜（綱孫武氏革命來俊臣殺之自綱五世同居安靜復以義烈聞世於李氏不衰）

李大亮（才略忠節之士為土門令賣所乘馬資業貧瘠招撫亡散擊盜輒平單馬說降胡賊）

（豪帥為俠禽張安善走蒲公祏安撫氐日士上言停招慰省勞役討吐谷渾俘其名王都督凉州密表臺使求名鷹宿衛常假寐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妻子未嘗見情禮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處陋寫書留官舍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悉縱之破吐谷渾復賜百五十遣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報張弼臨終請罷遼東役以肉中為意死之日家惟米五斛諫置降胡河南元齡稱其有王陵周勃節可尚大事）

子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以為刑部）

迥秀（大亮族孫媚張易之論臧妻詈婢母不樂去妻中宗旌表門閭）

戴胄（堅正強明以君臣大義諫世充篡大理執免詭蔭死罪及監門失覺無忌帶刀死罪犯顏據正事之機切無不聞幹局明強善簿領為奘參驗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適言若湧泉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為談議與魏徵更日供奉奏已削藁所存僅諫修洛陽宮跡典選好抑文雅獎法吏時皆其寡學以兄子志德後）

志德（父子相繼以不解事僕射笑還媚媒歸善於君）

劉洎（剛直果敢言太子宜尊賢至道因自東宮獨言太宗詬詰上書者之過請精選左右丞諫止太宗親辯謂君臣往復議論自有體○征遼輔皇太子監國欲按法誅大臣褚遂良誣以欲行伊霍事賜死此以剛果輕發取禍○拜尚書右丞復治如徵時於世以其諫太宗有卓識）

崔仁師（仁恕重厚按獄以情罪止魁惡仁怒因無冤辭王凡變請侍書舊學仁師嫌奏罷之有司以反逆兄弟緣坐法為輕仁師議不改上清暑賦諷翠微宮口陳移用費數千名無一繆亦隨敏一事知機務遂良忌之流連州）

陳叔達（明辨文雅所為近事尚在君子之科陳宣帝子與溫大雅同管機密書冊詔許皆其筆明辨善為容每占奏搢紳為目薦江左客長安士以母病渴賜蒲萄不舉建成間闕）

極意激難太宗以閨簿汙漫
爲有司所劾太宗爲掩護之

楊仁恭　才能足以立功名蕭正冲孚亦善類隋 子孫守甘州不苛細徽人安之破腸玄
感爲涼州總管嶺以東字亨貢應機設距走突
歐倍道克瓜州蘇威宇文述等惡其蕭正出
之爲洛州都督性中厚以礼自閑衛
人方以石夔劉孝取立身揚名之意

師道　仁恭弟文翰周進清警有才思善草
隸工詩末鄭說以前事詠孔光傳想其
遺風太宗訪群臣才行師道有推進而無甄品
爲吏部四海人物非所諫述以貴胄典選專
抑貴勢親黨以遠嫌是法懦懃太宗親遇隆渥
而謂其資性敍淑實怯懦不更事可謂愛知其惡

封倫　字德彝小人以奸邪逢君者揣隋文用編 言嘗仁壽宮拚煬帝愎諫嚴刑客賞陰爲
虞世基裁畫諸承主意以秘策干高祖悅之
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家請高祖丞
圖秦王復白太子以乞羹高祖議廢立又固
諫止倫意實主隱刺數進忠策正欲探太宗意間
成太宗之罪與蕭瑀論事約堅定至帝前輒變
易外陋秦而踈蹤狼籍莫探其情肺議討
世充必克此以強弱之形論計突厥入寇擊之
使是探秦王意與魏徵論治道一事乃國家存
亡所係觀太宗明說
用舍唐臨追劾之

裴矩　以小才長君之惡好學有文藻智數多識 故事巡撫嶺南綏集二十餘州經略西域
破吐谷渾煬帝勤遠略進西域圖太宗巡
塞北奏脅高麗伐遼紿北斬史蜀胡悉始畢不
朝諫太宗以贊試吏而殺年八十精明多識
矩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隋遷惟矩與節
無識声而楊仁恭傳乃言矩參
掌選事受賕不法一說不同

宇文士及　諂使繡位無才可稱徒以外戚夤緣富 貴斂結高祖以贖罪以女弟爲昭儀見
說礼其本不可知不對妻問遽召事美嘆嘉
本帝斥爲佞雖拭內斷自奉修劉洎敗恭諂彼

鄭善果　中人之資可上可下母賢能曉政治善果 處宍當理則悅不則責愧之故所至有績事

頗傷不拜母歸唐秉法持正九歲以死事贈
爵受詔号勸有孝之篤惜不能充爲宇文化及
督戰非殺忠於孝母
亡名哀非所謂揚名

鄭元璹　不以孝稱而奉使著節非所謂知本考傳 稱五使絕域所書止四事與秦武王琛使
突厥劉武周與突厥屠汾晉詔諭罷可汗兵
留數年不屈突厥數十萬攻太原持節往勞口
伐可汗頡利引還正觀
後使突厥知其三年必亡

權萬紀　利口之覆邦家者亦足殺身漢江充息夫 躬之流劾元齡珪考不平非盡力言房王
幾遺珠聞復爲御史奏宣饒可冶銀
數百萬斤遷第帝使輔齊王諫見殺

懷恩　族孫更五州刻名赫然 寧歛三斗壑無逢灌懷恩

閻立德　工匠技巧之才製衮冕御物征遼將洪 州造大航遼澤二百里淖爲梁驪蜀道宮
留行營喪葬
官不可居免

立本　文學爲工藝所愧太 宗召春苑池以主爵郎
中術狀圖畫蓋畫師之名高宗時
使與㊀姜恪並相有右相馳譽丹青之朝

蔣儼　使高麗不屈蒲州禁奸數諫中 宗於東宮責曰游獵不諫太子

韋弘機　使西突厥裂裾爲西征紀脩廬州擧 爲司農積三十萬助太宗脩隋宮室

姜師度　河北鑿運渠陝州依高爲倉注米舟中
所至繇役紛紛然所就必爲後世利

強循　雍州參軍人多渴死循數渠 水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張知謇　兄弟五人皆明經擢第門皆列戟勃子 孫繼不測不得擧知謇遷十一州郭泰

知默附
武氏

岑文本　忠孝文才亦有器識爲父訟司隸理究 得直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勞
欲出其弟文昭以母所憐念泣下太宗赦其忠
謹下詔無總東宮官恭恩爲中書令有憂色
不營產業口未嘗言家事十四作蓮花賦
台臺嗟賞奏籍田三元頌文致華贍兼令譽

霎口占無遺意從伐遼東事一委任九此皆其文才從伐遼神用頗褒卒是才有所窮亦太宗用過其量太宗自擧專典機務以代師古坂輔公祏諫止侵掠魏王泰有寵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孫羲事中宗

李百藥 孝義文學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好學後進俸祿與親黨共之七歲[illegible]邪稱事春秋郎子籍稻帝京篇帝歎其身若才壯齒宿意漸藻思沉鬱詩尤所長止封建壯伏氣斂以石灰酒宿疾皆愈

子安期 父子皆七歲能文自其祖德林三世學制誥

令狐德棻 史學秘書丞振職請求遺書數年略備唐承南北五代無正史建議成書為益甚大高宗問冠髻高大謂君象也晉將士衣小而裳大又對王伯之間曰王任德伯任刑又對薄賦斂省征役又對禹湯桀紂興亡謂桀紂感嬖戮諫可謂見微五世孫峘撰元宗實錄不以良史務

李延壽 史學追終父太師南北史時人以其年少位下不甚稱過七史本書而無志進太宗政典高宗峕美直第

李仁實 史學撰論通曆著

韋雲起 剛直強幹事迹多在隋面奏稱述豪傑緣主背私逞矣權之意言山東人自作門户為朋黨劾世基裴蘊恬寵放命有變不以間諫討世充須關中安士氣給飽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為人有行行之風故不得其死竇軌以其弟事隱太子殺之

孫伏伽 諫諍之臣武德初言三事一受獻鶻琵琶弓矢二百戲散樂三請選太子諸王僚友諫裁抑貴賤支黨表置諫官諫太宗馳射為大理卿言司農市木撓估直皆切中太宗病高祖以其最先諫不次見拔太宗亦悅其言伏伽諫諍王蘇世長即有縱橫之風除御史無喜色人伏其量

張元素 亦諫諍之臣論隋亡由君自尊諫海汝賜宮[illegible]力苦諫太子承乾惡之遣户奴擊刺客伺之景城户曹建德欲殺之邑人千餘泣請代曰清吏

高馮 文武正直之才御史彈治不避權貴數上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藥[illegible]石之言為吏部善銓叙人物上賜金背鏡況清鑒列上五事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身卒節儉而營繕未息貧以加[illegible]數州土役多勳戚家外官卑未得祿

張行成 方正之士為御史糾劾嚴正劉炫許其體為方正廊廟才此論盡之事太宗二事一論語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二論兼行將相事與皇下爭功三諫皇太子幸宜留監國高宗以才用特達者張錢薦之太宗謂欲自擧無先容是掠美對高宗地震謂女謁用事大臣陰謀遜過世南志宇又畢乞去流涕

易之 子行成

杜正倫 學鯁亮有才能識量未足隋世一門三秀皆高第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董思恭

與論文謂覺頓進為左史言一言之失且筆之太子稍失縣諫無所避諫之不從輒道帝審語督切父子間不當加以求與城南杜同譜不得疏貴豪杜圖南杜不敢與宗族不當如此以泄太宗語怖太子與撫李義府營餘為所誣高宗出之

崔敦禮 節義功名之士太宗朝奉使稱職者蘇武為人見其志之所存以終考之亦非盧江王執問朝廷事不言有使之節與徒慕李勣破薛延陀綏定回鶻立嗣而還有使之功通知工吏情偽屢使突厥請後建明允曾事機有使之才為高宗執政傳無可録之事

楊洪禮 將帥之才楊素弟子伐寇出賊皆施伎精整上世之曰越公兒有家風劍丘巂道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獲龜茲千闐三征遼與遂良敬宗三人掌機務

盧承慶 才學稱職美儀矩博學而才入奏軍事太宗傳其辦錄參軍職與選三加擢先潞者考能著人善稱考功職帝問歷代户版引據該詳稱民部職以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以

（選事並以尚書主掌之為出位為之高宗執政無可書臨終戒子得中制）

劉德威（有幹略為將有軍功從裴仁基討淮賊手斬賊首臨於劉武周自拔歸盡上重賞）（從平洛陽刺綿州攻廉平論寬猛視主之好惡當治太宗刑獄綠察在臣不在君閨門友善俸祿分宗親寬平）子**審禮**（孝二百曰同居）**易從**（周興誣殺之孝義劉家）

傅奕（術數通博亦不失其正但量不足答漢王誘突厥入東并為黃道所由沮其不孰之心）（以承亂當變更乞改正朔服色制禮作樂論官貴簡約律失於煩張道源乞減官曹文簿繁）（怒奕獨是之奕上書極詆浮圖惟道源佐之與蕭瑀爭佛高識篤壽八十三自誄）（羚羊角碎佛齒胡僧呪奕而自仆）

呂才（術數通博而不拘忌與祖孝孫參論樂律一皆卯解三百家經葬數太宗命刪陰陽書）（百篇造方城圖地理造教飛騎戰陣圖兵法辯十宅五姓葬命由積善葬正欲人不見）

郭孝恪（才畧之士謁秦王策平建德論軍謀軍食得安西懽心虜焉耆王遣破龜茲不設備中流矢卒）

張儉（邊將有操守謀略者拒頡利賂詔求取不禁新附民往來營州都督破高麗率吐蕃）（兵征遼朔州營田歲收數十萬斛畢免飢單騎召酋帥三載張家）

程務挺（父振對太宗辨對不屈號名將禦突厥坐裴炎事斬突厥為立祠）

史大奈（有軍功攻桑顯和從平長安以丁蕃將從秦王平薛舉世充等功殊等）

馮盎（將帥才識天命善治民諸將中才略最優平羅竇洞獠隋亡破諸賊有番禺蒼梧）（朱崖地下有潛王為治善閣簿最發奸摘伏得民懽心以地歸唐或譖其反魏徵勸懷以）（德）子**智戴**（將帥才不肖其父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太宗指雲問賊）

阿史那社尒（智勇忠孝仁廉雖中國亦難其人本突厥次子正觀入朝尚主）（父死哀毀志平延陀不忘先可汗心諫頭材用兵入典朝衛[illegible]四十年擢才績比）（合衆十年無謀叛[illegible]昌受賞皆取老弱弊討龜茲不受郭孝恪金玉節器用下比）（十城斬其王[illegible]十一以智勇聞入朝從生中國執涉學問當達遠英衛）

阿史那忠（忠謹特異志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

執失思力（智勇頗亮之士諫太宗逐兇塞論降延陀率部落從江夏王討薛延陀）（陀示羸敗之與平吐谷渾尚主坐與房遺愛交流徙）

契苾何力（忠義智勇正觀內屬征高麗不殺制己者奮擊吐谷渾帝欲與以薛萬）（均官對曰恐四夷聞之重夷輕漢許延陀婚則之云我大唐烈士割耳自誓太宗以尚主）（贖之諫延陀婚知其憂冢而死不戰而為撒帝令延陀親迎討死頸朱邪孤注輕）（驍安撫鐵勒九姓李勣伐高麗虜其王副）

黑齒常之（高宗朝）**李多祚**（中宗朝流係蕃將）

（忠義）**夏侯端**（高祖使招慰河南王世充以史所傳吏部郎殺相之不受間道走卒○洪三人）

劉感（高祖使戍涇州仁杲執之令約城降感至城下令堅守仁杲射殺之罵益甚）

常達（陷仁杲薛舉紿劫之終不屈）**羅士信**（十四先登擊賊陷黑闥不屈死）

敬君弘　**馮立**（並事隱太子殊死戰太宗義立舍之誓以死報敗突厥於渭橋）（守廣州挿飲貪泉）

呂子臧（守南陽煬帝亡發喪方送款綿州危逆朱粲死）

王行敏（見執於黑闥不屈死）**李玄通**（定州為黑闥所破使為將不肯自潰腹死）

李育德（與兄晏德及三弟皆陳州力戰死於世充）**張道源**（陷建德密請陳虜情心漕）

（孝友）**張士巖**（父病痊衛經下疚母卿）**焦懷肅**（母病背瘡）

張進昭（事繼母至孝終載去勝）張公藝（北齊至唐九世同居）

李知本（與弟知隱子孫百餘財用無間賊戒不入）張志寬（母疾稱病）

劉君良（四世同居妻易雛令鬭去妻）王少玄（遺腹生十歲以血瀝骨滲得父骨）

任敬臣（五歲母喪哀毀七歲聞立身揚名之訓刻志從學）

沈季詮（母溺江投江少選持母臂出）

（隱逸）王績（王通弟大業中丞太合嗜酒還鄉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斗酒學士太樂焦革家善醸求爲其丞作酒譜立杜康祠醉鄉記五斗先生自誌墓以酣失職無心子日記）

孫思邈（隋文召不拜密天五十年聖人生答盧照鄰問疾心小膽大仁方智圓畏爲本魏徵脩史要咨所遺年百餘歲）

（循吏）韋仁壽（高祖使治越置七州十五縣酋豪悅服）張允濟（婦家還牸牛竟不拾遺）

李素立（諫高祖殺人三尺法天下共瀚海都護受酒一盃）

薛大鼎（滄州水利與瀛洲(鄭德本)冀州(賈敦頤)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腳）陸德明（前見）

（儒學）徐曠（譏(沈重)紙上語左氏爲一時冠李密得而師事之○孫(有功)）孔穎達 蓋文達（前見）

曹憲（古文奇字與訓注著珠始以文選授諸生）

顏師古（太宗詔考正五經爲太子承乾注漢書時稱孟堅忠臣刊正古篇奇字難引商貴富室子多議薄之帝謂學可稱事與居官無既傲然負才及頻被譴憫然喪沮謝客蕭散好圖書定封禪儀）

歐陽詢（潭人博貫經史倣羲之書險勁過之高麗遣求宿案碑三日不擇紙筆）

魏侵銑○子(通)相武后不附武氏見中宗

朱子奢（持節平高麗百濟新羅之憾夷夷淳畏爲發春秋題然納其美女因高祖祔主請）

建七廟諫帝觀起居錄諫加上書者罪

張嗣宗（受太宗經戲謂功過先聖太宗即位問所欲得官願得國子祭酒因與之）

谷那律（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太宗問爲油衣當不漏對）

敬播（初置太子司議郎播爲之人榮其清近與(令狐德棻)撰晉書撰漢書注四十篇時漢書學大興(劉伯莊)(秦景通)(劉訥言)皆名家景通弟(暐)號小秦君治漢書者非其傳爲謗）

徐齊聃（八歲召試太宗賜佩刀諫毀無忌廟子(堅)事武氏孫(嶠)事元宗三世中書舍人）

（文藝）袁朗（陳後主使爲月賦芝草嘉蓮三頌仕隋在唐事齊王○十二世祖(滂)漢司徒其間(湛)(顗)(粲)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從弟承序（父(憲)立後主旁白刃不避）

賀德仁（學行可師兄弟八人比漢荀氏太守王伯仁改其里曰高陽里）

謝偃（塵影賦(張蘊古)上大寶箴偃亦上惟皇誡惪賦玉牒真紀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時稱李詩謝賦）劉延祐（尉渭南治第一李勣戒其自抑）

崔信明（端午日中生有異雀集占曰當文顯而位不高鄭世翼因楓落吳江冷之句求見其全投之水）張昌齡（以文浮靡爲考功郎王師旦所絀正觀末獻翠微宮頌）

（方技）李淳風（父(播)棄官爲道士○通羣書明步天曆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太史局制渾儀太宗因女武代王之讖欲求殺之對以天命不可去徒滋戮無辜若殺之恐復生壯者占候吉凶若節契與算博士正五曹孫子等書麟德曆代戊寅曆密審）

袁天綱（善相謂杜淹蘭臺學堂全以文顯王珪天地相臨官五品韋挺面如虎以武出官竇軌伏犀貫輔角完起立功梁益武后龍睛鳳頸若女當作天子岑文本學堂瑩）

夷眉過目文振天下　馬周伏犀貫腦背若有
負然面擇赤耳無根不壽　張行成曉得官

（辛於火山令自知四月死）**子客師**（亦傳其術[illegible]闌入一出四高宗令覆渡江）

（復還見變師德至舟復覆）**張憬藏**（技與天綱齊劉仁軌魏元忠[illegible]宗裴光庭等）皆當問之

甄權（鍼庫狄嶔肩立能射撰脈經鍼方明堂圖百三歲）

許胤宗（陳太后病風[illegible]藥床下熏之[illegible]義興太守武德為散騎常侍療關中骨蒸傳染不著方書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illegible]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藥與病值惟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

餘文仲書（論風與氣尤精武后使著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惟頭風足氣上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洞利餘皆以時消息著四時輕重術）

奸臣**許敬宗**（交菩心○太宗署文學館登瀛洲十八學士勸高宗立武后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梁王忠上官儀劉帝立改實錄）

唐初起兵割據者附見

李密（亂世奸雄有智勇不足言英傑能為楊元感畫三策元感不用而敗不能用柴孝和策為唐所先不能用餘謀害挾煬帝策謂唐公見推天下[illegible]可憲陷唐計受越王侗官追宇文化及[illegible]世充詐兵計在食得興洛倉洛口倉不能守○讀[illegible]明傳其志可知不能用李世勣[illegible]不明以羽用兵與世充更[illegible]則去[illegible]殺翟讓不義似羽遠甚既為世充所敗歸唐自比竇融詔經略東都復召之懼而反盛彥師斬之）

王世充（姦詐亂賊遇詐其能與李密相持所謂以詐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軍獲盡與）士卒密驕不恤士戰勝無所賜予此二人成負密無根本不可持久世充有洛陽為根本此所以勝密本非智勇足以勝　篡隋三年國號鄭　太宗禽之徙蜀獨孤脩德殺之

竇建德（盜亦有道如隗囂之流起高雞泊止是盜賊而文以奸詐恩為隋官及士人）任王琮不殺河間守民討化及不留顯任關中及東都者赦魏徵絕世充待淮安王同安公主以客禮軌殺王軌奴反執首釋世勣用凌敬諫釋張志昂陳君賓張道源凡皆所以收衆得地故黑闥再起唐再用大師而後克信讒殺王伏宝最失救世充為太宗所禽不知天命不用凌敬策不知兵自立為夏王

薛舉（盜賊之強悍者與子仁杲據隴西兵強馬壯太宗本以持久破之劉文靜輕出幾敗唐事）

仁杲（驍悍稱萬人敵而殘忍無天命舉亦自知其敗知薛[illegible]糧之際）太宗斬之　太宗取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號西秦五年滅

李軌（寔緣竊據初無智勇以讖李氏當興曹珍等勸拜之起涼州三年滅）

蕭銑（李軌之流後梁宣帝曾孫故得衆易降李靖高祖斬之五年滅）

劉武周（盜賊之強悍者高祖以裴寂元吉當武周輕失根本之地非太宗神武唐祚幾危）據馬邑　太宗破金剛武周之走突厥太宗禽建德仁杲武周黑闥皆一道先堅壁挫其鋒乘勝追奔使不得再為計

宋金剛（與武周相表裏太宗破之）

高開道（盜賊之反覆者初依賊格謙敗亡海曲漸掠州縣陷漁陽自稱燕王浮圖島）暴歲招之既而復暴晟臣羅藝請降既又連突厥入寇又降藝請兵擊破之勢窮最得罪不敢降其變將張金樹攻之自殺凡八年

劉黑闥（盜賊之強悍者建德既禽其妻不闖其民以金帛徵遣將士民亦懷之唐起河東）澤未能施於河北故黑闥再亂無不響應

徐圓明（亦實錄竊據者隋末爭大下在關中鄆魯去關中遠故得後亡）輔公（據丹陽自謂江南非取天下者所必爭故爲盜易非河北群盜比 李青禽之）沈法興（滅於李子通）李子通（降末伏誅）朱粲（盜最醜害南陵反見殺）降 林士弘（據虔州鄱部王孝恭平之）張善安（據豫章李大亮紿之[illegible]江[illegible]群盜自相屠戮初無智勇）梁師都（兵雖非強地占要害擾朔方引突厥臨關中爲唐害最深段德操有功於唐不收 師都屢說處羅三道入寇大害沈深處羅之死天佑唐多矣）劉季真（盜之反覆者離石胡人東晉乱華之餘無足録者）苑君璋（劉武周與唐令縱不從與武周奔突厥高日召之不從突厥乱遂歸唐）羅藝（自爲幽州總管不受化及建德招爲煬帝發喪奉地歸唐謀反死）王君廓（爲盜歸李密密不禮歸唐殺廬江王瑗爲乱斬之以爲己功奔突厥死）

古今紀要卷之十

慈溪黃震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高宗　罷遼東之役　止土木之功　日引刺史入閤問百姓疾苦及政治（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無忌以元舅輔所言無不嘉納永徽有正觀風）**遂良諫立武氏以前得罪**○納武氏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立武氏爲后　遂良韓瑗來濟以諫立貶無忌見殺　大權悉歸武后號二聖　後又引元萬頃劉禕之等參決禁中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廢太子

自遂良韓瑗死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李善感諫作奉天宮天下謂鳳鳴朝陽**立武后後失處**

相

長孫無忌　褚遂良（並受遺詔皆諫立武氏被擯）

李勣（太宗托孤答立曰此陛下家事）

高季輔（名馮）　于志寧（不爭立武后）　張行成（言女禍以上竝見太宗）

韓瑗（竝諫廢王后遂良貶極言雪之亦貶卒）

來濟（護兒子篤志文章善議論諫立武氏言齊威遺差人食潤假丁多坐遂良貶廷州赴突厥戰沒初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共依石仲覽言志三人欲作相處約願爲通事舍人後皆如其言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崔敦禮（爲相無可稱）　杜正倫（黜李義府纍缺爲所擠竝并見太宗）

李義府（在姦臣傳與來濟以文顯稱來李獻承華箴若讜直者長孫無忌奏斥之）

（謀於許敬宗之甥上表請廢后立昭儀未幾爲相卒相與睽弃大臣而后得肆志王義方）

（廷劾之見逐上赦其子婿撓法勃然而去上始不悦以賊敗劉祥道訊之流死笑中有）

（刀貓）

許敬宗（勸立武氏誣逐大臣詳見太宗奸臣類）辛茂將　任雅相

許圉師（見太宗許紹下）盧承慶（爲相無可書詳見太宗）

上官儀（議廢武后自遂良等者覆莫敢正議獨儀納忠敬宗誣與忠謀逆殺之政始）

（歸后）

劉祥道（父林甫在武德定律令請四時聽選官無滯人○祥道世知選事陳六事一入流）

（歲千四百人太多二內外官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乞歲入流五百人三庠序諸生未聞甄）

（異四唐有天下四十年未舉秀才五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六三省都事主事乞參用）

（士流大獄不食爲相要不自堪巧病去封泰山爲終獻）

齊賢（子帝憚方直齊賢豈補盜人耶武后特辨裴炎不反）

竇德玄

孫處約（爲中書舍人一人足辦事）姜恪（技巧之人詳見太宗姜確下）

劉仁軌（止是方面之才○好學值亂畫地書空爲陳倉尉殺折衝魯寧諫獵解劉仁）

（願百濟之圍封禪被召自以便宜留戍因自以便宜平之而代之鎮守因經略高麗高宗）

（封嵩山仁軌率新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副李勣平高麗破新羅御史袁異式脅使引決）

（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請慰賚戰沒者武后臨朝陳呂后禍敗規之以私隙陷李敬玄）

（於敗因姜嗣宗語及裴炎反事竟斬之死是其失德）

楊武　戴至德　李安期（百藥子詳見太宗）

張文瓘（餡李勣入朝請贈一人佩刀一人玉帶以文瓘無施不可獨不贈請極推引同爲）

（宰相諫土木征伐大理不旬日斷獄四百無怨言嘗小疾諸囚齋禱及其還又皆爲決）

（平恕比戴胄佗宰相奏事上必問與文瓘議未新羅叛力疾請息兵脩德不肯損堂）

（饌曰若不稱職當自引避萬石張家）文琮（好自寫書上文皇帝頌建州尚）

（淫祀不立社稷始建之）

閻立本（文學爲藝所掩見太宗）

李敬玄（入崇賢館讀祕書典選雖万員不忘姓氏劉仁軌與有隙請其代討吐蕃大敗）

郝處俊（擊高麗諫高宗餌丹對疑泰法寬諫與二王觀赤縣太常音技東西朋諫）

（傳位武氏操履無玷武氏不能害）子象賢（武后惡處俊誅之臨刑極罵自此木）

（窒丸口）

薛元超（武氏用事陽瘖卒見太宗薛收類）

李義琰（太原尉與李勣廷辯與郝處俊諫高宗使武后攝政章懷太子之廢救宮臣罪）

（皆舞蹈獨引咎泣涕顧問懇切不同宅無正寢第市材送之不許致仕而去時比踈廣）

高智周（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疑及政得失既乃錄獄訟）

（考耕餘與薛元超治章懷太子獄無同異爲相固表去位）

裴炎　魏玄同　岑長倩（並見中宗）

崔知溫（靈州司馬遷渾斛薛萬帳於河北民得就耕廣顧善水草亦感之蘭州大破党項）

郭正一（與魏玄同同拜平章始此執政久明習故事詔勅多出其手因劉審禮大敗）

（於吐蕃乞勿事侵擾從力有餘武后時周興誣殺之）劉景先

臣

裴行儉 擧明經，蘇定方教以兵 立昭儀謂國家憂從此始 安西都護西域慕義 與(馬戴)典選号裴馬 長名銓榜注法 孤軍深入万里禽阿史那都支 及以孝應匐粮車伏軍 納突厥 從間 突厥縛溫傅 裴炎害其功 工書與陰陽 知蘇味道王劇 他日掌銓衡 知王楊盧駱浮躁衒露可至令長 冏 程務挺等爲世名將 軍吏跌碼瑙盤碎色不少吝 上賜以都支資産盡分親故

王義方 解所乘馬贈省父病者 不造權勢 獨孤愁以儒顯 義方之論出其上 待魏徵 死後取其妻姪曰非附宰相感知己 貶吉安 酹水誓海天雲開露 教吉安人以礼樂人人 悅顚 因張亮得罪亮見子死徒步送歸葬之 顯慶中劉伏劾李義府卒貶死 翟儆愛之 每恨太直卒以疾惡不容于時

韓思彥 兄弟訟者飲以乳開倉賑民然後聞 賊殺人無主名集兒童數百暮出之 太

白見勸帝修 德帝因責李義府讓義府八品 官不言得失 劾武惟良擅用司農賦二百万 義府與諸武諸爲 山陽丞 按釋尉遲敬德子姪之冤不受其贈 爲丞數月自免去放蹟 江淮間 爲張僧徽作公名其所餉爲孝子繼 復召忘 朝儀不舞蹈 武后令李敬玄劾去之

子琬 事睿宗 元宗

楊弘武 糺礼 帝責授官非才對曰 臣妻剛悍所屬以認武氏

負半千 宋劉凝之十世孫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 自此伍負因姓負。擧童子元獻與之 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萬秀見賞 義方闢 王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名半千 八拜 皆中 咸亨中上書自誇 爲武德尉以 自筴 縣粟齊旱見因薛元超持節諫太守釋之 答 卒天地人三陣之問 敭尉早劇求使吐蕃 武后見之詔入閣供奉 擢正議大夫兼右控鶴 以非古乞罷控鶴忤旨 武三思忌之出刺豪 歡州不顯任吏常以文雅儉澤所至化大行 歷事五君与清白節 樂山水爲元苛卜 游嵩山沮水間 年元二匹卒吏民哭之

蕭鈞 諫議時兩事 一爭盧文操盜庫財之死 一爭大常爲宮人通訊之死

邢文偉 爲太子典膳丞 咸膳諫太子曰古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今史既缺官臣得奉職由是紹名 帝稱直引授右史武氏 事見中宗

馮元常 諫中宮權重 詳其中宗

姜晦 御史中丞臺儀稍振 太常少卿[illegible] [illegible]稍備 主選賦賂 塞之流品有叙

唐臨 万泉丞縱囚歸農事約如期還 韋挺貶江 見王道宗越次語責其亂常 拔獄交州出 寬繫三千人 訊囚無復訴者曰唐卿斷因不冤所以絶意 萬齡之受賕當死以唐刑不上大夫奏免之 儉薄寡欲務 權人通見妻子 以上衣冠 事太宗高宗 孫(紹)事睿宗

韋思謙 御史動謁山岳 劾遂良市地不如直遂良復相出之清水 大丈夫居敵言地須明目張膽報天子 辨張仁禕被誣令耳目官侍立 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 御史大夫顏色莊重見王公未嘗屈礼 子承慶嗣立事中宗

韋萬石 善音律 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姚元辯所增損

崔義玄 太宗時以介直任。永徽時降睦州妖賊 投陳義真討王世充數用其謀 拒黃君漢分所掠金帛 通章句學正音故兼謬 贊決武氏爲后 以后旨按無忌等

薛仁貴 良將 忠而有識。貧將改葬妻使因征 遂應募 著白衣破高麗將 太宗謂諸將皆老莫如卿 万年宮水暴至獨護高宗 破賀魯乞還涅熟家屬諸 破高麗洞貫五甲 破契丹於黑山執其上 三箭定天山天山 者鐵勒部落所保九姓遂衰 迎高麗泉男生 因降扶餘威震遼海遂鎮平壤 提卒二千下遼海四十城撫存之 擊吐蕃郭待封違約太敗於烏海 象州 召還擊突厥脫兜鍪示之下馬羅拜 子(訥)事元宗

王方翼 墾田加墾爲富 安定令寇大姓葬古趙持滿 壘不入肅州 破雪弓月城 西戎震服

蘇烈（人字定方十五先登滅三国皆生執其国王賀魯都曼百濟葱嶺以西遂定）

黑齒常之（百濟人高宗招降之兩破吐蕃屯田河源歲收百餘万御軍七年吐蕃）

（良謨）

孝友　程袁（母病十年不解帶每哭羣烏鳴翔）宋思禮（歲旱母疾禱泉出庭中）

鄭潛曜（刺血書禱神代母火神許二字不化）

裴敬彝（年十四訟父枉心悸疾歸父已卒）

梁文貞（一邊喪亡穿壙冢一稀喑默三十年）

隱逸　田游岩（一妻皆有方外志入太白山居許由祠子号由東鄰高宗訪之敕入鄰拜崇文館學士帝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岩宅坐事裴炎放還山惟與宋之問為方外友）

（泉石膏肓）

潘師正（道上對高宗茂松清泉臣所須既不乏矣詔以其居作崇唐觀時人常號新樂上名之為祈仙望仙曲）劉道合（同時隱嵩山上為立太一觀居之封太山祀雨俄霽先行祈祓為帝作丹劑成卒）

循吏　田仁會（亚州自暴求雨勝州平盜）

裴懷古（儀鳳中以壯名嶲蠻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爭淬冤被誣枉使突厥不屈亡歸弱不能歸姚嶲酋叩關願歸遂與討始安賊未諭嶺書諭禍福賊遂擁騎至壁諭之兵歸所掠諸洞亦率衆歸款外平相州並州所至寬愛稱至并迎省驅之愈衆清介）

儒學　蕭德言（家經史帝王所以興衰考上太宗晚節學愈苦妻子諫答人自何苦曰對先聖之言何復學勞高宗即其家致問）許叔牙（詩纂撰）子儒（六天撰）

郎餘令（與從父知年號二郎按浮屠自焚之奸足餘慶為吏清宗刻於法）

路敬淳（尚廬三年姓氏校冠譜系學初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皆本之）

方技　李淳風　袁天綱（皆預知武氏詳見太宗）

葉法善（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祭之術獻劾惟尾帝化黃金治丹法善言不可就徙費財與日盡罷方士詆浮屠術高莫之測往來山中五十年時召入禁中睿宗拜鴻臚卿封越国公寵映當世或云生於隋大業死於開元八年年百七歲）

中宗　裴炎與武后廢爲廬陵王立豫王旦（即相王）是爲睿宗而武氏稱制　開告密之門作羅織之獄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改唐爲周　立武氏七廟　張易之張昌宗兄弟

侍內無復人臣禮　越二十五年武氏疾甚張柬之以羽林兵斬易之兄弟迎中宗即位復國號唐而武三思弗誅　三思用鄭愔謀罷柬之等爲五王尋矯殺之復修則天之政大權盡歸三思　太子重俊與李多祚以羽林兵殺三思父子　時政出多門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斜封墨勅動以千數韋氏卒弒中宗　臨淄王隆基誅韋氏及安樂公主

相　裴炎（受遺詔輔中宗諫中宗以韋后父爲侍中帝怒因與武后廢帝立豫王武后誅宗室諫不從謀以兵執后徐敬業反炎請后復辟后斬之家無儋石忌裴行儉功斬降虜五十）

劉禕之（少與高智周華以文稱北門學士以參奉大議立相王愈見親遇相詔令叢繁裁占少選可符言旁先敏由有司請右以其引必為忠臣獨語后當反政見殺不乱）

武承嗣（后姪暴恣諷后革命去唐子孫恭大臣不附者建議追王祖宗立宗廟諷張嘉福上書乞立己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勃不從皆以罪誅之后意決還太子遂忿死）

蘇良嗣（世長子為周王府司馬甚見尊憚荊州因采竹之使雍州每旬發三日內必會武后時辨裴匪躬欲責諸死蔬罪遷相遇辭懷義偃蹇挾其頰）

韋思謙（事迹竝在高宗時武后相之辭疾不許肩輿以朝無可書）

魏玄同（言選舉與裴炎耐久朋。周興誣其言復辟後賜死）

岑長倩（文本從子相武氏羣臣爭言符瑞亦闇請賜皇嗣為武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與格輔元不署奏浮屠上大雲經言革命事詔天下立大雲寺爭不可後與輔元同見殺）

格輔元（陳留人後兄希元與章懷太子注後漢書）

歐陽通（詢子居母喪盡孝為相與岑長倩固執武承嗣為太子忤諸武意長倩下獄死俊臣引通同謀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書号人小歐陽体）

邢文偉（詳見高宗為相武后御明堂問大興帝之異不得對又問樂喜賜帛坐善宗秦客敗會宅使者至內悸自經死）

范履冰（北門學士坐舉逆人誅）

傅游藝（在姦臣傳以符瑞勸武氏革命廢唐宗廟後有告其反下獄死四時仕宦）

武攸寧（與三思復當国置句使苛取民貲築大庫百[illegible]舍毀所得財一夕火不遺一錢）

狄仁傑（社稷黃卷聖賢對白雲思親請代同來參軍使絁域斗南一人大理破中斷久獄万七千人免伐昭陵栢者死勃王立本繳士卒之繫者使相懷自縛歸）

（諫濼妬女祠寧州撫和戎落巡撫江南毀滛祠惟留禹大伯季札伍負豫州救越王支黨二千餘人斥宰相張光輔討越王累獲仁傑左遷復州武氏相之不顧知諸巳若來俊臣捕送獄貶彭澤令魏州縱城守民就田虜亦引去再相諫戍疏勒請廢安東突厥已去脅從者懼誅逃匿請內遡河北赦契丹將李楷固駱務整三人後用之克契丹諫造淨屠大像進柬之彥範敬暉姚崇皆為中興名臣初武后詔宰相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其子光嗣以稱職聞孫兼謨事文宗）

郭翰（巡按次寧州薦仁傑於朝即命駕去）

崔神基（父義玄有功於后故相為酷吏所搆）

崔元綜（刻薄獄不入死下止）

李昭德（父乾祐諫太宗斬裴仁軌。為相諫以武承嗣典禁衛王慶之率儉倖數百請以承嗣為太子昭德笞殺之侯思止舞文笞殺之叱獻洛水赤心石者然頗怙權亢愎

謂其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與來俊臣同日誅累石代洛水橋柱銳其前殺冰）

姚璹（思廉孫專媚事武氏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獻為符瑞明堂火謂非天災為武后造天樞著功德以帝王謨訓不可缺紀請仗下所言令宰相自記号時政記以授史官）

姚元崇（相凡七年不附易之私請出為靈武總管將行舉柬之為相謀誅二張餘見元宗）

婁師德（江都尉時盧承業謂台輔器白水澗與吐蕃八遇八克豐州率士屯田積穀數百万使吐蕃拜相仍出營田李昭德恚其行遲唾面自乾墨遷送人薦仁傑仁傑稱其為將謹守與郝處俊俱稱長者為將相三十年恭儉樸忠方酷吏殘鷙獨能以功名自為）

韋巨源（相武后委碎士大夫莫不解体勸韋氏行武氏故事南郊請后亞獻而已終獻）

陸元方（明經後入判皆中涉海風濤不懼嘗舉不問黨后慾令白衣領職薦人如初兩拜平章大事當白清謹焚奏草自謂陰德在人當有興者子象先相睿宗景倩景融皆知名）豆盧欽望（相中宗十餘年自全而已）蘇味道（為相模稜持兩端坐附張易之貶卒賀三月雪與李嶠俱以文辭顯時人号蘇李）王孝傑（少以軍功進嘗為吐蕃所執知虜實故為將能克龜茲等數城為相與吐蕃戰不利免後與契丹戰沒張說謂兵雖敗功可錄）武什方（嵩岳山人即乞歸山從之）楊再思（為相十年阿匿取容謂直者先禍桓彥範劾張昌宗再思謂其治丹有功戴令言為兩腳狐賦譏之稱昌宗蓮花以六郎中宗時希三思意按殺王同皎高麗舞過盜使留繳牽牛若謂癡宰相閉坊門）

杜景佺（益州錄事叱司馬房嗣業詔未下而視事與徐有功以仁治獄為相言季秋梨花不祥請罪河北陷契丹武懿宗欲盡論罪景佺爭之）王及善（將刺魏州因延問陳治乱后留之勸誅俊臣清正有大臣節侍宴數劾二張）宗秦客（天授時勸言）楚客（神功時同平章事皆后從妹子兄弟並以奸贓流）李嶠（幼夢双筆年少文名與賓王等申狄仁傑李嗣真之枉否者抵死言諸道巡察使法煩期迫乞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為限相武后諫造大像張易之敗坐附會貶為吏部置員外官數千欲藉時望復相既相上書言時政之非自蓋嘗密請諸王子不宜留京上武氏皇符篇）魏元忠（在太學跌蕩學兵術上書高宗言命將用兵之要對帝不能用王義方劾蔵

叅監李孝逸討徐敬業周興欲殺之以平叛功得流為來俊臣所構臨刑不動皆侯思止獄洛州治号威明笞殺張易之家奴御突厥討吐蕃持重未嘗敗奏二張下制獄張說爭之不許安樂公主求為皇太女之請韋月將等以上書言三思被殺王同皎以謀誅三思被族元忠依違其間相武后有清正名相中宗天下傾望稍憚權倖譽望大減表楚客規其十失與聞節愍討三思謀宗楚客等愬貶卒）韋安石（政尚清嚴德鄭二州吏民尊畏相武氏折辱二張三思易之引蜀商博塞后前顧左右引出陸元方自謂不及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之拒不從且白太子仁孝於上）李懷遠（宗人欲藉以高蔭辭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擢四科平章事素約不治宮室乘款段馬曰吾幸其馴）子景伯（侍中宗回波詞獨為規諫睿宗時議停都督）王綝（字方慶治廣第一武氏求其十世祖義之書因上十一世祖導以下書言孟春不

可講武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曰廬陵王陛下愛子尚在遠諫乘腰輿排忌月之說聚書不藏祕府尤精三禮門人次雜禮問荅九世孫摶相昭宗）吉頊（納二女弟於武承嗣救父死勸殺來俊臣后倚腹心最語侵武懿宗說二張復廬陵王又以告后乃還中宗因劉思禮謀反上變引平生所怨卅六姓同日論死是其失憂）朱敬則（世被旌顯一門六闕諫羅織救魏元忠張說死廬州還無淮南一物論秦漢不可復用封建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說政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不肯預撰三教珠英不肯與武三思等十八人圖世潔其為人敬暉誅易之兄弟本其策）唐休璟（名璿舉明經破奚契丹諫棄豐州敗吐蕃于洪源虢吐蕃請和願識西突厥諸蕃失和與宰相議盡與邊州建請合武后謂其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為右燕子出為安東都護啟中宗見之兄弟恩寵太過非人臣所宜為尚書僕射大水自劾行

綿丹畋未嘗敗截山川險阻沂得封以賦緒散其族爲太堂葬五服內親然謂張仁愿築受降城不可踰八十猶倚權近求復用爲子娶貧妻尚宮女約起復爲相當国無比此益時稱宰相文武兼者惟李靖郭元振休璟與張仁愿

韋嗣立與承慶異母解衣代兄撻兄弟相代鳳閣舍人言學校之廢乞赦垂拱以來輕重罪爲相先自補汴州以重外任善二張貶相中宗時崇飾寺觀恩倖食邑凡五十四州皆上腴大府歲調絹百万而封家亙百二十万京官坐貪声稱下乃補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乃擬縣皆極言之詔附韋后屬藉顧待甚渥

子濟開元選縣令二百居第一尚書左丞三世居之所至有治稱

韋承慶三掌銓選議者公之文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諫任相太輕諫太子嗜聲色乞繩察左右進諭善箴拜相以附易之貶

房融武后相之次年復辟貶死子琯相肅宗

擾荐後**桓彥範**武后時乞窮治張昌宗乞雪爲酷吏破家者號十上誅張易之復辟中宗諫韋后預政胡僧慧範出入宮禁及用方士鄭思普葉靜能皆不從不肯殺三思三思流瀼州殺之

楊元琰十八代祖震與柬之江上私語卒與五王誅二張知禍未已請祝髮後獨全

敬暉諫河北方伏而誅留守長安以治幹聞誅二張與薛季昶苦請殺三思不從彈指流血

崔玄暐母盧氏戒以忠清當公介然不受私謁陳酷吏誣籍數百家之枉勸宋璟劾昌宗后疾乞以太子相王侍醫藥不宜引異姓誅二張謂武后曰此正所以報陛下貧寓郊墅羣從自遠會食子孫不使踰常資專意經術孫渙事肅宗

張柬之以賢良召年七十對策千餘爲第一諫取突厥女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言歲戍姚州之非甚悉武后問仁傑奇士因薦以宰相才姚崇又薦遂相之首謀誅二張貶龍州卒

袁恕己誅二張楊務廉以工功爲將作恕己出之流環州掊土食以求死

五王彥範扶陽王暉平陽王玄暐博陵王柬之漢陽王恕己南陽王文宗皆錄其後

武三思武后姪傾諛善鉤探隱微相武氏歷節二張上復辟因韋后入宮中反易国政而殺五王既私韋后謀廢太子太子發羽林兵削之睿宗立斷棺暴其墓

蕭至忠與友期雨雪如約劾蘇味道貪賄答李承嘉臺無尉官事當軸達劾祝欽明等百寮震悚泣救相王爲相諫用貴要乞宰相子弟授外官時相皆務苟安惟至忠介然獨不詭隨晚節以附太平公主敗簡儉自高無施遺及籍沒珍寶不可勝計

蘇瓌威曾孫不答爲來俊臣數請書揚州僕被自將請罷十道使州縣同旧括戶請武后併寺省借明法令多識舊章一朝捺式多所刪正留守捕鄭普思窮訊卒流之折韋后亞獻初拜官獨不燒尾大拒祢拜獻食與楚客等爭相王輔政治州常最爲相多陳當世利病子頲與宋璟相元宗

張仁愿元名仁亶爲殿中侍御史不肯聯章請武承嗣爲皇太子爲總管劾孫承景偽圖戰功受賞洛州穀貴多盜盡殺之神龍中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於河北自是朔方無冦歲省費億計兵數万爲將將吏信服朔方所用後皆著稱世稱知人拜相復督軍備邊

魏元忠　**韋安石**　**李懷遠**　**唐休璟**　**韋巨源**

楊再思　李嶠（並見復辟以前）

崔湜（小人彦範引之使備三思反附之而殺彦範後附太平公主得爲中書令典選納賄銓品無叙與譙王通當死劉幽求張說救之及爲相陷幽求而逐說）

宗楚客（請以節愍首祭三思附韋后安樂公主與紀處訥爲黨号宗紀崔琬劾其專威福中宗和解之号和事天子使規延潛陳待命韋氏敗誅知吐蕃不反請張仁亶所築城万世利）

晉卿（楚客弟武后時總內外廄作）

紀處訥（魁岸妻通三思遂款昵帝問穀價三思使太史奏攝提近帝座與楚客同相）

祝欽明（擢明經以經授中宗桓彦範等受周倡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斥與郭山惲建議以韋后亞獻郊祀八風舞五經掃地倪若水復奏斥之諸儒蓋之）

郭山惲（中宗宴近臣使徧爲技惟山惲誦鹿鳴蟋蟀二詩後與欽明辭論阿世不能終其守）

趙彦昭（其父因母泣不食其游獵之饋遂力學。彦昭以姑事巫趙得宰相將使吐蕃恐失權或教之請於安樂公主得留姚崇執政貶之）

韋溫（后從兄初試吏坐贓斥爲相以天下在手欲自植黨牢其權然無能不如諸武帝崩謀以韋氏受命而玄宗兵起）

（諸臣）

岑羲（文本孫江東三岑（羲銓暨伶休淒衿令）仲龍長業令三思用事時獨草表削諸武封掌選濁亂勁一家在清要者數十人每嘆物極則反然不能抑退坐與太平公主謀誅）

王求禮（諫武氏明堂凋飾曰此瓊臺瑤室辨丞相豆盧欽望欲奪京官俸助軍蘇味道三月賀雪厲声責之武懿宗敗於契丹乞誅數百族求礼乞斬懿宗）

蔣欽緒（言韋后不應亞獻精治道馭吏嚴整吏部擢韓琬吳等諫蕭至忠非分而求

罷因河南振貸之孤絜自守）

唐紹（臨之孫韋后欲葬他公主命婦以鼓吹紹爭之爭韋台亞獻爭武氏諸武墓置守户言厚葬及婚家陵寢像化素礼**玄宗**講武驪山以失軍容斬）

蘇安恒（投匭乞復位太子明年復諫張易之兄弟陷元忠於獄獨上書申救明易之之奸易之等遣人刺之桓彦範救之得免）

馮元常（密諫**高宗**中宮權重武后時奏瑞石妄僞刺隴州光火盜脫甲面縛刺廣州降斬李嗣仙周興殺之閨門雍睦有礼法神龍中旌之曰忠臣之門）

王晙（上疏辨二張誣魏元忠詳見元宗）

李多祚（蕃將本靺鞨與張柬之誅二張節愍誅三思多祚先至不戰爲其下所殺）

李敬業（勣孫坐贓貶因與失職者起兵揚州匡復魏思溫令其襲東都不從守金陵而敗）

武平一（武后時隱嵩山修浮圖法中宗時請抑母黨乞抑太平安樂公主黨與崔日用酬詰春秋崔諶北面諫用胡人奎歌）

徐有功（蒲州司法不辱一人武氏興獄犯顏爭粗直爭顏餘變死韓紀孝已死不藉其家救任知古等七人死周興劾之免官爾用天下西然編賀救竇孝諶妻龐氏免死而有功爲民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皐甫文備誣有功文備下獄有功出之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理凡三坐大辟不憂赦之亦不喜所活甚衆酷吏爲少衰潘孝礼謂賢於釋之）

張廷珪（諫武后税浮屠錢營佛祠諫市河南牛諫窮張易之黨曰趨附者半天下盡誅則已**元**時旱上疏襲回紇五不可諫石國市馬八分書善李邕）

李日知（從不去曹因無死法侍母病數日鬚髮白安樂公主館第賦詩獨規誡乞骸

（不詳劉刊二至此已過分入亦何厭之有諸子婚名族人譏之）

宋務光（大水直言言分封之賦多於国賦）呂元泰（亦直言胡戲之非）

（二人皆尉）

裴守真（六科連中永淳旱祿賜奉姊及諸甥司府丞覈獄多恕成州吏民懷之）

蘇珦（鄠多訟珦爲尉至長史府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不爲武后按訊韓魯諸王劾王弘義伐林者更獄）

晉（與選翻名晉蜀事賞拔裴光廷被却官就籍以朱點頭晉令點頭）

薛登（諱謙論閱守樂上疏武氏言選舉請文試效官武乞禁四夷質子其已在中国者勿遣歸睿宗時劾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奪民邸肆見出）

王志愔（爲治剛鷙所居畏讋上言論法令謂爲国當以嚴致平）

尹思貞（隆州按邑豪蒲氏部人刻頌坎地獲戟以救韋月將之忠斥李承嘉之奸十三踰皆以清白聞）

鄭惟忠（不肯禁嶺南畜兵曰若爲政者因其俗）

姚珽（四上書諫節愍太子中宗擢之曾祖察著漢書訓纂後世竊爲已說珽著紹訓以明舊義六州皆有政績歷定州尚書官皆與兄璹相繼）

崔神慶（后以其父義玄有功於已擢并州長史并州以詔改錢幣物價踊百賈驚擾神慶察其豪猾所妄爲跨汾涇津合爲械請用玉契召太子劾昌宗闌臨不盡流死）

陳子昂（年十八未知書家富尚氣弋博後脩飭諫葬高宗於長安勸武氏興明堂太學對三事畫使按總安守令循擢國機諫拒十姓入朝諫止襲吐蕃上周受命頌奏八科黜陟辨官賞人卹鰥寡去課縣令段簡利其富捕送獄死變徐庾文章爲雅正）

（初爲盛遇）

（詣三十八章）

張鷟（幼夢紫文五色鳥故名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爲銓府冠員半千謂文辭猶青銅錢万選万中號青錢學士武后以爲御史倘蕩無撿罕爲正人所遇開元初交易其訕政毀爲文立成浮艷少理致著舉義謂無撰然亦大行一時新羅日本出金宝購其文）

張易之（行成子五郎）昌宗（行成族子六郎易之須皙美姿太平公主薦昌宗入侍昌宗又薦易之善錬丹竝出入禁中不旬日貴震天下武后病知不免圖不勅張柬之等斬之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而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昌宗禁中著三教珠英而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等同撰）

崔融（擢八科高第以文學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見親於易之撰武后哀冊最高麗思苦神竭而死脩武后實錄爲文華婉未有輩者嘗諫盡征關市）

（忠義）王同皎（扶太子紳上馬誅二張欲殺三思事泄見斬自如）安金藏（見睿宗）

（孝友）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鄉里人訟者皆詣讓判）

徐元慶（復讎父爽爲尉趙師韞所殺遂殺尉詣官陳子昂建議殺之云成其節其後柳宗元駁之乞附于令）

（隱逸）武攸緒（武后兄惟良子恬淡寡欲好莊易后蘄命起之不從盤桓龍門少室間雜作白混於民中宗召之苦乞還山再召粉使小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則冠帶趨常班再拜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接語寒溫外無所言至開元卒）

衛大經（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召不至友之母卒盛暑步往弔之至則以事行矣遂設席行弔礼而返）

王友貞（刲股武后召不至）

（循吏）韋景駿（肥鄉令移漳渠岸設二千步郭水至岸得不壞貴鄉令母子訟者授孝經過肥）

（舟小兒亦迎。羅房州爲祠）

（儒學）沈伯儀（議郊丘三帝並配）王元感（明堂封禪儀象推緣洽讀書老不發書糾謬春秋振滯礼繩愆等數十百篇魏知古嘆爲五經指南祝欽明等見其詆先儒汨之詔褒美爲儒宗）

孔若思（母教長以博學聞或遺以遂良書爲幼一卷其人曰是貴千金取何庶還其半嘗仕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兒意王以其多識古今大事少資膺州刻別駕恭道欽別賀兄刺史致恭始此）

褚無量（定韋后不得亞獻見元宗）

徐堅（寬厚長者請從奏覆諫罷反親屬王方慶賢礼學疑目爲鳳閣舍人議三教珠英彌年不下筆賴之成書爭姚州蠻輸賦謂不宜與中国同法已而李知古果敗不受太平邈又以妻岑羲女弟辭機密羲敗得全。元宗改集賢院副張說爲學士諳識典故）

王紹宗（傭書足給即止徐敬業招之不應作書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或以比世南被中畫腹）

元行沖（仁傑藥籠中物見元宗）

尹知章（夔巨斧破心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尤熟易老莊書）

張齊賢（辨古凶柳沖脩姓系錄。傳中譜置大社論譜學源流甚詳）

（文藝）杜審言（恃才傲世集判出謂蘇味道當羞死歷宋作僞官貶吉州司户周季重將殺之審言子年十三刺季重武后召用之問喜否遂舞蹈作懽喜詩坐交通易之流宋之問武平一問疾謂造化小兒相苦又謂吾在久壓公等子閑孫甫）

富嘉謨 吳少微（時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二人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体皆預脩珠英與魏谷倚號北京三傑二人同尉晉陽同左臺御史亦相繼卒）

王勃（六歲善文九歲作師古漢書指瑕未冠高第戲爲諸王作鬪雞檄文高宗怒其交構斥之以多藥草求補虢州參軍陵藉僚吏卒除名父福畤亦坐勃迁交阯勃往省渡海溺卒年二十九記滕王閣每爲文酣飲被覆而卧時謂腹藁補祖通續書論五運以唐繼周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作唐千歲曆王楊盧駱号四傑楊謂媿在盧前恥居王後凡勔弟勮皆第進士号三珠樹小弟勸亦有文韓思彥嘗謂福畤有譽兒癖）

楊炯（爲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果以嚴酷不爲人所多卒于官中宗贈著作郎）

盧照鄰（新都尉病去官得方士丹餌之父喪嘔丹出疾益甚足攣手廢作五悲文傷不遇自沉死張說謂其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詩武后時數言事下迁臨海丞弃官去爲徐敬業作檄文云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文）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万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征高麗爲別將郎待封作離合詩報[illegible]勛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守鴨綠莫離支報聞命自是軍不得入高宗投之嶺外武后召與諸儒論譔禁中撰列女傳臣軌等九千餘篇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決以分宰相權故時号北門學士）

（北門學士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劉褘之見本傳）

李適（修三教珠英夢論大衍數知死）李邕（雖不顧細行而不附二張見元宗）

劉允濟（文與王勃齊名賦武氏明堂述功德脩史言班生受金陳壽求金僕視如浮雲青州有清白卹召為脩文館學士嗜飲卒）**馬懷素**（事武后不阿見元宗）

宋之問（武氏游龍門之問詩成后奪東方虬錦袍賜之（易之）所賦皆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與朝隱同敗逃歸匿張仲之家發仲之與王同皎謀三思事得後用天下醜其行附太平公主見安樂公主權盛又附之太平疾之發其知貢舉時賕餉越州自力為政歷剡溪賦詩流布京師睿宗賜死○之問父（令文）富文辭工書有力絕人稱三絕（之問）弟（之悌）以驍勇（之遜）以草隸各得一絕○初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為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

閻朝隱（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后疾身為犧以代后疾）

（方殺）**嚴善思**（淳風死候家不效武后自論所召之熒感入月謂下臣謀上繼而東之誅二張諫以治合葬乾陵曰以卑動尊術家所忌）

浮屠泓（為張說市宅戒毋穿東北王隅他日過之云宅氣索共視則穿三坎泓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果汙賊死斥）

（外戚）**武士彠**（高祖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仲女為高宗后廢唐立武氏七廟而追帝之）**承嗣**（士彠孫相武后）**攸寧**（士讓孫）**三思**（士彠孫並相武后中宗）**懿宗**（士逸孫就兵共万討孫万榮懼不知所出訊大獄誅大臣險酷雖周來不能繼）

（酷吏）**索元禮**（揣后意興大獄一四至連數百論報家多奏罰遭而奮後受賕吏選以鐵籠鐐之死獄中）**來俊臣**（前後夷千餘族使不逞百輩飛語每摘一事千里同時發号羅織諸武諡其異圖斬西市骨肉無子遺）**周興**（婁決制獄妄殺數千人江驍尸奮而行三蠟三作俊臣鞫其及請嘗入甕流嶺表道見殺）

侯思止（高元礼奴告舒王元名反拜游擊將軍自謂獬豸不識字武后拜御史以白司馬孟青之語誣魏元忠宰相李昭德捽殺之）**王弘義**（自謂鞫如狼毒野葛求傍舍瓜不得誣有白兎流瓊州矯詔還胡元礼杖殺之）**郭弘霸**（四其御史嘗糞見李思徵為祟自剔獲死一日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姚紹之**（殺王同皎等）**周利貞**（殺五王）

武氏盜國酷吏並興周矩諫之寖以衰去肅代間雖有之而不若是其甚云（殺五王）

睿宗立以隆基為太子　姚宋協心革弊　罷斜封官數千人　有正觀永徽之風　未幾太平公主用事權傾人主自宰相以下進退係其一言　姚宋貶而紀綱亂復如景龍之世　因星變傳位太子為元宗

（相）**姚崇** **宋璟**（初即位用之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有正觀永徽之風（璟）為吏部而（李乂）（盧從愿）為侍郎不畏強禦請謁路絕（崇）之為兵部而（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罷斜封官太平公主交構太子二人力爭出公主於蒲州公主怒貶二人而公主復辭為相凡不及十月餘見中宗元宗）

郭元振（名震太學生時家送錢四十万遇五世未葬者盡與之吐蕃乞和進覘虜情涼州都督拓境千五百里治涼五歲夷夏畏慕為安西都護突厥款塞與其酋會而酋適死將勒兵襲之元振往其營弔喪虜更感義宗楚客使人代之將行酋長剺面哭送旌節下玉門關去京師八百里城中壘爭迎元宗誅太平獨總兵護睿宗講武驪山以軍容）

（不整幾死流之少雄邁及貴儉約手不置書對親欲退室獨如）

張說（決燕王重福獄支黨數百一昔而畢人得詿誤悉原上嘉其不枉直不漏惡見元宗）

陸象先（吉頊擢尉洛陽父元方不肯頊曰豈以吏部子廢至公崔湜謂陸公加人一等）

（為相獨不詣太平公主公主議廢帝爭之元宗時不肯按睿宗時授名者益州不斷刑）

（法而化蒲州小吏有罪戒遣之闕天下本無事寡欲議論高簡所至民懷）

魏知古（諫為公主造金仙玉真觀發竇懷正諸謀姚崇不協罷宋璟嘆其遺直遺愛）

劉幽求（戒彥範不殺三思臨淄王誅韋庶人謀誅太平見流輔姚崇忌之貶守睦）

（州道卒）

鍾紹京（善書武后時諸宮殿明堂皆其筆既當路以賞罰自肆不為姚崇所喜與幽）

（求俱貶多藏王褚等書）

竇懷貞（德玄子詭激事矯儉中宗時娶韋后乳媼自稱皇后阿奢又附宗楚客安樂）

（公主取貴盛韋后敗斬妻首以獻附太平勸營金仙玉真觀歲祀執法擢請為寺奴）

（與太平謀逆敗投水死畏奉官者平生俸祿散親族無留）

薛稷（道衡曾孫外祖魏徵家多虞褚書故能書善書諷紹京讓中書令於己坐知懷）

（貞謀死子孫尚主嘗為易之奉宸府供奉）**韋嗣立** **趙彥昭**（前見）

崔日用（陰附安樂公主得迁劾鄭普思納女後宮得罪結納諸武驟拜兵部侍郎侍）

（宴為回波舞求學士因僧普潤私謁臨淄王贊謀韋后與薛稷怨競出入奏計乞討太）

（平公主帝誕日采大小雅相如封禪書以獻并州人懷其惠才辨絕人自謂能適時）

（制變不專始謀）**蕭至忠** **崔湜**（見中宗薛稷以下六人即位初相之）

（不旬日皆罷）

韋安石（拒太平異謀）**李日知**（並見中宗然自姚宋貶安石日知繼之為政）

（紀綱紊亂後如景龍之世）

蘇瓌（為相多陳當世利害見中宗）**岑羲**（附太平敗見中宗）

（諸臣）**盧從愿**（與李朝隱典選六年以平允聞）**李朝隱**（諫誅五王罷斜封官執並）

（見元宗）

柳澤（嘗關言太平公主斜封敕入調又上書乞監韋氏拜監察御史嶺南市舶周慶立造）

（奇器以進澤諫元宗善之）

辛替否（諫公主樂第過後諫營金仙玉真觀）

韋湊（諫作金仙寺觀孝敬帝不宜称宗不加太子重俊謚子見素相元宗）

裴漼（父琰之同州司户積案數百一日省決号霹靂手。漼侍疾十餘年不仕執正崔湜鄭）

（愔斷賊之罪不為安樂公主所右諫當早遣金仙玉真開元吏部甄拔為多長於敷奏）

（晚奢侈）

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隱終南少室鍊氣辟穀為拾遺諫武后興泰宮應縣令舉甲科）

（善蓍龜隸篆琴弈以俗泥於陰陽作析滯論隱山中有意當世時号隨駕隱士司馬）

（子微譏為終南捷徑晚徇權利附太平公主流驩州）

李傑（孝友明經詳敏採訪山南復業者十七八尹河南寡婦告子不孝殺道士威其）

（謀復河汴梁公堰代宋璟御史長孫昕歐辱之帝為斬昕）

陽嶠（中八科桓彥範以為御史不樂彈抨謹飭為州清白魏州人勞耳闕下請為刺）

（史国子祭酒以徽生徒見毆謂吾備位方伯心亦首時一尉耳）

李乂（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條渫惰能否諫錢庫貲贖生與宋璟典銓請謁不行李下無）

（賢　黄門驟正貴倖李乂不可過　諫金仙玉眞觀　拘太平公主（姚崇）畏乂明切　李氏屯等集）

韓思復（家富金玉玩好未嘗省　後家貧歲飢幷日食杜瓘綸之綾不發梁府倉曹會旱輒開倉賑民　汴州司户不行鞭罰　諫作景龍觀　開元諫遣蝗使　天子題墓仁恕）

子朝宗（諫乞寒胡戲　諭人汲楚州昭王井　因訛言兵與人避際南賊）

（忠義）**安金藏**（太常樂工　武氏時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譎　至孝　元宗詔鑱名泰華山碑）

吳保安（郭仲翔薦為李蒙書記保安至蒙已戰沒於廣仲翔被虜保安力居貨十年舍妻子積縑千閒關求仲翔贖之凡十五年乃還）

古今紀要卷之十

古今紀要卷之十一

慈　溪　黄　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唐

元宗　相（姚崇）（元年相　四年罷）勵精爲治每事訪之　制選京官及都督刺史有才識政迹者更迭出入永爲定式　汰僧尼（萬三千人）　罷貢外撿校官　罷兩京織錦坊　修常平法　尊禮師傅　召試縣令（韋濟第一）　焚錦繡珠玉　出宮人　相（宋璟）（四年相　八年罷）務得人百官稱職刑賞無私　犯顔敢諫曲意從之　非祕密皆令對仗　編校羣書　奏死罪止二十四人（十八年）　分天下十五道置採訪使六條括察　懷州樂工衣繡立以刺史爲散官（開元以前好處）

開元元年（高力士）爲監門將異時林甫祿山之見用乃力士爲之階　開元元年觀燈大酺二年置左右教坊梨園弟子異時楊妃之進燕安驕侈即此心爲之兆　二年（辥訥）黄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異時邊功之興即此念爲之先（姚崇諫不聽）　開元九年（宇文融）爲括田使異時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之聚斂皆祖宇文者也（右末年之由悉啓開元）　（高力士）用官官始盛（四方表奏先呈力士小者即決之勢傾中外時楊思勗亦用事）（張

說募壯士宿衛兵農始分（一年選府及白丁十二万名長宿衛十二年更名彍騎分六番至天宝八年府兵壞無可交彍騎亦壞矣應募者皆市井無頼子弟精兵聚西北）

○置十節度藩鎮始成（天宝元年初唐邊帥不久任兼統至開元中始久任兼統至天宝六載邊帥盡用胡人勢始偏重）裴光廷用循資格而官人之法壞（無問賢愚限年躡級）王君㚟大破吐蕃而邊功之念熾（以符瑞取媚為相初王璵以祠祭為御史時開元廿五年也姚崇開元二年表賀太陽不食事已兆矣）罷九齡相林甫而人主之德衰林甫以仗馬諭諫官而諫諍之路絶居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知（殺太子瑛光王琚鄂王瑤忌儒臣為節鎮入相擢用蕃將安祿山等專兵柄）楊國忠激祿山速反上幸蜀祿山陷京師上發馬嵬父老說太子興復

右末年亂天下事[illegible]

○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

相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志操不同而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與房杜並稱每進見上輒為起去則臨軒送之○胡管見謂崇說善迎合故罷而復用璟璟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姚宋比必張九齡乃可與璟同日語上將幸東都太廟屋壞璟謂天戒崇謂苻堅故殿木蠹壞與行會宜遷神主於太極殿行幸以免輸餉之勞胡氏謂其逢君）

姚崇（字元之元宗獵新豐密召咨天下事欲相之以十事與帝約（政先仁恕行法自近不倖邊功[illegible]）說頭諫（[illegible]）以礼帝曰朕能行之翌日相張說忌其入譖間之帝知之遂召崇序郎吏求不獲曰崇不能而煩我耶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崇裁決專任亦店

移告事必人〻乾曜就咨又以寓四方館以自近乾曜稱旨上必曰此必崇謀不稱旨則曰與崇謀未此皆其得君之專○上勵精為治每訪之應荅如響請抑權倖受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也成士馬無不嘿記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恩汰僧尼行人三力請捕蝗廾硬擢李偽敗璟新此皆其輔治之才○相武氏以不從易之私請黜與東之謀誅二張后迁上陽獨流弟曰違贊主而泣人臣終節五王被害獨免相中宗與璟敗太平公主此皆其素發之正○無居第寓居罔極寺遺疵學群禦道妬儉遮福皆其好與慾遂官後爭嶷先折貸壓、誓減趙誨受爽人賂罪帝不悅遂引宋璟自代此過小而功大○貧日不食貲武后嗣銘識語曳匿出張說揣上意言二子千齡知古卒罷之忌劉幽求流之崔沔將勤其子薦為著作奉其權此皆其失奧少尚氣能文）

盧懷慎（陳時政乞久任省官勿用贓吏東都掌選奉身具上一布囊疾亟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執別璟從愿謂上亭國久稍撓勤有儉人秉間自以才不及姚宋政事權而不專嘗以事積不決以謝上曰天下事委崇以鄉雅鎮浮俗耳史無伴食宰相溫公取其不娟嫉同心濟太平清簡祿賜隨散妻子飢寒既薨家無節蓄惟老蒼頭自鬻請辦喪事）

宋璟（姚崇薦自代自廣州都督召上使內侍楊思勖迎之不與交言上嗟嘆○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不合意亦曲從之上在蜀時言崇在職不足減至論璟則曰彼賣直以取名耳林甫傳無負罪者妄訴不已付御史臺治優人作魃戲諸之上以為然蕭隱之括江淮惡錢急上并罷璟頲而弛錢禁八年是得君不如崇○為相務清刑政人皆稱職史傳務擇人隨才選任百官稱職刑賞無私網目恐好事者生心徼倖抑郝靈荃禽突厥默啜功墨勑與王仁

綵五品官乞下吏部　寧王憲奏與薛嗣先官
亦乞下吏部　幸東都諫以道不治罪李朝隱
諫后父王仁皎墳過制　日食帝素服錄囚
販郵驛曰止安謁放譴夫此為脩德因圖不擾
兵甲不瀆此為脩刑　不為皇子別擇美名佳
邑　張嘉貞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失声嘆息
此皆其輔治之忠。勸張說辨證易之獄
為御史中丞固請下張昌宗獄武后釋之璟曰
吾悔不先碎豎子首　卿呼易之斥鄭善果君
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易之等常欲出之又欲
刺之中宗復辟叱武三思就第　韋月將告
三思亂宮掖幾死力爭之　刺貝州不為三思
欽封相守杭相二州清毅　承鄭惜後為吏
部銓總平允　與姚崇白出公主諸王與敎
廣人陶瓦竹堵　廣人立遺愛碑乞停之　二
十年請致仕賜全祿退居　此是立身事君終
始無
玷處

蘇頲
瓌子　覆來俊臣冤獄　元宗平內難詔書
填委頲思若湧泉　知制誥給政事食自頲始

再諫親征吐蕃　與宋璟同相頲能推其長
璟有未及輒助成之　二人相得歡甚　璟嘗謂
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畫　公不私則頲又過其父
廉儉俸散親戚　文章與張說號燕許大
手頲許公也帝愛
其文詔令自此錄副

張說
諫武后久留三陽宮避暑　諫潑寒胡戲此
戲遂絕　易之使同誣魏元忠說辨其誣
中宗時不肯起復麟叙俸　睿宗時決譙王重
福黨一昔而罪人得　此元宗以前素養子愛
二因術家謀動東宮獨請以太子監國　既即
位知太平懷逆以佩刀獻帝二事有功於元宗
最大。王晙誅河曲降虜九姓疑懼犯其帳慰
安之。政党項置麟州安處衆朔方七姿從
河曲殘胡於唐鄧　罷鎮兵二十万相疢右
方面之功。以衛兵弱旬日募勇壯士十三万
後為彍騎兵農之分始此　以倡封禪議上改
麗正書院為集賢而以為學士　東封引所厚
為執事官受超階　上欲相姚崇使趙彥昭彈
之又使姜皎言其可為河東總管上曰此張說
之意即召相崇　沮宇文融括田議雖正亦出
忌心　又薄崔隱甫無文　沮融銓法融遂與隱
甫李林甫劾其過惡高力士往觀為解於上得
善罷年五　右為相時事。初相帝欲事吐蕃
說請講和休息　王君㚟許用破吐蕃青海西說
又料必敗後瓜州失守君㚟死而復相以此知
其才於方面尤長。　敦氣節推薦後進於
君臣朋友太義甚篤　引天下知名士佐佑王
化粉澤與章成一王法　尊經開館脩太宗之
政皆說倡之　右好處。以正觀顯慶礼不同
請討論刪改五礼　雖罷政亦兼文史之任大
事記之齋纂軍中論謀国史　朝延大述作
多出其手　帝為文使視草　為文屬思精壯
長於碑誌　與蘇頲号燕許大手　右文章，
有才智而好賄好面折人　姚崇出之候蘇瓌
忌日獻詩於類獲遷　與帝東宮時祕謀甚衆
東封刻頌太山考成功。改政事堂為
中書門下列五房其後　子。汙祿山敗

源乾曜
治京師寬簡　詔捕仗內白鷹因自劾
為相出二子補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

外　堂封之始　清謹　相十年未嘗廷議可
否唯唯聯署　以寬平鮮悔吝　賛宇文融括
戶不欲封禪
與張說不平

薛訥
仁貴子　沉勇　臨大事益壯　與來俊臣
爭以義衆栗饋息鏺　元宗講武召之軍門
不可入　奏後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因相之
使將兵往擊　當暑出師大敗削官　白衣攝
羽林　吐蕃寇臨洮大破之武街　涼州總管
討突厥。開元中大臣自節度為相者郭元振
嘉貞王晙張說蕭
嵩杜暹李適之

郭元振
將復鎮朔方未行元年冬以講武軍容不
整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有大功流新州
詳見
睿宗

張嘉貞
御史張循憲使河東見其條　析洗然請以
官讓武后召見因請上簾　兵部功狀
盈几不閱旬廷無稽牒　或告其弟反不實元
宗將坐之嘉貞辭以恐塞言路　上許為相曰

乞及臣未衰 宋璟罷欲用之忘其名夜半閲表疏得之即拜相 敏於裁遣然躁不裕 王鈞爲治第以贓聞 覽之以藏言 希權幸意 杖（姜皎）至死 又欲杖（裴伷）張說責之曰宰相時來則爲若貴臣盡杖正恐及吾輩以帝藏 出衘張說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迫 不立田圍 性簡疏 子（[illegible]）

王晙 多邊功（魏元忠）朔方失利勑副將晙在朝爭之 後二張誣元忠獨辨之 桂州開屯田 省漕運 破吐蕃於洮水 諫徙突厥降者於河曲 乞迁之淮右 未幾虜果叛 因敕晙討之 跌跌等部引突厥內援 敗之 蘭池胡反陷六州 與郭知運平之 元宗以宮人賜獨不受 曰事君猶事父 詎有常近閨掖而臣子敢當者乎 代張說鎮朔方 節義有古人風 吏人畏[illegible]

李元紘 本姓丙 高祖賜姓 太平公主與民爭碾磑 元紘判與民 曰南山可移 毀三輔渠磑決以溉田 請勅張說就館脩史 以清儉著故相針四 當國不治宅第 相開元務抑奔競 父（道廣）相武后朝 出清節

杜暹 五世同居 暹尤孝謹 第婺州參軍既紙万番受其百 使突厥 埋遺金於其帳下 守邊四年 練勤屬夷夏所樂 公清勤約終身不通朋友饋遺 所少學術 當時議論時失淺薄 與元紘議事異同 互相奏列 貶

蕭嵩 姚崇知其遠到 （王君㚟敗河隴邊患）代鎮河西 大破吐蕃 進中書令 亦遙領針七在 公謹密 莫是其際 薦韓休爲相 休峭正不相假 力求退 曰未厭得以乞身 薦牛仙客 林甫忌之 請老 秩一 壽考冨貲 優游自怡 紫紛包 賜黃耕

裴光庭 之（行儉）子 静黙寡交 以識業稱 議者方推 東封議守邊 勸張說召諸蕃從行 在突厥果朝 續春秋經傳不獻 爲相不懷 星變 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 爲循

資格庸愚者謂之聖書 宋璟爭之 迁主事閣辯之 光廷手詔之

宇文融 汸辨長史治 開元初户版刓隳 詭蕪 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 建議收匿户羨田 上以爲覆田勸農使 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判官 假御史分按州縣 括沒户八十万田 稱之 歲羨錢數百万 惟（楊瑒）以爲籍外所取 坐左遷 馳傳行天下 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 常平倉 撰發斂 張說惡融 每建明必爭之 張九齡謂其下給 可忽 說又狙其分十銓事之 劾罷說 上疾其黨 亦出融魏州 墾九河故地爲田 工役紛然而無成 爲相 薦（宋璟 裴耀卿 許景先）時稱知人 性卞急 神用警敏 對知譽 諷御史劾信安王禕 怒罷相 錢穀自比不治 相凡百司 國用不足 帝讓裴光廷等 延等忌之 因再被貶死 後上心百 姓愁 有司失職 皆始融 自此言利得幸者相接 時韋堅（楊慎矜 王鉷）楊国忠皆以聚斂貴 亞

裴耀卿 東封守濟州 上書云重樓則不可告成 科斂均省 爲東州最 爲相 領轉運 置河陰集津三門倉 引天下租 三年積七百万石 省運費三十万緡 言刺史縣令不當拔擧 見蓋嘉運驕吝 知經略吐蕃必無功

韓休 爲相直方 不務進趨 天下翕然 帝將放万年尉 休請先治金吾程伯獻 初蕭嵩以休柔易 故薦代光廷 休臨事或折正嵩 峭鯁 時政得失言之必盡 帝獵張樂稍過 休諫已至 帝引鑑謂吾瘠天下肥 蕭嵩每順旨 我退思不安寢 休訐直 退思天下 寢必安 子滉

張九齡 令言元宗五年未郎 重守令吏部資格之弊 張說通譜謂後出詞人之冠 故維之文 諫說引兩省吏齊及所親爲東封官 事 又諫其沮宇文融建議 代說集賢學士 爲相 鉄乞廢循資格 復十道採訪[illegible] 三子 斥武惠妃遣通意者 諫以宰相賞張守甚 斬安祿 功 上千秋金鏡錄 諫牛仙客封 壽四 諫相林甫 尚書林甫 而九齡

罷二十四年 周子諒劾仙客 坐舉非其人 貶荊州長史卒 謇諤有古臣節 帝稍怠政 議論必極言得失 所引皆正人 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 知必反 及討奚契丹敗 張守珪執送京師 又力請誅之 帝每用人必言風度能如九齡乎 及帝亦未嘗不知之 在蜀思其言 遣祭韶州 天下稱曲江公 請不禁鑄錢 東爲擢所非 起復爲相 一事寡失。孫（仲方）事務繁

宗 確正有風節 勁言甫不實 作挾然駮吉甫謚 出不直其言 卒不顯

自帝即位（姚崇）尚通（宋璟）尚法（蘇頲）尚吏（張說）尚文（元紘杜暹）尚儉（韓休）（九齡）尚直 各其所長也 九齡得罪 朝廷之士 容身保位 無復直言（林甫）善養君欲 深居燕適 沈蠱袵席 而主德衰矣

牛仙客

本鶉觚縣小吏 蕭嵩在河西 委以軍政 清勤 接士大夫以信 嵩爲相 薦之 河西畜用 倉庫鉅万 器械犀銳 帝悅 欲以爲尚書 張九齡持不可 林甫譽之 故仙客用 而九齡罷 爲相 與時浮沉 陽與緘封 不敢用 百司諮決 無所可 高力士謂其胥吏 非宰相器 帝怒 卒於位

李林甫

宗室 奸臣傳 宇文融爲中丞 引同列吏部 汝寧王私謁十人 維其一示公 顧護壽王爲万歲計 以結武惠妃 又與高力士共謀 繼光廷相 而上自用韓休 因結休而附 薦有宰相才 帝還東都 權卿以豐 擾未畢 林甫謂若妨農 赦所過租可也 九齡諍以仙客爲尚書 謂天子用人何不可 九齡爭廢太子 謂天子家事何與外人 未幾罷九齡耀卿相之 而卒用其言 殺三子 徐嶠賀刑措 上封晉國公 ○媚事左右 迎合上意以固寵 如餉遺左右 恩寵莫比 ○杜絕言路 掩蔽聰明 以成其奸 如斥杜璡下邽令 而戒其餘以立仗馬 言路遂絕 賀野無遺賢 ○妬賢嫉能 排抑勝已 以保其位 如上愛盧絢醞藉 紿使請老 上問嚴挺之安在 紿使稱疾 事裴寬 紿裴敦復奏與之 ○屢起大獄 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 如逐九齡適之 誅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拂外 偃月堂思中傷 口蜜腹劍 揣上意 贊立

壽王 而上意不在壽王 計納數讒 太子亦不行 是近言亦有時而窮 忌儒臣積邊勞入相權 祿山（仙芝）哥舒（翰）爲大將 而祿山得專三道勁兵 十四年不從 （國忠）爲御史 林甫薄其材 又以貴妃故 善之 國忠貴盛 交惡 憂懣死 爲相十九年 天寶十二載卒於位 國忠諷祿山暴其短 猶藉家所謂 禍生所忽 子（岫）泣言禍至 曰 勢已然 可柰何 禍憂刺客 先驅百步 金吾清道 所居複壁甃石 一夕再徙 是亦自知其必及禍

陳希烈

奸臣傳 博學 尤深黃老 繼（楊無量（元行沖）講禁中 助帝譔述 神降 謂老子告錫靈符 因蕭南華真經 希帝旨 林甫以其柔佞 引爲相 寵與林甫侔 林甫陰詭 亦所

李適之

宗室 河南尹 不苛細 作月陂 免穀洛水患 喜賓客 飲酒餘斗不亂 夜宴晝決 左右失職 忽忽不樂 安[illegible]山 益京師 與（韋堅）相之 事案無留辭 代仙客相 林甫與爭權 紿使言華山金可採 卒爲所搆

唐宗室爲相者九人

（適之）相元宗（峴）相肅代（勉）相肅德（夷簡）相憲宗（石）相文宗（福）相宣懿（回）相武宗 皆稱職 號賢相 惟（程）相敬文 無所發明 （林甫）姦諛 幾亂天下 ○按李（蔚）相懿宗 亦宗室 則不止九人

楊國忠

太真從祖兄 張易之甥 飲博無檢 通虢國夫人 哀其資一日盡 蜀豪（鮮于仲通）資給之 薦之節度章兼瓊 得蜀貨百万 至長安 以樗蒲進 專主蒲簿計 帝悅 謂度支才 可危太子 先林甫意陷之 虢國居中 帝好惡必知 一年領十五餘使 請出積變輕齎 又悉義倉丁租地課 易布帛 禁藏如山 以吉溫謀李林甫戕 匿鮮于仲通南詔之敗 林甫死 遂相 召注一日畢 以夸神明 自是資格紛謬 就第唱補 令希烈給事中偶坐在旁 曰已過門下矣 領四十餘使 度支吏部署一字亦不能盡 故吏得輕重 大雨敗稼 擇善禾以進 扶風太守房琯以言災劾 遂無敢以水旱聞 達奚珣 擢其子高第 使劍南 李宓以十

万擊南詔閤羅鳳大敗西河更以捷聞一乖
興師凡失號卒二十万天下寃之 暴發禄山
反狀禄山上書自陳條大罪二十国忠又激怒
使反以自信其說故禄山反以国忠爲名 上
幸蜀次馬嵬陳玄礼殺之
爭啖其肉四子皆死

韋見素 銓叙平允国忠以易制薦代陳希烈爲相禄山請以蕃將易漢將因與国忠言
其必反 元宗使歸輔肅宗肅宗以由国忠進
礼遇獨感 星紀躬知禄山死日月兩京平
使迎上皇○子（諤）勸誅楊妃勸幸蜀 諤子（顗）
裴垍等五舊交爲相朝廷典章多咨之 著易子縕
解 顗子（維）内江令 民刻頌爲户部善裁剖與
宋之問善詩稱二妙（綬）長文辭 憲宗爲舉孝
廉以母老不仕 維子（虚心）大理据王不
撓（虚舟）守洪州有治名 号郎官家

崔圓 房琯 崔渙 皆幸蜀道中相之詳見肅宗

諸臣 **楊瑒** 麟游令拒實懷貞曰所論者民寃位高下何取韋后表氏二十二爲下及敗諫有司追

其課 奏崔日知先勑李傑 抗議宇文融檢
脫户餘口不便 祭酒表凡諸儒皆有名言
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絶句因詔
三傳儀礼出身者不任撒官 言考功歲限明
經進士百人而流外諸色仕者歲二千節古
礼作冠昏喪祭礼 止立碑曰徒作後人何石

崔隱甫 洛陽令請禁中出梨園弟子胡雛殺之爲御史大夫使自監察御史而下事皆承
諸多得勑正威名赫然 挍外官歲考 一日訖
張說輕其不文與林甫暴說過罷之 不諂
仙客不得相

李尚隱 方嚴 勑崔鄭典選附勢斥之 璽李師曰獄二百餘家元宗犇治王旭奸贓
治淨署妖妄 治司農吏隱錢穀 三爲御史
不以殘摯失名 奧事分明不苛密 以循吏
終始

崔沔 覆試第一 性舒遲進止雍如 當官不屈爲御史請發太倉及苑圃鳥獸所給漸省

之將姚崇崇子招賄盧懷謹姻家弄法崇等
薦爲著作以奪其權中書侍郎蘇頲宰相稱
惟充位沔謂當上下相維每事多異同張說出
之 議宗廟籩豆姨舅服紀 朝廷疑議皆咨
之禄稟散宗族

裴寬（灌）從祖弟 瘞餉鹿刺史韋詵妻之爲宇文江東覆田判官 議忌日享廟用樂曰廟
尊忌卑則作樂 蒲州久旱入境即雨 河南
大治 不附權貴 鎮范陽夷夏感附 三年禄
山代之 林甫恐其相以計毀之 兄弟八人
皆擢明經 治第入荒相對擊鼓會飲 政清
藺人冀 其相

崔琳 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 宋璟親禮之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與弟（珪）（瑶）俱列
棨戟号三戟崔家 元宗金甌覆名以族
大不敢用爲相 一床置笏猶重積其上

韓琬 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 上疏言政尚法不尚德之弊 先天中賦絹非時移撤罷督

乃奏聞

韋陟 礼部取人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 吏部銓綜公平 任威嚴 簡貴整視同隙然
道諂合者雖布衣與均 林甫出之怏怏毀廉
偶餉權倖以自結 国忠以其有文雅名恐入
相發其饋遺事貶之 国忠脅死之其說其遁
去陟曰命當尔其敢逃刑 肅宗使招諭永王
重其名欲相之以後至疑不用 新進者望
風憚之言其驕倨 不得志卒 修縱 每食
庖中所弃猶不減万錢 襲封郇公 自課書
陟字若五朶雲人号郇公五雲体 家法嚴整

縚 議籩豆議服紀

盧從愿 事 睿宗 典選六年以平允聞 高宗 時吏部称職者（裴）行儉（馬）載至是（李）朝隱與從
愿 開元中豫州課第一 不肯以括田户功
爲山考宇文白其殖産号多日翁 以此不得相

李朝隱 諫誅五王忤旨貶 執罷斜封官千四百成安公主奪民田不酬直杖其奴捕劾

鯨伏○元宗擢尹河南政嚴清[illegible]子男之奴以裴景先裴寂之後爭丐贓之死 開元典銓 及爲御史大夫所引惟細務天下失望

王丘 童子獨屬文脩潔 入仕歲數百丘考功覈實才登科纔百 采錄精明無比挺之席豫亦出其下守懷州清嚴蕭嵩引當國固辭而盛推韓休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 訥言奏白帝多不喜清約不通饋遺

嚴挺之 名浚 諫觀燈大酺 貢舉平允 寄啓王毛仲之奸 濮汴二州威嚴 左丞知吏部選謂蕭炅伏獵侍郎 九齡欲引輔政使謁林甫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上欲用之林甫給使稱疾去之 溺佛 衰服送浮屠葬亦自葬於其塔○子武貪暴 詳見代宗

席豫 太平公主辟表爲諫官恥之遁去 考功進繼清明 典選六年号知人 清直畏謹與子弟屬吏亦不草書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屬和最工

許景先 宋璟擢爲御史 文得中和之氣 帝自擇爲刺史

潘好禮 卧馬下諫 邠王獵 清廉苛細博學脩整 試子不通經誡而狥之

齊澣 請抑諸武迹太子 蒲州司法爭父子俱論死 爲姚崇給事中稱解事舍人大政必咨崇之諷崇年老宜退 勸舉宋璟自代 答崇不如璟又謂崇不如管晏可爲救時之相汴州浩繁惟倪若水與澣以清嚴聞 東封車騎弥數十里澣爲長欄帝幕聯亘上食 請去王毛仲而自不容敗 潤州避瓜步洲從漕渠達揚子倚高力士得爲兩道採訪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貴倖 林甫惡其行擠之守平陽以黃老清淨爲治

倪若水 御史課第一 汴州政清淨興學教化大行 諫農時捕鵁鶄 謂班景倩入爲大理卿若登仙 恨不得爲騶僕

苗晉卿 林甫專政委以銓事 厚元載相肅代 詳見肅宗相類

崔光遠 元宗西狩留尹京兆懼北奔靈武 復回京兆賊避其鋒 見肅宗

于休烈 志寧曾孫 善文章 諫以文籍與吐蕃裴光庭曰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在遂與之 肅宗時修史先請求國史 諫元日冬至賀皇后 不治産恭儉仁愛 推穀士甚衆 年老篤學

賈曾 睿宗時 亦欲遠將士 上爲太子諫采女樂 與蘇頲掌制誥号蘇賈 **至** 父曾撰先天誥命至又撰元宗傳位冊 請崇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 在流寓者庠序推薦爭王去榮殺富平令罪不可貰

王琚 謀刺武三思事泄亡命爲傭 上爲太子時游獵琚常與待於家 詭計見太子謀國太平公主 率鐵騎誅蕭至忠等 眷委特異号內宰相 或言其詭譎縱横不可共安樂 見疏歷九刺史六州二郡 受饋遺數百萬 豪侈誇傳 林甫恨其恃功使氣發其贓仰藥死

劉知幾 字子玄 史才 介直自守 上書譏武后赦妄授之弊 思慎賦刺時 中宗時領國史陳五不可而去 不得政正 武后實錄作史通議評今古 自此揚雄者四 壯不喜詩 雄老慚雕蟲 史通大元 釋蒙辯嘲談史裁價覆醬瓿 委國史於吳兢 領國史三十年論作史當備三長才學識 劉氏家史人高其傳 論衣冠不當乘馬 論著經當從古文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註請存王弼學宋璟不然之 子貺

貺 續說苑 賡劉向所遺而刊落怙妄 子滋相德宗

吳兢 史才 貫經史 方直寡諧 惟善魏元忠朱敬則 後二人薦其論譔 辨相王之冤 畱元宗果而不精 上疏乞從諫 諫東封道中馳射大風上疏 任史事以武三思等貼臨事多不實 私撰唐書唐春秋 敘事簡核号良史書張說欲證元忠事 謂說曰此說實書之識屢使改卒不從 屢貶 年老猶願還史職 林甫不用

韋述 史才 兒時誦家書二千卷略遍 宋之問
以其撰唐春秋擢上第 好讀學 詳百氏
源流更撰開元譜 脩六典 令狐德棻吳兢
撰國史不能成 述分紀傳 文約事詳 典掌圖
書四十年 任史官二十年 濟泊絕學 授上
無貴賤與均 蓄書二万 祿山亂 獨抱國史藏
南山 汙偽
官 賊識死

揚慎矜 聚斂之臣 父隆禮為開元太府卿年歲
省數百万 宰相薦三子清白 上擢慎矜
知太府出納 慎餘長安倉 慎名含嘉倉○慎矜
始議輸物有汙傷 責州縣償所直 自是調發始
煩 以進不由林甫 不敢為御史中丞 林甫
以不文致韋堅之獄 且忌其寵 與王鉷誣殺之
兄弟皆鑑死○宇文融既敢言利者稍
息 慎矜得幸 於是堅鉷之徒競以利進

韋堅 聚斂之臣 慕宇文融聚斂進 乃運租賦佐
国用 鑿廣運潭 帝升望春樓望之 以山東
舟三百各陳所產 鼓吹鮮衣相衛而進 林甫
害其寵 授刑部尚書 奪其諸使 以慎矜代之 而

誣堅
貶死

王鉷 聚斂之臣 為林甫興大獄 誣東宮 歲進
錢鉅億万儲禁中供讌 按求王旅上帝号
領二十餘使 權勢亞林甫 而謹事之 弟銲
召術士謀不軌 事覺 並賜死 籍第舍數日不
能徧 初附慎矜以貴 而佐林
甫覆其家 凡五年而鉷亦滅

王璵 以禱祠見幸 用帝 祓
後相肅宗 詳見後

王毛仲 明悟 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 不旬歲至
大將軍 帝暫不見 惆悵若有失 初見
飾擢 頗持法 牧監二十四万 後至四十三万
牛羊皆倍數 東封色各為隊 加開府 驕諂
高力士等銜之 譖於上
後以移書索甲仗 遂貶死

將

宋慶禮 習識邊事 諭嶺南蠻 治柳城 制奚契
丹 元宗時 築漁陽城 營州開屯田八
十餘所 在邊三十年 罷
海運 收歲儲 邊亭晏然

郭虔瓘 突厥默啜子同國比 廷斬之 所請募關中
兵擊餘黨 韋湊駁之 河西節度 奏家疲
戰功 剝安西都護 與阿
史獻交訴 元宗詔平之

郭知運 從虔瓘破突厥 隴右屢破吐蕃 屯西
方 戎夷畏憚 與王君㚟功名等 号王郭

王君㚟 初事知運 後代為河右隴西節度 微時
與回紇四部君長狎 至是不相得 言其叛
遂為所
攻死

張守珪 君㚟死後 守瓜州 完城 勇至置酒其上 虜
疑 因擊敗之 詔為都督 鎮隴右 鎮河
北 契丹奚連年梗邊 大敗之 帝以告九廟 其
酋懼詐降 又盡滅之 詔立碑紀功 匿烏知義
之敗 賂牛
仙童 貶卒

獻誠 喜功名 政寬裕有機
略 簡廉不逮其父

獻恭 有軍功
諫伐盧杞

王忠嗣 九歲父海濱戰死 見帝号泣 養之宮中 與
肅宗游 及長雄毅寡言 論兵應對蜂起

代州別駕 大猾閉門自斂 恐其年少復肆不
將 特將 請精騎數百 斬虜數千 為河西節
希望 單馬馳破吐蕃 討奚桑乾 三遇三克
上平戎十八策 突厥不敢盜邊 本負勇敢
為將乃持重安邊 不生事 常曰平世為將撫衆
而已 不欲竭中国幸功名 訓練士馬而發弓
示無用 時出奇兵 所向必克 朔方自張仁
原後四十年 忠嗣繼其功 佩河西隴右朔方
河東四將印 控制万里 不徇帝取石堡城 林
甫又短之 會董延光取石堡不克 訴忠嗣沮軍
又言祿山且亂 林甫因誣告 下獄貶死 高
價市蕃馬 攻石堡 時李光弼請立賞進取 免
嗣曰吾不忍以數
万人命易一官

哥舒翰 王忠嗣使討吐蕃 副將踞見 殺之 持半
段鎗擊吐蕃 所向輒靡 馬驚蹈河 吐蕃
三將欲刺之 翰大呼 皆不敢動 追賊 常擬鎗
于肩 叱使回顧 因刺其喉 騰之高五尺 忠嗣
得罪 入見帝 叩頭流涕 言其枉 為隴右節度
應龍城 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下富貴無如翰

卞攻石堡城不下欲斬莊期三日而下與祿山不協故国忠孚綌之　嗜酒色疾廢還京祿山反代統仙芝舊卒為元帥号二十万守潼關擊走慶緒然病不能治事　與安思順不協號七罪請誅之　或勸其誅君側国忠懼迫帝趣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極言不可　国忠迫之行翰慟而出遇賊靈武大敗降祿山兵存者八千潼關失守上奔蜀　後為慶緒所殺　嚴而少恩不恤士　帝勞師士訴衣穿帝製袍十万賜之　編藏不散

高仙芝（夫蒙靈詧表副安西都護天宝六年以万騎討西北二十餘国因深入降七十二国）遂代靈詧為四鎮節度　石国王降俘獻闕下斬之西域由是不服　東討祿山封常清敗因急趣守潼關　監軍邊令誠數干以事不從因詆以弃陝地減糧賜詔就軍中斬之　卒中呼枉其声振地　貪家貲雖万然與人亦不惜

封常清（苦求為仙芝傔　從擊達奚部作露布遂知名　仙芝征討常知後務　杖殺其乳母子　倬其才果無疑事勤儉耐勞苦）祿山反大言於上自任平賊募市井傭保六万守河陽橋大敗祿山遂陷東京奔陝勸仙芝守潼關　凡三表陳賊形勢皆不達　與仙芝俱見殺

忠義**李憕**（張説因相者言其貴妻以甥引置幕府　宇文括田表為御史分道檢覆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尋歡下無敢治林甫出之河南戴押請吳不聽諸士孫逖生干政守清河與美政　遷廣陵民立祠　尹京国忠惡之使守東都　祿山兵薄城官於皆去　與盧弈相約死之　十餘子唯（源彭）得脫　源彭以父死於賊不仕不娶絶葷酒）

盧弈（謹重寡欲　鄂令治最　父懷慎兄奐三人皆為中丞官清節相似　留臺東都城陷朝服坐臺被執數祿山罪論賊以逆順臨刑西向拜辱罵賊不空口賊黨變色　○子杞　○杞子元輔端諒介正能紹其祖　少以清行聞　杭常絳三州皆最）

張介然（謹慤長計畫　守河隴支郡　王忠嗣哥舒翰鎮河隴皆署用之　以富貴不為鄉人知求列戟故里本鄉得列戟始此　祿山反使守陳留至郡未三日賊至城陷死之）

卓行**元德秀**（負母入京舉進士　以親亡不娶曰兄有子　兄子襁褓喪親貧無資得乳母自乳之　苦貧求為魯山令　縱繫盜格虎驛召声樂獨使樂工歌于蔿于　帝嘆賢人之言　俸衣食孤遺　歲蒲餘一縑　愛陸渾山水定居　無僕妾歲飢或日不爨　嗜酒陶然以肴從者不問賢鄙　房琯嘆紫芝眉宇　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　平生未嘗識女色視錦繡綺辭伏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飧　華謚為文行先生）

權皐（祿山籍其名署幕府皐知其必反　晉直視而瞶使所親舁斂之而密逃　南奔度江求王舉兵詭姓名免　病客洪州南昌令欲拔中人過州未聞皐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遷欲治之　真卿表為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　李華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　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其節與交善　韓洄等為制服　子德輿）

甄濟（居青岩山環山不敢漁畋　祿山強署之　置羊血偽歐血歸　祿山封刀召之濟引頸待（肅宗）使汙賊官羅拜　○子（逢）讀書自力不謁州縣　歲飢節用給親里　出家貲周朋友緩急欲請載父名国史　袁滋表濟行與皐同科　書元稹移書史館（韓愈）愈謂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孝友**張琇**（復讎　父（審素）在嶲州以被誣構反見殺於御史（楊汪）　琇年十一與兄瑝徙嶺外久之　逃還俱殺汪而以狀繫于斧　九齡以為宜貸　裴耀卿等卒殺之）

陸南金（匿盧崇道（嶺南）侍御史王（旭）按之弟（趙璧）爭匿崇道者我兄又言弟自誣元宗皆宥之）

隱逸

王希夷牧羊取傭葬父母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一朗拟拍刺史問政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東封詔州縣敦勸見行在年九十帝令張說訪政宦官扶入宮與語甚悅敕州縣致酒肉帛

盧鴻博學善書隱嵩山開元初再徵不至五年下詔至謁不拜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歲給米百斛絹五十歸為營草堂到山中廣學廬聚徒五百

吳筠舉進士不中居南陽天寶召至闕隸道士籍入嵩山從潘師正待詔翰林荅帝深問道無如老子荅治練非人主所宜留意開陳皆名教世務微言諷天子沙門嫉之高力士事佛共短之求還嵩山詔立道館祿山乱入茅山又入剡文章詆釋氏歌詩李白相甲乙

司馬子微事潘師正傳道引辟穀術師正謂我得陶隱居正法逮而四世矣徧游名山廬皐天台武后召之即歸睿宗使其兄承禕召之問其術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問治國曰猶身開元召至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三体書老子王真公主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舉賜

賀知章陸象先謂季真清談風流一日不見鄙吝生擢進士超拔羣類科張說表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源乾曜謂而命之榮元宗自為贊賜之申王薨選挽郎不平蔭子喧訴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外監草隸十數字世傳為寶醉為辭不停筆天寶初夢游帝居乃請為道士還鄉以宅為千秋觀而居求周宮湖為放生池賜鏡湖剡川一曲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儒學

馬懷素晝樵夜燃以讀中文學優贍科監察御史不為武后按崔慎貞反劾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賄為十道使黜陟江西馭決平恕考功取實才不阿權貴請謁手未嘗釋卷○元宗詔與無量更日侍讀帝自送迎以師臣禮詔句校秘書文籍然不善著述無所敘別

褚無量龍出若不聞尤精禮史記爭章台不當頤祭天解官侍讀東宮進翼善記號許祀墓栢蟲鹿為剗擾以耆老許肩輿入殿頓上書陳得失鄙姚崇大廟苻堅故殿之言因上疏請出後宮舉賢擯奢輕賦謹刑納諫譽諛繼絕幸東都請致祭古帝王賢臣序功臣絕世從之請檢校未遺書四庫完治太子及四王未就學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於是各為選侍讀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上謂無量獻師後康子元侯行果亦踐選而禮遇褒

康子元會稽人開元詔舉治易老莊者侯行果薦之張說遂侍讀東封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子元請先祭後燔行果趙冬曦謂祭已而燔則神無由降哉稱康子獨出蒙輪當一隊邪議

侯行果上謂更求善易者無賢行果

殷踐猷通氏族曆數醫方善知章陸象先韋述知章號五總龜附鮮不矯舉文儒異等叔父喪哀慟歐血卒○子寅舉宏詞殺侮慢吏貶寅且死以母老不忍決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誓事祖母祖母奕不脫衣者數年白燕巢甯

元行冲名澹少孤養於外祖韋機博學尤通故訓仁傑謂吾藥籠中物魏典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得銅器以琵琶知名阮咸以書生非彈治才辭關內按察奏彭王子志讓抹蔓讖不樂法家調大理官繼懷素撰晉書繼無量校四部書元宗注孝經詔為疏帝因魏光乘請命與諸儒疏魏徵類禮列于經立之學張說以戴禮不可罷止之行冲發諸儒間已著釋疑言小戴行於漢末其書紛糅魏氏正之

陳貞節 議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礼不當與列帝倂裴子餘駮之止減吏卒之半 議昭成皇后配睿宗肅明皇后不當並升 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繼高宗爲七室 伊訣男子（隋平子）上書非之援經辦數博士不能屈然蔣類右前議卒不復中宗於廟 惡武后明堂竇修請以明堂復爲乾元殿

盧履冰 言古礼父在爲母朞歛盡而心喪武后始同父三年非是 又陳父在爲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行中亦謂妻喪杖朞者遠嫌疑尊乾道也 請擧古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或朞而禫禫釋心喪或朞而禫三年或齊衰三年

施敬本 講求封禪儀 舊制盥手洗爵侍中二之 敬本謂太宗伯 贊人掌祼事漢用侍中皆褻臣今侍中位宰相非贊人比 舊制祀天神太祀主之敬本謂古二君相見卿爲賓况天人之際今太祝乃下士

王仲丘 請合顯慶貞觀二礼大祀並用

趙冬曦 （中宗）時請定科條直書其事以準加減隋衛臣律無正條自是憎愛爲輕重○開元時集賢院脩撰與康子元議封禪儀

尹愔 父（思貞）春秋擢高第 釋奠講辨三教 擬諸經義樞續史記未就 夢天官麟臺交辟卒○愔博學尤通老子爲道士 玄宗尚玄言召對喜甚辟集賢兼脩国史詔以道士服視事

鄭欽說 解梁 太常任昉所得鍾山壙銘 李林甫惡之貶卒

文藝 **李邕** 父（善）淹貫不能屬辭号書簏 注文選 諸生四遠至傳其業号文選學○邕少爲補益之附事見義兩書並行 見（李嶠）求假直秘書讀書未幾謝去與嶠隱帙了辨如響 嶠與張廷珪薦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拜拾遺 大言請聽宋璟劾昌宗奏 諫（中宗）用鄭普思 憯張柬之貶韋氏敗拜侍御史彈劾任職○元宗時廷珪援爲中丞 姚崇惡其險躁黜之 東

封召見獻賦矜肆自謂且宰相 與張說相惡會坐贓（孔璋）上書請代得減死 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 起守括州喜興利除害復坐誣得罪 入朝眉目瓌異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 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 以讒出守汲郡北海 林甫詆郡杖殺之 長於碑頌 金帛請文者鉅万 文名天下号李北海 盧藏用謂如干將莫邪但虞傷缺 杜甫爲作八哀詩 資豪不治細行 在所賄謝畋游自肆以敗

呂向 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号連錦書 賣藥即市閱書 上美人賦諷花鳥使 詩諷校獵 帝自爲文西岳詔向鐫勒 東封諫以番酋入仗內 朝回道見老人乃其父○以李善釋（文選）注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爲詁解時号（五臣註）

王翰 豪健恃才 張嘉貞偉其人 張說礼之益加 舉抱拔羣類 声妓視王侯 豪俠游畋伐獵窮數貶卒

孫逖 崔日用令賦土火爐與定交年十五 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及賢良方正 考功取真卿李華蕭穎士等八十猶爲令求降外官贈父秩 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典詔誥爲最而逖尤精密 九齡視其章不能易一字 子（成）

李白 宗室 夢長庚生 客隱岷山舉有道不應 蘇頲謂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書縱橫 任俠輕財 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沈飲号（竹溪六逸） 賀知章見其文歎謫仙言於元宗召見金鑾論當世事奏頌賜食親調羹 沉香亭召之已醉於帀以水頮面援筆成文 醉使高力士脫靴故帝欲與官楊妃沮之 知不爲親近益驁放不自脩 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飲中八仙） 求還山 浮游四方 祿山反 往宿松匡廬間 依永王璘 璘起兵逃彭澤 璘敗（郭子儀）請解官以贖得流夜郎 歸依當塗令（李陽冰）（代宗）以拾遺召已卒 悅姑熟謝家青山欲葬之 後裔惟二孫女爲

民妻告之罷傳正為改葬二女有風範不肯改嫁

張旭（吳人張顛）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尉常熟老人陳牒求判因見其所藏盡其法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得筆法意觀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於歐虞褚陸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推顏真卿崔邈傳其法文宗詔以白詩旭草裴旻劍舞為三絕

○**裴旻**為奚所圍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守北平一日射虎三十一父老曰彪也遇真虎且敗小虎出叢大吼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九歲屬辭弟縉齊名孝友九齡擢拾遺祿山獲之以藥下利陽瘖迫為給事中賊合梨園樂作詩悼痛故得免罪縉自表五短縉五長乞免右丞而使縉還京師（轉蜀州）作書別縉及親故停筆而化草隸畫名盛開元天寶間貴人虛左以迎畫思入神別墅輞川圖觀案樂圖事沈存中辨其妄兄弟奉佛不食葷衣綵代宗問維樂章縉上之

鄭虔或告其私譔國史蒼黃焚之坐謫十年元宗愛其才置左右以不事事為置廣文館而以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所在訴於宰相而廣文不修寓治國子監館遂廢善圖山水好書無紙取慈恩寺柿葉肄書寫詩并畫以獻帝稱鄭虔三絕祿山劫之稱病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為崔圓繪齋壁得免死虔長地里山川物產兵戍無不詳天寶軍防錄諸儒服其善著書在官貧約杜甫贈詩鄭相如頗知天寶事戒無汙為官拔不附賊

蕭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一覽即誦進士第一父旻抵罪以有佳兒得宥裴耀卿等先進與鈞禮故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淹久被劾客濮陽授業號蕭夫子以父喪不肯見林甫林甫怒不下已穎士作櫻桃賦譏之依春秋為編年書司馬昭裁帝書陳壽先反史官韋述薦自代不至林甫死官後因頗得蕭夫子為師知祿山必反托疾遊

大室山祿山反見河南（郭納）謀守禦納忽不用見山南（源洧）謀毋退保江陵不受求下召請宰相崔圓折江淮（劉晏）果反圓以為揚州功曹後客死汝南逆旅特注門人諡文元樂聞人善推引後進皆名士天下皆知人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等與李華稱蕭李與陸據李華讀蕭門路傍碑頌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記蕭如事之十年笞楚不去云愛其才惟許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崔南事孔述睿之博學

李華慕汲黯劾國忠支婭州縣肅然祿山反上誅守業華毋逃賊見獲署偽官自以隳節危親肅宗召之不拜客山陽勸子弟力農晚事浮屠不甚著書惟家傳墓版州縣碑頌金帛邀之乃應大曆初卒含元殿賦弔古戰場文汙為故書置梵書庋穎士讀之謂君加思慮便能至宗子翰從子觀見肅宗

孟浩然襄陽人好節義振人患難九齡王維稱道維邀入內署元宗偶至問詩對不才明主棄採訪使韓朝宗約偕至京薦之會劇飲歡甚不赴背疽卒王維過郢州畫像刺史亭名浩然亭鄭諴改孟亭

王昌齡　**崔顥**（與浩然同名開元間）皆位不顯不顧細行顥好飲博娶美妻

張果（方伎）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日謂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召問神仙事未幾卒

姜撫韋縚言其數百歲召之自言服春藤上來賜中朝老臣民間以酒漬飲多暴死乃止遂慚逃

王仁皎（外戚）元宗廢后父避職不事事委遠名譽

楊國忠大真從兄為相見前

擅兵故禍慘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宦官）

昭宗

楊思勗 姓蘇元宗討四夷為爪牙開元初大敗安南蠻平五溪乱斬首三万平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平瀧州蠻坑其黨六万鷙忍敢殺

高力士 馮盎曾孫嶺南李千里獻二閹曰金剛力士武后畀宦之中人（高延福）養之元宗在藩傾心附結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四方奏請先省後進小事便決宇文融林甫国忠禄山仙芝等皆厚結之得將相牛仙童邊令誠等寵雖與力士等亦藉力士左右肅宗在東宮以兄事之王公主呼翁戚里尊曰爹肅宗諫以天下事付林甫帝不悅由是還內宅不復事以陰巧得譽貶蘇諸姊嫁於媵嬪壇親戚人吐綄向嫺嫱泐轄省在蜀諫何憂之語從上皇西内十日李輔国誣流之赦還兄二帝遺詔慟哭歐血死悴杜口贊立肅宗為太子言雲南喪師北兵強悍因大兩言權假宰相所致天下事庸可復安親昵覆敗不為救宇文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酷吏

王旭 珪孫斬易之兄昌儀斬韋后黨周仁軌盧崇道嶺外逃歸殺其三子凡海內名士皆經染流徙與（李嵩）（李全）嚴酷號三豹製獄械（紀希虬）使奴事之得其罪數千上之遂貶死

吉溫 頊從子薛崇引見元宗上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京兆尹（蕭炅）使為林甫訊李適之張垍偽選六十人日中獄具自謂若遇知己白額虎不足縛炅薦之林甫使除不附己者鐵塘（羅希奭）為奔走椎鍛殺柳績積尸大理垣下并遣希奭杖殺李邕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殺楊慎矜連數十族号羅鉗吉網媚国忠祿山謂祿山曰君若薦我為宰相則右相可擠右相即林甫禄山大悅薦河東表自副国忠引為中丞朝廷動静不淹宿即報禄山上欲使代希烈相国忠以附禄山用韋見素代之禄山因忠争寵温昵禄山遂貶既而與希奭皆見殺上聞其死曰温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今斥公屬安矣禄山反授其七歲子河南參軍以報之

奸臣

李林甫 見前相類

逆臣

安祿山 營州柳城胡生有祥（張仁愿）捜其帳盡殺之匿而免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遂姓安張守珪使與史思明俱為捉生因為養子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禄山百計媚之入朝盛言其能天宝初為平盧節度（林甫請專用蕃將故帝寵益堅帝使出入宮禁爲貴妃養兒妃弟京師張御樂與太子九齡言其反不信天宝十三載反僭号燕肅宗立其子慶緒使李猪兒殺之詳見肅宗

肅宗（顏真卿）因蠟丸頒赦河南北江淮而諸道徇國之心始堅（郭子儀）將兵五萬至靈武而人始有興復之望（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全江淮而東南賦入得濟中興之需廣平王俶（即代宗）與郭子儀復西京東京史思明因安慶緒使者降張鎬請勿假以威權上不從而思明復陷東京其亂終帝之世

右復兩京及再亂事

請兵回紇賣官濟軍與又專以官賞諸將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名器之濫極子儀光弼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忠臣義士自此不得盡其力平盧節度王元忠死令察軍中所欲者立之而節度使之廢置自此一出軍士王璵專依鬼神求媚爲中書侍郎置道場禁中（李輔國）專掌禁兵制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行 上皇居興慶宮輔國矯上語迎居西內上欲誅之畏其握兵不敢 元載爲相肅使按籍舉八年租調逋負籍所有中分之甚或十取八九名白著 李輔國初與張后表裏（專權遷上皇）後交惡后謀誅之謀泄見殺輔國繼爲盜所殺（右紀綱大壞也）

郭子儀 守靈武以朔方軍討祿山收雲中馬邑開東陘 光弼已拔常山與合兵攻趙郡敗思明于嘉山河北往往斬賊迎王師 與光弼率五万赴靈武國威大振 帝惟倚朔方軍爲根本 詠誘河曲胡追行在 子儀以回紇平之 敗崔乾祐於潼關 關陝始通 與元帥廣平王俶復長安 追敗賊于潼關克華陰弘農郡 追敗慶緒復東都 進取河陽河內執安守忠與九節度進討慶緒於相州而魚朝恩監之 王師無統以及于敗 朝恩因譖罷之以光弼代領朔方兵 思明再窺河洛西戎逼擾以爲鄜坊節度重京師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散地 出鎮邠州党項遁 以爲諸道都統率兵趨范陽定河北 朝恩沮之 光弼敗邙山失河陽 河中太原亂 隱以爲副元帥封汾陽王屯絳誅首惡 諸鎮皆奉法 代宗立 爲朝恩元振所譖 遂表解元帥散[illegible] 與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身爲天下安危二十年 却回紇吐蕃事並詳見代宗

李光弼 王忠嗣隱之學於諸將曰他日得我兵祿山反 子儀薦持節河東救常山獲安思義不殺問計 敗思明于九門 又追敗之趙郡拔趙進圍博陵 又與子儀敗之嘉山 降河北十餘郡 欲竟趨范陽 會潼關失守 乃赴靈武入太原斬侍御史崔衆 威震三軍 兵不滿万 思明以十万攻之敗走 留蔡希德攻之亦敗走九節度敗慶緒鄴西 光弼請逼之 魚朝恩不許

思明來援諸將驚潰獨光弼整衆還太原 代子儀爲朔方無所更一号令之壁壘旗幟号精明天下兵馬副元帥 思明寇洛 光弼馳入東都進軍河陽大敗賊于中潬再戰就軍十擧鄉廷王臨淮普戰大敗之禽周摯等安太清走據懷縣進圍之而令雍希顥守野水渡使勿戰與賊將高暉李日越[illegible]來 禽太清復懷州又敗思明於河陽 魚朝恩言賊易滅 詔促光弼戰 僕固懷恩陰佐朝恩違光弼命陣于原官軍大敗于邙山 懷州復陷 上召光弼入朝史朝義乘邙山之捷 進陷申光等十三州 光弼輿疾破平之 朝恩恥相州[illegible][illegible]之敗忌之程元振亦忌之 二人用事日謀中傷 吐蕃犯京師代宗詔入援 遂畏禍不敢行 幸陝猶倚以爲重 卒不至 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李郭齊名而戰功爲中興第一

相

韋見素 詣見元宗與崔渙旁蹕奉冊宝至靈武

崔渙 喜其占奏即拜相 肅宗立 與見素並行在以選補不精出 簡淡白更 後論元載奸敗死

李麟 宗室 好學善文 河東有清政 祿山反以儒者非肆侮材還爲祭酒 爲相以宗子獨留[illegible]百司 苗晉卿崔圓等皆附[illegible]國取安 獨守正不阿順

崔圓 銳功名 元宗西幸至河池供帳皆備盛陳蜀土豐饒及甲兵之盛即日相之 肅宗召赴行在爲製遺愛碑于蜀 留守東都佐相州之敗委東都奔襄陽 守懷汾以治行稱 鎮淮南六年 吏民乞留

裴冕 明鉄 嘗爲王鉄判官 鉄得罪辨其誣 鉄死爲斂葬 副肅宗爲帥 募驍勇十餘方 與杜鴻漸勸進遂相 請賣官鬻僧道清軍子儀言其有社稷功 爲程元振所譖 代宗遂相之入拜不能與元載舊爲其所甄引代之贊謝忠勤自將而不知宰相大体 豪侈 僕射十見俸簿月二千緡 喜見頗邑 李輔國諷使薦己爲相

房琯

父融相武后○作封禪書說張說得用為縣上德化為治○寀為華清宮驪山流岩剔藪幸蜀追及拜相奉冊至靈武肅宗以有重名傾意待之參決機務諫以第五琦為租庸使是又一国忠上曰六軍方急無財不能對賀蘭進明言琯大言無當因以永豐王統兵事离間之上疎之自請平賊用春秋車戰大敗於陳濤斜顏真卿劾之多言其謀包文武可復用上怒之出為邠州人以便安政声流聞好老子浮屠高談有餘天下多故不以職事為意而欲從容鎮靜以輔治又知人不明故功名隳憤史贊稱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若承平不失為名宰

苗晉卿

林甫委銓事以中丞張倚子奭為書判魁元宗覆實曳白河北政化大行望壺關縣門輒步郡太守迎謁立飲白醪以老辭致仕○肅宗自扶風召相大漸攝冢宰代宗立固辭老蹇甚間日入政事堂召對小延英對小延英始此寬厚所至稱惠化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保寵名而練達事体百官簿最一省無遺人比胡廣諫用李輔国為常侍謙翰陳希烈死陸贄請進其子官因言其謙柔敦厚三朝所推厚元載

張鎬

好王伯大略嗜酒国忠薦為已重布衣二年至宰相諫禁中道場曰當修德弭乱未聞飯僧可致太平察思明以范陽獻順之偽及許叔冀狡猾必變鎬不結宦官皆盛言思明叔冀之忠遂罷相後果叛後為撫州洪州平諸寇廉簡在位雖淺天下推舊德

王璵

少為礼家承元宗意專事禱祠初效逕俗用紙錢肅宗立亦以祠禱見寵為中書門下平章襄中外大駭左道紛進分遣女巫禱天下山川至黃州刺史左震斬之作天華上宮露臺昭應令梁鎮上書諫之

李峴

宗室京兆尹幸温湯獨無所獻出守零陵政得人心京師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相肅宗經綸為己任事多獨決上待之恩意亦厚李輔国制敕不出中書峴極言其惡從是口敕厭分各歸有司毛若虛希輔国旨變乱誅夷甫獄峴謂示無御史臺帝出峴相代宗事見後

李揆

議上皇冊聖号取士陳書中庭約使盡言既相帝嘆門地人物文學三絕善奏對決事明當然逢迎近名忌呂諲入相構之○謂元載麞頭鼠目流落十六年丐食取給歲死獨用盧杞惡之為入蕃使酋長問唐第一人李揆是公否○本傳編格李輔国羽林騎激捕京師之議而輔国傳謂當国以子姓事之号五父

呂諲

勤謹事哥舒翰諸僚出遊獨據案鈎視簿最由中人進於肅宗所陳無不納為使按羣臣之汙賊者人憚其持法上褒九節度敗相之釋妻拜賜戮引妻父為御妻男為郎從中人蕭與人以官遂罷鎮荊州請置南都而改為江陵府伏甲為長史斬陳希昂縣李輔国所擢妖人申泰芝惡威惠兩行李揆恐其以善治聞復用使人刺其失上逐揆在朝不稱職荊州号令明賦役均治尚威信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至德以求方面數十人為最薦杜鴻漸元載戮郢請謚二名獨孤及議美惡不在多名

第五琦

勤賀蘭進明出賊不意收所陷郡遣奏事肅宗陳令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出江淮為淵請假臣一職悉東南寶貨飛輸函洛上悅拜江淮租庸使鹽鐵鑄錢使鹽鐵名始此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饒鑄乾元錢以一代十為相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踴飢饉相望議者非之貶忠州或告其納金曰位宰相可自持金耶有司以為具服流之起為朗州有異政復領鹽鐵等使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門○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始以左藏財賦進大盈庫事見楊炎傳

蕭華

謹重方雅陷於祿山間道奉表欲以魏為內應李輔国求宰相拒之輔国矯詔罷之

元載輔国請罷準行相之見代宗

裴遵慶外晦内明不干當世貨夫慾蕭克濟有醜言有司論大逆争之全敝數十族

吏事第一知選強敏詳視簿牒蕭華薦之栢代宗以忠厚大臣使宣慰懷恩復以漢

射知選事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性惇正老而彌謹薦賢恥調諫從益畏削藁史偁

中人之賢。子（向）以學行侍户門曾孫（樞）相昭宗

諸臣**顔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教監察御史使河隴辨寃獄而雨号御史雨

使河東劾朔方令鄭延祚三十年不葬母身不齒殿中侍御史時吉温以私危宋渾曰

奈何以一時忿危宋璟後揚国忠出爲平原守知祿山反豫爲備而泛舟飲酒以紓其疑

祿山反河朔二十四郡惟真卿守募兵大饗慷慨感厲十七郡同日自推爲盟主兵二十

万清河太守使李蕚乞師從之斬賊万級軍費因竭收景城盐自助思明尹子奇復陷

河北惟平原博平清河固守度不可支無赴行在拜御史大夫綱治如平日百官肅然納

京復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乞築壇東向哭宰相出之唐旻誣之貶

饒州鎮浙西以預備劉展爲生事召爲刑部侍郎上皇還西内率百官問起居李輔国貶

之代宗自陝還請先謁陵廟而即宮斥元載朝廷豈堪公再壞載請群臣奏事先白長

官長官白宰相許可否遂疏極論載奸載貶之陝州爲撫湖刺史載既誅楊綰薦之盧

杞陷之使諭希烈希烈使李元平說斥之朱滔等使者謂求相孰先太師又斥之希烈

屢脅之然不屈遂見害建事四朝剛而有礼天下稱曰魯公

穆寧以息屬母弟從真卿於平原勸真卿固守真卿亡過河見肅宗自言不用寧言至此

上欲以爲諫議會真卿以直忤亦罷光弼徼取濮不予曰命寧主糧者故也李忠臣與

夾淮爲治劫掠爲表漕貫得通或以和州天宗舊版校户劾之御史覆視則增數倍然不事

惟右叡然寡合執政惡之雖直亦置散位從奉天回曰可行吾志矣即罷寧之老四子贊

侍御史質諾補員辨衛賞鸞蟟皆守道以行誼顯家令訓諸子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

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

李嗣業善陌刀爲高仙芝陌刀將破吐蕃十万於姿勒從平石国及突騎施跳盪先登

号神通大將仙芝敗於石国嗣業救之得還表鎮疏勒築城婆襄禱之白龍見城成禱

耿恭故井泉復出足踐懲嶺大石元宗時○與諸將赴鳳翔割臂相盟所過州縣毫不可

犯帝喜其至曰卿至賢於數万衆敕統前軍復長安復東都戰功居多九節度圍相州獨

被堅執銳爲諸軍冠中流矢病潤戰大呼卒於軍不及于潰賞賜皆上于官助軍

九節度者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

（李廣琛）河南（崔光遠）而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礼）將所部助之

王思禮從哥舒翰數勸翰誅国忠從復東西京相州之敗與光弼軍獨完善守短

攻拜司空不爲宰相而拜三公始此

魯炅顔真卿問哥舒翰得人乎翰一指示之曰當爲節度鎮山南賊圍之南陽一年晝夜戰力

竭奔襄陽然賊欲侵江漢賴炅扼其衝南夏得全相州敗中流矢奔潰兵剽掠炅軍尤甚

辛雲京世將家有膽決禽生斬馘常冠軍思明屯相州以銳兵四千追襲破之太

原軍亂上以其性沈毅使尹太原賞罰錙毫不貸軍中畏信回紇入朝所在暴鈔過太原以

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暢息太原大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

馬璘讀馬援傳馬革裹尸慨然投筆從安西府累立奇功率精甲三千赴鳳翔初戰衛南

以百騎破賊五千從光弼攻洛陽邙山之戰先率五百騎出入三反光弼謂未見以少擊

衆雄捷如馬將軍者破吐蕃不赦元日犯盜之卒灑土龍而雨大曆間與渾瑊破吐

（蕃少學術武幹絶倫治第修甚德宗毀其中寢而禁第舍踰制者亭館入官爲群臣賜宴之地）

李光弼將 **務非元禮**（中潭破周摯李嗣業卒於相州代之）**郝廷玉**（善格鬪善布陣）**李國臣** **栢良器**（年二十四更六十四戰伏弩解李希烈寧陵之圍）**李抱玉**（從光弼戰河陽差功第一詳見代宗）

崔光遠（元宗西狩留爲京兆尹斬乘火亂入宮闕者斬賊將懼祿山奔靈武上使復爲京兆同至渭北斬賊二千自是賊常避其鋒鎮魏州潰圍走誤斬良將李奐崟鎮荊襄沈欽賊郭恒約党項入寇成都平李奐而不能禁士卒之剽掠）

李泌（見肅宗靈武議國事辟官勸幸彭原俟西北兵敵諫與張良娣博諫賜張良娣七寶鞍諫良娣正位中宮宜待上皇命請迎太上皇相德宗詳見後）

杜鴻漸（肅宗按兵平涼未知所適爲定計至靈武力勸即位相代宗詳見後）

李勉（靈武勳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帝歎有勉乃知朝廷之尊諫殺關東俘後歸者自至詳見德宗）

王栖曜（一矢殪祿山將邢超遂拔曹州見德宗）

來瑱（尚名節有大志張鎬薦能斷大事有禦侮才守穎川破賊甚衆人目爲來嚼鐵鎮山南兩破思明餘黨襄漢士宜其政朝廷易鎮諷衆留已裴茙表其恐難制代宗詔代鎮而畣之茲大敗被禽程元振譖之流死）

田神功（嘗戰不勝降思明禽劉展鎮淄青鎮兖鄆解宋圍鎮河南見光弼待宗屬鈞禮始折節謙損）

路嗣恭（神烏藏姑二縣考績爲天下冣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當關饑用兵備具有素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凋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朔方擒制軍立軍府威令大行江西甄察善治財賦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大擾平之因晃事誅商賈沒其財數百萬爲己載護賈明觀北境代宗時路楊炎錄前功三坐貪皿無贓）

李適（中有道科哥舒翰敗于潼關請竭禁藏募死士詣州人斷軍之弊因言臣數言之不聽故陛下有今日行負氣敢言權近側目言禁生不可分頃補固惡其才毀之諫肅宗分劍南爲東西川兩鎮百姓弊于調度鎮西川失松維二州語王霸衮衮不厭功名自許言浮其術政覽萬所泚人便五十爲詩即工每一篇即時傳布）

令狐彰（自思明處籍上馬州縣獻款遂鎮滑亳魏博田時大闕貢賦旋期遣兵防秋所過不受供餽將死敕子歸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劉晏李勉自代）

烏承玼（與族兄承恩号轅門二龍敗奚契丹勸史思明束身本朝子重胤）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自正觀出爲金微都督○善鬪識戎情從郭子儀討祿山雲中下馬邑會光弼下常山趙郡走思明與子儀赴靈武子玢敗降○拔歸斬之將士然死戰破其衆奉詔乞師回紇從子儀下馮翊河東統回紇兵從復兩京從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州攻相州爲先鋒然剛決犯上子儀能優容之光弼代子儀懷恩常悒悒不樂邙山之戰不用令故敗代宗立遂叛引吐蕃回紇入寇卒爲叛臣以後詳見代宗叛臣類）

李忠臣（即董秦從劉正臣赴難屢立戰功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破慶緒將下詔褒諭從子儀圍相州陷思明挈五百人冒圍歸光弼詔賜姓氏與平東都至德宗特遂爲叛臣詳見代宗德宗叛臣類）

李懷玉（即李正己從侯希逸討史朝義代宗初軍士逐希逸而代爲淄青節度遂爲

（藩鎮詳見代宗洛鎮類）

劉昌（史明義圍宋州統李岑啓劉昀堅守見德宗）

韓滉（晏斂軍兵賦稅無藝滉洞文鈎錄詳見代德宗）

崔羣（乞上勿問子儀家與爭財之訟人謂識大體詔吳少誠擅決淯水漑田諫然聽命）

韋陟（招諭永王璘與高適來瑱盟辭旨慷慨永王敗趣赴鳳翔陟既至劾季廣琛從永王叛者帝疑顏望不用詳見元宗）

于休烈（修史諫冬至元日賀皇后詳見元宗）

柳芳（史臣繼韋述成史起高宗訖肅宗乾元天寶弃取不倫後與高力士俱貶黔中因質開元天寶事本末為唐曆然無褒貶）

冕（與父芳並居集賢孜礼詳明德宗嘉異以議論勁切執政出之以父蹤斥上表乞歸朝覲關中置牧區調民牛馬民間愁苦）

徐浩（四方詔令多出其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參大上皇誥冊寵絕一時為右丞言自林甫國忠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請如故事有司斷獄以刑部審覆詳斷復始此李輔國諸眾之代宗召拜會稽縣公出鎮嶺南以張貨數十万餉元載特卩務嬖以敗父嶠之授書法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隷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元結（元魏之後十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陽浚謂一第慁子肅宗問天下士蘇源明薦之上時議三篇設問荅備言得失為山南參謀募戰士隊劉覿王仁瘞戰死者諫親征思明發宛葉兵守泌陽險全十五城水部員外郎參山南東道來瑱府勸給父母隨子

在軍者衣食曰渠有責其義勇而不勸孝慈耶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益著書作自釋道州常蠻乱後戶纔四千結為守不忍加賦乞免租稅及租庸使和市物十三万緡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万餘容管經略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惠立石頌德）

忠義

顏杲卿（真卿同五世祖剛正明濟書判超等廉讓推伏祿山表假守常山祿山反與長史袁履謙謀起兵真卿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言王師廿万入土門遣郭仲邕或崇楊壘賊奔劉走年虔賚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皆自固兄弟兵六賴祿山大懼使思明攻之粮矢盡城陷不降罵賊至死不絕履謙為賊斷手足臠之）

泉明（有孝節以性太原約王承業免於難父故將妻孥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悉力贍給求父與履謙屍歛葬郫令教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貧而棄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慍樊）

賈循（蘇頲謂今頗牧祿山使守幽州杲卿招之以傾賊巢謀泄祿山殺以徇）

張巡（鄧人博通羣書氣志高邁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清河令有治績困阨歸者傾貲振護以楊國忠為國惟朝官不可為調真源令誅猾吏華南金政簡民安譙郡守（楊万石）遣迎祿山巡遂舉兵○（令狐潮）圍之六旬大小數百戰潮走大將六人勸降巡設天子像朝拜而引六人斬之糧盡取潮鹽米千斛矢盡縛藁人千餘得賊箭數十万復遣之賊不備因斫潮營大乱圍四月賊常數万巡才千餘戰輒克○賊將（楊朝宗）謀襲寧陵絕巡糧路巡拔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姚闇）等合遣（雷万春）（南霽雲）戰寧陵北殺万餘人朝宗走拜河南副節度○安慶緒遣（尹子琦）等十餘万攻之日中二十戰遠讓巡治兵而已居下子琦敗去拜巡御史中丞子琦聞巡欲攻陳留復圍之巡親督戰賊潰五月剡蒿矢試子琦霽雲一發中其左目幾獲七月復圍之食盡救不至巡殺愛妾以遠殺僮羅

雀鼠炙鎧弩以食訖賊將李懷忠等降皆得其死力　霽雲冒万衆出請救於許叔冀賀蘭進明皆不應　賊益急衆議東奔巡遠以睢陽江淮保障不可　十月士病不能戰被執罵賊不降　與霽雲姚誾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讀書不過三為文不藁　睢陽士卒居人一見皆識其姓字　四百戰殺賊將三百卒十餘万用兵未嘗依古法以少擊衆未嘗敗　凡食三万口人知將死而無畔者城破遺民四百而已　亡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李翰謂天下不亡皆其功　史贊謂賊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全江淮財賦濟中興　雙廟至今

許遠（敬宗）曾孫　寬厚長者明吏治　與巡同年而長巡呼兄　巡死遠被送至偃師亦不屈死○巡子去疾訟其獨全　李翰為巡傳欽遠事昌黎非之曰遠非畏死者　史贊遠後死不為屈

南霽雲 幼為人操舟　尚衡擊賊汴州以為先鋒遣至張巡計事留事巡不肯歸　巡受圍蔡臺募万死一生獨唶鳴而來射賊無不應弦而斃

雷萬春 令狐潮圍雍丘　六矢著面不動　方略不及霽雲而強毅用命則同

姚誾（崇）從孫豪蕩飲讙素善巡為城父令同守睢陽

程千里 祿山反募兵河東因鎮之而守上黨戰功多　擒賊將蔡希德幾得而救至　橋壞見執　教諸騎還報可失將不可失城　慶緒囚之為嚴莊所害

龐堅 祿山反與薛愿同守潁川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　晝夜戰自正月盡十一月城陷　二人不降賊縛之至死

張興 一飯斗米肉十斤　為饒陽裨將祿山攻之嬰城彌年城陷持十五斤刀擊賊賊為氣懾　思明縛馬前勸之降問曰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　鋸解死且罵曰吾能哀彊死在敗賊衆

（卓行）**甄濟** 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之　**權皐** 皆不汙於祿山並詳見元宗

（孝友）**侯知道**　**程俱羅** 穿壙作冢身執其勞有助者輒哭而却之　李華作二孝贊　廬墓哭無節　知道七年俱羅三年

何澄粹 池州人　親病俗尚鬼不進藥　澄粹刲股以進　号青陽孝子

（隱逸）**秦系** 避亂剡溪結廬泉州南安九日山大石為研注老子　刺史往見而系未嘗至城門　姜公輔之謫棄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　葬公輔山下　張建封聞其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　善劉長卿　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　年八十　南安人立亭其山号秦君

張志和 金華人　業干肅宗見賞重待詔翰林貶還以親既死不仕居江湖稱煙波釣徒　著玄真子亦自名　著太易（三百六十五卦）兄鶴齡恐隨世不還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　不設餌志不在魚　縣令使浚渠無怍色　觀察使陳少游往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闢其門曰回軒巷為構梁人号大夫橋　帝賜奴婢各一志和配之号漁童樵青　對陸羽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　湖州顏真卿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善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　憲宗畫其真求其漁歌不能致　李德裕比嚴光

陸羽 字鴻漸　或言僧得之水濱長自筮得蹇漸于陸因為姓名　其師教旁行書言無兄弟絕後嗣非孝師怒之使執糞除又使牧牛　亡去為優人署伶師太守李齊物異之授書　遂居火山門　貌陋吃而辯　聞善若己見過規切　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　上元初更隱苕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不得意慟而歸人謂接輿　拜太子文學徙祝不就　德宗貞元時卒　嘗茶著經天下益知飲茶　鬻茶者祀為茶神　常伯熊廣其論　李季卿召烹茶不禮之羽愧因著毀茶論　其後尚茶成風　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儒學）**啖助** 丹陽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攻春秋三家短長号集傳十年乃成又攝其綱為例統

謂丘明孔子前輩人愛公穀以左氏解多訛 高第趙匡陸質錄助春秋集注号纂例 時大曆間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彊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 士匄子夌最卓異

施士匄 吳人 博士 兼善左氏春秋二經教授 秩滿諸生上疏乞留之凡十九年

仲子陵 舍北眉 乘傳過家 好古學通后蒼大小戴礼 驗中選補家惟禽書及陋

（文藝）**蘇源明** 守東平請廢濟陽以隸東平不受祿山 僞官兩京平知制誥數陳政治得失 思明陷洛諫親征 十不可遂罷東幸

李翰 華子 肯擬 天寶末寄官韋陟薦爲史官宰相不 傳張巡功狀上之帝感悟巡大節始 白於世義士多之文精密而思遲常從 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宦官）**魚朝恩** 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九節度圍相州爲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始此以

神策兵屯陝思明陷洛長驅至陝石詔益兵十 万使神策將衛伯玉敗賊洛平還屯陝詳 見代宗

李輔國 貌寢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使主廄 中簿兵王鉷使典禾豆能檢擿耗散馬 肥 與謀誅國忠靈武勸即位四方章奏 軍符委之 顯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 不啖葷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宰相羣 臣欲見天子皆因以請 察事聽兒數十捕 逮流降未始上聞詔書下輔國署已乃行 李揆父事之号五父貴幸呼五郎李峴所 言且乱國詔勅不由中書者必審覆 猪太上 皇交通外人自以兵劫遷之西內以功遷兵部 尚書 諷宰相裴冕聯表薦為相上寀使蕭華 止冕 帝寢疾張后召代宗命之不從輔國仗兵 殺后 代宗即位尊為尚父中外皆隨 白輔國 自是使俠者刺之假若盜中

（酷吏）**崔器** 汙祿山僞官義亦至更豪衆懸之 走虛武 呂諲以為中丞 深文詆從賊王官陳希烈

達奚珣等數百人死李峴欲奏以六等定 罪 病亟叩頭若謝罪曰達奚尹訴於我

毛若虛 上還京清括天下財資國用覆因先服 家貲定贓 權寵朝廷羣臣屏息 貶死

（逆臣）**安祿山** 天寶十二載冬反肅宗至德 二年正月子慶緒殺之自立

慶緒 廣平 王率嗣業子儀討之復東都慶緒大敗走鄴 乾元元年詔子儀以九節度兵討之於鄴慶緒 又大敗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 明兵至九節度師潰思明因入鄴斬慶緒而 留其子朝義守之 父子共三年滅

史思明 突厥種與祿山共里先一日生故相善 天寶入奏帝賜坐奇之曰尔貴在后 祿山反留守范陽執杲卿陷九郡進圍饒陽 光弼收常山子儀取趙郡合攻之敗走屬 潼關潰召光弼等還思明軍復振攻土門大 敗 再陷常山 攻平原遂進圍信都 慶緒 敗於相州遂殺慶緒稱大燕 乘 勝陷洛陽 敗光弼等于北邙

朝義 使駱 悅殺 其父思明 王師討之敗走 僕固瑒圍之莫 州 田承嗣使之走幽州 李懷仙斬之歸長 安 父子 凡四年滅

田承嗣　李懷仙　李寶臣 並祿山思明將 史朝義敗歸朝 代宗即位因懷恩請皆以為節度 遂為藩鎮 詳見代宗藩鎮類

古今紀要卷之十一

古今紀要卷之十二

慈溪 黃震 東發

唐

代宗 宦者程元振用事藩鎮切齒、吐蕃入寇元振皆不以聞及寇武功上幸陝諸道忌元振無至者獨子儀自咸陽歸長安虜遁去**右致變事**

僕固懷恩既平史朝義奏以降將韓嵩田承嗣李懷仙等分帥河北遂世襲不稟朝廷之命 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自鳳翔西邠州北）皆左衽**右削弱事**

稅青苗錢（始以畝定稅又苗方青而征之） 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 第五琦稅畿內麥 韓滉奏瑞鹽 魚朝恩專權上令元載誅之載橫愈甚**右弊政**

劉晏財賦 吐蕃入懷恩引回紇入回紇吐蕃合兵入皆子儀定之

郭子儀（後兩京事巳見肅宗○代宗立程元振譖之子儀表辭元帥副使留京將使討朝義于洛元振朝恩近之懷恩誘回紇吐蕃迫京師詔起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部曲離散才數十騎上幸陝子儀收拾兵卒威震關中吐蕃聞之潰散卒之奧賴復安元振請都洛子儀極諫鎮河中將士聞之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以盜平復眾從乾百姓請罷斂兵自河中歸以靈武初復百姓凋弊請以路嗣恭鎮朔方懷恩誘回紇吐蕃党衆十万入寇聞子儀而追還拜尚書令辭懷恩又誘三十万深入京師大震急召屯涇陽軍幾万人子儀單騎見回紇回紇下馬拜而吐蕃遁因追敗其十万於雲臺還河中勸課足食周智光叛華州聞子儀軍起其下殺智光敗吐蕃於靈州吐蕃寇靈武詔屯邠州入對延英語吐蕃方強慷慨流涕上書言蘭緒**德宗**召為山陵使号尚父盡罷所領使卒年八十五○時方多虞握兵奧外無纖芥顧望故元振朝恩讒間不行以家僮數十赴朝恩約泣謂臣不能禁士戍人之墓田承嗣西望拜物過汴州李靈曜衛送出境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順旨若部曲幕府六十餘人後皆將相歲入二十万緡家人三千以身為天下安危二十年中書二十四考八子七婿諸孫數十子孫多以功名顯史贊[illegible]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窮奢極欲而議者不之貶）

曜（子儀征伐罹留治家少長無間言居喪以礼疾不茹葱莅上四朝所賜德宗復賜之悉散諸弟）

晞（從征伐復兩京戰最力朱泚欲汙以官佯瘖賊兵脅之不為動）

曖（尚主不

受朱泚官奔奉天）

李光弼（平安史事巳見肅宗朝恩元振中傷之吐蕃犯京詔入援畏禍不敢行幸陝亦不至）

相

元載（天寶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入高第度支占奏敏給肅宗異之李輔国妻載族女遂並相度支如故輔国益縱之以度支繁浩損威寵委之劉晏詔殺輔国載與其謀結中人伺密旨揣上意必諧契誅朝恩益矜肆別敕授官經畫宮殿築私第諸子開通貨賄室宇奢廣名姝異技禁中不逮上戒之替然不悛上積怒妻子盡賜死胡椒八百斛城原州控扼吐蕃之議為田神功所沮）

裴遵慶（元年冬與苗晉卿同罷由是元載權益盛詳見肅宗）

苗晉卿（練達而畏謹比陳廣詳見肅宗）

劉晏八歲獻頌號神童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所至惠利可紀守餘杭有備永王璘不敢肆而走尹京兆總大体不苛代宗以爲轉運租庸鹽鐵使通江淮漕渠歲致四十万斛關中雖水旱物不貴上謂朕酇侯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叙最分明僕射領使補署數百盡當時之選權貴干請者厚廩不使視事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代第五琦榷鹽益密初歲收六十万緡末乃千一百万鹺居太半募駛足置驛知四方物價以權万貨輕重以湖嶠所出貨輕能江淮間貿銅鑄錢馬上鞭筭質明視事事即日剖儲蓄州常平米三百万斛州縣荒歉民未及困奏報已行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江淮珍甘之貢常先諸府媢怨由是益多饋四方名士利炎有口舌者人議其任數固恩與楊炎盛氣不相下炎譖殺之籍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史贊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唐中價而振晏有勞焉

李峴繼裴苗相相肅宗疾李輔国相代宗不附要近初政事堂不接賓元載始置榻待中人至峴相去之要近嗇罷之諫盡誅陳希烈等請以六等定罪詳見肅宗

王縉因祿山乱屢更節鎮由附元載恃才狎侮載亦疾之都鎮來朝必使出財佐營作奉佛不茹葷肉妻死以第爲佛祠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代宗始重佛創內道場夷狄入寇誦護国仁王經謂祿山懷恩敗非人事造盂蘭盆設高祖以下位道人事不惰大曆政刑日壞皆縉與元載鴻漸[illegible]與載俱敗貪若市賈代辛京雲鎮河東誅諸將悍突者殆盡軍府始安

杜鴻漸爲肅宗定計至靈武勸進守荊州棄城遁復出諫凶荒後婚葬給鹵簿拒代宗畏怯無遠略務浮屠道崔旰乱蜀使往撫因與旰厚善而歸薦之獻寶器像輸改

將死削髮爲塔以葬

裴冕綰日謂元載以其老病易制故舉爲相受命蹈舞仆地未幾卒詳見肅宗

楊綰沈靖左圖右史凝塵滿席論著未始示人舉詞藻宏麗科加詩賦制舉加詩賦始此元宗請復古孝悌力田等科未幾以衆實罷之吏部品載清允元載忌之以爲国子祭酒載罷綰相士相賀以官号重複罷團練守捉使減觀察判官員之半按劾不得擅停刺史均州府官月稟釐補穿弊惟綰是恃薨帝歎天不使朕致太平儉約不問生事清談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者詘其言媿止○始執政中丞崔寬毀池觀京兆黎幹損騶從十之九子儀徹音樂五之四聞風翕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常袞奏朝恩不當判国子監請備留京回紇之縱請却諸道誕日遣奉諭省備者之費易蜀粟減貧民賦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馬璘爲帝寵任干請皆拒卻元載死與綰同相綰長厚通可袞苛細以清儉自賢上惟信愛綰綰死當国與度支韓滉增百官俸多黨私崇怨奏罷內廚賜宰相家食讓堂封塞政事堂過舍人院之北門示革懲元載責官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黯伯以黯無賢不肖之辨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以散官爲相子儀爲言加官封奏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德宗怒使[illegible]祐甫用換[illegible]楊炎廸爲福州觀察始興閩學

諸臣

顏真卿祿山乱起義兵斥元載朝廷豈堪公再壞論盧杞奸邪杞陷之使希烈不屈死詳見肅宗

李栖筠李峴按汙贓詳臣栖筠爲推原所以輕重以情譽一旦出大盜後之選涉刑南曹号神明毀鄭白渠堰百所歲得租二百万翕然有宰相望元載出之常州浚渠溉田四[illegible]學行化[illegible]宿城里無吠狗浙西平許杲叛宿儒爲學官身執經遠近趨慕帝惡元載忿[illegible]

得剛勁大臣自助見栖筠以奏所下不阿附遂
代張延賞為御史大夫制書自守出朝廷莫知
劾載所厚徐浩杜濟薛邕帝不決奏月餘上
刑以任國風憲不赴曲江陽宴遂為法
憚載不敢相而進用密勅多所補助 見帝符
違不斷憤卒 喜與善而樂人之攻己過 天下
士歸重号賛皇公
子吉甫相憲宗

韋夏卿 與弟正卿皆策賢良高等 與懷抑從弟
國諷道干請之全曰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
及此顧當是哉 好古有遠韻 署其居曰大
隱洞 所辟多至相將 知人 撫孤姪踰己子

張萬福 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乃學騎射 儈摩
送租淄州并得先擒妻女刺畜方計還其家
代宗召見拜和州平許杲 止節度韋元甫
厚賞士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 一小煩之不
足過賞諸將請代元甫去之 德宗謂江淮
草木知尔威名 李正己反 憚不敢踰渦口 使
守泗州 馬燧討田悅 岸不敢動 泗州載米
百車餽魏州飢 陽城伏閤爭延齡大言
御城曰国有直臣天下無憂 餘八
祿食七十年九洲皆惠

裴諝 父寬為思明所獲全活宗室數百人 號賊
盧寶 徒步棄考功南曹 從幸陝 上欲用
為中丞 元載沮之 出為盧州 催 當早入見不
對 擢 對曰臣涉河東三百里知歲未稔不輸念
元元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 德宗時發子儀
家奴宰羊事以明無黨附 別置三司獄擊
登聞鼓 獄官箴誣法吏舞文 伍 出為河
南 視事不當正衙 為治寬 不輸人賦

歸崇敬 治礼家學 劉代宗生日 疾弊儉化天下
則国富而兵可用 請罷百官朝朔望服
袴褶 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 礼貫主用桑
練主用栗 作栗主則瘞桑主 不當有二 況此
廟武后建以祀諸武者 非四季月郊祀之說
釋奠夫子北面 推太重 請西面 武王受丹書行
東面礼 使新羅 風濤不易 小舟不貿易 僅
衣食 東夷傳清德 遣祀衡山 不以亂還 皇
太子臨學 行齒胄礼 請以国子監為辟雍 祭酒
為太師氏 及置傳士 定經課試等法 不行

順宗時與子
參 父子侍讀

徐浩 已見肅宗 代宗使領嶺南 者
財典選惑於所嬖貶明州

元結 已見肅宗 守道州
融管經略 皆有治績

李明叔 東都平後為洛陽令招徠遺民 尹京
兆百姓歌之 後在蜀貪 詳見德宗

蕭昕 奉詔冊諸靈武 從幸陝 祭酒請崇太學
於是詔羣臣及神策子弟肄業補生員 使
回紇 折以納懷恩 引吐蕃 入十餘歲 從德
宗 奉天 薦張鎬 來瑱 杜黃裳 高郢 裴垍

獨孤及 兒時志立身揚名語 代宗以左拾遺召
上命丞相裴冕等十三人備顧問 及因
上疏陳政 首言聽諫 後言時事之弊 與天變乞
求賢黜貪 下哀痛之詔 言甚切 又言天下已
無盜而兵不解 乞減以贍国用 歷濠舒二州
歲旱獨安 常州甘露降 延 喜鑒拔後進
為文彰明善惡 長於議論
晚嗜琴 眼疾不治 欲聽之專

黎幹 善星緯 沾沾喜議論 薛頎歸崇敬議以
景皇帝代神堯配郊天 且謂禘者祭天於圓
丘 幹上十詰十難 駁禘非郊 鄭玄釋禘自有三
說 皆駁 景皇帝不當配天 尹京 開漕渠入苑
使運薪 因密具舟 作水嬉媚帝 而渠不就 每
朝恩視學 勞從者 費數十万 以交朝恩 附
再尹 士龍禱旱 自與巫覡對舞 又禱孔子 帝笑
毀龍而雨 問鄭白渠 後秦漢故道 溉田廢堤
磑八十餘所 貪暴 流 隨 臧 上興 官
若幾危東宮 德宗立 流之 市人群詬 投礫

韓滉 判度支 廉勤精於簿領 作賦斂出入之法
吏不敢欺 值連歲 穀邊境無事 自是倉庫始
充 秋雨害稼 恐斷貸 言不損 霖
雨壞鹽池 奏有瑞鹽 詳見德宗

第五琦 已見肅宗 大曆元年
與劉晏分理天下財賦

崔縱 終元載世不求聞
達 詳見德宗

段秀實 六歲母疾七日不食 號孝童 肅宗在靈
武 責梁宰逗留 安西兵亂 獨以恩信為

士卒所服羅拜不敢害凡佐三府益知名幸陝白孝德度支不能制軍剽掠得秀實而罪中畏戢請為邠州都虞候斬郭晞橫卒而以老躄持馬造門責晞邠由是安為營田官責馬代農償焦令諶租令諶自恨死涇州王童謀聞警鼓作乱使遲鼓節又謀焚火而乱使火發不救馬璘為吐蕃所隔悉斂兵斥堠得歸璘死攝鎮軍不得變生蕃數年不敢犯塞非公會不舉酒賓佐議軍政不及私入朝帝問所以安邊畫地以對。見德宗

李抱玉本安重璋元宗以戰功改名恥同賊姓改姓善養馬騎射為光弼裨將從戰河陽差功第一上幸陝盜偏南山五谷東柜驍西抵岐盡平之辭司徒讓僕射凡兼三節度三副元帥又讓之求專事隴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李承楚州置常豐堰禦海潮瀉屯田收十倍李希烈表討梁崇義知其後不可制單騎代希烈鎮襄漢迫脅不從輯綏撫安闔境完復結希烈腹心謀殺希烈

王翃賊又據容州經略皆僑治翃為經略百餘戰復之馮子儀留後誅凌正尹京兆覆敗內齊激涇原兵叛守東都屯田練兵具少誠叛獨東畿有備書盧杞助之殺崔寧沮懷光

嚴武挺之子八歲殺父在蜀放肆一言之忤捂虜亦不敢近慢房琯最厚杜數欲殺之李白蜀道難為房杜危

崔寧鎮蜀十餘年恃強恣橫杜鴻漸受其賄益委之詳見德宗

李忠臣本董秦肅宗時樂安史平東都有功代宗時吐蕃犯京師召兵獨先至曰君父在難可擇日救患乎敗李靈耀走田悅妹婿張惠光父子為牙將幾克橫肆李希烈因衆怒如故

隱逸**張志和**已見肅宗觀察陳少游禮遇之謁真卿湖州往來苕霅**陸羽**見肅宗

循吏**羅珦**江西制襄鎮軍乱誅首惡懷諫俾報所劫物一日蒲吐廬州疾不服藥禱淫祀脩學

政簡易杜佑上治狀尹京請減平羅半**子讓**焚婢券歸其母

文藝**杜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中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獻太清宮饗廟及郊三賦自言先臣恕預以來十一世守儒官臣七歲屬辭且四十年楊雄枚皐可企以有臣如此陛下忍棄之祿山乱三川欲歸肅宗為賊所得走鳳翔上疏救房琯帝自是不甚省錄家寓鄜羸弱至餓死為華州司戶年饑輒棄官去客秦州採薪栗流落劍南結廬成都依節度嚴武以其好殺嘗醉登武牀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一日武出欲殺甫冠鉤于簾三母奔救得止崔旰等乱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客耒陽游岳祠大水至旬不得食令遣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五十九，與李白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詩史氣豪論譚

于邵巴州僚乱薄城擊兵拒戰賊降儒服出賊拜乃引去李抱玉以聞遷梓州不拜知制誥伏典冊擬出其手孝弟有行晚益豪泰

大曆十才子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夏侯審　崔峒　耿湋　李端

宦官**魚朝恩**肅宗時事見前代宗東避吐蕃悉軍迎於華陰更号天下觀軍容等使忌子儀功與元振譖之子儀再安京師甚懼勸徙洛講五經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判國子監怙貴誕辭侮相里造李衎不屈以水旱不時饋運困竭欲易宰相衎折以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擇菜讓覆餘造章敬寺為太后薦福發子儀先家置獄北軍人号地牢謂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乞金紫上滋不悅上倚元載圖之子儀亦言不早圖變且大召入使周皓縊殺之

程元振與李輔國討難故代宗使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而凶決過之薦王仲昇始以將軍兼御史大夫貶裴冕殺來瑱譖光弼吐蕃党項內侵天下無一士

（奔命常博柳伉乞斬元振以告天下乃盡削其官流溱州死）駱奉先（[illegible]）

（監懷恩軍恃恩而貪讒懷恩懼諸遂叛吐蕃犯京師爲城郭使悉毀縣外廬舍）

（藩鎮）安史亂天下至代宗瓜分河北授叛將訖唐亡不爲王土史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田弘正張孝忠等異）

（忠納誠以奔王室自爲別傳）

魏博田承嗣（世事盧龍隷祿山與張忠志爲祿山前驅陷河洛以潁川降子儀俄）

（復叛慶緒奔鄴合兵助之慶緒復振又爲思明前驅朝義敗降懷恩懷恩白之代宗）

（拜天雄節度寘之有魏博貝[illegible]五州治魏州詔子尚主以結其心愈不遜取[illegible]）

（三州詔罷兵不奉命詔以諸鎮兵討之僅得瀛州朝廷從李正己請遣使許入朝不至）

（復以兵助李靈曜反兵敗上書請罪詔復官爵有州七）

田悅（承嗣族子勇）

（冠中軍大曆十四年承嗣死使知節度使代宗因命之招賢礼士外示恭順餘見德宗）

（及藩鎮總類○此鎮代宗廣德元年初置）

鎮冀李寶臣（本奚冒姓名張忠志爲祿山射生將從入朝出入禁中祿山反道）

（歸爲假子爲慶緒守恒州九節度圍相州懼歸命于朝思明渡河復叛不肯事朝義）

（以恒趙深易定五州獻代宗建成德軍節度處之增領冀州治恒州賜姓名[illegible]山）

（東與承嗣交惡帝因使與諸鎮討之承嗣懼中人馬希倩恚抵其鞭乃用王武俊謀陰交）

（承嗣以子惟岳弱殺良將二十餘人衆心乃貳信妖人將淄德宗初爲其所殺遺表求以）

（子惟岳嗣餘見德宗及藩鎮總類○此鎮寶應元年代宗初置）

盧龍李懷仙（柳城胡世事契丹祿山裨將斬朝義首以幽州降懷恩表使鎮）

（盧龍有幽平[illegible]州治幽州大曆三年朱希彩泚滔殺之族其家詔宰相）

（王縉代縉見不可制闕旬還希彩領鎮）朱希彩（自立驕恣七年李瑗因衆怨）

（殺之滔爲倡共推泚）朱泚（代之三年滔紿使入朝而奪領之泚事見逆臣類）

朱滔（見德宗○此鎮開元元年置号幽州防禦大使五年爲平盧軍開元元年朱爲号范陽節度）

淄青李正己（本名懷玉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之從討）

（朝義後軍士逐希逸而奉之代宗詔代賜名正己有[illegible]十五州）

（與承嗣持攻李靈曜後分取[illegible]州[illegible]強大徙治鄆德宗初約田悅梁崇）

（義李惟岳反[illegible]河南發然會死子納[illegible]兵見德宗○此鎮肅宗至德元年置号青齊）

（叛臣）僕固懷恩（安史之乱與郭李戮力王室詳已見前肅宗未漸難制代宗立尚約回）

（紇副元帥雍王討史朝義平河北子儀以其有平河朔功以河北元帥讓之恐賊平衰寵）

（請裂河北分大鎮授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以爲黨援唐失河北始此護回紇歸太原）

（辛雲京疑懷恩閉門不敢犒軍與監軍駱奉先表其反綱目載李抱玉與雲京表其異志上）

（表陳情詔宰相裴遵慶往諭因察之懷恩欲入朝范至誠止之因遣子僕固瑒攻太原真）

（御請以子儀代之必相率歸子儀至河中其軍斬瑒以獻懷恩母持刃逐懷恩遂走靈武）

（誘吐蕃十万入寇子儀出鎮奉天遂退又寇邠州不克又誘回紇吐蕃[illegible]二十万入）

（寇中国大震下詔親征而懷恩死始懷恩立功門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叛命士不從）

（甲者三年帝亦未嘗下詔声其反）周智光（附見德宗）

德宗 罷貢獻（生日貢献却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献三万縑悉歸左藏代租賦）

罷梨園樂 罷榷酒 却祥瑞 出宮人 淄青

投戈相顧 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宦

官邵光超受李希烈贈遺杖而流之 以李正己

獻錢賜淄青將士天下謂太平可望　因楊炎言財賦盡歸左藏 **右初年好處** ○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風及盧杞繼相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林甫傳）而終身不知其奸　裴延齡妄言糞中得銀三十萬兩疋段雜貨百萬餘陸贄極論之待延齡益厚而贄貶　自贄貶宰相充位所信惟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人主竇文場霍仙鳴爲神策中尉　宦官分典禁旅 **右用人失處** ○初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儒學）薛邕（文雅）以贓敗上心始疑　謂蕭復輕己姜公輔賣直陸贄論諫多不從　令除改勿任諸司論事勿對趙憬官無大小必自選中書行文書而已 **右猜忌處** ○兩稅（楊炎）括商（韋都賓陳京）增稅錢鹽錢（淮南陳少游請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又詔鹽每斗增百錢而加少游同平章事）括僦櫃質錢（杜佑）間架陌錢（趙贊）瓊林大盈庫（行宮廡下）奉天歸益聚斂　稅茶（張滂）月進（江西李兼）日進（西川韋皐）裴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迁浙西觀察）嚴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召爲刑部員外郎）元友直句檢稅外物（歲輸百萬）（李泌始譏諸道詐上罷之）宮市 **右聚斂** ○李方榮逐節度劉

士寧竟以爲留後（宣武）擇行軍司馬爲儲帥　山南節度子頔專恣凡奏與一一從之　李長榮逐中使就軍士所附者授之（昭義） **右姑息藩鎭事** ○黜陟使洪經綸罷田悅兵四萬爲農悅激怒軍士以怨朝廷悅又爲李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遂拒命上討之王武俊不[illegible]詔執使者送朱滔滔武俊及李納並稱王而滔主盟李希烈亦稱天下兵馬元帥圍襄陽上發涇原兵救之　涇原兵至京以無犒賜鼓譟立朱泚上幸奉天　泚攻奉天李懷光李晟赴難　懷光爲盧杞所間與泚聯兵上幸梁州　李晟收復京城泚走死　馬燧討平懷光於河中 **右奉天梁州之難**

相

崔祐甫（沔子礼法閨家祿山亂冒矢石負木主迯剛直不回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袞賀猫乳鼠獨曰此法吏不觸邪彊吏不折敵之證袞欲爲代宗斷喪三年祐甫爭如遺詔二十七日德宗即位出袞而相之矯袞惟以文辭及第用人之弊薦擧惟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莫不諧允李絳嘗言之曰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安敢與官召王鴻鶴語移時代者已入軍以淄青李正己所獻錢請賜將士相繼一年卒妻陷朱泚絖鏞所[illegible]敵之朝廷以弟子植爲後相） **德宗**

楊炎（世以孝聞門樹六闕古所未有文藻蔚然豪爽尚氣常袞同知制誥袞長除書炎善德音號常楊元載親重載死亦貶德宗在東宮常諷玩其洛碑即位祐甫又薦即自道州

司馬相之易崔寧鎮朔方而以李晟破吐蕃南詔第五琦度支恣豪將求取無已藏賦入大盈內庫至炎奏出歸有司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俗不便者三之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虛實權始歸朝廷而天下亦利之 罷度支轉運使既而財穀無所統復以韓滉為之 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祐甫死變其政人始不悅 開陵陽渠民騷然 德元載發報之復議城原州段秀實以妨農事乞少緩怒之卒不能城 以劉晏劾載誣殺之朝野側耳而炎懼自解於諸鎮上始銜之薄杞不與會食 杞請如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不從 諫以李希烈討康崇義杞因希烈不進軍譖罷炎 立私廟於曲江臨幸處杞譖有異志 殺之

喬琳

粗率喜談諧無他長 張涉薦相之聞者驚 傳數月即罷 奉天力辭去臣朱泚既誅

盧杞

父弈見忠臣傳 杞有口才体陋甚鬼貌藍色惡衣菲食 守虢諫徙豕於同州上以宰相才期之 召為中丞不閱旬為相遂不任楊炎 既得志陰賊浸露 未半歲遂謫炎 出張鎰 流嚴郢貶杜佑 陷顏真卿李揆發使西域卒于行 沮李洧以徐州降 引裴延齡為集賢學士 用趙贊括富商間架陌錢召怨致亂皆杞為之 上幸奉天誣崔寧反殺之 聞李懷光不使朝覲其叛 帝始貶之新州 然念之不衰○未幾赦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執不草 詔諫臣趙需裴佶盧景亮張薦宇文炫極言之 遂遷澧州別駕死 在奉天百口保朱泚[illegible]獻

張鎰

欲直盧樅之獄慮貶為母憂母使執正之 惟與楊綰崔祐甫游 濠州政條清簡延經術士教生徒明經者四千人 代炎為相 遇兩河用兵減堂食錢百官奉三分之一助用度子儀婿趙縱為奴所告鎰爭之杖殺奴盧杞惡之紿上使鎮鳳翔代朱泚 李楚琳殺之而降泚 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

關播

縣政異等 遣招撫湖南盜賊辭行荅為政在求有道賢人 又荅求賢而又遣使舉薦此止可得求名文辭上焉得有道賢人肯奉牒丐選舉 以士人易諸司中事令史 盧杞以其韋柔可制薦為相政事一決於杞有所言杞目禁之責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 用李元平守汝州討希烈 希烈禽之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 幸奉天尚執政議者不平罷為尚書 韋倫等泣諸朝曰尚可尚書耶

李元平

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 播以其有將相才數請用之 被禽見希烈遺矢於地

蕭復

嵩孫 新昌公主所生 雖處貴盛常布弊力學非名士夙儒不與游 以清操顯 歲飢不肯鬻先世墅與時相王縉 發觀察儲粟賑飢 諫如鳳翔 既相諫以宦者監軍 言楊炎盧杞亂政乞變更舊志臣當竭力使依阿苟免則臣不能 奏事斥杞上以輕己出使宣撫江淮 陸贄奏乞留之上疑復所使 自江淮還乞以韋皋代陳少游而諫帝不令李勉盧翰聞知之說帝不悅辭疾歸 性孝友矯名節為相臨事方嚴 坐貶晏然口未嘗言

姜公輔

母老賴祿求京兆戶曹 有高才數奏詳亮上器之 請誅朱泚毋養虎貽害 涇亂又請馳騎捕之 網目作召使從行 諫走鳳翔 又盧杞保泚不反使諸道兵距城一舍 公輔請悉內諸軍 泚兵果至 遂相之 諫厚葬公主及為造塔以責直售名罷 陸贄相 數求官 贄謂竇丞相屢擬公上輒不悅 懼請為道士

李晟

年十八事王忠嗣王一矢殪吐蕃悍酋稱万人敵 代宗時李抱玉授兵五千辭之以千人擊吐蕃定秦堡吐蕃解靈州圍馬璘與吐蕃戰敗於鹽倉晟以游騎拔璘璘忌之歸之闕○德宗初吐蕃寇劍南蜀大震以神策軍踰大度河虜斬之○魏博田悅反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敗之洹水 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約遂定州而圍解○赴難奉天糧無例 朔方李懷光軍請與聯壘咸陽晟每戰錦裘繡帽自表 懷光與泚通 晟請假祥將為洋利

劍三州通蜀漢衿喉帝狩梁州始悔不用其
言結陣捴東渭橋橫當賊鋒防二盜之合假
張彧京兆少尹不淹旬芻米具諸將雪泣聽
命懷光奔河中請帝駐梁繫天下望家綏
賊質諜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泚遣人報
無恙斬之移壁薄都城大破賊入光泰門禽
馘殆盡泚以殘卒万人西走秋毫無擾分慰
居人京師復市不易肆誅用事于賊者表著節
不蚤者擇文武攝臺省官清道迎帝歸陳懷
光五不可赦請以五千兵十日糧破之上方以
委馬燧渾瑊不許○請制西戎遂鎮鳳翔隴右
涇原吐蕃大懼尚結贊謀間晟晟憂敗之益
懼誑求盟於馬燧張延賞言晟不可以持兵而
薦劉玄李抱真俾立功問晟晟入拜中書令
爭之不可吐蕃果劫盟於平涼○晟養小善必
記慕魏徵進對寒暑盡大臣禮○晟治家嚴子
姓非昏晨不見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却崔氏
女歸寧○十五子閒者（諡忠武）○晉見謂
非特良將乃賢相乃使閱奐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李勉
宗室靈武劾大將管崇嗣（肅宗）數有慢朝
廷尊諫殺關東俘歸者日至帝欲柄用
不肯下李輔國見出尹京獨不餉朝恩鎮
嶺南討叛五嶺平不暴征夷舶至者歲四千
餘艘召歸盡搜家人犀珍投江中鎮滑亳
八年不威而治鎮汴宋德宗就加平章為
諸道都統為李希烈所敗歸相內愧不敢有
所與言盧杞姦邪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
邪遂益見疎逆旅葬友不取其金俸賜遺
親鯁亮廉介為宗臣之表響泉韻磬琴

張延賞
（嘉貞）子在河南淮南西川皆變凋瘵爲
完賓更四鎮民頌其愛奪李晟所帶
成都倡延賞入相晟盛言其惡帝爲平其
憾晟請婚延賞不許罷晟兵吐蕃果劫盟
省州縣員收廩料中外始怨功臣解体是年
除吏千五百當省者千李泌一切奏復當国
飾情復怨去齊映○（代宗）擢爲御史欲收元
載權李少良劾載延賞稱疾不敢劾李栖筠傳
子（弘靖）号
一相張家

劉滋
洪州振職為相無
設施廉抑畏謹而已

崔造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友善好言當世事自
謂王佐才号四夔朱泚亂撤比州兵待命
上以敢言能立事自給事中不次相之疾
錢穀諸使罔上自私請兩稅委本道觀察刺史
停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江院江淮轉運
使度支還尚書省六曹宰相分領時方
乏用韓滉用事所
請悉罷憂憤卒

齊映
舉博學宏詞說（令狐運）納節歸諸子京師
與（齊抗）勸張鎰先事誅李楚琳楚琳亂
奔奉天梁道險溢為帝御馬言音鴻爽前
馬傳詔爲相端重寡言事可否一讓于造
綱目謂在諸相中最敢言吐蕃寇關輔力
諫勿避幸張延賞舊善遇映映爲相不荅延
賞爲所親求官延賞復相劾非宰相器貶之
在江西桂管招歛貢獻求媚用銀瓶至高八
尺（初錡鎮貢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六尺）

柳渾
十歲以相夭賤使為浮屠曰去聖教為異術
不如（速）死學益篤朱泚亂步走奉天料
李元平必為希烈所禽為相帝擇識宰曰陛
下當擇臣以輔聖德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玉工誤毀帶銙爭請如律杖之田伯強請賣
宅募兵助討吐蕃曰討賊自有国計豈容不肖
子毀門徼幸責韓滉省中搒吏時滉方為上
所親信他相充位而已渾由滉薦而能正色責
之白志貞除浙西觀察爭以小吏不當超擢
識念士千里干祿皆與之擬官知渾臧平
宗之會吐蕃必敗盟語張延賞頭可斷舌不
可禁卒爲所擠清谿曠然無黜免意

李泌
（員俶）九歲升坐因薦舅子泌相類（玄宗）召
之七歲對張說言碁方圓動靜号奇童非
九齡善蕭誠軟媚見謂小友長博學慕神仙
術賦詩譏国忠見斥見（肅宗）靈武議国事
授官固辭諫帝以宿嫌福楚林用因請迎
太上皇又爲君臣通奏請歸就養若破賊
之期不出二年因請詔光弼守太原出井陘
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离

范陽常山安守忠不敢窩長安然後以所徵之兵取范陽李輔国疾之求隱衡山取樛松隱背曰養和代宗召之為娶妻強之食肉元載惡之出為江西判官載誅召還常衮忌之出為楚州刺史辭帝留之衮又爱以澧州從杭州皆有風績○德宗召之奉天諫赦懷光諫以安西北庭賂吐蕃助誅泚之約陝虢觀察鑿山開道至三門便運擊發淮西防秋逃兵四千人拜相與上約勿害功臣上令分主軍旅儲糧事泌請天下事當咸共平章復張延賞所減吏員而省冗官請以元支直為諸道向勸錢帛使京州停西域使者四千人稟給分隸神策軍請增內官俸給募戍卒屯京西館駭者二百計七四万人力請與回紇和親以制吐蕃詔省拾遺補缺安太子請從張建封鎮徐泗言盧杞奸邪致建中之禍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上謂卿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上以貢

獻五十万不足於用泌請勿受私獻而歲給宮中錢百万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祭句芒祈年與上巳九但為三令節月晦東望卒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有謀略然常持黃老鬼神說為人所譏薦陽城薦竇參德宗因桑道茂奉天之言驗始尚日時拘忌而泌又尚之柳伉称西京復泌謀居多功大於魯連范蠡子繁才譽無行下獄將死求發紙筆著鄴侯家傳

竇參 按獄揚州責陳少游偃蹇不郊迎不以宰相故免鄧琎贓中丞舉劾無迴避德宗數與決大議宰相與相駁異無以傷之遂無所憚以已嘗為司直多其俸悉詹事李昇抑其班人惡其專不進兩首丞不為陳少游子襲封辨將軍孟華李建玉之誣人始萬望李泌老薦參通敏可兼度支董晉方正可處門下疾甚復薦上始相之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既為相入對嘗以奏度支事為言獨留以專大政嘗具位而已引親黨要地洞察

四方淄青李納厚賂之而密間於帝除吏多訪族子申申招賂潛密語人目為喜鵲上戒參不悛申恐陸贄進用與吳通玄通謗贄上知之貶之賜死上欲殺參與申贄皆爭之乃吳湊言其凡庸不良趙走湊傳

董晉 守華州朱泚攻之走行在說懷光勿助朱泚韓滉勢振朝廷排元琇出之晉見宰相誦其非毀為相當竇參得君循謹無所駁異為參薦其弟為侍郎上怒闇參過失晉不敢隱參罷晉亦罷○代李万榮領宣武鄧惟恭不迎晉兼直造委政惟恭莫測其謀衆服有休儒願謂儉言於上前皆稱曰徼仰宰相賢否觀天下安危謀議上前者不足道也為相五年無所異同見謂直大言以蓋猶黑耳

陸長源 上以晉在宣武儒懦使為司馬佐之持法峭刻裁正晉偷弛晉後歿而儉客自關不效阿此賊錢買節鉞不賜軍軍亂死請白自將法汝州車二乘歸語相羅魏州車一乘而舍書半吾愧不及矣

趙憬 李泌薦之占奏明辨副關播使回紇揭不市馬規制考功請節至德歲終課殺最考章証以貪賄自請降考劉滋以憬知過更以考升竇參羅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崇決少所譏不平時疾贄極言延齡奸而憬不助贄罷而深當国常以選賢節用薄賦寬刑懇三言之審官六議一相臣二庶官乞隨能試事三闕官謂要官缺多閑官員多四攷課謂宜責歲限任要重若加爵秩五遺滯咨受者先用非大故勿去六滿府官屬謂能否已試引置之朝清約第室童獲不改儒先稟入先建家廟不營莊令狐峘崔縱暴憬失於朝為相皆懼之

陸贄 張鎰請為忘年交餉錢百万止受茶一串齊叫拔萃補渭南尉德宗遣黜陟使使何詩十一人說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癃五要簡官事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而李希烈寇襄城贄請罷遂莫若修近幽燕恒魏之

勢可緩而汝洛滎汴之勢急請居重馭輕以朔方大原兵屯山東神策軍戍關外不足則竭力以益之又請停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涇師急變言皆效從狩奉天報機務沛然有餘諫尊号詠委與衰於天二謂今曰之禍推誠之弊請推誠納諫諫瓊林大盈隸疑請復上疑論識勢者張皇因諫推誠既見懷光斷許李晟移軍諫援獻氏果者官梁州回諫取亡楚琳勸見李楚琳使諫疑姜公輔宗名河中平答上請罷淮西兵諫以內外從官盡号定難功臣京師平諫訪奔士力人天下屬望為相與竇參不平罷學士參黜始相請臺閣長官薦其屬或謂所引皆親黨招賄上停之諫用延齡度支不從大水請遣使宣撫吏部選歲計缺集人請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鎮邊和糴陳調河南兵西北防秋六失請募壯士願屯邊者給所輸資粮耕種然後擇人為朔方隴右河東三元帥諫論事功對寵得尚上令受糴靴均節財賦六條（一兩稅之弊以布帛為額）（二兩稅請三長吏以）（憎置戶錄倉加用備延水為齡課罷籍六一延鹽四齡并提諸之限家道額當抑陽減城相五等價得皆既不）忠州順宗召之卒以入翰林号內相奉天制書武人悍卒無不感動山南相失上驚泣詔得贄千金輔政剴拂上疑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放閉戶人不識面避謗不著書苦瘴癘為集驗方論諫數百篇皆本於仁義○東坡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迪天下之志德宗苛刻勸以忠厚德宗猜忌勸以推誠德宗好用財勸以散財德宗好用兵勸以銷兵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晦翁云奏議極好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事更置亦無不盡論二稅弊極佳○管見謂自李泌相後不復論諫比嫌爭能耳稱社稷臣

盧邁

諫議數[illegible]當世孔病以不滿歲辭上考元亘攝祫以私忌不總誓御史劾之遂按大

夫上將終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孔啟祭有大功葬致齋有朞喪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喪無忌白不受誓省牲令忌日與告且誓私不以家事辭王事為相勢傾專大政迺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時為宰相自尊五服外不過從問弔近往來從父弟議者重之

賈耽

汾州七年政有異績德宗急詔使之代之內詔于懷飲如故軍中不平論安之守東都節李納軍于城中每獵往往入納境納畏其德不敢謀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所發明而檢身勵行乃其所長嘗謂方鎮[illegible]帥當自天子命之故除李元素鎮義成順宗王叔文干政屢移疾乞去讀書老益勤悉地理隴右別錄著夷畫寸為百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今州縣以朱指畫閱其邦人咸得其真貞元十道錄陰陽術數罔不通其器恢然世謂淳德有常者對客未嘗少倦家人不見其喜慍

崔損

延齡嘗薦之延齡死以為相中書虛位十日用之中外悵失齗齗自將不出一言乃天下事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便柔持祿獨留八年歷二省至宰相毋殯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歿亦不臨喪

趙宗儒

自德宗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攷中上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入中上者纔五十相二歲罷屛居謹靜奉朝請鎮荊南散冗食戍二千人太常卿不敢禁官者用五方師子樂以儒不職罷文宗訪政理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以治生殯殮失名

鄭餘慶

末年相之奏對多傳經義善于頌漏賑禁衛議駮憲宗復相之詳見務

齊抗

吏事閑斂有文雅鹽鐵使元琇薦幹監利無遠謀大略用心至精滋彰苛刻

高郢

九歲著語嘿賦諸儒稱之祿山陷京師解衣請代父死白衣諫代宗營章敬寺（[illegible]為作大）○劉懷光西迎乘輿不從又脅說其子璀將間道歸國謀沮抗詞無愧懷光憊拔之哭孔巢父冤禮部侍郎絕請謁專行藝（[illegible]）司貢部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俗為衰（[illegible]）

宗末與鄭珣瑜同相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

得稱疾不出罷未有肆白順宗即位與珣瑜同

免故議者賢珣瑜華州政仁靜奏罷良原

成之鎮入爲河東觀察使華州軍恭謹不與人交

家、制誥無留藁曰王言不可藏私不治產曰揚歸薄在我有餘

鄭珣瑜值亂退耕養母劉晏張獻誠表補皆不進諷諫主文科高第德宗擇十省郎

治畿赤縣爲奉先令爲河南尹未入境不獻

德宗生日馬嚴重少言人不敢謁以私

清靜惠下賦斂貢獻韓全義伐蔡百姓不

知餽運非詔而別獻致者皆不卸至數百

封治此張任賞而重厚堅正過之進平章

諡宗光尹李實進奉順宗特爲吏部尚書見

韋執誼輟中書會食與王叔文飲遂喟然歸臥

不出手書文宗時良相孫喬遷事宣宗

（諸臣）**段秀實**請代宗事詳己見前楊炎城原州秀實請須農隙炎怒召之入朱泚聞責以忠

義泚遣錦師三千襲奉天僞迎天子秀實急

倒用司農印追還之二登日奪源休笏奮擊泚

而死戒家人勿受汁遺

言禁軍寡弱簡約威惠

孔巢父孔子卅七世孫奉天累上戰才略宣慰魏博開曉以君臣大義利害逆順衆

悅得爲王人田緒表悅宣慰河中懷光素賊

待命衆謂太尉無官矣方宣詔誅而入合遂遇害

（國）（戡）（戮）從子

蕭定二禹曾孫請與歷六州治第一變姓名爲張誕不汙朱泚

袁高恕己子力諫用盧杞刺史不滿五十畝者二戶共給一牛

崔邠三世一爨治家者推其法疏延齡奸舞亮知名溫裕簡儉爲宗器之裴垍薦可卒

揭爲太常卿始視事如故事大閱四部樂邠自弟去榻導母輿

蔣乂（吳）兢甥該綜群籍有史才諫張茂宗母亡借吉尚主補凌煙剝壁贊苦神策收

建置本末送父子爲集賢學士因挑論中

宗反正非中興晉惠帝安帝同刪正書說

誅李錡諫連坐辯柱議不決必洛訟戶

劉罪惡拒王叔文學至老不厭戌許賞

近介介不至顯官尤明

前世沿革子（禕）相宣懿

權德輿請遣使慰撫關東河南浙西水災上疏斥延齡以常賦爲羨罔上獨直南省上

書謂起四方以開陛下士上曰朕不知卿勞但

擇如周諸侯未得其人知貢舉甄品詳諦所得

士相繼爲卿相取明經不限員大旱上陳

執政請蠲租賦宿逋遠貸否亦無可致之理

又請運粟入京約太倉一歲計所其餘以糴

于民則價不湧裁者出相憲宗事見後

崔縱文鎮兵未至勸李懷光奔命懷光兵嚴不進先度河以金帛誘之梁州追急不及上

知必來諫兵未息未可停武官戍早轉郊禮於定後尹河南簡易嚴明細苛過

者道由洛諸餘取於民縱始令官辦終元

載世不求聞達時事父陵安（元暐）曾孫

張萬福平許杲通渦口漕賊不敢動陽城爭相延齡賀國有直臣見代宗

鄭絪諫白麻拜賁文陽中尉餘見相憲宗時

官时淮務文充神虎代爲害中書舍人

顧少連十年以謹密稱嘗從先北帝命中人國

葬與延齡會田鍔第挺笏曰陵夷實擊賊

吾分擊附臣將擊元友直解之京兆責猶

均拒賦東都表禁苑閑田募耕

以便民閱武利仗號良使

歸登熊執易論延齡顯贊名曰雷燠之下君難獨顏同列有所諫正飄然名無同諱偏缺

十五年僚類進超得顯官惟登與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憲宗問政所先勸順從諫諍時傳

爲諫言溫恕家僮折馬足服金石藥幾死皆不爲傴墓陵象先世亦許之

許孟容爲張建封論李納罷兵不許公主子求崇文生官者覆視好惡風害孫孟容

謂秦紀綱宜擇御史參驗浙東判官暴斂以獻求擢刺史孟容爲給事封還其制哀慮爭

盧杞後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孟容獨論四方浩然想見風采大旱請以戶部錢代宗

北賦及省察流多孟容本爲坐延齡流斥諸言故上不悅憲宗時尹京捕神策軍囊右大震

請起裴中丞輔政方勁有禮學好提掖士清議尚之

段平仲磊落有氣節嘗面敢言謂上聰明但臣下畏怯況陛使我得見宜大有開納及判帝難以它語悟不得言乃謬擬名臣比之奏黃向擬後由是坐廢七年然名自顯（憲宗）以為諫議乞斬承璀尚書右丞朝廷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敢直

杜佑判戶部度支軍興專決餽餉盧杞出之鎮嶺南鎮淮南詳見憲宗

韓愈論宮市賊詳見憲宗

李藩（相憲宗）

崔衍父倫陷祿山不汙間長賊事倫使吐蕃六年不屈歸陳勇情納公易後母樊衣羇衍不給父將饑之不自解歲為後母子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治號賦倍入力請減賦宣歙觀察尚儉百姓所懷時以進奉州藏耗竭衍齋州十年府庫充衍革去舊貢全錫十入品故獎焚代之得以四十万段民賦旱不流散儉約畏法卒不藏衰

盧景亮勸德宗雖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志義激發憤得賢問在靜地纓數無所回李以劾其漏上語引善亡已發斥廿年。（憲宗）召為中書舍人有燕國志三史記致仕作答問言賴運陳西戎利害指切當世公卿伏其識引令直諫知名

嚴郢守太原祿山亂藏神主江陵判官執方士申泰芝左道之獄殺誅。于京兆發明悉撫窮與楊炎爭開陵陽渠無益炎以不附已劾繫之訟冤日數千人旱請蠲判炎以不實罷之盧杞引為御史逐炎及炎所善趙惠伯後逢惠伯抵殯內劇卒

韋倫慕匠代齊人益鑄營宮室關實丁多費從（代宗）幸蜀清儉自將第五琦薦為渭爽相庸使擊康楚元收租庸一百万緡絳山府不謁李輔國罷宇秦州兵寡不敵賓敗潛州討官者呂太一以反間敗。德宗西使沒嶺立朝數論時政得失盧杞關為尚書倫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夫為尚書若諫專用盧杞其諫與李楚琳李忠

論官說也蕃不可信

薛珏為令以清白聞守楚州州有營田宰相領之田官數百刺史俸及它給百餘万官收去之德宗命使分察李承言其簡儉贊言其貪盧翰言其肅時峰甚刺史縣令者宰相欲廢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以文學京兆尹以供三宮畜苑禁暫賞民苦之剛嚴治身勸而苛察

王仲舒與陽城交章沮延齡作相奏議詳雅省中狀其能少與楊憑遊憑罪斥獨憂存之婺州旱疫人幾空居五年閭里增完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與民期（穆宗）以其文宜為誥詔為中書舍人不樂與新進少年同列求外江西罷酤錢九十万吏失官息錢五十万為焚疇書水旱出錢二千万代民賦為帶老法與浮屠屋者離出寬所居急民賦置初若煩密久皆稱便

馮伉持節弔李抱真不受其帛上以其清用為醴泉令俗鄙猾著蒙書勸務農進學鄉鄉授之相教

伊慎字寡悔通春秋戰國策。先鋒討哥舒晃以兵屬希烈討梁崇義功多希烈署之不受數鎮遺欲棄止之卒以計免希烈反恐其為曹王皋所用反間之大破賊兵大破賊將杜少誠斷口漕運得通進圍安州下之賊甥以八千兵來援擒之下隋州吳少誠反當一面斬首數千。（憲宗）即位入朝以錢三千万賂官者求帥河中事覺貶

韋綬貫之兄將為進士舉首以友楊凝母差讓之不對策翰林學士參謀密政院中方寢帝以貴妃顧袍覆之母差乞解出入八年謹畏心疾還第和帝黃菊獻上謂為文不亡豈順養

張薦（京邇需）請以希烈妻祖母贖真卿盧杞持之與康極言杞奸邪不當再用兵亂被急

大常參緩典儀　溪潤播送公主于回紇延
齡用事中傷陵良逆匄無不當帝意將疏延
齡惡延齡出之使回紇三使絕域占對詳辯
道病卒吐蕃歸其喪○自拾遺至侍郎二十年
常兼史館脩撰定昭德后謚與近獻懿二祖
太儀位号大臣祔廟鼓哭法莫不參裁諸儒謂
傳而
詳　**許戎**　尹河南不迎承華　附見憲宗

沈既濟　楊炎薦良史才辨国史不當立則天紀　當追書太后不當稱上每歲首當書皇帝
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　德宗特詔官三
千負諫毋官外置官　又諫置觀風息旦言天
下皆兵資官俸它費十不當
一　選舉議　楊炎敗亦貶　**子傳師**　清正　事敬宗

姚南仲　諫代宗近城為獨孤陵朝夕臨望非義　成（盧坦）謂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
不受軍府褐始此法之監軍薛盈珍果毀之
德宗勞之答曰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
主不能成愷悌之化
正師律也上默然

李紓　言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　樂易喜　接後進雖貴游幾自如　論撰甚多

徐岱　帝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岱及　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若矛盾卒同歸
于善止大怜兩宮恩遇無比　世農家　於學
無不通　辯論明銳坐人常屈　薦謹　不洩
人短　婚嫁宗族之孤者
答劉自持管論出議之

李叔明　副漢中王瑀使回紇讓回紇倨慢　東都　平洛陽冷招徠遺民　尹京兆民歌之
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　盜
後守東川二十年華裔遂安　足病賜錦輦
惡道佛上言定僧寺為三等上等留卅一人觀
為二等上等留十區入餘還為民上下其議彭
偃請僧道歲輸絹四尼半之裴延請僧道限六
十四以上尼限四十九以上　在蜀殖財費田
産殁後數年子孫驕縱
皆盡世以為多藏鑒

樊澤　擧賢良次重闉囷雨滑同旅能數易衣之撥　馬相持以濟就易自罷擧　德宗嘆其論

兵與戎合　射獵諸將學其才武　數為希烈
將賊氣沮縮取唐隨州　山南軍亂以威劫部
襄漢使
鎮之

王緯　在路嗣恭幕護解李泌泌語上報之以其忠　而清為浙西觀察　韓滉特罰幾十八万府
史請進奉上賜綢閣與民　陸贄以諸道貢獻
四百万獻羨奏以為諸州經費　然好用刻深
吏條約
苛細

吳湊　皇后弟　民太盛求撿校賓客　敏銳而識　畏　汴滑亂持節撫定軍中懾附　詔收元
載　福建清勤美譽四騰　尹京兆彊力劭敏
上下愛向　言宮市謂宮中所需責臣可辦
言雜役太繁　有疑獄者每俟出延決幸貞諾
務可撚奏叩案　一視指摘畫中其弊　御史非
大過不榜責　廷詰之而相勉無稽事　太子
公主廢農事極爭之曰上憂勞四海不以愛所
鍾疲民以逞顏左右謝禁自安耳幸一聽之則
民受賜不少　病不問醫巫曰起田畝位顯仕

年七十尚何求　未嘗
以罪過罷為外戚表云

劉晏　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財賦而韓滉分掌關　內河東劍南之賦　德宗惡滉掊克皆以晏
領之　與楊炎不相下　晏為元載炎坐貶及
炎為相誣晏動搖社稷貶之　又使庾準誣與
宗此通賜死
詳見代宗

韓滉　至德軍與賦稅無藝滉撿制深文鈎剔請肅　德宗立惡其掊克出之　領海節度境內稱
治　奉天時獻縑十万餉兵三万助討賊　計
李希烈漕路無梗　禁署牛鄰伍坐死者數十
百人　雖握強兵遷延不進而撥帛濟朝廷當
時賴之　衣褻十年一易　居處風雨亦無改
作傷吾儉德　不為資産　善書畫與　宗
人幹埒　苛慘彊肆　孫（洄）事德宗錢穀

韓洄　劉晏薦之　晏死錢穀莫總其任洄判度支　以轉運之費多於本請罷江淮七監　請
鑿商州山取銅置十爐　請天下銅鐵冶隸鹽
鐵使　省冗胥二千　績米長安万年衣數十

万緡費耗發斂

班宏 諭李維岳不受其遺竇參爲相代韓滉度支德宗以宏熟天下計使爲尚書而副參
參許以使與之而食言宏以欺己遂有隙
參讓於宏而以張滂分鹽鐵之權宏滂又不相
協於是用劉晏韓滉故事分掌天下財賦
宏清勤力最入久出吏不堪勞而已謚恭
宏初欲傾參每營建
必極瓌麗以媚權豎

王紹 少爲顏真卿所器爲包佶租庸鹽鐵使判官奉天之難督輕貨間道走洋州供春服五
十万由是紓難判度支謹密春待殊厚主計八年政多閱之未嘗一語漏王叔
文出之鎮武寧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覽轄軍政出家貲賞士衆軍安賴

包佶 劉晏汴東兩稅使繼晏後掌鹽鐵有名掌東南財賦於揚州陳少游脅奪之

裴延齡 陸贄薦（李巽）判度支上許之而用延齡素不善財計領度支取宿奸老吏謀固帝
幸言左藏歲入不貲請列別舍校羨盈但多
其簿籍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加妄言咸陽
陂澤數百頃妄言本分錢修浴堂殿棟
妄奏同州大谷木數千妄言拾糞土得銀十
三万他貨百万韋少華劾其妄陸贄極論
其奸上愈厚之罷贄相大旱民飢延齡言贄
激怒衆士
贄遂貶

蘇弁 爲奉天簿德宗出狩止官屬走德宗至駱谷畢給繼裴延齡副度支平糴擬役人類求
寬副度支自弁始聚書二万與秘府埒
度支時以州縣積逋米乞貸貧民時皆譏其陋

李齊運 宗室於李瀚爲卑行瀚拜於朝代宗貶瀚懷光反奔河中走尹京餉晟軍頗
有助擗殺乃年丞御史欒章劾之詐爲明黨蝗旱不能賑韓洄代帝與參決大事無
學暗於人体甘言阿匠而已薦李錡浙西受賂數十万薦李詞湖州人告其贓病非除
史仰家咨速

嚴綬 爲貢獻判官掌留務竭府庫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諂晃憲宗

杜兼 正倫後淨險豪侈張建封置幕府濠州知德宗厭兵重代易修武募兵帝以爲才
遂恣橫欲殺令狐楚李藩善杜佑終始信
爲助所至大殺戮裒財極欲未嘗敗署書
末成塋醫

杜羔 兄兼爲澤潞判官鞫獄得其母舍佛祠撫杜問知父墓京尹責賊
繫縣吏謂辛杁請致散官

杜亞 上書盡武論當世事廷諫諍以不得爲柄悒悒不悅以李栖筠當相結納之與劉
晏洽元載德宗召意以任台宰倍道進帝不悅又奏疏闖羅鎮淮南通漕渠然用度無藝
推意丞弼不親事競渡縣船匠繡纈府庫竭風痺且甚猶奏擊毬苑中爲營田以困
罷民至流亡

王諤 善刺軍中情僞曹王皋委腹心伊慎圖安州諤入城約降慎爭功稱疾避之天宝末

朝貢首長西北校吏亂無所歸昔仰稟鴻臚譯
奏罷之李泌以隸神策歲省五十万緡容管
八年部落安之嶺南推利爲時進京師權
家無不富諤之財子稷留京師規勢納賄
河東承范希朝後補完器貴兵強用豐回鶻
入朝示威受其禮上嘉之拜相懼爰財得謗
昉錢二千万李絳諫嘗讀春秋自稱儒者
化數持下僞贄無名書碎黃無遺[illegible]剖斷
其年餘壹一

韋渠牟 工詩李白異之爲道士爲僧復冠韓滉進用德宗誕日徐岱許孟容及佛老
二師辯德殽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辨問答鋒生帝聽意動輒用之對延英至五六刻上懽甚
佻躁浮淺爭出其門勢焰可炙○自陸贄免宰相惟行文書守宰亦自推薦然處深宮
倚信者（延齡）（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渠牟）延齡實
奸重紛無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
天下

張涉 東宮侍讀 即位召入禁中事皆咨之 親重無比 爲喬琳爲相不稱職遂疏

李元素 抜歎明令狐運胡輸綃之冤由是天下重之 御史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 㨗宗初以風望拜之中外想望而容容持祿 內望作宰相 妻許弱詗待免官

吳玄通 以東宮舊恩兄弟相繼翰林學士 又並知制誥與贄同位 贄擅權頗媢恨 贄欲斥逐之建言翰林院王叔文之亂至德以來集賢學士草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制書宜付中書舍人請罷學士玄通愈怨與竇參謀贄貢舉受賄帝怒逐參賜玄通死

李實 宗室山東刻薄軍費絀見殺 尹京告饑 暴而不法 旱饑聚斂 對上雖旱不害有秋 麥荒祖調人窮無告 優人爲非語諷帝 奏賊工寮国殺之 與御史王播爭道奏播爲三原令 對爭之 私薦士迫德輿用 每奏料目公詣劾請 務忍 順宗貶之市人懷瓦石 邀擊俊追京諸尹

馬燧 鎮將 祿山陷洛說范陽守賈循須其根本 未回紇還国所過剽傷爲李抱玉典辦具無 德宗 敢譁者 啓抱玉先倫懷恩守鄭懷二州督農勸化 隴州障吐蕃路八日畢 代宗 時汴將李靈曜反田悅助之燧擊走悅平汴州鎮 河東 教騎養數月成精騎造甲爲長短三等爲戰車 兗霤比方 田悅輸款時已料必反 及德宗時悅叛擊斬其將楊朝光深入魏城大破之 進平章事封北平王 軍既薄魏與李抱真平兵進留功竟不成 朱泚亂赴難詔與渾瑊討懷光於河中不閱月平 渾瑊遂天及 吐蕃結贊求盟燧盛言宜許遂至平凉劫盟 吐蕃歸燧兄子弇以報德帝怒奪兵 貴甲天下 子暢 益豐後爲宦者侵牟諸子至無室廬 自光爲當世戒

渾瑊 年十一善騎射後二歲從破賀魯部勇冠軍 上 從光弼定河北 從子儀復兩京 爲子儀邀擊吐蕃盡得所掠 率家從狩奉天 朱泚兵薄奉天血戰熊門賊退進平章事 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以西軍收咸陽朝廷待之與晟鈞礼 副馬燧平懷光爲平凉會盟使僅以身免 兼司馬遷自繳諸衍記辭不一務 功高而志益下 拜賜如在上前 方金日磾 帝祭 始亭待

張孝忠 本奚種 史朝義敗以兵歸李寶臣 統制 易 州十餘年 威惠流聞 田承嗣謂何勞在焉 冀未可畜 寶臣晚節殺戮諸將召之果不敢殺 惟岳擅立 詔朱滔討之 滔忌孝忠先説之歸国 遂同破惟岳 以 定 州置義武軍孝忠領之 後朱滔王武俊叛 於二鎭間感厲自守 遣兵助李晟收京師 歲饑司租淡 爲將佐所惑 藥蔚州以增興兵爲有司所劾只此一失○子 茂昭 能廿其美 見憲宗

韋皐 隴州僞作泚詔斬其將牛靈光 代 張延賞 鎭 西川 招雲南約東蛮以制吐蕃西山羌八国入朝 進平章事鎭蜀二十一年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牛羊五十器械十六万三 帝製紀功碑 善附士婚嫁皆享資之 屬官雖顯不使還朝 即署屬州刺史 自蜀上疏暴叔文伾之奸 是歲卒 蜀人德之見遺像必拜 見刻石著皐名皆鏤之 修撫務盖藏 故 劉闢 階此以叛

張建封 少慷慨尚氣自許功名 代宗 討蘇常盜 前諭禍福一日降數千人 令狐彰辟置 以不朝覲非彰 從馬燧伐靈耀 多所諷諍 遂表其能 楊炎欲用爲盧杞出之 希烈反爲壽州刺史 欲賫僞赦之使堅拒之 賊不得東遇江都 進濠壽廬觀察 四郡悅附 常沮朔希烈 李泌以徐地重兵劲 若帥又賢則淄青震矣 薦鎮 徐 州 由是徐爲雄鎮 來朝帝不待日召見 使赴大夫班示殊寵 獻朝天行言宮市 谷殘逋積負決無可歛 蠲之百姓無益帝矜問 蠲民逋故云 帝賦詩餞還鎮 當時所無卜 又賜以所持纔曰 卿節誼歲寒弗渝 治徐年一 軍大治 善容人過 然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 忠臣感激 下皆畏悅 士壯如歸 孟容 韓愈 在其幕府 素 表請代 建封子 愔 自知府事

嚴震 農家子　出貲助邊得爲長史　嚴武以才署之　與鳳團練興利除害治行山南第一　治鳳十四年号稱清嚴遠近咨美　新朱泚使遣張用誠以兵迎帝用誠幾反賴馬勛禽之　上入駱谷賴山南兵免懷光追襲　宰相請幸成都定策駐梁與李晟表合　梁漢間經安史流散震勸課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　改梁爲興元命尹之

王栖曜 謚淳　善騎射一矢貫祿山將邢超遂破曹州　袁晁乱浙東生禽之收州縣十六　李靈曜反掎角河南　希烈至寧安將襲宋警江淮募士入遂不敢東　賊騎環合見其射的引去

劉昌 史朝義圍宋州説李岑脅勉以守　諫李僧惠應靈曜僧惠悟討賊故賊失助不得逞　希烈陷襄邑江淮大震昌守寧陵四十餘日賊敗去杜牧以比巡遠　守甲斬甥　出五原斬逗留淮事者三百人　劫盟後城平涼二百里塞勃皇齋七城二堡旬日就　在邊十五年三年而食美兵械銳新

劉昌裔 策説邊將不售　入蜀説楊惠琳順命　留至陳許軍爲曲環擊李納劉曉大誼　上官涗拒兵少誠賞繼認應賊者以功爲陳州　韓全義討蔡兵敗投之使合戰外無恐　少誠吏來犯者縛送自治

范希朝 爲邠寧將治軍嚴整韓游瓌畏其才欲殺之後以代游瓌曰非所以安反側固請　鎮振武虜人悼懾曰以張光晟紿姓名來也　獨不納邊州駝馬之獻　入朝獨不以事述職　討承宗老病不能成大功　善將或比趙充国　招沙陀万衆後用戰所至有功　突厥别部　討鎮無功

李抱真 從兄抱玉　見代宗　啓懷恩擬歸京師請以子儀領朔方兵懷恩果敗　代宗　鎮澤潞練集民兵遂雄山東　昭義步軍爲諸軍冠　抱真兼領之　德宗時與馬燧敗田悅於臨洺

上幸奉天希烈陷汴李納反朔懷光反河中　抱真獨以數州橫絶潰叛中爲羣盜所憚　馳入王武俊壁説之大破朱滔　喜士服　孫季長求仙卒

哥舒曜 翰子　光弼討河北請行因爲之副　擊希烈收汝州執周晁屯襄城苦戰破希烈兵希烈自圍之甚急會帝幸奉天襄城陷　拙統御鋭殺戮　子七人以儒聞皆擢第

李景略 直張光殺妻之獄若有女厲致謝　勸懷光殺朱泚策杖詣行在不聽慟哭出門　守豐州折回紇使梅録將軍自此回紇使皆拜于庭威名顯聞　對德宗論奏祈有大臣風　梅録爭坐太原聞景略叱声驚拜曰非李豐州耶　回紇南寇復拜豐州受降西城窮塞苦寒　御用約已粮械畢具声雄北疆天下惜用其才不盡

馮河清 上幸奉天東向慟哭相勵以忠義　發鎧仗輸行在被堅勒兵軍声大振　上使鎮涇原　朱泚遣諜誘之斬以徇　涇人妄傳將以叛卒孥與吐蕃遂遇害

李元諒 數日募兵万餘屯昭應賊不得踰渭南　泚使劉忠孝召還討希烈兵元諒斬之兵不得入關故華州獨完　與李晟收京師讓功於晟退避近郊　平涼之盟與李觀塞表裏以俗虜騎乃鞫臧得免　鎮隴右治良原墾田脩脩涇隴以安

韓游瓌 子儀使破祿山於旁蕃兵五十万　赴難詔屯渭橋遇泚歸衛奉天泚兵攻奉天殊死戰火其戰棚諸將雖赴難功第一　懷光再書謗之上疑游瓌失兵馳入邠州斬張昕以聞　與渾瑊分屯京西要險破泚於咸陽論功與瑊等皆第一　與瑊燧并力敗懷光圍蒲城懷光繼死　與李元諒取鹽州　虜求盟既而刼盟於平涼又以勁騎洛破吐蕃大回原

杜希全 子儀裨將　鎮朔方　赴奉天　体要八章砭切政病　平涼背盟復城鹽州二旬畢處悍不入

邢君牙 從李晟討田悅功爲冠　倍道赴奉天屯渭橋晉中便宜獨得　晟行邊常以

番牙中晨入朝代渾瑊翔勁耕備戰吐蕃不能侵

郝玼戴爲蕃城臨涇或言城之則邊防固無以衆恩幸璘遂止（段佑）代請城之卒詔城之爲在行原州而玼爲刺史自是虜不敢過臨涇邊二十年討賊不特掠虜道其名怖啼兒鑄金玼募得玼者償之

王虔休澤潞李抱真以幣招抱真卒正己謀襲曰帥士當稟命天子衆不敢乱鎮昭義軍中大治增俸稟遣守宰就郎鄭甫歿後帥稟可支數歲獻繼天誕聖樂後中和驃本此十子皆補太學

李承代希烈鎮襄陽迫辱不爲說叛希烈詳見代宗

韓全義與卒伍使事竇文場擢鎮銀夏詔以長武兵赴屯貪懦徽押軍衆乱高崇文爲定之文場監軍全義統十七鎮兵討吳少誠敗于五樓宦者匿之

崔寧爲利州賊適去（嚴武）鎮劍南路張獻誠求之以爲漢州刺史拒吐蕃數百里（郭英乂）代武與寧相攻敗死劍南大擾（代宗）詔宰相杜鴻漸討之鴻漸受賄歸數方入成都委以政而薦之寧因宥誅勳以結權貴揚炎恐其難制因其入朝易鎮朔方赴奉天言上聰明爲盧杞所惑至此爲之潸然杞誣與朱泚通殺之

于頔鎮山南憂勝慕誡暴橫有吞漢南志詳見憲宗

忠義**蔡廷玉**與朱泚同里相狎幽州嘗勸泚獻馬扎士朝貢泚囚之歲餘曰悔乎曰勉公以義何悔復擊之滿歲曰能省過乎曰殺我吾得名與朱体微同爲泚腹心常勸朝事會滔縱泚入朝隨泚至京常折滔不順之請滔表貶之廷玉既行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而敗於將成吾不可爭國自投于河

符令奇田承嗣引爲右職馬燧討田悅令奇使其子（璘）降燧曰兒行吾死不朽不行吾死尸疊逆地璘與父訣背別降燧悅讓之罵曰吾教子以順何悔臨刑色不變

劉迺少闓誦六經等以詞語朱昱銓事草郭尚父冊楊炎盧杞當国兵部五歲不遷朱泚乱強召之稱疾萬伴瘖灸無完膚聞幸梁投床呼天不食死

孟華責王武俊援田悅稱病閤謝客武俊僭王授官嘔血死

張伾守臨洺田悅攻之固守累月糧盡無掠命女拜部將願賣之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劇不一嘗酒

周曾爲希烈將與（王玢）（姚憺）（韋清）相善号四公子（曾）密以希烈攻計告李勉（玢）在許州曾引兵至汝州相應而（憺）（遣）謀取希烈於內事覺皆見殺清亦逃

張名振懷光倨受鐵券名振大言見城不擊使到不迎將反耶朱泚入京城懷光引軍入咸陽又曰不反來此何耶見殺

石演芬西域胡懷光假子以與朱泚連和謀告行在答懷光公負天子我何不負公胡人無慧惟知事一人懷光啇啖之

吳溆章敬后弟備諭礼義見重朝廷朱泚反盧光欲求持節曉之者溆請行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其祿死難所也往被害

高沐李師道叛率其僚（郭昈）（郭航）陳成敗諷諫之師道斥之濮州寄表京師見殺昈使航間道請李愿奇兵自海（航）後恐累昈亦自殺

卓行**陽城**求爲集賢吏讀書六年無所不通以舉則闔外姓雖共處而益疏與二弟約身不娶慕其行來學者接踵爭訟者詣決避盜樵者與弟負餅餌歸奴都見化其德亦方介飢不受人食不受遺縑以與里人鄭俶葬親李泌薦召之城封還詔○泌爲相又薦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常與二弟延客劇飲居八年莫窺其際及延齡逐陸贄乃守延英閤上

詭極論貴得不死相○上欲相延齡久欲壞曰麻
與於延延齡得不相○下迁国子司業　遷籍
生省覲三年不歸者斥之○出爲道州　大
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闕下留之不得違　在
州治民如家不以簿書介意　待餘衣米藥
魚置道上使人共食罷貢條濤　州人以陽
名子州當上考功自書撫字心勞觀察遣
判官督賦自囚於獄　祈復遣官中道逃去

何蕃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二歲一歸亦不許
凡五歲慨然以親老而歸諸生共狀蕃文行
留之　朱泚之變蕃正色不聽從泚敗式節無
受汧省　居學二十年死喪無歸者皆爲治喪

孝友　林攢爲尉母老未及迎而病弃官歸
部作二闕母墓前表其門

隱逸　孔述睿兄弟皆篤孝既孤皆隱嵩山　劉晏薦
之代宗每一迁即至朝謝而辭疾　德
宗召爲諫議賜第宅固辭不許　次歎野志本
未敢辭　退讓不忤物　觀洞然[illegible]嚴默終日
令狐峘與同職抵
悔不校時稱長者

儒學　韋彤治禮　請省太廟朔望進食天宝所增
昭陵寢火議迁寢山下皆不從

陳京奉天閒段秀實被害七日不朝宰相諫京非
之　遷京以盧杞爲虢州率趙需等死爭杞
迭毀　爲太常博士議祔獻懿二祖主于興聖
廟而以太祖正東向位二十年始決　諫迁昭
陵寢以上待以宰相器欲用之會病狂易○
討希烈附用盧貞（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
力以率貸之其後李吉甫對憲宗
召乱由此憲宗恨㥽謂真賊臣

暢當議太子爲
皇后服

文學　孫逖（元宗）時掌制誥知名

子成兄病請告不待報即行　再菲
信州旱發倉賑售
增户五千不易織按客○成兄（宿）
代宗時成孫（簡）憲宗時三世掌制誥

簡武宗時論
班付

劉太真（心凌曲江擇文人四十一人賡和上自第之太真李紓爲上鮑防于邵次之在陳少）

游幕撰爲柱文
部取士多貴近子第

邵說爲史思明朝義敗歸子儀愛其才留幕府
請建徽號郊赦褒德錄賢　擢吏部自陳
於德宗在職以才顯　文言將執政裴徽謂
其事賊爲判官宥死不愧乃附權倖欲相抑其
能久
乎

文藝　于公異爲李晟作平朱泚露布　與陸贄有
隙不能事後母贄奏之賜孝經罷

李益（揆）族子詩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
樂工爭以賂求征人早行篇天下爲畫圖
防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　不得調愁
語（憲宗）召之負才凌轢衆不能堪　時在朝
有同姓名者故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韓翃）
善詩亦有同姓名者德宗使典制誥宰相問德
宗曰詩人韓翃

盧綸進士不第元載以文進　與王縉善不得調
舅韋渠牟表其才見禁中　帝使賡詩

從渾瑊河中召之已卒　大曆十才子憲
宗訪其文　文宗愛其詩　四子皆擢進士文
宗時在
臺閣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
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司空曙從韋皋
於劍南

歐陽詹泉州人常衮爲宰相始勸閩越人仕進
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
絳）（崔群）（王涯）馮宿等聯第号龍虎榜
孝信義　文章切深　韓愈爲哀辭

李賀宗室七歲韓愈皇甫湜過之作高軒過
每旦騎弱馬小奚背古錦囊投所得　母謂
嘔出心乃已　昌黎作辨諱勸舉進士終不肯
辭尚奇詭絕　去翰墨畦徑　樂府皆合之絃
歌　爲協律
郎卒年廿七

李觀文不旁沿前人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　陸
希声謂（觀）辭勝理（愈）理勝辭愈雖窮老不能
加觀之辭觀雖後死不能遠
愈之質　華從子

吳武陵（吳少陽將不就　裴度討元濟之法）道書勸元濟歸朝（望黃白氣知元濟）階六

十日以亡　諫實易直置和糴貯備使言別置

陵之弊　為崔鄲諷阿房賦收得異等　部闕

以賊貶　與柳宗元俱謫　寓永州　請裴度使

人代宗元　為柳州使優游　又遣孟簡書宗元

斥十二年　殆半出矣

（方技）桑道茂（善太乙遁甲　相州閩中　知九節度敗）以奉天有王氣乞高州垣堞　先求李晟準

狀赦之判後得貸死人　隊言年號元和罷盜ㄙ

誠所居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

泌傳云初肅宗重陰陽巫祝用王璵執政興造

禰李禁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為乘輿物焚之

以為擴淦至德宗罷內道場除巫祝脩宣政廊

不避兇岡使靈駕直午及道茂奉天之言驗始

尚日時拘忌而李

泌又好鬼神之說

（宦官）竇文場　霍仙鳴（朔恩死官人不復典兵禁衛盡委白志貞　志貞納富人金補）

軍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召近衛無一

人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諸王左右從至奉天

自山南還詔二人分總神

策軍權震朝廷宦官復盛矣

（藩鎮）魏博田悅（承嗣以諸子弱使繼鎮　激怒洪經綸）所罷兵出家貲給之使還部　魏人德悅

李正己說之同叛因與梁崇義阻兵為李

（惟岳）（李納）求節度不從合謀同叛　襲敗於馬燧

求故朱滔自稱魏王不從　會上幸奉天燧遂兵

罷　滔約舉兵南向不從　上遣（孔巢父）宣勞

之時衆已厭兵莫不

欣然　弟緒手殺悅

田緒　為承嗣第六子尚主

猜忌凡殺兄弟數

人暴卒子季安嗣

田季安（公主嘉始自恣　前後見代憲宗）

鎮冀李惟岳　已求襲位　田悅為請亦不許遂與王武俊

已拒命　詔朱滔張孝忠討之　擊敗

因甚欲歸京師懦不能決為悅所

俊縊殺之○惟岳之弟（惟簡）與母鄭奔京師

上幸奉天（惟簡）斬關赴行

在從上詔以有功圖形凌煙

王武俊　本契丹部　與張孝忠齊名隸宗帳

既殺惟岳　怨不得節度　與朱滔叛

敗馬燧討田悅之師　自冊趙王　李抱真使

賈林說降之　滔結回紇將趙　洛林賈說武俊

與抱真相結遂大破走滔軍　上賜德隸二州

子弟錄將皆官之　歿如渾瑊故事謚忠烈　以

子士真襲

王士真（息兵善守歲貢獻　十萬緍比鄰為恭）

盧龍朱滔（與張孝忠討惟岳取深州不得深州　與武俊同叛救田悅衆不肯從殺之）

而南與悅武俊相王而自稱冀王為盟主

武俊等不能堪背之大敗於李抱真上書待

罪歸鎮○劉怦（滔病已委之　滔死軍中推之）

邑邑病死　纔三月死子濟襲鎮

淄青李納（秘父喪以兵會田悅為馬燧所破略）

盡　納款不聽遂與希烈武俊等連和

稱王　帝下罪已詔遂　李師古（納子）代

歸命破希烈於陳州　鎮與武俊

相攻德宗諭平之　欲乘德宗喪攻

掠州縣聞順宗立乃上　憲宗初卒

橫海程日華（張孝忠絕李惟岳使諭滄州　滄州　軍殺刺史李固烈而迎立之　朱滔）

武俊招之不從用李宇之言歸朝廷德

宗即以（滄）州為橫海軍　詔歲饋義武錢粮

子懷直（權知留事　上因授之　請析滄州置景）

州升為節度使鎮之　入朝　荒儉不

返帳下程懷信因衆怒

拒之不得返遂入朝

程懷信　詔因鎮之　子（權）襲○　軍名初置於

開元十三年至德宗正元三年為鎮

宣武劉元佐　本（劉洽）　少犯法幾死亡命　襲取

李靈耀宋州　李勉表為刺史　德宗以

為（宋）（亳）（潁）節度　破李納攻徐州李洧之兵通

東南漕運　勳因李希烈　走希烈　取（汴）州加

汴宋節度有州四治汴　賜名　豪縱輕財故

汴卒驕　毋賢常戒盡臣節　施金帛

相國寺為倡而籍之　節女子

與李納得其陰謀　嫛妾配之　劉士寧　子元佐

上從軍中所欲以吳陵為節度　未幾軍中草士

命留後上民授之以　吳湊辭下厭苦大將李万榮

寬厚得士心因其衆閉門拒之奔京師

李萬榮

撥騎兵防秋當戍者怨韓惟清等作亂以故衆不安万榮以爲士寧所教上爲斥之鄭州而使万榮代鎮會病死鄧惟恭執其子送京師杖殺之而董晉代鎮○此鎮初置於德宗建中二年凡傳四世

彰義吳少誠

度梁崇義必叛李希烈爲表之希烈叛爲盡死力陳仙奇既殺希烈代鎮淮西少誠又殺仙奇代之詔因授申蔡光節度有州三治蔡申蔡自希烈司暴掠怙戰鬬騾子軍尤悍鋭乘曲環死圍許州上怒以十六道兵討之宦人監軍未交而潰韓全義復討又退敗於五樓韋皐請討上遂赦少誠○此鎮本肅宗乾元元年所置淮西節度代宗末號淮寧尋改爲申蔡光德宗正元十四年號彰義

叛臣

周智光

騎射從軍朝恩薦之鎮同華破吐蕃回紇十餘万於奉天因恣殺掠朝廷召不至陝州監軍責之斬監軍劫留天下貢漕代宗撿左僕射恚不得平章事欲挾天子令諸侯詔子儀密圖之聞子儀來其衆大携既降爲帳下所殺

梁崇義

業糶量力能舒鈎事來瑱衆推之代鎮襄陽與田承嗣等輔車相依明法礼士以自振或諷入朝對以來公有大功見芳希烈請討頗懼德宗流郭昔上变遣李舟又遣盧翰諭之又拜平章封妻子又遣張著召之皆不納詔希烈討之勢窮赴井死

李懷光

爲朔方部將積勞至開府子儀以紀綱委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分其所部故懷光得爲寧慶晉絳慈隰節度扼吐蕃不南侵楊炎使兼帥涇原城原州平劉文喜遂鎮朔方而領邠寧奉詔助討田悅赴奉天奮厲軍士倍道進敗泚軍泚圍奉天方急解去盧杞沮之不使見帝詔屯便橋恚恨不出戰遂叛至河中上使孔巢父召之遇害馬燧渾瑊討之部將斬首以獻上念其功立嗣礼葬

陳少游

習老莊諸儒推爲都講長權變奸諂幸得減還不樂遂從李抱玉辟謁宦者董秀請爲歲輸五千万先具其半入之又先賂元載之子故內外更薦之遂累遷淮南節度厚賂元載宦者又其任載失勢陰疏其短代宗以爲忠以朝廷經費不足請增本道稅錢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行之諸道李納拒命出師收徐海復弃之德宗幸奉天劫包佶取揚州財賦八百万希烈陷汴送欵希烈又結李納後得其歸順希烈表羞悸死

李錡

賂李齊運得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精奇宝獻德宗恃恩驕恣專天下酒漕國計日耗崔善正上書言之械而瘞之又募善射號挽硬募雜胡號蕃落健兒[illegible]鎮海節度益驕暴憲宗不段借方鎮三請覲詔以李元素代遂反張子良等送京師腰斬

李忠臣

本董秦肅宗時[illegible]平東都有功代宗時吐蕃犯京師召兵獨先至敗李靈耀走田悅李希烈逐之[illegible]歸京師奉朝請德宗納其言滅張涉罪繹辛京杲死罷對驢耳大龍耳小喜其野而誠然失兵[illegible]朱泚攻奉天爲居守泚敗見斬

叛臣

李希烈

遼西人從李忠臣於淮西軍中高其才乘衆怒逐忠臣代宗命專留後事德宗就拜節度名其軍爲淮寧治蔡州許平梁崇義功多欲得其地爲李納叛密約納取汴又約朱滔田悅武俊相王而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南陷襄城兵北取汴州遂僭號劉洽遣將高彥昭大敗之寧陵洽又敗之取汴州遁歸蔡州其將陳仙奇令醫毒殺之竇氏女爲仙奇與共圖之上即拜仙奇節度少誠殺仙奇代之

朱泚

外寬中很[illegible]下故得十心與弟滔並[illegible]李懷仙[illegible]代李抱[illegible]鎮鳳翔[illegible]滔約叛書爲馬燧所獲召還京師中人監之姚令言率涇原兵救哥舒曜過京[illegible]擁泚僭號[illegible]韓游瓌[illegible]大敗[illegible]回京城李晟復京城泚走涇州不納走彭原其下斬之

順宗以疾即位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用事於內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来聽於外汲汲如狂道路以目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官者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韋皐等上表極言叔文等姦惡上亦惡之遂傳位太子（史臣謂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而又蔽衛政元良賢哉亦赦逋負罷宮市五方小兒月進○在位凡二十月）

賈耽（叔文干政稱疾去）

鄭珣瑜（中書會食韋執誼輟食與王叔文同飯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取馬歸臥不出范氏謂二人引去為知恥方之杜佑高郢有間○並詳見德宗）

韋執誼（以便媚幸於德宗與延齡等帝誕日太子獻畫浮屠使贊誣韋成季等朋比逐之叔文權相順宗時異論示非黨叔文怨之憲宗貶崖州知禍及聞足声輒驚悸畏

見嶺南圖始令史官撰日曆）

王伾（杭人以書待詔太子宮侍書闒茸兒陋上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為帝所礼出入無間勝叔文叔文入止翰林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門若沸羹尤通賄謝貶死）

王叔文（山陰人以棋待詔侍東宮時言宮市故重之肆言某可將某可相欲速進者爭附上病牛昭容官人李忠言侍伾因忠言薦之昭容遂自蘇州司功為翰林學士因傳受叔文裁可授中書執誼作詔施行宗元禹錫等倡學以為伊周惘然謂天下無人用杜佑領盐鐵自副之而專其政官人俱文珍罷其學士權遂衰憲宗監國貶誅）

劉禹錫（交叔文與宗元皆議禁中號二王劉柳竇群劾其挾邪乱政憲宗立貶朗州作竹枝詞宰相哀其才欲用會程异起刺連州武元衡罷之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久之召任南省郎以玄都觀桃詩忿出播州裴度以母老為言迁連州徙夔州因學校廢言州縣學丁祭始許敬宗令天下歲費四千万錢資獻官飾衣服餙妻子於學無補請以其半隸州修學其半餽太學由和州為主客郎中作玄都觀詩怏權近人益薄之為集賢直學士裴度罷亦出蘇州以政最賜金紫恃才擢晚益偃蹇寡合詩晚尤精居易推詩豪其詩在處神物護持武宗時卒病中為子劉子傳自解稱叔文王猛後有述祖風實工言治道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柳宗元（祖奭得罪武后父鎮觸竇參貶宗元少精敏絶倫文章卓偉精緻叔文欲大用之憲宗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與蕭俛許孟容書倣任安書衆畏其才高懲乂復進無用力者久汨文益深著貞符不得召作懲咎賦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而禹錫得播州念禹錫母老欲與相易為柳人贖男女質錢過期沒為奴婢者南方士走數千里從游指授為文辭十四年卒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少時嗜進謂功名可立

就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柳人托言降于州之堂廟於羅池）

陸質（本名淳盡傳趙啖二家春秋學執誼援進之侍讀憲宗於東宮執誼使伺意解釋上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他乃叔文未敗已病故免禍門人以能文聖人書通後世謚文通先生）

時為二王死友者執誼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宗元禹錫而凌準程异出入之温亦以出使免禍見憲宗○世號八司馬者指質以下八人然敗而貶司馬者伍曄泰諫宗元準异

衛次公（與鄭絪定立順宗叔文弄權多所抑正貢舉斥華取實號州劉闢錮歲三百万李勣徐有功孫負不得調即優補遺進數請罷討蔡兵憲宗將相之而捷至善琴徽時李齊運求援其子拒之因終身不鼓操尚終始完潔）

揚於陵（節操堅明詳見憲宗）

李建（家判州人事閒不詣時而詣建吏部當補校書者八人獨不詣貴勢以請順宗有知制誥宰相有竄定稾詔者亟請解職改文欲更李師古詔不可通顯不治恒坐清儉稱）

（宦官）劉貞亮（忠彊平凉劫盟拔執逃歸與叔文爭論勸立太子監国召鄭絪等草制監高崇文討劉闢斬東川節度以東專得見訾憲宗不寵假宦官貞亮雖有功終身無所寵假）

（藩鎮）同代宗

古今紀要卷之十三

慈溪黃震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唐

憲宗　與杜黃裳論藩鎮請制以法度（李吉甫繼相絳亦主其說）

擒劉闢而蜀平　誅李錡浙西平　擒吳元濟淮蔡平　斬李師道淄青平　魏博田興（賜名弘正）請吏於朝遣二子及獻德棣二州　幽州劉總專意歸朝廷　自廣德垂六十年兩河二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賦至是盡遵約束

右削平藩鎮事

元稹論賞諫輔太子上嘉納　謂事有違宜卿宜卜論　相裴垍推心委任　戒鄭敬宗賑南山饑朕不計費勞效潘孟陽飲酒遊山　李絳白居易論諫必從　絳或無所言輒詰所以　盛夏上汗浹衣亦不許絳出曰與卿論天下事乃樂　減租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買（李絳居易）　曳倒安國碑樓（因絳言）

絳論吐突承璀上稱忠臣　李吉甫于頔請嚴刑上曰欲朕失人心　嘉崔羣讜言　討淮西無功獨用裴度言平之　用烏重胤言諸道所統支郡兵馬並刺史自領　伊愼以賂中尉求河中賜劉希光以受孫璹求方鎮錢賜死　却昇平公

主獻女口　却荆南毛龜　罷延齡別庫（右從諫明斷處）

嘉牛僧孺李宗閔對策切直而以李吉甫言貶考官　以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李絳諫不聽卒無功而赦承宗　欲還承璀先罷絳相　皇甫鎛程异獻羨供億用爲平章事而裴度崔羣見黜　以李絳居易言付裴均所進銀器度支而密諭諸道進奉無申御史臺（事在四年是年三月以絳居易言詔進奉而四月有是命是爲後之公不特號年始見）　至淮西用兵四方進奉始有助軍賀禮助賞之名　合長生藥（柳泌）　迎佛骨　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右失處）　上爲陳弘志所弑中尉梁守謙等立太子

相 杜黃裳（子儀留主朔方懷光矯詔欲亂責之伏罪易置諸將不敢亂爲侍御史延齡惡之十年不遷未嘗過叔文使瑨韋執誼請太子監國不從拂衣去憲宗監國即相之罷韓全義力主討劉闢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兵進退皆黃裳指授勸上法度制藩鎭脩已任賢執綱領治其大者以至威行兩河節然後中興皆黃裳啓之平蜀平夏翦齊威蔡達權變有王佐大略相僅逾年惜未久不充其才二年出鎭河東除吏不甚別流品通贖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其納高崇文四万五千緡）

袁滋（依元結讀書與士授校書郎不署大理覆罪失平奏不俾循撫西南夷華州清簡給地流民慈惠不設教條耆老遮道不得去上監國時相之適劉闢反使鎭蜀以兄在閬不敢進鎭義成七年嚴倫推誠李師道田季安畏服料元濟未易討既三年無功撤

上意欲言罷兵聞蕭俛錢徽沮議黜更言必勝使鎭彰義傾賊元濟爲脩墓署用其族滋遂與通好上貶之隨伶慶陵陣三年與接者謂見肺肝而家人不得見喜慍簿居處飲食。篆錄）

杜佑（父希望隴西留後吐蕃懼求和獨不結牛仙童其後畀金者皆得罪愛重文學○佑以蔭補爲潤州韋元甫辨寃疑獄德宗單叅錕灌得剸決戶部判度支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盧杞出鎭嶺南開大瀆疏析壅閉以息火灾平朱崖黎氏鎭淮南討張愔而出師應變非所長固境不敢進決雷陂灌溉斥海地爲田積米五十万列營三十士馬整飭四鄰畏之寬假僚佐爭權亂政德宗末同平章事順宗初兼鹽鐵度支叔文副之而專其權不助叔文動搖東官叔文敗擧李巽自副至憲宗初盡讓於巽二年求致仕度支繁而不綱佑還他事所屬者職務簡明党項亂上疏以爲無良邊臣而然請無與師擇將禁誅求示信誠懷柔之晏乞致仕朝明經雖貴亦夜分讀書裒劉秩政典三十五篇爲二百号通典平易遜順與物不忤比歿廣而練達文采不及治亭館會賓客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精吏治不欲察幹計財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治行無缺惟晩年以妾爲夫人子匯孫悰○爲相行謹待主書滑渙鄭餘慶傳）

鄭餘慶（德宗末相之奏罷多傳經義以備順禁衛議貶憲宗復相以叱堂後王書滑渙罷玩胖監工自小將除司馬執奏開僥幸路朱泚乱後都輦數驚八常隷樂禁藪奏獲之承詔革品服之濫遷僕射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詳定典制引韓愈李程自列贈損儀禁号辭褱除酒請率文吏月俸百之一資學行已完繫掾悉瞷覲瘠急自捧咀狹臣官附乃開廣謂祿不及親支而修僕妾者吾鄙之每除方鎭憲宗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妾求轄納數百万淵猶奏議用古語人譽不適時與發父選策同成号南北衙相

唐憲 二下

鄭絪餘慶從父諫德宗白麻拜竇文場中尉不為順宗草立太子詔曰立嫡當以長憲宗相之李吉甫譖其褊言於盧從史李絳為辯杜黃裳削節度驪王室建議裁可不関決黜黙居位四年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煩赫事以勤實稱世稱著德

武元衡武后族弟平一之孫德宗目送曰真宰相器順宗時拒叔文禹錫求判官不與憲宗一年與吉甫同相素知其堅正有守礼信異之相破李錡求覲稱疾之奸獨斷定代高崇文鎮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再相吉甫李絳爭事不叶持正無違附吉甫卒淮蔡用兵上悉委倚斥承宗乞赦元濟之請為盜所害

李吉甫栖筠子陸贄出為明州長史贄貶忠州宰相使吉甫為刺史置怨結懽人服其量郴饒州視事牙城絕物性之疑請絕劉闢貢不許李錡兼鹽鐵及宣歙薦高崇文平劉闢請討吳元濟却吐蕃盟及獻地中書史（滑）渙與中人通簿其家得數千万

句請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才堪縣令者軍国大事以宝書易墨勅。代（杜）黃裳相欲以進賢報聽咨遂皆用其所說三十餘人諸藩鎮疆咨請以刺史自為或則風化可行於是出郎吏十餘為刺史自王叔文選任還冒吉甫始籌其負人得敘進官無留才麦李錡於反悲公宗發兵平之歲除易三十六韵劉闢分明元和國計簿大率二户資一兵惡冗濫等對策言直泣訴之疾留醫疾宿實辭其交通術士訊之無狀群賊吉甫固乞免罷哀自出鎮淮南歲通租數百万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万頃平津堰渡有餘防不足乞陂江淮兩浙旱朝廷得失輒以聞。垍兩免復召秉政極言冗食為生人害宿兵八十餘万商販佛老者十五六勞苦之人三待衣食之人士遂詔省吏員併州縣減杜塗均奉給凡省官八百吏千四百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寬貧民擇門閥嫁十宅諸王女河北險要圖帝張於壁知回紇入冦之妄復宥州以備

回紇撫党項策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增太原兵馬戎備完整固請自招元濟不許會暴卒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薦賢養忠。再相稍脩怨正辟譖罷李藩裴垍罷李正許翰林帝知其專銜杜黃裳進李吉甫數爭殿上帝多直絳由是有隙言天下已太平當為樂降章言之言人臣不當宜議君悅臣安約刃爭之刑威未振絳又爭之擢元義方京尹自託於承璀絳出之能斷淵辭請討田懷諫絳以為不必當自歸。畏謹奉法不被害領大體論著甚多子德輿

裴垍自賢良第一藩府交辟不就鄭絪窮委救吏部判辭皆實才蹠三十人李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代吉甫相年上屬精致治機務多參預請綱不執不以中人罪藩臣罷歸臨上悼垍戒承璀勿言奏飲民用省估觀察先從所在州不足然後稅屬州江淮稍蘇與李絳言未可討王承宗承璀欲間垍自將討之及無功又請流斥承璀劾嚴綬

攻一出於監軍器局峻整雖宿賓不敢手以私故人求京兆曰公才不稱此官獎勸諫官使盡言選任精明元和之治百職脩舉朝無幸人學士由李吉甫薦進及居中多更其約束吉甫之卒無贈給上怒先見裴武賴李絳得免與李絳奏以李錡家財代浙西賦五年冬以風疾免

李藩家饒財務施與數年略盡妻子追咎晏如李亞掠令狐運為盜爭不從去之斥（杜）兼圖代建封兼誣其據建封軍德宗詔杜佑殺之色不變佑遣見帝帝望狀貌曰是豈作亂人拜秘書郎（王）紹得君邀相一見當用閎不諂（王）仲舒置酒為說便語一見謝不往憲宗時給事中制有不便敕尾批去裴垍稱有宰相器遂與鄭絪相三四月忠謹好否人言咨折齊之非否則從用答神仙長年妄誕途王鍔兼宰相詔署其左曰不可沮

李吉甫相吉甫譖罷之扶附才能不及裴垍貫之人物清鑒是其流亞

權德輿事德宗事已見前○請許王承宗請而擇人代昭義盧從史不從及王師無功又請赦承宗而使從史皆如所料裴垍病遂相諫以王鍔兼宰相上悔流董溪法輕使中使半道殺之諫以須有司論罪對治以仁厚爲先善辨論開陳今古覺悟人主補相寬和不爲察察名劉伯芻李絳言甫爭論不敢有所輕重遂罷攷定許孟容蔣乂刊彙格式○三歲知四声四歲能詩經術貫綜至老無一日去書文雅贍公卿王侯皆折節紀且流醞藉搢紳羽儀嘗論西漢亡以采高東漢以胡廣○子璩元和監察御史有美名與高元裕劾李訓傾覆不宜出入禁中

李絳與裴垍諫取李錡貲因以賜六州代貧民租奏以度支綜隨代中人持赦賜諸道哀矜飭荅上欲庶幾太宗元宗之間次君臣成敗爲運昇不爲承璀作安國寺碑裴均獻銀壺請歸之度支諫出諫官諫以承璀討王承宗又諫以開府賞其敗諫分王承宗所鎮不從果反數論宦者肆橫方鎮進獻諫就以爲重禍爲昭義留後乞赦承宗趣立綮功江淮大旱乞貸流亡出宮女禁嶺南鬻子月餘不賜對謂飽食不宜聖治如河絳咸無所論上勅詰所以然諫上怒居易不遜言承璀專橫上獄堯卞記絳嘗諫即返與帝論任賢近戶辭獨不獻誤曰臣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上出承璀而相之紒○李吉甫賛帝威德絳曰文帝時尚云措火積薪上謂骨鯁真宰相諫討魏博已而田興果聽命請以興爲節度興感泣請出禁錢百五十万犒其軍歡声如雷成德使者嘆溫強果何益對朋黨之問諫疑鄭絪與盧從史通謀疑諫官謗訕諫公主妻于頔子請以王播月進付有司詰絳在位不獻不入禁乞被言江淮水旱不爲害者絳答不當避嫌不用親故盛夏上汗淡衣不許絳出曰宮中惟對宦官女子與[illegible]論天下事乃樂與帝言開元宗生於亂置

振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乞以神策兵各隸所鎮中人沮之諫教坊使密詔閱良家子內禁子足疾求免絳罷而召承璀九年春雖去位猶懷不能已言北虜五可憂華州繫承璀奴帝戒五坊使至華宜自戢表罷貢鷂○御史大夫率其屬叩延英諫穆宗獵直道逆退望冠一時文宗詔募兵赴南蠻監軍楊叔元紿其軍以將收募直還爲民士怒遇害

張弘靖云悉力平淮西乃治河朔不從求罷帝後思其言使代承宗承宗歛附徙宣武承韓居政代以寬簡爲相簡穆無規撫鎮窗尚貴自尊邑朱克融之亂（見穆宗）

韋貫之名純○父肇言得失見惡元載載謂過我當善地肇之不往代宗欲相之卒○貫之爲伊闕渭南尉河中澤潞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豆麋自給京兆李實與同里願識之而薦於上不往爲監察御史舉弟纁自代又爲補闕纁又代爲御史人不謂私與罷對魏宰相杜佑子不可爲補缺拾遺劾罷金忠義不宜汙朝籍寵幸劍目裴垍三奏事不從啓以進退決請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流競爲息奏礼部侍郎重於宰相爲陛下擇宰相者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不從蔡平如其策罷段文昌張仲素翰林學士曰學士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責裴度爲張宿請緋曰好安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假以寵宿怒構之與度論兵議頗駁遂罷相○性高簡好別流品又數請罷淮西兵沿遣郎求申理出貫之湖南韋顗李正辭韋處厚等皆清正並以黨貶中外大臣宿湖南不忍橫斂所獻不中程异意後左遷沈厚寡言不爲僞辟悅人爲相嚴身律下正議裁物裴均子持万縑求先銘曰吾寧餓死平生未嘗通饋遺

裴度御史論權嬖梗切田弘正效順憲宗遣宣諭魏人權服視討蔡諸軍知李光顏成功當国十年夏討賊益急始延士太夫相見兵久無功爭乞罷師度請誓不與賊皆有潮出圖戰入蔡除苛政民始知有生之樂以蔡牙卒侍帳皇甫鎛程异相恥與小人同

列極論其奸不聽上印求去亦不聽上以爲
朋黨遂不敢秉筆知印故得免禍遠栢萱說
王承宗献徳棣州詔田弘正討斉李師道
請殺五坊使楊朝汶京師澄肅闢峡韓不吝
上樹黨曰君子之黨同徳异鎛構之出嶺河
東牛卿○穆宗詔討廷湊克融（元稹）與魏弘簡
汎之罷守東都諫官交章極論遂召相移
書二叛罷兵將鎮淮南又交請相度又留相
逢吉出之山南詳見穆宗○從湊暦牛元逢吉
家敬宗蓋婉寧相非人用韋處厚言相户
黨恭非有小兒謠諫幸東都禁亳州聖水
克融執賜衣使遂賜絹遣工助治東都料其
將士請晏朝定策迎立文宗錡度文帰
有司討平李同捷求襄鄧景牛李共横亟
罷鎮山南納臨漢監馬於校以田還襄人
請老不許從東都因治第集賢里作別墅午橋
号緑野堂與（居易）（禹錫）相權不問人間事開
成二年強起鎮河東曰爲朕卧護北門論張
元益東身帰朝三年病帰○神觀爽邁名震
四夷外国問年幾狀皃用否○威譽德業比子

儀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終始全德
史謂晩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手識
經自不忘鎮涇原開屯田立戍限使得代
識人人咸悦靈武斥鹵無井鑿神得泉歴
六鎮皆
可述

李逢吉爲相軒輊一過裴度進西功上
覺出之鎮南詳見祖穆宗

王涯以循嘿罷餘
見相穆宗時

崔羣未冠陸贄擢甲科中書舍人數讓言憲
宗詔學士奏議必群署上銜以後有悪直
者則學士不得上言矣請却田李安助營寺
五千緡爲相啓奏平恕討叛請釋李師古
没入妻子貲產請以母老免權長孫死請
還處州苗積献羨錢杜舒其州下戸賦諫
相（皇甫鎛）謂相在甫則治乱已分答元宗先
理後乱由用相爭尊号在拳聖則孝德仁其
中鎛誣買直帰怨罷鎮武寧以王
智興得上心爲求節度不報智興逐之

李鄘陷於懐光刺虛實白之朝張建封軍亂因
監軍持節往諭禍福出之使復位不受張
偕自稱留後謝表○鎮鳳翔不謁神策行營部
去其營兵與民財上諷諸道助軍鄘留淮南
一歲儲餉皆納之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献○監
軍承璀薦拜相鄘恥由宦官進引疾固辭
強直無私常官峭法操下所至
爛治淮南七年委軍吏不任參佐

李夷簡宗室鎮山南去襄陽無實成西川遂
王顥論平蠻落去韋皐奉聖樂于頔順
聖樂謂亂樂非諸侯可擅作相衍咅當師道
叛以才不及逊裴度求鎮淮西以直自閑
有終
始

皇甫鎛伐蔡急用征裒會済師蔡平明年與程异
相衍紅内聚斂向剝爲相朝野駭愕
裴度恥之極論鎛异奸邪苛刻求去揣上意
欲自娛數貢羨財陰佐所欲賂承璀爲援
帝排衆論決任之反謂度朋黨欲損內外官
廩佐国用崔植還部貴售內帑繒絲給邊兵

裴度以聞與（李逢吉）（令狐楚）擠度太原以
（崔羣）重望勁正敢言逐之湖南與李道古薦
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以躁怒遇弑
穆宗聽政即貶崖州死弟鏞見權寵盛極
言避
之

程异居鄉稱孝精吏治叔文引進由監察御
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李巽）
領鹽鐵薦心計可任復爲揚子院爲淮南等道
兩稅使厲已竭節革征利舊弊爲鹽鐵轉運
使討蔡時調則江表諭諸帥以羨貢故不加斂
而用饒由鐵製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
當印秉筆西比軍政不治議置巡邊
使自請行會卒無留貲世重其廉

令狐楚儔蔡之後五歲能辭章（憲宗）省太原
奏必能辨楚所爲軍乱挺刃使草遺奏
秉筆輒就色不變士皆感泣名益重憲宗知
制誥尤善牋奏制令每一篇人皆傳諷皇甫
鎛薦爲翰林裴度伐蔡草制不助之罷
學士不稱旨上思之鎛相使鎮河陽降爲擢

杭濆卒度薦爲相針鉤又嘗共逐裴度天下
寃之 穆宗時管景陵不償備錢以十五万贊
鬻羨怨訢盈路愍諫官論不置逢吉爲相力
起楚李紳沮之 敬宗逐紳使鎮宣武以仁惠
治汴遂爲善俗 不循例取到州錢巧百
李師古僭制園拯 爲吏部不循例從檢校官
班李訓乱將相皆係神策軍建言內仗非宰
相繫所 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
園植茶埜爲盡戕使發之 鎮帥初拜戎服屬
仗詣省謁辭自鄭注始故至謀血京師請停之
開成宴曲江以大臣新誅辭疾且請館敵
時政在官宦憂謂辭位出鎮山南外嚴重內
寬厚扎士 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 善撫
飾治有績 召李商隱助成遺表謂甘露事誅
譴者衆 請霽威昭洗
戒請謚 星隕坐訣

諸臣

白居易

憲宗初與元稹中制科 樂府諷時事遂
入翰林 久旱與李絳乞免江淮兩賦出
宮人絕進奉禁掠買 諫勿受于頔歌舞人
論不當使李師道贖魏徵孫故第 論楊於陵
以取牛僧孺直言遭斥盧坦以揖退裴均黜
諫以獻羨加王鍔平章事 與李絳乞却裴均
銀器 孫璹以禁衛勞擢節度張奉国以定徐
州平李錡功遷金吾乞罷甯進奉国諫天下忠
臣 乞免度支久繫囚 諫以承璀討王承宗
諫赦吳少陽爲留後 乞亟捕武元衡賊宰
相嫌之或言居易母墮井而賦新井篇浮華
無實行出爲州刺史王涯追言之貶江州司馬
托浮屠生死說自遣 續虞人箴諫穆宗畋游
進忠不見聽丐外刺杭州 無事不言言多
見聽當路忌之故多擯斥 復用又皆幼君
辭吟先生 香山居士 與胡杲吉皎等九人
年高不事者集人繪爲九老圖 雞林行賈以
其文售其国相 初與元稹号元白 後與劉
禹錫号劉白 宗閔權勢震赫
終不附离 弟敏中相宣懿

元稹

母賢而文親授書傳 九歲屬文 十五擢
明經 諫以王叔文王伾輔太子○上即位
制科苐一爲拾遺 以職諫不得數召見上疏
請開諫諍路因條上十事 [illegible]敎太子 [illegible]

召宰相議破[illegible]對羣臣廣聰明 復正[illegible] 諫
奏事許方[illegible]許禁貢獻者[illegible]
詔令數易 陳西北邊事 當路者惡出之
監察御史劾嚴礪過賊七刺史皆奪俸 分司
東都論奏十餘事 數水驛夜遇仇士良不讓
中人擊敗其面宰相以年少輕立威貶江陵士
曹李絳崔羣居易皆論其枉○稹論事忤直劃
切一由中人獲達遂不能固所守至與君子爲
敵 監軍崔潭峻以其歌詞奏 穆宗大悅擢知
制誥變詔体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進非公
議士類訾薄 稹因戒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
逞其憾 入翰林結中人魏弘簡共沮裴度 度
劾之 未幾相朝野輕笑 思立奇節厭人心
將使于方言反間廷湊救牛元翼李逢吉誣其
刺裴度罷之 然帝憐之以爲浙東觀察 奏
罷明州貢蚶 召爲左丞振紀綱出郎官之尤
無狀者七人 然無檢望輕公議不右 王播沒
求補政不遂 詩與居易号元和体 在越辟
竇鞏[illegible] 鏡湖秦望之奇益傳号蘭亭絕
唱○始言事峭直中廢十年遂衰 所
守附宦貴得相纔三月晚節沮喪

劉禹錫 柳宗元 衛次公 並見順宗

武儒衡

元衡弟 與人交終始一節 論議勁正
有風節 疏皇甫鎛剝下 元稹倚宦官
知制誥扇揮青蠅譏之 疾惡太明終不大任
將大用令狐楚草制引武后革命事沮之

孔戣

孔子卅八世孫 劾李涉投匭救承璀官竄
剛日 京尹翻異李少和坐贓獄崔易簡殺
從父況獄戣據論正 韋岳告信州刺史李
位反監軍上變捕禁中戣以刺史不容係仗內
請付有司中人愈怒出之 奏罷明州貢淡菜
蚶蛤悵人洄 上思之使鎮嶺南 弟屬州遠
料八万緡 時給刺史俸且倍之 約不得貪
禁鬻口存恤士之斥南不得歸者 免蕃舶始
至闕貲之費 不籍海商死者貲 諫討洞蠻
果無功 穆宗召乞老韓愈勸留又上書留

孔戡

盧從史與承宗由緒相結陰爭不勝則肆言
折之以疾歸 李吉甫置揚州幕 從史三
奏誣之呂元膺爭之憲宗論曰
殊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

戡 徐致勸從史跋扈

書繫之乃列上其狀彭偃爲朱泚中書舍人
或薦其子（武）啓京兆逐之爲京兆禱旱曲江

温業戟子（文宗）時求外遷白敏中謂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

李遜濠州軍亂劫諭之釋甲自歸衡州政最擢浙東觀察將防福建乱軍之屯諫畸日聽政鎮忠武當元濟始平嚴約東明賞罰上下感畏抑強扶弱貧富均一所至可紀

弟建（德宗）

薛存誠奏罷中人館驛使瓊林庫籍工徒神策軍誣咸陽尉官執不下（給事中時）劾浄僧鑒虛倚官豎奸贓論死詔釋之曰先殺臣江西監軍告信州刺史李位反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果無實中丞缺帝謂特憲無易存誠者和易於人無所不容當官毅然不可奪

薛戎四十不仕李衡辟署三返乃應既復歸抑晃使按馬摠罪曰以是待我耶不顧仕正爲此晃囚之得解自放江湖藩府交奏尹河南承權遇無所治逆縛留守犯令卒置獄

浙東強犯酒及糴未貢先當死罪之禁不尚約東詭名譽有善歸之所部居官無灼灼可稱已則壞之濟親弟（孜）

呂元膺蘄州繫囚歲旦省親如期至自是群盜感愧避境同州入對詳明上謂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得給事左右鄂州拜不許夜啓城者爲大將潘孟陽王遂交惡它除請詔辭明拒直請觀察使奏部刺史須御史按閱留守東都（不賜旗甲始此）師道邸兵與山棚爲變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募山棚爲山河子弟衛宮城（[illegible]）鎮河中中人嚴憚正色立朝有宰輔望飭事裁宜人服有体居官終始無訾缺執奏帥鎮勑條佐不驗斥（[illegible]）

錢徽諫（憲宗）獨召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諫愛無名獻帝未幾獻入古銀臺門乘士不取宰相段文昌李紳所請而自取所厚白居易覆試黜者過半遂貶江州不肯出紳文

呂私書自直而救子弟焚其書諷朝貢加恐少數日宿州得真盜以牛田錢百万代租宣歙旱孔戣請從鎮之（[illegible]）宣撫寒不去位而仆却韓公武遺錢廿万之（在官辭不）

裴潾諫伐蔡以中人領使文選號太和通選當時之文惟取貞遊者諫服丹以丹敗續

薛苹吏最拜長安令治行迁浙西湖州奏最擢湖南觀察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綠抱十年至衢州乃易声樂綠服敝故居三鎮家不聞尤長於詩

崔從（融）曾孫織邛州疑獄餓得真盜止劉闢反不從募兵自守邛州吏部限給選者牒訟時以罷代裴度中丞彈治不避權幸爲引取償運退三勞京尹李絳童驛十數諭承宗出下歸命不與用事者金不果相（文宗）時坊法綰驕軍神策不受党項互市之遺留守東都復宮城利倚見留守之礼鎮淮南盡除嬴利嚴憚稜稜有風望

當立戟終不請無声效

崔戎裴度署參謀承宗叛諭之泣下聽命劍南宣撫罷稅外薑羊錢以賦錢三之一準縉布優估與民緣招流亡華州不受刺史故事私用錢万緡及去以享軍民擁不得行休傳舍民持取其嗣夜單騎亡兖州鈎滅奸吏民大喜

楊憑兄弟有名踵羅進士號三楊重交游尚氣節闒闒多怨之治京兆有績治第役頻又幽妓妾謗議頗讙李夷簡與有隙因劾江西贓及他不法薄其家李絳奏不當同逆人法乃貶臨賀所善惟（徐晦）餞之謂權德輿曰臨賀知我今忍遽弃如公爲忻邪諸斥又可你（[illegible]）

閻濟美浙西簡易未嘗增賦罷浙西達詔獻（[illegible]）之以其在見

柳晟從奉天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擕沮之上書言通玄無辜得免死討劉闢以開誅

後鎮山沙於淄許州軍皆免冑拜不敢受惟
違詔貢獻皆盜坦所劾下士樂施散辯

李渤 憲宗聘之少室以著羊新爲許然政有得失輒附奏黎遺書勸之始出家東都每言
朝政缺失上疏惟西三術又上禦戎新錄起
爲著作郎以直忤旨分司雖處外表疏凡四
十五獻言責逃人之賦於未逃人之患
既政惡之讒納婦穆宗召拜考功自李相前
悅以下皆升黜之元穎劾其責直售名出爲
虔州奏還信州移錢二百万免賦米二万石
發冗役千六百人過江州爭度支張平叔斂
天下通租爲練議敬宗晏朝理驗使章
封無關日以言官人黜浚灌水
兆德自猶不少衰守節者多尚之

竇羣 兄弟皆擢進士王獨以處士隱毗陵韋夏卿薦之德宗擢使副張薦使吐蕃奏劉禹錫
邪亂政請故文曰君今勳李實之勢豈不思
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引呂溫羊諤爲御史吉
甫以躁險持不下遂怨詆吉甫憲宗欲誅群吉
甫救之出湖南調羣洞蠻作亂貶很自

用果於復怨將大任召之衆皆懼聞其死乃
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
義取五遲

王播 孤貧刻苦居官強濟侍御史時京尹李
實表爲三原令將折之播持府禮謝實強犯
法不貸歲終課實更薦之拔御史知
雜刺舉不阿閒中讖以爲言三
賊不之李覽鎭奏爲副使尹京禁勳戚
馳獵及禁也盜賊不能隱皆徒議獻叢
繁剖決如流淮西饋餉引程昇自副兵得無
之礼部尚書稍時結官要薦皇甫鎛鎛黜
播以昇代復失由權不得專務羊
近無裨益穆宗復失河湟還望不厭相鎮淮南旱
藏括斂民怨敬宗立以十万緡王守澄復
領鹽鐵使諫官交言其奸公議益不興文宗
立入朝厚獻復相不與事四年卒再領鹽鐵
嗜權利以正額月進諫以南還獻玉帶
十銀椀綾帛泅十領紛積反以爲樂
恭始貞元至播增十之五李班傳懿宗造百

尺捜亟斂以
中帝欲同上

盧坦 杜黃裳使察子弟破産諸不行豪理拒監
軍于頔笑不與善笛者重職知監軍與
姚南仲不相安遷壽安令寬賦限曰不過
令罰俸爾劾柳晟閻濟美違詔進奉
謙毀李錡祖墓指迷裴均答以姚南仲守正
不交權倖者遂罷宣歙觀察奏劉闢之親蘇
弘爲判官遇饑不拘江淮穀價中人驗弊
謇不獻異馬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官官有司不
足信乎三奏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
開廢田收粟二十列壁二營兵二千上從李絳
請以坦開叛武天德營田四千八百頃收粟四
千餘万吉甫欲遷受降城以隨口制狄之
要吉甫出之東川李絳爲相又相已助半歲
而絳亦出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榷卒之籍
也兵安州泐塑使人存問其家故士感慰不
逃惟收軍吏問月糧助行嘗一事爲人所非

韓愈 初署宣武董晉幕晉死依張建封操行堅
正鯁言無忌自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極

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以其
姓字子因劾潤事上疏言刺史相黨復下遷
才高數黜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
奏憲宗平蔡在斷與不斷執政不喜裁裴與
裴均厚左遷爲裴度平蔡行軍司馬諫迎
佛骨賴裴度崔群免死貶潮州至潮上表哀
謝自言上欲用之皇甫鎛沮之改袁州刺史
潮州鰐魚袁州贖男女爲隸沒入者紀七佰
召拜祭酒穆宗使宣慰王庭湊李逢吉
使爲京尹特詔不臺參以陷丞相李紳劾之臺
府由此不協皆罷終吏部侍郎壽五十七
○經指授者皆稱韓門弟子爲婢鄭服春
文章深探本原卓成一家原道等
表裏輔雄佐佑六經泰山北斗

孟郊 武康人少偕合愈一見爲忘形交五十
第進士溧陽尉坐投金瀨賦詩曹務廢令
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守東都署
水陸判官鎮興元又署參謀詩有理致

李翱 字習之請史官於行狀謚議惟取大節
條其復太原大略

（弘女㮣三出）李（○家寒妻郎而不遂　絶異進貢寬癈）若遂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兵正）（孝迹兵引符幣官問賄事　戎焼法不書幾而鉤布帛）
此六者政之根本　峭鋭議論無屈仕不顧
拂贊無所發面斥逢吉勢病有司白免官吉
甫表爲盧州　州旱疫蠲户責田壘而仍輸賦
翔使豪室無得隱貧弱以安　耕（稻）（著）才左遷
從昌黎爲文章辭致渾厚亦論文。歐公只
說韓李不說韓柳　復性書說理　夫佛齋文
闢佛

張籍和州人　愈薦爲博士　名士皆與游而愈
賢重之　猶直責愈博塞及爲駁雜說議
論好勝排釋老不著書　長於
樂府多警句　終国子司業

皇甫湜新安人　爲工部郎中辯急使酒數忤同
省　裴度署判官　度修福先寺求碑白
居易怒其舍近　飲斗酒援筆立就贈車馬繒綵
甚厚又怒　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　每字
齒兒
臂

盧仝愈愛其詩厚礼之　玉川子
月蝕詩譏元和逆黨愈稱之
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洛陽禁僧午後出爲詩自
傷　愈憐之教爲文累舉進士不第　跨驢
苦吟不避京尹　文宗時坐飛謗
貶　武宗時遷司戶　未受命卒
劉乂亦節士　放肆爲俠行　因酒殺人亡命　折
節讀書　不能俯仰貴人　作冰柱雪車詩　歸
愈　面道人短長　服義則又弥縫其親属　持
愈金數斤　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不若爲劉君壽
李漢與鄭注王璠共譖李德裕　見德裕傳　敬
宗時波斯獻沉香亭　謂此何異瑤臺瓊室
呂温與執誼厚　因善叔文　副張薦使吐蕃　故不
與叔文之敗　藻翰精麗　流輩推自　險躁
譎詭而好利　與（竇群）（羊士諤）昵　群爲御史　薦
温士諤　宰相李吉甫持之　遂譖吉甫　誣以陰
事　上怒　貶道州
徙衡州　治有善狀
孟簡不附叔文　爲諫議　固爭韓泰韓曄復刺史
承璀爲招討　以悻出爲常州　導孟瀆溉

田四千頃　李遜爲浙東觀察　抑士族編人至
橫恣簡代　遜一反之　慶佑兼受其弊　時謂兩失
代崔羣爲戶部　自意柄任　出鎮山南　不樂
政嚴峭　使親吏（陸翰）主奏邸　通閹侍　翰持
之簡　殺翰　其家發簡奸贓　嘗遺承璀貲七百万
工詩　尚義　與交者雖殁　視卹其孤不衰
曉路　躁急
佞佛　過甚
柳公綽不讀非聖書　擧陞賢良利　歲歉每飯
不過一器　曰四方病飢　獨能飽乎　裴度
尤引重　太監　歲諫遊畋　上賞其氣　行無間隙
不在大之語　李吉甫出之　詔發鄂岳卒討
元濟叛自請行　省問其家
軍中感励　鄂軍每戰必克
楊於陵韓滉闢少許可　稱爲佳婿　滉居宰相
避親不調　文書自娛　宣德宗　遺詔於太
原　獻遺無所受　浙東　請出米三十万賑飢　政
聲流聞　尹京　請減三丁者不得著軍籍　由是
編民不得竄北軍　權閭里　豪右大震　憲宗
時擢僧孺　賢良第一　宰相惡其直　出爲嶺南

辟置李翺訪得失　陶死湯蒲壘　監軍牒之
爲飛語去之　監軍督吏求其贓　吏呼曰楊公
尚拒他方賂遺　肯私官錢耶　請吏部程判別
詔官參改　與有司不相謀　不知限負　於是始詔
三考官止較科目　選至常調　悉還吏部　請借
甲曆　南曹置別簿相檢實　始奏選者給直給
符告　居四年　凡調三千人　判度支　當討淮
西　用所親爲供軍使　餽道乏　師敗　敗　器量方
閔進止有常度　節概堅
明　始終不失其正　時人尊仰
許孟容剛正之士　尹京捕神策軍李昱使償冨
人錢　詔付軍　不從　豪右大震　武元衡
死　請起裴中丞輔
政　詳見德宗
段平仲爲諫議　力爭承璀不可討鎮州　及無功還
又乞斬之　尚書右丞　朝廷得失　未嘗不
論奏　世推敢直　**溫造**剛正　詳
○詳見德宗　見敬宗
盧景亮上起廢召之　詳見德宗。特以直
諫知名者　又有（王）源中　嗜酒　失上意

潘孟陽 劉晏甥 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 杜佑度支奏以自副使江淮視財賦并察諸使台否孟陽豪侈從數百人所至會客留連招金錢譽望大喪 後（鄭）歲宣慰江淮帝以爲戒 與武元衡舊貸爲户部盛葺第舍 用度過侈人指怒之

栢耆 有縱橫學 父（良器）名將 志健急各 僕杖謁裴度 說下承宗獻二州 諭成德軍信悅以齊鐵未至 帶議 奪李祐降李同捷功諸將忌之貶 李祐因之驚疾 賜死

李巽 杜佑薦代領鹽鐵 劉晏後莫能繼巽溢藏一年所入如晏最多之年 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万緡 薦引程异自助 計較又精於巽 治家亦向檢案牘簿書如公府秋毫無纖 奕葷 亦與省候者商較功利怨刻所惜韓殺使人致緡於竇參而劾之至死

鎮將 **馬摠** 安南都護清廉不撓 儒術教其俗夷獠安之 建二銅柱於漢故處 元濟平爲留後 淮西獷戾有夷貊風設教令明賞罰風俗一變 篤學 吏事倥偬書不去前

嚴綬 楊惠琳劉闢反 言初即位不可失威 扶風九年究惠 吏事有方略 荆南群蠻討元濟閉屯弥年 暨三鎮奏辟位將相者九人 銳進趍 并州報聞 鄭尉李逵不召數之 慈德宗時以判官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綱目云綬無他才但能傾府庫以賚士卒 賂宦官以結声援

胡証 膂力絕人未顯時救裴度人鬪其傍 爲和親使 請縣官儉受省賞絕饋官之劵 虜使易胡服又令便道疾驅 皆以唐儀自將不辱命鎮嶺南殖財自奉 養奴數百營第弥亘号京師高貲

田弘正 父（廷玠）承嗣從昆弟 尚儒不樂軍旅承嗣盜磁相無所回嗾 責悒何苦爲叛臣杜門不納賞卒○承嗣愛弘正名興從容規切軍中賴之 諫季安殺罰 懷諫立衆怒迎弘正主軍 約舉六州請吏 憲宗詔使鎮魏博 裴度慰勞軍民有問高悼憚獨弘正不覺自失舉上籍謹 上賜名 遣子布討蔡破承宗討師道取十二州以獻加平章來朝乞留帝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遂還鎮 欲變承襲舊風悉遣子姓仕朝榮冠當時 在鎮七年○穆宗使鎮成德以魏兵自衛 度支吝其稟 罷兵歸 成德軍亂家屬將吏死者三百餘人 書樓万卷

劉茂復 判官以議事盡忠 乱軍相戒勿犯

田布 丹蔡十六戰 弘正徙成德布領河陽同日受命 所至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插 穆宗起復鎮魏博與妻子賓客決而赴鎮未至三十里跣足被髮哭入居堊室兄事將士老者 月奉百万不入私門發家錢十万番賜軍 度支饋餉不繼以六州相賦給軍 軍中謂刮六州肉與鎮冀角死生怨之 牙將（史）憲誠蓄異志而魏軍驕憚戰潰歸憲誠 諸將皆欲行河朔事遂刺心謝君父而死

李愬 晟子 討元濟爲唐鄧節度 承高霞寓敗衆滋無功之後示弱十歲 禽丁士良不殺

禽陳光洽而吳秀林降 又不殺用其策禽李祐又不殺而襲蔡之謀定 夜半禽元濟不戮一人 裴度至櫜鞬以見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尊以宰相礼受謁蔡人聳觀 經略隴右使鎮鳳翔 李師道反代其兄鎮武寧旬日戰父兄兩鎮 淄青平進平章事徙鎮昭義戰田弘正鎮魏博弘正遇害愬素服令軍衆皆哭又遺牛元翼寶劍方下令勸兵而病甚還朝卒 儉約所處惟父時故隱 晟克京師遷平蔡皆市不易肆人子竒功近世未有晚節忽於取上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高崇文 七世同居 樸重寡言 不通書 不曉朝廷儀 寧州大破吐蕃三万 杜黃裳薦討劉闢詔出皆大驚 卯漏受命辰巳出師蹤擒斬五千 禽闢送京 入成都珍貨如山無秋毫犯 厭案牘諧判且以蜀優富無事請行邊效死 以使相鎮邠寧舉蜀帑百工自隨 居邠三年 戎備整脩

承簡 崇文子從平蔡 郾城亞田列防夷賊之武宮 葺儒

嵗寫行礼邢州代輔

楊元卿（陳許沂衛略溶江寧時時高論人謂在生 說吳少陽以君臣大義謬說元濟學）陽將士因其賜求符表見天子因蔡虚實請尉家多毀求為刺史及假度支錢裴度不與蔡平請取惟珍宝帶出為汾州憲宗使鎮涇原屯田築高垣疏至耕者保垣居六年涇人德之請齎三月糧討何進滔獻文宗粟二十万論巧聚斂結權近

張茂昭（孝忠子孜皆賢 厚謝以止之）鎮義武武後來襲椋入朝言河朔事德宗竦聽恨見晚方倚之經此方面帝崩順宗加平章事遣之鎮憐女樂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況後日立功之臣何以加之賜第亦辭憲宗時五請入朝為前鋒討王承宗數表請舉宗遷朝北鎮潤諡皆不納奉兩州符節圖籍歸代者曰無後世不為汙俗所染後復鎮河中

李光顏（馬燧贈劍 出入若神）從高崇文平蜀南寨殪陷軍顔忠武平淮獨先諸鎮敗賊矢集身如蝟敗之小溵河又敗之郾城又大敗之五溝賊悉銳當之故李愬得乘虚入蔡救李師道于濮陽復盜州城牒詰○李介乩汴州朝聞忿暮即成平之討蔡將帝忌不顧淮西退平贈名妓撓之光顏返妓嗚咽泣下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万感泣與兄光進呼大小大夫（姪謚本鄜河曲賜）

烏重胤（承玭子）以縛盧從史鎮河陽討蔡與光顏掎角大小百餘戰鎮橫海建言河朔能拒命由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遂還所管三州刺史職各主其兵詔行之諸討庭湊救深州見朝廷號令乖違不敢進出行伍善撫士待官屬有礼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既殁二十餘人割股祭之

石洪（隱居十餘年公卿數薦皆不答 重）以書幣邀辟欣然成行

韓弘（宣武全忠死軍中請為節度汴自劉士寧 劃益驕弘一日殺其素凶慢者三百人亂法）無一敢譁李師古治道弘得其情而去遷淮西使幷兩河聯為逗撓聞捷不怡不礼詔使元濟平師道誅懼始請入覲得以名位終始天幸始自汴入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錦綵而汴軍所畜錢殖絹殖餘馬乇粮乇百兵械許可莊重寡言殺人以問法故師道少誠皆憚之

王智興（驍銳敗李師道將王朝晏 至穆宗時逐崔群作亂見後）

郗士美（年十二誦五經史記漢書鎮昭義弘固 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頭士美悉去之以廩）餞自給自盧從史日具三百人饌誘牙兵士美曰卒衛爾固職罷之討承宗威震兩河時諸軍互相觀望獨士美以軍進

曹華（重胤討蔡請自副拔凌雲柵繼王遂鎮沂 海合門饗士誅殺逆者千二百人以沂地）惡從治兗以御魯礼義鄉立學論論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出成甸而動必由礼愛重士大夫不貴倨人所堅亦待以誠信顧人害田弘正請進討李介救不待命破之

朱忠亮（涇四鎮節度本名士明嚴軍籍不得 原名三千人收乾沒十万緡吏白罷不）任戰耄卒曰老馬不棄況將士涇俗貴子為蔡免築潘原城為昭義裨將特開田時糧

于（頁隴七世孫暴橫苛慘湖州修陂湖蘇 由州麗溢祠修淪路鎮山南虐勝兵少誠升）襄州為大都督府有事漢南意公欲私藉急下慢上擅取鄧州憲宗立稍懼乞尚三入朝拜平章事請如杜佑月三朝子毫官者求頗出鎮事露敗績順聖樂女伎為孫吳傾聖樂諡厲李愬請更諡王存威持之曰勢迫而朝非宿心全腰領已幸

盧從史（虔灌 副大使）為澤潞督將善附迎中人即為父喪獻討王承宗即領澤潞而入承宗高芻粟直售度支求兼宰相賊通不進兵上使承璀伺會之

李錡鎮（浙西）不受代欲據江左其下禽送京師斬之親德

劉闢擢進士宏詞左韋皋府皋死邀旌節憲宗召之不至就使鎮（西川）又欲統三川舉兵取梓州以五福太一舍蜀作大樓祈祥杜黃裳薦（高崇文）（李元奕）禽之檻送京師神策兵曳首以入曰何至是耶自韋皋後橫務蓋藏故闢得因其貲以叛

王諤賂左右加平章李藩權德輿諫宰相非序進官有吏才工完聚（河東）繼范希朝後聚至充實進家財卅万上欲加平章李絳止之

忠義**賈直言**代父飲鴆毒潰足而出提刀頂棺諫師道見囚（劉悟）入釋之有過以爭故悟得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群情翕然稱允悟固留之（責劉從諫）不哭悟表求襲位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爾父提十二州歸朝爲功臣今欲反逆速死耳從諫拜伏軍中遂安

孝友**余常安**衢人八歲時父叔爲里人謝全所殺已能謀復讎至十七歲殺全卒詣死

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以礼父讎不同天法殺人必死下議之愈議流循州

李興刲股子厚作孝門銘

隱逸**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奴婢而隱終南約奴婢給酒食鄭餘慶辟置之不曉吏事稱長者文宗以遺逸召不至

循吏**韋丹**使新羅不受私覿官曰不足于資宜請安有貨官受錢凡使外國者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諫議有直名諫釋劉闢容州教耕織興學校城州屯田教種茶麥仁化大洽江西觀察計口受俸罷八州冗食官陶瓦教瓦屋免火灾爲陂塘五百九十八其後宣宗問宰相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言丹有大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因拜其子宙侍御史

儒學**林蘊**切諫劉闢闢磨刃其頸不爲變貽書時相吉甫李絳言其所以事皆當時要弊嗜酒

忤物宰相不用滄景程權〻上四州版籍而軍中挾權拒命蘊爲陳君臣大義人〻釋然守邵州杖殺其客而籍其妻爲倡坐贓流死折姓崔者爲氏族

韋公肅論再娶當並附故事

宦官**王守澄**弒憲宗立穆宗詳見敬宗

吐突承璀閩人察察有才揣上意請討王承宗擢處置使白居易等諫古無中人位太師更爲招討使上御通化門遣之踰年無功段平仲乞斬之罷爲軍器莊宅使孔戣表其奸李絳苦論遂之峽州上爲罷絳而復承璀義詔室地生毛穆宗殺之○時諸道貢閹兒閩嶺最多後皆任事事時謂閩爲中官區藪

劉貞亮見順宗

藩鎮**魏博田季安**母死始自恣承璀討承宗季安與承宗約取其一城以獻忍躁劾子懷諫立

懷諫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軍中推（田弘正）留後弘正以懷諫歸京師自承嗣至此四世四十九年弘正本名興詳見前諸臣類

鎮冀王士真息兵歲貢元和四年死軍中推其子承宗

承宗求總留事上不許欲伺其變更建節度李絳諫未可上又欲析其鎮分建節度李絳請遣使諭之遂上德棣二州詔拜節度而以德棣別立節度承宗拒命詔承璀討之李絳請併力吳少誠不從師又無功承宗上書謝罪詔盡還故地官爵遂無復忌憚元濟叛因縱火漕院遣盜處處竊發欲反洛陽上遂合諸鎮兵討之皆觀望不進惟（鄆士美）兵薄之元濟平始懼因弘正求歸德棣二州賦又詔復官爵以德棣隸滄景等州置節度鄭權領之李師道平益奉法表所領州皆丐王官既死弟（承元）不敢世爲留後詔鎮義成而以田弘正領之

盧龍劉濟游學京師舉進士繼劉怦爲節度窮追奚用裨將（譚忠）謀先諸鎮討承宗而朝廷赦承宗次子總弒之

劉總夢父兄爲祟削髮爲浮屠禳之譚忠

（又詘之歸初遂乞割所治爲三部賜浮屠服携其弟爲佛祠請分瀛莫置觀察　穆宗初卒）

淄青李師道（師古弟憲宗初師古卒家奴立之上未暇討以爲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命而肅引三命佯助王師而援蔡燒河南積聚遣兵襲東都使人殺武元衡聞蔡軍敗大懼遣使歸順既而悔之詔諸鎮進討其大將劉悟斬之獻首京師　初師古知立師道則必敗劉悟後必貴敗我家○凡傳五世而滅）

橫海程權（詔繼鎮入朝寵礼遣歸鎮淮西平權乃入朝固辭軍政詔鎮邠寧宗族奉朝請宿衛○以王承宗所上德棣益橫海爲四州而以鄭權鎮　未幾爲李全略所得）

彰義吳少誠（元和四年死）吳少陽（少誠養爲弟少誠死殺少誠子自爲留後　憲宗方討承宗因授之九年死）吳元濟（匿喪自表主兵董重質勸之緒李師道橫行天下　既不得請乃悉兵四出帝命裴度討之　李愬禽之獻京師　韓愈碑多歸度功愬妻訴愈文不實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爲之○凡三世滅）

穆宗（荒昵不恤国事在位四年）貶錢徽李宗閔（德裕以宗閔僧孺嘗對策譏其父吉甫恨之各爲朋黨相傾軋垂四十年）元稹結魏弘簡求爲相從中沮壞裴度軍事（時討王庭湊）朱克融因張弘靖自爲盧龍留後王庭湊殺田弘正自爲成德留後史憲誠殺田布自爲魏博留後朝廷不得已皆以爲節度使○上之即位河朔三鎮略定劉總獻幽薊七州懼諸將搆亂先籍豪鋭不撿者送京師克融亦在籍中在京羈困日訴願得官自效崔植杜元穎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皆抑不與及弘

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元年）不數月而克融作亂先是蕭俛段文昌請銷兵歲百人限八人逃死故克融得悉召爲合之衆　又諸道節度有監軍偏師亦置監陣主將不得專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之元臣烏重胤李光顏之名將卒無成功再失河朔迄唐亡不能取

相蕭俛（瑀之後及第簡潔疾邪惜官職爲相劾王播納賂不從辭位求分司文宗召終不至自放山野辭王承宗先路優游窮年除吏憂不稱職少簡拔勸銷兵至失河朔）

段文昌（任節義召入顧問至夕乃出相踰年表還政王播求相左右之餘見文宗）

崔植（祐甫子與鄭覃同爲補缺朝廷得失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皇甫鎛請減百官俸封還詔書　又請追償舊鹽酒利如增估新數亦奏絕之　相穆宗荅正觀開元治道請以無逸爲元龜　荅漢文太儉曰帝王示儉而天下足縱克融北還失河朔天下尤之內慙罷相）

子倰（介絜矜已之清疾贓負者若讎蘇州課第一湖南不閉鄰部糴物益饒　度支容不与田弘正隨行魏軍糧故弘正遇害）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穆宗以其多識朝章不閲歲相之劾李渤鎮西川以文雅自高務蓄積減衣粮南詔寇成都　詳見如晦類）

王播（由擢倖相專務將迎復失河北衆望不厭爲鹽鐵使搉茶每百錢加稅五十覬覦）

元稹（自江陵掾所由宦者召知制誥結宦者魏弘簡求相恐裴度入用與弘簡表裏沮之勸上雪王庭湊罷守東都拜相朝野雜然輕笑纔歸）

裴度（在河中奉詔討庭湊克融元稹忮之度恐亂上書暴稹過惡稹相而度留守東都諫官

（交章極論中人自擅還信人人失望遂召相度功氣尚卓然當天子意勇將貴臣聞之出嗣廖書叔皆嘗罷兵請出監軍劉承偕昭義遂安將鎮准南會王智興逐崔群諸軍進退未一交諸相變權倖召逢吉擠罷之出鎮山南餘見憲宗）

李逢吉（結近倖逐裴度元稹而相至敬宗未方免八關十六子隨權附離說）

牛僧孺（獨不約韓弘賄中朝錢上見弘家簿知之遂相執李直臣坐贓死罪謂法正所以禽制有才中丞時見敬宗荒乖求出鎮試呂詳見文宗）

（諸臣）**李絳**（自道進退望風一階）**白居易**（進忠不見聽求刺杭州）**柳公綽**（剛正）

李渤（爲考功升黜蕭俛以下元穎劾其貴直虔州江州政績並詳見憲宗）

薛放（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欲相之辭以自有賢能上問學經史何先曰六經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問其要曰論語六經之菁華孝經人倫之本）

丁公著（以孝旌表穆宗爲太子著太子諸王誦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答外間人多宴樂非崔事知欲相之辭病求外尹河南以清靜聞病丐歸請約守道每進一官憂見顏色其卒天下惜之）

柳公權（筆諫兄公綽言之宰相得爲弘文館學士詳見文宗）

鄭覃（諫荒昵上謂後常見卿延英時閤中久廢至是士相變詳見相文宗時）

韓愈（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上使宣慰其軍諭以逆順廷湊解深州圍牛元翼得出尹京兆六軍相戒是尚欲燒佛骨逢吉陷之使與李紳交惡詳見憲宗）

李紳（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逢吉欲引僧孺而忌紳乃陷之使與韓愈不協而罷之上後知之與韓愈俱召爲侍郎）

李珏（諫九日召李光顏李愬大宴諫增茶稅詳）

（見相文宗）

楊於陵（節操堅明自定兩稅錢重物輕於陵請稅課皆用穀帛則錢自流通詳見憲宗）

錢徽（德裕怨宗閔對策至是穆宗并貶其掌貢舉錢徽等○漢之黨錮起於井陵二部相讒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傳之朋黨始於僧孺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

楊盧卿（諫畢救陳倡優雜戲餘見文宗）**趙知微**（諫遊畋）

韋綬（夜父鑿臂血寫浮屠書佐于頔府譏其恣橫侍讀穆宗東宮書依字輒去人此曰壓上知全下靜鴨淵俚語悅太子黜穆宗召爲集賢學士出入禁中估寵帝誕日請百官賀皇太后後上皇帝壽宰相以古無生日稱賀者議格大臣論格居中助可否九日曲江宴請集賢別會荅振災邀福曰失德却災媚神求助神有知且因以饋鎮山南入辭求戢一十錢百二乃子欽常帝以舊許之貪耄軍政乱弛謚通醜改繆醜）

王起（播弟諫游畋詔覆錢徽貢舉請先送宰相人謂失職播爲相避嫌皆以部寄曠士營田省費晚河中粟積令家儲三十萬斛以市神策士不從寘于法修復濁溪塘溉田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欲引共政訓敗以長厚免文宗好學鄭覃以經術起以敦博訪時政畫像便殿号當世仲尼積雨頗寬逐臣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自存有詔月益仙韶院錢二十萬讀者恥之四典貢舉士皆知名使相書無不讀一目弗忘耆學）

龜（起子以賓客多更住淋木隲僻勳構半隱亭自適高簡知書）

韋弘景（嗣立孫還擢駙馬都士詔左丞駁正吏銓六十餘官御史肅然國嗣替持正有守風概僩讓長慶名御）**韋處厚**（六經法言難張平叔齋監相文宗）

王仲舒（召爲知制誥求外補江西多善政詳見德宗）

馮宿（王武俊爲張愔表求敘辟使束身歸朝不樂佐幕去之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

民田自軍中擒取榜殺之一鎮東川一方便賴夷華不肯宥重刑曰吾不欲濫法以求佑以

平生書納墓中不敢取劉賁**定**與竇齊名方漢二馮不受吏職書讓于頎文

宗時部禁工端巖若植詔上所著爭神策軍衛殿門訓注敗後仇士良請請左右史記

延英語新經傳其黑於碑畫鶴記西蕃寫其窗山記

令狐楚營景陵不償儒發而叙美**楊元卿**涇原政績並見憲宗

王彥威上元和新礼儒學識遂亦善吏事訓用其流長議憲宗不當十二月而後

葬又爭不當稱祖爭上官與殺人自首不當滅死言至德至元和天下觀察十節度卅防

禦四經略一長慶籍户（三十佰五兵給分）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万（三上之共二者三歲之餉一）叙留州

留使外給四十万衆皆仰度支上占領畜供軍畜雖精兵而無益利害神策禀糧於度支

私自厚賞取直經用益耗文宗嘗禁止彦威欲媚士良復與直效王播貢羨求速進而邊兵

訴給不時緣弊悪賊鎮忠武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性通敏著書頗行

張平叔請官自粜鹽計口給鹽韓愈議之遂不行粜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奏徵遠年逋欠李渤言之亦不行

鎮將**韓充**以兄弘久不入朝單騎走朝廷擢金吾斥虛名軍士七百○汴乱二旬破之斬李岕縱其脅爲兵者三万一槩逐爲悪者千人軍政大治內外按堵節儉歷三鎮居服如儒

秉機決策世推善將李元初署爲牙將元没爲嫁二女周其家**李賓**初弘去汴監軍選二千人直閣下日狀酒肴力幾屈賓揔軍曰韓公至而賴去則失人心不去則不可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悉罷之而後迓充

王承元况承宗嫡成德死諸將强之嗣不稱留後密請帥于朝北鎮以兩河事眷之不從朝廷使鎮義成諸將悔哭法鎮不以器幣自隨歷鳳翔平盧仁裕所至愛利

牛元翼果而謀王承宗倚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擢鎮深冀討庭湊庭湊與朱克融圍之深州冐圍朝京師庭湊盡殺其親將吏其家憤卒

田布弘正子鎮魏博不肯行河朔事刺心自刎而死詳見憲宗

史孝章父（憲誠）以戰力奮○退讓如書生辨道皆詩書李愬閱大將子弟願以文署職泣

諫父竭節勸討李同捷自明憲誠上書求覲皆孝章悟之

張弘靖相憲宗事一見的盧龍劉總舉自代驕貴自尊涉旬一出決事賓客將吏情不通所用多輕薄又謂挽兩石弓不若識丁字軍亂因之而推朱克融

王智興驍鋭善騎步李納攻徐州不數日至京告急敗李師道將王朝晏又使子晏宰爲先鋒壞河橋敗之○穆宗赦王庭湊班師斬關入武寧殺異己逐崔羣掠貢物商旅逐濠州刺史朝廷不能討更使鎮之交擢侔破李岕降李同捷餘士三千拜太傅

郡王三鄰度卒

烏重胤詳見憲宗討庭湊量事勢不敢進朝廷以杜叔良代之大敗

李聽愬子斬承宗鋭將憲宗詔畫其狀蔚州開爐鑄錢討奚典柳公綽軍声振賊中

討師道刺楚州敗賊下數城鎮靈夏屯田堵絢穆宗在東宮求其駿馬不予至是恩之以

鎮河東代史憲誠鎮魏博不即進魏乱敗走文宗改鎮義成擊斬魏虜將丌志紹頷邠

寧新垣舍相傳不利治垣舍鎮鳳翔又徙專許鄭注罷之文宗嘆付之兵不疑退勳散地

不悉惟聽爲可賂權倖盛服丌助基玩好方書治苛細急聚斂

藩鎮**魏博史憲誠**爲弘正先鋒破師道田布自殺謂軍中以河朔事揔軍事穆宗因授之

私交李岕岕敗始懼加敬文宗時潜詢李同捷滄景平不自安請納地詔李聽伐魏

軍怒攻殺憲誠推何進滔子孝章

鎮冀王承宗（承宗死軍中推其弟承元承元不敢當歸命于朝朝廷以弘正代鎮）

王庭湊（因犒軍錢不至激其衆害弘正自稱留後 上以田布合諸(鎮)討之與(朱克融)合從拒王師圍牛元翼於深州會史憲誠叛田布敗朝廷不得已赦之以韓愈慰其軍）

盧龍劉總（讓節以浮屠服歸朝廷至定州卒朝廷以張弘靖代）

朱克融（滔孫劉總薦之朝而因之不得調(弘靖)赴鎮得遣還軍乱囚弘靖而推之幽州再乱與庭湊圍深州裴度諭之乃還獻馬万羊十万請直賞軍）

橫海李全略（王武俊牙將弘正遇害對帝請效死力授德州遂鎮橫海貢錢千万使子(同)捷入朝陰為傳久計選才結士忌棣州刺史王稷殺之凡有州四）

澤潞劉悟（殺人貸死李師古厚幣迎之既斬師道即領義成即宗所置滑衛節度代宗收滑亳來朝(憲宗)穆宗徙鎮昭義有讒遂罷三州治邢州因監軍劉承偕裴度為流）

之自是專肆收亡命敬宗初卒

敬宗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張又新李仲言等號八關十六子皆任要劇共爲奸利 上游戲狎昵爲官者劉克明蘇佐明所弑在位三年○管見稱敬宗有善十餘節其失在狎羣小好游戲賜予而已（韋處厚諫宴遊賜錦綵銀器見裴度銜無平章事問而召用之逢吉間度信用益薦劉栖楚庭爭擢諫議禁進奉罷泗州戒壇皆好勉）

相 **李逢吉**（險譎相(憲宗)沮裴度淮西功穆宗立陰結近倖誣元稹欲刺度皆罷之而已相○使從子(訓)賂(鄭注)結(王守澄)為奧援勢傾朝野惟李紳排之遂陷紳罷之肆志無憚求其黨八關十六子以迎逢吉無不得所欲敬宗立使張輿為讖言沮度入朝上知度忠寢諫之）

八關（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訓)附會者又八人号十六子）

李程（宗室賦日五色在翰林号八專學士太相敬宗諫宮室田獵請置侍講學士和詔僕射不荅四品以下拜程不自安文宗不許辨給多智簡佻無儀）

竇易直（汴州軍逐賞乱登樓令誅乱者一級賞千万衆縛為乱者為相許度支公潔自憙執政未肯引用親黨）

李絳（諫幸湯泉乞別授從諫一刺史不從逢吉出之東都）

裴度（多論其不宜棄之藩鎮逢吉黨為緋衣小兒謠毀之又使張權輿言宅占岡原上信度益薦復知政事失中書印不驚飲崔咸罰觴諫幸東都朱克融乞春衣又乞將兵修宮闕度知其久當自困遣使破其奸嘗見憲宗）

諸臣 **崔咸**（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裴度懸劉栖楚附耳自解咸比度罰爵陝虢觀察日與賓僚痛飲未嘗醉夜分決事無一毫差吏編為神有高出志造詣幽遠閒遊終南乘月監嘯咸慨泣下）

韋表微（授御史裏行曰吾年五十拭鏡見白冒少年閒取一壯一級不見其味將為松菊主人學士缺人獨薦(韋處厚)○文宗時料李驕不十五日破志沼所居隘陋病不能具藥篤故舊庸下亦勞手笑語病春秋諸儒執一為三傳總例病學者不如声樂賤工能尊其師授者人經師闕講）

崔郾（諫穆宗遊畋謂敬宗曰使臣侍講半歲不一問經義與(高重)上六經要言虢州歲奪吏俸八十万助上供鄂以府貴代之旁河置敖受輸岳鄂平盜江湖寇隔上下千里在虢以土瘠民貧撫以寬經用不笞一人在鄂以上流民劇且雜吏俗嚴法峻剬告家怕）

然子帝自比室鳳陣展無步塵周觀舊疊衰

高元裕 彥方士趙歸真驛馬諫敬宗西頭勢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く為危之換侍御史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入翰林為鄭注書命言以醫術侍為中丞罷官屬不稱者請以監院御史隸本臺（舊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鎮山南五年觸道賊甚衆通經術為史岩岩有風采舉兄逸少代為侍講

薛廷老 父存誠事憲宗讜正有父風與舒元褒奏除拜不由宰司宮中興作太甚帝屬声色益懇言之按獄南鄭權盜公庫貨輸鄭注中人切齒論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諍逢吉出之文宗召之日酣飲不持檢操罷在公卿間不干匱譽推為正人

沈傳師 才行有餘工書權德輿門人推為顏子辟穆宗學士院明吏治使不敢周夷辟無歲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拒宰相托姻私治家不威閨門自化

衛無譏錢

李渤 諫晏朝以言官入對孤操自將 **柳公綽** 並見憲宗

高釴 諫憲宗以中人為和糴使從敬宗夜駐左軍勸帝躬聽覽亦憂勤孤寡介然無黨援以致官達諸弟皆友愛為搢紳重 **銖** 率諫官伏閣言李訓檢邪徙太常卿罰礼生博士以做事礼完不關太常為褻舊典嘆老不能退為小兒所辱 **鍇** 文宗知貢舉自昇題帝謂近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礼部三歲頗得實才始歲取四十才益少詔歲十人猶不能滿

溫造 大雅五世孫隱王屋人号所居為處士墅張建封礼致之妻以兄子烏重胤奏置幕府使劉濟濟聽命使劉總總聽命弘正遇害宣慰之敬宗時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今日膽落於溫御史性剛急與補缺爭道捕其從者文宗時誅殺李絳亂軍

李虞仲 言古將葬請謚今至數十年風績湮歿不可考信請前葬一月謚簡儉時望歸重

劉寬夫 陳岵以注浮屠書得除濠州寬夫劾之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官若左右丞侍郎攝 **令狐楚** 見憲宗

韋處厚 諫宴遊曰皇子才一歲安敢畏死不諫諫不可為李紳一人使流貶者皆不得量後言李逢吉排沮裴度乞相度詳見文宗 **李聽** 見穆宗

王播 見憲宗賂王守澄以淮南兼領鹽鐵進羨餘百万奉詔造競渡舡

李德裕 （浙西觀察[illegible]）不奉詔上脂盝粧具[illegible]仁奏詔索盤絛繚綾千疋之非乞禁王智興泗州度僧[illegible]上丹扆六歲罷貢獻[illegible]乞塞亳州聖水諫迎方士周息元[illegible]逢吉排之說不從餘見文宗

李紳 逢吉使王守澄誣以立太子時異義貶之惟韋處厚言其枉後上得其請立上三號事始明詳見文宗

李虞 紳姪以紳審論逢吉語告逢吉與李仲言張又新等伺紳過 **李仲言** 逢吉姪

劉栖楚 寒鄙為鎮州小吏王承宗薦之逢吉寵裴度逐李紳皆嫉為奸諫敬宗晏朝游政領叩龍墀辟疾歸逢吉喜其助己不次任之寵擢刑部數月改京兆峻誅罰不避權豪治惡少竄名北軍者詭激敢為詭行若無顧藉內實怙寵干宰相厲色韋處厚出之

張又新 薦之子傾邪逢吉求凶果敢言者以危中李紳與劉栖楚搏吠逢吉所憎李訓用復進善文辭以諂附敗褒家声

宦官 **馬存亮** 元和典兵料東北精敬宗初染工張韶卜者蘇元明之變賴存亮定之倉卒功最高委權勢求監淮南軍逮事德宗六朝端良○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

王守澄 弒憲宗立穆宗討劉克明而立文宗 文宗 因其黨李訓奇就第賜死

劉克明（上與毬工抑而又責辱之　上夜獵回與克明毬工飲因弑帝　王守澄討之而立文宗）

（藩鎮）魏博史憲誠（同穆宗）

鎮冀王庭湊（同穆宗　與克融憲誠深相結）

盧龍朱克融（出因賜賞服之使　欲率丁匠五千助脩宮迎乘輿請帛三十万帝用裴度謀忍不問軍乱殺之）　廷嗣（次子抜命而殘用其人大將李載義因衆怒殺之湊其家而暴之朝）　李載義（敬宗因使代鎮）

横海李同捷（晧鄉藩求領父節敬宗不與　文宗使鎮兗海討窮獮軍中留已）

澤潞劉從諫（悟死求節李絳不可　逢吉守澄納其賂使領　寛厚得下）

古今紀要卷之十四

慈溪　黄　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唐

文宗　初立去奢從儉（禁獻奇巧纖麗布帛）出宮人放鷹犬省教坊翰林冗食千二百員　復舊制奇日視朝其輟朝放朝並用偶日　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帝始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中外相賀自今債帥鮮矣　諝（狄兼謨）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右易度）○自元和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刘賁）對策極言考官不敢取　時（王守澄）與禁兵尤横上與（宋申錫）謀誅之事泄申錫貶死　（李訓）（鄭注）復以爲已任先誅陳弘志及王守澄元和之黨盡矣　甘露之變訓注反爲（仇士良）所殺公卿駢首就戮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帝忽忽不樂自謂不如赧獻（上忿於治故訓　寺得投錮舊其奸宦　右宦官事）○楊志誠逐盧龍監軍李載義牛僧孺請因撫之志誠爲留後　李牧憤三鎮之桀驁作罪言又傷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作戰論守論（右藩鎮事）○虛懷聽納不能堅決牛李明黨不可平釋此朝廷所以不振

桐

韋處厚與（路隋）數上疏憲宗其言切中　以穆宗中怠不向學與路隋上六經法言發十駁請張平叔官鬻鹽之議。敬宗時逢吉逐李紳力爭得不死　廷湊亂帝嘆宰相不才謂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禁中內變爲文宗發號令及它儀矩無違舊章者　爲相斥堂史之招權賄者相府肅然　自（齊抗）罷州別駕反引與之朝授受不鋼處厚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上驟信稗段奏可中變頓首乞罷因薦裴度可久任自是無復横議然從執政用（高瑀）爲節度中外賀自今無債帥戒（史憲誠）遂不敢與李同捷通　姿狀甚儒居家循易至廷爭嶷不可回　百僚謁事畏憚不敢及私　相二十年

裴度宗閔爲相怨其薦德裕出之山南

竇易直見敬宗次年出鎮山南

王播獻銀器千万綾綃千万得相專以錢穀進不與事見憲宗

路隋父陷虜日夜号泣坐必西向不食肉　德宗末三上書乞從吐蕃和　李錡以知市事辱之欣然坐肆　元和吐蕃欵塞五疏請脩好冀父得歸　補闕以駁亮鞫翰林除制不受金幣之謝曰公事當私覿耶　言宰相不當兼金穀於是裴度辭度支。相　文宗詔改韓愈順宗實録隋擿改貞元永貞間數事而止　不署毀德裕奏　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將迎（李漢）譖李德裕隨爭之　德裕傳

李宗閔宗室　與僧孺對策詆吉甫流落不偶穆宗進爲中書舍人父子同拜戩鳴（錢徽）典擧宗閔托所親德裕與李紳元稹白旻之自是朋黨相軋　典擧得人世謂王旬　文宗之欲召相德裕宗閔中助多先進引僧孺同政盡去德裕所善　德裕入宗閔出争楊虞卿（訓注）出德裕召之　營解（楊虞卿）訓注復劾貶之訓注指凡不附已者爲二人黨逐之　楊嗣（復）秉政欲復用之（鄭覃）爭不勝擢杭州　坐交劉稹流封州　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　初爲裴度引拔度薦德裕可相逐怨度　以方正敢言進當国反奮私一黨排韓愈作猛虎行

牛僧孺元和初與宗閔皇甫湜賢良第一　對策不避宰相楊於陵坐考非宜責　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　執李直臣賍罪　不納韓公武餉錢穆宗喜相之　敬宗時以政出近倖表去位　上於鄂州置武昌軍使鎮　陶甓爲城免歲築城費　發汚州省冗官　宗閔引復相文宗　范陽楊志誠逐李載義謂自安史後不係国休戚劉總歸国適耗財力請因撫之維州降德裕請脩勇之虛僧孺謂脩好使者未至遽反其言失信夷狄恐召侮遂返降者　晦翁謂此事牛論正而心私李計譎而心正　上問太平何道以致答以太平無象今亦小康　因固辭出鎮淮南　温公謂其欺君誣世治第自娛復召會莊恪太子薨陳君臣父子人倫太經帝泫然　復以足疾辭　坐交劉稹貶　子蔚叢事宣宗皆賢　孫徽

宋申錫當朋黨時孤直少與議者謂激浮競文宗相之倚誅宦官申錫用（王璠）尹京兆璠以其謀告王守澄申錫貶死見殺者數十百人　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賄餉四方賄謝一不受　然在宰府無它謀議

李德裕吉甫子　怨僧孺宗閔對策斥其父吉甫謀討兩河（李逢吉）沮之　逢吉相穆宗出德裕引僧孺樹黨而牛李之讎結。浙西觀察承亂後府庫復充　變癘疾不相養之俗毀淫祠千餘　不奉敬宗詔上脂盡粧具　諫奏盤絛繚綾　乞禁度僧諫方士　上丹扆六箴詳見敬宗　逢吉排之迄不徙。文宗召之浙西裴度以宰相薦宗閔先相引僧孺共出德裕　罷度尽逐其所善。承杜元穎後鎮西川　建籌邊樓創雄邊子弟　十月漕黎巂免炎瘴　定蠻南女者三歲或五歲歸父母毀浮屠私廬五千以地予農　蜀風大變　於是南詔還俘掠人四千　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胸奄謂僧孺）州降德裕陳出師之利　僧孺沮之固大言以恐文宗然吐蕃李不能因維州爲監軍歸言維（喜忠則德裕討不行亦不足根）州事上悔遂召代宗閔相罷上朝籍丘言邪正二途其辭皆若可聽　罷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食　諫以李訓爲諫官　訓注怨復

召宗閔出之 （王播）（鄭注）（李漢）共譏貶之 訓注敗上謂宗閔進注而德裕欲殺注者 起爲浙西觀察 上指爭鄭注死 代僧孺鎭淮南 發其殺留鎭錢之半。武宗首相之信任甚專 略平叛亂 威令赫然復張 詳見武宗。宣宗立 謂每顧我髮爲竦 翌日罷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仇之 貶死崖州 綯連夢求歸葬 懼精爽可畏 白於上還其喪。 孤峭明辨 以經綸自任 不使監軍干軍政 將得有功 裁決午漏即還第 雖燧沛若無事 特機急代作詔 以忠義丁寧三鎭使者 河朔畏威 諫信方士趙歸真 起草亭精思大事 不飲酒無聲色 善文章 至大位不去書

王涯 梁肅薦之陸贄 再入翰林 訓誥溫厲 相憲宗循嘿罷 文宗時代（王播）總盐鐵 政益刻急 收李師道時十二州鹽鐵賦隸天子 盐鐵爲相合度支盐鐵爲一使領之 罷京師榷酒錢以悅衆 變茶法爲榷茶使 民怨 舉動詳華 不畜妓妾 悪卜祝方技 書史自娛 書侔祕府 條上衣服室宇 使略如古 冀華侈稍靡 嗜權偷合 訓等不能絜去就 故族滅十一族 貲貨皆爲兵掠 惟涯者取之弥日不盡 獨女以病免 夢涯提首告之

賈餗 進士高第 聲稱籍甚 文辭開敏 褊躁矜大 三典貢舉 得士七十五人 多名卿相 爲相以儉特見 指爲宗閔黨罷 與馮宿畏中人不敢劾 貴亦罹禍 本以中立不肯狎顯排奸 以及誅 與王涯實不知謀

李固言 （王堪）修太廟不謹 改太子賓客 諫以斥謂護他非所宜 領選按籍自擬 先收寒素之 宗閔得罪 李訓使爲相 俟其坐黨出即自代 訓敗復相 鎭西川 武備雄完 武宗復召 蒲津梁壞 使因以舟遨丐行人 固言鎭河中 因除之 諫伐回鶻 詔方鎭獻財助軍 口吃而議論 上前更詳辨

舒元輿 婺州人 地寒不與士齒 元和舉進士 有司鉤校苛切 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 又言取士不宜限數（蛸二多卅） 裴度與元書記 文檄橐健 一時推許 監察御史按劾深言 負才銳進 獻文不報 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爲名臣 主父偃徐樂嚴安朝奏暮召 臣所上八万言 拔犀之角 攫象之齒 豈主父可比 （宗閔）以浮躁誕肆出之 附鄭注爲繩逐所悪 遂相 詭謀謬算 日與訓比 敗夫下事 二人爲之 礼舊臣劾譽頌褻贓 牡丹賦

李訓 宰相（揆）族孫 敏辯論 大言自標置 從父（逢吉）以陰險善謀肥之 付金幣百万使結鄭注 介（注）謁（守澄）得見上 詭辨激昂可聽 給事中書鄭肅等共劾其險人 與注誅元和逆黨 幾盡 一歲至相 中外震畏 出注鳳翔 甘露之變 將盡誅宦官 士良等捕斬之（秠人戲）

鄭覃 諫穆宗荒昵 上爲開延英 十相慶 經術該深 淳篤守正 文宗尤重之 侍講 與德裕厚 宗閔罷遂相 不喜文 年病進士浮夸 欲廢其科 與上論按世直責實 今慕王夷甫 皆治平安逸致然 諫論詩工否 帝言韓愈順宗事不詳實 以司馬遷武帝事啓帝 終究盛德 以宰相領祭酒 請罷五經博士 武宗時德裕欲引之 辭疾 清正退約 不串押 第不加飾 無妾媵 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言之 疾惡太過 正經文刻大學

李石 宗室 文宗惡宗閔等相排 故李訓等以孤晩得相 而石繼 折宦寺 搢紳賴以爲強 帝自嘆即位十年不得治 因與帝論治中 人馬還相驚 兵至 額石鎭靜得安 乞內置赦令無 自違之 上切於資治 石常輔之以身徇國 欲強王室而士良等疾之 將朝 使盜狙擊傷馬 辭位 出可嶺南

陳夷行 與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 議論每相短 （嗣復）以王彥威鎭忠武 史孝章鎭邠寧 （夷行）請無倒持太阿 實詢直當衝論 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 （夷行）謂諫官當當衝論宰相得失 上與（珏）論姚宋 （嗣復）謂宜戒以權屬人 宋卻論郭遠不可刺史 果敗 上欲貰卯（夷行）謂論事 是諫官職 上亦厭其大過 相武宗 定僕射答四品官拜

楊嗣復嫁涽妻其父（於陵）謂有子必相　僧孺宗
閔引進之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
郎二暮得士六十八多顯官　宗閔出亦出
宗閔復相即與李珏相　嗣復欲官陸誇珏趣
和之鄭覃爭指爲朋黨互詆上前求去上爲遂
免覃（武宗）立非宰相意欲誅之德裕救免
須貢舉時宰門生迎於陵置酒與門生坐兩亭
爲相答問符讖日治乱宜推人事　請錄延
英對宰相
語付史館
損不與宰相（路若）巖曰先
人舊貴安可奉權臣
李珏事母孝　舉明經李絳奇之謂目角珠廷非
庸人相勸更舉進士。諫穆宗九日大宴
諫增茶稅　以數諫出爲下邽令。爲殿中侍
御史（韋處厚）謂清廟之器豈（擊搏）才。文宗問
知鄭注乎日姦回人　申辨宗閔貶。嗣復引
同相與李固言三人居中秉權與鄭覃陳夷行
更恃異議朋黨益熾　帝謂承平珏日當無事
思所闕　帝欲以杜悰　爲尚書夷行乞予奪陛
下自斷珏日爲用彼相　言貞元初政弊於進
奉。武帝立數稱道無逸篇　請却（劉從諫）大

馬劉約白鸞　以嘗議立陳王貶　宣宗時鎮
河陽（罷横賦宿逋）百餘萬去之日府庫十倍於
初鎮淮南發倉賑流民以軍儲之羨半價與
人　淮南三節度皆死於鎮珏不避正寢亦卒
揚州死不及家事　門
無饋餉　淮南立碑
崔鄲嘗副杜元穎鎮西川　傳無官業可紀。宣
宗嘆一門孝友爲士族法題爲德星堂後人
名其里爲德星　兄弟六人至三品（邠）
（偃）（戭）又五爲禮部再爲吏部唐興所無
諸臣
柳公權公綽第十二工賦　對穆宗筆諫　公
綽謂宰相家第本志儒學以侍書見用頗
類工祝乃得弘文館學士　文宗復召侍書
夜召對燭盡宮人燭液濡紙繼之　與聯句使
題之壁　邊戍仲春給衣上令賦詩應聲成文
不賀辭衣小節上謂有諍臣風自舍人下遷
諫議　言郭旼獻二女得鎮邠寧上還二女
（武宗）時稍耄亡奏諸被劾奪俸　至懿宗始致
仕議者恨其不歸事。博貫經術　通音律而
小喜奏樂曰令人驕息　書法勁媚　彈試奔

其華爲不孝　外夷皆別署貨貝購柳書西
明寺金剛經最得意　既遺鉅萬主藏竊之笑
曰銀盃羽化矣惟筆
研笛籍自鐍祕之
柳子華公綽諸父代
宗以爲還華清
惡其剛直沮之爲昭應令設棘圍令民還苗清
宮罷石材用不終日已如山杖殺元載奴
自爲
墓誌
子公度攝生不以氣海爰
冷物八十有彊力
段文昌任節義不爲小行　憲宗欲用之（韋貫之）
詆之　相穆宗踰年表還政　治蜀寬靜
而間以威斷群蠻震服　旱嘗以雨雨人出游
必齊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蠻夷變叛開曉即定　墓祭用音樂少窶
貴而侈時人非之　史所載者惟鎮撫之才
子成式博學　畋獵自放雖免　編遺幕府人
爲書儷前世事無復用者　酉陽雜俎
李紳母授之學　短小精悍工詩號短李不
爲（李錡）作疏注以刃亦不書被囚至錡死乃
免或欲以聞日本激　于義非市名　穆宗擢與
德裕元稹號三俊　逢吉欲引僧儒陷之與韓

愈不叶罷之　敬宗立（逢吉）誣貶之　後得其
請立上疏事始明詳見敬宗　潛壽去宰相不
爲害　宗閔復　以爲分司官　鄭覃擢河南尹
嚴惡少望風道　以鎮宣武蝗不入境　武宗相
之四年以文藝節操見用而量爲怨仇所排
卒能自紳其才以名位終　所至或過爲刻暴
宗閔故黨誣其威殺吳
相追削官子孫不得仕
韋溫（綬）子七歲日誦數千言　十一舉兩經及
第拔萃高等父疑之而試諸廷　監察御史
以有養不便不拜　親疾九年不弛帶　武階
爭宋申錫　以中人代脩太廟諫　尊號曰
非崇飾虛名特　德　俗用之或言牛所學日是
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不爲鄭注鳳翔判官　以
父戒辭翰林綬以此戒積憂畏病廢　諫太子
晏起辭侍讀及太子得罪言訓之不早　王美
平路貴近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皆
封還詔　執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以耻方賞
就易按大獄（楊嗣復）謂此衰晉風出溫陝虢
參未幾吏督租口使民貨田中穗可乎幾劫而

獻辨　德裕欲引同列若言李漢可經　蕭宣
欵覲察池民訟刺史劾榜殺之　萬疾賊去室
愧至漏詩曰今不負斯戒矣
女學曹大家女訓　少合於與瀟湘爲山林反

李敏中　剛峭　喜在揆（李玨）文辭氣槩相上下
大旱請斬鄭注以其誣逐宋申錫　爲理
甌使言有司不當責其副　爲給事中不許仇
宋守蔭子曰內謁者安得有子由是棄官去

李甘　或謂欲相（鄭注）甘昌言白
麻出我必壞之坐貶封州

李款　善　亦蔽中所（注）自
卯寧入朝
伏閤劾之

崔玄亮（鄭注）構宋申錫率諫官叩延英置笏苦陳
名重朝廷　發疾歸　歙州獎馬牛生駒犢
籍　山民輸租者使輸錢　每遷官憂形於色
晚好黃老清淨　故居官未久輒去　遺言山
東士人侵近皆葬
兩都令歸葬楚州

王質　通五世孫　姻友勸仕乃舉進士　爲諫官
救宋申錫　善德裕而中立不爲黨　清之

鄭澣　絪子　鉞敢言無缺　憲宗謂（徐慶）曰卿令子而
朕直臣可更相賀　請杜刺史之迫下納防
者
爲文宗侍講撰經史要錄問之酬所無留
鎮山南爲徐褻刷宗興元事屬養生徒風化
大行。四子（允颙茂）讓　次知名　允晦文
辭秀枝　撰明皇離錄　從讜相懿宗

庾敬休　祖不臣祿山　父不臣朱泚。請視朝次
對可傳後者　季述守官如故事以機密不
可　文宗選傳太子　劍川山南茶征舊貫人
入錢府師大和初崔元略責本道主之而歲上
度支四萬緡　故多逗留　敬休置院稀歸收度之
錢乃與逋沒　蜀米貴　請以本道錄官職田賦
民　不飲
酒食肉

劉蕡　胡春秋　浩然有救世意　對策文宗言宮
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爲宦
謂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　讀之有感槩
流涕者　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　河南府參軍
（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　上疏爭之　士年
而有甘露之禍　令狐楚牛僧孺表幕府　官人

誣之貶死。上入謂議切宜言太
疏直戒帝漏言而身論遷廷

魏謩　徵五世孫　挺挺有祖風　文宗思鄭公後
楊汝士薦之　諫取李孝本女入宮　詩用
樂工楊州司馬　諫授董昌齡刺史　殺其
諫上崇起居注　仇上良軍中治妖民乞村有
司　故笏今其策　爲宣宗中丞　權威縮氣
辭戶部兼平章　乞建儲　卻獻象　從李業
殺告王叔　讜切　宣宗謂有祖
風（令狐綯）謂出之祥見相宣宗時

狄兼謨（仁傑）族孫　剛正　歷三州　蘇州
治最　封還赦　左藏史盜繼詔帝謂後有
事勿以還詔爲詳　廷中丞帝勸勵
家聲　劾江西吳士矩勿給其軍

郭承嘏（子儀）曾孫　通五經及第　太和爲諫議言
政事得失　極論鄭注不當爲太僕　爭宰
相不當領度支
無貴驕氣　家無餘貲　儒素

高瑀（裴度）奏以瑀使鎮陳蔡　士賀韋裴作相天下
藩債帥　州若外旱　築隄百八十里　寊村

崔珙　父（頲）生八子世號筍氏八龍　威重精吏治
節鎮嶺南　文宗見其對精亮有理趣　又知其
治泗得人心　謂鎮武寧無易珙　才遂鎮徐　王智
興亂後　徐人戰畏　尹京　遇旱奏禁中碾之
瀕民田　不能捕擊（李石）盜　望少衰　相一年
兄喪被疾求解　崔鉉代之　奏其安貴鹽鐵錢
九十萬緡　又刻其　官　尉無興元軍皆按堵殺
與劉從諫厚　貶之　王宰繼後　官宦官治宋申
錫固請付外與衆治之　天下重其賢　爲左丞
時弟珙任亦尹　並擢顯　劇世以爲榮　方介有
器蘊人屬爲　璵（允顯）。璵孫（遠）相昭宗
相而不至　璪　風殿釐峻　世慕其爲目
曰釘座黎言坐所珍也　柳糜忌衣冠有望者
貶白州殺之。諸崔自咸通後基臺閣藩鎮數十
人　天下推七族之冠　曾王母年高無齒　祖母
唐每旦乳之　姑病曰無以報　婦願後子孫皆若
爾孝　世謂崔氏
昌大有所本

鄭朗（覃）弟　字有融　爲起居郎　文宗求觀起居
注不與　上請得一見以自改　遂上之　既相

中人李敬寔排驕尊勳去宣宗斥敬寔以鄭言諫官不爭得失徙之初湘者言當貴命

不以科第進俄擢第一而覆實被放後果相

崔從鄜坊繩驕軍不受党項互市之遺淮南除贏利稜稜有風望詳見憲宗

歸融（登）子劾湖南觀察盧周仁進羨錢億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典禮多本融議

柳公綽鎮河東回紇互市不敢侵擾知朱邪執宜福祿人原禮之得其死力（詳見憲宗）

溫造鎮山南盡殺害李絳之軍管見惜其不誅楊叔元（詳見[illegible]）

高銖伏閣言李訓險邪**鍇**貢舉得實才並詳見敬宗

韋表微科李聽破志詔三傳總例**李程**並見敬宗**馮定**見穆宗

王起畫像使殺號當世仲尼敵射敵**王彥威**本儒學獻羨求進媚士良

○並見穆宗

楊敬之馮孫祭酒憲太常是日二子登科時號楊家三喜韓愈稱其華山賦一時傳布

○愛士得文章孜孜諷玩人以爲癖所至稱項斯詩斯由是擢上第

殷侑憲宗使回紇不辱諭王承宗聽命諫議論治亂得失[illegible]十四通以語切出所至

稱廉潔勸文宗[illegible]庭湊專攻李同捷同捷平鎮義昌疾苦之餘單身之官仁惠爲治流戶

來歸戶口滋饒會儲盈羨天平賦入務安反側盡[illegible]苛貢侑以餉餘上送官溫造劾之既而

以造奏不直復鎮鹽鐵度支屬官悉得私繫人所在獄或私置牢院歲千百侑請州縣糾列

所係中觀察簿朱叔夜罪遂見疏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強直名晚節與台輔鮮務交

結素皇少衰○孫盈孫僖宗在蜀閣有禮學擢太常

楊虞卿悉婚幣助陳商葬諫穆宗游荒親吏私奴受賂爲告人贓免官宗閔引用

倹柔善諧麗權倖倚爲奸利舉選者走門下無不得所欲升況在牙頰間時語欲趨舉場問

蘇張（景胤元夫）蘇張猶可三楊殺我[illegible]官人所奔向黨中最能倡和以口語軒輊事機號黨

魁鄭注因訕言誣之貶死**漢公**虞卿子辟李絳幕荊南貪贓擢同州刺

請諡鄭公輿奏冐猥無廉恥三罷制書漢公李紹左右帝出爲綿**汝士**楊嗣復族

昆弟對擅權節

盧簡辭習知法令臺閣舊事**簡能**附鄭注**弘止**使司空輿條上兩鹽池新法自

是課入歲倍**簡求**政張權變居邊善綏御人安之勇憚恩信皆有文第進士

鄭注方技游江湖爲李愬煑黃金餌之挾邪市權舉軍患之愬薦之王守澄陷宋申錫

搢紳側目守澄復薦爲御史大夫積貲鉅萬權震天下上問富人得請榷茶狂[illegible]

出鎮鳳翔欲擭葬守澄因辟官集盡誅之李訓恐其專功先五日發訓敗亦誅夷善治痿故

愬薦之中人昵愛

王璠李吉甫纍擢中丞宋申錫與謀誅鄭注反以告注故注循心議寓謾整京兆政備

（儒學）**許康佐**進士宏詞連中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母喪已除辭命皆不荅人始知仕爲親

[illegible]不荅帝閣人之問知上與李訓謀翦宦官遂辭疾罷

（文藝）**李商隱**字義山令狐綯力薦之擧進士牛李黨皆以無行排之屢依幕府皆不振綯

以忘恩偸合感之客滎陽卒爲文瑰邁奇古令狐楚授之章奏學時溫庭筠段成式

俱以是相夸號三十六體**段成式**見前段文昌下

溫庭筠彥博後與商隱號溫李薄行側辭豔曲**廷皓**不作龐勛求節度表

（宦官）**仇士良**與元稹爭驛五坊使所至暴甚冠盜甘露之變殺公卿半空制李石劉從諫

上書言王涯等冤欲清君側文宗差以自強文宗泣謂受制家奴不及赧獻自比不復朝

援立武宗武宗內實嫉之以減[illegible]粮事搖兩軍戒其徒勿使天子閑暇觀言凡殺二王

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家藏兵數千死

籍之○仇士良夜召崔慎由作詔廢文宗慎由

以死不敢承而止故慎（由子（胤）終討除宦官）

（藩鎮）魏傳史憲誠（祥見穆宗之推何進滔）（懼請納地魏人攻殺憲誠起凡七年）

何進滔（與衆約斬殺前使及驅軍者居魏十年民安之子重順襲）

鎮冀王庭湊（爲李同捷求襲上不許遂與同捷逆命同捷平猶畏罪天子赦之）

（凶淳肆毒廿乱不仁夷狄不若）元逵（次子識禮法貢獻如職昭尚主）

盧龍李載義（獲張弘靖妻子歸京師載義乞剔之自效有功）（同捷邀封兵馬使楊）

（志誠逐之奔易州上使鎮河東回紇使者不敢犯）（命爲留後爲下所逐）

史元忠（自稱留後因授之）

黃海李同捷（奉表請命詔以烏重胤代同捷不受又不肯討史憲誠詔諸鎮進）

（討（李祐）入滄州斬之凡傳三世）

澤潞劉從諫（自邢還治潞寬厚下益附入朝待遇如等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

（事柄不一始輕朝廷因甘露事上書譏切宦人士良等言其窺向始與朝廷貳貪侈）

武宗（文宗年用仇士良謀殺皇太子自立）相李德裕（終始仟之）河朔三

鎮悚息聽命（鎮冀王元逵盧龍張仲武）（魏博何弘敬）討平

澤潞劉稹（亦用三鎮之師）論兵敗三弊請監軍不得預

軍政故破回紇平澤潞所向有功　三鎮使至當

激以忠義故三鎮不敢有異志　減州縣冗官（千二）

（百十四員）毀佛寺（四百餘）僧尼歸俗（二十六萬五百皆委任德裕之效）

○因太后言（以東流）遂省畋獵絕橫賜　賞高少

迯鄭朗諫獵　以杜悰肯選娼女相之

受趙歸真籙（王哲諫坐貶）方士丹得疾

相崔珙（見文宗武宗之德裕任之泌相無始終皆書之功）

李德裕（拓文宗事見前武宗立自淮西召相首闢游邪正專委任力爭楊嗣復李珏）

（之死詔言事者無得乞留中諫請推誠諫游獵詗回紇易粟以待其變回紇掠党項）

（策尊公主敗回紇諫從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料黠龍陳行黍必自生變求去上曰大事）

（皆不成首得求去[illegible]主詩劉稹擇路平論與賊二[illegible]）

（[illegible]首絡邊鎮從容[illegible]決乍漏下還萬沛無事時[illegible]決策制勝）

（成名鎮重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罷郡縣吏千二百多怨者荅孔子三千徒亦）

（黨之爲歐公朋黨論本之深疾朋黨感憤功言當國六年天下已平乞骸○沮白居易相）

（柳公權以崔珙薦爲翰林惡恩非出左遷之襄陽水溢廢僧爲太子太師劉蕡平）

（後毀僧儒流宗閔以其爲崇五表上尊號胡氏謂其矜蒲秉政久徇愎愛人多怨上亦）

（不悅與韋弘質[illegible]衆愈怒宣宗立罷之[illegible]）

陳夷行　李紳（相四年能以名位終並見文宗）

李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儉約自將爲世咨美上擇諫議謂讓夷可德裕引相之）

崔鉉（諫[illegible]抵荊南賓佐入朝三歲至相[illegible]與德裕不協罷餘見宣宗）

杜悰（佑孫式方[illegible]父式方當祐相爲昭應令悰尚主選大臣子尚主皆稱疾惟悰以）

（選五遂相之）（鎮淮南不爲武宗取倡女及良家女帝淮南旱荒百姓漕渠遺米呼聖米）

（食茭蒲食皆盡悰表爲祥荒酒不能事宣宗罷之獄因數百千人懿宗立不受中人命）

（劾大臣鎮荊南詔斬奉臣謀辭蠻亥驗事大議論往往有合然才不周用出將入相）

自奉養未嘗處逸幽隱佑之素風衰爲號秀禹
畢不血杜牧　始詔爲公主衣著舊料裏
（弟陷泗州樂麗勣誘蘇六）
李回（宗室彊幹所游無不辦上慮河朔相締結德裕薦回宣慰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
（奉詔褒駐郊迎兵興以來未有說張仲武與劉沔釋憾平澤潞歸拜相）
鄭肅（學有根柢博士發議援經據若文宗擇輔東宮保護太子朝廷謂肅臨義文奪內）
（大臣節武宗相之与李德裕同心輔政）**孫仁規仁表**（皆豪尖有文仁表）
（以門閥文章自高日天瑞有玉色雲人瑞有與仁表放犖陵藉人畏憚之鄙劉鄴文鄭相）
（殷死）
（諸尼）**杜牧**（佑孫牧追咎長慶惜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以不當位而言罪也上策莫如自治）
（中策莫如取魏下策浪戰○回鶻潰入請武宗遂取之劉稹平略如其策歷三州常）

（擧史職中書知制誥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踐寘無）
（右援者從兄悰歷將相而牧困躓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夢夢書白駒又甑裂乃自誌墓焚所）
（爲文章請情致豪邁號小杜与李甘李敏中未敏語而通古今善成敗世等不及）
顗（屬文与兄牧相上下幼病目母禁其學貫跡謂足傲數百人德裕貴盛數諫之）
（後議袁州數門下受戈如顗吾無今[illegible]常言訓注必敗文宗召爲咸陽尉闈難作辭疾歸）
柳仲郢（公綽子母韓皐女和熊膽丸以助勤尚書二十四篇韓愈恣賞爭禁卒鄭撥）
（人兄死吏部時爲德裕所減冗官諫望仙臺尹京置權量比司吏入粟違約殺而户）
（之政號嚴明○不徇德裕折進士升特進士無受惡官者當調者持錢簿自閱擬宣宗時）
（尹河南尚寬日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鎮劍南殺大吏之貪肆莫懈諸官下畫）
（然敕授鹽工劉其鹽鐵場官日自有本色官每迁必烏集其第庭樹戟架皆滿者五日）

（德裕家無禄不振以其子爲推官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
（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吊不詣宰相嫁衣冠孤女）
（三本仲郢手抄書皆楷小精真四子）**璞**（學不嘗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自漢）
（武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隨著之）**珪**（与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晚在杜悰）
（幕不受積俸籲傲謂其不能事父仲郢爭其誣人爲惆悵）**璧**（觀正李璜不法不聽）
（拂衣去之）**玭**（見昭宗）
盧鈞（嘗署李絳裴度幕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給事中駁奏無私華州三歲一易驛書）
（嶺南不取海舶珍以清淨治不許蕃華通婚圖鄭肅一周郵流放喪婚奉稟南方）
（服其德不懲而化華蠻殺千走闕請立祠武宗時漢水害襄陽使鎮築提章漢繼劉稹）
（昭義石雄兵先入鈞堂治堂上左右皆推雜卒自居甚安發卒戍代北反攻城鈞諭之悔服）

（還明皆追斬之繼劉鈞鎮宣武思亂者安然以宿齒斂外迁宣宗召之不得相失望移）
（病廢遊林墅令狐綯罷之年八十元旦升降如儀音吐洪暢舉朝咎綯以爲使相居官）
（有績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位將相沒無贏財）
封敖（德裕召爲翰林優辭敏贍不爲奇澀語切理勝慰邊將日傷居爾體痛在爾躬鎮興）
（元備斜谷道平蓬果賊爲太常卿廷設九部樂宴私第士高其才少行檢故不至宰相）
劉沔（李載義邊稱其威略遂鎮河東大破吐蕃迎太和公主歸其討劉稹）
李珏（數稱無逸篇諫受劉從諫大馬劉納白鷹以嘗議陳王敗餘見前文宗）
（循史）**薛元賞**（極言當受維州降京兆杖殺惡少文身者卅餘禁北司怙勢不少縱軍暴折戢）
何易于（爲益昌令方春代民挽刺史舟焚榷茶詔燬就廷遣三年獄無囚）
（當嗣）**魏博何重順**（武宗諭之入朝或割地不從因使劉鎮賜名弘敬廷討劉稹不進師王）

（宰收樾州始禮進戰）

鎮冀王元逵（歲禮泜貢獻如職　武宗詔討劉稹即日就道拔邢州）

盧龍史元忠（陳行泰殺之次將張絳又殺行泰張仲武求擊回鶻自效德裕以代鎮）

張仲武（光朝子屢破回鶻諸部回鶻不敢犯五原塞自此遂衰求勒石紀聖功德裕爲作銘碑　宣宗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

澤潞劉從諫（奢侈善貿易　賈人獻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所在暴橫　獻馬上不納疑士良所沮憂被病死以從子稹嗣）劉稹（拒命　德裕發諸鎮兵討斬之　自悟至稹凡三世二十六年）

宣宗（憲宗子幼時宮中以爲不慧故宦官密謀定策立之）即位罷德裕相敏中變會昌之政（增置八寺　復度僧尼　七年孫樵上書言之復禁私度　增州縣官）受三洞法籙（彌此不變會昌之政）○元年旱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理京城獄　書正觀政要於屏風正色拱手讀之　焚香盥手讀大臣章疏　遣刺史必一一訪問　詔州縣據貧富作差役簿有役據簿輪差　令韋澳纂諸州風土利害號處分語　補缺趙璘請罷元會御宣政宰相以天下無事大禮不可罷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　惜章服賜睦州守牛叢紫褒曰且賜緋時以緋紫爲榮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擢韋丹子宙爲御史　謂頗牧近在禁廷以

畢諴鎮邠寧　抑宦官（敕使以餅黑鞍驛吏責乾之問韋奧近日內侍權勢與倶令狐綯謀軋之之策　戎臣失律坐監軍　李敬寔犯鄭朗騶導配南牙）　帖李行言名殿柱擢海州（因微問樵夫稱其性執）　擢李君奭懷州（因微見醴泉百姓祈佛願留之）　不補醫工劉集渠新官　定笞法（杖脊一折十杖死折笞五　右治道）

安史之亂河湟陷吐蕃至是李琳復清水康季榮復原州張義又定瓜伊西甘蘭鄯等十一州而河湟盡入於唐（右武功）

○上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人思詠號小太宗（令狐綯每奏事未嘗不汗沾衣　范氏借其以察爲明抉摘纖細以驚服群下）

白敏中（武宗欲相居易德裕惡之言其老而薦敏中爲翰林　既相排德裕甚力　一反會昌之政　自負外五年十三迁　薦令狐綯党項又擾崔鉉議遣敏中鎮撫　破党項九千餘帳遂鎮邠寧　徙劍南五年　相懿宗病不求退且逐諫臣曹鄴定謚醜）

盧商（寒困以學自奮　蘇州以鹽法求贏民困商令計口售鹽人便之貲返增　以勞爲觀察判度支伐潞與杜宗同贍兵　爲相誤縱死罪罷）

崔元式（鉉之叔　鎮義成　拜相兼戶部尚書　以病罷）

韋宗（侍御史以部獄不得實貶近　爲相以無功罷）

馬植（文宗時安南都護　文惟飾政情淳不煩　淵吏請賦租約束　武宗召自以譽望在諸公右德裕抑不與要官　相宣宗以交中尉馬元贄貶　三館學士不避行臺始植）

周墀（長史學　屬文高古　訓注以黨汙名士獨不能誣　家爲天子欽瞩　武宗立爲江西

觀察勑與部刺史剪捕剿盜戍彭蠡禁剽
勑鎮義成轅宿將畢皆考一軍大洽爲相
言德裕重定元和實錄以賁父功請削所書
諫王宰賂權幸求使相駙馬韋讓求京兆不
與安進者少衰諫罷邊罷輒湟 鄭顥
言其以直言相直言光帝悟加檢校官

崔鉉 相武宗與德裕不協罷 宣宗召用之遣
劉潼諭降雞山盜而果州刺史王贇弘討滅
之善（鄭覃楊紹復段瓌薛蒙）參議論時語鄭
楊段薛炙手可熱上題於扆 引曾爲相上以
尹河南曰曾去矣事由卿否 出鎮淮南平宣
州軍亂居九年 敕條一下無復汝民以順賴
鎮荊南（龐勛避）
之自淮而北

崔龜從 三中賢良方正拔萃 明禮家浴華言
敬宗廟室不當稱孝弟九宮列星不當
爲大相饗朝不當在祠 至數日後三品
以上非經將相不宜輒朝 相再歲無可紀

令狐綯 父楚爲憲宗山陵使風雨獨奉梓宮白敏
中因宣宗問薦宰相器 知制誥 上問
民間疾苦對金鏡書乞任賢 夜對燭盡金蓮
炬送 輔政十年上問除官 官曰有罪勿捨
有缺勿補由是南北司如水火 宣宗時鋳
淮南李湘詩廣龐勛儒緩不能用卒爲所敗

弟緒 汝州佳政汝人刻石以綯當國固讓 **子滈** 推權賄号白衣宰相納（涿）
賂綯用爲安南都護致南詔之亂 妄言已解
試進士及第 綯去後（張雲興劉瑑）交疏劾之
綯爲訟冤
二人皆貶

魏謩 爲中丞發杜中立奸贓權威縮氣 辭戶部
兼平章謂不宜兼錢穀乞專治戶部 爲相
首乞建儲（自敬宗後無敢諫）朝議歸重讀知書 此國
蒙奏（從）河東節度李業奏殺告主奴讒
事匕前讜切無回畏 宣宗謂有祖風然卒
以剛正爲令狐綯所讒出鎮西川又見文宗

裴休 操守嚴正 究 時講讀終年不出不食饗
鹿曰後何以繼 爲相請宰相各爲時政記
○今所在令長兼董漕（至渭倉者百萬斛十不至而至者什止三）
萬立稅茶十二法 叔止澤實治悉歸讀

乞定太子罷 秉政五年後歷四鎮 不爲姦
察行吏下畏信能文章 書楷消媚 彊
補嗜浮屠不御酒肉 演繹
數萬言歌次爲樂當世薄之

鄭朗 爲相以鄭言爲諫官不與輔
相爭得失從之 詳見文宗

崔慎由 字敬止 從之子 端厚有父風 爲相
與蕭鄴有隙 上餌丹渴躁欲裁 無名 慎
由請立太子上怒 鄴乘是譖去之 而引劉瑑
初仇士良使作廢文宗詔以死不敢承故子胤
終除
宦官

劉瑑 仁宗五世孫 諫武宗罷力士 宣宗始
閼龍裁叢叢書詔數十挾筆遽成 作大
中刑律統類 鎮宣武大饗卻倡舞以壯士習
擊刺不止夜行 上令擇日相之 非崔慎
由甄別流品之說日不循名責實使各稱職此
王夷甫相晉 病篤猶手疏陳政事 名節自
將 議論剴事於當乃止
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夏侯孜 與瑑同政 堂吏署制付孜懷中死數日
孜亦罷 蠻犯蜀追責其無素循敍相懿

蔣伸 宣宗雅愛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言爵賞易
則人有覬心亂由是生 弟（偕）補唐曆撰太
宗實錄 三世脩
國史号蔣氏日曆

韋澳 貫之子 擢宏辭 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
不謁高元裕 曰恐無呈身御史 周墀入
相曰願公無權 草詔事有不安迂延須見開
陳可否 尹京帝舅（鄭光）不輸賦建繫之曰安
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 太后爲諭乃光柰
右斂迹 替去官官曰就擇其有才智者與謀
上問下第 上欲以爲戶部判使不肯曰不爲
宰相所知 恐人謂他岐而得上 出之鎮河陽曰
非我遠卿 詔飭裝欲相之會
帝崩 十道四方志爲與分語

王宰 鎮河東 **王式** 有才略 晉州賑飢 左
破吐蕃 安南南蠻引去 詳見懿宗

石雄 自陳黑山烏嶺之功 求一鎮 終老執
政以李德裕所薦與神武統軍 怏怏卒

孔溫裕（殘之子）討党項連年無功諫坐貶　孔溫業（殘弟子求補闕）

敍中曰我輩須自點檢

孔吏部不君朝廷矣

盧鈞（繼李業鎮河東以韋寅副總壽送安扶安訴牙將）張濬（諫以審府美餘為課績）

徐商（有功五世孫）鎮河中綏定突厥殘種徙之

山東[illegible]千置備征軍紙鎧失不能洞鎮

山南取村卒別為捕盜

營捕山棚　相懿宗

鄭裔綽（覃子）悄直有父風　為諫議爭劉潼彼

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宣宗為追詔罷之

給事中與鄭公輿封還楊漢公拜同州制書

不從賜宴又共白之漢公本以荊南貪財

李景讓王播以淮南錢十万市朝廷權求鹽鐵極

論不可遂知名　母鄭不取[illegible]錢漸

西軍謀變母欲杖景讓遂定　進御史大夫劾

侍御史孫玉女監察御史盧楨威肅當朝上

緋群臣各器中射砥宰相景讓不得愧[illegible]求去（世著藤大夫百日而）（沱宮捐者為導達）

或諫廉潔無素儲曰況

曹詐饑死　清素門無雜賓　世稱清

德者号和樂經李公　斷騎石[illegible]

李珏鎮河陽罷橫賦　鎮淮南賑流民　詳見文宗

柳仲郢尹河南尚寬　劍南尚嚴　執不與鹽工官　恤德裕後　詳見武宗

牛蔚（僧孺子）屢條切政　宣宗謂牛氏有子

差慰人意　失權幸意　出鎮山南黃巢亂

遁山南史

民爭迎

叢（蔚弟）宰相請廣諫員　宣宗曰（張[illegible]蔚）（牛叢）使朕聞所未聞　三人足

矣為睦州上問宰相乎曰比詔不由刺史

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黜也　賜金

紫曰刺史假緋賜紫越等。　徵（僧孺孫）

素儒怯欲許南詔假道見天子　（典選杜請）

謁扶父病過蜀盜稱孝子　張濬伐太原引

之不起滑果敗　請聽（宰茂貞）討楊復恭果有

功　茂貞偃蹇勸勿討果致

崔胤忌其正致仕歸樊川

李福宗室兄（石）當思薦之　上知党項擾邊由

邊帥利其羊馬殺奪之擇儒臣治邊遂鎮鄜

夏以善政聞　拜相擊蜀蠻敗貶　僖宗時

鎮山南團鄉兵王仙芝不敢入　召還相立

上與周墀言其父　冊事憲宗之政擢御史

太原盧鈞表為副　行邊三部六蕃信悅

汞州遇歉斥洪刺史付用得錢九十萬市粮

書判律并種樹治生法户給之　州負險難轉

鈞建常平倉備饑　罷冗員賦佰　安民自

賊詵吏督　罷貢零陵香　置社會錢探名

得者市牛　立學約婚禁擊鼓行盜

江西闕易　僖宗時南詔亂與高騈分鎮嶺南

撫兵

積備

蕃鎮魏博何弘敬（同武宗）

鎮冀王元逵（恭順子紹鼎襲）紹鼎（滔湎貪暴未幾死上以元逵次

子襲）紹懿（政簡易）

盧龍張直方（仲武子舉動不法畏變走以張）仲抛留事而奔京師　性暴多殺

好弋獵洛陽選為皆識之　累以罪貶貧不

自存迎黃巢既而謀劫巢報天子為巢所

張允伸（繼鎮　上書乞討龐勛不許　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助用度　懿宗時以

疾上

節印

懿宗　事佛怠政　遊宴賜予所費不可勝計　以

樂工李可及為左威將軍　淫刑　（南詔）寇安南

幾十年（高騈）平之　邊帥相繼為虐復入寇　（龐勛之亂起於）

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中國首尾

疲於奔命唐室之亡宦者蠹於內南詔擾於外

（裘甫）亂浙東王式平之　（龐勛）反破徐宿州康承

訓討之以（朱邪赤心）帥衆自隨　勛敗以赤心為

節度賜姓名李國昌（克用之父）　迎佛骨崩

相 **杜審權** 元穎弟元絳子 青重 久居翰苑不漏 禁中一語 在方鎮 祖事 有常 與若對大

賓 稱 小杜 **白敏中** 病不求退 遂諫臣謚 醜 見相宣宗時

畢諴 失官爲鹽估 燃薪讀書毋奪火 爲駕部 沛然如與羨宮 時謂倉駕曹爲厚 當党項

擾邊在翰林答邊事宣宗喜 頗牧在禁 署遂鎮

邠寧諭降党項 屯田省餉歲 㳂州方鎮河

東寇不敢入 爲相以同列徇私不法稱病去

位本傳稱猷 妹麗結令狐綯求相後妹麗入後

宮宣宗寵之 尤

長吏銜 笄養湊

杜悰 中人楊公慶付官者請上 監國奏請治當 時大臣悰還之 厚奉養 詳見相武宗

夏侯孜 常相宣宗 薦王式平 裘南 薦高駢鎮嶺南

楊收 素之後 神童 里人觀詩至壓敗其籍 毋約弟進士乃食肉 識苓陽右鍾 與安

淡論琴 論五聲施宮（二均也 詳言韻也）以兄未

壯不舉進士 以兄外（近不無韻字）不背內補 兄弟同

監寧御史以詳禮舉良大常博士而弟巖亦

召爲監察御史 論祢常當藏於寺或大僕非

是 判度支 懿宗相之 南蠻擾寡士

三方 教射拒之 既貴稍盛蕭 妄嫁裴坦子

甚 後與中尉楊玄价叙宗教得相 玄价干

請不能盡從更短之凡五年罷。宣歙觀察惟

受刺史俸 韋保衡劾其受賕 再貶端州不

致乘大舟趨官 詔賜死作書謝帝正㘣死奉

先人祀 麗子

涉涉子疑式

曹確 以儒術器識方重 動循法度 相六年 諫用優人李可及 與畢諴俱有雅望

蕭寘 俛之孫 史無傳

路岩 父群 性志純粹 親歿 終身不食肉 文宗 優遇之 循循謙飭。岩爲相八年 賂遺奢肆

号牛頭阿旁 與韋保衡同當國 勢動天下

共勠康承訓 助逐劉瞻 既而爭權 復相惡

出鎮西川 都人懷瓦礫擲之 控拒摴蒲八國

來朝 任親吏邊咸 卒坐聚死 自崔鉉幕爲

御史不出長 安十年至很 **韋保衡** 尚主寵再 尋拜相浮淺恃

恩斥蕭遘逐楊收傾路岩人益畏之貶 于琮王鐸 僖宗時怨家發其陰罪貶死

高璩 元裕子 交游醜雜 進取多蹊 相閱月 學士起省郎者 惟鄭顥以尚主 璩以寵升

徐商 宣宗時討平湖南 鎮軍 鎮山南 以 盜多 置捕盜將 號河中 定突厥

于琮 落魄 尚宣宗主 保衡飛 之 黃巢脅爲相不從 遇害

劉瞻 爲相 特帝以同昌公主死 殺醫士二十餘人 繫其親族 諫官無肯言 獨與京尹㘣力諫

再貶驩州 莫不痛惜 其還人 率錢爲而 獻以

迎瞻 避之 再相 三月卒 廉約 俸餘 齊粥

舊亐實 無 第舍 四方

饋不入門 終始完潔

王鐸 見僖宗 **劉鄴** 少依德裕 至令狐綯去位 申德裕冤 世高其義 附推

倖人 疑其構 劉瞻 相懿宗

追譖宗不忍 不臣黃巢見殺

趙隱 父科約侍李絳不去 同遇害。隱廬墓十年 闔門讀書 不應辟召 布衣與兄同耕不仕

姻 宗以財 官寢顯 還家湯衣 侍左右 猶布衣

時 既輔政 宅宰相 及百官升堂慶毋 懿宗

誕日宴慈恩 侍母以安輿 臨觀 百官拜恩於廷

回班候夫人起居 後崔彥昭張濬當國 皆踵其

禮 鎮浙西 不與王郢衣糧 至作亂 掠二浙 福

建。子光逢 光裔 光胤 皆第進士 歷臺省 華劇

諸臣 **王式** 起子 因鄭注 交守澄 宣宗時晉州 飾郵 傳器用單給 大勦活數千人 飢寇不敢入

境 以善宦稱 在安南 罷歲賦 復容管歲貢

外蕃亦入獻 爲俛甫 領徐州 盡殺亂軍

劉允章 爲禮部 請諸生登第 並青衿介幘 謁先師 國子祭酒 請群臣輸光學錢 治庠序 辟

五南史度 四 守東都 汴巢賊 偽官李

鄧溝不輔與尚書印 更悔愧移檄起兵扞賊

康承訓 天德軍 罷冗費 市馬禦虜 党項還倖 與韋宙分鎮嶺南西道 討南詔 不利 以大

破賊告受賞 韋宙白宰相罷之 龐勛亂淮南

討之 二歲乃平 一路岩 韋保衡劾其逗撓 貪虜

獲敗之

杜慆 悰弟 龐勛圍泗州 處士（辛讜）勸出家屬以身守 曰吾出百口求生 衆心搖矣 讜悦與之共難 賊將（李圓）遣百人封府庫 殺之 圓攻城 戰退之 晝夜於淮口 援兵皆爲圓所敗 勢窮 圓入城約降 慆又斬之 諭勛以祿山朱泚 解圍去 餘見辛讜

鄭薰 端勁 宣歙清力 自將 驕將逐之 却官人 用階請蔭子 杜悰擬判度支 辭 擯中丞 又固辭 愛友糾族百口 廩不充 求外迁侍 侍沮之 既老 号所居號隱岩 種七松 處士

忠義 **辛讜** （雲京）孫 學詩書 重然諾 五十不肯仕 慨然常有濟時意 （龐勛）攻（杜慆）泗州 歸廣陵 別妻子 冒白刃從慆 城危甚 夜踰淮 馳二千里 求救於郭厚 又求米淮南 求兵浙西 冒圍出入凡十二 卒全泗州 慆表授御史 癯短 少壯持鬪牛折其角

文藝 **薛逢** 持論鯁切 以謀略自標 與（劉）瑑交 忌瑑親近與相惡 瑑當國出之 與（楊收）（王鐸）同牒 署弟 忌收輔政 訕之 後見斥 鐸爲相又訾之 故卒不見齒 中外亦鄙其褊傲 子（廷珪）不仕全忠

李頻 睦州人 與里人（方干）善 以詩求品於姚合 合妻以女 武功令 殺神策庫士 治六門堰壞任 歲飢 發官廩賑民 浚渠溉田 遂大稔 懿宗擢侍御史 守法不阿 建州以禮法治下 時盜賊相效 建賴頻獨安

隱逸 **陸龜蒙** 字魯望 元方七世孫 高放 通六經 尤明春秋 一舉進士不中 從湖州刺史張搏 嘗至饒州 三日無所詣 刺史蔡京率官屬覺見 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 多所論譔 憂貧不少輟 得書熟讀 讎比朱墨不去手 所藏雖少 皆精可傳 借書必爲輯補刊正 樂講學 田數百畝 多苦雨潦 故常苦飢 身畚鍤 嗜茶 置園顧渚山下 自判品第 助其好者百里致水 [illegible] 病酒不復飲 不交流俗 雖造門不見 不乘馬 升舟束書茶竈釣具 時謂江湖散人 天隨子 甫里先生 以高士召不至 召拜拾遺 已卒 遠祖績自鬱林歸 舟輕 取石爲重 召當龜蒙門

藩鎮 魏博 **何弘敬** 子**全皥**（平龐勛加平章 母喪願 幼節不許 年少好殺）衆叛 推韓君雄留後 高殺全皥 自進滔凡三世四十二年 **韓君雄**

鎮冀 **王景崇**（紹鼎病篤 屬以礼鄰藩奉朝廷 則家業不墜）○助五師平龐勛 居喪哀 親屬不得與政 斬巢賊使 徼諸道發兵入關 貢輸相踵 語及宗廟流涕

盧龍 **張允伸** 勤儉 下所安 頻未嘗有迯餉虞 病上節印 軍中推張公素留後 李茂勳襲之

李茂勳 本回鶻 降張仲武 病表子可舉代

古今紀要卷之十四

歷代紀要卷之十五

慈溪　黃　震　東發

僖宗（中人立之年十二）專事遊戲國用耗盡（自謂擊毬狀元）父呼田令孜除官及緋紫皆不關白百度廢弛　即位元年王仙芝起濮州（乾符）　明年黃巢起曹州應之（仙芝乱五年曾元裕平之）巢陷長安帝走成都　鄭畋合諸道兵討賊軍聲大振賊不敢窺京西而四夷諸道貢獻亦集　李克用以沙陀萬柒千騎破巢復長安（巢乱凡十一年）　克用還至汴巢降將朱全忠因宴攻之克用八表請討不從　由是藩鎮惟力是視無所復畏　王重榮李克用表誅田令孜進逼京城令孜刼帝走鳳翔（至興元凡三年）　朱玫立襄王熅　王重榮殺之○秦宗權附巢賊繼亂（凡六年昭宗時朱全忠執之）孫儒爲宗權將又後四年亡（昭帝時錫行密斬之）　帝在位七四年而仙芝之亂相繼凡十九年

相　蕭倣（華之孫給事中封還宣宗除李璩節度詔刻李琢經略安南鎮嶺南南方珍賄不入門市橋梗選廚築堤從滑州河流諫懿宗事佛以鯁直見忌）　子廪（爪及弟倣在南海繇書序以慈誠諫止乞禁夜行以備賊誅戕佑太倉賑貧尹六殺田令孜養子）

裴坦（知制誥故事切詣省丗丞相送之裴沃勃然索宥輿正省吏駭謂唐興無此事相不數月卒）　範儉（子娶楊收女奩具多金玉命撤之回乱我家法世清其弊）

崔彥昭（吏治精明所至課最河東威惠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留爲相與蕭倣華楊收之失百職備舉察不至苛退親侍母順色柔聲逐伶人李可及）

鄭畋（文白欽中令狐綯怨德裕十年不調劉瞻爲相入翰林詔書紛委粲然無不切擢要瞻諫逆懿宗罷畋以草制有褒辭罷僖宗相之導者止百步舊制數坊訶止行人禁百官僕史不得置至宰相府使韋荷廣州貪盜取直采處言米贍安南舊取之嶺北五道王師甫自鎮甫獻錢二十萬畋罷之星變求去巢賊求鎮天平畋予之盧攜方仕高駢不可攜又欲以駢請以公主嫁南蠻畋力爭至詬罵上俱罷之鎮鳳翔帝幸梁畋檄諸道兵討賊又先諸將破黃巢于鳳翔巢不敢西顧以復國時王命不出劍門畋傳檄天下遠近咸聳賊退贊疾去復相不從田令孜干請不許陳敬瑄居宰相上以護斜谷功乞免孫衛賊罪乞當陳秋兒拒賊不發耕近援依故事擁蘄誣咸扶共胡賊平上將還又引疾去）

盧攜（姿陋語不正平與黃巢爲相欲高駢立功固諫以天又激巢使戰以敗王鐸以薦駢復相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貨賂公行賊破淮南天下咎之始詔巢鎮天平而賊已入潼關仰藥又巢斷棺磔尸）

李蔚（諫懿宗飯僧禁中自爲贊頌太原惠政爲人所懷徙鎮河東定乱至三日卒）

王鐸（播弟子礼部取士多實才韋保衡由之得相保衡將大斥不附己者遂乞去鎮宣武當國錄制度商盧周密天下賤其庸但鄭畋又薦之遂相自任討賊鎮荊南無功高駢代鎮幸蜀召相慷慨討賊号令毅然一氣皆起巢賊日熾同令孜欲功出北司謂罷之雖功垂成而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京師復勳第一徙鎮義昌華車服妾樂從訓爲）

之○綱目謂在相位不明是非用盧攜而沮鄭
畋信裴渥而庇宋威一年之間使戕大熾爲都
統不能過黃巢更
生劉漢宏一冦

崔沆 鉉子　宣麻大霧百僚脩慶大風雷雨
霅　巢賊浸盛請裁遏多爲盧攜沮折

豆盧瑑 與沆同麻相　無他才惟附盧攜
京師陷與（沆）鄭同居人家見殺于賊

鄭從讜 意宗時吏部銓次明允鎮河東宣武皆
善家　鎮嶺南募士豪署其酋右職使相
捍禦交廣晏然　相僖宗（李國昌）據雲州出鎮
河東自擇參佐皆一時選号小朝廷　貌温氣
剛好謀善斷　函披腸伏　部兵出討巢賊（李
克用）以沙陀兵奄入秉之從讜登城諭使立功
報天子辭窮再拜去既而大敗其兵朝廷赦
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克用過城下
許而後仁　賊平克用代鎮復秉政　從帝興
元乞骸　進止有禮法不矜滿沈毅　兄（夔）
（晦）汝於鎮詭代不奏樂放陞表用張彥球
○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多撫討賊面人以忠

義相雖賊憚之号二
鄭　祖餘慶事憲宗

王徽 不肯尚主　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
議浩然歸重　爲考功初以臺注考簿　繼
盧攜相是日巢入京師追僖宗不及賊執之
脅以刃不動　奔河中奉詔討賊功居多　脩
葺京師請帝東還　權幸秉勢治第侵民者一
平以法遂破諸罷　終僖宗世屬召皆辭疾
昭宗召見進對詳洽　手籍銓選遂無奸滯
有雅望相一日而京師乱故設施無可述
鳳閣王氏位臺省
牧守者三十餘人

裴澈 令孜聞巢入關奏貶盧攜而蕭（遘澈）相　孔
緯劾其與（蕭遘）鄭昌圖相襄王（煴）皆殺之

蕭遘 真子　字得聖　朱玫迎帝鳳翔而玫發立
召復臣以辨亂反爲所汙而死然有拒朱
玫之言有罪狀令孜之奏不誅偽冊弃官歸永
樂則與裴鄭身相者有間○獨不田令孜
負大節王佐自任　當國風采峭整　史稱爲
相五年行完而材　初王鐸主貢舉取之後同

相位扶其兇　斥播
州道三峽白帝呵之

韋昭度 僖宗相之於蜀　再狩遇李昌符乱質
家族於禁軍警共討賊　相昭宗見後

孔緯 戣孫爲意宗中丞才雅疾惡中外聞風輒
肅爲吏部權要私謁盈几不省　幸蜀時
奉詔還趣召百官皆辭疾曰吾妻子死且不顧
度朱玫必反請幸梁遂相昭宗以太享焚
殘使兼祭酒郊見中人無助祭衣冠緯以國
典中人不朝服請以所兼官爲之服（李順節）
爲使相當班見緯判天武健兒據堂受礼乎
獨贊張濬討克用濬敗以傅會貶（全忠）與善
爲請弃居華陰
後召以病歸

杜讓能 審權孫　狩蜀奔謁爲翰林号令行下勉
事無遺筭帝倚重之出鳳翔走齎雞皆
獨徒步從　諭王重榮輸貢行在昭帝亦倚
相之　茂貞驕慢上決討之苦諫未可軍敗茂
貞稱兵逼帝殺之（本傳[illegible]）

張濬 西狩軍乏食敎漢陰令獻糧餌士至厭給
上因召之　謀平盧（王敬武）共討賊　再狩
相之相昭
宗事見後

諸臣
侯昌業 上疏諫遊戲及宦官
無上社稷將危賜死
董禹 諫遊畋上賜
金帛（李偁）
求贈假父官語侵宦
官楊恭復訴貶之
孟昭圖 帝在鳳翔極論
不當外宰相與
中人誅議令孜
沉之蟇頤津
常濬 言姑息藩鎮大
甚令孜投之

殷盈孫 還京斟酌再創廟制　昭帝郊議中人
攝官服　喪乱後追補容典皆折衷焉

周寶 擊毬進　鎮涇原務耕聚糧號良將和裕
喜接士　巢賊據宣歙徙鎮浙西乱不能制
兵叛奔常州錢鏐
迎殺之而取常潤

王處存 定州聞賊陷京號哭累日入援約王重
榮進屯渭橋　國難未平語慨流涕軍中
多其義爲之用　曉克用共平京師　勤王舉
義處有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第一　復會諸軍

勦賊泰山 諫討王重榮鎭河中臨事便宜
有大將風 善脩鄰懽撫民下士無能侵軼
辛於鎭

劉巨容 龐勛反自拔歸爲明州鎭遏使平（王）郢
鎭山南大破巢於荊南不肯乘勝追斬
故賊復熾不能拒秦宗權奪成都
匿化黃金申晉生令孜恨之夷族

顧彦朗 往鎭東川（陳）敬瑄奪其節不得入詔和之
助（王）建攻敬瑄詔又和之
彦暉 自爲留後 王建攻其八州詔和之
兵不解自殺 建自以華洪鎭東川

忠義 **黃碣** **吳鐐** **張遜** （碣）諫董昌反昌夷之召會稽
令（吳）鐐問策鐐又斥之昌又
夷之又召山陰令（張）遜遜又斥之亦見害

宦官 **楊復光** 佐（曾）元裕擊仙芝納降而（宋）威間之仙芝
復叛 使（段）彦謨擊殺荊南宋浩（周）岌
附賊因夜宴感之岌流涕斬賊使入蔡州諭
宗權遣兵從復荊襄 敗朱溫將 與王重榮

定關中 知克用非忍禍者兵必來 諭朱溫
以同州降 懷憾喜忠義 賜功臣号八字
御下有恩 其死軍中慟哭塵下
多立功者 諸子爲將帥者數十

田令孜 知書能慧事故帝一委以政 巢賊至果
都以帝西依敬瑄 殺孟昭圖 巢賊平自
謂係王室輕重益恣 奪王重榮鹽池重榮表
其罪 克用亦請誅令孜 令孜自將討之大敗走
焚坊市夜劫帝至興元 群臣莫知 昭宗流
之自爲劍南監軍依（敬）瑄 召（王）建而却之建
入成都因之與敬瑄同
見殺

藩鎭 **魏博** **韓君雄** 賜名中允 **簡** 君雄子望非常 上在蜀恃強覬
攻河陽略邢
洺攻鄆 還攻河陽敗死 **樂彦禎** 貴儒術
樂彦禎代之 凡兩世十二年
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 城魏周八十里一月
畢人怨其殘 子（從）訓刧王鐸取其家 又聚
亡命軍中益怨 軍亂皆見殺
推羅弘信留後 起凡七年

鎭冀 **王景崇** 子 **鎔** 十歲爲留後 四面豪傑并
起獨以富強自立 克用攻
巢賊再饋粟 僖宗自蜀還獻馬牛万戎械万
討克用三攻之皆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爲
鎔所逐來
奔作乱死

盧龍 **李可舉** 遣李全忠攻王處有大敗 **李全忠**
全忠懼罪反攻之自焚死
殺挫之 **匡威** 全忠子恃燕薊兵軒然有雄天
下意与克用争雲代朱全忠亦屢
討克用故張濬自任請
子 弟臣籌逐之依王鎔

[illegible] **趙犨** 陳州人 巢賊乱州人請爲刺史料賊
關中必東先備 巢賊果至与秦宗權圍城三
百日大小數百戰卒破賊 方（宗）權略地數千里
屠州二十餘惟陳獨全 巢圍急賴（全忠）救復
振又知其必成大事故委輸調發助 陳州
全忠常先它鎭 將老軍事付第昶 **昶** 同破
賊時言方鎭忠壯吏治 **珝** 雄殺喜書善騎
者爲犨昶 犨子珝繼 射 巢賊之難

激厲約死 政簡清 一家三節度相
繼二十餘年 陳人宣之 後移鎭同州

王重榮 不与兄（重）盈毅武冠軍 多權詭雖主帥莫
不下之 巢賊陷京師兵略河中因逐其
帥李都 朝廷遣代亦逐之自主留後大敗
賊將（朱溫）（黃鄴） 溫以同州降楊復光欲斬之
重榮更請表鎭同華 与復光掎角大敗巢賊
又与謀結克用平賊 復京（令孜）怒其擄鹽
北從鎭兗海表劾令孜 令孜使宋玫討之玫
敗潰軍大掠京師上走鳳翔 与全忠謀定于玫
室獻繼十万頭討玫自贖長安復平
部將（常行儒）攻殺之 昭宗時子（珂）（珙）（瑤）性悍酷争鎭
克用薦珂繼鎭 珙瑤与王行瑜李茂貞連兵
犯闕 全忠取河中殺珂 自興至亡九十年

馮行襲 給事擊郿豪孫喜擄均州 平長山賊通襄
漢貢道 搖谷口通秦蜀鳳翔 攻金州
殘猾攢 楊守亮將襲京師 行襲逆戰破之
附主忠殺韓全誨督江淮兵中人。王建攻走之

孟方立 邢州軍卒 據路州因鎭昭義 從軍于之
邢洺人怨之 （李克脩）攻之澤潞歸晉

自以邢磁名爲鎮遂有兩昭義 克用攻州之人皆盡勢窮自殺 弟遷繼之被攻亦（遷姪孟知祥見五代）

諸葛爽 傳爲縣五百 逃從龐勛已而自歸鎮銀夏 巢賊至降之使鎮河陽間道奉表 襲朱溫於同州敗歸河陽 法令登壹無愁咨

劉漢宏 從大將擊仙芝刼輜重以叛 王鐸降之以爲浙東觀察 僖宗在蜀貢輸踵繹帝以爲節度既有七州志遂侈大 攻杭州董昌（[illegible]）使錢鏐屢破之又破於越斬之。（按本傳[illegible]比[illegible]爲盜而不[illegible]降之之事 [illegible]焚掠江陵而王鐸用之守江陵）

高仁厚 事敬瑄西川 與敬瑄將黃頭軍殺京師 閼子會卭州賊略諸縣涪洲峽中皆反 仁厚遂定之 擒阡能 敬瑄表代楊師立鎮東川 師立反攻成都 仁厚攻殺之 既詔鎮東川 遂據梓州絕敬瑄 敬瑄攻殺之

逆臣

黃巢 募衆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 蘄州裴渥慰撫之而朝廷獨官仙芝巢怒毆仙芝不受命 刼州兵分其衆掠齊魯入鄆陷沂圍亳 仙芝之餘黨推爲王 渡河南山南民十餘万掠淮南 取濮州縣欲窺東都 巢兵之分掠江西者爲高駢所破 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所破 淅者爲裴璩所破 大懼求降 未幾轉寇浙東 踰江西破吉饒信 趍建入閩諸州皆沒 陷桂管寇廣州求領天平 盧攜田令孜執不可 又求安南都護于琮不可 命王鐸討之 北還破潭州 鐸奔襄陽走據江陵 劉巨容敗走之 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 衆二十万 臨安董昌敗之 還殘宣歙十五州 自采石侵揚州 高駢不出 渡淮陷東都 陷京師 僭号稱大齊。李克用決戰遂東走 徐兗數十州大飢 俘人而食日數千 克用窮追屢敗之 走保大山刎首 與其甥林言

秦宗權 蔡州薛能遣覽兵 因據州 巢走出關與合兵圍陳州趙犨 巢亡張甚有吞四海

意 二弟寇荊寇襄 破東都圍陝 又[illegible]人 寇淮肥略江南乱岳鄂所至蕩爲荊萊 自[illegible] 中籓青齊南緣荆郢北亘滄恒趙犨保陳全 志保六僅自完 未嘗持粮指鄉聚炎其人爲餽尤慘於巢 全忠屢敗之 昭宗初伏誅

孫儒 爲秦宗權攻東都焚宮闕屠宮人 取河東 亦焚屠之 鈔淮南 背宗權奪楊行密揚州 欲先定江南乃北争天下 焚揚州南攻宣州 取常潤蘇 兵号五十万 自廣德圍行密於宣州 行密敗之廣德斬之

董昌 臨安人 拒剌史自領州事 綱自作 錢鏐取越州破劉漢宏兵益强 始治廉平人安之 天下不輸賦 獨昌賦外獻常三倍 旬一遣朝廷 賴其入得拜平章 詔字以一縑与當制官 意凡浸侈大 託神詭衆 立祠自神 漸狂悖 昭宗時自稱聖人建國改元 鎮海節度錢鏐責以義不聽 鏐表之朝 悉兵入越斬之

叛臣

朱玫 邠州斬巢賊將以兵討賊 賊平拜平章 令孜以兵屬之討王重榮 上幸鳳翔 玫與重榮克用請誅令孜 蕭遘召玫迎帝 令孜挾帝走陳倉 玫追刼奉嗣襄王煴爲帝 王行瑜斬之 京師大亂

高駢 崇文孫 與諸儒經談治道 落鵰侍御 意宗討党項久無功 獨能以奇殺獲 南詔入寇爲安南都護 南詔掠成都 徙西川 先開門出民復其業 虜聞引去 突將因減廩爲變 盡夷之 始以磚城成都 荊南窮仙芝餘黨 賊走嶺表 仙芝黨掠浙西 徙鎮浙西 徙淮南 檄天下討巢賊 威振一時 天子倚重 巢懼僞歸命 駢欲專功 罷諸鎮兵 巢氣驕渡江 又欲留賊爲己計 聽賊趍河南 上冀其立功 屢促不行 移檄出兵東塘而還 上以王鐸掌兵而賊又平 遂悵恨求仙於諸葛殷 以鎮事屬呂用之 用之狂恣 畢師鐸攻走之而囚駢 楊行密兵至 秦彥疑駢內應 殺駢 行密至揚州 孫儒又攻走之

昭宗（僖宗弟楊復恭輔立）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初中外欣欣然　事多謀之大臣而所用張濬朱朴輩非其人以李茂貞驕橫討之茂貞與（王）行瑜舉兵犯闕殺杜讓能　從李克用請以王珂鎮河中王行瑜（前）李茂貞（韓建）三鎮兵犯闕殺韋昭度李磎克用討三鎮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劫上幸鳳翔上如石門　克用誅行瑜表請還京欲并討二鎮詔止之　明年茂貞兵又犯闕（韓建）邀帝幸華州脅帝因八王盡散其所領兵及殿後四軍於是天子之爪牙盡矣（初上在石門諸王統兵十三万宿衛）（劉季述）憂帝崔胤討之復帝位　（崔胤字昌遐）謀誅宦官召全忠兵（韓全誨）亦召茂貞兵劫帝幸鳳翔　（全忠圍帝鳳翔急茂貞盡殺宦官納全忠　全忠還帝洛陽弒之。立哀帝盡殺朝士（裴樞等）投之黃河而纂之

相

張濬（相僖宗　初依（楊復恭）進後更依（田令孜）故復恭怒之　自比謝安裴度多言其有方畧昭宗以興復恭不叶復委信　克用聞其相謂其虛談無實用必交乱天下故御克用　請強兵　請從全忠請自伐討克用軍敗　全忠表復用克用上書言朝用濬則暮以兵見　既致仕劉季述之乱徒步入洛謀靖王室之難　全忠畧其家）

杜讓能（茂貞逼上殺之）　孔緯（楊復恭肩輿至太極殿上前面指爲反　不附李茂）

（順節班見百僚　全忠求領鹽鐵曰此職非興兵不可辦辭歸）崔昭緯（見奸臣類）

鄭延昌（巢寇乱鄭畋在鳳翔倚詞兵食諭尉諸軍　爲相無它功）崔胤（見奸臣類）

韋昭度（相僖宗事見前　昭宗使代敬瑄鎮西川王建紿之歸定山東而建攻敬瑄因之自爲留後　復相不許王行瑜求尚書令之請　行瑜茂貞脇兵闕下殺之）

鄭綮（字蘊武乞補廬州　檄黃巢不犯州　贏錢千緍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爲給事中還（杜弘徽中書舍人制不報移病去以其兄讓能輔政　爲散騎常侍條摘失政衆謹傳之　詩譏諷中人昭宗遂相之　搔首嘆曰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辭不得偘然無復故態　三月以疾乞骸。善詩故爲俳諧落調古号鄭五歇後体）

李磎（鄭孫　巢賊乱挾尚書入印走河陽賊劉允章索之不與　苦諫高駢受劉襄王僞官（崔昭緯）諷劉崇魯掠其拜相麻哭言其懷奸與中人昵（磎）十表論其拜令我勸進朱玫　上以文字器遇之益意復用　茂貞等又詆之與王行瑜擁兵闕下殺之　好學著文辭書甚多書至万卷時号李書樓）

陸希聲（相四月）

王摶（明達有度時稱良相　南北司相軋請俟難平以道漸消　胤使全忠表殺之胤始專政）

朱朴（諫以品官兩月俸助軍興　請都襄鄧　本強無他能　道士（許岩士）言有經濟才具上自謂太平月餘可致遂相人人大驚　軍旅財賦一委之　令四方近者出甲士饋餉遠者上羨餘　岩士誅亦貶）

孫偓（與朴同相　通簡不矯飾　嘗謂士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　對客奴童詬叟仆前不責曰持怒心即自撓　家弟挂生槐枝既而秉政與朴同貶）

陸扆（贊族孫　翰林中書屬辭敏若注射　自學士院爲相創光院錢[illegible]　諫以嗣覃王戍鳳翔上疑之韓偓爲辭　諫大敵不及李茂貞（柳璨）爲全忠謀去衣冠有望者殺之白馬驛）

崔遠（國致渙整拮飭坐梨見文宗嘗批歎字　全忠殺崔胤與柳璨同相璨忌之貶死）

裴贄（坦從子帝疑其外風撿喔帷薄韓偓為　言其雅友合蹤屬以另截獲很衆故致謗）

王溥（上蒙塵與崔胤殺劉季述反正遂相之無所　裨益罷朱溫侵逼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裴樞（遵慶曾孫素結全忠故能謫汭川使貢獻　不繼昭宗忱相之顙清海全忠言經出才）

（不肯弃外復相議全忠用牙將　張廷範為太常李振勸投之濁流）

盧光啓（上幸鳳翔宰相　不能從故相之）韋貽範　蘇檢（皆自貶　所歸行）

（在絕光啓相貽範侍茂貞薦為翰不恭裁月　卒檢以貽範薦於茂貞口女為景王妃固恩）

（還京流檢賜死啓死貽範受賂許人官　而以衰罷日為債家所噪茂貞為起復相之）

諸臣　柳璨（剗高是第？義三蹤中理混之貶鎮嶺南　食觭納貞於官巢賊自交賁逃歸御史）

（大夫清直有父風上欲相之　中官諸止述家訓戒子孫）

楊涉（楊收弟子端重有礼法為相受命與　家人泣然以謙請終免禍子凝式）

韓偓（與崔胤策誅劉季述與像及李繼昭皆以　功進号三使相請擇宦官忠厚可任者自）

（薦其黨帝謂絡始屬一全誨召茂貞偓諫謂　無兵則家與国安胤召全忠亦諫不草宰）

（相韋貽範起復麻號論之帝反正屬精政事　涇爽事機密卒與帝合一蘇檢為經營入相曰）

（以此沂我帝欲相之胤使全忠數之　帝泣我左右無人矣貶濮州依王審知）

楊守亮（邑如鎮從汕芝為盗僖宗時楊復光　平江西得其兄弟縕歡被作復為假子）

（京師平皆以功為節鎮昭宗時楊復恭得罪　走興元依之舉兵拒命茂貞等表其納叛）

（討之走閬州王建　陂閬州走太原伏誅）

忠義　遜揆（罵李克用死狗奴　鋸人當以板束）

韋忻　司空圖（奔避黃巢其奴匹賊中招之不肯奔幾　僖宗拜官多不受賜堕笏避柳璨歸）

（隱中條山王官谷嗇唐與節士又人名亭曰　休休作文見志曰休美也休而美也不受王）

（重榮饋遺自目為耐辱居士冠盜獨不入　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全忠乃不推哀帝被）

（弒不　食卒）

文藝　吳融（山陰人昭宗反正稱賀先至帝　指授疊十許藁融就作詔少選而成）

宦官　嚴遵美（類北司供奉官袴衫給事今執笏過矣　樞密使無廳事今堂狀貼黃決事此楊復）

（恭奪宰相權之失從昭宗遷　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

楊復恭（監諸鎮討龐勛令孜專威福時惟復恭　與爭得失僖宗在興元制置經略多出）

（其手立昭宗漸恣横忌王瓌欺后使人覆　其舟于江諸子為州刺史養子六百監諸）

（道軍天下權勢卒歸其門帝忌之寵其假子　賜姓名李順節以亢復恭復恭走興元楊守）

（亮舉兵拒朝廷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自攻取興元斬之茂貞始強）

劉季述（崔胤殺景務脩宋道弼李述王仲先代　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亦結全忠囚）

（昭帝欲盡誅百官乃幽之劉使　周承誨斬仲先季述死万挾下）

韓全誨　張彥弘（胤既誅季述欲與宰相白分掌　左右軍李繼昭以為不可乃）

（以全誨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諷茂貞選兵　四千宿衛胤亦諷全忠以兵三千居南司）

（全誨與外兵合勢恣暴又奪三司隸神策交通　謀乱胤急召全忠兵全誨焚宮城劫帝幸）

（鳳翔依茂貞全忠圍鳳翔急茂貞盡殺全誨　等帝入全忠軍回京師全忠又盡殺在京中）

（人諸道監軍　卒弒帝王唐）

藩鎮　魏博羅弘信（全忠討濮賊獲粟三百馬二百五絨　不能有隙故攻之五戰皆勝弘信卒）

（和絕晉全忠嘗卑辭厚禮事之故取河北　無後顧自田承嗣至此已二百年子紹威）

紹威（凶州劉仁恭掠之賴全忠大敗之故事　全忠愈冈時語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言）

其勢強也紹威引全忠盡殺牙軍勢遂孤伏
全忠攻滄州兵数十万益困勸全忠篡為
營宮室為招降劉守光又
為造舟漕穀与羅隱通譜

鎮冀王鎔常賴李匡威禦李克用匡威死克用攻之絹帛五十万粮二十万求盟全
忠攻之鎔使周式求和質子全忠竊位又攻
之故鎔又附克用而晉益強觀諸鎮獨安樂
驕侈求長生軍乱殺其
宗自廷凑起凡百年

盧龍李匡威匡籌之逐匡威（刘仁恭）奔太原李克用厚待以敗匡籌匡籌奔京師
道為盧彦威所殺幽州
地帰克用以仁恭守之

劉仁恭克用召擊王行瑜召攻魏州召援朱瑄皆不答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
克用自將擊之喪師過半獻馘於朱全忠
取滄景德三州為子邀節鉞以兵十万略魏
紹威求救於全忠大敗之仁恭遂衰復求
救於克用學長生子（守光）囚之而奪鎮

襄據趙德諲為秦宗權敗走刘巨容宗權以為山南留後攻取荊南收貨貲復失之奉地附全忠

子匡凝字光儀繼鎮山南以威惠聞謀為諸鎮攻全忠下克反為所攻
懼乞盟獨歲貢賦天子全忠止之流涕曰吾
為国屏翰詎敢有它志因絕全忠全忠攻之
敗奔揚州初上欲
都襄陽依以自全

時溥徐州節度（支詳）遣討黄巣兵乱逐詳而推之巣圍陳州溥討之戦輒克尾巣至萊蕪大
破之得其首以献故破賊功溥第一為全忠
争功構隙全忠歲略徐泗溥益困燕子樓
自焚

楊行密合肥人少為盗秦宗權隊長逃淮南高駢表盧州秦彦殺駢攻彦（取）揚州
昭宗初孫儒奪揚州表襲勸還盧州取常潤襲奪
（趙鍠）宣州朝廷以為宰因軍援之
儒嬰困之圍之宣州斬儒長驅入揚州凡
戰七年定八州揚州生人已空從（高勗）言務

農休息勸儉足用幾復承平詔鎮淮南来奔
者推赤心不疑故兵強天下黥兵號黒取楚泗
豪昇寛易善遇下得士死力南攻錢鏐北
攻全忠敗全忠清口帝自鳳翔告難皆兵
花粮盡廷全忠劫帝東遷憤恥得疾史稱
仁恕節儉惜不能倡四方興王室哀帝末子

渥嗣**渥**襲走（王茂章）執洪州（鍾匡時）（張顥）專制之殺其腹心三人

王師範父敬武奪平盧鎮之師範襲鎮不受代喜儒術用法無私全忠圍昭宗鳳翔
聞有詔召兵泣曰兵所以藩捍天子天子危辱
而諸鎮反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結
行密若兵入河南同日並發又伏兵于輿欲
刼全忠皆不克全忠還攻之敗降卒族之
會族置酒少長以
次就戮者二百人

劉建鋒　馬殷与孫儒同事秦宗權（殷）又為儒將昭宗初儒死收殘卒推建鋒二
略江西取潭州鎮之嗜酒荒淫陳贍殺之衆
推殷代（高郁）勸殷帰天子職貢遂結全忠請
于朝為湖南留後郁又教鑄鉛鐵錢使民得
自採茶歲入数十万取邵衡永道郴連昭賀
梧象柳宜蒙州及（容管）密詔与行密攻汴畏
全忠託不出五代時為（楚）○凡秦宗權黨時皆
名蔡賊

郭禹本（成汭）入蔡賊為假子更姓名昭宗初逐荊南帥王建肇據之襲據歸州知吏
治詳治獄數詔刻石頌功皆辭兵後荊南惟
十七家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始万户時華
州韓建亦以治顕号北韓南郭初任（賈隱）故
少過晚任妻父至殺諸子絕嗣行密奉詔圍
鄂（杜洪）禹為全忠犄角救之
為（李神福）所敗投江死

韓建從楊復光攻黄巣復光死無所屬迎僖宗於蜀至興元逐牛叢上還以為華州大
兵後督耕植号南郭北韓与張濬討克用
与行瑜連兵犯闕殺宰相邀幸華逼上散殿
後軍殺諸王謀廢立降全忠上
宴全忠躡足使出後為全忠相

王建 無頼号賊王八為楊復光都頭迎僖宗于順上喜与韓建等号随駕五都屬田令孜令孜養為子楊復恭出建壁州攻取閬利州令孜自成都召之建大喜復悔而止之建大怒擊取漢州陳敬瑄出兵逆之皆敗自此攻取兩州據之詳見王代

李茂貞 博野卒攻（朱玫）有功賜姓名節鎮邑僖宗末擊敗李昌符遂鎮鳳翔擅兵兵殺貝元楊復恭父子拔山南不奉詔昭宗尉之遂犯闕殺杜讓能与克用争立王珂李三鎮犯闕殺韋昭度等克用請討不許昭宗募兵以諸王將之茂貞又犯闕上走華州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全忠圍之踰年遂殺宦者与全忠盟方盛時有州二十至梁末惟七州而已擁臣于唐既死子（從曮）代鎮

李罕之 為僧無頼去乞食乞食不得為盗依巢賊歸高駢又歸諸葛爽尹河南為孫儒所破克用自上源敗回迎謁甚謹與張全義擊儒分取河陽克用表鎮之貪暴為全義所襲克用以為澤州鈔略懷孟數百里無舍煙攻殺摩雲山居民号李摩雲李讜攻之急克用救之克用討王行瑜表自副望一鎮不得甚悵據路敗歸全忠

張全義 即（張言）全忠又名為（宗奭）初從巢賊繼事諸葛爽与李罕之分據洛陽附于全忠撫民勸農遂成殷富罕之誅求不已遂有隙全義襲取其河陽罕之奔克用求救全義乞兵全忠敗之為全忠營宮闕全忠既篡事之益謹梁与晉戰數敗亡常應倚以補之河南三十年為全忠助甚多梁亡事唐

朱宣　朱瑾 曹存實據鄆州敗死宣收殘卒固守軍中推留後弟瑾勇冠三軍亦陰有争天下之志求婚於兖州斉克讓因奪其鎮兄弟雄張山東宗權攻全忠急宣瑾救之全忠忌之求隙數攻之大敗幾不得脫乃謀并久歲一再援之苦戰曹濮間十餘年全忠十與師四敗績而宣卒見殺瑾奔淮南事行密甚力為具殺徐知訓而知誥族之

王潮　王審邽　王審知 僖宗時壽州屠者王緒合群盗據壽州潮主稟士推其信緒附秦宗權宗權責賦急緒南走潮与二弟從至南安縛緒列二劍祝之至審知劍躍審知讓潮為將而已副潮出令交廣入巴蜀以幹正室泉州人上酒迎勞審知監從弟彦復取福州汀津玄師昭宗以（福州）為威武軍使鎮作四門義学還流亡定賦勸農人安之潮卒審知襲事全忠（審邽）喜儒術善吏治守泉州中原公卿多來依之審知亦儉約礼士仕宦者亦多依之全忠封為閩王餘見五代

劉知謙 避乱封州節度掌宙事之於子孫黄巢乱據（封州）撫流士畜甲養士境内肅然子（隠）繼之攻（廣）州盧光稠敗走賂朱全忠自固五代時為（南漢）

杜洪 逐岳州刺史取之又據（鄂）僖宗借節度附全忠絶東南貢路昭宗遣使東出皆殺之行密將李神福圍之牛全忠救之久亦敗行密斬之

鍾傳 洪州人衆盗推為表仙芝掠撫州不能守因據之取（洪州）撫州南城民危全諷（間傳）士之據撫州廣明後不郷貢惟傳歳貢士行郷飲士不遠千里至少射獵与虎鬭既貴悔之從節重斂商人至奔貨夫昭宗末子匡時継

匡 于弟匡範擊日江州歸淮南備之楊渥圍洪州執之全諷謀大宰向淮南薦衆十万王茂章謂不足當楊州下等梁末為揚氏所并

田頵 行密同里約為兄弟事行密奪盧州謀居多攻宣州禽趙鍠行密攻取皆其力表鎮寧國行密左右求貨不已頵求池歙不得遂怨行密李神福勸行密早圖之陷其殺良將康儒攻錢鏐於杭鏐為禍軍質子絶行密通全忠反攻頵行密將吳挙殺之死於乱寛厚善治愛民

朱延壽 事行密戰功居多壽州高彦温降全忠攻拔之全忠中壽春擊去之取黄斬光

三州　詔宗詔圍蔡以拔全忠　壽州閉門絶
全忠用軍常以寡鬪衆還者盡斬与田頵
謀絶行密行密詐以
代鎮壽至揚州殺之

張雄武寧將偶時溥乃合兵渡江壁白下取蘇
州治臺城為府有戰艦千餘善馭衆其死
人為　**馮弘鐸**代為刺史　善騎射侃侃若
立潮　儒者　納好行密　襲田頵於
宣大敗（行密）恐其
入海復振迎歸自副

奸臣**崔胤**慎由子　險譎　崔昭緯薦得相　昭緯誅
亦出　結全忠還相　逐陸扆　昭宗醜其行
罷之倚岐復相　鎮清海又托全忠還相殺王
摶詩中尉　号崔四入　欲誅刘季述召全忠
兵　全誨劫帝幸鳳翔全忠圍之　胤盡誅宦
官分斥近臣　知全忠纂則奪巳宰相募兵為
備　全忠殺之　亂死十日全忠迁帝
于洛　近殺百姓奔号罵國賊賣社稷

崔昭緯險刻　內結宦臣外連強藩制天子固其
權　上委杜讓能詔兵食召茂貞行瑜擁

兵殺之　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　行瑜誅
亦罷　復請全忠盡己又貽諸王詔　誅其罪殺之

柳璨公綽族孫　貧　諸抑不齒　非史通作析
微　昭宗好文或薦代李谿　帝密拜為相
雖崔胤起布衣至相不四年　挾全忠　誥
宿衛　因長星見殺大臣三十餘人　脅哀帝
遜位為冊礼使　全忠流而斬之
臨刑自悔曰負国賊柳璨死宜

叛臣**王行瑜**朱玫列校　斬玫遂鎮邠寧　與茂貞韓
建弟行實求討山南楊守亮不從自擊邠
之　李克用欲以王重榮子珂繼鎮河中　行瑜
不可　陳兵闕下殺韋昭度欲廢天子　克用問
罪敗走為
下所殺

陳敬瑄弟田令孜使擊毬得第一　鎮西川　僖宗
幸奉天　号慟迎帝繕治行宮　奉行在百
官吏無敢乏　篙東供億豐餘　黃頭軍奴敗
巢賊　賊戒無與鴉兒鬪　殺京師閑子數千不
肖剽閭里者　令孜得罪亦被流　曾昭宗立
不奉詔令孜自出監西川軍亦使募黃頭軍自

擊又召王建　激之乱為敬瑄計　建乞討之詔
三發兵大疫詔龍兵建不奉詔圍之二年敗
之　建自稱留後斬敬瑄
尽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逢吉曾孫　王重榮討巢賊書檄報發神
安思敏　敗興元（楊守亮）用之　韓建禽
守亮建用之　畫策脅昭宗因入王尽散其殺
後軍　曰夜導建不臣　全忠攻潼關建使納
款全忠
殺之

○四夷

唐亦蠻夷抗衡者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
時羣臣獻議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
詳而未盡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叛不勞師降不
釋備故曰周得　秦築長城限中外後魏亦
人築一步力十里役三万人不旬朔而獲

久逸　故曰秦得中　漢以習元不能止趙王之
逆而冒頓手弑其親乃冀其不與外祖爭武
帝時胡寇益希宜跪絶而連兵畢宣時匈奴
遠遁猶給西北歲二億士十万　魏晉資奉踰
昔緣粟散數万里外中國為羌胡殺且千載
故曰無策　嚴尤謂古無上策　不能臣妾之也
誠能之而不用耳　秦無策懷狄而亡国也　秦
亡非懷狄也　漢得下策謂代胡而人病既病
又役人奉之　無策也　故曰辯而未詳　班固謂
礼遜非所以接禽獸夷狄　而漢飽射狼以粟
肉故曰詳　**杜佑**謂周畝百步秦以二百四十
而未尽　步而一夫百畝又請三晉
之人耕　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与戰不得入
官　大率百人兵農各半故国富兵強　今百人
才十人為農　餘皆它役　夕秦凌鄭渠溉四万
頃　白渠溉四千五百頃　求溉中兩渠溉不過
万頃　大曆減至六千畝　畝賸一斛　歲少四五
百万斛　欲富強不可也　漢長安北七百里即
匈奴　侵掠不息　晁錯徙障塞而比邊　安今潼
關之西　隴山之東　鄜坊之南　終南之北　十餘

州數十万家誠能復兩渠之耕屯蓄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大臣榮逸戰士離落雜然盜發則疲馳以戰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有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其賞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重之過其敗三也罰輕之過其敗四也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圍兵數十万以誅蔡四歲然後取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乱五敗益甚二杜之論如此）(代宗德宗)時吐蕃再入常以南詔爲前鋒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皐)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使道蜀入貢使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一空又敢率貧民因緣殺掠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春夏耕蚕以資衣食秋冬嚴壁壘以候寇戎此其備禦之可施行）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以南蠻記唐所由亡云（元宗置十節度經略使安西節度撫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

○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

突厥　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隋末始畢克汗寖強高祖與連和(定楊可汗)（与劉武周宋金剛婁冦河東秦王擊殺之）(頡利可汗)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意(太宗)禽之以置州縣（冦汾陰賂之許以和親劉黑闥復誘入冦定州復入冦秦王責之受盟而去復入冦至便橋太宗自出禦之請盟而退卒遣(李靖)禽之俘告太廟國亡以頡利所統爲六州突利所統為四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時降者十餘万咸詩內究護開奧而空漠北溫彥博請置河南如武帝留五原塞為扞蔽魏徵言是養虎遺患不如遣還河北帝主彥博議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入朝拜右衛將軍思摩亦頡利族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被禽帝以為忠而立之願以守北門居三年不得衆復歸朝從伐遼延左賢王亦入侍）(車鼻可汗)自立（突厥部人頡利既敗畏薛延陀不敢自立薛延陀立遂強(高宗)初禽之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唐書謂三十年無戎馬警未幾單于都護府突厥反(裴行儉)討平之明年骨篤祿反）(高宗)時骨篤祿招散亡據黑沙城以叛（冦并州薛仁貴免胄示之引去又冦蔚州(武后)時冦朔州）(默啜)立益強（骨篤祿弟冦涼州）（降武后又從其請以六州突厥數千帳并穀種雜綵數万段之由是益強據地万里有兵四十万諸夷皆附有輕中國心屢入冦(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北自是不敢度山牧畋(元宗)初遣其子同我圍北庭都護(郭虔瓘)斬之擊拔曳固恃勝為其所斬）(毗伽可汗)盡有默啜之衆（掠涼州敗河西節度由是大振及肯默啜之衆求和(元宗)東封張說徵其大臣從封不有與吐蕃入冦上聽其互市我馬為下所殺）骨咄葉護

立遂衰（殺毗伽子自立諸部又攻殺之自此互相爭奪遂衰但絲攻殺其自居可汗獻之元宗而北邊晏然）突厥始國於後魏至是遂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　與突厥分有烏孫故地　曷薩那（隋朝被留）國人立射匱浸盛（與突厥亢）統葉護繼之遂霸西域（射匱弟皆諸國賦貢入朝廷用封倫說許婚）賀魯（高宗時入寇薛定方禽之獻俘昭陵）阿史那都支（與吐蕃連和侵安西高宗遣裴行儉禽之自是遂衰）武后時別部烏質勒方強解瑟羅畏之率其部人內遷長安死　未幾突騎施又起自

相殘滅　元宗時西突厥亡（烏質勒突騎施皆西突厥別部）

吐蕃　西羌屬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唐初浸強（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君曰普贊）弃宗弄讚入貢求婚（太宗未許帥廿萬寇松州求婚侯君集敗之復求婚許之）論欽陵秉政國益強（欽陵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三弟將兵于外鄰國畏之陷西域十八州高宗以薛仁貴討之敗績李敬討之亦敗普贊死欲當之裴行儉諫欽陵為政不可）（時吐蕃之境東接松涼南至天竺西陷龜茲北抵突厥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比數入寇婁師德破之河源八戰八克武后遣韋待價擊之大敗唐休璟破取其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遣使求四鎮十姓地郭元振沮之）論欽陵見忌自殺之遂不振（器弩悉弄滿長謀殺之故自殺贊婆及欽陵子以所統士千帳來降唐休璟又大破之洪源遣使求和諸部皆叛）弃隸蹜贊立又數敗（立方七歲元宗初入寇薛訥大敗之武街又入寇王君奐敗之青海信安王禕拔其石堡城拓地千餘里更命朔方節度為振武軍數敗懼入貢求詩書趙惠琮矯詔襲之朝貢復絕以四十萬入寇後舉國守據石堡城每麥熟來獲王忠嗣敗之哥舒翰復取石堡城）德宗時婆悉立復常為邊患（寇李晟敗之平涼劫盟涇隴邠之民幾盡歲歲入寇賴韋皋擊破之）回紇南詔背之始弱（初常挾雲南入寇雲南歸唐吐蕃始弱然亦無歲不入寇回紇南詔皆為中國擊敗其師）（憲宗時亦常入寇穆宗時入寇求盟）文宗時達磨普贊淫虐國益衰　武宗時論恐熱強（攻尚婢婢寇河東宣宗時掠可西）懿宗時拓拔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吐蕃自

是衰絕

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虜李軌得涼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元宗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警幾四十年乾元後隴右劍南山西二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思復河湟未暇宣宗後之後為回鶻所并

吐谷渾　高祖使擊涼李軌　太宗時（寇州李靖司破之○請頡晉遣子入侍畏吐蕃高祖為徙之靈州故地皆入吐蕃）

回鶻（本回紇德宗時改）其先匈奴　突厥亡惟回紇為疆并薛延陀有其地款太宗（請吏置燕然都護府統之）

（大都督七州皆爲）高宗時犯邊（薛仁貴敗之天山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九姓遂定）天寶間裴羅立攻殺突厥盡得突厥地祿山反徵其兵入援（葛勒可汗與子儀會討祿山遂掠東都至代宗初始歸國）入寇長安代宗幸陝（又與吐蕃懷恩大入皆子儀擊走之自是歲擾邊）德宗初入貢求和親（乞改號回鶻爲唐擊吐蕃許之）穆宗時求婚許之（請以兵佐義軍伐幽鎮議者懲艾不聽）武宗時諸部皆送款（爲黠戛所破求內附回牟欲乘此釁之德裕不可未幾入寇詔諸道兵之劉沔大破之迎公主歸）宣宗時入貢

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故名

○夷男求婚於太宗（元齡勸許之東太宗東封改突厥思摩李世勣破之絕其婚）子拔灼立回紇諸部據其地（李勣滅其國回紇鐵勒諸部請吏爲州縣）

沙陀　西突厥別部沙陀處月之別種姓朱邪（沙陀其大磧名）睿宗時入貢（後吐蕃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朱邪執宜復歸唐）懿宗時朱邪赤心助平龐勛　僖宗時李克用收復京師

（丹狄）契丹（大賀氏）本東胡種居鮮卑山至元魏立今號　太宗時內屬（置松漢都護府）武后時叛（孫萬榮據營州叛陷冀州狄仁傑撫之眞後李楷固卒平之遂附突厥）元宗初方強屢敗中國之師（薛訥討之敗郭英傑討之敗死張守珪斬其王屈烈安祿山討之又大敗）　自至德後藩鎮擅地亦鮮入寇　懿宗時阿保機有其國大賀氏遂亡

渤海　本靺鞨附高麗　武后時仲象者度遼自固（詔封震國公）睿宗拜渤海郡王子武藝斥大土宇欽茂徙上京寶應初詔以渤海爲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朝貢史無傳焉）

（東夷）高麗　本扶餘別種（居平壤城有鴨淥水）高祖受其稱臣（溫彥博以其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國勸受其稱臣）太宗時蓋蘇文殺其王建武而立藏自爲莫支離帝嗣拜藏爲遼東郡王　蓋蘇文伐新羅帝親征之（拔蓋牟城爲蓋州遼東城爲遼州　於是高麗北部高延壽及靺鞨十五萬來援帝合圍之延壽舉衆降因号所幸山爲駐蹕山勒石紀功）高宗初蘇定方大破之　泉男建自爲莫支離而討其先男生　男生告急李勣討降之禽其王高藏（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爲九都督四十二州置安東都護於平壤以統之）

新羅　居漢樂浪地　王真平遣使入朝高祖拜新羅王　太宗却其女樂（真平無子女善德嗣善德死妹真嗣）高宗時納高麗叛衆據百濟地劉仁軌大破之

○武后賜吉凶要　興光襲立子弟入太學　元宗使邢璹弔承慶　文宗時張保皐使鄭年平

其國之亂　會昌後朝貢不至

百濟　高麗之南　高祖時數朝貢封王（時高麗數侵新羅）（高宗遣蘇定方禽其王平其國得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户以劉仁願守百濟城）其王之（從子圍仁願劉仁軌人擊降之武后時其地爲新羅渤海所分百濟遂絕）

高昌（麴氏）　漢車師前王廷也　正觀初其王文泰來朝　久之與西突厥通壅掠西域之朝貢詔侯君集滅之爲西昌州（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龜茲　一曰丘茲（距京師七千里）　姓白氏　正觀初獻馬後臣西突厥乃以阿史那社尒討之

（四海寧一爲藥使許敬宗譔西域圖志）武氏即其地爲都護府（部護）

（以政補者日郄名振郭元振張孝嵩我遷云）

疏勒　姓裴氏　正觀九年獻馬又四年獻方物開元中冊爲疏勒王

罽賓　居葱嶺南（距京師万二千里）　正觀中獻馬　天寶初冊其子龍襲王

（南蠻）南詔（謂詔爲王）本烏蠻別種　高宗時遣使至開元冊爲雲南王　楊國忠以鮮于仲通鎮嶺南閣羅鳳遂反大破中國之師　德宗時異牟尋上表請弃吐蕃歸唐（擊破吐蕃來獻捷貞元中冊爲南詔王）　文字時杜元穎鎮西川寇成都（郭人）其　自此常爲南方患

宣宗以高駢爲安南都護平之（未幾中國貪刻又叛）懿宗時僭號　僖宗時求和款附

驃古　朱波也　德宗朝遣使詣韋皐獻樂扵足

皐作南詔奉聖樂

西原蠻　有黃氏　穆宗長慶初嚴公素請討之

韓愈諫　大和中董昌爲經略夷其種

古今記要卷之十五

古今紀要卷之十六

慈溪　黄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五代

梁（穪帝九十七年）

朱温從黄巢爲賊　王重榮破之同州　以華州降　賜名全忠　拜汴州宣武軍節度　被趙犫敗巢軍　秦宗權使張晊攻汴甚急　朱瑾朱宣救之　晊敗去　忌瑾宣即誣而攻之　克用復京師　遂至汴　置酒而攻之（自此爭河朔兼州相攻迭有勝負淮三興師向淮南皆敗績）　時溥鎮徐州攻取之（以龐師古守）執朱宣取鄆州（以朱友裕守）襲朱瑾取兗州（以葛從周守）

○詐韓建降華州　殺魏博牙軍取魏博　攻趙匡凝取襄陽（楊師厚）攻趙匡時取江陵（楊師厚）

○圍鳳翔刼帝遷洛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興師討之　王師範亦結淮南合平盧兵討之　遂弒帝絶人望而簒之是號太祖

太祖（更名晃）　以敬翔爲崇政院使（改唐樞密爲之）軍民一以委之　與晉戰屢敗　鬱鬱多躁　子友珪弒之（元年圍晉潞州築夾寨守之大敗四年襲趙晉救之敗於柏鄉乾化初楊師厚屯邢州趙晉伐幽州太祖自將救之又大敗而歸）

末帝　踈忌宗室　專任趙岩張漢鼎張漢傑依勢弄權　敬翔李振雖執政而不用其言　欲以段凝代王彥章招討將士憤怒　晉兵入自殺

敬翔（作戲刺語俚俗故全忠喜之答春秋戰爭兵法不可用於今益喜與叅戰謀居多故動靜輒以問之篡弒之謀翔爲多用兵三十年細大必關惟馬上得休息全忠剛暴惟翔能承其意妻劉氏有寵於全忠權勢侔於翔友珪弒逆棄其崇政院使鬱鬱不得志梁亡李振歸唐翔自縊死）

朱珍（少與龐師古從全忠爲盜善治軍得降兵皆以屬之選將五十人皆可用敗黄巢破宗權并兗鄆皆勇出諸將威振河朔魏博殺樂彥貞與李唐賓威名畧等攻掠四方常與俱而唐兵曉勇過之與唐賓交惡殺唐賓全忠殺之）

龐師古（將騎兵攻孫儒於揚州不克取時溥走朱宣攻揚州營清口不敢違全忠命不肯就高爲栅水至不能戰見殺）

葛從周（巢敗始降梁全忠攻蔡墜馬賴其扶得脫晉攻張全義敗之悅河與丁會取魏宿州鏊閭門敗晉兵晉兵復勝而失其子落落擒朱宣走朱瑾與師古各道攻揚州大敗五日下洛邢磁三州救魏出兵閉門復戰大破然兵攻滄州不用監軍言大敗然兵於老鴉堤又還敗晉兵于青山從攻鎮州王鎔乞盟劉鄩襲兗州招降之全忠即位以疾致仕）

張存敬（同敗晉兵悅河與從周敗然兵老鴉堤同攻王鎔入鎮州取馬十万攻幽州取瀛莫郭果攻定州敗王處直攻王可下晉絳）

寇彥卿（初爲羅紹威畫計殺牙軍動作皆如全忠旨全忠嘗謂敬翔劉捍彥卿皆爲我生）

賜愛馬一夫烏團鳳翔全忠稱神將隠昭宗迁洛駈徙長安居人

劉捍 攻鎮州王鎔求和攻定州王處直降皆以一騎入城諭意圍鳳翔亦入城見茂貞計事　攻淮南為浮橋全忠攻壽州回亦為浮橋劉知俊執送茂貞斬之

康懷英 乘朱瑾出以兖州降取趙匡凝鄧州攻鳳翔為先鋒楊行密救宿州擊走之丁會以潞州降晉懷英築夾城圍之亡大將三百劉知俊降岐朱友恭降晉討之皆大敗

劉鄩 事王師範有機畧襲葛從周兖州苦守之力屈不降曰吾主降即以城還師範降遂素服歸梁為元從都押衙吾諸將上居之自如劉知俊以長安降岐討而鎖之魏降晉莊宗入魏鄩乘虛襲太原不克乃爭魏積粟末帝隨與晉戰大敗河朔皆入晉復兖州殺張万進討朱友謙尹皓段凝諂之妾入明帝宮故二子遂凝遂雍皆被恩寵

牛存節 木強忠謹　破張晊救張全義攻魏攻鄆皆有功　守宿州料淮南必攻徐兵先朱達至夾城之敗急救澤州守同州茂貞朱友謙東西圍之溝而鑿井水皆甘

張歸霸 巢敗降　拔前反射斃賊張晊伏兵擊張晊蔡州急擊蕭顥全忠得拔營去攻兖鄆晉人攻魏擒克用子落落內黃破劉仁恭弟歸厚敗張晊赤崗　射時溥將陳璠攻鄆体破十萬梁亡家皆族

王師重 善劍槊自秦宗權歸　蒙氈送入水冒大率兵入濮州　青州威惠劉捍搆殺之

楊師厚 李罕之選入獻晉　自晉奔梁攻王師範求棣州　攻襄陽走趙匡凝進攻荊南走匡明劉知俊據長安奇兵入其西門克之從全忠擊趙攻燕皆敗留屯魏州悉領梁之勁兵全忠死遂節度復牙軍（銀鎗）效稍難制末帝召誅友珪事無巨細皆諮心益忌及之其死也末帝受賀自是欲分魏相為二而魏傳降晉梁自此失河北

王景仁 初名茂章行密驍將救王師範殺宋友年全忠自將二十万攻之亦敗（[illegible]）

（宋[illegible]之[illegible]）繼楊渥守宣州渥攻之奔錢鏐全忠名之歸梁　攻趙晉人大敗之柏鄉　攻廬壽亦敗

賀瓌 朱宣使將兖州全忠疾馳禽之侍賓館吏相朱瑾不下全忠盡殺同降者獨不殺瓌全忠擒以身報末帝時河北皆入于晉使與謝彥章屯行臺與彥章有隙殺之軍敗還卒

馬嗣勳 攻鳳翔時詭降韓建練輿載兵入魏為羅紹威殺牙軍八千人

謝彥章 葛從周養為子以錢置盤中教陣法　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善將騎兵多而益辦好禮儒士在軍中亦儒服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師威左右馳驟若風雨　晉人望行陣齊整知彥章在此　賀瓌忌而殺之

唐（[illegible]帝凡十四年）

初朱耶赤心討龐勛賜姓名李國昌遂據雲中與子克用殺監軍擊寧武岢嵐李琢討之敗走韃靼　巢賊亂以韃靼諸部赴難復長安功第一　追巢賊於汴朱全忠襲之　克用請討全忠不許（軍皆黑衣賊憚之号鴉軍）　全忠乞討克用宰相張濬以自任濬敗走　王行瑜率三鎮兵犯闕殺宰相克用討誅行瑜欲并討二鎮不許　常與全忠相圖　全忠篡位而克用卒。長子存勗十一從攻戰　克用之終也賜之三矢曰梁吾之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吾歸梁此三者吾遺恨存勗凡用兵則告廟取矢

斂以錦囊負而前驅繫燕父子（劉仁恭劉守光）函梁君臣之首還矢先王而告成功遂代梁有天下是爲莊宗

莊宗 以周德威爲平章境内大治連年出征政事一委張承業餉饋不乏（郭崇韜決策滅梁平蜀）○然内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克敵後志意驕淌泆湎聲色 明宗兵至爲伶人郭從謙流矢所中殂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覆屍焚之

明宗（本夷狄無姓氏爲克用養子名嗣源） 莊宗使討魏州趙在禮至鄴軍變返洛即位 斬租庸使孔謙罷其苛法罷監軍 相任圜朝綱粗立 置端明學士馮道趙鳳爲之（明宗不通文字使重誨讀章疏亦不通故置） 慮囚 均稅○刋九經 自即位每夕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内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内藏庫賞廉治貪年穀屢登甲兵罕用於五代爲小康使輔相得人當尤有足稱

愍帝（明宗第五子） 潞王從珂廢殺之而自立 石敬瑭舉兵從珂自殺號廢帝

郭崇韜（孟知祥薦代中門使其貺參管機要決策圖鎭州不可以契丹入寇退 梁王彥章取德勝圍楊劉決策攻之既失德勝梁兵日至唐欲弃鄆畫河自守獨決策襲汴八日滅梁 未嘗忌戰畢竟以[illegible]議恐欲命第一功天下忽已任遇手無問[illegible]爲宦官馬紹宏所忌乃請立劉后言天下利害軾五而求出鎭莊宗不許仍爲樞密使 莊宗欲起樓避暑之當如河上對慎暑坐變清涼宦官因間之 宦官伶人譖河南令羅貫崇韜力爭益不合 思立大功自安乃求征蜀 監軍李從襲誣有異志宦官馬彥珪矯詔殺之 以唐威德諷諭南詔語蠻 獻所藏劍南郊而殺蜀以所養少被譏 契丹謗蕩墓 獨不拜僧惠誠）

安重誨（明敏謹恪 爲明宗中門使決大計明宗立功佐命功勳機密事無大小皆參決）勢傾天下盡忠無心時有輔益而恃功矜羅無賢人君子之助卒至臣主俱傷○斬殺直馬延矯詔殺宰相任圜右作威福更○劫河南嘉禾却夔州白鷹却宿州白兔諫以馬瘠寵駮田令方諫以不給候三馬殺醴泉令黏盡忠○信韓玫而絶錢鏐 徙陷楊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 以李嚴監軍知祥叛 以李仁矩鎭閬董璋叛 遣石敬瑭討董昌重誨自督糧運蜀人恐動朱弘昭又表其怨望召還致仕 宦者翟光業遽殺之

周德威（望壘如敵數 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築夾城圍潞德威盡撤重兵在外莊宗疑召之即還遂從莊宗大破梁師 梁王景仁擊趙至柏鄉德威退屯鄗誘之大敗之 擊劉守光破幽州與梁劉鄩爭臨清饋粟擾洶洶莊宗銳於見敵德威老將相務持重 莊宗迫之戰父子皆死於胡柳陂 禽梁將陳野乂 禽守光與將單廷珪）

符存審（犯法臨刑主將愛妓召使歌得不死從李罕之歸晉 爲將有機略與周德威齊名小大百餘戰未嘗敗 破居庸關擊王行瑜破龍泉寨攻汾州執李瑭 攻潞州降丁會敗夾城皆有功 契丹圍幽州獨決計擊走之 從戰胡柳陂 復取德勝 築河南北兩城 各夾寨劉鄩攻同州大敗之 破趙張文禮 扶病禦契丹幽州 譏不得與滅梁 病薨 彥饒）

史建瑭（從破黃巢同被圍於梁驛 梁人常戒父先鋒 柏鄉之勝周德威擊左建瑭擊）

七梁主自將擊趙而晉方攻燕建瑭捕梁芻牧者斷之使言晉軍至夜擊梁兵亂之令中忠病遂劇而皆得專方收燕薊驍騎 **子匡翰**（沈毅）

縣遂爲先鋒討張文禮中流矢卒

有謀接下以禮 与部曲語未嘗不名 好讀書尤喜春秋 閱獄戲罵慰勉之

王建及 先登陷陣 栢鄉之戰奪守河橋 胡柳陂之戰奪梁土山遂大敗之 焚賀瓌攻德勝夾寨戰艦 監軍韋令劾言其不可典兵 怏怏卒

元行欽 爲劉守光攻其父囚之又爲害其兄弟 與明宗八戰八克明宗七中之行欽以中 明宗服 敗降明宗養爲子 莊宗賜姓名李紹榮 驍敢 莊宗於潘張數寵絶諸將 討鄴州趙在禮無功明宗軍變行欽以友聞而殺其子從璟明宗罵我兒何負爾行欽曰先帝何負尔遂死

安金全 驍果工騎射能禽生踏伏 病居太原力疾破梁王檀然莊宗不以爲能不錄其功

西方鄴 明宗自魏反兵汴州孔循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鄴責其負國 又欲殺石敬瑭以堅人心 鄴宗而猴藏之 明宗至汴鄴西迎莊宗遇弑鄴請死 明宗愍前所爲討高季興獨有功取三州

烏震 与符習爲趙王鎔報仇張文禮 文禮執其母妻捉之不顧 文禮乃斷其手鼻不誅而縱之震爲一慟而率晉軍攻破鎮州以功拜刺史 歐陽公謂大不孝

符習 本王鎔軍校 乞歸討文禮報冤不勝 還求一鎮自攻取亦無效 又乞討趙在禮遇明宗兵變歸明宗

孔謙 勤敏傾巧 少爲吏知聚斂事 晉梁相距河上十餘年調發供饋未嘗缺成晉之業乃爲多 然民亦不勝苦 屢求租庸使郭崇韜不与 給宮景進爲求得之 違詔督天下已除賦 塞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征算天下怨苦 明宗斬之 罷使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 孔謙既誅乞三司置使就使爲之 明宗常召食曰三司專計無暇 知石敬瑭有異志財貨在太原者悉調取之 敬瑭入京師殺之

李嚴 使蜀陳唐功德之盛辭旨淸亮蜀人竦動与宋光嗣應對蜀益奇之 還言蜀可取狀 莊宗怒市蜀物少大怒伐蜀 蜀王衍願嚴來即降嚴馳入見衍即日蜀降 後孟知祥在蜀 忌嚴求爲西川兵馬都監 其母曰今行以死報蜀矣 至蜀知祥斬之而叛

李仁矩 明宗南郊使趣東川助禮錢 驕恣不赴董璋酒而与娼妓自飲 璋牽出將斬之 拜伏乃免 還言其必反 安重誨使鎮閬州以制之 至蜀日伺其動靜以聞 璋攻之敗死

朱弘昭 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 副董璋東川不自安求歸鎮鳳翔 重誨督軍過鳳翔表其怨望及其回閉門拒之 樞密使范延光等知禍將興辭去而弘昭馮贇代

馮贇 明宗病與孟漢瓊王淑妃弘昭四人掌機務及立愍帝益自以爲功 以路王從珂代敬

瑭 從珂反愍帝召弘昭計事 弘昭投井死贇從進亦殺贇

劉延朗 從珂之起鳳翔與共事者韓昭胤延朗等五人 愍帝追從珂代敬瑭 昭胤等勸從珂反而張蒙又以太白山神語贊之 延朗調戒中民財助軍 敬瑭來朝延朗等請留之不從 罷敬瑭揔晉 延朗言不可不從 敬瑭反延朗勸親征 敬瑭入京師見殺 與房暠掌機密而專任事 納賂多者得善州 積錢三十萬

康義誠 事莊宗 從討趙在禮勸明宗即位 密與結秦王從榮而入白明宗言其反 從榮敗閱其家貲 請將禁兵討從珂至則降之 從珂夷其族

豆盧革 相莊宗 雖名族而無學問 薦韋說爲相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 默默無所爲 性諂崇韜而已 崇韜死盡忠亦無學術 大水民餓死帝責之不能對 各以其子爲拾遺 人議其父子同省又各以爲學士 爲山陵使復入朝安重誨詬之遂貶

任圜（明敏善談辨人愛其容止聞議論益竦動勸李嗣昭堅守潞城爲嗣昭辨謗嗣昭討張文禮戰歿代將諭城中早降後留守鎮州有惠愛郭崇韜鎮成德以相善亦以鎮州事多爲張彭所責遂有隙崇韜忌之伐蜀辟与俱崇韜死代將自蜀歸相選才俊抑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臣盧革韋說罷議相安重誨薦用崔協圜力爭謂協沒字碑惟与重誨交惡爭事上前厲声色上不悅不与重誨歌妓益相惡退居磁重誨誣其反殺之）

趙鳳（髡爲僧以避爲兵好直言性剛强極言劉皇后拜全義爲父不爲草戚諫罷設全義養子貴安重誨不知書始置端明殿學士於上左右以鳳与馮道爲之善任圜圜之死獨號哭責重誨諫召用相士周玄豹明宗堅欲幸鄴鳳手疏責誨而罷幸斧佛牙邊彦温誣重誨反鳳啓明宗族彦温重誨得罪莫敢言獨數言其盡忠遂以朋黨出爲節鎮錄分將校賓客○初于嶠亦許直敢言与鳳俱在翰林鳳既貴嶠常訾詆之鳳以告明宗而流之天下寃之）

李襲吉（博學多知爲書諭梁辭甚辨麗全忠歎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敬翔答之書辭不工○書多傳於世恬淡文辭自娛明宗未辛其後制冊皆盧汝弼爲之而文辭不及）

張憲（沉靜寡欲有文辭精吏事諫以即位壇爲鞠場莊宗怒毀壇以細鎧与明宗伐契丹又怒上庫簿有缺三萬又怒崇韜薦其可相伶人宦官幽之太原趙在禮善待其家而報之斬其使明宗入洛不肯拘存霸以待變不肯奉表勸進○[illegible]）

蕭希甫（機辯矯激不樂爲延官弃母妻奔梁變姓名走鎮州又不樂王鎔亡爲僧莊宗求隱逸士率紹宏薦之吝内宴儀樞密使不可坐官官物齒豆盧革等希意排斥之梁滅後宣慰青齊人譏以老母然堂上妻去室爲驅丞使乞惟自即位以後明宗欲用爲諫議臣盧革韋說沮之希安重誨肯誣殺革說屬宰相見兩省官不起貶死）

劉贊（就學時父衣以青布衫食以蔬力學舉進士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秦王從榮驕橫官屬皆浮薄諛諂贊獨率以正道秦王敗馮道爲力爭得免死）

晉（稱帝凡十二年）

石敬瑭出西夷明宗妻以女鎮太原廢帝徙敬瑭天下不受命求援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爲晉皇帝以之南下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与契丹是爲晉高祖

高祖父事契丹吐谷渾來奔契丹遣使讓帝憂悒病殂然能用桑維翰中國稍安又能樂聞直言懲法外稅民廢樞密院委宰相分判

出帝立景延廣用事告即位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又激契丹使者謂要戰則來契丹入寇帝自將擊敗之狃勝驕後契丹耶律德光大入執帝以歸

桑維翰（身短面長常自奇七尺身不如一尺面以姓桑發同音不得舉進士或勸他仕慨然著日出扶桑賦又鑄鐵硯卒舉進士與劉知遠贊敬瑭舉兵親往說耶律德光入援滅唐興晉維翰之力諫絕契丹出帝用景延廣絕契丹陰使人說帝出延廣而己爲樞密事無巨細一任之數月之間百廢复理復置端明學士悉用親舊遺賂巨万李彦韜馮玉讒之出尹京兆契丹兵至嘆晉始於維翰敗於延廣帝遣張彦澤以兵入府雖翰安坐不動厲声語之彦澤股栗不敢再生乃以帝命召下獄縊之而紿契丹以自縊）

景延廣（欲激以射不入誅不如不發數出帝不稱臣契丹闕契丹使喬瑩有橫磨大劍）

（十万口要錢則來契丹益怨帝置酒其事互相賜予極侈而是歲饑死者十數不 契丹兵至濟特功恣横 兵入京師先馳騎取延廣鎮之數十罪付壽使執自扼吭死）

吳巒（契丹入援特守雲州契丹圍之六月不下出帝継契丹牙將邵珂召契丹入攻晃州晉人使巒守之珂開引契丹入巒投井死）

漢（稱帝凡四年）

劉知遠其先沙陀人爲石敬瑭俱事唐明宗後爲桑維翰賛敬瑭有天下及契丹虜出帝歸王峻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自即帝位未幾契丹果遁以李從益知南朝事知遠殺之而改國號漢是爲高祖

高祖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坐視契丹之滅晉安行入洛而有之大抵多史弘肇之力 張璉助杜重威反許以不死及降殺之而以重威爲大尉中書令

隱帝驕縱狎愛後賛郭允明等 郭威平三叛鎮（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不敢專賞請賜在朝宰相以下□帝自即位楊邠擅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國以粗立 李業聶文進等殺邠章弘肇反謀殺郭威國遂亡

蘇逢吉（精神爽秀 獨得入侍 納文簿懷中同色進之 貪詐無行 知遠生日使理獄祈福無曲直盡殺之報曰獄靜矣 朝廷大事忘出之而無李故漢尤無法度不施德政民莫稱焉與蘇禹珪同被倚信逢吉尤納貨市權使李求言償玉帶錢 奪李崧田宅誣而族之 詔捕盜并鄰保皆族 守死不喪妻死使百官州鎮輸綾絹爲喪服 使酒辱郭威欲罷威又与史弘肇根惡纔李業殺弘肇郭威兵至自殺）

史弘肇（走及奔馬 初爲禁兵 爲將嚴毅寡言所至秋毫無犯 與楊邠蘇逢吉同受顧命之 慘酷 闗西用兵民相驚者無大小皆沒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即腰斬 謂安朝廷定禍乱直須長槍大劍毛錐子安足用 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 不喜賓客 隱帝與李業等嬉遊無度太后親族請托皆裁抑之 使自民抵罪者但以三指示之即腰斬 故人了求軍職輒斬之 欲歐逢吉李業郭允明用事以弘肇威權震主殺之）

楊邠（本魏州掌籍吏故不喜文士 長吏事不知大体謂国家府廩實甲兵完而已礼樂文物皆虛器 爲相行事句口人情不撓而止謂陛下但禁声有臣在 帝所欲爲皆抑不從与弘肇王章同日見殺 儉静得賂以獻於帝 晩節稍通賓客課吏寫史傳）

王章（知遠使掌三司 闗西用兵供饋未嘗乏絕然利下民甚苦之 民租一石舊以二升爲雀鼠耗章增二斗名省耗 緡錢出入舊以八十爲陌章減出者三錢 訴田者必括其隱田 謂文士一把筭子下知顛倒何益於国 權估官体 犯塩礬酒麴者皆死）

劉銖（慘酷[illegible] 知遠以勇斷類己符信之 鎮平盧皆民賦斂出此錢爲公用 隱帝忠其剛暴召之 喜李業能殺弘肇等謂一君可謂僂羅兒 郭威兵至盡殺威等家屬 威殺銖而赦其家）

李業（知遠后弟 隱帝時以母舅用事無顧憚時恢倚百出帝方与業等褻語相謂故紙鳶宮中 楊邠弘肇皆以爲不可故怨之而僭謀邠等 又遣語殺郭威威反 兵至取內庫金寶帶之而奔爲人所殺）

蕭文進（本軍卒善書等見親信　居中用事誅殺楊邠等　作詔書制置中外點閱兵糧指）

（毫殺戮　周兵至城濬臣在北百郭威何言　飲酒歌呼明日司已晃殺）

後贇（母本娼故善謳　隱帝尤愛幸之）

郭允明（知遠廝養為翰林茶酒　隱帝尤狎愛驕横　隱帝兵敗走允明追弑之而自殺）

○周（稱帝凡八年）

郭威為漢樞密以一頭子易置節度（白文河代王守恩西京）及平三鎮請徧賞將相藩鎮以結人心以樞密使鎮鄴　帝信李業遣使誅之威召魏仁溥謀倒用留守印矯詔誅將校激怒士心　討契丹至澶州衆擁之還兵滅漢是為太祖

太祖用李穀為相王峻謀軍旅范質守法度　罷貢獻　禁越訴　除牛租　誅贓吏臨終命王溥相　漢高祖弟李崇稱帝江東號北漢

世宗（郭榮　本姓柴幼從姑養高祖家因以為子）在位僅五年而外事征伐內修法度　誅樊何以肅軍政　簡士卒以汰羸老　南平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塞　廢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而造僧帳　毀佛像而鑄貨泉　均田租　定刑統　考雅樂　設科目　神武雄略盡心聽政應機決策出人意表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間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雖用法太嚴素有才幹聲名者無所間有尋亦悔之真一代英主也

恭帝幼嗣位我　太祖北征衆軍推戴帝遂禪位天下為宋

○王朴（知漢必亂去揚邠東歸　後從周世宗於澶州　獻平邊策（略曰吳先之白得吳則桂廣蜀可不戰而[illegible]）刳招吳必平則幽可望風而至淮井以北之江[illegible]之後可以平邊　時惟陶穀竇儀楊昭儉言與朴合　世宗見其議論偉然益奇之与計天下事無不合　征進守東京再征淮留守京師　明敏多材智陰陽律曆亦莫不通　為欽天曆　正雅樂（至本朝用之）剛果而得君凡所為無敢難者而亦莫能加　留守時廣城治道壯偉宏闊（[illegible]賴之）○我宋削平諸國先後皆如其言　撥汴口欲作斗門疾作而仆　年五十四）

鄭仁誨（唐將陳紹光醉拔劍欲殺之仁誨值立不動　還鄉事母以孝聞　与周太祖同在刘知遠帳下太祖每事質問仁誨所對不阿益奇之　太祖討河中李守貞檄書多所參決　其卒世宗親臨之　徽特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無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　謙德好礼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扈載（為文以辭多自喜　運源賦歷代（碧不鮮賦）竹　世宗録觀之拜翰林已病不能謝未幾卒）

初王朴薦之李穀穀不用曰命薄恐不能勝。時人主礼重文士載与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　穀文劣而無行特能遊諛取合載雖不及昭儼之議論粲然而不為穀之諛

死節

○王彥章（事梁　號王鐵槍　梁晉爭天下為勍敵　晉人得其妻子厚待而招之斬其使以自絶　末帝信讒不時　晉取鄆州事急敬翔激帝用之約三日　而果破夾寨之南城）

憤梁日削族趙岩等所爲岩等匿其捷書嫉之　莊宗攻兗州末帝以新募五百騎與之兵少戰中都被禽莊宗欲全之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遂見殺

裴約 事晉李嗣昭守澤州嗣昭子繼韜以澤路叛歸梁約召州人泣曰郎君背違君親吾死于此不能歸梁与州人拒守城破見殺

劉仁贍 事南唐李景驍勇守袁黃所至稱治　周世宗伐淮鎮壽州　世宗攻之百端不下請出戰不得憤惋成疾　景既割地奉表獨堅守不下　其子謀出行斬之於是士卒皆感泣死守垂死不知人副使茹以城降是日卒　世宗名壽州爲忠正軍

死事十五人　內馬彥超附朱守殷傳朱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本紀　毆公取王清彥超

張德源 從李罕之叛晉降梁　爲刘鄩守貝州備魏　晉已盡有河北山東數十州獨貝州堅守踰年不下城中食盡殺之以降晉人盡殺降者

夏魯奇 自梁奔晉　莊宗爲刘鄩所圍魯奇力戰決圍挾莊宗　戰中都禽王彥章　領河陽有惠愛徙宣武遷留不得行父老詣京乞留　董璋反攻遂州拒守食盡無救自刎

姚洪 初從董璋後事晉戍閬州　璋反招之投璋書厠中　被執罵曰老賊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尔爲節度何苦反邪　璋刲其肉食之至死大罵

王思同 刘仁恭甥　奔晉　善騎射好爲詩禮士　未嘗有戰功　守秦五年畫山川險利害明宗始知其才　從珂之反遣介奴通意說以獻之京師　被執曰非不知從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

張敬達 以騎射事莊宗　明宗疑敬瑭使敬達代鎮太原　敬瑭遂反　敬達攻太原契丹圍之救兵不進力窮楊光遠逼之降曰諸公何不殺我而降光遠斬之契丹哀其忠葬之

翟進宗 張万進守晉登州進宗守晉淄州楊光遠反脅二州惟進宗不屈見殺

沈斌 斌爲石晉守祁州契丹過祁趙延壽招之斌登城罵其父子陷腥羶城陷自盡

王清 事石晉　戰陽城先壯重威奪中渡橋開路重威有二志同行宋彥筠亦退獨力戰死

史彥超 事周　周圍漢太原契丹救之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歿于陣

孫晟 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繪賈島事之道士以為妖逐之　儒服謁唐莊宗安重誨惡之畫像構之　奔吳相李昇父子二十餘年　富驕肉臺盤　世宗攻淮急使晟奉表稱臣割地　世宗厚待之問江南事然於不對臨刑神色怡然正衣冠南望拜乃就刑

一行傳

處山林二人

鄭遨 唐昭宗時欲隱妻不從弃妻子入少室山爲道士　欲求松脂徙華山　與李道殷羅隱文號三逸士　唐晉召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　詩章爲人貴重

張薦明 遨同時　少儒學　為道士唐高祖召講道德經　因鼓声論守一

去就不違義一人

石昂 家書數千　四方士多從學問　不求仕符習辟為臨留令　楊玄朗諱石　費者改為右昂責玄朗奈何以私害公　解官歸　父不喜佛柩前誦尚書云所欲聞　石晉高祖求孝悌士其上其義行召為宗正丞　諫出帝不從稱疾歸

以忠獲罪至死不言一人

程福贇 晉出帝親禦契丹軍士縱火欲亂福贇救火被傷恐動搖人聽因匿不言李殷誣為乱遂殺之終不自辨

孝弟一人

李自倫 六世同居　石晉敕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旌表門閭

唐六臣（歐公曰朱全恐以客將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不可是歲彗星出柳璨殺樞等白馬驛以應之不附梁者皆死朝廷一空明年張文蔚等奉冊寶于全忠使樞等不死雖未必能存唐亦必不亡唐而獨存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儒不肖之徒耳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文行知名制詔守大体柳璨殺樞等力講解朝士多賴以全為梁冊禮使遂）（祖之梁初制度皆所裁定居家亦孝弟）

楊涉（祖收唐名家世守礼法拜相與家人對泣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為梁傳國寶使遂）（相之子舜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事五代常以心疾致仕）

張策（年十三知黃初元年二月鼎銘之妄好浮居為僧巢賊至返初服奉父母避亂克）（用政行諭與婢與母婦全忠薦于朝為梁傳寶副使遂相之）

趙光逢（文行知名方直溫潤稱玉界尺以世亂棄官壯門薦柳璨復仕為梁押金）（寶使遂相之文相末帝）

薛貽矩（為韓全誨作畫像贊全忠薦之朝衰帝遣勞軍稱臣拜舞還趣帝遜位為）（梁押金寶使遂相之）

蘇循（諛巧無恥全忠敗於行密偈議帰受禪為梁礼冊礼副使自以附會當首見用然）（揚惡其無行勸歸田里從朱友謙降晉拜州廨聽事謂之拜殿入見舞蹈呼萬歲稱臣）

義兒（後唐以養兒成功亡亦由之可紀者九人其一為明宗）

李嗣昭（本姓韓膽勇過人太祖戒其飲終身不飲以謹厚常從用兵河中敗王珙）（又敗梁救兵取澤州奪潞州戰功最多攻鎮州張文礼中流矢卒子繼韜降梁在）（宗斬）

嗣本（姓張從破行瑜攻羅弘信破潞州夾城擊劉鄩下洛城蔚州鎮）

（契丹戰沒）嗣恩（姓駱）存信（姓張）存孝（既取潞州怨讒附梁晉擊）

（而車裂之）存進（姓孫從破巢賊戰栢卿繼嗣昭攻張文礼戰沒）存璋（與張）

（承業受顧命立莊宗以繩軍士競可肅清夾城拓鄉魏博之戰皆從）存賢（姓王）

（善角觝援朱友謙於河中食少或謂江中人從殺手帰梁杏曰死吾志也復何恨卒敗梁兵）

伶官

莊宗好俳優知音能度曲自爲王至天子常與倡

優雜戲（爲刘叟賁藥以誚刘后）周匝（胡柳之戰失之藏梁復得如其請以梁）

（敎坊使陳俊爲景州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崇韜諫不聽）敬新磨（諧）

（獵縣令批李天下頰殺敬新磨則同無光尤善俳而無亡過）景進 史

彥瓊 郭從謙（三人敗政亂國之最進參尹國政乞採美殺皇弟存）

（翔誣友謙并其將皆族之彥瓊致趙在礼從謙優名門高拜崇韜爲叔父爲存乂）

（養子流涕稱二人冤莊宗稱其爲黨心戮之遂激怒軍士因明宗兵至作乱）

宦者

張承業（唐昭宗時監太原軍崔胤誅宦官時克用匿之克用死以莊宗屬之莊宗在）

（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皆委之積財治兵課農以成莊宗之業莊宗將即位勸爲天下不）

（除大惡然後求唐後立之不聽仰天大哭有興帰太原不食卒）

張居翰（唐昭宗時監范陽軍誅宦官時劉仁恭匿之從克用攻梁滄州莊宗滅梁而）

（獨宦官用事崇韜專政黙黙苟免寄改誅留王衍詔一行爲一家免死千餘人朱全忠之）

（誅宦官在外者多爲諸鎮所匿○時李鎮悉以宦官給事吳越者多至莊宗訪唐時宦官尚得）

（數百人莊宗復用事有馬紹宏者尤見信用誣殺大臣黷貨專政莊宗疑明宗有異志使伺之反）

以告明宗故明宗之二心紹宏實啓之崇韜之死宦者爲之故明宗入洛無西顧之憂 明宗盡誅宦官流血盈庭而(孟漢瓊)依王淑妃用事白秦王反而近廢帝

雜傳

王鎔 已見唐昭宗藩鎮類初和於梁後附晉從攻戰 仕宦者求長生 (張文禮)弑其族

羅紹威 已見唐昭宗藩鎮類 引朱全忠盡誅牙軍遂衰 子周翰嗣 楊師厚逐之

王處直 父(宗)宮擬王侯 宗之好(處存)鎮定州咸處沈弟入關討巢賊收城擊賊克用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第一 既死亂軍推處直 梁圍之絕晉事梁 梁攻王鎔復絕梁事晉 (晉)與梁戰河上十餘年未嘗不從 養妖人(李應之)所獲小兒(劉雲郎)爲子而更其名爲(都) 莊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亡則定不獨存招契丹爭國入寇以牽晉兵 (都)囚處直盡殺王氏 莊宗使都襲鎮以繼岌取其女 明宗惡之都反招契丹爲援兵敗自焚死

劉守光 父仁恭能完地攻城 爲幽州軍校奔晉 晉王取幽州表爲節度盧龍 晉求兵攻羅弘信守光執使者以叛大敗晉王兵 使子守文取滄景德州邀鎮橫海 兩鎮共号卅萬擊魏居見梁遣兵敗之自是連歲爲梁所敗復附于晉 驕侈。子(守光)以罪被逐自稱節度囚仁恭 守文誘契丹入交之又擒而囚之遂驕大 庸愚而慘刻 梁晉柏鄉之戰欲合鎮定兵襲晉 諷諸鎮尊己 以梁晉不尊我爲帝滅之自稱大燕皇帝 明年晉周德威會鎮定兵禽其父子刺仁恭心血祭先生而斬之

李茂貞 鎮鳳翔三輔兵犯闕 唐昭宗封岐王 韓全誨劫昭宗依之 全忠圍而奪之唐亡而茂貞亦困 全忠篡位諸鎮皆稱帝獨茂貞不能止稱岐 寬仁愛物民頗安之 莊宗入洛遣子入朝稱臣 子(從曮)繼鎮 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 明宗

韓建 唐僖宗以爲華州刺史 及除昭宗諸王及殿後軍謀廢立 降全忠從攻鳳翔從迁昭宗歸洛 昭宗宴全忠躡足使出 相全忠 出鎮許州亂軍誅之

溫韜 鎮義勝 發唐諸陵昭陵獨固乾陵風雨不可發 賂唐劉后莊宗厚待之 明宗誅之

盧光稠 與(譚全播)爲盜 (全播)讓元稠爲師而取虔韶州攻王朝取潮州 劉岩攻虔州全播大敗之而指功諸將 光稠病予之符印不受 光稠死軍屢亂擁疾杜門 州人強起之治虔七年有善政 吳(楊隆演)并之

雷滿 武陵人 自置土團軍諸蠻從之推爲帥 高駢召隸麾下 據朗州上下江陵攻劫州縣 襲成汭荊南焚掠之

鍾傳 據洪州

趙匡凝 據荊襄並 詳見唐末

朱宣 鄆州

朱瑾 兗州 後奔淮南爲吳除徐溫而死 詳見唐宗

王師範 唐青州節度 欲爲唐誅朱全忠不克 詳見唐昭宗

李罕之 據河陽歸梁 後歸晉據潞州以歸梁 詳見唐昭宗

孟方立 爲唐昭義節度 五州皆爲晉所并 詳見唐信宗

王珂 李克用表襲重榮鎮河中 梁圍之晉援絕 求援李茂貞不報 出降全忠殺之

(霍)仕梁無功 末帝使尹京 莊宗兵至開門迎降

趙犨 守陳拒黃巢 陰結全忠 弟昶襲 昶卒翊襲 全忠使翊鎮同州 歸陳卒 陳人爲之罷市 犨次子岩

趙岩 爲(梁末帝)租庸使與張漢傑等居中用事中外切齒 啓末帝召楊師厚討友珪 師厚據魏州復置牙軍 帝患之 又啓分相魏爲兩鎮 牙兵亂降于晉 梁由是盡失河北 劉鄩方戰宣魏問勸末帝郊天 晉兵入汴 孪宋帝勿下樓 末帝卒死樓上 岩善溫韜走依之 韜斬之 又善段凝 凝請族其家

馮行襲 據金州輸貢 後附朱全忠 詳見唐信宗

氏叔琮 從全忠攻戰 爭絳州大敗晉兵于蒲縣 晉不敢追 爲全忠弑昭宗

閻寶　朱瑾敗降全忠　魏博降晉寶亦降胡柳之戰莊宗欲退寶決戰敗梁

康延孝　末帝使與段凝軍河上奔梁歸晉獻破梁策後如其言自鄆取汴先鋒降蜀窮追王衍以待繼岌　怒董章功劣而見親禮又見崇韜死積疑遂叛　繼岌孟知祥夾攻禽殺之

張全義　與李罕之同事諸葛爽據洛陽襲罕之河陽以歸(梁)勸耕息民梁興賴之梁亡事晉　諫遣明宗討趙在禮　憂卒聯親書

朱友謙　爲盜　事王珙於陝州　與李璠殺珙而又殺璠　(全忠)養爲子鎮河中之反附(晉)　宦官伶人求賂不得因其子令同從討蜀誣與崇韜反族之

袁象先　在(梁)無戰功爲　末帝誅友珪鎮(宋)州十餘年誅斂厚積　梁亡以其資賂(唐)將相伶官宦人劉后內外翕然稱之故莊宗改宣武爲歸德以寵之

段凝　(全忠)使守懷　饋食甚豐大悅　監兵可上李振請罷人　王彥章破德勝南城趙岩等匿之歸功於凝遂代彥章盡總精兵　故莊宗至汴而汴無以戰降唐賂劉后甚見親愛[illegible]

周知裕　幽州乱歸梁　白晉降梁若悉隸之河上相拒十餘年　推堅陷陣爲冢　華安州不近惡病之俗

陸思鐸　鏤姓名箭笞中莊宗鞍　陳州有善政死令葬之

趙在禮　自劉守光奔晉　從莊宗至貝州軍反攻取魏　莊宗使明宗討之明宗軍與在禮合反兵南向所歷鎮邸宮羅列積貨巨方宋人尤苦之謂眼中拔釘後冊至斂拔釘錢

霍彥威　少仕梁鎮邠寧　觀(明宗)以兵南向與安重誨勸進　捕段凝溫韜欲報仇其客有淳于晏　故彥威得少過失

房知溫　明宗自魏反兵首鬼赴之　魏軍驕知溫誅之於盧臺戍九九指揮三千餘衆皆誅之章　水　厚斂游戲　子獻其物得沂州　將吏得其餘賞者皆爲富家

王晏球　梁亡降晉　定州王都反招契丹禿餒惕隱皆大敗之　中國威振契丹白晏球始

李彥威　全忠養爲子名朱友恭　(全忠)恐昭宗奔他鎮使與叔琮弑帝而殺之以自解

李振　(抱真)孫　宦官誅　發昭宗　勸(全忠)仗義立功說王師範歸梁　每至朝廷必有貶降號鴟梟　與彥威等謀弑而勸全忠殺之塞天下口　白馬驛之誅　殺勸投濁流　代敬翔崇政院使　梁滅伏誅

裴迪　全忠用兵四方留汴謂兵賦　後全忠以兵事自專而貨財獄訟一任之　(王師範)謀襲汴迪密調盧賁使朱友寧巡鄆兖故師範事不得成

孔循　流落汴州　預弑昭宗謀　又弑何后殺樞黎等　莊宗使守汴　明宗自魏反兵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曰先生老入之　挨把蜒者[illegible]　給安重誨不可妻皇子而自求之

孫昭德　父(惟晟)率兵攻巢賊子咸陽　朱玫乱長安惟晟亦率兵擊之京師民賴保全○昭宗被幽與孫承誨董從實應募斬劉季述以功號三使相　昭宗幸鳳翔獨歸全忠

王敬蕘　善用搶重三十斤守潁州秦宗權獨不能下　全忠攻淮南饋兵甚厚　龐師古攻吳敗歸燎薪作粥餉之

劉知俊　背時溥降(全忠)　不俟命擊邠州楊崇本取丹延鄜坊四州　見全忠無罪殺王重師叛歸(李)茂貞　爲茂貞攻靈武敗梁康懷英兵攻興元取興鳳　茂貞奪其兵奔(王建)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王建忌而殺之

丁會　善挽歌　(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會大敗之與葛從周敗羅弘信于內黃　取時溥宿州敗朱瑾於金鄉　罕之以潞降梁會因取澤州畏全忠雄猜稱疾累年　全忠弑逆與三軍縞素發哀遂降于(晉)

賀德倫　(梁末帝)因(楊師厚)死分魏博兵爲天雄軍以德倫鎮(張彥)知朝廷忌軍府強盛而謀法殘破之遂作乱迫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斬彥　德倫麾下多奔張承業懼爲變斬之

安重霸（狡譎奔蜀勸宦者王承休鎮秦州蹕王代蜀給王承休出師奪其鎮以摩）

王建立（明宗自魏反兵犍立殺當小軍及其守兵以全其家屬）子守恩（爲漢西京守貪鄙郭威縣其肩衛術迎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隱帝疑之曰陛下種竟矣）

郭延魯（父饒號勇事晉守心九年有惠政延魯善梁廷復州不敢忘先君之志益以廉平自勵秩滿攀號時武夫爲刺史者皆恃功縱下爲害獨延魯父子以善政著聞）

華溫其（從黃巢敗投河自經皆不死後爲梁唐節鎮爲梁守棣發州避河患）

萇從簡（世屠宰奪梁軍太旗鑿鉀取箭言笑自若剛暴懶顫遣卒夜殺留人取駐）

張筠（世以貴爲商倖時溥以宿州降梁從唐代蜀筠第鍇守京兆明宗兵反魏而繼岌平蜀歸鐵拒之繼岌自殺筠掠康懷英家貲掘唐故宮得金玉奪溫韜發陵物盡取繼岌行貲秦敗蜀王衍自隨珍寶筠好施而籛貪鄙籛死筠盡有其貲聲色自娛者十餘年人謂地仙）

李周（救靈緣獄勸事晉梁攻楊劉急莊宗謂周爲我守何憂四鎮多善政）

劉處讓（字德謙爲張萬進截耳單門求晉救招降范延光樞密使梁易官者以文臣莊宗易武臣石晉用桑維翰等處讓不平奪爲之處讓死遂廢其職而以印付中書）

張希崇（陷契丹奔明宗鎮靈武勸耕足食回鶻入貢石晉復使鎮之月掩畢口呈知死）

相里金（時諸州皆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私其利金獨禁部曲不與事首選從珂之數）

張延蘊（劉皇后從莊宗在魏縱下不法延蘊斬之与明宗討潞州元行欽延蘊先一日登城破之所識僅數字而平生重文士破鄆得之趙鳳薦之歷七州家無餘貲）

皇甫遇（石晉特契丹助青州楊光遠反遇擊敗之契丹使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出戰遇等戰退之重威奉表降契丹逼使書名以降契丹使引兵先入京師遂絕亢而死○歐公謂敬翔佐梁纂唐遇不能攘臂殺重威雖死不足貴故不得列於死事）

盧文進（自幽降晉莊宗以屬其弟存矩殺存定奔契丹教以中國織紝工作契丹由此益強沙掠爲唐患十餘年歸唐而敬瑭父事契州奔南唐謙謹好禮接文士雅識臺閣故事）

楊思權（佐秦王從榮鎮河東皆其逆謀討潞王從珂於鳳翔首離軍降故諸鎮兵皆潰）

王弘贄（潞王反愍帝奔遇敬瑭殺騎謀之弘贄殺帝從兵弘贄奉帝州廨奉從珂命毆之）

劉審交（石晉合三司爲一而審交爲使不肯檢田益陶民頗不擾以河北耕器爲範鐵陳州汝州有能名其死州人聚哭乞留葬使得歲時祠祭）

王周（歷四鎮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爲償粟而治橋杜重威降契丹家人逼之亦降）

高行周（父思繼兄弟以武勇雄北邊克用欲取幽州先招思繼而後敗討克用以劉仁恭爲憂恐思繼爲燕後患殺之○行周爲明宗乘雨襲鄆州不肯拒敬瑭從入京師）

安叔千（歷四鎮貌堂堂而不識字號沒字碑契丹勞之曰是安沒字否當于介一笑飯更）

光鄴（周祖使守永興將死戒無久留以煩軍府州人乞留葬沈嘿多謀事繼母孝不營財產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粗衣糲食處之晏如聚書爲樂賂政務寬靜休息）

馮暉（靈武自明宗後歲費六千萬轉輸供給民至流亡暉鎮之屯田省餽部族懷惠管內大治招其豪招技彥超居城中晉忌而攻之靈武亂復鎮之殺彥超凡十餘年恩信大著）

皇甫暉（爲魏卒戍瓦橋關劫趙在禮作亂焚貝州以入魏終唐世守陳州奔江南歸）

唐景思（史弘肇喜告許景思奴告之景思請索家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匿兵）

王進（走及馬奔符彥超招之麾下敬瑭鎮河中使往返京師止五六日從以善走隸旄節）

常思（無戰功以幸會敬瑭秉旄節而周太祖少孤又嘗依之故富貴終其身）

王峻（以善歌遇史弘肇使人殺峻之郭威遂舉兵犯京相周兼樞國史以兗州慕容彥超將反諫親征劉是特佐命功不遜跋走劉旻破彥超遂求諸州保薦太祖大駭峻敗）

（解膂堅起之益加優容橫不能忍殺之）

劉詞（事楊師厚勇得知名房州爲政才苛毀日被甲枕戈而卧曰以此取富貴豈可忘之）

王環（爲孟昶鎮鳳州世宗下秦成階獨鳳堅守不降既擒拜驍衛以勸事君者）

朱守殷（莊宗廏養以言人陰私結知守德勝爲王彥章所破與伶人景進表裏爲恣誣殺朱友謙使伺明宗動靜因啓明宗以逆召救郭從謙亂不動莊宗既死掠宮中嬪御寶貨鎮汴州聞明宗至遂舉而反范延光討之自殺）

董璋（本富人家僮郭崇韜善之與伐蜀蜀平使與孟知祥分鎮東西川安重誨忌以制知祥故益橫不貢獻物欲殺李仁矩重誨遣仁矩等分鎮之遂與知祥反璋家見族疑知祥賣己攻之大敗走死）

范延光（楊劉爲梁所獲被囚掠終不言晉事勸明宗速攻朱守殷平汴與趙延壽並樞密使言國馬三萬五千一馬之費可養五卒明宗病人情洶洶成請以叢判制曰制勸當以靜知潞王之變先辭去職因術士贊其蛇入腹之夢遂反於鄴既而降○初叛楊光遠殺羣溫其取其貲延光毀嬖而取之而終以貲爲楊光遠所殺光遠亦不免）

安重榮（以箭寸拔觸敵鎮成德謂天子寧有種兵強馬壯者爲之憤敬瑭與契丹爲父子數請敬瑭大吐渾叛契丹重榮納之討契丹爲名遂反射幡竿龍口以卜有天下杜重威禽之函首送契丹）

安從進（率百官迎從珂從鎮山南與重榮表裏反兵敗自焚○敬瑭自號取天下不順姑息藩鎮故在位七年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楊光遠（與契丹戰折臂長史事歷四州以冷痛諫唐以斷刺還契丹鎮中山欲降甘丹契丹盡之事敬瑭鎮汴敬瑭親信之後益驕橫召契丹入寇以叛兵敗猶言當作天子以災豈有禿唐天子跛足皇后其子承之以降劉知遠爲立碑雷擊之召事欲爲忠）

（歷禍三十年）

杜重威（妻敬瑭妹破范延光破安重榮鎮鎮州聚斂契丹殺掠閉門不出留守鄴降契丹軍士解甲大哭與契丹入汴市人詬罵降漢使鎮歸德不受命反而復降被誅）

李守貞（以楊光遠所召契丹驕貪所至草木皆請與杜重威比遠趙延壽之歸而同降契丹漢興降漢僧總倫謂有非常相又射中畫虎遂與鳳翔王景崇京兆趙思綰反窮威討之自焚死二領亦繼平）

張彥澤（目黃夜有光如猛獸暴虐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北六條及諫人殘蔽獄逆風敗契丹陽城與重威降契丹爲先鋒入汴驅帝出開封府以侯契丹恃功酗飲殺掠契丹怒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啗之）

王景崇（留石晉左藏庫劉知遠起太原取庫金迎之自詣鄴獻攻鄴之策始奇其才使圖鳳翔李益不忍殺益逃歸諸之景崇以鳳翔反趙暉討敗之明年火起自焚）

趙思綰（王景崇與之西擊蜀乘藏珍勸殺之景崇不聽從李益至永興閉城以叛食盡以人爲食每宴輒殺人數百郭威禽之臨刑謂剮醉之醜壯夫所恥）

慕容彥超（漢祖同產弟副高行周討杜重威而凌行周獨欲速攻重威大敗周與至謂當易吏歸營又謂隱帝明日出觀臣戰大敗既臣周又謀反大括民財殺崔周度掌諫勿反鎮星犯角亢塑像禱之投閣欲以銖錙賜軍周祖親征投井死）

馮道（字可道由張承業事莊宗刻若幾約中居喪退耕翔明宗言遠生於怨歸囂田家詩又言聖人大寶曰立明宗不能曉紹十餘年潞王反迎相之○石晉滅唐又相之登三公○契丹成晉責事晉無狀自稱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爲契丹大傅○周滅晉又事之）

○事四姓十君以耆德自處當世亦仰爲元老
喜爲稱譽　對契丹沸出被不得　喪君亡國
未嘗有意　自號長樂老者書陳明姓契丹所
得官爵爲榮　自謂忠孝　事九君未有諫獨諫
世宗伐劉旻而世宗卒歐公論其無
恥因叙王凝妻李氏貞潔　鳥翁稱真卿原

李琪　與兄珽俱以文章顯　爲太祖征伐書詔下筆
輒得全忠意　爲相結趙岩等自助　大水
應詔類千言謾然無足取　莊宗獨一重之　請明
宗無改唐國號　明宗許臣五日一入　琪請謂
并唐故事乞復朔望入閤而不能明入閤正衙
之礼　安重誨殺其臺門殿直不致言　誤以
定州爲真定罰俸　文章自負以才挾　延
刻節細貢進二　少時重不知進退　毀界
經洪勸成過堅壁不從而敗　曹州奏劉十餘
刺史皆生事至琪獨以治聞　違代許州馮行
襲　行襲感泣解印讓　曹州爲
賊　答內黃外黃　黃州錢

鄭珏　蔡諸孫　從莊宗兵入汴欲以事國
璽與之以綏兵　又曰但恐不移了

李愚　不拜梁衛王友諒　從伐蜀請罷蕭重學
爲相不治宅第　借延賓館以居　殿亂殊承暮
然四壁　與馮道迎從珂復相　將方多之乎
依古制理請放唐六典使百司各舉其職判疑
貢士作鄉飲禮　從
珂以之爲術數僧

盧導　馮道李愚迎從珂使卓勸進　處於不
肯　李愚曰吾輩罪人　盧導言人言是也

司空頲　張彥欲草奏詆梁君臣　判官王言不能
丁筆頲至許筆成文言甚鄙淺遂見用

劉昫　代王玫判三司盡除民間積欠吏滋怨而民
歡然　與馮道親家李愚惡道爲人詬罵之

盧文紀　爲中丞受臺吏拜　以于鄴與其父同名
參上不納　鄴忿死　從珂擇相皆言文紀

姚顗有人望　從珂書姓名納琉璃瓶中挾而捐
之　天下多事　從珂責之　請五日一起居復開
延英　從珂被虜謂曰興議召
如相可致太平今使吾至此

馬胤孫　不通世務學韓愈爲文　請發帝以印門
三不開　自洛朝河陽無所言惟獻綺三

百匹　初效昌黎闢佛　既爲石晉所黜反學佛
撰法喜集佛國記行　時謂佞清泰不殺乃求
佞佛　死後家婢有爲胤孫語者　當惱之相
昭宗亦然　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姚顗　少蠢然同空奇之妻以女　仁恕而不知
錢陌銖兩　御家無法　與馬胤孫相劉無抗
爲馮道合三銓爲一　顗文紀復分
之　增損舊格選人不便　姓姓喧訴

劉岳　蒼八代孫　笑馮　好學敏文辭　道遺下兔園冊　請明宗百官
皆改賜告身　冊賜賻官
明宗以鄭餘慶書儀有起復之制非所以厚
風俗　詔岳刪定而節悝特失本其後益訛謬

馬縞　謂明宗立魏廟　劉岳增損書儀皆取決
縞　言嫂叔無服　太宗時小功今給假九月非
足劉昫等請喪服皆依開元禮始具五服
附于令　盧文紀以其迂鄙自待郎遷祭酒

崔居儉　自後魏爲甲族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謚
所嫉　拙於爲生居顯官之死無以葬

崔棁　好學不遊里巷居滑十餘年人罕識面專
於文學不能涖事　桑維翰使知貢舉果不能

舉職取孔子　晉高祖使與竇貞固呂琦處
復文武二舞及朝會禮樂　其聲悲　聞者悲憤
○明年高祖崩　棁亦卒　陶穀奏發二舞
契丹入晉以太常樂迎之　聞者流涕

李懌　張文寶以覆試多黜　請下學士院作詩賦
格　懌笑謂余登科偶然爾　安能復爲詩格

和凝　胡柳之戰獨從賓戀而救之　懷知其必貴因
妻之　知舉放榜擯棘開門　士皆肅然　唐
亡相晉　晉祖幸鄴　請爲宣敕十餘授鄴王留
京　洛安從進之反　飾車服　文章以多爲富
台　板行于世　以第五人及第　爲相　及知
選　范質爲第五　而亦至相　言皆與凝同

馮玉　姊爲晉出帝后　不知書而知詔　爲相權
隨契丹兵盡掠其資　猶領奉國寶　契丹求恩

盧質　議爲唐哀帝立廟號明宗亦知不可　從
珂入立　欠犒軍錢　與王玫配率民財召怨

呂琦　料敵瘧必引契丹爲患
建議和親　廢帝不從

河澤　好學善詩　洛陽令　伏草間諫莊宗獵數
上書明宗言事　伏閤諫幸鄴　然外直

而內實奸邪時多以割宂避賦役因奏罷鑞紙課州縣出紙寫劃服鑞賦役符牒鑞紙・行

趙鳳求給諫鳳役以能職未拜命先書新銜殺（鞫）清立秦王以希進遂成秦王之禍

史圭 爲縣有善政人立碑安重誨不次薦倚備顧問令升殿侍立直學士升殿始此

龍敏 由馮道事張承業事祖父孝敬婣結契丹以叛斂請送東丹王入西樓則契丹且有

內 顏夏（棘唐衍王封本龐）又請千馬破殺趙鈞（長在子以吳越冊不得上宜）使吳越不拜

李松 魏王繼岌既殺崇韜松請急作黃紙詔書以定人心契丹入雁門松薦敬瑭鎮大原數

瑭謝之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 爲相信趙延壽之歸又信用杜重威晉遂以亡 与契丹俱

北 漢以其宅賜蘇逢吉 後歸逢吉誣殺之

李鏻 自稱掌書記謁王處直不遇易綠袍爲緋謁李弘規 不學無知常求爲相

賈緯 長史學唐自武宗後史職廢無實錄緯采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雖天下多故事

多缺誤而喪乱之際事迹僅存亦有補於史氏 次石晉及漢祖實錄惡（桑）維翰謂有銀八千

鋋徐合符非之日曆多言大臣過失王峻怒之遂貶死

段希堯 忻州軍擁敬瑭請斬爲首者 敬瑭又謂不可使吳越遇風濤曰吾平生不欺

張允 駁赦論謂有罪見舍則無罪者銜冤此致之道小人見天灾則喜是教人爲惡（召禍伺究）

王松 相石晉劉知遠入洛使百官受僞命者樊之松自請爲二十四考中書令

裴皥 自晉魏爲名族端秀剛直 在後唐陳鈸失汴權臣石晉相之告老 馬胤孫引門

亢見之喜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也 維翰過之不送迎曰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illegible]二人皆[illegible]）

王仁裕 蜀平歸唐從王撰詔皆其所爲 石晉定樂大宴聞奏黃鍾知有爭者兩軍校鬬

夢以西江水滌腸胃文益進 詩萬餘百號西江集 二十五始就學与和凝皆以文章名

知貢舉得王溥与凝得范質同

王延 崔協子（頎）舉進士（盧文紀）恨協言之延曰試人善因子子而浮之水上可乎延卒擢（頎）甲

科人編其公友愛五代之登科其家法

馬重績 明太一五紀筭術莊（宗）征伐占必中數嗜起兵廢帝使筮得遇之同人以宣

明之氣朔崇玄之五星爲石晉作調元曆然不數歲即差 依古晝夜百刻爲刻漏

趙延義 父溫珪通術數事蜀不中輒被詰責死滅子孫勿以伎道仕進而延義亦以此仕蜀

荅周太祖漢祚短促曰漢法深酷刑罰枉濫此所以亡周祖因赦蘇逢吉劉銖二族

十國世家

（吳）**楊行密** 據盧州又據宣州 斬孫儒 渥爲宣 據揚州 詳見唐末 子渥 州觀

察 行密病徐溫召之入立（王茂章）代守宣渥殺之 取宣州執（鍾匡時）惡徐溫典牙兵召

腹心陳璠入衛溫殺之 渥由是失政憤未能發溫又殺渥 溫之客嚴可求立行密次子

隆演 徐溫專政 危全諷攻洪州嚴可求以局本（劍）之 溫領昇州留子（知訓）秉政而

遷制之朱瑾殺知訓而（知誥）重攻 隆演爲吳王而溫大丞相都督隆演不得意卒

溫立 **溥** 行密第四子 溫迫之僭號 溫死 溥 知誥專政襄鎮金陵封齊王 溥遷

位與之 **有淮南二十八州治廣陵傳五十年**

徐溫 販鹽爲盜 行密所与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無戰功 用嚴可

求謀殺行密殺朱延壽始得預其議 行密病与張舊將皆在外守戰故得立渥而竊其權

顥弑渥而殺顥 殺宣州李遇 在金陵以遙制太政軍旅問（嚴）可求國用問（駱知祥）

知誥得吳人心

南唐李昪 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爲子而諸子不容養於徐溫爲徐知誥 溫學

有謀好學禮儒勤儉寬仁聞朱瑾殺知訓自潤州入秉政 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爲客

吳人歸心徐溫死襲鎮金陵遂受吳僭
僞姓李自謂憲宗五世孫立唐宗廟追尊表孝
彿嘛胝肚 通
好吳越炯炳
景 破妖賊張遇賢乘閩建亂遣查文徽攻之弃
務取建汀泉漳置劍州而陳覺擅發兵攻李仁
達於福州故契丹陷中原而景夜兵東南不暇
顧 楚亂來附取其潭州分置蕣州 與契丹
戰周又援李守貞故周師征之 景用鐘謨策
表尽獻江北齊丘陳覺沮之 世宗親征復請
獻江北去帝号奉正朔留子煜于金陵而迁都
洪州
煜 景死煜立建隆二年太祖召之不至開宝八年王師禽之封違命侯 據
州三十五治金陵傳二十九年

宋齊丘 為昇謀篡宛有力事成陽入九華山晏招乃出陳覺魏岑等邪佞用事人謂
五鬼皆齊丘所引用 罷相不得意歸九華
山封九華先生青陽公 小陳覺黨賜死

韓熙載 煜以尽忠能直言欲相之而妓妾私往濱客熙載弃妓煜欲用而妓復歸

前蜀 王建 号賊王八 為卒迎僖宗為田令孜養子韋昭度代陳敬瑄鎮西川而不
入留符節于之遂取成都殺敬瑄 并東川殺
顧彥暉降黔南 攻貝元李繼業并山南得
道 攻荊南取夔施忠万又取黔州遂并三峽
唐封蜀王 唐亡因龜龍麟鳳之瑞乃僭号
多詐智善待士故所用皆名臣世族而人士亦
多依以避乱 晚年内寵宦官與政 子元膺
殺建嬖臣唐襲而建死
衍 最幼以母寵得立能為浮鄭之弊母徐氏以教令賣
官 衍荒淫委政宦官宋光嗣 起上清宮塑
王子晉尊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 莊宗使李
嚴聘之見其人物富盛而衍荒淫
遂歸獻策伐蜀而郭崇韜聘之 據州
治成都傳三十五年

後蜀 孟知祥 叔父遷據刑洛溢降梁 知祥為晉王中門使舉郭崇韜自代 崇韜罪
蜀以知祥鎮西川 明宗立始陰有王蜀志
安重誨疑之使李嚴監其軍知祥執嚴重誨以
分其管内州除守將以備之遂與董璋同叛
攻殺璋并東川 明宗開心懷之終不服 明
宗崩知祥僭
号子昶
昶 好走馬方術將相大臣驕奢貪讒殺之殆尽何建以
秦成階降尽得王衍地 銳意関中援 趙思綰
世宗伐之 昶聘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周既
取淮南高保融招昶同歸不從君臣奢侈至
為七宝溺器 我宋下荊南 昶懼欲約東漢挽
中国 太祖詔王全斌取之而先為昶治
第京師以待 王昭遠兵敗李昊草表降 有州
凡四十一年

南漢 劉隱 代父謙守封州 遭世多故父子數有功嶺南 隱又好賢礼士唐名臣世家依
之者多獲礼用 唐末惟南海僅
後乱 梁封南平王 弟龑
龑 稱帝 礼用趙光胤
嗜殺 為王堂珠殿 貴蘇章破楚兵 變
州交州叛 子玢 龑音儼 義取飛龍在天
玢 不能任事荒淫
晟 殺兄自立恐衆不服峻刑威衆 尽殺諸弟及六臣 政

下楚岭宜等六州 志益満
遇官人盧瓊仙内外專恣殺戮 子鋹
鋹 委政
宦者龔澄樞陳延壽 淫戲不省事 奉女巫
樊胡子於宮中 邵廷琄言真主已出不為備
則通好 鋹瞢然 太祖詔李煜諭之
稱臣怒囚使者 太祖遣潘美降之 盡有嶺表
治廣州凡六十七年

楚 馬殷 本孫儒將繼劉建鋒據潭州詳見唐末梁封楚王 呂師周自吳逃之使攻嶺南
取昭賀等州 諸蛮來附 初與行密成汭劉龑
為敵国 高郁勸以内奉朝廷外誇鄰國 退修兵
農故梁亡又事唐惟謹 類 又教鑄鐵錢
令民造茶而地大力完 荊南高季昌患高郁
強 楚反間之 殷子希聲
聲殺郁 殷大哭 卅年薨
希聲 居喪不哭慕朱全忠食雞日烹
五十
希範 好學善詩 因溪州彭士愁叛遂南通桂林象郡 西接牂柯 希範立銅柱
為表西南諸夷皆附 作九龍殿 毅時廖光
圖等十八學士 獨拓時 當況厚長者每切諫不

（從抱噍死）希廣（希萼自武陵齊衰希廣以兵上之希萼怒送款李景攻殺希廣）

希萼　希崇（希萼當中原大亂臣於李景希崇因之衡山景使邊鎬盡遷馬氏于金陵而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鎮舒而居揚州宋興景崇率兄弟十七人歸朝皆爲美官）據潭州有州二十三凡五十七年

劉言　王進逵（進逵爲希萼先鋒陷長沙已而逃歸武陵迎言爲帥既而不相下襲言殺之世宗征淮使進逵攻鄂過岳州爲潘叔嗣叔嗣襲武陵殺進逵）

周行逢（爲進逵畫策殺劉言進逵據武陵而行逢遂據潭州叔嗣殺進逵迎行逢入武陵而行逢召殺叔嗣儉約繩下以法竟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妻嚴氏諫不從去歸田野曰禍起易逃將死使子保權歸朝廷）

保權（張文表叛遂率族歸朝）

吳越錢鏐（豫章術者見錢塘氣干斗牛求而相之與勁卒二十人殺黃巢并鋒衆急引兵過　董昌圍杭州諸縣兵爲入都以爲都指揮使　破斬劉漢宏乃奏以昌鎮越而已守杭取蘇常　董昌反攻執之兼鎮兩浙昭宗封越王再封吳王　徐綰反閉城拒鏐而召田頵兵顧全武亟請元璙質於行密以援頵兵顧亦取鏐錢百万而質元璙　梁又加以淮南節度　好玉帶名馬朱全忠謂真英雄　所居鄉爲衣錦鄉舊營爲衣錦軍[illegible]以鎮海等節度與元瓘而自爲吳越國王更所居名宮殿府曰朝官稱臣　封拜海中新羅渤海等識國之年八十一）

元瓘（遣將攻建州王延政大敗善撫將士好儒喜詩置擇能院選文士錄用之　奢僭好治宮室大火燒其宮室因病狂卒　子佐）

佐（立年十三諸將少之初優容後諸將稍有法黜大將章德安等國中畏恐　使張筠救李仁達遣將誓軍號令齊肅大敗李景兵取福州而還　年二十卒　弟倧立胡進思殺之）

俶（倧弟）（治杭四百水軍七千至通州會周師　自唐宋貢朝廷皆泛海入至周平淮始由陸　太平三年詔來朝舉族歸京師歐公譏其啖民太重）據州十三治杭州傳八十四年

閩王審知（與兄潮取泉福建而潮之爲福建觀察治福州有善政封閩王詳見唐昭宗）

延翰（審知子　妻崔而多納妾其妻一歲殺八十四人　弟延鈞殺之）

鏻（即延鈞　求尚書令不獲絶唐朝貢　信左道用道士陳守元說立寶皇宮居之即皇帝位　北　不足爲國薛文傑藉富人以佐用文傑殺軍士怨殺　閩人爭食　又更艦車制）

（年子繼鵬弒之）繼鵬（拜道士譚紫霄正一先生元又師事皆寶皇語而起三清臺日焚龍香數斤日夜作樂臺下求大還丹　又以神言殺審知諸子　審知少子延羲殺之）

延羲（改名曦　余延英有罪獻錢千万怒無皇后士貢復獻千万　嫁女皆朝士之不賀　陳匡範增算商法給人中宝溢盡　與弟延政相攻連重遇殺之）

延政（封富沙王以建州建殷國王氏子孫在福州者連重遇皆殺之而推朱文進亂福定延政以子繼昌守福州　李仁達殺繼昌送款李景　景破建州遷其族金陵　仁達以福州降吳越）據閩嶺州五治福州傳六十一年

南平高季興（即高季昌　汴人富家童　全忠攻岐欲還決策遣馬景誘岐兵出大破之　鎮荊南撫綏流亡梁衰爲自固計朝莊宗于洛崇韜勸遣歸既莊宗悔之　知莊宗不能久　莊宗難作因邀蜀貢殺使者請忠夔万歸峽州　明宗攻取其三州遂臣吳　子從誨）

從誨（進漢累朝三千爲子明宗復封南平王　修戰艦欲討吳蜀數聽大喜然陰過安重進　求郢州不得至漢興袁蜀進而求之又不得遂攻郢兩敗　邀掠南楚蜀楚貢道又附向稱臣利其賜予号爲賴子）

保融（助世宗征淮勸李景稱臣　亦入貢　迂緩無能事皆委弟保最宋興一歲三入貢）

保勗（子）

繼沖（王師從篡）

容延釗假道討周保權亂將張文表孫光憲勸
以貞主父命當到南寧以待繼冲迎延處劉降
（率宗族歸朝）據荊統三州凡五十七年

東漢劉旻（劉知遠母弟無賴嘗爲卒事知遠河東與郭威不叶謀率兵而滅立旻子贇漢故旻罷兵贇被弑旻僭號益契丹攻周連歲敗績周祖崩求契丹兵大舉又大敗於高平世宗進圍太原三月不克旻亦憂死旻嘗謂張元徽吾以高祖之業蹙乃[illegible]不得不爾顧我是何天子爾是何節度故雖僭號而不改元不立宗廟）承鈞（旻子改元立嗣契丹助攻上黨無所得地狹產薄又奉契丹國用日削賴五臺山僧繼顒以足用宋兵昭義李筠敗我太祖責之曰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寬其言不加兵）繼恩（知遠甥承鈞養爲子侯霸榮殺之）繼元（承鈞養子盡殺劉氏子孫太祖征之未降興國四年降）據州十一治太原傳

二十八年

四夷

契丹（分八部而推大人統之。阿保機爲大人秉劉守光之暴燕州縣居之率漢人耕種爲城郭邑市如幽州漢人安之盡并諸部與李克用約兄弟而背之稱臣於梁約梁滅晉克用恨之死以屬莊宗取晉新州莊宗使周德威討之爲其所圍親征而後解所用多漢人王處直召之空國入寇莊宗敗之然自此有窺中國心欲擊女真恐中國乘虛乃通好莊宗僭號○子耶律德光救定州王都爲[illegible]所敗禿餒前刺赫邈皆名將遂[illegible]從寇[illegible][illegible]問明宗以[illegible]之敬瑭事德光爲父德光立敬瑭爲帝盡有鴈門以北[illegible]十）六州以幽州爲燕京國號大遼（[illegible]十萬他獻相晏求道出帝不稱臣數敗契丹）契丹卒誘趙延壽與入汴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所在殺其守將應漢德光懼自汴北歸

道死盐爲帝羓。初德光許延壽滅晉則帝之
已而不與、東丹王兀欲鎖延壽自立於鎮州
因[illegible]欲入寇述軋殺之○德光子
述律立夜飲晝睡號睡王世宗北伐取三關（於口關益津關置及瀛莫州　州瓦橋關置霸州　兵不血刃雄人因其醉殺之）

奚（匈奴別種居幽州西南分五部契丹虐之附於劉守光始分東西奚東奚後爲契丹所并）

吐渾（居青海上或曰乞伏乾歸之裔入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在晉獻鴈門以北遂居契丹苦契丹苛虐安重榮招之入[illegible]中國劉知遠圖之殺其族籍其貲）

達靼（靺鞨遺種居奚契丹東北契丹攻之部族分散其居陰山號達靼從朱耶討龐勛克用破黃巢由是入居雲代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甚衆無國地君長可紀云）

突厥（唐末爲諸夷所侵五代雖朝貢微甚）

吐蕃（微弱回鶻黨項諸夷分其地惟甘凉瓜沙通中國）

回鶻（嘗妻唐女呼中國爲舅爲黠戞斯所[illegible]爲張仲武所破故後屬吐蕃五代史入貢）

于闐（去京萬里與婆羅門鄰入貢河源至于闐分爲三三河產玉各異色）

高麗（唐末國主姓高明宗時國主王建其繼立必請命中國世宗市其銅遣貢五萬斤又進其國之書）

南詔（僖宗在蜀約妻之而食言宗韜破蜀諭以威德不納朝貢明宗爲詔遠報之不得達）

占城（居西南海上地方千里北抵驩州俗與大食同通中國自周顯德五年入貢始）

古今紀要卷之十六

古今紀要卷之十七

慈溪 黃震 東發

上海圖書館藏

本朝

昔在後周我 太祖東征西怨人望已歸及世宗崩恭帝幼 太祖禦契丹至陳橋驛諸軍推逼南歸恭帝禪位兵不血刃而有天下

太祖○平澤潞（李筠）平陽州（並建隆元年）荆南降（高繼沖得江陵歸峽）湖南平（周保權得州十五並乾德元年）蜀平（孟昶得州四十六乾德三年）嶺南平（劉鋹得州六十開寶三年）伐太原（誓不殺一人遂煩再舉）江南平（李煜十九州開寶八年）初受禪得州百三十九餘皆僭叛

至削平待遇降王極其恩禮（右混一事）○初用周朝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五年而以趙普代十一年而以薛居正沈倫代（右任相事）○去節鎮兵權（即位四月荆罕儒充晉州兵馬鈐轄即分兵權之漸）不領支郡 置通判 置轉運荆歸公上（在經綸天下遏絕亂源事）○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守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捍北邊）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名稱不過巡檢使領兵不過五六千久任乃至二十年結以恩豐以財 又以酋豪（再雄）守辰州故五州延袤五千里不增一兵而諸蠻風靡（右制蠻夷狄事）○浚五丈河（勞民事已必不爲之）燕紫雲樓（輸及民事云小臣不爲撫養浙不爲之）尉非公事毋得入鄉以軍卒代民給傳置 給修河丁夫日食免民自備（右愛民事）○榜商稅則例毋得創收（建隆元年）吏部郎中閻式納陽夏稅一斛羨五升奪兩宮（後薛勳徐推省以受紬絲量不平免官）（右薄斂事）○詔大辟錄奏 讀尚書嘆近代刑法之嚴 改司寇爲司理親選清白者爲之不許兼職考掠依律致死者定爲私罪 定

折杖法（乾德元年）減私麴酒鹽罪（建隆二年是年秋又令犯酒麴者配本州充役舊法皆弃市）（右謹刑事）○夏旱憂形於色減膳徹樂（建隆三年）詔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乾德二年夏） 水旱放租（乾德三年）以霖雨出後宮（開寶元年）（右恤災事）○王明自鄂陵令知廣州李頌自華州司戶擢贊善大夫（郭思齊）自延州錄參爲太子中允（石雄）自河陽判官爲左補闕（劉堪）自萊蕪令爲左拾遺（段思恭）通判眉州矯詔以上供給軍禦賊令知州事 （馬令琮）儲蓄供軍升懷州爲團練使授之 究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建隆二年蓋擧薦之始也）

（右陟明事）○趙逢託疾不草制自中書貶房州司戸

沂州縣令于繼徽坐贓除名爲民（建隆元年後河南令李瑫受賄亦除名）

永濟主簿郭顗坐贓弃市（建隆二年後知廣州王元吉贓七十萬亦弃市）

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建隆二年）

（右黜幽事）○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建隆二年至太宗始置審官院而復序進之制）

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內外臣公清才幹者置簿

錢文敏知瀘州戒其恃遠

教坊使衛得仁求郡止授大樂令以朝官爲縣令（右任官事）○復百官五日輪對指陳缺失（事要切者聽非時上章）

舉孝友行能

詔舉直言極諫（右求賢求言事）○嘉量頒天下

詔勸農

勸民儲蓄

禁捕博

詔植桑棗墾田

禁別籍異財

除鹽禁（河北）

寬鹽禁

禁鐵佛

禁採珠

蠲麥領勿筭

禁火葬（右重農風俗事）○建隆元年幸國子監（凡三幸）先聖先師賛

軍中手不釋卷

定開寶禮（右聖學崇儒事）

詔天下廢寺院勿復置（建隆元年）

詔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歲許度一僧（開寶）（右抑異端事）

宣祖五子

長光濟（宋興追封曹王）

次太祖

次太宗

次魏王廷美（太宗時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房州安置卒）

次光贊（幼亡）

魏王十子（德恭　德欽　德降　德潤　德彝　德文　德雍　德愿　德鈞　德存）

太祖四子

滕王德秀（早亡）

吳王德昭（本燕王謹重好學子五惟正惟吉惟固惟忠惟和）

舒王德林（早亡）

秦王德芳（本楚王子三惟敘惟憲惟能）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父爽）生太祖太宗（以爲君難爲戒祝太祖傳弟）

太祖孝惠皇后賀氏（父景思）生德昭　追冊爲后

孝明皇后王氏（父饒）　建隆元年立　壽二十二

孝章皇后宋氏（父偓聘爲后年十七太祖崩号開寶皇后）

年號　建隆三（庚申）　乾德五　開寶九

閣（龍圖）樂（昌武文舞）陵（永昌）配享（韓國忠獻王普　濟陽武惠王彬）

策士（楊礪　張去華　馬宣　蘇德祥　李景陽　劉察　李肅　劉蒙叟　柴成務　安德裕　張拱　劉寅　安守亮　宋準　王嗣宗）

相

范質（大名人相周太祖世宗王溥先輸誠於太祖而質當陳橋推歸誚太祖且不肯拜故益重之太宗謂但欠世宗一死太祖稱有所居宅不營産真宰相太宗稱循規矩謹名器持廉節無出其右始具劄面取進止每州縣以戶口版籍爲急奉行敕未嘗破律鼻及三斗醋從比未嘗釋卷思大任無學術則無以處議詳定律條是爲刑統道嘆識大体救竇儀晦翁載其事言行錄）

王溥（并州人請周太祖焚藩鎮與三叛書相世宗國初進位司空爲相侍父祚曰豚犬尒）

貽孫（博覽万卷谷太祖古婦人亦跪武后時始不跪出張建章渤海記）

貽永（作堤徐州城南無綺羅声色之好謹約寡言求去位）

魏仁浦（衛州人刀筆教周起兵相世宗國初進右僕射營救世宗輕殺出征無人横死○以德報怨）

趙普 字則平 幽州人 周府為我太祖判官
與語奇之 常在幕府 宣祖與講同家
陳橋諭將校佐命 勸速誅(李筠) 策取重進
與太后顧命傳太宗 收節度權 止符彥
卿典兵 乾德二年相 二蹙樊利害 文字
收方鎮利權 收諸道精軍 補綴擬奏 執
奏立功群臣遷官 幽燕地圖云曾翰死孰可
代 太祖風雪訪之 勸緩取太原定議下江
南 薦(潘美)曹(彬)讎瑞翰 江南吳越遺金
當德驪坐疑 觀吏稟 太宗初(盧多遜)攻其
短當有鄰訟之 而普出河陽 太宗悔召拜侍
中 對麥發 多遜貶 弭德超誣曹彬普為
下之 諫北伐 奏流翟馬周 誅陳利用 遴
告老壽七十一 謚忠獻 沈毅果斷 用論
語決大事 出入三十餘年 未嘗為子弟求恩
晦翁載其事於言行錄○用(趙)保忠守夏臺以
備李繼遷 承宗 知潭鄆二 承煦 太宗特官
後為邊患 州有治声 之至誠州
團練 子孫至今顯榮 論者以為安天下之
功大是宜有後云 勳名燗然與宋無極

薛居正 開封人 事史弘肇抵其吏 知朗州
擇子千數得免 開寶與沈倫平章事
沈倫 開封人 伐蜀為轉運 歸篋惟圖書
以陵田氏為正室 為相自守而已
參政 呂餘慶 太祖慕容最先 普等大用 略不介意 首
忤旨又為下驛稱長者 知蜀（撫綏以典）
○重厚有牛所至以寬簡治 與 弟端 太宗相
薛居正參政 副普奉行制書而已
劉熙古 仁軌十一代孫 避祖諱不應進士舉
好學明陰陽象緯 奉養若寒素
盧多遜 懷州人 父(億)為學恬退 聞多遜知制誥
即致仕 見其毀(趙)普憂之 多遜同太祖
所觀書通父閱視 與秦王(廷美)私交
太宗罷其相追削之 并家流崖州
樞密 吳延祚 太原人 周樞密 宋興以其父名璋加
中書門下二品 太祖征澤潞知其策速
擊敗之 及征揚 子元扆 莊重簡素 尚太
州皆延祚留守 宗女 國朝尚主
者稱最賢 御下有術 所至愛民 知河陽救
水決此端然獨無墊溺 真宗依其請 小方志

定州先護河橋(王超)果敗契丹至穡 延
祚齊家有法好儒聚書至元扆至數萬卷
李崇矩 至行為鄉里所稱 從征李筠重進為樞
密 與普分掌國政而女妻普子(承宗) 上
不悅(客鄭伸)因告其 繼昌 謹重 歷諸鎮
陰事罷 寡言尚信 以白金百兩
給鄭 子遵勗 尚太宗女升諸父列 真宗加
伸母 遵字 為師(楊億)制服 營其家
事 好學 謁籍 問燕集○子(端懿)和厚
博學好賓(端愍) (端愿)皆請老致仕
曹彬 字國華 真定靈壽人 周歲左持干戈右
取俎豆 斯須取一印 他無所親 氣質渾厚
事周使吳越不受私覲 強予之輸內帑 強還
之 分親舊 非公事不造公門 不與太祖酉
宋興 伐蜀不血刃 郡縣悉下 王仁贍言清廉
恪謹惟彬一人 平至師旋十万衆 歸囊惟經
書而已 平江南 誓不殺一人 歸舟惟圖書榜
子稱江南幹事回 以(張洎)金翰官而不以聞
原 太祖以河東未下 未與相印 從太宗平太
北伐失利被黜 臨終對真宗以二子璨

瑋堪將 壽六十九 陈四国（[illegible]） 未嘗
殺無辜 功名為諸將首 兩總機密五歸藩
翰仁敬和厚 位兼將相 不以等威自異
危坐如對君父 不名呼小吏 遇士大夫必引
車避之 奉入盡給宗族 宅第無十日蓄 衣代
綿袍坐胡床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逾年杖
吏 晦翁載其事言行錄○七子皆賢 寧
琮 璨繼領節鉞 (玘)之女慈聖光獻太后
璨 字韜光 彬常以從征 屢勝契丹力止追
本 好左氏春秋 威愛兼著 孝仁敬和
厚有父風 子儀 瑋 宰見 琮 字寶章 上言
官至雍州觀察使 真宗 仁宗臣家以外
戒干恩者請置之法 小心謹畏 御軍嚴
鍪 終陝西經略 家無餘財 孫(詩)尚王
楚昭輔 宋城人 自陳橋驛還先入白太后
勤謹介直 掌機務不可干以私
李處耘 路州人 陳橋驛入白 臨機決事 謀無
不中 討(李重進) 知揚州有善政 平
荊湖與延釗不 子繼隆 涉獵 隆十餘 文 下傷
月貶不自示 江南未破先奏捷以時

寘知之　太宗時破（李繼迁）此伐蜀不敗　真宗知定州　禽趙保忠　多以遠記戍功

時大破契丹於澶州　沈厚　好左氏春秋　賓禮儒士　**繼和**（時之子　聽恕可愛）

築鎮戎軍守之乞太宗以太祖待李漢超爲法　隴山外諸族皆內附　**昭亮**（繼隆）

子和易　持軍嚴　諭下保州兵　仁宗南郊騎卒亡弓不以獲原

諸臣

王仁贍（伐蜀爲前軍都監貪財致蜀亂見誅　任三司十年爲判使（陳恕）特短長快挾卒）

韓令坤（從世宗多戰功入揚州不易肆國初平（李筠重進）立功　鎮常山七年充邊以寧）

石守信（開封人　事世宗多戰功　國初平澤潞　平揚州）**子保興**（守西邊有戰功）

保吉（尚王　澶淵破敵議功李繼隆　射利　與守保皆守究丘而卒皆五十七）

元孫（保興子　戰三川　陷西夏幼敵得歸）

王審琦（沈毅善謀多戰功　宋興鎮忠正公年京　簡便下　太祖祝天使飲　子（承衍）尚主）

符彥卿（陳州人　歷事唐晉漢周多戰功　周世宗二后及太宗后皆其女　貴盛無比）

王景（萊州人　少爲盜　歷五代多戰功　國初封王　謙退下士　請於晉以侯小帥爲妻）

王晏（徐州人　少爲盜　事晉漢周　國初改封韓公）

王彥超（事晉漢周多戰功　在鳳州不納太祖　宋興加中書令封公　恭謹　領方鎮所至民安　引年請老　壽七十三）

武行德（負薪遇晉祖　陷契丹　請自效　勸進漢祖　事周失律　國初太子太傅張餘）

楊廷璋（真定人　父漁人得二石爲生之跡爲周淑妃得宮　破并人　不畜涇州史獻）

（劇罕遇）不能言　國初爲上將軍

郭從義（先沙陀人　歷事後唐至周爲將有謀　繫特重通技藝　宋興至太子太師）

鞠求知太祖謂技識妙然非將相所爲

慕容延釗（事周從征伐　宋興握兵真定與韓令坤巡邊一方以安　司中書門下二品）

（父名章不可平章事　澤潞　平荊湘　肩輿）

王全斌（太原人　年十二請於父質唐　歷晉漢周軍功　宋興平蜀　後以贓貶）

子審鈞（擊賊死）**曾孫凱**（守隰州備元昊）**詵**（凱子　尚主　字晉卿　善詩畫）

崔彥進（征澤潞先鋒　副全斌伐蜀以不法貶　比伐遼違曹彬節度貶）

劉廷讓（仁恭曾孫本名光毅　伐蜀破夔州峽中部縣悉下秋毫不犯與曹彬平全師雄）

昝居潤（博州人　契丹之入全義景延廣家　太祖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

張美（澶州私　應世宗之求　後報雖不乏終不以公忠待之　革率分錢　太宗時致仕卒年六十）

向拱（王溥薦取秦成階鳳州　下壽春民負校以送　宋興勸伐李筠　尹河南十年縱酒）

高懷德（行周子　忠厚倜儻　仕晉漢周　國初尚宣祖女　太宗封曹公）

韓重贇（從世宗戰有功　國初有翊戴功總親兵　頹趙普議不以嬉戲　發憤定州　子崇訓）

張永德（并州人　初唐莊宗嬪御柴氏歸上黨　兒（郭崔兒）嫁之　資以金帛使事漢卒爲佐）

命後崔兒征淮過宋州葛驛識其女女已嫁永德遂并擧之　反崔兒代漢　永德爲駙馬　佐世

宗征伐立大功　以借言善事二屬措人　當保五十年富貴因厚結我太祖太宗鉏交　宋興

恩禮甚厚　真宗時卒贈中書令　爲二堂甚出爲繼母　涉獵書史　礼賢樂士

郭崇（晉以其地歸夏　挺身南歸　仕周多戰功　國初宋出鎮　重厚有謀　曾孫爲后）

宋偓（莊宗外孫　漢祖婿　迎諸周　爲世宗射先　宋興從征揚州　太祖納其長女爲后）

貴盛無比而謙恭

郭守文（平劉繼文　再破契丹　破西夏歸附者万六千　朱悉犒士卒軍中流涕　太宗）

爲真宗納其女

潘美 宋興諭陝帥（袁彥）入朝從征（揚州）（湖南）平溪洞獠（平劉鋹）知廣州平周思瓊正江南造舟濟師多戰功與党進攻晉陽太宗時平太原北伐獨拔寰朔雲應用知真定府改并州加使相配享太宗六子（惟熙）女為章懷皇后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夙

馮繼業 父（暉）朔方節度太祖因命襲鎮興國初留京師卒○初太祖禦戎不勤遠路夏州李彝興河西折御勳與朔方之軍皆因其豪酋許以世襲故邊鄙無事自（繼業）留京其後夏州（李繼捧）亦以地歸朝而繼遷遂為變西北之難起朝廷時食矣

折德扆 父從阮鎮府州世宗以州為武安軍而德扆襲鎮國初來朝遣還鎮嘗破太原

御勳 府相留後開寶來朝

御卿 助太宗攻河東破二城拜永安節度大敗契丹于子河又自是不入寇方疾亟而韓德威入力疾攻之死軍中亡子

惟正 留後歸朝

惟昌 繼鎮屢破趙保吉以功領鳳州拜興州

惟忠 知府州繼

祖 惟忠子襲領州事熙寧中卒請授兄子克柔

克柔 既卒繼閔子克行襲

克行 屢勝西夏賊畏之元符中城葭蘆河東又築八砦皆用其策沈勇善撫事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羌畏之號折家父

子可大 亦襲知府州

党進 杜重威愛其淳謹再征大原有功自籍肆寧從對兵籍巡徼放珍禽奇獸戒晉王鷹汝謹養晉王大分俸給杜重威後

曹翰 大名人郡小吏事世宗殺降卒八百征蜀為轉運從平（全師雄）緩析瀆嘉州之賊呂翰從征太原塞決河征江南署汀州從太宗征幽州掘得蟹知班師以五色旗伐木勇地守潁貪酷不法貸命流登州起至千牛衛卒年六十九論武毅飲酒數斗不乱奏事數十條皆嘿記

李懷忠 事太祖為牙校願先登攻太原諫太祖都西京太祖謂可據山河去冗兵以安

天下晉王亦諫在德不在險晉王出太祖曰不出百年民力殫矣

田重進 太子時不受晉王酒炙太宗時為靜難節度破虜飛狐靈丘忠勇不知書

何繼筠 河南人關南兵馬都監再破大凉屢以少擊衆在塞二十年胡人繪像拜之

承矩 河北制置屯田使自滄洪濱大破契丹再自滄洪雄上跡真宗請息民又自澶知雄謂待虜使宜得中可久卒于齊沿邊民皆流涕供佛好學有文御下以淺

康保裔 父祖皆戰沒太祖使繼其文職屢破契丹真宗特戰河間援不至遂歿焉身七十創好礼重儒金帛分士卒善射以三十五矢引滿射筈鏑相繼皆墜

子繼英 威振西域嚴於馭軍而厚撫宗族其卒家無餘財

荊罕儒 少為盜仕周特勇輕敵為并人所殺

從孫嗣 太宗征太原以百人開道從田重進以五百人破走契丹二万於飛狐百五十餘戰無不克未嘗自伐戒子累世為將者後不昌汝宜謹飭

李謙溥 仕周戰功多攝隰州當暑著緜綌登城大破并人國初畧太原料并人必乘我獨進成列而退復知隰州十年敵不敢犯保劉慷慨重然諾賜分將士子（允則）有先署見真宗

馬仁瑀 幼自稱將軍十六隸周祖帳下佐命先領荊湖川峽繼皆蕩平從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判瀛州七年卒兄子殺人論如律

李漢超 字顯忠守關南十七年善撫士死之日軍皆隕涕齊人立碑人有訟其取女為妾及貸不償者太祖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還之

郭進 仕漢敗虜耶律北歸以奇兵間道河北治洺磁登衛洺三州民皆請立碑在宮植尚御識宋興二十年不易山西巡撿之任[illegible]山後諸州嘗以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戒戍兵郭進殺女　或告其陰通太原太祖執以與進進徙縱河東命以官　第賜箭丟

太祖征太原進攻契丹入兵于石嶺關爲氏欽祥所侵不能十自經死　笠氏全活之報其女

姚內斌仕契丹守尨鶥關太祖至請降　守慶州十餘年以禦西鄙戎不敢　差號爲虎

董遵誨仕周討秦鳳攻雄南平雄霸　太祖使守言通遠軍備西戎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又賂邊民迎其母於契丹還之又解真珠盤龍衣賜之

賀惟忠知書曉兵法　得士卒心　守常山兼易定祈等巡檢威振北虜十餘年不敢南牧

王彥昇原州　自陳　擒還逐韓通害之　殘忍　守啗戍人數百數年爲犬吠之警

太祖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捍制太原界何繼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馬仁瑀以瀛州捍控北虜姚內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捍禦西寇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惟何繼筠授以節制其他官不過巡檢使其不過五六千而任之久至二十年是以夷狄畏服而邊鄙無事

竇儀漁陽人　父禹鈞周諫議五子相繼登科号五龍　太祖欲得宿儒處深密地范質薦其清介重厚遂再自端明入翰林　欲相趙普無人書敕謂皇弟同平章事可書　與陶穀答蜀有乾德年号上嘆宰相須讀書人　上疑趙儀盛言其公忠亮直　普忌無剛古　世宗時不與太祖滁州絹　嚴整有家法閨門雍睦人無間言爲詩第冠　晦翁并儼偁載言行錄

竇儼亦仕漢周時乞南郊省給舍以上各舉字相且以本官權知政事恭歲聞察其稱否令盜賊自相糾言新鄭義營爲止盜法闕田止輸舊租則田廣報多　言常兩之應財趙开八　戎爲國初轉禮侍　太祖燕服召之不進　樂章溢號多撰定　博洽通音律曆數謂盧多遜楊徽之丁

侃偁字　見太信

外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

李穆師王昭素　至孝　文學操履爲太祖所知嘗稱爲士大夫之仁者　遣諭李湯　去

宗於其甕莽復言短開封府有能名　參政　**子行簡**不樂

楊徽之建州人　間道詣中朝登第　上書周帝言太祖爲人望所歸　上言太宗乞置太學五經博士　真宗宜翰林侍讀學士以徽之爲之　清素　重名教尚風義　壽八十○女賢明知書有礼法生宋綬

劉溫叟政會之後　仕唐晉漢周　宋興拜中丞至樓則下馬諫太祖無故御明德樓太祖自罰三千緡　重厚有礼法　父名岳不聽樂有犯父諱者動哭而絕之　子燁事真宗

王祐大名人　父徹以詞學爲左拾遺　勸杜重威勿反　太祖令代符彥卿知大名　祐以百口明其無罪有後福　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盧多遜不肯與曾普見出　子旦

張昭勸晉隱帝近師傅　諫世宗不次用人　國初爲郊祀鹵簿使　卧病答昌領南獻俘詔

宋準字子平　進士第一　昉詠李昉不公　太祖覆試復第一　即理李昉非多遜黨　知制誥

徐鉉字鼎臣　楊州人　十歲屬文　欲以口舌存江南　好神情（瀟灑）　歸京師見毛褐者咽之　後被謫貶邠州冷氣入腹卒　恬淡無小篆隸法亦工　隸○弟鍇亦善文章

梁周翰美風儀善談論　文詞清麗　淵與王溥以其閭人不使佐邑啟開封司户　議式成王配享當仍用王僧辯　進五鳳樓賦太祖欲令知制誥即以表謝遂見出　淵制度人至死奪官　監綾錦院杖錦工遇差左遷　知蘇州歙　徽出爲分司　李防薦入史館請太宗復時政記別爲起居注先進御付史館　踈俊卞急故多躓　真宗令知制誥　巳老才思不如昔喜蒲博　善音律

陶穀邠州人　害儉發　避晉祖諱改今姓　仁周爲翰林　平邊策乞取江淮　国初法物多所定　造大輦至今用其制　太祖受禪禪京出袖中　頗險巧詆　在漢王李崧得進用及崧死自謂有力　譖崧　與崇諒學士　附樞音排竇儀　自言頭骨當弨貂冠　博記太言

（外戚）**杜審琦**（宣祖昭憲皇后長兄父爽居定州宣祖避雪其舍因妻之審琦仕後唐審瓊淳質宿衛忠謹審肇以澶州河決免官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務本略無驕矜）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權侍衛步軍司所爲不法後爲部下所訴太祖罷其兵柄失職怏怏臠割奴婢爲樂掠人子女備給使不如意即殺食之太宗斬之）

（諸國僭偽）**江南李煜**（祖昪爲吳將徐溫養子曰徐知誥溫卒昪領金陵受吳禪復姓李景嗣江北十四州爲世宗所取躁憤殺宋齊丘等徙南昌卒○國初煜襲位于建康表稱江南國詔赴闕不奉詔命曹彬潘美征之而降太宗加特進）

蜀孟昶（父知祥尚唐莊宗妹唐平王衍以知祥鎮西川既而殺董璋并東川封蜀王僭号改元○昶立用王昭遠等掌兵毋使用高彥儔不聽○宋與結劉承鈞朝廷獲其牒書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路伐之所至皆克獨高彥儔守死昶降封秦公七日卒其母不哭因不食死三弟爲環衛官兩子皆仕○宋元喆多戰功封隴四子皆第進士）

嶺南劉鋹（唐徐彥若帥廣薦劉隱留後梁封南平王弟龑繼并邕容交州盡有嶺南至鋹淫侈酷虐太祖驚曰我當救此一方詔李煜諭之不降潘美平之）

荊南高繼沖（曾祖季興唐末守荊南梁初授之節鉞湖南張文表叛太祖使慕容延釗假道於繼沖以討之其臣孫光憲因勸納土遂舉族歸朝拜武寧節度光憲黃州刺史）

吳越錢俶（祖武肅王鏐父文穆王元瓘兄倧爲牙校所廢俶時鎮浙東遂渡江襲位本朝受命貢賦有加助平江南太祖賜詔不名與妻子來朝群臣請留之太祖不可封其書以示且諭朕在則公常有東南太宗吳國三年納上富貴無比諡忠懿七子）**惟濬**（字臣川助王師下常州三鎮加中書令封汾王諡安僖）**惟演**（有幼俊才真宗時獻所爲文章知制誥爲學士妹嫁后兄劉美共附丁謂排寇準卒贊周丁謂曹利用而已副之仁宗初出鎮以不得旨不備文章與楊億齊名書作秘府與修冊府元龜少誠信初附丁謂而謂之逐亦與力三易謚爲文僖）

泉州陳洪進（唐末王潮取泉州而弟審知據之爲閩王既而子孫爭奪連重遇以朱元進篡之泉人留從效等謀王氏募敢死五十人而洪進與焉○洪進至建州奉子延政爲主而福州亂洪進還泉州延政已降江南留從效亦去王繼勳以泉州降江南從效死洪進逼其留後張漢思郡印而有之吳越朝京洪進亦朝聞太祖崩而還吳越納土洪進亦納土壽七十一贈中書令諡忠順）

湖南周行逢（少犯法配湖南馬氏歸李景以隸鎮師潭會軍亂行逢據潭朱幾又據武陵遂盡有湖南疾料張文表以反遺命保權入朝）**保權**（文表反請救而文表已誅因拒王師至帥卒平之以保權歸京師太祖用行逢將秦再雄守石州諸蠻款附）

澤潞李筠（仕後唐至周鎮昭義擅征賦常因監軍宋興結劉承鈞反石守信高懷德平之子守節降）

揚州李重進（周太祖甥從世宗多戰功宋興令自淮南徙鎮青州遂反命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平之）

太原劉承鈞（五代東漢劉旻子太祖諭之降答曰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而舍之）**繼元**（承鈞養子蓋殺劉氏子孫結契丹爲援太祖征之頓兵甘草地會暑雨太祖不忍驅士卒必死之地又舍之至太宗征之始降）

（宦者）**與太宗同**（太祖開基宦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采他事當有中黃門因擒）

祠於洞穴得粒石類羊以獻太祖碎而伏之後宰相欲以王繼恩爲宣徽使而太宗不可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而宰相不可至李憲節制諸將于西邊而童貫因之以握兵柄矣

太宗　吳越錢俶泉州陳洪進納士（並興國三年）　親征太原劉繼元降（得州十一軍）　夏州李繼捧獻州四歸朝（從）繼遷叛趙普請以繼捧禦之（興國六年）　兄弟皆叛（淳化三年）西夏用兵始此（繼捧賜名保忠　繼遷賜名保吉）　潘美曹彬北伐敗績　青城王小波（淳化四年）　推李順作亂次年王繼恩平之（右混一事）　詔內外官直言　令州縣長吏延問得失　文明殿災詔求直言　詔職幕等官並許附傳以聞　賞竇偁之直　勉從趙普誅陳利用　改拾遺補闕爲司諫正言（右求言聽言事）　授任具履歷引對　召王龜從王素畢士安教諸王　以評事陳舜封伶官子改爲殿直　詔轉運使考諸州優劣未幾又遣分行廉察　賞趙延進違詔克敵　轉運使（崔憲許奇）以罷軟削籍（右任人事）　親耕　觀麥　置農師（尋罷）　貸蔴種（右重農事）　崇文院觀書祕閣聚書置校理官（右崇儒事）　宮中不過三百人罷昌州鹽井虛額（萬八千斤）　負販者不收筭　禁獻祥瑞　分左藏北庫爲内藏庫（右恭儉節用等事）○　在位二十三年勵精慈儉絕弋獵去名稱罷封禪緩刑獄信賞罰講三王之禮備六代之樂尊祖配天人神咸格

太宗九子（元　允　宗　仲　士　不　善　汝　崇　必　良　友　季）

漢王元佐（救廷美　追事仁宗）　允升　允成　宗綽　宗說　仲來

昭成太子元僖（諫科鄉民　乞相趙普）　宗達　仲恕　士盉

真宗皇帝

商王元份（寬厚有礼）　允寧　濮王允讓　宗懿　英宗（其十三子）

越王元傑（姚坦佐之）　仲部　士闈

鎮王元偓（重厚）　允弼　宗績　宗景　仲磨

楚王元偁（好學奉佛）　允則　宗達　仲湯

周王元儼（孝謹約名聞外夷）　允良　允初

崇王元億（早）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父廷勳）　懿德皇后符氏（父彥卿　並追冊）

明德皇后李氏（父處耘　雍熙元年立）

元德皇后李氏（父英　生漢王元佐真宗　追上尊號）

年號（丙子）（太平興國九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閣（龍圖）　樂（大定之舞）　陵（永熙）　配享（武惠潘美　石熙載）　薛居正

策士（呂蒙正　程宿　胡旦　陳堯叟　蘇易簡　孫何　孫僅　王世則　梁顥）

相　薛居正　沈倫（事見太子　加僕射二年免並）　盧多遜（見太子三年拜六年免）

趙普（詳見太子六年拜八年免端拱元年復拜）

宋琪（字叔寶范陽人　應舉一歲爲相與李昉同拜　京府俠至琪而止　好詼諧無大　自）

昉体　有吏能寡學識　謁見有干請必面折

李昉

字明遠深州人爲周開封府獨不附太祖王師入京又獨不朝○宰相言可大用自道州召太宗問何如宮太宗昉微誦十德舞詞與宋琪復時政記盧多遜毀之昉不信太宗目爲善人求差遣者將予之則必正色拒絶 嘗薦王旦曰他日太平宰相 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御虞觀灯時寬厚多恐不念舊惡主張之兵在位小心謹張似言我爲廷尉日公未嘗一有請求 晦翁載其事言行錄

子宗諤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進士第一言近日多求更制度乞漸行清淨上言運卒私質市無妨公不必問荅以水清無魚正合黃老止以釋褐官奏子九品京官遂爲定制不欲知幾其參政姓名不受二百里鏡人言其無能爲日但能用人夾袋冊子○相眞宗薦姪夷簡宰相才識富弼於兒時遇事敢言未允必固稱不可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王晦翁載之言行錄○東都事略載與晉同相普甚推許覺簡有重望與李昉吏迭

再相觀灯侍宴告太宗不數里有飢寒死者選使朔方者三問終不易○子居簡提刑京東免夏蝗發石介棺 蒙正父龜圖起居郎龜圖弟龜祥生蒙亨蒙亨生夷簡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布衣獻策西都太祖令武士拽出還謂太宗異時可使輔女爲相○登第在三甲末因一榜盡與京官通判不十年爲相 轉運使兒吉州沿江勾欄地錢乃李氏水場錢爭分財若令甲入乙家善談方略致君自負性往涉疎略獎寒雋薦种放請罷王清昭應土木然不事義矩好治生治獄多全宥而再相多起大獄與寇公相傾寧晦翁載之言行錄○東都事略又載謙太宗取燕薊乞利天下北伐楊業戰殺齊賢諱行知代州殺獲甚衆 拜相母八十後納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再歷五郡而相眞宗 被酒失儀免西冠烈使守邊以薛惟吉妻柴氏欲改嫁之坐責宗封還復拜右僕射諫起王清昭應宮請老居裴度午橋莊 壽七十二

萊公識王禹偁留教之後進用 偁在公前知自稱仕官恒力自規歎見言行錄 子孫盧

景德元年相

至二年十月

寇準

字平仲華州人十九舉進士不肯增年宰巴東朝會惟謂縣門無敢後者萊公拓引二衣復坐決事太宗比魏鄭公大旱言朝廷刑罰偏頗因奏王沔弟淯等贓罪其暮大雨上殿百官服栗 在青州不肯作朝鼎表曰要君之章實不敢上 定立眞宗 請幸澶淵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勇求和準欲邀稱臣獻幽州或譖準遂使曹利用歲許金繒三十萬求成趣王欽若守魏勇退召爲次相以王濟欲浮橋張殺齊浮橋知二人吃例薄也丁謂拂鬚欽若譖出之事略載憑極條其除拜不平罷鎮大名荅北使比門策鑰兆準不可其婿王曙要準上天書遂復相初諫立章獻至是欲廢之而請仁宗監國下謂曹利用驕詔貶道州又貶雷州道州百姓爲建壘死雷州相公竹魏野稱無

地起樓臺然獨東欲好客奉養矜棬尚氣收取声名王嘉祐謂入相則譽望損張詠謂人千言不盡若準一言盡惜仕太早用太速問讀霍光傳溪夷相責柰何竊賢相行囊在雷州爲晉樓憑高笑語下謂過雷州公防從者不剌於謂 景德元年相至三年二月

天禧元年復相

至四年六月

王旦

字子明魏州人通判鄭州請天下置常平倉學士時上稱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錢宣靖薦可大用家參改○用在中正代張詠守蜀 知下謂當權必爲身累 言欽若不可相 薦可相者十餘人惟凌策李及不至宰相薦呂文靖王沂公等共餘人成仁宗之治薦宰相莫若寇準右知人處不受寇公私求使相容薦李行簡 錢張師德連用 容記上欲除人姓名 薛奎爲發運謂曰東南民力竭矣 張士遜爲江西漕謂曰朝廷權利矣右用人處 樊曰若與朝士往還書 擲陳彭制科場條貫 不喜萊公劇用印事 咸若寢

聞訃惜之曰爲[illegible]忒忽於身○（沈括）云茶法
因壯房講辯商人頻復故課增然亦不及舊額
蓋不虞之警也惟翁藏其事言行錄○東都
事略載知貢李避嫌尽出江南人乞罷海比
嘗田公用足而民富
然傷奇　孝子（義中）

賈黃中（耽）四世孫六歲中神童一十五舉進士
知昇州上所得李氏寶貨　知制誥不
答特政得失曰職當書詔　掌吏選呂蒙當
太宗召其母賜坐稱孟母　端重守家法多
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礼資以損益
然常憂畏執政循嘿先母卒

李沆見真宗

蘇易簡梓州人為學士多慨嘆翰林故事太
宗飛白玉堂字賜之　嶽宋玉大言賦
禁直歌器與（趙昌言）不協並出　上召其母
薛賜寶被命坐稱孟母　子（舜卿）

趙昌言為諫議時與陳家與（董儼）皆同年日夕聚
會号陳三更董半夜與（胡旦）共主怯誕

士（翟馬周）貶司馬　蔡州取豪家幼妾塞隄
請塞下積水　青策督王繼恩平（李順）薦（李
沆　妻（王旦）有
果斷　倨慢倹史

寇準　**向敏中**並相真宗
見後

張洎與陳喬勸李煜勿降云當先死社稷後城
陷獨不死曰將有報　太祖責之曰吠非其
主以其有文直舍人院　相州簡授不治太
宗以儒生不責吏事　排（易簡）而代參政　繼
靈州端上意乞弃靈武上始信呂端言
不遷安寇始謟（寇準）得參政既同列排出準

李昌齡知廣州不廉　真宗時與（王繼恩）交結貶

溫仲舒有應務才與（寇準）同進号溫寇
（蒙正）為相援進之及用反攻寇王

王化基抗疏自薦於太宗太宗稱慷慨之　慕范
滂上澄清略言五事復尚書省　謹公岸
○懲貪省兄貧　厚遠官（柴禹錫）奴愛
全（陳）恕欲中禹錫而化基下之太宗稱長者

温密**曹彬**　**楚昭輔**並見太祖

石熙載僉書樞密院僉書名始此　太宗初領泰
寧時掌書記征河東從至鎮州　後爲
享有文學立朝無顧避喜稱薦
翁八有長者之譽子中立仁宗參政

柴禹錫以藩府之舊多訪外事　告秦王廷美陰
事權副使　歷數郡少特相者言吉階
以經術父至將　尚太宗女（賢潤）
相故頻讀書　**子宗慶**從又貶本（真宗貞

之使相守陝庸鄉州縱部曲擾民
實昌言不可使治郡遂不遣富而儉鄙

弭德超給事晉邸　以月頭銀事誣（曹彬）又以它
事誣罷彬　為宣徽北院使詔北院使王
顯語及上
戲邊州此

張宏河湖用兵時為樞密副使循嘿無所建明而
中丞趙昌言數論兵事遂與宏互易其任

張遜駙馬（姚）誠同母兄　隸藩邸帳下　知樞密
院知院名始此　與（寇準）不叶罷　（李順）乱
知江陵運卒欲作乱
應蜀遜止誅首惡

趙鎔以刀筆事晉邸　與（楊守一）告秦王陰事
知滄州鄉郡　涉獵　善書翰　本名容
太宗眷寵之為
改取陶鎔之義

劉昌言（陳洪進）工曹　感（趙普）知已經理其家事
太宗以其忠於所舉召拜樞密　辯普為守遍掠

事委恭誥迎
母叙之悟繼刑

錢若水見真宗

李惟清俗吏強幹　真宗以在西府無人
望罷為御史中丞怫鬱肆悖彈繫

楊守一晉邸涓人與（趙鎔）柴禹錫等告秦王
陰事　質直無它才以幸會致通顯

諸臣

田錫嘉州人　耿介寡合嚴非好礼慕魏徵李
絳得諫官即疏陳留国機要一賞平晉功
朝廷大体四乞罷交州兵　百官不舉戒
寺員院定徽北　太宗稱有文行諍臣
諫（趙普）書奏不當先經中書諫官章疏不當令
閤門填狀　早言變調倒置出陳州以獄訟雜
留罷　後知制誥言陝西苦靈夏之役出泰處
○（宋白）以賢良方正薦真宗以為諫議大夫卒

真宗見之色必莊稱朕汲黯一朝廷小飲亦在
寇準章奏已至請曰覽御覽一卷又為御屏
風一卷遣表請慈儉納諫上稱生死以國家
為憲繇盛貯其章奏二十年未嘗越權責
門范文正銘墓稱言危命奇東坡亭發議
向衣倚已有意風化乞復卿敎籍因淮州桐
孔子教民興孝請封擢性不敏悟治郡
稱海翁獻之言行錄事略載漕河北時諫
太宗用兵封章五十二
皆焚之曰豈可示後實直

王禹偁濟州人畢文簡令作唐詩呼小友召
拜拾遺特賜文犀帶旧賜紱者惟銀帶
首獻和議知制誥上稱文章天下獨步下
徐鉉妖尼之誣遂貶商州復召為正言上戒
其剛直修太祖實錄直書事出黃州冬
雷雞夜鳴上書陳戒司天官以守臣之咎移蘄州
州卒四十八禦戎十策早乞滅倖請太
宗明數繼迁罪募諸胡殺之至真宗又陳五事
敕繼其慶僧罷召至中書兵吏寺減冗大臣之責雖選率剛猶數許催
草李繼迁制不受潤

肇信以狀不如式答真宗論文曰進賢退
肖兩諫諍之路彰為諧命以利萬生此王者之
文頗弃其小務其大請宰相見客止在政事
堂真宗見其章奏嘆切直訪其後戚綸誅
曰事上不同邪君下不諂後見善類若已有嫉
惡過仇雖困危封奏無數文多規諷故
俗不容以正　子嘉祐　勸寇準勿相
自持故屢擯斥　相則譽望損
仁宗殿中　曾孫汾　元祐黨　嘉言
侍御史

薛映（元超八世孫）太宗稱賢士　真宗時知杭
州器政敏銳庭無留事　知昇州奏除牛租
好學該博　治獄明
不可欺五歲決事

雷有終（德驤子）陰則喜攻人過　有吏幹善
撫士　真宗時赴援澶淵威声甚震
隱終南（杜衍）薦之降五階賓

簡夫（有鄰孫）彭州義　雅州見（蘇洵）許以王佐才薦之
（張方平）（韓）（歐）三公三
公延譽洵名遂振

扈蒙幽州人　自周為制誥（張昭）（竇儀）死典故
儀制皆扈蒙裁定　請太宗改太祖以宣祖
配天　博洽長婦　好笑人主前不能自止
口與從弟（嚴）俱以文學知名　載事見五代周

胡旦狀元　獻河平頌有譏避投遠奸普屏外語
周又貶　上平燕八議復用　劾讒貶亡翟馬
漢春秋觀　善巾官王繼恩削籍　喪明埋備
以文章名　貶賃千州縣持吏臨

潘美宣徽南院使　見太祖

曹翰見太祖

崔翰太祖奇其風姿　講武軍容甚整太宗賜金
帶從征太原矢中額猶力戰　單騎諭降
卒不戮一人　知兗州諸邊乏受節度　以
功迁鎮威德諸賊皆相率去　頸死邊　咒殺

米信伐奚族以泰漢　從平太原　從北
有謀輕財好施　伐以暴橫鞭繫來上卒

曹光實雅州人　仕蜀　請於王全斌克雅
州殺夷人（張樂忠）為敵雄於太祖稱
蜀中俊傑　太宗征河東淮寇賜調卓食
伐為前鋒　禽繼迁母妻以發光實亦見刺

從子克明入勇中求先實尸還葬　李順之亂
集潰兵募丁壯復雅州　蜜冦邑州
遺書州六洞使來赴承天節宴歲宜
州叛軍造舟為虛城水上平蕪不寍段安北
州請以兩廣軍皆為忠敢　桂州引水入城
倚火教陶瓦交趾寇邑不以老辭涖論止之

楊業仕（劉繼元）號楊無敵　太原平得之　知代
州敗遼雁門　北伐副潘美而（王侁）逼之赴
敵苦戰侁不救兵盡見獲不食三日死天下憤
歎勇而有謀與下同甘苦為政簡易郡民
愛之（侁）子延昭　遇敵必身先所成推其
王朴子也　守边二十餘年威振異
域勇呼六郎其死也河朔人望柩殞泣　智
勇善戰沉嘿寡言未嘗問家事恭默均士卒
不長吏事訢牒皆決於小校真宗
不責凡三敗契丹以修好乃止

柳開字仲塗十三揮劍斷盜足　初得韓文慕
之屬辭必法尚氣不顧小節嘗潤盜作
解衣給金待之　請死邊郡知寧邊軍說契丹
將白萬德　金州諭乃折中洞粟民　黜卒

（訴之削二官環州戎落悅附真宗特知之）

（州葺戟具以諸將沮之乃去勇果犯塞好古）

（學著書評義祕隱難曉）

石普（收李順王均擇陳蜀乱因賊急民困請一切蠲其租屢敗契丹真宗將獻禦戎策）

（為窘胡馬方崇符瑞時乞罷天下醮設歲省七十万緡贍國用後毀有賂略閫敵所）

（在馳赴戰未嘗衂面求大宗金帶太宗忌日必舉族齋薦）

（循吏）程羽（三縣有善政太宗時知成都府寬簡）

王明（為鄂陵令郡民歲時常遺而令致薪芻遂以築堤止水患）

陳靖（興化人陳洪納土遣入朝因太宗議均田請檢荒地逃田耕墾數歲而後授之陳恕）

（罷之復請之真宗亦不行江南轉運乞省李氏橫賦好學言民事尤詳煩泥古難行）

邵曄（桂陽人為錄事平反切盜獄得雪訪廣南刑獄交趾水陸圖廣州鑿內壕通舟以）

（光歲陳世卿代之奏光許口買鹽廣人稱郎父陳母）

（儒學）聶崇義（為學官掌礼儀世推該贍三礼圖自漢即為國子礼記博士）

郭忠恕（善書史小學太宗令定字書縱酒謗讟配登州道死）

王昭素（通九經太祖召講易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書之屏卿人有訟）

（者詣之無不歎服）

孔維（答高麗王問礼曰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高麗王稱中國夫子請禁原蠶躁）

（競寡廉恥）

李覺（太宗令升坐講易強毅敢上書言時事養馬漕運屯田三事甚詳衍頌傳）

崔頤正（判正諸經音疏真宗召日赴書院講尚書）弟偓佺（答用字訴人不）

（戒字真宗召說尚書）

孔宜（孔子四十四世孫乾德中詣闕述家世真宗幸太宗北征督軍糧溺死○孫（聖佑））

（曲阜始封夫〻至聖文宣王）

（文藝）趙鄰幾（禹別九州賦文尚屬對掌誥命不達体要）

韓溥（（滉）之後詳臺閣故事内諾）

鄭文寶（從（李煜）歸朝好談方略功名自任有詩名玉箸篆乞禁鹽以困繼迁而鹽）

（賓以金帛誘酋長而継迁覺遂敗○[illegible]召之寇準以其熟於兩事用之）

吳俶蕙（韓熙載（潘佑）皆以文名者稱吳正儀中林蘭從（李煜）歸朝預修御覽廣記英華）

子遵路（少穎異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章獻稱制時條時政得失見黜元昊叛）

（簡河東民兵知開封馭吏嚴以不阿權貴出上陝西御戎略重厚篤風義）

樂史（母夢吞五色珠生自江南歸朝舉進士知陵許黃商州所至以所聞寮序記）

子黃目（言邊事真宗召直史館廷復使契丹上陝西詔察（陳堯咨）縱恣漂沉）

（為吏以辨飾以文雅）

夏侯嘉正（使巴陵作洞庭賦（徐鉉）奇之太宗知其名召為右正言）

羅處約（知吳縣與（王禹偁）倡酬人多傳誦太宗同召之命題試之同直史館急進用）

李建中（王祐延譽于（石熙載）陳時政亭王霸大略太宗召對（蘇易簡）以文士薦直昭文）

（館歷四州簡靜風神秕秀恬於榮利善草隸篆識古器書畫）

路振（唐相（嚴）四世孫獨知危言E出賦題所出守濱州勇至民疑其方略非所長勇果引）

（去知制誥文詞溫麗淳亘無戚否作五代九國世家）

（隱逸）蘇澄隱（道士五代屢聘不出（太祖）征太原召見咨太祖養生當無為無欲）

陳摶（亳州人不第隱武當後隱少華石室寢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之不詘黃白）

術曰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爲金炁燒山

太宗召之不至（宋琪）修養曰正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又還山諫征河東 相真宗及門而返○乘白驢入汴聞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賜號希夷 白雲宗覽 鑑衆 超谷石室而眠 數學授穆脩）

外戚 賀令圖（父懷浦 孝惠皇后兄 謹愿 謀邑兵瀛州十年每奏幽薊可取遂致貪功寡）

（岐溝之敗 勇將耶律寧紿而縛之）

諸國降王 吳越錢俶（興國三年納土） 泉州陳洪進（見錢俶納土亦納土）

太原劉繼元（近、詳見太祖）興國四年征之降

宦者 王繼恩（太祖時內侍行首 平李順 太宗不與宣徽使曰北執政之漸 善結黨邀名士大夫好進者趨之 薦潘閬 與李昌齡 胡旦相結太宗崩有異議 竄均州卒）

劉承規（太宗時僉書宣徽院 真宗封泰山發運使 忠謹 病革求節度使 王旦不可曰）

（將有求爲樞密使者）

秦翰（乞姓手刺李繼遷 監討李繼隆麾下 討王均五戰五捷 倜儻以方略自任 謚謹 好施與士卒同甘苦）

真宗 令轉運使更互赴闕詢問（即位初） 即位求直言 彗星求直言（亦即位初） 比田錫汲黯 召寇準

○召种放 遣鄭賁知天雄必欲其行（即位初） 先擇舉主（右求言用人事） 罷貢獻（二年 島品裴愈採交州龍花蕊獻黜之崖州）

○決三司積滯禁不得增羨（釋二千六百人 除逋二百六十萬）

詔戒剩羨（咸平五年） 歲歉罷榷酤詔自今勿增酒課

○罷貢茶 議省費（親郊省供奉雜物 右恭儉事） 抑外戚

（秦國公主子繼降刺史 令秦國公主出所納女 不如壽春縣主兄弟） 薄賞高品

周文質功逆賞（右抑外戚宦官事） 詔禁祥瑞（即位初） 天書再

欲以軍國用度奉外教（幸汴州觀石佛 見合昌聖像）

降 又朱能云降乾祐山 起玉清昭應宮 置天

下天慶觀（右崇道事） 東封西祀 聖祖 五嶽爲帝

（右封祀） 王均乱益州（李士衡平之） 李繼遷乱西邊（平之流）

（失死） 陳進乱宜州（陷柳象等州） 契丹寇澶州（右寇盜事）

真宗六子

褆（溫王） 祐（周王） 祇（昌王） 祉（信王） 祁（欽王 皆早亡） 仁宗

真宗章懷皇后潘氏（父美 追冊） 章穆皇后郭氏（父守文 即位立）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善播鼗） 與（龔美）入京師 真

宗（以李宸妃所生仁宗爲己子 寇準議請太子監國 罷之 稱制十一年 如呂夷簡 撫卜沒）

（方以晉程琳武后臨朝圖 呂夷簡不作負祖宗事） 章懿皇后李氏（杭州人）

（生仁宗 章獻崩後追冊 病亟時方進爲宸妃） 章惠皇后楊氏（真宗遺制）

（爲太妃 章獻遺制爲太后議者爲去其同議軍國語 歸政英宗）

年號（戊戌） 咸平六 景德四 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閣（天章 樂之熙文） 陵（永定） 配享（王旦 李繼隆 李沆）

策士（孫暨 張師德 陳堯咨 徐奭 王曾 張觀 李迪 蔡齊 姚曄 王整 梁固）

相 呂端（詳見相太宗 元年至十月） 張齊賢（詳見相太宗 至三年十月） 元年

李沆（字太初 洛州人 太宗目曰風範端凝真貴人 與宋湜王化基召試 擢繼遷）

死靈州綏非朝廷有　王旦參政欲西北用兵
沆謂他日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馮亮言外議
無口匏中外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報國
答（真宗）治道所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人女
海詢曾致堯等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
濁無密啓曰非讒即佞焚立劉妃詔曰但
道沆不可（萊公）薦下謂曰後悔當思吾言
常讀論語曰節用使民兩句尚未能行　重厚
淳質言無枝葉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
事樸容轉馬　執不與駙馬石保吉使相張
詠吾榜得人最多　劉元城謂本朝最得大臣體者
當勸
辛拒之　日奏盜賊水旱謂王旦曰不知四方
艱難溢載言行錄○事略載初傳真宗
虞難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此
君則日之憂　元年相景德元年薨于位年五十

呂蒙正相太宗年相至六年　咸平四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名付中書稱名臣　獨除平章詔視敏

如常難離卒除右僕射門闌悄無一人
仲西京婦人死皆井之獄大臣出鎮惟敏中
盡心民事東封西祀皆留守分賜祖吉賊
獨不受知廣州一無所須密都錄推門無
私謁雖當大事若已不預見言行錄○事
路識塞皇甫侃臨江搏舍相真宗對不受柴
氏而後聞欲娶王承衍女遂罷留守遂再相
咸平四年相至五年十月　天禧元年復相
至三年三月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人）入翰林太宗謂張洎履行遠在其下　真宗時王京尊選近臣
強買定婚女　契丹入寇疏五事兵將財策甚
偕參政力薦寇準並相　同贊親征安邊
易置守將招流廣瞞不僭權酷頒平反死
罪者錢為勞坐試不平已若復賢良方正
科常為帝言崇儉息民近忠遠佞為征要故
天下無事號至治名節伯勵貫于夷險不行
殖產四二日奏賦上飾吾了人事
東宮至輔相有古人風　下巾宗古之遺以實

兄事何南縣吏袁時祭李濤趙普以此薦
為相　四毀兩府克居八坐司空三公就第偪
書罕北　姿儀洪碩議論辯　了（字）誨孫愿
皆袝監（李昉）為多遜所譽　為張紳所汙
（齊賢）為同列李沆所
累皆不之辨賢哉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　使高麗檣折怡然讀書
大事不糊塗　諫斬李繼遷母饋王繼
恩立真宗捲簾審視　趙普以其奏事嘉賞未
嘗喜為台輔器　持重識大体以清靜簡易為
務　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
奏聞　悔翁載之言行錄○手謗

參政**竇偁**太宗尹開封時為判官　叱（賈琰）贊美太宗
射　太宗召之詣此征辟參政曰以汝面
折賈琰耳
子以文致遠妻之知（下題）

郭贄開封進士首薦　辨曹彬為（弭德超）所誣
參政自言受遇不次惟以愚直報繼勝奸邪
早朝被酒出　長者　書延
譽後進嬉詼詒　晚節治生

王顯見真宗　**李穆**見太祖

李至諫太宗親征范陽
勸真宗置河湟度外

辛仲甫彭州種柳蔭路號補缺柳　趙普荅太祖
文武兼資使契丹荅黨進不足道欲留
之不屈成都政寬簡○
參政自守而已　告老

王沔辨慧苛刻尚數多詐　視士大夫猶吏卒而
其言悅人　與（張齊賢）不協　奏請行王禹偁
中書本廳不得接賓
之說謝必駁罷之

陳恕字仲言洪州人　為縣吏中進士第
直執奏終不改易　為當時稱職直稱太
宗稱與長於心計稱直諧鐵　取茶法中等為
三蠹弦公私皆濟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
首三司使十八年真宗時薦（萊公）自代恭
公至其篤請印押至李諮改茶法師嘲模散乎
不進錢穀數曰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知
取王沂公　源刻少恩　請廢譯經院（張）逵

奏御詐誤字旦謝不下欽若在上前忿爭對
斥之　寇準常短公公嘗回互進（旦）
事無大小非公言不決上諭小事一面奉行
不經上覽批旨奉行上爲何事不與旦同
來　丁謂不能戢（寇準）　契丹詔（趙德明）來京
師取粟德明數朝廷有人　契丹歲幣外別假
詔各借三萬許次年除之至次年以繳未盡與之
之　不肯賀死蝗　欽若與宦者（劉承規）節吏
取（李迪）落韻賦黜賈邊以師爲衆之說　宮
禁火待罪持榮王宮失火者非減死幾百輩
許州（石普）不法乞召歸置獄　賓客無敢干以
私　論賓客四方利病因察所長　冠帶見闕
懷政　於堂陛　朝事未決辭室嘿坐　當官莊
馮　諸啓奏　爲相十餘年兵革不用海內富
庶　百司各得其職　景德三年拜至天禧元年
熙仁相業　具賜予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家人出賀曰遭遇如此當愈增憂懼　事姚謹
家事一任其弟　不許見子孕進士　遺表
不求恩澤　弟碎酒壺　擇衣　步入　家人下閣
濁即寘目　使弟繫玉帶　不置田宅曰徙累

爭財不義　局量寬厚不見其怒　家人墨埃
羹　人料肉一斤　伏數入側門　不識控
馬卒　病危使楊大年衣錦白金　婚姻不求
門閥　右德量○王欽若使奉行天書　受酒樽
賜珠　上爲買妾　買沈倫家
益鹽火　瀨龍川志傳其類馮道

王欽若

字定國　臨江人　黃鶴樓仙景　甲科
以人力爲夫書　排（趙安仁）（李宗諤）而
薦（丁謂）與（劉承規）（陳彭年）（林特）號五鬼　旦罷
而欽告相前此南人無當國者　仁宗復以爲
平章事　馬知節斥其姦罔　仁宗亦謂王曾
曰欽若真姦邪也　伍子皆天以災子爲後

李迪

字復古　濮州人　狀元　貧升教　張知
開試賦聞鶯必罷相　上怒秦州曹瑋請兵
迪爲申辨與兵遂成山外之捷　諫立章獻
詞懷政之謀保全東宮年飢請出內庫財竟
則三司　言幸汾亳土木百倍從昔旱蝗治敗
陛下　墨筆攬熟水使八大王（元儼）世習申
與（丁謂）李（迪）不可用謂使（錢惟演）爲詔逐之
謂又使（王仲宣）押迪如衡州　客鄧餘護之得

不死　章獻崩復相盡心輔相知無不爲呂夷
簡出之　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　謟寇準而
輔　見晦翁言行錄○事略載斥謂虛
權　頤俱罷且言寇準不可出故貶

子東之（蘭易詳練至太子太師）　徽之　補之（皆大夫）

丁謂

字公言　蘇人　合居四　福建初貢茶
知鄆州斬死囚於揚劉渡　因大計有餘
封禪遂決　建昭應　後大教真宗拒諫　以楊
崇恩之告　夜誅曹利用　誅周懷政　遂寡公　李
迪斥其姦遂俱罷而內侍（雷允恭）傳宣留謂
直入中書又召學士皆受相制（劉筠）不可而亡
學士爲之　尋加司空　尚書晉公　仁宗立（王曾）
奏其擅易章獻陵　貶崖州　假家書達陳情
表　崖州最大　○眼中丁　**馮拯**（與謂同相）

參政　**李昌齡**　**溫仲舒**　**王化基**　**李至**（並見太宗）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人　首接虜使與見儀制皆所定　識國諱　究悉儉素）

良規（祿賜分贈）　**尚寬**（借吏皆官仁子）　**君錫**（良規子　良規老而酒色）
不節　充官出入起臥隨之　溫公辟同
脩通監　議車配上帝　嚴章獻　復官

陳彭年

文　撫州人　附王欽若丁謂　王旦不視其
當時制度鏈前世宋有者皆成就之

王曾

狀元志不在溫飽　劾昭應宮五害　辯會
露使欽若因擠罷之　請推符瑞勿居　詳竊

張知白

滄州人　參政與欽若不合辭位　仁宗
相之　重名器無意變亂　清約如寒士

任中正（曹州人　諂謂）　見仁宗　營救丁　**弟中師**（仁宗樞副）

樞密　**曹彬**（見太祖）　太宗　**王顯**（太宗賜軍戒　斷契丹二萬）　**王繼英**（刀筆事趙普　積官至樞密）

陳堯叟（南充　閬人）　父（省華）　狀元　廣西刻方　植木穿井　欽若同相同罷　究
心馬政事　母馬氏孝謹

曹利用（趙州人）　和契丹　天禧加平章　與三
曾爭班　以從子汭聚楊懷敏逼使自縊

剮使
夏侯嶠（潘邸事真宗即位為掘剮　蔡道養生）
楊礪（夢來和天尊進士第一不以利各自伐其辛真宗藩介直清苦降華步州詔部廷皆）
宋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與李沆並知制誥　從幸澶淵道卒）
馬知節（人　父全義從太祖定天下戰死。七歲太祖召入禁中賜名補官　十八監彭）
州兵見障如老將　護博州兵契丹去後修備
鎭定遠軍稟米價　和免河南歸太宗時彰
則以王繼恩所予羸卒三百敗李順十萬　益
州與上官正合兵平劉旰　秦州盡放諸羌　貧
子無一人犯塞　辨李飛雄偽詔捕捕成都　講
變爲士　以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富人
歲遣蜀物延州開門張灯羌不敢寇　駕次
澶州王超兵數十万不得度一夕驚成　東封
行幸常為都總管　契丹近塞　請移書問狀
當大臣言祥瑞時言忘戰之戒　塞蹇無頭俾
面詆丁謂欽若　斥欽若盡讀罰子莫還官家
縱欲勞弊死之　東封奏臣等自私食肉　武
力智謀自喜所交必豪傑長議論　見言行
錄事略戴兼伺承矩折節讀書　樞密出知
瀛州再入
出知貝州
王嗣宗（汾人　進士甲科　泰州司理為路沖械繫　知汾州執械武德軍卒太宗怒削籍）
江淮發運撤宋家畜　并州毀臥龍廟　毀
邠州靈應公廟得十數狐盡殺之　訟种放
毀王旦老病求郡寇準惡
之致仕悒悒程力取甲科
錢惟演（見太祖　錢俶下）
周起（東封獨上書為戒撰名知開封府明斷丁謂以寇準黨貶）
張士遜（唐東之後　始請親戚別院為江南轉運王旦謂曰朝廷旌利至矣故所至不敢役）
有與建　諫營造天變諸因諸舊觀為之
迁壽春郡王友曹利用薦之章獻相之以營
救利用罷再相以當嚴而飲罷　又再相繼
元昊　諫華官為禁軍故部致仕卒相謝事帥
此每相常與夷簡相代為陳堯佐所誣
為范仲淹下發立之誣然為相不能正曹利用

時稱和鼓　責孔道輔并程淋
納女口　仁宗以師臣演戒日莫之
趙鎔（見太宗）
周瑩（少給事太宗潛邸所歷藩鎮無善狀　積官至右丞）
錢若水（字淡成　河南人　陳希夷愛其仙風道胥　同州申冨民文奴獄不受薦由此自）
幕職半義勿制誥二無為樞副并陛下以李
繼遷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有罪天下何由知
之俗邊五事擧晰　翰歐錫秉率衆過
河號令有規鄉上喜儒人亦曉武　嘗疑其
筭部發因真宗言宮蒙正日穿復位問劉昌
言羅涕泣否遂求解戰草趙保忠詔稱太宗
忽能斷大事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
晦翁載之言行錄○事略又載脩太宗實錄
不書馭大事不列監脩呂端　上書言周世宗
戮樊愛能之法及太祖專任邊帥十七年間西
北稱藩之事皆可行·諭滅虜之策　對以得幽
州以振險以太祖待郭進之心待諸將同知
樞密親老求解　知開封并州以疾召還卒年
四十四風流儒雅　事母孝接物誠　評賓
賤多驗　自知不壽故辭
位　士大夫皆宗慕之
李惟清（見太宗）
韓宗訓
曹瑋（字寶臣　彬在樞府薦計西夏太宗臨問薦彝瑋將才而彬不如瑋○十九知渭州以牛）
羊誘虜大破之撫納康奴族　畜環慶涇原
山川　請増古長城為限觱組　馬社募
弓箭手馳射勝者給田二頃使市馬　馬勝甲益
五十畝三百人為指揮築堡要害　指置為後
決繼遷死請急滅德明既而河西延家妙娥
等大族歸附渾薄天都山援徙之諸小種望風
給質德明遂弱卒死不敢入○自邠州領高州
再知渭州破章埋族滅撥藏龍山諸族首地
築隴外籠竿城元昊叛果賴以守○秦州誘
郭斷敦遣禄丹凡前之拒王命者皆納馬還地
巡城不一過箭版欲斬老將　虜近塞方上爲
使李超射殺其貴人停斬万計　破邊鑿壕西蕃
留殿兆言軍士叛赴虜者灼艾　猝起應敵
瘞入數寸調兵每至水飯則捷至　止守衛

翼熙　置弓門威遠十寨　破角厮囉十萬衆
破宗歌夷鬼留於是河洮蘭州諸羌皆服從
宗歌納質而角厮囉進　德明死元昊州尉鄜
延環慶等兵無聞其至鄜附首千餘帳次
以其不附已指為寇黨降知萊州即日上道
資弓矢再知天雄軍　知河易　卒
真定　改鎮彰武　卒年五十八　謚武穆
熙寧仁廟　好學　為將四十年未嘗敗亡
功西方　不許寬以羊馬贖殺人罪　補附
羌為軍主給塞上廢地使出卒為　斷敵不
用命并喜殺　所如載書　真宗每與謀邊
事終守一議　知元昊之叛於兒時先以注
繼戟晦　言行錄
諡臣　石普　國用　設　田錫　所散　直諫上　王禹偁　剛復不容於時並見太宗
高瓊　燕人　從太宗征太原殿後　諫誅六班戍兵敵突之曰無事坐此宜知幸之直
副都指揮使　決議北征渡河扶馬渡河
止衛士言驩裝束覇者上各賜錯米一斛變遂

因戎辭典軍　戒諸子毋恃要勢折進身
曾孫　宣仁聖烈后　瀚翁識之言行錄
繼勳　敗蜀王均　討嵐單騎敵　議有機
略善撫士　戰常有功　女宣仁太后
遵裕　變務射中蔡祚　英宗甥斥
其使吉服　副王韶取熙河
張詠　字復之　濮州人　尚氣節　湖方下邑
謚　宰崇陽　拔茶植桑　民買茶付民　封
盟按張永德　詔杖殺小校　李順亂後知成都
化城為民　乏糧下鹽價誘米　蜀民有二歲糧
罷陝而運　以王繼恩驕不出兵平餘寇欲斬
其吏又以錢給其錫菜以激之　劉賊貨
如故侯逼城使上官正一擊斬之　不賞以戒
首來求賞者斬不伏杖者　益州　斷獄多
獄吏　察殺僧取祠部者　誅　說言內
斬狗母不出首身者　下馬隨衆山呼
掛父小兒　殺犯上卒　歲折米六萬至春以
元佑　辭工役分番　採訪民事各諭其心無詐
君子得君子　鄂瓊　鼓　歷歷分明　為辭必活
退士　蜀士張及李畋張達就學　判語為

戎民集　勿宰相張齊賢　齊賢以不能文諸之
户賦梁周翰　二百年無此　杭州盜散　以私
鹽　決遺命分財之訟　拜知成都易嚴以寬
上論不復有西顧憂　金陵捕縱火奸民　斬
近貴稱張希顏　好官人　入朝席中乞誅丁謂
斂若　聞萊公逐因以博自汙　學劍　奉養
寡儉不為輕肥　臨事三難　見行　王旦
太平宰相　納載言行錄　決不喜人拜
李及　王旦薦代曹瑋秦州　孫奭　太宗辛監命講說命
醫上下書乞斬以謝天下　果
（狀宋欽試謚）　諫西祀十不可　水經典儀言上
無逸圖　封禪後群臣歡誦時獨正諫毅然有
古風采　仁宗時致仕　喜動于色　勸講禁中
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　知宋祁於布衣時　顧
謚宣　並見言行錄　方重
篤學　不死婦人手
劉燁　（謚燁子）　對（王曾）（慶）　奏策治蜀之問　識孝
鎮乞免宰相　諫祀祥源觀雲氣　請內令近
以勸農殿最　禁民事佛道　重賊吏罰
目不賞　為子弟乞恩　薦上章者　推恩　請

罷提刑　寬兩河賦　出篆刻枝復誇亡　遂
開封河南河中　年六十二　七子（凡見）知名
凡　儀賊起請自效　克經一州　既致仕　神宗詔
修定雅樂主人　声不求合又卑　篤厚真
有家法　忱為部監　唐老　忱子　元祐中正
壽八十　司有声　言　自唐初名家
石中立　家富於財志推於諸父　景祐參政　比
鄭肇　好賓　家產歲入百萬死不能喪
李宗諤　七歲能文　恥以父任登為翰林官　諫議
大夫　真宗欲大用而卒年四十九　有
李浴者與宗諤後一日生後一日死
宗諤文百卷　子（昭述）翰林（昭遘）侍制
宋白　大名人　十一善文　歷三將　獻平晉頌
擬陸贄榜子集　希大用　知開封不勝任
能　諳　知舉得易簡禹偁田錫等　文浮麗
諳諟不拘小節　膳族恤孤
朱昂　寓潭（朱遵度）名萬卷昇名小萬卷　自号
至真宗以翰林與躬告老廿二跌　號退叟
傅潛　忠武節度　擁步騎八萬不戰　諸將請以不如一
樞　諸將請兵不予　戰勝抑不聞　流房州

王超（事太宗多戰功 真宗大閱 破契丹 御下有恩 寡謀 擅闕縱行）

王繼忠（開封人 帥定武力戰陷契丹 景德初契丹令請和後不知所終）

馮守信（滑州人 太原先登 從真宗 辛大名 知民疾苦 守州無害）

馬亮（有治劇才 福建獄多 全活 誅饒州姦民）

凌策（宣州人 世給事州縣 蔘以六卯加勑其 從言飭外者六 治蜀精審 所至有迹）

杜鎬（常州人 鼠街孝經 跡 對神道設教）孫杞（尹建陽除無名租萬計 平區希範）

邢昺（曹州人 事太宗真宗傳 講學之任 進秉韶歲占）

晁迥（澶州人 好學長生吐納 代言不過 襄具冠服 卒年八十四 不喜三命）

子宗慤（孝 任子先宗族 當制 仁宗時參政）

馮元（道宗 自陳通五經 直龍圖閣始此 簡重非 慶弔不通謁公卿 執親喪皆被禮）

記要六十七卷　三十五

劉筠（子儀 楊億齊名 三入禁林 三典貢舉 以論策升降天下士始此 朝廷簡嚴）

戚綸（父同文 葬楊徽三世 聚徒講學登科者五十六人 曹越廣其居 真宗賜名應天府書院○子維綸皆貴仕○綸太和論民詩 求嘉惠政 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以寵之 諫祥瑞○ 備禦）

梁顥（大素 鄆人 從呂端學 冠甲科 論邊事 雍熙 耐交 知開封卒年四十二 子固繼擢第 固弟適相仁宗）

孫何（漢公 蔡人 孫丁 三元 定三年磨勘法 苛急 爲浙漕吏獨右碑使讀 從者依憑）僅（兄弟大魁 端愨 中立無競 擇守永興治郡非所長 驪山詩小器）

梅詢（昌言 宣城人 請使潘羅支 屢言西事 真宗欲以爲制誥 李沆以躁競不可 流落二十年 晏殊定有恩 與愛馬無矜驕 分 果而有才 好 進 從子 好）

錢昆（裕之 吳越王倧子 與易登第 仁宗朝歷十州治寬簡 善詩賦草隸 致仕 年七十六）弟易（希白 十七舉進士以速就黜 後復舉甲科 文學賢良方正 後迭請除非法之刑 獻陳祥錄）

楊崇勳（蘇人 告周懷政 泥鄭登政事堂工 曾劾之 仁宗使相 口給喜中傷人）

姜遵（淄青州府氏以擊博知名 毀漢唐碑碣爲章獻建浮屠）

楊大雅（錢塘人 事真宗 直集賢院二十七年不遷 大隱集 兩漢博聞）

李垂（不謁丁謂 出 還 或勸之 又不進 日道之不行 命也 出知均州卒）

張耆（十一事上潛邸 當符瑞時言土木不足承 六意使相 有智數無不博習 耆貸積百貨 自與群婢貿易 三子皆齒逆 曾孫 疾沆毀沆公 章獻后 是其所進故優寵 叔）

捕吏 薛顏（代丁謂 峽路轉運 徙孟氏夔州歸故城 號河爲支流 順水怒 以立浮橋 瀲寫閣 罷坊州練碧硏 晉碧易售）

記要六十七卷　卌六

張綸（再爲辰州 蠻不敢擾 江淮發運 兩歲增米八十萬 置抗秀海州鹽場 增課白五十萬 導太湖入海 復租六十萬 築高郵護堤 泰州海堰 民立祠）

儒學 穆脩（伯長 師陳摶易學 豪放性褊 真宗賞其詩 丁諭短以行不速文 忤通判 流池州 赦敍潁州文學參軍 老益貧 刊韓柳集鬻售者 始爲古文 尹源尹洙師之爲文 又傳春秋）

李之才（倜儻 師穆脩 孟州司戶 范忠獻止 近郊 詣蘇門山教邵雍性命學 劉羲叟得其歷法 卒于澤州判官）

文藝 崔遵度（純介 好學 從東封西祀 右史十餘載 立殿墀常匿 間恐爲上所見 善琴 著琴箋 事仁宗於東宮）

隱逸 种放（洛陽人 少有山林志 隱終南豹林谷 作樵夫謁 拜陳摶 太宗召不起 盡基）

（賢薦之真宗爲司諫秀手登龍圖閣歸山後詠辛闕中三不可醉罵王嗣宗訟不法上亦寵衰徙嵩山往來終南數至汴下臨終焚疏草真宗畫其像初希夷戒以名造物所忌其後豪後營產滅屬怙勢遂喪清名）

李瀆（洺人）魏野（蜀人居陝瀆好書畫嗜酒野積祀分陰時聘之皆不起野哭瀆後六日卒○野子（閑）有父志（仁宗）號清節處士晦翁言行錄載野與王文公寇萊公詩）

林逋（君復真宗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問勞事路謂諡和靖先生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履城市善詩（李及）（薛映）知杭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適之客（李諮）知杭會（逋）卒爲制緦麻刻臨終無封禪書之詩納壙中）

邢惇（介特不妄交讀經史里人號邢夫子真宗召問治道曰東封西祀皆畢復何言行之官不受）

（外戚）劉美（益州人本姓龔業鍛金張耆於美所得章獻進之遂更姓爲后兄）

李用和（章懿母弟少窮困劉美得之民間奏官之位將相而小心避權勢）

（宦者）張崇貴（授繼遷節命爲使德明襲爵又爲使由是邊防事宜皆崇貴主之久在邊鄜西人頗畏服）

周懷政（太宗時給事禁闈權任頗重真宗使給事東宮又領皇城司附會者遂衆排在已上者寧取帑藏物使朱能於乾祐山造天書真宗不豫與謀以太子監國懷政欲立太子廢皇后出丁謂用寇準而楊崇勳告之丁謂遂併朱能皆誅之○朱能本永興民家奚養因親事卒求入後真宗亦誅之）

古今記要卷十七

古今記要卷之十八

慈溪　黃震　東發

本朝

仁宗　初（章獻明肅皇后劉氏）聽政十一年○意向堯舜三代（賈昌朝）以經開說　慨然思正百廢脩太平　增四諫官（首用歐蔡）開天章閣給（仲淹）筆札使書所欲（慶曆）　慶曆人才之盛（晏殊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富弼）副之（歐）（蔡）等諫官）　文富並相士大夫相慶於朝（蔡襄歐陽脩等相繼言官（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范鎮）（張方平）（趙抃）（唐介）（包拯）（吳奎）（呂誨）（司馬光））　除越職言事之禁　以（杜衍）封還內降告求恩澤者　宰相兼樞密（富弼請）　中書樞密三司通判國用（慶曆）（李師錫）薦章三十餘上與循資（章得象）在太后時無依附故大用（王堯臣）權三司使　知（欽若）真奸邪（右政太平廢）○節事神浮費　毀龍舟　籍後宮所備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　罷溫廣貢果　出延福宮金帛及內庫綾[illegible]宗中珠玉助三司　籍田十二步　旱蝗求言○禁奢侈立爲定制　宮中以下不得銷金　露禱　放宮女　讞獄歲活人數　不復玉清宮念和糴之弊（右恤民事）○（韓）（范）平西（元昊求稱臣寶元○慶曆）兀

（年張方平乞赦之而降）富公使北契丹（平慶曆）狄青平廣（儂賊）

（平皇祐四）杜杞平歐希範（又治西邊。平西京盜）文彥博平貝

州（王則平慶曆七）王堯臣體量西事（寶元乞復用韓范雍奕种世衡治）

狀 **右備禦事** 晏殊言張耆出（天聖元年）廢郭后（呂夷簡）

出范仲淹（爭廢后）歐陽修余靖尹洙皆坐朋黨黜

唐介論張堯佐貶春州 范富歐杜終爲小人所

間 **右君子小人進退題**

仁宗三子 昉（楊王）昕（雍王）曦（荊王）皆早亡

廢后郭氏（崇之孫與尚氏楊氏忿爭夷簡請廢之 孔道輔范仲淹等力爭密召不入暴崩）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彬之孫 親蠶 好書 諫禁中張燈 平衛士之變）

（謙待張貴妃 立英宗 立宣仁后 英宗疾垂簾即歸政 告神宗以新法之弊何不出王安石）

（戒取幽劇 免蘇軾於死 十月六日崩云只此日去蓋此日太祖忌）

溫成皇后張氏（多智數勢動中外以貴妃追冊 伯父堯佐初不牧恤後僥倖通顯）

年號（天聖十 明道二 景祐五 寶元三 康定二 慶曆八 皇祐六 至和三 嘉祐八）

閣（寶文）樂（美成）陵（永昭）配享（沂國王文正公曾 許國呂文靖公夷簡）

策士（宋郊 楊寘 王堯臣 賈黯 王拱辰 馮京 張唐卿 鄭獬 呂溱 章衡 劉煇 王俊民 許將）

相 丁謂（二月即位七月貶）馮拯（次年天聖元年十月貶 與謂同相謂不死拯有力）

王曾（孝先 青州人 三元 不忝諡能 列昭 應五吉 使虜折刑措鐵券之說 不附祥瑞 罷兒真宗 知應天捕飛蝗訛言。使錢惟演門章獻臨朝定同殿垂簾儀 以擅移山）

陵貶丁謂崖州而相 請用孫奭勸講

辨曹利用無不執事 折欽若欲奉宮觀之言

謂尹師魯自待何為在[illegible]延年等例 斥張

耆 赤衛倖兒 力禁章獻請託 改受冊於文

德殿止修昭應宮遂罷知青州 初相薦

呂夷簡可當政柄 再相與夷簡不協罷

博有餘 後輔政十年勳事審而中開陳可否 進止如有尺寸 清修莫敢干以私

紀綱 勸陽崇勳泥階曰奏樂者柄臣所以振 寬釋人主所以示恩德 甚希文不顯拔

一人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 諫以民訟解冠 準秦州陳堯咨以不得大用鐫之 守洛歲

饑 飢民脅取困積者笞而釋之 禁恠物食小兒訛言 代陳堯咨大名 悉掩其非 大名軍

民畫像以事 獨使沐浴而後過其境 辭其揚休山立 不敢戲 第四斤舍人 楊億胡

文定稱儼然不動 寡言 品題者以為東 約送蔺子蕆下紙 御篆旌賢碑額 篆碑始

王欽若 上稱為真奸邪 大星 元年拜二年十一月薨

張知白 重名器無毫髮私 三年拜六年薨 張士遜（曹利用薦 六年拜七年）

免 明道元年十月拜十二月免 二年四月復拜十月免 寶元元年拜康定元年免

呂夷簡（進士制科 免籌農器 王旦告王曾其當相 旱蝗請去賚 小技加寬）

萊公求與好民 奏緩祥符運木材之役 偽以嶺南賊為李順者 請納天書陵中而官動

司仗衛悉罷 與沂公奏曹利用非不忠 王清宮災請不復建且去使名 乞押班保舉同

罪以罷監軍 諫真廟器服過厚 答仁宗疑 獄從輕 郊恩貶迁官 保全晏殊 詳

建議立郡學 建睦親宅置大宗正 契丹 壓堯請建北京以伐謀 毀外面折虜使 諫

以節度使募元昊 不用杜衍所薦雷簡夫 錄太后宣諭入時政記 平勃不去所以安漢。

請判王子母留宮中 宮中火災上御樓乞 捲簾 鎖章獻大車 刑楊太妃垂簾遺詔出

陳州 損太后郊見礼 請葬李宸妃如礼 曰不欲保全劉氏乎 皆防微杜漸有功社稷

料王欽為福建漕必墮陳絳計上一体一文促乃緩行不肯多進淮句以韓范師西蜀公使北　饗范富王生可致太平開天章閣獻二事　篤弟父燒元昊書以責宋庠具上謫以給王洙　臨終薦韓范文龐籍梁適曾公亮選納曹氏　每先測上意及未萌而共啟之三入相而上眷益厚　請廢郭后逐仲淹道輔募市井人為万勝軍　劉南班　遣契丹歲緡金二十万皆為後來大費　天聖七年拜至明道二年二月　三月復拜至景祐四年康定元年復　拜至慶曆三年病上剪鬚　薨上書懷功碑

○**子公綽**夷簡作相事多干涉　**公弼**見神宗　**公著**見神宗　**公孺**清簡寡合

李迪諫立章獻　周懷政之誅全仁宗　丁謂篇詔逐之　章獻崩後相夷簡出之　陝直見　真宗　明道二年相至景祐二年

王隨子正　河陽人　知秦州許逃卒自歸　喜佛慕裴休　仁宗以為相與陳堯佐不合　援災異罷　景祐四年相至寶元二年

陳堯佐希元　閬州人　言事斥倅潮州捕鱷魚　作韓公祠　壽州出米食飢易薪土堤錢塘　滑州木龍塞河名陳公堤　沿河北除石炭稅　減官冶鐵課歲數十万　河東鑿澤州路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　知開封以誠信　元夕悉繫惡少　十典大州六為轉運方嚴肅下而未嘗按黜一下吏　不試知制誥往公與操德　太常丞十三年起居郎七年　丁謂敗始進用　已宰公臨終薦其能鎮撫百度周知天下艱苦遂相與王隨同拜免沃相進劉黃策　戒殺器服壞者補之　臨卒自誌墓

弟堯咨嘉謨狀元善射母擊之金魚墜地　范見晦翁言行錄事號載其後條陵樂黃目　採觀察特命佩魚

章得象希言　泉州寓浦城　高祖仔事閩其妻練氏妙免二將二將後仕南唐攻建練門不頻　屬生一城頓以免屠　母夢玉象及象笏或名　簡竈　翰林十二年　相仁宗八年然

不能有為宝元元年相至慶曆三

晏殊同叔　父撫州手力節級　十歲善文　知撫州李虛己奇而妻之年十三[illegible]除正字龍圖閣讀書　試神童不欺君　答上以貧故不能燕游　諮機密　議章獻當垂簾論張耆不當為樞密出守南京[illegible]始康定元年相而元昊反請罷監軍陣圖[illegible]制財出入法　出宮中財佐邊　財賦悉歸右同臺閣多時賢方共條天下事施行而罷權倖不便諫官孫甫蔡襄論其役官兵治邸舍罷[illegible]韓范等相繼去　剛峻待人以誠　仲淹道輔歐公皆出其門為相益務進賢婿富弼楊察薦學能文

杜衍世昌　越人　幼孤十五六往河陽依母篤書推析毫髮而施於民則簡易　自乾州改鳳翔民爭境上　永興為民省調發輸送費開封權要不敢干　典銓吏不得升堂與銓事　積內降十數連封而還　與韓琦爭不可擊夏與仲淹爭契丹必不來　皆驗　言諫官黜不可無故出由此罷相　公與韓范富同革弊事而衍尤絕僥倖慶曆四年拜五年免　每事問諫議看未　韓公　范公出門下與爭事上前衍無慍色　善決大事　兗州以公祖給州縣官　○未嘗褒一同官　戒門生為縣令無露圭角戒求人知　退居憂國　戒淑人柔懦易動　○用祭器　謝事十年壽八十　無居第既退方借舍兩郊　幼時二兄遇之無狀及貴恩待

賈昌朝子明　真定人　崇政說書天章侍講皆始焉　博學善議論　及為相結賈夫人為姑正人少之慶曆五年拜至七年免

陳執中昭譽　恕之子　傾杜衍并蔡襄孫甫罷之而拜相　凡再相人不敢干以私門道無及門　治張貴妃喪享時論不與　妻張殺婢趙抃歐公論罷之　慶曆五年拜皇祐元年八月免　五年復拜至和二年六月免子世儒不樂為太湖縣弑母張以帰処死

文彥博 寬夫 汾州人 呂許公歎大有福人不
十年為（將相） 言治軍當峻法繼父為
河東漕通銀城 元昊陷秦州賜不敢（記把）
參政督戰禽王則 並用文富胡士相賀（安記習祖）
（八年至皇祐三年）（相） 薦用安石韓維張璪 興
龐籍同決兵 唐介論之亦罷再相首薦介
上疾責內侍軍令狀增損必白設齋宿殿廬
斬告變卒 賈昌朝結內侍武繼隆止開河
乞皇后聽政之奸 言新法及浚河事不聽從
卒折馬牙為薪 定不用鐵錢之擾 獨不與
妖尼書（韓維增旨） 不肯迎曹利用以樞使位宰
相陳升之上（判） 西京先觀第見監同（韓維）
耆 至和首議立英宗 口不言功 年九十 特
英宗 甚恭 耶律求昌 拱手稱天下異人 位
將相五十餘年 兩以太師致仕 英特威重名聞
四夷 入元祐黨 壽九十二 耆英會（富文）
（彥博行狀）（席汝言 楚建中 司馬光）（王尚恭 王慎言）（趙丙 張問）（劉几 張燾）（馮 王）
宋庠 公序 開封人 三黜 爭廢郭后乞罷
災異開觀寺祈禱 天章閣不對劄害白不

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 請大祀後
絕內降恩以新墨政 作科條均武臣所入官
奏事不顧地（皇祐元年）文書 治告紙僕 為相當
承平尤務清靜 初執政多分別是
非故斥再用遂浮沉 初名
郊李淑譖其不祥故改今名
龐籍 醇之 單州人 焚垂簾儀制阻章惠臨朝
恐左右以奇人巧自媒進 儉約之戒（孔道輔不予）
（婚姻） 奏尚美人稱教旨詘 劾范諷放曠
遵禮法 五龍川敗後守延州築城募耕遂為
欒土 使元昊稱臣（劉湛 杜州）（十元 六昊）為（極縣 家之 諸二） 用兵數
年無一事 頃民（劉 馬）（判州） 與彥博 省兵
六万 脛 狂燃為相 請專委狄青 平儂賊 不使
為平章 不肯詣 程戡 歸為兩府 執 不與鄰
知王守忠節度 下彥博 無私若富弼 一以公
恩事則譽者立 將轉 為誇 以擅議築堡 罷
度知定州二十 跪 請老 治民明法（相至皇祐 三元年）（治 至年）
嚴而察其勞苦 遇僚屬謙和 服善
梁適 仲賢 顯之子 論妖詛殺人者以死 野
鳥翔端門 非端 諂仁宗 諫以張貴妃 飲皇

后殿 又不肯為園陵使 遂罷 皇祐五年至至
和元年 罷知秦州 人稱之 慈聖 飯 嘗薦之
孫 子美 漕河北獻 徽宗 比殊 繼後有矜
才 開封吏不得逞委文書於路 子美焚之
劉沆 沖之 吉州 曾祖景洪名所居為後隆山
染聽明臺 母夢牛僧孺而生沆 論西事
執政不悅沆 曰宰相豈有常時來則為之 覃
州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為張貴妃園
陵使遂相（至和元年） 裁抑言者言官二歲
予郡 緣貴妃進 主喪事又修大論者変之
富弼 彥國 河南 賢良方正 范文正為晏殊
擇為婿（事略載 晏見其文故婿之） 郭后事
言朝廷一舉措二過 乞還仲淹 鄆州通判陳
事 斬元昊使 夏守贇不可樞密 諫院乞王
旦日食罷燕 恐北虜乃一行之 因請除越職
言事之禁 下中貴黃德和 延 劉平 降元昊卒
斬德和 乞罷中貴王守忠都鈐轄 與監軍無
異 爭以宰相兼樞密 繳劉從愿妻封遂國
詞頭 中書舍人繳詞頭始此 使契丹折割地
求昏之議 乃夷簡陷之 易國書 王拱辰諧
之不行 使還辭遷官 納樞密告 願毋弛邊備

章得象諭以非因使虜乃受 天章閣上當世
務十條 河北安邊十三策 大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 易監司以汰所部 契丹受禮雲
中 保其不來 避夏竦 出宣撫河北 因石介聖
德詩 介之死又譏其走契丹而公以兵應之
歸及國門即使鎮鄆 徙青州活流民五十
万 拜禮部侍郎不受 就遣中貴張從訓平
王則 與彥博並相（至和二年至嘉祐六年） 仁宗疾留
宿殿內 遣使裁減賦役 天下無事号賢相
毋憂 五起復不從 同贊
立英宗而未嘗言 餘見英宗
韓琦 稚圭 父國華 諫議 幼孤自立 唱名第
二五色雲見 監左藏 勳之自若 推官理
事不倦 府尹稱真宰相器○司諫奏輔弼非人
乞用范杜道輔宋郊王曾夷簡蔡齊宋綬上為
罷宰臣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 諫大慶殿
設道場 諫內降 詳定阮逸胡瑗鐘律 曰不
若窮作樂之源 言戚里占軍為僕 咸貲自宮
掖始 諫姮葉○樞密比請文書為祿令驛令

請出内除粜米百万　實邊　請城豊州
用例自閤吏不得高下其手　諫薦蘇子美等
飲酒言張方平論列王益柔之非　諫以富
公守鄆　富方肖河北回　右立弼　○范益利飢
民百九十万○元昊叛　安撫陝西　下刈平不叛
乞起仲淹代范雍　副夏竦護西師乞出戰
不從○秦州賊不敢窺塞　以籠竿城爲恒德
軍蔽蕭關　以鄜慶渭三州土兵抗元昊　張
元遣人來剌　和　金帶　公宣撫陝西仲淹宣撫
河東與仲淹爭不必益兵○鄜州獲盜者除罪
○鎮定治騎卒教方自然陣○京師戍卒踰月
就律○并州罷不急役　逐怙勢官者復契丹地
壁塞下田　募弓弩手○西邊警　遂經略陝西
不肯弃綏州　拓秦州塞　欲收橫山　息者沮
之兩納師魯夏竦之言　不進太宗真宗猶
大名　詩刻三判相州　請聽契丹通好　**右方**
西事○天章條九事　修西北　選拔察
上前同力一德　不失和氣　天下汲引正直　薦用蘇頌

（紀要十八）

韓絳　立柴氏爲崇義公　施茶禁　料夏使
所言十事　料詳杓必奉表　政令問集賢　曾王
典故問東廳　文學問西廳　大事自決　變
曆中杜富范同心輔政　張方平張明逸王洪辰
從爲中丞指三人爲黨　逐之　拱辰勸公罷出黨
中公曰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亦求去　**右相**　嘉
初三年至神宗初　輔立
兩朝以後事並見英宗

曾公亮

明仲　泉州　會稽置曹娥斗門　居丹
憂應詔　欲對時政六事　所至舉職　三　盜皆
院吏東手　鄧州户不閉　号鄭開門
竄他境　紀綱除弊事省冗兵
嘉祐六年相與韓公戮力一心　精法令與故
韓公每問之　共立英宗神宗　尤急於民故
罷茶禁收繳户田爲廣惠倉　使遼熟朝政尤謹析
獄強取產金銀者得減死　遼禁契丹漁
界河　折賀正使六甚突　夏人犯頑　絶其歲
賜　料崑名山來歸非詐○進王安石　詩綠
殖貨　李復圭　都承旨用文臣
議以油邊老鳳

孝寬

公綽之始　鄆州請孟子封

賢　西有
迎養公宗
參政

任中正

沉厚以孝稱　營救丁謂罷

魯宗道

貫之　亳州　海鹽令魯公浦　選　諫
守令　諫天書　酒肆飲酒不欺帝　爲
正言數諫　真宗厭之　乞罷　上悅其忠　魚頭參
章獻武后惠罪人　諫立劉氏七廟　爲執政
不使其子館閣讀書　折曹利用　立朝剛正
嫉惡　政府七年　裁抑僥倖　不以名器假人
嘗目爲魚頭參政　與張知白
當垂簾時以清節直道爲名臣

夏竦

子喬　江州　應制舉　教仁宗書　常爭
言符瑞時抗論不可　及大臣議王清宮
使遼　除會神情取進　章獻聽政微服于欽若
起　不使契丹　拜樞密　諫官御史十八疏
言其奸邪　在陝西出於用兵　罷知亳州　召爲
相　言者又論其與陳執中不叶不可共事　遂以
樞密封英國公　是日京師無雲而震者五　仁
宗以其奸邪致天變罷之　商販　離間　條屬

（紀要十八）

待家人亦不以誠○襄州活飢民數万　洪
州索部中巫千九百家　毀淫祀　所至立保伍
閭里皓然
無書不通

薛奎

宿藝　絳州　詩謁馮拯　公以如有
折契丹使　求見太后　開封肅清　至蜀則以
惠愛稱拙　不　以
欲繩天下一禁入規　非不如意則歸即遷斅　參政
漸不及古人而權後世之識　止章獻衮冕
則不苟合　敢言　仲淹龐籍明鎬　以公轄

王晦叔

曙　續之後　故以家法治守蜀前後
以婦翁寇準　王一盜　撰詔應守衛者且止
建代錢惟演守河南　御史如　言者　叔言止
公褐不在杯酒
天下皆推其賢　以時尚奢侈　躬自節儉
入平章　逾月薨

益柔

抗直　善爲文　事
與杜衍合
獻　元昊叛　言備邊選將
崇儉　無田　統三策

宋綬

公垂之愛之　趙州　十五召試　父皋　外祖楊徽
父子同入館閣

言赦令於期縱械係三千二百三　除述貲數百
乃對臣僚只對前殿許章獻　為端明學士
銜罝　奏恩止大臣孝謹　清介寡言
通貫　楊億自謂不及筆札　參政
敏求　次道（王安石）改其罷中丞呂公著制
又封還（李定）除裏行詞頭遂請罷　力學
彼遇　繼世掌史　朝廷
典故士大夫疑議皆就決
蔡齊　子思　洛陽　幼依外舅　置器賦有安天
下之意　衣冠偉然進對有法　天子擢狀元
特給騶從　賈同作詩戒酒　治獄以寬
寬偽縱之獄　不謁丁謂許以制誥　不記以寬
德寺許以參政　止楊大妃編制　諫窮治飛
語（安石）者　請納款　人不從　後果亂　諫
立陳氏　河決橫隴　止而擾州　契丹際天
附其不動　事無　而澶州不伐　下伏
推正人縉紳倚為朝廷重　請磨逆準題名
兩居憲臺方嚴不動　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
中外　以進賢為樂　以天下為憂　與夷簡不合
罷　郡人見故吏為泣　忠孝　知人　精專

寬大沈嘿　以從子延
慶嗣　後有子延嗣
延慶　有學　擧進士　簡嘿　遇事
能別白　所至有惠政　齊既
得子自陳歸宗　籍所有付之
盛度　公量　餘杭　事（真宗）上西戎畜河西隴右
尚　請建四科　仁宗參政獨留　詣拜者
韓億　宗魏　開封　貧與（李若谷）更為僕　為若
谷　奚箱送赴長社　為御史　權勢畏之　益
州十万石賑飢　中丞　諫再召楊尚二美人
樞府薦武臣纂兵法　諫　加（隔）斷（嘱）獻夏捷節
度洋州引乳臺　證李中證嫂姪之冤　參政
惡諸路据拎官吏小過　方正有守　治家嚴
次子西京倅　回不記獄事　欲捷
之　八子（綱綜絳經維縝緯緬）
程琳　天球　博野　爭契丹使坐次曰許其小必
啓其大　治益　制變於未形　為火　條元宵放
火　笑灑告變卒　誅　祀灌口神者　決事神
速　開封一歲獄四五空　寬禁中火災獄　無縱
諫　終閏月當正旦日蝕（仲淹）之皆指
為黨　公獨為上開說　三司使不肯合　稅司為

一司合而沒其名　一時之值　諫尚賈都下
而延州察夏人偽降誘我　參政　剛　屬與亡
趙寬遊不叶　俱罷　守大名　薨　千人爱之
與宗者皇甫繼明爭行宮事　諫　元昊三將
節度　嚴渠　當財自奉
讀章　戴立劉氏七廟
石中立　見真宗　景　**晁宗慤**
治參政　好客
王曙　揔之　趙州　館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
之　爭（馬季良）交引務之請　知益州　卒亂
令下亂者斂手　皆出　知樞密院　以元
昊叛　措置失宜　罷　如曹瑋之先見云
李若谷　子淵　徐州　判南經王蒙正　還州　治
澣　壽州全　藥波　許州建學　尋八
一二宗　參政　言朋黨　宮觀置提舉
自若谷始　厚長於治民　子淑
淑　敏至　十三獻文　仁　特政十議　聰悟過
人　博學強記　詳練典故　累官至戶侍
王舉正　陳堯佐壻　東定參政　友婿李徽之訴
其悍妻罷　為中丞　奪（張堯佐）兩使

狄青為樞使六
得請辭言職
范仲淹　希文　吳縣　如微時　朱氏感
泣　苦學劃粥　為四　以朱說名登第　然
喪歸宗（晏殊）尊奇之待如骨肉　廣德司理記
與太守論卞之語于府掾馬步歸　西溪倉
請築通泰海二州捍海堤數百里　晏殊博學
南京府學　四方從者輻湊　○王曾使晏殊薦
公　除館職　諫冬至百官獻章獻壽　正色答晏
諫摸太妃祔太后　○長　東南所至絕
諫追息脈　草賓以所食　郭后興　睦州
知開封　簡暇　列內侍罪　獻百官圖（夷簡）
怒　交論上前　落職知饒州　○元昊反　經略陝西
知延州　築青澗　擒數萬戶　以擅
復元昊書　知燿州　大敗　邊二歲　士勇邊實恩
湖盧　不　皆為用
信大治　與（韓琦）叫謀取橫山靈武　沉吳權稱
臣求和而以召歸　夏人戒小范胸中數万甲
兵　韓公使（尹洙）約公五路進兵討夏　公不從
果大敗於好水川　一韓一范謠　鄉兵但刺

其手○參政上每見青太平天章條用事撓行
遵擢御察使輒駐邑報矣讀戚王略以法田往于農課學
㒓不使者騰亡十一歲罷有司盡罷公所行
事上朋黨曰在下其邪正免高郵罷仲約學
遣胡賊之罪不可尊人主威權手罰不才監
司一筆句去不用〔石〕介諫官諫弛茶鹽禁
械商旅○杭州歲饑殆與土木 省帑賦與
賦之苦請呂申公天下有人相公不知
客須可為已師夜宴燃思自奉與所為相稱
羅綺豈惜慢物 謂諸子曰忍令若曹享富
貴忠高難進不恵退無居 不肯買縑野
堂 曜獨享富貴置義田宅 樊黃散縑三千
死 郊恩贈朱氏以報之 問堯天何不贈晏
卿麥舟 邠州燕宴賻喪 薦〔富弼〕〔張方平〕為
晏殊作墓 不答黃白方 即陽化之風義成
俗○子〔純佑〕有行義以疾廢 〔純仁〕〔純禮〕〔純粹〕

吳育 春卿 建安 甲科 制科三等 國朝惟育
入省會議請官小職高者異帝 治開封
先豪猾去其為害者而已 元昊初叛諫用兵
請封為國主 諫〔龐籍〕爭麟州界棄白草 夏界
犯邊 罷〔賈昌朝〕等編修資善堂書 論政府
執行 仲淹河東奏請駁斥〔鄭戩〕辦 與昌朝
爭議 故〔高若訥〕因旱罷之 論中使言 社富山
東得人心可憂 是小人傾大臣 陵執中樂自
代以侍宴辭 晚節心疾
政簡嚴 論正肅

丁度 公雅 開封 亂〔顓〕盡其書 度作王
風論風〔聖〕敝 諫止徙陵 議邊 議馬

明鎬 化基 密州 辟〔鑒〕辟 為益州 知錄〔程琳〕代
奎奏為判官 副彥博平貝州 端重安靜

高若訥 敏之 并州 尹商河弃屯田下漭
內 不肖 薦吳育 代為樞副 熹中韓書

程戡 勝之 許州 分帥邊 闕 號習邊事 然無
宅 智略 交官者 不許 屬以小請事

王堯臣 伯庸 應天 狀元 光州飢民發倉 昔
疾死著為令 郭后死之 設官者 閹文 陵
元昊反 體量陝西 奏以涇原急 薦韓范 天
下選種放有將才 以爭韓范不當罪 遂并他議
皆不行 明年賊大入 所議來得行 因使安
涇原 乞韓范不從中御 招叛將〔姚貴〕為

三司甚年不知賦而用足明年以其斂所藏
數百万又明年積者數千万不肯收羨餘
前考益并謀振窮擯抑濫倖小人益怨為飛
書上信公篤公益感勵在位六年權幾修舉
折〔狄青〕以禍福
典內外制十年

叔父洙 均我謂大臣薦賢而辟是疑大
臣而褒贊才 洙
子〔數〕臣元祐吏侍

張昇 杲卿 韓城 論〔張堯佐〕〔楊懷敏〕 卜石〔介〕
未死之証 罷〔劉沆〕 謂仁宗孤寒 使粵
言弟先面兄 位西府與〔韓琦〕叶心建儲 忠
信謹後不交干謁 分祿九族 退居十餘年

孫抃 夢得 眉州 書樓孫氏 甲科 祔章懿文
仁宗泣下 為中丞上疏自陳 黜以諫事為
國秘未深刻給有政有事 爭張貴妃追冊 罷陳
善中多薦士 參政老可笑罷 議七廟

歐陽脩 家貧 母鄭守節教之 省元甲科 著朋
〔高若訥〕不〔仲淹〕事亦貶夷陵 責
黨論 范公起帥環慶辟之不就 增諫 負
首選 乞行杜富韓范言 請抑溫成治 被諫
宣示端木太平字 請卻淮南羨 言杜富韓
范不當罷遂出 視麟州言不可廢 乞募民
耕並邊棄地 乞罷河東重斂 漕河北止富
公弼保州降卒 置御河催綱司 置磁相都
作院 小人偽為公書 汰官官官 中公出同
州 上知 留修唐書○ 乞削傳疏所引讖緯之書
翰林八年言多聽 罷陳執中 請出秘青
請建儲 知貢舉黜險怪 號太宰休○代〔包〕拯
開封為簡易曰縱其所短必不逮 謂治民如
治病愈為良醫 故公治郡寬簡不擾 官府如
僧舍 河決商胡請順水所趨浚防○ 兵府以
兵數地理為舍難與公亮薦補天下兵 政府
官兵民財為總司 因嘉祐水災再疏立皇太
子 弼姪〔英宗〕母子間 再辭樞密 請二府
各舉五人 執奏內臣以〔僞慶補〕為懇義此子
政之撤 主濮議尊之 〔蔣之奇〕〔彭思永〕攻之○青州
之青苗錢不收利 乞民願請之家 亳州力求致仕
○薦友誼 伸師魯聖俞明復 賞勸之下
率為閒人 平心無怨惡 穎州識〔呂公著〕
〔陳執中〕制不念舊惡 唐書 書斷 惠不正

代史與尹師魯以古文相尚多談史事文
章止周多與後閱陳年公案折衷正二十
前世事之說○訂用章謂其論性書路
諸後出通出言其性分全無見處

張舉進士以選士德順卒始仕為三朝入元祐知天下學士大夫
皆以詞尊之而集
以文章世其家

趙槩叔平應天勿孫萬學詩為倅海州歸徙步
見公老洪州勤顧陶飛語為好利青州
未入中限不誰辯毋老乞以任子官先封母
乞之詩詐稱皇子而泣江南者以敗任後進詩
林（歐陽公）素薄之禦之知制誥及脩因從子
事坐抗章爭與罪後又欲以剪林讓脩
言蒲蘇舜欽等非朝廷福張浩賊敗坐貶
六年而浩不表馮浩盜公使錢以己俸償
之惡楊善依
然章人蒸東靖

（樞密使）**曹利用**見真宗
錢惟演以章獻姻家出河陽常恨不得黃紙後署名　見太祖

紀要二十八　一十四

張耆　楊崇勳並見真宗　**王貽永**

狄青漢臣汾州　騎軍籍選為散直十六代兄
擒鐵羅漢　陝西用兵補延州指使數歲間
大小二十五戰補秀万餘破金湯城收二千
三百蔟　蕃要害　上命畫其形以進　虎寞
事皮兜項無遺類　再臨聲止太呼勝敵　不
令士追逐於敵曰崖海不擊○寵藉乞獨任青
塹遺智高以正月上元張燈宴將佐夜半由崑崙關出歸仁鋪大破之
臨海以斬首數千　經略成功　狄青執不與平章○貴
文王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　從真
元適故鄉下車趨縣令　節益喜書史征南慎臣毋憂但
漢奏侯江表　遣謝劉凌揚　焉　意恭　不肯
但漢公后胄出巴家少為亦　不肯夫醫　間字
見譖不自安乞陳州薨　周尹洙家
井韓公廟廷下以皮鞭火光事

王德用元輔鄭州　父超十七　孤軍破繼遷
勇士為婦人以誘補那洛益章獻賜
坐甲酒德用所轄獨不欲不奉后旨補軍吏
不為太后發坐甲（孔道）輔以宅然乾罷

公道輔卒公嘗魁廷亡一直臣黑王相公
雩呼其名以驚小兒　使者喜得見齋　不
殺契丹號者乞州過都不預進見定州刑
兵六万無譁者　契許黑米李契丹使彌公
樞密富公相為得人　契丹閱馬雲朔乞兵斛律
万當之不許則請子金帛以全舊好善射
傾乞幼賜諸將陣圖軍政明而士心附
諸（韓忠獻○宋景文）召試文識空疏　祿施諸族

田況元均京兆進士制科治蜀比張詠
總景德會計錄為皇祐會計錄寬厚明敏

（副使）**范雍**伯純　祖（龜）從孟昶歸朝家河陽　止脩昭
應宮　知延州不用通判（許）用章之言石元
孫劉平沒於元昊匿詔全求與城池○子繇
韓綢國三世願　計兩章竄雷州仲淹奏起之

姜遵見真宗　**蔣積**宣州章獻臨朝鎮結劉
美出入之以至樞使

李諮下詢　臨江新喻減經費十三　不以茶
犀象折付商人以裕罷　變茶法　泣求還

母　樞
府稱職

紀要二十八　一二五

鄭戩天休蘇州知開封流（馮士元）知杭浚
湖巡陜西元昊畏之主（劉滬）城水洛
有聲場屋制誥淶雅強毅必行
衣冠子弟豪縱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

任師中中正弟守鄉郡
御書閣

任布應之河南園四世孫　五子（逖）上書劾
誣大臣亦以父為不才　知堂題上樊

陳升之陽叔建州為樞副言者論其交結官
官附會安石先拜相時為小人異本者旭

包拯希仁合肥解官侍養十年不仁宰天
長察割牛舌盜端州不持一硯不（寅）
簡注知縣出吏蘭益奇之擢用始此京尹吏
不敢欺天下呼包待制關節不到有閻羅包
老盡毀惠民河上勢家園第郡判門使訟者立朝
直造庭下笑此河清鄉郡從舅
剛巖貴戚斂手太子諫院斥文臣權侍罷內降
（劉）中丞乞建非遂後福議罷按察使
之名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万二使罷七州河
橋竹索數十万諫奪張堯佐放河北河

所歐陽公使韋銑廣繇方嶠至而遹
斯刻嫉惡而恕不及未嘗過許色讒譖
為劉錡奏立殺子逵（張方平宋祁）罷之
而代為三司之論歐公有子賓田奪牛親黨亦絕之

胡宿武平常州因夢中反殺夫獄折不肯
書滕公與湖學諸書者還再用（移）懷敏詞
頭內剛外和清儉議重綾則不可回乞為
致仕者待其自言朝會用新樂郊廟用舊
樂皆不可乞復三歲貢士制濫卒以折支
不給亂公言於上逵包拯三司吏置獄上命
為青詞所因請選立翰林多所補益振
密六年爭不願可因變上相宗爭法勿乞事讒乞許夏侯
以蒲（挹）入都門爭（楊定）以獻取橫山舉委之
西事重章郎公不受淳謄黃白術士當
濟身後晴無為造物所虫兼通陰陽災異攖
（宮宿之災乞祀州火大立早證蘇部非古知王訓井）
（北建之災非國節之獄辨）

吳奎長文諫官禁切左右僥倖已得官者皆稅奪朝廷
州晝治事夜讀書卅年不寐

肅然毋劾楊懷敏諫御史言事非實詰從
誰受劾開封以內降釋賂禁中之罪劾內
河陽大水乞建儲以（鄭）承（裕）宣徽出（張堯佐）
臣尹京從孫氏聲聞赫然贊立英
宗地震答小人黨盛論親知
王安石心強性報不可大用

知院**夏守贇**子美并人狀寡謀士不附父死王事仕至西府子（圖）知元昊間李仁彬性
同知**王博文**仲明曹州服位西府三十六日卒母適韓氏以恩封之又持○子（疇）不為閣
人指使西府五十五日卒

張觀思正絳州長者夙夜者問有人見否父為幕職而已為秘書請回授其父為
中丞薦（彥博）為御史知鄆州弛鹽禁平生
未嘗草書為詩曰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

諸臣**趙抃**論宰相陳執中章二十上論樞范鎮見神宗
副陳升之章二十餘上詳見神宗

孔道輔原魯闓天下孔子四十五代孫剛毅直諫名
知諫院請太后歸政延

利用上御蕭璋黜詩中丞大呼州一門
入諫廢郭后遠黜之詩雖多不如適
言宰相說以折節對以不能使優人
以子為戲然御出寧學張
路因馮士元獄書之
出知郢州忿卒士路　子宗翰孝孫

余靖安道韶州博學強記手冊亦
州四賢增諫官正言
宗時使契丹
元昊而北邊無事三至虜中為胡語詩
起復經略二廣討儂賊交趾諸蠻
而獲（青）至賊遂走海上留逾年嶺海肅然
交趾寇邑召其臣詰責之遂獻首級
不載海南一
可順旨氣使使契丹二廣十年恩信被
異皆入辭每事書一于

王素仲儀文正子四諫之一起少年遇事
感發善上唯宮官宦妾不知姓名者乃可
字于茲（王）以（堯標）發其少年
祀刑詐舉事將軍分司

相上撫然曰惟富弼請親出禱兩請出（王）
德用文口為曹獨不苟貪吏自按劾去
成都以息公至
蠻黨
至能風憲尤勁論事必得旨乃退上稱
真御史時另獨擊○豪修然富弼不汲引
吏毀之晚節益頹樂開封號慢罵
州以賄聞

蔡襄興化作四賢一不肖詩除諫官襄以詩賀三人薦之亦除諫官（永叔安道王素）
罷夷親启介之眾銜言其忠御史坐論梁
適得罪公封還詞頭奏兩府毋得見賓客
陳孫甫言陳執中剛愎不才不可執政竄出福
州而執中相教閩人以經術禮遇陳烈陳
襄鄭穆禁喪葬豐侈及蠱毒治京師無留
事破奸發隱三司量力制用不書溫成碑
不談政事聞朋友喪為位而哭初仁宗
之立戚傳襄異議曾韓歐公為卞於上○枚刻

殘酷　誡係

晉江令（肇忿其生）

唐介（子方　荊南　沅江令　李氏鬻人任丘）（令捷驛鄭門鬻國以伸德州軒卑違陶以）

殿中侍御史（奪張堯佐宣徽使極言文彥博以燈）

籠錦媚貴妃致宰相　貶英州而名聞天下　遷

州分殊獄發上　稱介以不肯賞被謫無私書

至京言事無避如前　乞延訪群下　乞不

以貴賤為賞罰重輕　乞識後宮求恩澤　効

京兆奉官放獻金弁人　乞優跡罷陳升之與內

侍通　經略河東戒邊將生

事嬖勉　移　諫增官學誠直　餘見神宗

王質（子野）（非）文正姪（佯蘇州言以術鈞盜篤之）（蔡州撤元濟祠建狄公李太尉祠盧）

州爭盜殺其從而不首者不當原　當西兵急

用時漕湖北獨不進羨　荊南與訟婚者錢貿

盜衣者衣　流內銓編牌不更法曰選法具備

如權倖　扶病率子弟餞仲淹曰得為黨人公

賜享矣　明年小人起大獄賢者皆斥餘質聞

悲憤卒　貧而廉　刻么术帖　館殿二十年同

舍皆顯官介然不動

為郢清心思治

孫甫之翰　許州　求與爭蜀交不可以偽造發

右正言　言張修媛寵恣　城水洛事主劉

范讓數尹洙罷洙公所罷也　言保州兵變樞

副當罪　時杜衍為使衍初辟公未只錄事非能

吏不能者不以煩之後又薦為從授　張海胡

京西大臣盜藏贈兵公紙其非　與蔡襄勿畏

殊而薦富弼代　上怒而湘魏中又極言魏中

不可用因與襄力求去　滕宗諒用慶州公使

錢杜欲重法范欲薄其罪富公兩難之甫門石

介知之數諸公如此復何望月餘不森不以

近日夜開晉州門登州三賢堂蹤雜淮甫

數弓手成精兵大賊張海郭簇山之驗盜賊

為息陝州減廚傳過客長其清　江宋刑潮

漕視州縣事之修發民之樂否為黜陟而不納

毀譽監司自虞而繩滿又正以法守令遂

冶不受何水硯　性剛果善談論　唐史記

彭思永（季長）南海分寧令相戒無犯至於無訟

攝台州救水災　潮州脩堤均役省費

御史極論內降官　明堂百官近親公詢同

列先言此為頭堯佐（王）（守忠）之故　貴湖北出

守令一人入州知勸　不肯獻羨曰不忍衰民

取賞　權成都府治盜官錢吏治販鬻問文子

奸民二罪而人知畏法　省中貴柄裁以例奪

三之二　貸高陽驕兵大戢　不以桑麻為產

稅高下　力爭澱園之議　與爵之奇發國內

陰私出黃州　家不拾金歛　失歛不尋　李

龍之事吾所不爲　數歲時

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暑

种世衡（平仲）（父）（圖書）（遼）（元子）　宰武功追人以片紙示縣門　推資產與昆弟惟取季

灑泚葺傳舍　以手搏諭人舉簡渠　請城寬

州改名青澗城而公守之　鑿地過石取泉遂

為扶　以銀為的教射勉戰

軍士病不愈者答其子　以待部落如家人

青澗遂成富強　以侍婦與胡酋觀慕恩得其

死力　范仲淹使鎮環州　冒雪造牛奴訛耶

其心中屬羌悅服　沿邊惟（遼）不增兵而力自

振夏人獨不以環為意　結青澗僧（王嵩）反間

元昊良將（野利王）及為訛板反間（天都王）元昊

由此求和而元帥藏其功　杖一幕將使奔西

夏盡得其事機　以銀鼓誘擒明珠首領　城

細書招三種羌　得疾率屬羌聚哭　八子（諤）

（誼）知名　詁　大賢　推蔭與諸弟　上世衡

辟師中嚮　反間之功　破羌　樂善乞

納官贖諤罪　諤　子正　擅納嵬名山城綏州

辟張問田罪　得罪　韓絳築囉兀城城謎

得罪　收洮州　欲取橫山而好我敢戰　沈括

外謫守延　觀望求樂遂陷　徐禧首閩

遷　誼　道壽翁　舉進士　使青唐吾鬼章行便

事　傳鬼章青　宣給　平　蘭州還除

兵二十万　泚軍嚴　先去惡　所至

與學礼儒　任子恩先及兄弟之子

李及（王旦薦代曹瑋秦州）　杭州薄持中使

（如以謹樽）　明旨

雪　謂林（逋）清談終日　之死

市白集一部為終身　歛

尹洙（師魯）河南　（仲淹）貶饒亦乞同貶郢州

酒稅　（貞）（陳）鎮　永興父為判官奉攻守二策

詣執　賊寇鎮戎便道掠之誅以其寧戎浮屠州　鄭戩命劉滬築水洛城洙奏罷之戩奏洙沮功徙慶州　董士廉又訟以減按發毋有又知均州酒稅　劉滬救之　均州疾革言不及私慍渥隱凡洛然而近　喜論兵有叙燕息戎二希　西方用兵五六歲嘗在其間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未施行而元昊且洙亦罷去臨　不事鼎鑊不變　爲郡邑議下好善之心過於嫉惡與穆修以古文矯時尚　深春秋故文謹嚴　錢惟演守西都謝希深通判歐陽推官師魯書記梅聖俞主簿希文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洙獨曰事不當顧身

尹源（洙兄有名　洙好辨果於有爲源剛簡不矜）（晚歲　諫葛懷敏救定堡川　上書救劉）

（辛事　希文薦可居館）（希文等得罪悲憤卒）

石揚休（言過　成朝降香誤書名　乞增諫官等）（五事　養猿鶴收畫畜自適　工詩）

燕肅（請疑獄皆聽奏　建議考雅樂）（以創物大智聞天下　蓮花刻漏）

胥偃（有田數十頃既貴遂與族人　限爭）（田月日試中書吏　焚大目屬書）

段少連（章獻朝論戚里恩濫　郭后廢力爭）（范公既逐又三上書　決遣如流）

蔣堂（禁中火乞毋歸罪宮人　爭郭后廢）（奏復鑑湖　益州學　脩潔　延後進）

彭乘（重厚純謹　不事生產　蜀人）（赴蜀官始此　仕至翰林學士）

趙師民（經行淳懿　既第不仕孫奭薦　耀州民）（犯鹽禁曰郭　其利又罪之　文清麗　舉）

（止）（野）**彥若**（以父任　登制科　通判潞州以）（親年九十　減死刑　入元祐黨籍）

張亢（舉進士　鄜西夏隳之築五砦而轄府之路）（通遼契丹城瀛州東南關　因效行首白）

（事府中動息必知　輕財好施）（軍政嚴整　藩漢皆傳祀之）

劉滬（兄渙請章獻還政諫　廢郭后）（滬深沉有智　築水洛）

郭承祐（妻華王元稱女　至宣徽使）（驕侈狡獪所至暴擾　武濟官）

許懷德（陝西戰一二　仕至節）（度　宿衛十四年）**張孜**（畜　富公薦　度）（仕至節度）

謝絳（謂宋七德又請開言路武成王）（帝言災異　進聖治箴）

蘇紳（進士制科　陳入事仁宗嘉之　再入翰）（林見彈　嫠誤用藥力疾狀之卒　子頌）

葉清臣（地震言　救范被黜　浙漕疏太湖盤龍匯）（滬瀆港　爲三司使編詔勅吏下能欺導）

（帳冗老去之　御史呼索爲合）（同　奏薦敢言　集百五十卷）

楊察（轉運江東一路　慄栗　止罷）（翔名　晏殊壻　七歲能言）**弟寘**（狀元以）（母憂卒）

孫沔（言官有直名　治郡有能名　慶州優戲）（特支佑高命斬之　後知杭貪縱不法）

王拱辰（十九舉第一　名拱壽　仁宗賜今名　知）（劉六符輕薄　爲奓答　太宗　比伐非無）

（名虜遂繼好使虜自誇　峭漢惟我　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拱辰黨呂夷簡以撼富弼　然）

（太平宗親絕人不可同年語）（見神宗言未知陛下所向）

何郯（論兩府陳執中丁度夏竦　辨言）（賊起中宮者欲須皇后由是名重）

梅摯（純厚不矯厲　爲諫官言事有）（體　滑州以州兵代民修河）

許元（請高塞要之價而下南鹽以償之東南去滯）（而西北粟盈　擢江淮荊浙發運不數月京）

（師足食　在職十）（二年談笑治之）

吳中復（孫抃未識薦之眞御史曰昔人恥　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劾梁適　樂）

（易簡儉好）（周人之急）

陳希亮（知長沙縣　置海印于法　交通章獻家　爲）（鄠都禁淫祀老人之訛　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七十餘家　開封錄爭趙宇　富公）（薦知房州盜不入境　清勁寡欲　王公貴人）

（皆敬憚之　嚴而不殘）（宋輔卒　憂其子恤其母終身）

司馬池
推家財數十万與諸父　服試心動即歸
令光山竹木為諸邑先　仁宗謂池獨
首退　知鳳翔誅執岐陽惡逆者　知
劉平誤事不報江州　子温公
呂溱　狀元　論陳執中　丑京精敏　簡倨
對客不過數語然開敷善論辯
賈黯　狀元　弃官就養　（呂誨）言黯黯為中丞奏
留誨　諫封皇子為太傅　請濮王稱皇伯
言大兩大臣河議所致　有學脩潔
以曉輩偶得科第拜范公不數之言
沈遘　狀元以已生為第二遂為故事
杭尹京皆以嚴見稱日中廷無留人治
賈逵　為狄青先鋒平儂賊括公私無所
紀　謂种諤僥倖宜安邊息民
楊遂　平（王則）（儂賊）思功至節度
尚氣節　撫劉順吏奴
盧政　平（西夏）（儂賊）有功　官節度
典禁衛年七十餘　號羅前輩
忠義劉平　士衡　開封　父喪還遇賊射殺三人萊公
奇而薦　知盧州　夷人畏服　為御史論事

為丁謂所惡使換武備邊　元昊反上疏不報
與戰三日力不敵見執罵賊見殺　子（季孫）賢
蕭學能詩
東坡薦之
任福　祐之　開封　攻元昊白豹城　好水川之
敗決戰死之　時（桑懌）（王珪）（英武）皆殉焉
蕃戎軍乘暮以少擊衆奪賊二鏜
王珪　開封　好水川再捷以死報國　子（光祖）邊功
知定州卒
英武　太原　武　父（審）契丹戰死　好水戰死
桑懌　開封　弃粟救弱　自請補耆長殺盜殆盡
殺宜州蠻蠻功或議其好名曰若欲避名
曾不可為　好水戰死
耿傅　公弼　祖（昭化）為蜀州司戶罵賊死　山外
之戰以文吏奮斷死或譏之（尹洙作墓誌）
辨誣

一太學以師道自居大學之興自此　淳人稱
徂徠先生　詼詭　憂賢聖道詩孫明復　給故
始此　辭萊亦　直講歲餘卒於濮州　夏竦
發其館額　（呂居簡）得全　張安道（曰之）為奸邪
蘇洵　舉進士茂才官不中遂閉戶讀書　（歐公）目
為荀子為上其文　（韓公）以賈誼不能過後
薦之　召試辭　除霸州文安簿與（姚闢）修建
隆禮書成卒　好論議（王安石）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　初與二子至京師
文章擅天下　請仁宗山陵
李泰伯　盱江　文章知名　從學數百　不喜孟
子　富國強兵學　海門簿召赴太學卒
王回　福州　造次以孔孟　不為小廉曲謹以
薦辛南頓卒　經術粹　深安石曾鞏深友之
顏復　顏子四十八世孫　嘉祐中以有道之士薦
言禮樂不立請降舞制　乞考正祀典
言參官無差別
非嚴師之道
文藝石延年　豪氣不治章句　慕古人奇節偉行
不屑世俗乃一混於酒　恥推恩奉職

請章獻還政　請為二邊備西方果用兵　請
籍陝西民兵　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其設施
雖備思慮者不能過　文章勁獨其
思氣　年四十八　與（劉潛）皆能飲
蘇舜欽　（易簡）孫　偶儻　長古文歌詩行草世為
子美　數上書言事（范仲淹）薦其才坐
賓宴累除名　廢居蘇州得湖州長史卒年四
十　（杜衍）愛其才而妻之衍亦因舜欽罷　口兄
舜元字才翁
仕至轉運使
梅堯臣　世以詩名　（王晦叔）（晏）二百年無此作
趙蘇薦為國子監直講　官至都官員外
江休復　鄰幾　（與尹洙蘇舜欽遊）
得罪與一時知名士皆見逐　以預神會飲
作神告言
皇嗣事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　文
章淳雅尤長於詩與人交久而益篤
章望之　表民　好學從父（得象）蔭為秘書郎
得象為相以嫌抗之不仕　歎甚不悔
歐陽公等薦其
才然不肯仕

工令（逢原判公銘其墓曰始予愛其文章中予愛其節行年二十八）

（卓行）陳烈（福州孝友從學數百父兄詔子弟者以舉烈言行以規之薦禮部見出遂不復試仁宗屢詔不起薦者交至本路提刑奏其遣病妻婦家貪詐人也司馬公乞罷寔然世頗以殉飾譏之歐陽脩復薦之起爲郡教授不受廩祿）

（隱逸）徐復（復之潤州術卦氣知禍福兼律呂笑胡瑗知更罷不知求戶辭官賜号冲晦處士高絜好言兵仲淹薦復召後居杭）

高懌（築室終南與張蕘許勃号南山三友薦召皆辭賜号安素處士賜田宅文有法詩高淡精氏族）

張俞（不中第上攻取十策賜官乞與父上書夷簡乞擇守宰及仲淹王德用禦西邊六詔不起隱青城山）

（外戚）張堯佐（溫成后從父舉進士三司使諸路團於詩求祀明堂經費已辦除節度宣徽景靈等使包拯王舉正吳奎等劾之家法不脩）

曹佾（[illegible]慈聖光獻兄生除中書令惟佾一人召與同至慶壽宮后驚外戚入禁掖不可自我開端慈聖崩請罷端謹寡過神宗朝加太保）

（宦者）雷允恭（發周懷政天書事丁謂結之通宮禁勢横中外擅移山陵賜死）

周文應（夷簡結之出楊尚二美人拔醫視郭后疾后暴崩諫官劾出之）

任守忠（章獻特與江德明等交通權寵盛仁宗出之永興西方用兵用爲都監英宗不諜交亂兩宮司馬公劾貶之）

英宗（韓琦）以勇知不世出可與有爲竭忱輔立

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次年疾愈還政慈聖事見仁宗）

○諒闇中禱雨（王晦叔請）大雨自責（去詔中大臣思天變之語）

（韓琦）調護兩宮　司馬光爲諫官分別賢否（范

鎭）給事中（趙抃）都運河北治蜀　召（張方平）立

太子（英宗即位纔四年）初三年一科舉

英宗四子（神宗）顥（英王）顏（潤王）頵（益王）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瓊曾孫弟士林當迁告母以安救乱祖宗法神宗不豫立哲宗召司馬光呂公著相之去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賜邊砦贖亡民以和西戎而天下復安不肯御文德殿云天子正牙也裁外家恩四之一責裳封曹氏恩數百謂護哲宗者懇則周盡○八年而崩天下遂爲紹聖）

年號治平（四甲辰）

（閣）寶文（樂）治隆（陵）永厚（配享）（魏国忠獻王韓琦曾国宣靖公曾公亮）

（策士）彭汝礪

（相）韓琦（司諫言輔弼非人乞用范杜等安撫陝西天章條九事並詳見仁宗○輔立英宗叱允撤空頭勑安置任守忠上疾作抱上入簾內進上服藥鎮官官相傳禁中語勸英宗奉太后勸太后照管官家啓英宗出祔兩賛還政英宗疾輔立神宗山陵回辟位判相州未幾經略陝西凡四判相州塑像）

慶曆中（杜）（富）（范）同心輔政（張方平）張明逸（王拱辰）繼爲中丞指三人爲黨逐之而琦亦去右籍立又雜退事●陝西人觀咨治李在下邪正咨（安石）翰林學士則有餘以艾咨楊慥書只爲一乡相州四疏乞罷青苗蘭非之倖友不議安石虎畲行畜青新法○曉節事亨尤力謂大事即以死自處處鲁彼不出請大臣當以李因杜喬爲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右目處○問更法度紀綱則法論養兵亦利於民

英宗

（於宰相苗許裴晉公王沂公不以小人而不待以誠以小人疑小人不與較言丁謂）

（立朝善皆歸冦言(歐)(范)(尹)終不受中公寵祭與范公論(石守道)慶曆聖德詩之𣲖惟鬼奇）

（[illegible]○不造李都尉人不中理者未嘗峻拒晚與歐公相得然不言及係宰文中子請試）

（用歐公用孫沔李師中李參皆舊怨不果碎王盩吏不易燒鬚卒屢使問韓侍中安否）

（韓錚翀魏曼郷湍獨不敢戲悔）

曾公亮（與韓公戮力一心精法令典故韓公悔咨之詳見仁宗）

參政歐陽脩（弥縫兩宮富公言其濮議之舉忘**仁宗**累主上數韓公）

趙槩（並見仁宗）

樞使張昇（與韓琦協心建儲見仁宗）

富弼（同贊立英宗而不言推魏公不開報撤簾事然(魏公)有致嫌疾滅之語并怒(歐公)終身不忘勸上當念太后贊立恩非魏公迂策立宦者之官二十章辭位五章辭使相判河陽上震怒撤除目答臣有大過何不斬臣辭觀就）

文彥博（**仁宗**之疾議宿殿中責宦者軍令狀報病增損英宗起復相之不可斬(武繼隆)皇后得聽政之說詳見仁宗）

樞副胡宿（見仁宗）

吳奎（見仁宗神宗）

王疇

陳升之（見仁宗）

呂公弼（上疾齋白魏公當鎮以靜奉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不果行乞上奉母極子道不以造次廢礼因講子之所慎齋戰疾尤精講讀語約義明與(司馬光)同侍經筵至二九月闕詳見神宗）

簽書郭逵

呂誨（劾公主劾陳升之上書調護兩宮殯爲請禱雨竄守忠爭濮議見神宗）

鄭獬（毀夫安州獄示救葬仁宗諫龍飛官郡國子弟乞罷進十樂遺逸）

祖無擇（擇之蔡州回劾定議衍聖之封取王安石留學士院梁上物爲公用後遺）

（王子韶按治[illegible]大究之）

郝質（汾州挽強第一邊功仕至節度與董熙指疾爲昏後不負之篤信黃）

古今紀要卷之十九

慈溪黃震東發

神宗○司馬光爲御史（元年）趙抃入諫院（二年）富弼繼韓琦爲相（三年）久旱罷上壽（六年）不受尊號（温公請）試士以策廣親親以睦九族尊經術以作人才弛力役以便民通貨財以阜國時斂散以補助修保伍以防患興水利以厚農分南北以侑祖考酌六典以正百辟制八軍以攘四夷然王安石負之天下由此多事○初曾公亮欲用安石張方平極論不可（元年）温公亦斥安石理財之說（二年）三年而安石爲相創制置三司條例司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法温公以力爭出趙抃以力爭出范鎮以力辨出呂公著以力爭出孔文仲對策以言新法黜韓琦相州四疏辨新法富弼亳州不行新法罷○嵬名山欲以橫山攻諒祚司馬公諫不從西方用兵始此（王韶開洮河）章惇開梅山　廖恩叛于南劍（乞弟反瀘州）李乾德亂交趾

皇子　佾（成王）僅（惠王）俊（唐王）伸（褒王）僩（冀王）哲宗　价（豫王）倜（徐王）佖（吳王）偉（燕王）似（楚王）徽宗　偲（越王）

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敏中孫哲宗立尊爲皇太后閱實録通知故事不以恩迁向氏官哲宗選后及諸王擇婦戒其族勿以女言宣仁太皇太后請后居慶壽宮曰豈有婦居東而姑處西哲宗崩章惇有異議后決策立徽宗臨制凡故事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皆不用每聞褒賢省賦息兵愛民之事則喜見顏色是歲手書還政壽五十六）

欽成皇后朱氏（本姓崔生哲宗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太皇太后令依皇儀制追尊皇太后）

欽慈皇后陳氏（生徽宗追尊）

年號　熙寧十（戊申）元豐八

閣　顯謨　樂　大明　陵　永裕　配享　韓国文忠公富弼

策士　許安世　葉祖洽（初試策）余中　徐鐸　時彥　黃裳　焦蹈

相　韓琦（爲英宗山陵使即辭位判相州至和八年未幾經略陝西復知相州請缺辭言治本在卞邪正答上安石翰林有餘四疏卞青苗法熙寧八年薨詳見英宗）

曾公亮（與韓公協心輔政精法令典故進安石三年薨詳見仁宗）

富弼（英宗時不滿於韓琦以疾辭位判河陽神宗令與入坐語頹二十年不言兵遂拜相上數千言辨灾異天數之說久旱乞罷上壽以示膺使即日雨安石用十章求去上問誰可代薦文彥博上嘿然又問安石如何弼亦嘿然亳州不行青苗被劾歸洛養疾朝廷大利害知無不言封時政之失付子以待上問壽八十請老家居三上章言天子無職事惟卞君子小人温良寬厚及臨大節凜然莫屈疑憂者一二言裁處薦王質余靖石介孫復陳襄杜杞等徵官布衣皆與抗禮卞二如疵致仕十餘年深居謝客捧券還府受之治家嚴整善潞公入爲佛老學[illegible]之善段希元魏升平立推恩法然韓[illegible]）

詔言不當怪魏公不閲報撤簾事力求去
書體公絶歐公歷跡素善（王安石）至亂天下
方守宗法為時所稱以父子
知**紹庭**爭青苗請罔中辭提舉**直柔**
陳升之安石變法引與共事同領條例司踰年不
與天下稱筌相亦嘗言事持論不堅除親
韓絳子華甲科請誅冷清偽皇子安撫江
南為五則倚前法劾（李仲昌）開六塔竄之
（仁宗）遺詔辭請出宮女定官者養子法劾
（孫沔）（宮逵）犯法發宮人伶人笑語事極論
前後所言事富公推者論（富公）用（張茂實）
注兵之非遂見黜知成都三年一易鹽米券
奏禁約奉使內臣貿易奏改三司吏求恩
澤之詔請賜予有例者付三司以格合同憑
由支取之弊並（英宗）對神宗求遺利莫若盡
地力因疏害農莫甚差役三司時議官广出
免役錢後荊公推為倚前之法請以樞副授
（司馬光）為相又薦之夏羌大入宣撫陝西河
東有功召相熙寧二年又繼荊公相始置籍
稽天下財用出入七年以言不盡行一年三

求去爭市易官罷曰小事弗伸況大事卒
稱疾辭位八年河南救水災又荊提洛後患
裕陵役不擾日中一出六條駁溫公用熙
寧役法[illegible]嚴重好禮陝西薦
（呂大防）（范純仁）為判官舉
（王安國）辭章（程顥）經行
王安石小官不急仕進深結（韓維）（呂公著）（司馬光）文彥
博薦恬退至和召試辭羣牧判官辭
就職求外補常州故名重天下嘉祐除館
職三司判官辭命修起居注避赦於廁自除
制誥不復辭（仁宗）惡其詐不用立（英宗）有
異議不敢求用然名益盛○曾公亮知其怨韓
琦方薦於神宗強起之參大政太宗不足道諸
葛魏證有道所羞未幾遂大政蕃上經術
正以經世務乞以先王正道變流俗謂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遂作新法青苗市
易保甲保馬導洛免役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搏寶買撲場增茶鹽額斥
韓富諸賢用（王韶）策取熙河開邊而天下騷
然矣上不肯深罷不附新法者即托疾歸強

起之遂擢（章惇）（趙子幾）上欲罷陝西折二錢
又扶疾請薦（呂惠卿）而力求去位（呂惠卿）一反
其所為上再召用公（謝）惠卿之徒既逐於是門
下無與共圖事者起華亭獄（惠卿）中公子
審零債死而公再夫位變○上問何
不用朱東之監左藏上以外事問安石
問下所從得安石事問上亦問術從不得
因戶馬事以密事又曰安石只後
蜀此一事熙河之捷記王韶今後
後求榮之敗嘗朝慟哭自此致疾若神宗察其
奸與海悟惡之○不飲包拯酒虎吾行毀懟公
在揚州時怒之不詣毀謗故罷盡食釣餌
伍不敢漢文帝鄭縣二日一治事貸穀嚴保
（孫華）（李公擇）乞如唐諫官隨宰相入閤
公曰是益兩參政使賣求代北指五
里與之魚羹飯除人不得下毀便去所
學荷文時官新經字說與溫公平生相
善至議新法方不合劉元城入字說之曰虛
名實行強辯堅志以論其罪在學時路
溫公辭其說撤計新法終始不可行者待溫公

言可行者曾布言求樂事之非者內惟（呂公）
者外推鄧綰改科舉自不料變秀才為學
究朝廷變其法不以為意惟溫法則
為不可罷賜金法得山寺○崔役溫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安國平甫惡（呂惠卿）請遠
正直有文
佞人常非兄所為西京教授歸上問其三兄
東政物論如何曰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荅力
代後無如文帝加有才一等王猛責曾布
誤其兄不覺哭影堂曰吾家滅門矣
誤承相變法勁直寡合與兄議論不合異
言事者以為非毀其兄亦見逐作字不言好
子游色**安禮**和甫嘗為永氣豪玩山利言
不可殺蘇軾替說言則致變
尹京稱治事至敏以常以經綸自任而謂
略謹細元豐時以和潤與娼共政罷又
以貪元罷險惡判公人情事皆所
罷**雱**敷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梟韓富首

惠卿奴事之　宰相子為從官無子謂
商君豪傑　痛發　卒年三十三

王珪　禹玉　成都　進士第二　郊以太祖專配
諫三后並配　改溫成廟為祠　置祀啟去
節哉　英宗立（英宗）詔請以仁宗配明堂　王制礼議
濮王當稱皇伯　熙寧元年郊祀　議
九年拜相　三歲（張璪）不行求去　諫以內
侍郎憲王安　入略隨時俯仰與（蔡確）北而沮
（溫公）雅敬之　收復靈
武以困　位死者十餘万

吳充　中御　進士　育之弟　為吳王宮教習以
嚴見悌作宗室六歲　歐陽脩以私胡宿子
見出乞與同貶　止張貴妃隆礼去贊　請使
王韶招木征自守岷洮　在西府數言王安石
政事非是　為羽翼靜　九年拜　陰欲更新法
之不便者　乞還（司馬光）（呂公著）（蘇頌）（韓維）
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王珪）忌之　惡諫究蔡
確以疾辭位　元豐三年　以疔惰坊　確毎羅
織其官
屬親戚

蔡確　持正　泉州　為開封巡官不庭參　神宗
石以此擢臺官　勸（王韶）盜貸官錢　希安石旨
罪奏之者　權（熊本）制誥　言（沈括）見吳充論
免役為朋附　權（鄧潤甫）中丞　擬（元絳）令政皆
以起獄奪之（高遵裕）上言皖小人不自大用
既汨屢興獄　元豐五年相　遷邢恕著作遂
為黨（惡）勸發廷安正獄　獨與（章惇）謀會（王珪）
上前奏立哲宗　迄不果　坐弟嘬出　吳處厚
奏其安州詩譏訕　臺諫（傳堯俞）（朱光庭）（梁燾）
（祖禹）（安世）論（確）（章惇）（惠）邢恕曜　貶死新州○哲
相　復其官（黃履）為中丞　責追復風勢（蔡京）
以配享哲宗　以其子（懋）為宣和樞密　責覆當洲

參政**歐陽脩**　**趙槩**　並見仁宗

吳奎　長卿　詳見仁宗　為參政　爭（王陶）劾（韓琦）跋扈為
大臣小　知青州　溫公為之留行　又言
（安石）自用護前　所為用之心亂紀綱（曾公亮）笑
感聖聽　遂復知青州卒　少貧晚貴　義莊周
親、家無餘財
了無居宅

張方平　安道　宋城　擢茂才　又中賢良　仁宗
召知諫院（元昊）求寡　獨公勸姑忍而撫
循與吳育議合不行　既用兵上平戎十策　不
後用兵無功　卒請赦書開諭　而元昊降
力爭刺弓箭手為宣毅軍　言（夏竦）總師長安
而諸路失律　乞責竦而使陝西四路各任其事
（契丹）乞討元昊　公請答元昊詔　嫌隙朝除則
封冊嘉行　鎮（益州）察儂賊在南詔之妄　歸弓
手止築城　奏罷蜀賦四十万　減鑄鐵錢十万
屬使（蜀程戡）寢不行　公使吳育日致饑而勿
問　言宋與契丹八十一戰　惟張齊賢太原一
勝　和戰孰便○知舉　繳出（安石）言安石言偽
而不行　偽而堅用必亂天下　諫罷祠廟　諫
罷銅禁　諫征安南　諫易汴渠　陳州暨辯
亦極論新法○止陳執中尊異張貴妃　夏竦諡
此議以衛士入宮為變　妃有功　諫王拱辰河北
再榷鹽　諫厚葬　諫錫賚過厚　尹宗默記數
百人無遺忘　上漕運十四策　京師賴有五年
蓄　陳州㪷張太尉　親立趙槩祠　召章制立
（神宗）書一覽終身不忘　慷慨有氣節○

論自設六科士始議國政　漸為奇論動搖朝廷
而私說盛　朝廷輕○（墓誌載）比呂朝約　公代吳
育參政　日錄載方平為中丞　專附呂朝　又載
秦州洛祚亮戚議其輕舉　溫公有狀論其姦險
貪猥　秦州貴偕不過下情無素備　又載舜代
吳奎參政　溫公奏其奸貪　呂公著亦言之溫公
由此罷臺職○　一見蘇氏父子　待以國士
薦東坡為諫官　東坡為作墓誌　樂全集

趙抃　閱道　衢州　免偽造印者死　赦前不用
廬墓（曾公亮）未識之　薦為臺官　鐵面御
史　劾（劉沆）為相　董溫成葬　劾宰相（陳執中）
不學無術　留（歐陽脩）（賈黯）乞外　一時名臣賴
以安　出知（睦州）　免杭州市羊　蠲茶稅　移漕
（蜀）變州郡饋餉尉傳之俗（仁宗）召司諫　劾樞
密（宋庠）選武臣不如法　又與（唐介）（呂誨）（范師道）
劾（陳升之）交宦官　章廿上　二人去位　而公與言
者亦罷　知（虔州）五閩易令　諸縣自任事　獄屢空
造百舟載廣中歸喪　漕（河北）　按賈昌朝大
名府庫　曾河北招募寬　官吏當免者八百餘
人　知成都　匹馬入蜀　琴鶴自隨　並仁宗　神

宗召知諫院薦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馬
默骨鯁乞復召參政折（安石）阜蔓讀何書
不肯知范鎮答安石不敢以私害公臺諫侍
從多以安石去公亦言財利事小即去求○知
（杭）（青）二州杭州治爲惡者以嚴青州因其俗
治以清淨趕退飛青州以戍卒難制再知○
成（都）并龜鶴不貢止坐李忠孝私造符牒之
非以安逆黨又知（越）賑飢修城任增米價迂
杭州賑飢不肯修城曰民未可勞政豈弟不嚴
而肅杭告老六年○九四入朝皆爲臺諫治
成都處家有声不治產嫁孤葬喪清謹
晚年學養氣術韓琦稱其人標表焚香
告日間所爲事年四十九号知非子長厚誠實不見喜慍 **子汎**亦篤行君子
御史論事知治体

唐介（仁宗）時劾（張堯佐）（文彥博）被貶奏（韓絳）中傷富公參政於法度更改近臣進退九謹言
（安石）泥古議論迂闊爲政必擾天下安石既參政諸賢皆引去介與爭論不勝憤病疽卒

○特趙抃力不能勝安石惟日声苦時稱生介
甫老明州病孝国死介苦抃斥安石爲道屈
引要八之說語諸子不栽桃李荊棘甚多屬
以警身特門户初（孫抃）薦介曰吾豈求識面
臺官居政府不幸遇安石声名減於諫官御史時

馮京當世鄂州三元父（武）顯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父沒十一年而驗（富弼）其
婦翁尹京三月不詣韓琦與（王安石）爭新法言者誣其交鄭俠罷知成都夷人願世爲
漢藩致仕卒七十四謚文簡婿（張堯佐）昏薦种諤官南宮成之子嫁同年進士妻

呂惠卿吉甫泉州新法皆惠卿發之既執政乃可陷安石者無不爲之安石再相
鄧綰論惠卿罷之惠卿訟安石極詆其罪發安石私書（蘇轍）當哲宗時論罷之并子辨

元絳厚之杭州論鹽非羣販止笞給廣東軍食定傳祖爲始祖諂事（安石）無特操

章惇子厚泰州題仙遊潭鋒南山熙寧編（張[illegible]）元豐門下封駁元祐諫官（劉摯）劾

疏罷之（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引蔡卞大肆羅織竄元祐諸賢結中官郝隨
爲助欲追廢宣仁太后復開邊關中大困
以孟后宣仁所立勸廢之大惇小惇入地無
門小惇安惇也欽聖立（徽
宗）惇又異議雷州無所居

張璪遂明泊之孫附王呂成弊法劾（鄭俠）（宣仁）臨朝（蘇轍）劾之

左丞**蒲宗孟**傳正閬州學士佩魚之始謂溫公以朋黨壞人才治鄆慘酷澀修無度

王安禮見安石類　○右丞**李清臣**見哲宗

樞使**文彥博**時年九十見宗　**呂公弼**夷簡子成都營卒狄而後撤（英宗）
在藩易馬不許諫止神宗肉刑從孫（好問）竊奏藁示安石遂自河府罷

副使**邵亢**興宗潤州（英宗）自明善除爲諫官參人樂易有長者之譽然在西府充位而已

蔡挺子正應天兄（抗）子直甲科英宗故人切諫濮議上崩慟卒○挺亦進士富公以

從北使范公辟使通判涇州乃語其機事涇於夷簡久留邊有應急王關人老之句神宗

召用**王韶**子純江州上神宗平戎策開熙河五州東西千里好兵喜殺

孫固和父鄭州論（安石）少容四問四以此對議新法不合出元豐位西府力諫西征
果無功言李憲失期當斬引疾云位壽七十五謚溫靖

呂公著晦叔夷簡子（歐）公薦作諫官介甫同被薦仕潁時（劉攽）（王回）與相從故歐公
知之辭試館職不奉詔進所業辭知制誥爲郡五鼓閱案不爲清司貴乳香稱疾辭
（張貴妃）喪引輔與溫公同定學制不行精講諮與溫公同侍英宗經筵乞復仁宗開講
心朋輕斷祭酒薦舉學官博士請（程頤）爲太學正以直學士升幹諫稱濮王皇伯祖
力爭御史（呂誨）六人之罷亦出蔡州神宗首召公與溫公爲學士朝論翕然溫公以言
事罷公封還其詔經筵講尚書戒黷武開討爭覆奏龍鳳首飾貴近憚之御史諫尊號

諫開邊　薦張載　知舉乞廷試用策下

青苗出潁州　善出言用人賢否無定論　居

洛與康節溫公往來　康節責引薦介甫公與君

實　安石既敗復起知河陽寬下戶役錢　河

限入朝士民相慶　乞敘用正人　止韓絳王

建肉刑之議　卞李定　劾程顥　諫用曹佾中

書令因諷用王中正宋用臣之失　諫西方用

兵求樂之敗上謂惟公著言之　改官制王

陛蔡確為僕射遂力求知定州　當經武事時

請罷習戰　析陸中　市（綵築倉事）　築州城碓

改揚州獨勤聽覽論理官係重因置酒　召相

遝付以哲宗　哲宗即位侍經筵上十議　（勸餘親見）

知院**韓縝**（玉汝）進士　仁宗時請武臣持服　言孫

抃保身持祿　言薛向不當賜章服　言劉家年

不當以外戚除防禦使　言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

元豐八年相与蔡確同政　惡確等翌罔於

哲宗簾前具陳奸狀　諫用高遵惠張璪韓宗

文是君臣各私其親　相未嘗年諫官孫覺劉

摯等論其心嶮才鄙　望輕　奉使棄地七百里章

十上遂出（蕭禧求代北地時為報聘）　外莊重

紀要二九　九

所至稱最（秦州諸案捷虎）

出將入相撫功烈而後自奉養

同知**薛向**師正　京兆　鄜州水安擅還之軍　河北

（采弊）精銳　陝西八年課最　商財無遺

安燾見哲宗　行新法平心

簽書**曾孝寬**（公綽）都承旨用文臣之始　知鄆

州請孟子封爵　西府迎養公亮

范鎮景仁　成都薛奎守蜀得偉人　禮部第

一　廷唱獨不出自陳　召試以彫覽字被

黜四年不遷　龐籍薦直秘閣　請約官吏兵

中制定賦十七為經制而儲其三　乞中書樞

密通知兵財三司同制國用　請詔馮京成稱團

陵及罷焚錦綉珠玉　文宮人相請罷郊迎而

除謁禁　議減任子　乞宗室疏者補外官

嘗論陳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　及御史劾其答

殺婢則言閨門之私非所責宰相　首乞仁宗

擇賢宗室　章十九上　鬚髮為白而未嘗語人

後雖罷言事亦無歲不論儲嗣事（手疏上計）

宰礼官言濮議之非　陳州出粟貸饑不及奏

議大於論青苗與惠卿爭　封還駁爭斷法

之詔孔文仲以論新法罷　公爭之不得辛五

請乞致仕蘇軾賀身退名重　答曰天下受其

害而吾享其名　退閒游適　乞遷僖祖止太

祖東向位　元祐詔起之　辭曰七十而復來

豈云中礼　家居造樂以獻　下李照一律逾年

樂成而莞　求兄道腹子奏之官　以清明吏

決大議色和語壯欲繼以死　不隨中韓

異端　五入翰林四知貢舉　熙豐間論賢者

必君實景仁　君實稱吾與景仁兄弟　契丹

稱長嘯公　猶子百祿制科

刑部兩平反　從孫鎮

劉敞原父　臨江甲科　諫以中貴人家議大

樂　請弃古渭州　駁夏竦謚文正　諫立

渭成忌不附陳升之　上自用公知制誥

諫因罰礼生事出　諫馮京以言事奪職

勸上覽威權　諫許蔡襄等補外　封還

者石全彬觀察使詞頗　使契丹知徑道　問松官

亭至柳河甚近　言敵之形勢　請出樞密

青淩青出而書沒　楊州寶簡判雷塘還民耕

紀要十九　一

種鄧州不數日淹訟皆盡　境內正清盜賊屏

息路不拾遺　入境得兩　出境蝗　請旅

舊典讓官者止再　特讓官不失利而名益高

拜官未嘗讓　惟辭侍讀諫議　諫曾公亮富弼

詩毀龍昌期著書　板本追奪恩賞　傳經著書

周公推佛說　長安窮治太姓范偉冒范祚

黃勑橫行　姻族家無餘貲　博學　俊偉

允制無所不通　觀頊星知主公主　歲一星揮

知英宗自兗州入繼大統　收古器得前代制

度　平生不為人書　惟書丞相墓碑以婦梅

聖俞　書江鄰幾碑

梅翁　載之言行錄　**攽**（坐競父講爭小兒同登字非嫌止）

名被劾　曹州以寬平忍盜　博學守道以

敵困躓　不修威儀喜諧謔　自比劉向

奉世仲馮　入元祐黨籍　坐敞子　位至尚書

呂誨獻可　端之孫　劾孤力學　侍御史彈劾

無避　劾公主夜開禁門　許兄英宗　十七

章論新除樞使陳升之　辛與俱罷　爭濮議

四上乞罷執政　劾韓　告力求出蘇州　以強

直再知諫院力言（王安石）參政十罪必誤天下
溫公止之不可出鄧州　前後三為御史三逐
皆忤大臣不去不已奏藁一百八十九　登
州乞致仕歸洛病卧常與溫公（康節）言天下事
既死復張目勉溫公天下事尚
可為　屬溫公銘墓家貧分俸

司馬光

君實　陝州　父任七歲了春秋大義（龐籍）守鄆并皆辟為通判書麟州河
西五策籍以此去公終身報之　修起居注
諫賀日食不見　請還交趾獸　知諫院　諫
（麥允言）鹵簿　諫夏竦謚文正（胡宿）以蘇轍
策直言不敢取公言於上取之（繼）（范鎮）發乞
建儲　諫召公主出（李瑋）辭制誥至八九仍
知諫院　諫謚董妃給鹵簿　諫封妃三代　右
仁宗時（己）英宗立上疏分別在朝賢否　調護
兩宮　乞太后取用不持覆奏　諫濮議　辭
仁宗遺賜金珠直百万　諫（曹佾）使相　因（任）
（守忠）遷官論其姦斥之　下韓琦陝西義勇民
兵　論（王廣淵）仁宗時私結陛下非忠臣　諫
選將代（李中祐）因論（趙滋）生事之非　右英宗時

○神宗首擢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力辭　除
御史待宰相押班就職（王陶）恐絕言路
陶論宰相不押班　乞竄內臣（高居簡）　乞出
（王中正）論中官（張茂則）未五十不可拆班
論（張方平）參政姦貪　脩心三要仁明武　治国
三要官賞罰　資治通鑑　閤門祗候不可用
厮役　諫嵬名山取諒祚之請　役費六十万　西
方用兵始此　引漢文帝諫尊号　薦呂誨諫
官用宋昌言策倫二股河　言陳升之有才
智恐不能臨大節不可奪　論富弼老成人望
可惜其去　論韓琦所短在遂非　河南留司
引（蔡天申）立本班　永叟上章言先見不如（呂）
（誨）公直不如（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文仲）勇
決不如范鎮　右神宗時　○與（安石）爭不加賦用
足之說　進講曹參言祖宗法不可變　卞（惠）
（卿）象魏布法非變法　卞條例司胥吏足矣
卞青苗言安石不曉事而反信任惠卿
陛下豈能與安石惠卿韓絳三人共天下　言
呂公著罪在舉條例人為臺官不罷青苗不
受樞副韓琦勸之曰官爵受了名節　劉惠

覆主曰王安石誣（蘇軾）　忤安石乞許州
出知永興乞免一路青苗助役　又免一路修
城募兵　移許州不赴絕口不言事　熙寧七
年旱蝗求言　陳青苗免役市易邊事保甲水利
六事　又以責宰相（吳充）　居洛十五年　上欲
用之（王珪）（蔡確）用兵西邊以閒之　（宣仁）相之
盡除新法　詳見哲宗　右爭新法　○孝友恭儉正
直出天性　博學惡釋老　平生事無不可
對人言者　記錄客語自謂已如人參甘草
念天下安　見即朝服起坐　康節稱脚踏實
地　又称九分人　程顥薦常在人主左右自可
無過　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　京師刻
像印鬻　盡工致富　契丹問司馬中丞今為
何官　虜中伶人戲優物者為司馬端明　遼
人謂中国相司馬　百姓巷
哭　會葬數万　右實德感動

范純仁

堯夫　文正次子　文正卒始仕　辭祕閣編校　答富貴有命　令襄城
不　士　侍御史　濮議主王珪
如故事　諫開邊　言變法人心不寧

措切荊公詞氣甚厲　却執政起知制誥之諭
出河中　漕成都論奏新法約州郡不得遽行
慶州賑飢發常平粟不待報至　朝廷疑貸
粟無實民爭輸官　部使以義塚詰之　（种古）訟
公　公性就對郡人數万遮道　齊州盡釋囚起
法者減半　舊皆因之使斃　直宗嘗年饑爲中
毒之事　與溫公為
真率會　餘見哲宗

劉摯

莘老　勃海　（元絳）薦之安石　除御史欣
然就職　歸越裴母為安居計　首論亳州獄
須富弼（程昉）開漳河人不堪命（歸）（錢）等總役
錢希賞　答上不識安石　勸農之息變為煩
擾均役之意尚為聚斂　言助役十害　安石以
十難詰之公接極言新法遂罷御史將竄之嶺
外上不聽貶衡州監倉　見賣閼伯廟
微子廟　啓張方平上書言之　餘見哲宗

陳襄

述古　福州　有學行　喜薦達　政多慕
古　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以道鳴号四先
生　浦城簿吏民畏愛繪像事之　教民於庠教
以孝弟　不為大臣設喪調民丁　撲鍾下盜

宰仙居正歲讀勸學篇化民就學 宰河陽
治齋數邑子學雖被謗譏說不僻巳作憤官積
失錢 數種擣以光酒 村破家之苦 判祠部
不、度僧道不行權貴乞寺院名額 常州建學
講授盛於二浙以積錢代償官逋 浚運渠削
望亭古堰而震澤水得入江 神宗 以知諫院
薦常熟陳烈 暨 師常（程顥）經行 辟超知制
誥論新法 召試知制誥亦以諫新法不行
不就 直舍人院侍講修起居注皆以言事不
職 辭乞罷青苗斥（安石惠卿）謫天下以撤
文 有奉祠紫宮有俗忌罷之 杭州修相国六
井 陳州修八字溝洪滅中水 以官舍廣李講
中齋人知務李表至戶水文得体 生平講
求万民利害無不精密曲盡 臨終書先聖先
師四字 寬厚而臨事不可犯 富丞相當国
爲上客 以道德教育英才爲任 出其門者無
慮千人

曾鞏 子固 南豐 通判越 諭富人自實粟數抹
荒 出錢粟五万貸種粮 齊州初陽斥刻

保伍 盜發輒得 葛友自首公尊顯之以携貳其
徒 推行新法有方民用不擾 浚河寬役夫
省浚錢而爲橋 徙傳舍 洪州遇疫所在給
藥及飲食衣衾 爲安南過軍万人備兵過而
市里不知 福州 使僧自推舉籍其名以次補
主首 廢二寺 罷鬻蔬曰無與民爭利 爲
州急姦強寬貧弱 嚴期限所至省文移數
倍 聽訟自言限而責以應期不遣人至縣度十
無留事 十餘年歷六州 素不附權貴 然善
防患莫能中傷 典五朝史事 更官制告詞
自至數十詞 約義盡 言安石吝改過 ○宰山
陰 賤市民田 及第時 鄉人作感聖恩道場
依漕陵賤縣依州陵 **肇** 禮院釐正禮文議祀
縣或云不李喪 樓抵此郎 明堂配食
編五帝
詳見哲宗

蘇軾 歐陽公知貢舉寘公第二 制策三等 召
試復三等 （韓魏公）期以遠大器不肯便授
制誥以累之 （呂惠卿）忌其才間之介甫又
廷試策万言書論事甚危介甫愈不悅 因議

科舉言上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驟（介
甫）遂使攝開封推官困之 公決斷精敏声聞益
遠 諫市燈 策問譏專任介甫 弟轍又辞條
例司 皆不得試館職 （宗景仁）薦為諫官 （謝景
溫）為謗語力排之 溫公亦薦軾與文仲能之文
石虎狼之怒 臣所不如 則佯說值行新法因
法以便民 易高麗書狀 密州發司農寺手實
法不便 視告捍卒欲亂狀 河決徐州城將毀
徒步率禁軍築長堤 （李定 舒亶）以詩訕上自撰
建起御史獄 慈聖救之 得謫黃州 築室東坡
上思之欲命之成国史 （蔡確王珪）止之 遂移汝
州 上顧就常州 上方報可 會晏駕 餘見哲宗

轍 十九進士 二十三舉直言 宰相寘之下第
為條例司屬官 請（介甫）青苗非便 後主簿
廉黃成之 見（陳暘叔）言遣八使求四方利害
（介甫）出為河南府推官 哲宗除司諫見哲宗

韓維 持国 以父忠獻任錄攷 不就延試 文彥
以靜退薦 召試不赴 諫溫成廟樂 鄧滅
（陳執中）諡恭 以名儒厚德選事神宗潛邸 爭
行急 諫弓弊 以論人主不可有功名心

因濮議罪（呂誨）等 又爭誨等降出不由門下
封駁 有旨舉臺官 公舉（呂誨 范純仁） 不諫因批
答不稱旨出（范鎮） 神宗立 陳三事 總權攬政
礼執政行有司事失体 中丞（王陶）論韓
琦跋扈 遷學士 乞明別是非 爭（吳奎）以遷王
陶詔頭 罷知青州 亦力求出汝州 論僖祖
廟不當與稷契等 以（元絳）兼將閱司 御史
中丞 遂知開封 分置八廂 章轂肅清 爭（孔
文仲）以賢良方正罷 亦求外 知襄州 久旱極
言青苗 上悟令權住 方用保甲 凍草詔求言是
次大雨 上又命與（孫永 呂嘉問）同体問諸行
利害 以上信任不專 力求去 會兄絳入相 求
知河陽 議免役錢不合 落職 （曾鞏）草制稱
公純明亮直 上送中書改其辭 筆贖絹而公官
觀 哲宗立 太后手詔勞問 對以治道 乞畜人
情 應詔言六事 青苗 免役 功場 市易
保馬 錢帑出閱 諫西方用兵（還而夏乞地）
○進讀（真宗不忍死眼及殺羔事 因諫用兵
蔡前抗議 臣僚不得言先朝事之詔 言一經
義當與先儒說並行 力爭（梁燾簡）押班 四

朝舊臣身任天下為相不踰年天下惜之坐元祐黨安置八十三

傅堯俞欽之鄆州未冠登第登案修石介見之未資不夸仁宗時御史諫官四年百六十餘宣風節樂然諫出駙馬（李）瑋請出皇城司卒精問告富人殺人請建儲請厚皇子供饋即英宗英宗廟眷遇劾內侍（宋）士題以內降監汲口兗都水監薦士頌劾（趙）經驗為當天章閣奏大宗正取內藏珠推侍大理之言不當以乏用求富国水灾言審刑大理之非請太后還政劾任守忠請神宗出館親諸務勸上總覽不奉旨劾（蔡）確諫以內侍（李）若愚等為陝西四路鈐轄與呂言等爭准議論等罷亦五疏求出利州安石許以諫議公言作興新法相與遂權發遣些藏使再歲易五部未幾落職奪宮觀之自如監黎陽倉草場治事不少懈哲宗除中丞自任拾遺補缺明善正失舉直錯枉若窺人私擿細故非臣志與（王）岩叟七章爭張舜民以語及大臣見罷遂力求陳州復為中丞乞寬蔡確餘黨中書侍郎論事由大公薦引多吉人太后稱清直一節終始不變兩宮皆卓其弟哭之溫公康節皆稱其清直勇奉養濟孝友任子恩與兄弟為守令豈弟而能擊奸余所代償前守侵用錢元祐斥居外不言及御史時事元祐黨

彭汝礪器資鄱陽進士第一在選十年不（王）安石得其詩義善之除御史非唐虞不論上十策及青苗事言（呂）嘉問市易聚斂劾（俞）充出妻拜（王）中正因宗室賣婿乞著婚姻法論陝西用兵不當付（王）中正（李）憲今日不患無將順之臣元祐初答執政更取士差役法未見其可因論呂嘉問與蔡確異趣及治（嘉）問獄則不阿執政務之至（蔡）確貶新州又力爭其不當與執政爭貸命獄方嚴懸豐之政人爭獻所聞公獨不言曰今則夫人能言矣遺表言土地已有餘用非不饒為監司務大体議獄多全宥所至惠愛尤急只學官兄子一與其弟寡合

劉恕道原筠州父（渙）字凝之有高志為潁上令不屈節事上官棄官家廬山歐陽公為賦廬山高（恕）書過目成誦四歲對孔子有兄弟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熙前出史温公捷同修通鑑不肯為三司條例司面陳新法不便與安石絕（渙）（公）知求與亦乞南康酒稅嘗學不知飲食讀道旁碑記列將行事見（宋）次道抄書目為之瞽以直因窮不受司馬公衣襪不信佛聞談新經必怒曰此人口出妖言通監成已卒賜其子（義）仲官年四十七官至祕監

李常公擇南康（楊）佐薦以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并薦之論青苗罷知齊州得點盜剌為兵使在塞下詢知富家為橐囊於是發壓陂柱而奸無所匿少讀書廬山五老峯白石菴僧舍後藏書万卷山府目為李氏藏書山房

孫覺莘老高郵諫官無降秩充位不体量青苗出知廣德湖州祭松江石堤知福州制喪葬不得過百緡元祐黨文存奏議春秋傳入將撥之辛治邊數有功諸吏事所至善良得戰

弟覽傳師知尉氏縣

鮮于侁子駿閬州定利路收繳上二十万（溫公）謂東坡曰子駿福星也且救京東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為諫官長於楚詞作九誦東坡謂近古入黨籍

馬默處厚單州（歐陽）（修）譏（郭）（逵）僉書皆論列沙門島舊制溢額則投之海中歲殺七百人默知登州改定法二十條年深無過徙登州自是全活者衆論新法不便出元祐為農卿議河決小吳埽其北流便八十一

孔文仲舉賢良極論新法

朱光庭止兩與下安南師

呂陶舉制科論新法出

張舜民邠縣論新法

豐稷監察御史論匡（安）禮並見老字

李師中誠之楚丘應天知洛州民有罪者農時遣于門捐賊先期至從戎人極邊

知數政改保安軍縣與工部爭議秦州
務在安靜有氣節乞名溫公東坡遂貶
劉摯 希道 彭城 父（顏）講役著書（蔡確）妻摯
奏補之又舉進士（英宗）以為諫官多直言
乞罷新法 知太原 料學張形
示強 宣仁惜其死云帥臣難得
楊繪 元素 漢州 曾公亮以曾鞏為史官繪乞止
正招權之罪 乞罷青苗 復春秋三傳
孔子帝号之議 吏
事敘給 為文立就
劉述 孝叔 吳興人 論（安石）參政 爭
謀殺驗首律 後貶知江州卒
劉琦 公玉 宣州
錢顗 安道 常州 皆以力攻（安石）
并劾公亮 貶監當 斷罵孫昌齡
陳薦 彥升 邢州 請正（蘇軾）首開橫山之罪 論
以言隨言官 論李定不持所生喪 [illegible]
負直韓司
馬皆服之
孫永 曼叔 趙郡 [illegible]而諭[illegible]
小喝 議免役錢罷 主差役

趙瞻 大觀 鳳翔 爭濮議出 劉青苗出 元
祐位西府 止還河 乞發渠陽 弃西鄙 長者
滕元發 達道 初名甫 東陽 進士第三 諫
掠西夏（東常）失位 諸將爭權 使經營 分
駁之 神宗奇其策不果用 諭事如家人 乞
罷新法 言者不已 誣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
知吾忠且自試 曰樂 莫無功 謗書滿篋 即墨向
罪毀言 曰聞 治太原 威行西北 流民至召
富民一夕為至二千[illegible]百間 蓋活
五万人 [illegible] 溢章數 [illegible]
熊本 伯通 饒州 知[illegible]縣 弃圭田與貧民
察訪梓夔諸夷 風[illegible] 省[illegible] 河官百四十員
歲減浮費數十万 [illegible] 建南平軍 宜州
無事 賜宿桑 八洞[illegible] 表遂安 有文集奏議
沈起 興宗 鄞縣 父[illegible] 委官 建議情可矜者
以年敘用 立縣令考課法 設河渠司
擇子弟宿衛 選賢良給事官省 書湖南計資
取材貨省十六七 而民不擾 平麥州亂 使
契丹不與西夏 [illegible] 不從 蘇緘
保甲通互市之議 致交人入寇

劉彝 執中 福州 令朐山 惠民 書号法範
為條例司屬官 言更法非便 浙運課家
沈括 存中 吳興 無書不通 以太平車之
說義 神宗 免籍民車 城 求樂興 著述
王陶 樂道 傳學能文 彈（狄青）（英宗）既知宗三請速
立為皇子 初事韓琦甚謹 後彈其跋扈[illegible]
孫洙 巨源 廣陵（包拯）（歐陽）以賢良薦 言治今
（韓琦）謂今之賈誼也 乞留諫官 賞誠[illegible]
當青苗時不
能有所言
蹇周輔 磻翁 成都 特奏又舉進士 深刻
運廣鹽擾擾 ○ 子（序辰）與（安惇）看詳訴理
王廣淵 才叔 魏郡 類祖宗御筆（仁宗）
特私結英宗 司馬公論其奸邪
徐禧 德占 洪州 附（安石） 誠求樂賊至沒之
行新法上治策 惠卿經義局檢討
李士
寧獄
鄧潤甫 溫伯 建昌（安石）以為編修
條例 草（蔡確）制謂有定策功

鄧綰 文約 成都 禮部第一 上書頌新法 好
官須我為 諫乎實法 初附安石 安石罷
附惠卿 安石再相 復主安石
神宗出知饒州 子洵仁 洵武
洵仁 徽廟 右丞
洵武 子常 勸（徽宗）繼述 非用蔡京不可 又
進愛莫助之畫 左曰元豊 以溫益為首
而別書一姓名於宰相 擁之則京也 右曰元祐
舉朝皆在焉 溫益欣然奉行 而籍記異論之人
位西府 上（蔡京）取燕雲
後王黼復議 而洵武沒矣
李定 資深 揚州 受學安石 除御史 三舍人
不草制 匿所生服 知明州 鞫東坡獄
安石用之
劾東坡
舒亶 信道 慈溪 臨海尉 斬醉民
定熙河界口 承夷人 刃頭肉
乞 役法不均 責提舉官 又尚書省互奏
直院違法 請厨錢獄具 追所官 勒停 崇寧
辰州蠻叛 除知荊南府 選飛山福純
坡建新城 拓 以功除龍圖待制
邢恕 和叔 鄭州 從伊川學 劉（王雱）言新法
於安石 安石怒 謝病不仕者七年 為蔡確

原缺

畫策妄作策立功以誘宣仁紹聖為中丞章惇擬之出其上宣仁自辨書以宣訓事誣（司馬公）函惇誣（劉摯）等幾至覆族

予倞 靖康為（趙倫所）給始禍首倖

黃履 安中邵武神宗郊朝禮文多所詳定初附蔡確完策謀從附（章惇）綝元祐

趙卨 公才邛州前後議存綏州平交趾勝西夏以與議弃地入黨籍

呂大忠 進伯大防兄言弓箭手近漢屯田義勇近唐府兵擇一用焉兵屯可省知代州折獲使言三路兄以當夏人哲宗時

游師雄 景叔京兆（吐蕃）（鬼章）結（夏人）為乱以師雄行邊師雄以（姚兕）（种誼）分道攻之

章楶 質夫建州世父（得象）薦復舉甲科在涇原四年置州一城砦九夏不能復軍紹勝

燕達 降木征降（劉應）紀成五陣法仕至節度手不釋卷對用兵莫如愛

苗授 受之上黨為王部先鋒取河湟降附（吐蕃）十万八千餘帳討（西夏）轉戰千里

劉昌祚 子京真定擊（西夏）功多氣質雄深射百步外磨剌隘（高遵裕）忌之而瀆

劉舜卿 希元開封知雄州易西域門籥一鼓擒鬼章知書曉吏事為時名將

姚兕 武之龍干射西賊三百餘發皆應弦斃諭之夔州叛卒破河州擊交趾絕青唐之援而鬼章就擒年六十七孝戰未嘗敗樂施老不廢書慕顏真卿書

弟麟 君瑞不妄笑語沉毅多奇策有功不伐紀律明不樂為用戰嘗為先鋒涇原之役出為前入為殿戰嘗為殿而同將劉昌（种）與（高遵裕）有隙功不遂乃對上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官臣之罪

折可適 遵正代北耆生（郭逵）序以守邊（章楶）又用之襲西夏帥涇原卒

郭成 德順軍人靈武斬番酋駐平夏砦禽大酋樸度坦然養孤好施名振西鄙

備使 **許遵** 泗州長興獄水災興水利

用廣德進比父礼法閨門怡然還崇寧勒停尋復將仕郎卒

巢谷 元脩眉州舉進士見武藝者好而學之為（韓存寶）寶銀授其子徒步嶺海見蘇遇盜病死新州

徐積 仲車楚州事母孝不婚不仕幞頭最省手自調孝鬼齡既冠從安定學安定饋食不受頭容直泣諫二叔析居惟取餘書弊筆其後事叔母如母遇石不踐父諱賣衣贈金棄以正治心以直養氣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滌以豆白雜示殺不出户知天下慕諸葛武侯未嘗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滌器酌酒拜遺吊祭謫擢弓卒神宗特召不至哲宗時以為揚州教授徽宗時乞致仕

隱逸 **邵雍** 少學於共城令（李之才）三年不設榻年三十自共城來居洛（富弼）欲與先生爵士号堯夫嘉祐中舉遺逸（王拱辰）薦授將作簿熙寧求逸士（呂誨）薦補穎州推官皆三辭不之官

不服深衣新法固嚴寬一分受一分賜上富公聽僧開堂說法天津聞杜鵑知天下多事本朝自唐虞而下未有者五事歸師不易天年四樂酒年不恍心腹患知安石惠卿必離邢恕欲傳其學曰堯夫長斷樽章傳亦欲傳之二程訪之明道稱振古豪傑惜無用於世又曰內聖外王之道安樂窩溫公宅契富公園契王郎中莊契居洛四十年六十七然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兒童奴隸皆知尊奉富公築室與相迩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常秩 夷甫穎州居陋巷三十年歐陽公稱之士論翕然歸重授官不赴声名愈高安石變法獨以為是被召即起為諫官後至待制侍讀病歸

外戚 **高士林** 宣仁弟英宗以漢宣法律誨之官至憲州刺史卒子公繪公紀皆有賢稱

宦者 **李憲** 從（王韶）取河州大敗不任董氈鬼章之兵副撫窩討交趾憲言而罷之使討蠻賊

（鳳邊軍戩女疆等言鬼章之患小用兵之患大為大將收復蘭州詔趣靈武而憲不前寇遵裕獨往而敗　哲宗立劉摯劾其貪功罔上罷之）

王中正（從王韶入熙州解茂州圍討西夏詔五路師會靈州中正失期降秩）

宋用臣（精思強力　神宗務補廢弊經畫為多創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太學原廟導洛通汴皆董其事朝士往往諂附權勢赫然　哲宗初言者降為監稅　天子念之欲謚為公豐稷止之）

哲宗　宣仁聖烈太后高氏臨朝相司馬光盡除王安石新法天下稱太平元祐八年太后崩　明年為紹聖李清臣用而君子空矣（宣仁聖德見神宗）　詔中外臣庶直言　十科舉士　棄四砦於夏人　游師維擒鬼章　罷方田青苗　太后不御正牙　罷冊禮（以旱）　親戚恩澤減四之一（元祐事）　復免役保甲　貶元祐臣僚　廢孟后（元祐事年冊立）　夏人犯邊（紹聖以後事）

哲宗一子　茂（劉后生一年亡）

昭慈聖憲皇后孟氏（父元　太皇太后以六礼聘既立而劉婕妤寵幸遂廢居瑤華宮蓋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擠排於內詔下之日天為陰翳人為流涕　哲宗崩欽聖后復之号元祐皇后　徽宗復以蔡京議廢之故獨不北狩欽宗有難氏注孟子之嚮張邦昌請后垂簾后以援康王為高宗）

昭懷皇后劉氏（父　廢孟后）

年號（元祐丙寅）九　紹聖五　元符

閣歡鬱樂重光陵手泰配享　溫国文正公司馬光

策士　李常寧　馬涓　畢漸　何昌言　李釜

相　**蔡確**　**韓縝**（元年三月免之而相司馬公）

司馬光（爭新法見神宗　神宗論辭樞密一節即位以來惟此一人　欲建儲以司馬公著為師保及臨衞士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民遮道呼無歸洛留相天子　太后問所當先請開言路遂盡除新法　太后封求言詔草問公公以詔中有六事曰此乃拒諫也　卞三年無改文道或疑章呂為朋黨曰天祚宋必無此事四月相九月薨　御篆忠清粹德碑　章傳相追貶朱崖司户　蔡京相除名入籍　靖康復謚配享）

康（不妄言笑　孝通鑑檢閱勸捐數十万貫倉廩使民足食　謂孟子書最醇正　百姓日促李積留之積未至而卒年四）

呂公著（神宗事見前　上即位為侍讀上十事畏天　愛民　修身　講學　任賢　納諫　薄斂　省刑　去奢　無逸　太后問所欲言乞求中正士救新法　乞三省事同議政隨呈日聚都堂　元年四月與司馬公同相以常平法改青苗　以差役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　損保甲以便農作　除市易寬茶鹽賜士民　和西戎　以溫公疾獨與數人救其弊與溫公同為程頤　乞積穀備邊更藥募役民情大悅後三館直官　省尚書閱曹十尤負　奏寬貴體民罪舊書逆公　或谷公除悉不盡為異日患曰治道去太甚者　諫因言事出傳堯俞等張舜民彈劉奉世事　諫罷韓絳以奏范百祿無章疏事　憲人主康　言故功爭不當罪貴易易乞逐蔡確黨請朋契爭不可以熙豐所得地還夏人但嚴守備特之其後破洮州擒鬼章而乾德亦入貢　爭不可爽罷章官　論語尚書要語備揮染与寫詩蔿不周卞孔文仲劾朱光庭之非　議拔災事最詳自後遇災必遣官賑恤乞導河洵直失氏猩定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論王數不當因論胡宗愈責降　元祐三年繳辭送平）

章事賜第三公下章背四人公父子為之
事四朝無年不引去簡重清靜不附火
用翁凝塵蒲索未嘗草書謁務木常下
好衣不近茆土朱言簡意足龜山稱真人
臣喜佛書不問生事朱陳周克撰晉范
祖禹性酷似公中公謚正獻七十三

希哲（見後）**希績**（紀常有堅操 淮南運副坐黨）**希純**（子進）

初白張商英欽呵佛罵祖之言
商英為公著所黜故商英攻之甚力

文彥博為平章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侍上甚恭終日侍立見唐宗

呂大防（微仲 京兆）歷事英神元祐二年相
哲宗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歷事祖
宗家法○專使任今更任永壽引楊畏為
言官而朋黨之論起又引用鄧潤甫主調
停范祖禹奏其狠躁果敢立崖岸簡物
士大夫不親附紹聖元年貶辛第大臨

范純仁（攻安石罷諫院詳見神宗為給事中謂溫公役法當熟講後行宰相職在求人變）

法[illegible]為先諫溫公進士召朝官保任應舉
又諫更貢舉法又諫輕孟子侍講其說嗜
於人君可用而後止為樞密請罷兵弃地使
歸所掠漢人請誅鬼章塞上後又請與鬼章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解蔡確
傅堯俞言蔡確無罪[illegible]盡心國家為招
沈錡與李清臣不合諫王覿因論朋黨諫
數蔡確匹論不當分辨黨人遂出潁昌比
復河故道河上科夫錢免役公憂民力良
愈竭再相簾中論不可先引用王覿彭汝礪
曰臣不敢保位蔽賢上親政勸擇執政諫官
蘇轍引漢昭變漢武法變事者宗大愆鄭雍
甫又言先帝法變為溫公蘇轍盡公獨力爭
時李清臣建紹述之議全臺論蘇轍行呂惠
卿告詞訕先帝公又獨力爭諫月正人
楊畏不可用為相薦人必以天下公議但竊人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所貴使知出我門下乞
赦還呂大防等章惇反以公為同罪未得遂出又
永州四年六月潮七月卒徽宗閉乞致仕
[illegible]

覆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賊所怡然自得性論
聖賢脩身行己徽宗即位召用之力辭疊
蔡京誣其子正平撰遺表竄永州○天下善
類視公用舍為消長寬大平生所學忠恕
二字人雖至愚責人則明人才為己任六
經聖人事知一字行一字答邊帥欲戒敵斥
竟者曰雖勝亦非成都不奏中使之過撤傷
傳言之人復薦神誥先人為种氏世契純仁
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衛位上幣
左右宰龜山謂固人為善富國強兵後待微
甚正叔非之子厚言其方○劉安世論其為
樞密日因司馬光病乞依舊散青苗光力疾入
見以死爭元城言行錄又載大臣多首鼠兩
端為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而用其黨謂之調
停又載宣仁[illegible]罵范丞相乞除執政即用李
清臣為中書鄧溫伯為右丞又載范內翰論
純仁居大位 **純禮**（彝叟）議論亦務寬平
顧失人望仕至尚書右丞崇寧初
徐州 **純粹**（下不能欺為師端重邊 人畏服坐元祐黨迁謫）
安置

劉摯（熙寧以言新法去凡十六年宣仁擢御史 祐六年乞擇人勸講進讀奏蔡確十罪）
章惇凶悍罷之論學制煩密乞增損王覲
以論胡宗愈獲罪公力諫陰陽拘忌聖人不
取上論本朝畏慎辛正色彈劾中外肅然時
比包希仁呂獻可為相總大體守法度用人
先器識奏事言直事核三省事經公裁定
莫能改呂大防忌之六年十一月相十二
月鄭雍楊畏誣公交邢恕章惇求罷守鄆
朱光庭駁奏亦罷知亳州相府自奉與謫居
無異章惇相謫死新州邢恕言摯為立起
同文館獄家屬又再徙他郡剛明重厚
達治体精力絕人尤精三禮文雅勁
教子孫先行實號為文人死足觀矣謚忠肅

蘇頌（子容 泉州）紳之子知江寧於治訟
公戶籍南京推官歐公委府政請以獲知
盜立縣令殿直伴送虜使夜火擊卧因張
仲宣事請神宗自是命官不加刑與宋敏求
李大臨相繼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
定以秀州推官擢御史與定俱罷杭州繳遷

司所係一大市易錢者使雱答冬至差只歸
對上吏獄狀服不係中国盛衰毫頴卧治開
封尚嚴 杭州欲免愿名告訐之罪 以陳州儒
婢殺母事罷 華成曾
衛信録 前後掌天官四戰五年土無留滯
修敕令一㫁大体 元祐七年宣仁相之務奉行
故事量授任絶傑偉成生事 奏官仁畢必
再奏哲宗 不取諸公紛紛奏對惟義理之言
八年三月免紹聖致仕罷歸然不爲變和 所
汾○仁庙 假鄉燕居無憾容 無書不通 務
大体孝皆 儉素 爲相避權故無怨
與韓公䝉渾儀 議家廟 議祔郭后於后
朝議學 欲博士分經 議貢舉考行去封
弥勝録 移審官歸吏部三班歸兵部審刑
歸刑部 答宗子主祭承重之義 諫秉阿里
骨死擁趙納忠入其国 呂吉甫謂若從吾言
執政可得 一生薦舉人惟（孟安序） **章敦**見神宗
歲以歿幷一 爲飾 鄧則不舊

門下侍郎 **韓維** 乞審人情罷新法 弃西夏地 元祐黨安置 見神宗 **孫固** 見神宗

蘇轍 元祐元年自河南推官除同諫 劾（蔡確）（韓
縝）（章惇） 安置（惠卿）天下韙之 請以漸變
役法經義 請還五寨而夏人服 見（呂公著）
卜回河之議 主回河者 公 呂大防安燾 請
都水軍器將作歸戶部 議以勿補減六曹吏
額（呂大防）任省吏（任永壽）驟減之而中外洶洶
五年時引呂之大臣 延和面爭調停之說而參用邪正 元祐之說 又言四事
回河與熙河築堡 宜平心無生事 前與雇役
宜因弊修法 諫除（李清臣）吏部（蒲宗孟）兵部
因論今見缺四尚書若與王珪蔡確並進氣勢
一合非獨臣等耐 不得い哲宗親政李清臣復
言熙豐事 幟力 陳元祐未嘗不行先帝之法且
引漢昭改武帝事 又謂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任累歲不用之人 則大事去遂得罪出汝州
分司筠州 貶循雷州 移岳州 崇寧致仕居
頴昌入黨籍 終日默坐者幾十年不與
人相見 政和末年八十薨 謚文定

安燾 厚卿 開封 行新法平心 請還西夏著
而又行 潤 與（章惇）同朝而衆爲開 元祐

之臣（徽宗）立居西府 將去
言紹述之非 淡泊
尚書 **張璪** 蘇軾劾之 **傅堯俞** 欽之 寬（蔡確）餘黨 主大公 入元祐黨 紮中書論事 見神宗
范百祿 子功 鎮姪子 父錯衛尉丞
進士 制科 則部多平反
李清臣 首變元祐政觀 取相位 傾去蘇軾而諫
惇來不得相 遂與爲敵 協謀建中 宗 發遍
許將 沖元 福州 狀元 比使 惇下欲
公墓將 獨無言 主顧右視見利則回
左丞 **王存** 正仲 潤州 爲小官 脩潔自重 與（安石）
論事不合 謝不往 累上書言時事 因及大
臣在館十年 不少貶 以干澤 修起居注乞
如居王觀執筆隨侍 入殿左右史許直前始
比在政府 遇事必爭 韓維罷門下 存純罷侍
御王觀罷諫官 皆力諫 大僕馬事 不罵舊
部 諫保甲 諫大辟有司欲生 若朝廷不
可殺不諫 廢經義科 諫回河 熙寧時論事
與（范純仁）相得 及元祐同執政 趨多合 同救（蔡
確）俱罷 乞下之 召爲吏部 請察朋黨是非

復不合求出 平居不爲詭激 而所守確不可
奪 溫公稱其萬馬中駐足者 歷事五朝
所持一心 篤故交 官其師之姪 喜
賓客 守揚州 歸上冢 給閭里 燕父老
韓忠彥 師朴（宗）首相之子 哲宗時在西府 以弃湟州罷（徽
宗）首相 之獨 通債 還流人 收忠諫 知名之
七（曾布）排去之 知相州 **肖胄**代 治知相
讁磁州卒 二十 **治** 疾 求祠
梁燾 況之 宗 **鄧潤甫** 見神宗 呂相引爲翰林 元城
極論其出入兩黨 紹聖初范
相引爲 右丞 **蔡卞** 元度 京之弟 與兄京同舉進士 安
石妻之 紹聖尚書左丞 蔡大
謝小停綿交 起史 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
廢聖與同文館獄 以陷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
世 丹元祐臣 禁其子孫 號二蔡二惇云
（宗）立 羣賢攻罷之 兄（京）爲相 尋拜樞密 勸 復
鄧湟 諫以童貫制置陝西 罷 子僞假
皆侍從 靖康初皆黨 湖南 謚文正
右丞 **胡宗愈** 完夫 宿弟之子 甲科 修內卒盜乘輿寶器
乞罪都知 哲宗時 論募役使 入元祐

黨籍除右丞臺諫更疏論列王覿孫覺楊東閔皆以是去　劉安世又力論其附傳確十二

事竝十七卒云之　**鄭雍**　**黃履**　竝見神宗

樞密**曾布**子宣　南豐　學於兄鞏與(呂惠卿)建議新法　哲宗親政位西府能請羅致名士(陸

擢張庭堅等　相(徽宗)以邪正雜用改元建中漸進紹述之說又改元崇寧(引蔡京)為所攻

同知**趙瞻**見神宗　**林希**子中　福州　黜元祐諸賢書命皆希為之至斥宣仁為老姦當国

嘗擲筆于地

簽書**王岩叟**彥霖　大名　十八舉明經時仁宗初置三元　韓(絳)代守北京留之對曰某魏

公之客不願出他人門不肯為呈身御史哲宗登極除監察御史次日言事（時大臣尚未

得言事）劾(蔡確)以定策自居及執政才輕行薄　諸章十七上　元年為左司諫論新除執政不

協士望者章八上　論三省吏厚祿計賞　論左右正言不當久缺　請免河北推茶　以湖

此諸蠻專委荊南(唐義問)使勿擾功　開拓以推判官分左右廳分治舊共治一事　因積欠

定五年十料之令　京城無盜奸吏畏栗　拜樞密面陳參用君子之非　侍講勸上積累專

勤四字　夏人入貢約日多不至公請一不至則勿復應　(蘇轍)議棄蘭州界質孤勝如兩堡

公曰棄後保得後來不更要否二堡既固豈容之所　夏人入冠至鄜府公爭不可棄地而請

策定遠擾要害　儲祥宮成諫完日勿復為又諫宮成而鼓　因遷右上中宮志範庶出不可

為右　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外間內和志大略細　溫公言吾寀心栗商而公獨文自如

學無所不窺　**劉奉世**入元祐黨見神宗

諸臣**劉安世**器之　大名　從學(溫公)不就進士　識自不妄語始　悔言不及　洛州司法　贓汙

溫公居政府以其獨無書薦充館職　溫公裝宣仁問之呂申公擢正言奏執政(彥博)(公著)(大

防)(純仁)(孫固)(王存)(宗愈)嘗堂除子弟親戚而(劉摯)依違不糾正　(王覿)等劾胡宗愈罷安世又論

之而宗愈罷執政豈試人地　極論(章惇)罪惡因強市崑山民田惇坐罰安世又極論吳處

厚上(蔡確)安州詩公與諫議(梁燾)極言確禍心而(彭汝礪)(曾肇)等皆為營救不肯草貶確制

又與(燾)(吳安詩)力爭疏十餘上始寘確新州而(李常)(盛陶)(趙挺之)(王彭年)同日出臺中一空　汝

礪肇亦斥　(純仁)(王存)密為確申理亦并劾之論(確)(傳)(堯俞)(忠彥)妄擬定策功諮有四　言(純仁)在

司馬病日乞依舊散青苗錢(純仁)遂罷　因宮中求乳母力諫溺愛(劉后)畢事寢　(呂)(范)為

調停之說每差除公與(梁燾)(朱光庭)必力爭　呂引(鄧溫伯)欲以逐公公又屢疏論溫伯傾險　公

燾罷(純仁)而相　呂大防擬公直定宣仁曰如此正人宜留朝廷　○紹聖言(惠卿)用則確用而

惇之徒起矣　黨禍起貶英州已而相繼斷酒　(蔡渭)愛(蔡京)旨引(文及甫)訟(劉摯)等謀遂

置獄同文館安世以諫乳母事貶梅州春循等新高雷播化凡歷其七　(惇)遣運使殺之安世

恙笑自若　又遣(孫鼛)檻車收之會(徽宗)赦知真定府曾布見其謝表不許入朝　知潞州商

貶者求其過無毫髮過　(梁師成)遣吳可以書致公答曰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　編管

峽州復直龍圖　宣和七年　謝客及卒哭公者日數千人香價踊貴　○殿上虎　喜讀孟子

毋勸其為諫官不肯避盜曰禍患自知死所論金陵三不足之說謂人主勢無與敵必有

大於此者巴覺之庶可回　言安石有素行故人毀之不入　過南京必見(劉)待制　東坡攤

真鐵漢　議北郊當分祭蘇轍恐勝其兄奏罷議

彭汝礪見神宗　元城言行錄載其與曾肇在中書極力營救蔡確安州詩事

范祖禹淳甫　成都　(鎮從孫)　夢鄧禹生　良祖忠文　公許以天下士　不謁安石　溫

公專屬以修書局　富公疾篤以密疏新法事與上之　論神宗三年喪及厚葬　除正言溫

公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　伊川謂經筵告得范淳夫來尤好色溫氣和尤可開陳導主

乞太后儉朴輔養君德以取珠六十斤金三千六百兩　溫公申公既相詔起蜀公祖禹勸不

以出詔服除不作宴請乃以增屋賚貧民東西府玉福日院因賜御書唐詩進二絕受語書語孝經又進帝學諫權住進講之寬（蔡確）餘黨乞大臣用人分邪正乞究（韓）忠彥執政尚主論（純仁）失人望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與（大防）協同非相參之義諫修河因乳母十上疏言陛下今年十四而生於十二月其實十三歲議選后四事封還責中水旱州郡有畢諫以（陳景元）校道書王部時有安撫大師東坡薦講官第一中書（陳衍）至園不敢高声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公求梓州太后諭且為兒孫留之宣仁崩言治乱之機。紹聖奏天下事豈無小人再壞東坡見其疏止附名同奏諫初政召内臣凡召十餘人李憲王中正之子在焉勸講學勸下邪正上有相（章惇）之意獨公論奏不已時繼述論已興公力諫求去上欲大用之亦不果（蔡卞）脩国史以實録無據貶公永州黃庭堅同坐貶之怡然東坡死於化州天下稱唐鑑公獨不立黨東坡每戲

（少以與公范十三知世患之夕則難立朝）

曾肇（紹以奏范百祿熙公不草制（王覿）件執以默公選嗣頭）議太后受冊崇政殿又諫（壽晏殿）春旱請罷春宴約彭汝礪救蔡確會除給事人以為賣友。出潁州浚清河而拒開八丈溝之議應天府不防厨傳興學校議南郊守前說力求出徐州。紹聖請親政人件貴近不得留不受史局轉官。欽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對治道在廣言路會日食命草求言詔投書者千數得盡聞天下事乞還元祐已死臣恩數又乞赦後置看詳司掌流鋼之人乞置正觀政要陳贊奏議於坐右奏兩宮赦（陳瓘）議哲宗礼不當增室言建皇極當先分君子小人為兄（布）草拜相制内侍（閻守懃）主更茶法公謂不可與民爭利建中日食陳論懇激帝下元祐諸臣再貶請與俱貶和州追咎草求言詔又置汀州更十一州皆得民心貧終身端嚴有大臣風

鄒浩諫立劉氏除名新州羈管見徽

陳瓘論紹述之非見徽宗

呂希哲（原明（公著子）與程頤從（胡瑗）又從孫復（石介）（李覯）又從（安石）弃科舉一意）涵養直截勁靜重有至行（章楶）知縣時折公不動橫渠稱蠻貊之邦行矣少豪縱痛自矯揉不謁臺諫浸與荊公不合因對侍講覺庫十年試書二年導人主修身正心除諫官欲以（楊畏）為首在近英未嘗起觀東坡字畫（豐稷）除礼部舉自代為鄰郡特客以乾物兇殺生與（劉安世）鄰郡為守不通書致勤懇居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日讀一文晚年習靜驚恐顛沛未嘗少動楚州橋壞墜水猶覺心動今次疾病全不動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范坐堂上（陳瓘）拜堂下為官不干薦舉事親須事事躬親後生且理會氣象政和中卒七十八子（好問）

呂大臨（與叔通六經尤深於礼奏記富公責其事佛）

孔文仲（經父臨江軍范鎮自台州司户舉賢良極論新法安石出之為元祐諫官極論之）

武仲（常父礼部第一元祐初進用論科舉之弊歷洪州宣州坐黨居池卒）

（著書論說）**平仲**（毅夫元祐入館京西提刑以黨籍貶有史學著續世說）

朱光庭（公掞河陽對（神宗）止再舉安南之師又治春秋不合而出（溫公）用為言官罷新法論（蔡確）（章惇）論（蘇軾）（劉摯）罷舉封還麻詞落職知亳州紹聖追貶）

呂陶（元鈞眉州舉制科論新法（安石）出之知彭州爭榷茶元祐入臺去新法邪黨哲宗親政上疏言恐有不正之言譖太皇斥逐舊臣坐黨貶元符致仕）

張舜民（芸叟邠州論新法溫公以為言官止西夏封冊以黨貶使遼）

豐稷（相之鄞（神廟）監察御史論（王安礼）為劇誥翰材哲宗中侍御史諫用明智（蔡（徽廟）御史中丞首論（蔡京）京貶論（章惇）惇黜論宣仁誣謗（曾布）再相黜知越州（蔡京）相貶睦州）

（台州建州婺州安置卒七十五）

王覿（明叟泰州哲廟言官請罷章惇請釋晃章（徽宗）再論章惇坐勒停卒臨江）

溫益（禹弼泉州（陳瓘）論其守潭時侵困（鄒浩）（劉奉世）於遷謫之際附二蔡）

來之邵（祖德開封為哲宗侍御劾（蔣穎）（梁燾）（范純仁）乞用（章惇）（安燾）（呂惠卿））

常安民（希古蜀人紹聖御史論章蔡諫以劉妣從祀哲宗責其東漢君比朕入籍）

楊畏（子安洛陽受知（惠卿）敬安石學為言官恐得罪於（溫公）請祠歸洛呂大防（劉摯）為相助（大防）攻擊（蘇頌）為相後攻頌意欲（蘇轍）相也而（范純仁）相又攻純仁不轍遂攻轍不可大用矣宜仁崩畏首背大防稱述熙豐政事安石學術大防罷而章惇相乃結惇惇與（李清臣）（安燾）敵復附安李惇遂出之以入元祐黨籍蔡京相畏因薛昂言之出籍政和方上書言封禪而疾卒）

上官均（彥衡邵武論青苗劾（蔡確）（李清臣）諫弃蘭州砦地論蘇轍黨大防而排許將乞罷知廣德（紹聖）為正言再黜蘇呂章惇黜彭汝礪而用朱服均爭之遂出（徽宗）以為給事不從紹述之說遂入黨籍云）

董敦逸（夢授吉州劾（程頤）與黃慶基攻蘇轍為呂大防蘇轍所逐（徽廟）時極言二蔡卒）

陳祐（純益陵井監論林希論元祐人才可用以論事切直出蔡京因事編管之）

張商英（天覺蜀州兄（唐英）有史材商英少學焉以章惇薦仕（神宗）為御史時嘗薦舒亶後亶知諫院繳奏其竄杙哲宗立諫更法（紹聖）為司諫始在元祐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祭司馬光稱其美至是皆論其負國至以宣仁比呂武（崇寧）左丞與京不合京以入黨籍為相大雨尋沒（徽宗）書商霖賜之務更蔡京事自號無盡居士其進本熙豐

而與京異論天下推重云）

陳師道（無已又字履常彭城人若飾厲志南豐奇其文蘇軾傳堯俞孫覺薦之為太學傳士私至宋謁東坡被出又以進非科第罷罷歸貧至累日不炊傅堯俞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口秦觀謂其非持刺伺候公卿門者鄒浩稱為高士文妙絕當世行義繩焉居都下逾年不一至貴人門章子厚求見不得不着趙挺之綿襖凍死靖國元年諸經有訓傳文師南豐詩宗山谷是其餘事或與米芾等列之文藝傳非其倫）

鄒浩（諫立劉右除名見徽宗）

章粢（守涇屬見神宗）

（門黨）洛黨（程正叔朱光庭賈易）

川黨（蘇軾呂陶）

朔黨（劉摯王岩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挺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槩凡三十人）

（哲宗之初羣賢畢集事以忠厚為治然賢者亦不免以類相從至章惇為相盡合之為元祐黨）

（儒學）程顥

程頤（見神宗）

龔原（深父處州議秦惇王嫡縱合立廡議郊不當合祭乞為哲宗三年喪與陳瓘善坐貶以經術尊敬王安石）

（文藝）廖正一（東坡試館職士奇其對東坡每以密雲龍茶飲之故名亦得亞於四學士亦入黨籍）

李之儀（端叔姑孰人東坡稱其得發遣三昧帥宣武辟置幕下作范純仁遺表世所傳誦亦入黨籍）

李格非（文叔受知東坡為太學官作洛陽名園記論洛陽盛衰）

李公麟（伯時舒城人陸佃薦為刪定官博學好古及識奇字識秦璽畫比顧陸元符間病痹致仕肆意泉石文清婉）

米芾（文務奇險不蹈前人軌轍　善書畫好古母出入宣仁聖烈皇后藩氏故芾得補校書郎礼部貟外郎大觀二年罷知淮陽軍卒）

賀鑄（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孫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易文倅泗州又倅太平卒）

劉涇（巨濟　荊公薦其才除經義所檢討　凡知四州　文務奇怪　多為人排斥　屢躓不神元符末卒）

蔡肇（天啓　師荊公長歌詩　徽宗時以斈術反覆出為兩浙刑獄）

周邦彥（美成　錢塘人　獻神宗汴都賦自諸生為太斈正　徽宗時提舉大晟樂府　能文章世特傳其詞）

慈溪黄氏日抄古今紀要卷十九終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

（清）姚之駰輯

清康熙五十三年露滌齋刻本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姚之駰撰。之駰字魯斯、錢塘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蒐輯後漢書之不傳於今者八家。凡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張璠後漢記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各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劉知幾史通稱范蔚宗所採、凡編年四族、紀傳五家。今袁宏書尚有傳本、故止於八也。其捃拾細瑣、用力頗勤、惟不著所出之書、使讀者無從考證、是其所短。至司馬彪書雖佚、而章懷太子嘗取其十志以補范書之遺、今後漢書內劉昭所著卽彪之書。而之駰不究源流、謂之范志。乃別採他書之引司馬志者錄之。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謬實爲最甚。然洪邁博極羣書、而所作容齋隨筆、亦以司馬志爲范志、則其誤有所承矣。至東觀漢記、核以永樂大典所載、較之駰所錄、十尚多其五六。蓋祕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疎漏咎之駰也。

後漢書補逸序

春秋魯史也一經宣尼之筆削而魯史逸焉等於芻狗自後司馬遷作史記憑空結撰絕無依傍而班固因之成漢書然不聞太初以前盡逸子長之書也後漢史書自當時人主命詞臣撰記後其踵作者爲記爲書凡十餘家蓋人人自擬遷固矣范蔚宗書最晚出不過集諸家之成以傾液而漱芳耳故當時雅重東觀記與遷固二書稱爲三史而外此謝華諸書無一逸者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多引之不專奉宣城也自唐章懷太子招文學之士同注范書于儀鳳初年上之有詔付秘書省自是而諸書稍稍泯矣故五代及初唐人其類事釋書尚多援引諸家者至六臣注文選其引范書已什之七八迨宋淳化中吳淑進注一字賦表校舉謝承後漢書張璠漢記續漢書以爲皆彼時所遺逸者意其時惟東觀記僅存耳後景祐初年余靖王洙奉詔校范書序其源委臚列東觀以下七種僅載卷帙之多寡而於章懷之注竟不能取諸書相參對則諸書之逸而不存已如逝水飄風矣夫范書簡而明疎而不陋史通固亟稱之然持論之閒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爲違天理貴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爲遺佛書抑謝夷吾李郃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文贊爲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蔚宗與甥姪書以爲體大而思精諸序論贊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耀文者乎且卽以文論而刱造者難工潤色者易好集衆文而潤之范亦不得專美於後也夫百末旨酒非不美也乃飲醇而忘蘅杜之馨狐裘之價千金也而不知其成自衆腋此亦失先河後海之義矣今以蔚宗所定爲正史而謝華諸書等諸芻狗是以春秋尊范書吾未之敢信也或曰古書之逸者多矣卽如史官所記東漢以來其不傳者何限將按籍而補之恐有塞破世界之憂是又不然夫他書可逸惟史當補近史文煩或可逸古史文約尤當補今試以謝華諸史與范校其闕者半其同者半其闕者可以傳一朝之文獻其同者且可以參其是非較其優絀于史學庶乎其小補也爰是檢閱群書鈔蕞成帙考覈同異間以臆斷合爲八種二十一卷遂使八百餘年已湮之籍一旦復裒然傳世日月潛曜麗天復光江河滔滔歸自潮汐豈非撰著家一快事哉第鯫生固陋

其疏畧之過未能舍補尚俟博雅君子重補其闕云
爾
康熙癸巳夏五錢唐姚之駰魯思氏謹題于東皐之
露滌齋

後漢書補逸例言

一是編採自群書槪依原本間有大謬辯如註言其小疵纖誤統置闕如不敢妄更

一列朝諸臣畧次前後不盡案紀年而差之以作史者老韓尚可同傳而儒林循吏各歸一部原未嘗沾沾序列也

一凡一人事跡隨得隨錄亦不序其先後蓋條登縷載因非列傳體耳

一史體爲紀爲傳爲志各有所屬今八書旣亡不能探其原帙但以帝王及諸臣標題而諸條麗其下其有採自諸志無人可附者特拈數字以便尋觀

一有同此一條兩書引用互異者仍兼採並收不敢妄刪

一諸書多有從同或嫌冗複然參看有三善焉補亡一辯誤二較量行文高下三

一末學荒蕪旣非行秘而藏書寂寥幷鮮獺祭之功其有闕陋再竢增入

荃園姚之駰識

後漢書補逸總目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東觀漢記第一　卷之一至卷之八
謝承後漢書第二　卷之九至卷之十二
薛瑩後漢書第三　卷之十三
張璠漢記第四　卷之十四
華嶠後漢書第五　卷之十五
謝沈後漢書第六　卷之十六
袁崧後漢書第七　卷之十七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卷之十八至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補逸

東觀漢記序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譔

東觀後漢藏圖書之所也學者號稱道家蓬萊其清華爲最故馬融竇章蔡邕輩皆于此乎校書崔子玉東觀箴曰洋洋東觀古之史官左書君事右記其言蓋無論君舉必書即禮制災祥以暨名臣言行罔不畢載自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閒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里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百一十四篇號曰漢記此後漢史之權輿也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而東觀之書於是乎成焉今玆所傳半爲蔚宗所採入顧蔚宗頗多闕畧及互異者大約世祖顯宗兩朝事跡爲煩光和以後本無記也典午時以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記爲三史隋唐以後乃漸遺逸然披其枝葉尋厥根荄東觀記其後漢諸書之鼻祖乎爰捃拾羣籍裒爲八卷雖殘缺失序聊以見其大凡云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東觀漢記第一

卷之一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卷之二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順烈梁后 竇貴人 齊武王（縯）
北海靖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東平憲王（蒼）
琅邪孝王（京） 彭城靖王（恭） 下邳惠王（衍）
北海敬王（睦） 清河王（慶） 平原王
劉聖公、 劉盆子、 公賓 彭寵
隗囂 公孫述 李忠 王常、
李通 鄧晨、 來歙 鄧禹、
鄧訓、 鄧陟、 耿嵩、
卷之三
馮異、 馮彰、 寇恂 周澤
甄宇 劉桓、 牟融 馮駿、
朱鮪、 申屠剛 朱暉、 岑彭
秦豐 田戎 朱浮、 賀文和
侯覇 賈復 賈宗 朱敷、
承宮 牟長 吳漢 曹褒
朱祐、 祭遵 蓋延 鮑昱
嚴光 郇恁 逢萌 鄧讓、
陳俊、 陳浮、 耿弇、 耿國、
耿恭、 劉茂、 孫咸 鄧奉、
伏湛 耿純、 臧宮 杜林
陰睦 張況、

卷之四
銚期 王覇、 伏盛 堅鐔
洼丹 韓稜 劉隆 李珣
邳彤 孫湛 馬援、 景丹
傅俊 樊準、 李躬 古初
朱弘 卓茂 馬武、 第五倫
馮勤、 趙熹 朱勃、 陳遵、
宗堪 郭況、 樊重、 馬廖、
宣彪 王丹、 陰識 祭彤
鄧豹、 郭丹、 王良、 任延

歐陽歙、　馬成、　樊梵、　蔣疊、
桓譚、　虞延　樊宏、　張純、
鄭璩、　杜篤　張公、　郭賀、
丁恭　陰傅、　蘇竟
卷之五
王梁、　邠任　張酺　須誦
韋順　王琳、　賀公　何熙
趙孝　楊政　張湛、　吳良
任隗　范克　桓虞、　尹敏
馮衍　鮑永　田邑　鮭陽鴻

劉平、　張堪、　竇融　蔡順
鄭均、　劉軼、　鄧鴻、　宋均
馬元、　戴憑　桓榮、　魏應
崔寔　馮良、　桓文高、　馬防、
馬稜、　徐匡　鍾離意　閔仲叔
司馬均　汝郁　劉般、　鄭興、
卷之六
張禹、　樊顯、　丁邯　張道順、
劉弘、　衛颯　賈逵　王渙、
黃香　馬嚴、　高詡　馮模、

竇固　江革　陳寵、　薛漢
王阜、　李育　鄧闖　竇憲
魏霸　淳于恭　梁鴻、　桓郁
周行　郅惲　馮魴、　梁統、
丘騰　雍僚　鄧弘、　趙勤
周榮　劉訓、　段頻　樂恢
陰興、　王舜、　周縪　丁綝
耿秉、　桓焉、　傅平　任尚
高鳳　吳祐　劉昆、　倪萌
黃瓊　梁高、

卷之七
馬光、　廉范　梁福、　班超
梁諷、　王景、　鄭衆、　鄧彪、
李恂　馬融、　范叔　丁鴻
張奐、　班固　樊曄、　桓鸞、
梁竦、　尹勤　賀公　魯恭
樊準、　梁商、　張霸、　袁安
祭參　鄧遵、　樊興、　梁冀、
劉寬、　趙咨　姜詩　杜忱
朱遂、　何敞　桓瓛、　樊宏、

馮石、 孔奮 徐防 張敏、
楊震 桓典、 楊秉 陳蕃、
陽球 籍建 毛義 孫程
苗光

卷之八

朱酺、 郭伋、 應劭 張豐、
黃琬 陳球、 楊賜 周珌
蔡倫 蔡邕 宋楊 樊楚、
趙溫 茨充 鮑宣妻 呂毋
梁蕢妻 丁明冊免 祠蕭曹墓詔
得莽首 梟茨爲食 斤金斗粟
赤眉 祭六宗 好彈
幸章陵 觀百戲 武冠
三獨坐 囊封 南北單于
單于比 鳳凰見潁川 單于朝
芝英 木連理 請封禪
搤虎 三老兵 大雀
蕭何霍光墓 鳳凰見肥城 置郡
分郡 武庫火 大水
中護軍 麟見 白鹿

大鴻臚 驃騎將軍 血汗馬
九眞 祠孔子 增修群祀詔
議世祖廟舞 議上顯宗號 爵秩差等
遠夷樂德歌 遠夷慕德歌 遠夷懷德歌
議郊祀冕服

後漢書補逸卷之一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魯思輯

光武皇帝

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案世祖龍章鳳質同符高祖有非常之畧必有非常之貌也相人先觀其面貌再度其短長乃有次第范紀語錯置遂本書遠矣袁宏記與此同）

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

帝生濟陽時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始于此（案是時南頓君爲濟陽令光武生于縣舍也）

光武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望氣者蘇伯阿）

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案此見范陰后紀）

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案世祖雖出自高帝實與崛起者等卒乃芟除羣豪光復舊物較之一成一旅而中興者其難易何如也）

帝爲季父故春陵侯詣大司馬嚴尤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爲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案嚴尤塵埃物色特具隻眼後乃與王邑並共攻昆陽不爲從龍之彥何也朱福即朱祜）

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案范紀有不敢爲伯升服喪語史體也不如此文以隱躍生妙雜見馮異傳）

上聞王郎兵至後驚去至南宮天大雨上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上對竈炙衣（案此亦見異傳想見道旁舍中真主名世相向燎火千載如畫）

故趙繆王子臨說光武決水灌赤眉（案范書臨作林臨說既不行郎詐立卜者王郎爲天子愚矣）

上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

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案時王郎購光武十萬戸於是趣駕南轅危急甚矣欲馳還坐以暇豫得全既而傳中人語門者閉之門者不可豈非呵護有神）

光武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案范書帝之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已具治天下之畧矣）

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案此見范紀論中文較簡淨）

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案范書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即此時也）

更始立上爲蕭王擊銅馬大破之乃受降

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威武口口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

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滍水爲之不流（案范志晝有雲氣墮軍上名營頭星主覆軍後王尋旋敗死王邑還長安莽敗亦誅死即其應也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經昆陽城）

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案范書無將軍服三字）

帝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案范書此時立劉聖公爲天子光武爲太常偏將軍）

光武初起義兵與諸季市弓弩皆着絳衣赤幘

光武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書不載）

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郎入官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案蕭王推心置人腹中故燒謗毀千章然亦有駕馭之術焉新破城邑不如是人心不定否則必殺已降矣安反側子即所以安天下也）

上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馬臨

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聟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鄗之千秋亭六月卽皇帝位（案光武乘時正號以慰攀鱗附翼之儔本屬至正乃以赤伏符卽位彊華腐儒適爲盛德累耳）

帝使劉終僞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案范書光武起兵初屠唐子鄉又誘殺湖陽尉雖以詐力故不能比隆三代）

帝仁智明達多權畧樂施愛人在家重愼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尙冠里

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着大冠絳單衣

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案此乃中興第一捷自此威名立矣劉將軍豈匹夫勇哉見小則怯所以全身見大則勇所以安天下）

諸將勸光武立乃名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案范書見馮異傳時乘以御光復中興飛龍在天遂發明王之夢豈偶然哉）

詣門馮異軍雁門口卒萬餘人降之

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案此見范循吏傳序一本作屠者國獻）

大會眞定王自擊筑

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案范書同注云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今字書作穭想古字通耳）

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

十九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案世祖行幸故鄉不續唱大風歌是其識高處）

郟縣有鳳高八尺五采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

一十七日（案此建武十七年事郟屬潁川郡范云有五鳳）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案時齊地初平上自齊歸即汲汲于幸學深得止戈之義綱目書初起太學帝還視之易幸爲親從古也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

光武封新野王子鄧伋爲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夔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

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況縣曼侯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以姨子馮邯爲鍾離侯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案張南軒以爲寇鄧馮賈之徒識明而行修正宜與共圖政光武之不任功臣殊非大公之義然其保全勳舊之意亦篤矣但不宜以吏事責三公耳）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故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

詔曰刺史太守多爲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案世祖之于外戚貽謀最善而子孫紊制猶有名禍如梁竇者）聚人田中幷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案范書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詔蓋爲此也）

光武數名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案光武投戈講藝與高祖溺冠嫚罵者其優劣不辨自明）

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

于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案尚書中候曰後乂在官則醴泉出是時中興名佐師師滿朝宜有此瑞）

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紀（案光武情存損挹郡國上瑞輒抑而不當蓋懼爲諂子嗤耳謙冲之德千載美焉賢于史官之紀遠矣）

上以日食避正殿讀讖多御坐廡下涉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

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棐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案世祖每日食即下詔求直言至是復避正殿冐風露可謂敬天矣）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試宣布圖讖于天下（案光武起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皇乎中興盛事也乃雜以圖讖豈非明德之疵）

明帝

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案明帝諱陽一名莊袁書載之范書直作莊時東海王彊已立爲太子吳季子之稱胡爲來哉廢立

之事萌于循頭矣范作十歲通春秋餘闕）

明帝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案顯宗是時師桓榮通尚書也）

孝明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案顯宗毓質青宮實以德見重非潛謀奪嫡者故本書詳載之）

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案國法之行必始于貴近勳戚近臣田宅踰制至不可詰問制何以立法何以行東海公知之矣）

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

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案孔子稱舜五十而慕可知慕爲孝之至明帝即祚以後思慕日深至夜卜諸夢寐其慕也其孝也）（文亦寫得精彩極腴極古）

明帝幸南陽舊宅名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案此永平十年南巡事范同）

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

（案諸儒及蔡說皆以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所辟雍教導之所靈臺候望之所三輔黃圖以爲明堂辟雍同管子以爲明堂靈臺同蔡邕直以明堂清廟辟雍太學爲一地其說小異今此營造分列其名卽明三事不同也自光武末書起三雍至是益盛古典之復非二主後先表章之功乎）

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

（案腐儒妄自夸大書版二言偉哉人君之度也范不載）

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云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畀三老

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

永平六年廬江出寶鼎太守王雄獻之納于太廟詔曰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其理乎

（案范書作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注云雒或作雄不知何以與本書舛誤若此）

顯宗西巡三老懷章大言上曰屬者所言刺章不如飽飯

（案帝書版而謝諸生刺章以戲三老步會却輦畀只觀衣想見宸遊偕樂視民如子景象）

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鮦陽侯子傅隱彊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厨財足祠祀

（案明帝允恭克儉省薄墳陵漢文之後一人而已）

帝于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食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

（案范明德后紀云帝將封王子悉半諸國后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文較明淨夫諸王非后出而請益封帝不敢與先帝子同而儉其制孝慈之德並卓千古）

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案范書有帝幸園陵過式其墓二語漢與功臣不薄此言惟東京當之）

章帝

章帝明帝子也以至孝稱孜孜膝下

（案范論稱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蓋雖帝天性亦顯宗之錫類深也）

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又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罪死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

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案時因改元故下赦書也范但記亡命者贖各有差不詳）

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于定陶（案范書同）

章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鍜成一室兩刄其餘皆平劒其時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劒寵敦樸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鍜成劒皆因名而表意（案孝章以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故明良交泰有三代風賜劒而手署姓名各當其才則隨材器使之之道在是矣史稱帝素知人信哉范載韓稜傳中鍜成作椎成）

章帝元和二年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兎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苹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案人主侈言符瑞則禎祥入告者踵接矣章帝十三年中符應幾數百千得毋爲識子笑乎）

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案范紀作黃鵠三十）

和帝

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沾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恊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案此係本書論贊范但錄符瑞二言而已）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案范書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

十年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案前三月巳下修利隄防之詔而水災仍至壞廬舍則有司奉法之不行也）

九眞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元典元年五月右扶風雍地裂

和帝名諸儒魯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平善對事罷朝特賜履襪（案和帝雅好書史故命諸儒論難帝親裁焉東京文治于斯爲盛）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和帝二年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六月雨雹大如雁子

單于乞降賜玉具劒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案時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因欵塞也）

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塡谿水壓殺百餘人（案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

安帝

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案范紀是時京師大風蝗蟲飛過雒陽安帝卽位以來災異仍與殆無虛月蓋桓靈之變先兆之矣）

永初元年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來降二年徼外羌薄申等八種舉衆降（案此皆蜀郡徼外也）

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

二年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案范書時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又大風雨雹）

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案高梁范作高渠梁渠字仿必有一譌）

六年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案范書作七年春正月庚戌章懷注云續漢袁山松謝沈書古今注並同東觀則范之誤可知）

新野君薨贈以公玉赤綬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案新野君陰氏和帝廢后鄧太后愍之生則湯沐供邑歿則賻贈有加厚德載福符于坤寧者也）

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之

日南地坼長八百十里廣五十六里

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等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爲虜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案時右扶風仲光虎牙都尉耿溥同杜恢擊羌零大敗並歿鈞未嘗與戰故下獄自殺）

虔人種羌大豪恬狠等詣度遼將軍降

（案此元初四年事護羌校尉任尙之功也）

順帝

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案范書皆不載策免之由本書甚詳）

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名而至皆除郎中（案順帝改元太學新成除郡國耆儒補郎舍人二年復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者豈童子亦隨其後耶范不載）

四年太尉劉光司空張晧以陰陽不和久托病策免

司徒許敬爲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案策罷而以千石祿終身漢之待大臣恩渥如此）

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襲獻大珠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襲不推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以求媚令封珠却還（案帝可謂不貴異物矣宜葉調蹏勒貢獻遠將也）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爲不祠北嶽所致詔曰政失厥中狼灾爲應至乃戕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案望都縣名章帝改曲逆爲蒲陰俱屬中山國時朱遂爲中山相故詔責之范書不載失祠北嶽事）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爲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撣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案葉調日南徼外國也）

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卽今之峯牛（案峯牛字甚新）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汚策罷（案延字君子蘄縣人）

詔曰朕以不德譴見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案永和元年詔稱日變方遠指此）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承華廐令秩六百石

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洛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袷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案此奏語似頌似贊號有古韻范不載夫安帝宗德故陟方無上宗之奏後以故事因其陵號亦稱恭宗則稱宗不足據矣敬宗之宗亦猶是也後蔡邕等始奏毀不應爲宗者詳袁書）

桓帝

桓帝延禧元年置鴻德苑（案范書作置鴻德苑令蓋苑成而置令也）

帝卽位太后猶臨朝御郤非殿

（案孝桓時年十五梁太后立之猶臨朝也去和熹稱制遠矣）

桓帝好音樂善琴笙（案元夔夔稱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漢桓似之）

延壽七年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主廟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

靈帝

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案此熹平元年事范畧）

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爲嵩高山（案前書武帝祠中岳改嵩高爲崇高也）

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陌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因忽不見（案此亦見范紀甚畧）

有黑氣墮所御溫明殿庭中如平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案此光和元年事溫明范作溫德亦不詳載靈帝弄狗駕驢荒于獸矣宜貌龍之見也）

靈帝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內（案范書帝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即此）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二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光烈陰后

有陰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案子方即臘日以黃羊祠竈神者至睦子識三世而果繁昌范不載）

明德馬后

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之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案德冠後宮后真不愧此語女中堯舜明德先之矣范同）

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嘗稱疾而終身得意（案繞髻補眉事范俱不載嘗稱疾而終身得意句與善狀幽閒貞靜之性范亦刪之陋甚）

馬后袍極麤踈諸王望見乃以爲綺（案范紀諸王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嗚呼躬省約而不居其名夫是乃非矯儉）

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常臨御窗望

后置蠶室織室于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太后詔曰吾萬乘之主身衣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案明德此舉深得古后妃躬桑之意范作置織室蠶于濯龍中似誤）

左右傍人皆無薰香之飾（案此乃后辭封外戚詔語明帝封子不欲與先帝子等后復不敢以馬氏比陰氏刑于之化千古無兩）

太后時廣平鉅鹿樂成三王入朝問起居上望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各賜錢五百萬（案孝明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故諸王皆儉約若此章帝請賜可謂以孝成慈）

后嘗有不安時在敬法殿東廂上令太夫人及兄弟得入見

明德后曰吾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案以默止讙四字深于黃老之學者馬如龍范作如游龍反覺減色）

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愼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事（案范紀大同但覺句弱不如本書遒勁）

和熹鄧后

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案后爲太傅禹之孫范書載后年五歲太傅夫人自爲剪髮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恐傷老人意較此戒弄髮意更深范故刑此錄彼耶）

鄧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案時陰后以巫蠱事廢后稱篤疾深自閉絕帝以后德冠後庭遂立之則知三讓非矯矣）

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案范書作后即位時恐后方內功不能專絕貢獻本書作臨朝其在稱制後耶）

和熹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鐘乳后仰

噏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吉不可言（案舐范作咶）

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寺省庶獄舉寃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頭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案鄧太后稱制歿身道衡復子然而在位歷年善政不可枚舉范稱其持權引謗深于知鄧后者呂武不足論亦非後世垂簾母后所得藉口也范洞

鄧太后嘗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身代牲鄧太后聞之甚怒即勅令禁止以爲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嘆息曰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遂瘳豈非天地之應與（案范作禱請祝詞願得代命于不祥義爲近）

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案斥放范作斥賣非和熹聖德豈與小民爭利乎）

太后雅性不好淫祀（案殤帝延平中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太后之令也）

鄧太后賜馮貴人步搖一具

（案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太后樛木之慈至于被服不欲以殊禮自尊雖太姒奚媿焉）

順烈梁后

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案后梁商之女矍然驚駭却再拜賀八字甚腴范不及）

竇貴人

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

爲之詞（案順烈梁后曾爲貴人竇貴人之寵必在此時非與桓帝梁后並者也）

齊武王（縯）

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案伯升初起自稱柱天都部名甚奇後爲更始所害范同）

伯升進圍宛莽素震其名大懼使畫伯升像于埻旦起射之

（案說文埻射臬也廣雅埻的也續書亦同此范書稱莽使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于塾旦起射之注曰塾門側堂也愚非射像何至徧畫署亭從埻爲近）

平陵後部攻新野不下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言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門降（案世祖創關功業隆起然伯升餘威亦有助焉世祖之友于足相報也范書失載宰名）

北海靖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澍降（案興初封魯王嗣光武兄仲後以魯國益東海故徙興爲北海王）

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案秋稼好醜四字甚古范畧）

趙孝王（良）

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若乎（案良字次伯光武之叔此關光武初起兵事范闕載本書瑣筆知畫）

良裔孫乾嗣位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

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案乾後以賢傳能改悔前失遂復所削縣）

城陽恭王（祉）

城陽恭王初名終後改名祉（案祉字巨伯光武族兄）

祉祖考侯仁于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案仁以春陵地下溼故求減邑內徙）

祉父敞爲盧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彊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案枯稻責租太守固食苗之碩鼠也宜迎猫食之耳敞叱甚當讀石壕吏舂陵行等篇千古同慨矣）

（范闕）

敞爲嫡子終（即祉也）娶翟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宣弟義起兵攻莽

（案宣乃丞相方進之子祉坐是繫獄僅免刑誅遂見沉廢不知積善有餘天將興之也）

祉以建武二年二月見光武于懷宮

（案范書光武起兵惟祉先至見之甚懽）

東海恭王（彊）

王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于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設鐘簴之懸

王數上書讓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章宣示公卿

（案世祖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二郡東海及魯郡也髦范作旄是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與明帝之友于愛相美矣范同）

王孫頃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

（案頃王可謂繩其祖武也）

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以問輔輔對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居

（案孔子言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朱子謂程傳言理已備象數却欠乃本義言卦象亦謂象失其傳不可理會故言易必首言象方爲善易蓋象之取義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卦綜卦夫圓圖之對待者皆錯象即寓焉如乾錯坤乾爲馬坤即利牝馬之貞

卦序之流行者即綜象亦寓焉如噬嗑綜賁噬嗑利用獄而賁即無敢折獄至二四三五之合六爻之變又復錯中有錯綜中有綜無非象也沛獻之占易得之矣）

王性好經書論集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奉藩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爲賢王

（案范稱王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非自謂以爲通也）

東平憲王（蒼）

王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贊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

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案東平千古賢王而顯宗優禮亦可謂交相得矣東京諸王多賢朝廷亦甚得大體前漢與唐宋皆不及）

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其要腹蒼體長美鬚眉䙅帶八尺二寸（案爲善最樂四字遂成千古名言言大副要亦佳亦雅范稱蒼要帶八圍）

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爲驃騎將軍

（案范書闕詔語特特置將軍掾史位在三公上也）

蒼爲將軍是時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祖廟登歌八佾舞數蒼以親輔政盡心王室每有議事上未嘗不見從名稱日重（案蒼以懿親議禮上匹元公）

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案此來平十一年王來朝也手詔文詞古茂范同）

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案范載詔語又云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故授小黃門數語情摯千古引本書者抹之惜矣）

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

之思（案一本作建初三年上賜東平王書曰歲月騖邁山陵寖遠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云云文情更爾斐亹）

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案范作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云云遂幸蒼陵觀四語固非祭墓文也）

琅邪孝王（京）

琅邪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巧壁帶珠玉飾以金銀（案范書作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注云壁帶壁中橫木也如本書則帶訓裝耳）

彭城靖王（恭）

永平九年恭未有國邑賜號靈壽王（案靖王明帝子賜號特美名耳後乃封鉅鹿王徙彭城）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子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解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案范書但言以事怒子酺酺自殺不詳載）

元初五年封恭少子丙爲都鄉侯國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

本初元年封恭孫攄卞亭侯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

下邳惠王（衍）

和帝賜彭城靖王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嫡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愼與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案衍亦明帝子時被病荒忽諸姬爭欲立其子和帝使彭城王恭到下邳正其嫡庶故有此詔卒立子成爲太子國賴以安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者矣）

北海敬王（睦）

時法網尚踈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千里人民土地財賄結歡由是宿德名儒造門者陸沉（案睦靖王興子能屬文又善史書范畧同陸沉字似有誤）

清河王（慶）

永元四年王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案清河乃孝章子初爲太子以讒廢和帝即位特寵異焉時帝方欲誅竇氏清河入省宿止實密賛之生子祜是爲安帝）

平原王

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于王府（案平原懷王和帝子少有痼疾薨時無子鄧太后以樂安王子得爲其後得又無子又以河間王子嗣之其鍾愛可知矣）

劉聖公

更始至長安御府帑藏武庫皆安堵如故（案聖公名公紀元更始光武之族兄也初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皆不改于舊更始一旦居之自謂平生願足矣豈能如沛公之入咸陽哉）

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蘓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案范書是時方望立孺子嬰爲天子更始遣李松蘓茂擊斬之三月遣李松會朱鮪戰于務鄉即此也續漢志弘農有務鄉章懷注湖即湖城縣）

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慚恧俯刮席與小常侍語（案聖公結客報仇詐死逃匿亦稱傑士乃一登大位便爾羞恧固知帝王自有眞也與小常侍語五

字眞妙絕形容范書不及）

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謂之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案聖公狎昵小人豫章李淑切諫以爲敗材傷錦所宜至慮遂繫詔獄雖無赤眉何必不亡）

更始在長安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

更始所爵多羣小三輔苦之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褊衣錦袴（案續書以爲服妖也）

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案是時更始委政趙萌日夜與婦人飲讌羣臣言事輙醉不能見小器易盈何以克濟東觀妙筆南史中往往脫胎于此陳后主齊東昏後明弘光亦接踵聖公者也吳祭酒偉業詩云聞築新宮就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者螭頭舫才人豹尾車可憐青冢月已照白門花亡國之君千古一轍）

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案范書見吳漢傳漢初由鴻拜安樂令）

劉盆子

赤眉過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

（案盆子朱虛侯之後始從羣盗以探符得立與同兒戲時世祖自將盛兵以邀其走路故乞降也）

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案范書璽綬下有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

公賓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于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案范書畧見劉聖公傳殺莽者商人杜吳也公賓時爲校尉就斬莽首風俗通曰公賓姓魯大夫公賓庚之後）

彭寵

彭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案范書寵父宏爲漁陽守偉容貌能飲食寵于更始時拜偏將軍但行漁陽太守事此所引當屬彭宏非寵也）

寵妻夢臝袒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案范書但言惡夢怪變不詳伯通以怨望謀反自取誅滅妖由人興不足惜也）

蒼頭子密縛寵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

詔討彭寵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乘寵晝臥密等遂縛寵着牀㕣其妻入縫縑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案寵投首奴僕本書細載其始末以儆不能齊家者至光武知其不義又從而侯之權德輿以爲漢爵乃不足勸良然唐末周曇咏史詩云當時若縛還彭氏率土何憂不自歸得之矣）

隗囂

彭寵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案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

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案此似指囂爲國師劉歆士時則文書自出囂手范云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與此不同）

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案囂從望言遂立廟于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奉璧歃血加書以漢復稱年可謂應天順人之舉乃其末路終持兩端遂至滅亡殊可惜也）

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案王惠孟之說壯矣然圖成敗而爲議豈爲智乎）

隗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

（案嚻死後子純立爲王後亦被誅）

公孫述

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案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范云述以父任爲郎注任保任也）

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案范稱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大掠成都述惡之遂詐稱漢使假述輔漢將軍擊成與此不同垣秦邑因以爲姓見風俗通）

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案范書載光武書云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與此不同援神契曰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公孫以西太守爲白德故帝書戒之）

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高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案公孫竊帝蜀漢爲井底蛙李功曹實成之遜常少張隆遠矣）

李忠

李忠字仲都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封武固侯辟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案忠東萊黃人封中水侯）

忠父爲高密中尉（案范書中作都章懷注云郡國志有高密侯百官志侯有中尉其都尉惟郡有之今高密非郡則作都字者誤）

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案世祖于忠親愛特至儼若家人綈子故能得其死力）

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

子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忠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案忠家屬在馬寵手而特殺其弟是激之使殺也妻子可棄母亦可忍乎程伊川譏趙苞之遂戰而殺其母以爲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如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然則忠之不敢內顧豈聖賢之道乎）

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李忠獨無所掠上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案破賊而問所掠豈得爲仁義之師范同）

王常

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案常字顏卿漢官儀稱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絕與專義同）

王常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案常以匹夫興義兵始事聖公卒歸光武其眞知命者乎更始之封名相稱矣）

光武于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軍（案漢中范作忠爲是）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同母弟申屠臣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强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重佩刀懷之至通舍甚歡握上手得半重乃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案通字次元宛人軼乃通從弟首創巨謀以應劉氏復興李氏爲輔之讖可謂智矣范不載）

鄧晨

晨曾祖隆楊州刺史祖父黙交阯刺史（案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初娶光武姊元趣兵以應光武後封房子侯）

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耻辱上稱江夏卒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案范書闕）

來歙

來歙與劉嘉俱詣洛陽世祖見歙與之大歡卽解所披襜褕以衣歙（案歙字君叔新野人時嘉爲漢中王君叔勸之歸世祖）

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案君叔雖姿被刺不爲身惜而屬虎牙以軍事范書敘述凜凜千載如生此係删節本書遂覺減色）

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

帝因歙上疏宜益還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案范書不載上恍語不見光武料敵之神）

鄧禹

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于鄴禹進曰

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案禹字仲華新野人封高密侯運籌帷幄光武之子房也杖策數語瞭若指掌非王佐不能）

馮愔反鄧禹征之爲愔所敗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葉

（案范書馮愔反帝遣宗廣持節降之禹威稍損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與此異棗葉范作棗菜是）

鄧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

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案禹對以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雖伊名何以加茲）

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上過禹營外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案范書闕）

建武中鄧禹罷三公以列侯就第位特進

鄧禹篤于經書教學子孫

（案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善于教矣）

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案鄧禹行師不失弔伐遺意）

鄧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

鄧禹自中興後累葉貴寵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鄧訓

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

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大官門爲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案訓字平叔禹第六子范書但言樂施下士而已不細載也）

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案此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事狐奴屬漁陽郡市藥載泥二事甚韻）

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煑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案本書序訓好施下士頊屑詳至千載下猶欲爲之執鞭也）

訓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爲之作歌

鄧訓爲護羌校尉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迷唐乃去其春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案箄木筏也雁范作寫）

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攺俗鄰郡則之

鄧訓爲護羌校尉時羌囗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輙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訓病卒吏人羌囗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案訓善政不知若何乃得人心如此子輿氏所謂以德服人者也）

鄧陟

鄧陟字昭伯（案范書陟作騭訓之子也）

永初元年封陟等以定策增三千戸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䟽自陳（案時封陟上蔡侯陟弟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上書辭謝至于五六特盈若此宜其累葉貴盛也高密之教學深矣）

鄧陟以延平九年拜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耿嵩

耿嵩履清高之節齔童介然特立不隨于俗鄉黨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案范書闕嵩之分糧與隗戸牖均肉事絶類）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三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馮異

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案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謚節侯亦稱大樹將軍此所載與范書同蕪范作無孟子所謂天降大任必先窮餓者此其時與）

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案范書殷作段此光武經父城異開門奉迎時事）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矯將兵號三十萬共守洛陽（案范書矯作僑是時光武拜異爲孟津將軍與寇恂共拒之）

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案時李軼報異書願內附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而光武故宣露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果使人刺軼兵敗不厭詐也）

王郎追上自薊東南馳至南宮馮異進麥飯兎肩因渡呼沲河至信都（案范書同南宮縣屬信都國今既云至南宮又云渡呼沲至信都似舛帝紀云度呼沲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攷其地當是自北而南傳語誤也呼沲范作虖沱）

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劒勅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案時鄧禹不能定因遣異討之范載勅云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大哉王言也據此則笑字范作苦字爲是又玉具劒范作七尺具劍）

光武引見馮異謂于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案此建武六年異朝京師時事范語小異）

異西行布威信䢴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案范逸將軍名）

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案范書重作宣）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制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案范書無宋嵩名世祖欲全節侯故以章示之比高祖樊繫蕭曹何如也）

上賜異璽書曰閒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案興爲天水太守攻公孫述將趙匡等故特賜之文甚古鬱）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爲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子晉坐鬭殺游徼會赦國除（案彰乃興長子後至安帝時復紹封）

寇恂

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走河內難其守問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案范書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謚威侯走范作定爲是）

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案范書有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二語威侯河內轉餉不愧蕭文終之鎮關中也）

恂在潁川郡中政理盜賊不入（案賈剛侯部將尚戮之何况餘盜後從駕平賊百姓之借冠也宜哉）

周澤

周澤少修高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儀曹祭酒

周澤

（案澤北海安丘人范列儒林傳）

周澤字穉都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于時俗拜太常果敢直言數

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

周澤爲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釜竈（案范書無妻子自親釜竈語後澤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生世不諧作太常妻時人之語非虛也）

甄宇

甄宇字長文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案宇與澤同縣人范亦載儒林傳）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名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案范並不載此事幾令廉士佳話泯滅千古）

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

劉桓

光武以劉桓爲驍騎將軍攻中山（案范書闕）

牟融

牟融字子優遷大司農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

（案融字一作子晏安丘人永平中代鮭陽鴻爲大司農范同）

融爲大司農性明達朝廷稱爲名卿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

（案岑彭諭降江南其中但有長沙相意駿之詣或爭先故不載也後彭到江州留馮駿守之見岑傳）

朱鮪

上令朱鮪等遂會城南淯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

（案鮪更始大將淮陽人後爲少府見岑彭傳）

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

申屠剛

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案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光武常欲出遊剛諫不聽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其直言可見矣）

朱暉

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德

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暉守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案范闕蝗飛虎渡外又成賢二千石佳話）

朱暉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向賊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得今朱暉死日也賊義之笑曰童子納刀遂放遣

（案范書奪婦女衣下有昆弟賓客皆遑迫伏地莫敢動二句襯法好）

暉爲郡督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

（案范書同人必自敗其名節因視他人之名節爲不足惜朱季不與守婢正從自己心中推去所謂恕也）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

可得暉遂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案相如完璧朱季奪璧千載兩人至今凜凜有生氣）

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

（案范書不載）

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于代

暉爲守數年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案暉剛于爲吏故所在多被劾若此）

暉爲臨淮太守斥遠佞惡民懷其惠

岑彭

彭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此云貳師嚴尤計嚴尤爲大司馬又非貳師不知何據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謚壯侯）

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案范書交阯牧鄧讓等因彭諭皆相率貢獻悉封爲列侯）

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畧上以常所

自持節授彭（案前拜彭爲刺姦將軍業授以常所持節矣此似又一事范闕）

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上故城不拔

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案時蓋延耿弇兵俱相隨而退惟彭殿爲後拒范畧）

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櫂卒范書作棹卒謂持棹行船者）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案此彭敗公孫述將田戎時事今軍制所得城邑例得外委亦此遺法）

秦豐

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案范書邔屬南郡豐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附見岑彭傳）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

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

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戎弄兵潢池游魂未息龜兆之坼以爲藉耳）

朱浮

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案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彭寵很強其叛也浮實偪之而此書文特儁妙）

朱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案光武二十二年浮坐賁弄國恩免）

賀文和

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案范書闕）

侯霸

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案霸河南密人）

侯霸字君房有威重爲太子舍人（案霸于成帝時以任子爲舍人此追敘也）

霸從鍾寧君受律（案霸又師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

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案霸見徵時百姓號哭遮使者車至戒乳婦勿舉子曰侯君去必不能全其得人心如此淮平卽臨淮莽所改也）

賈復

賈復爲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謚剛侯亦稱賈君范作放散其鹽不若欺沒爲確）

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案賈督以後來而好陵折等輩上以其有折衝千里之威故特寵焉范不詳）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案帝以復敢深入故希令遠征愛之也）

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案復知帝欲偃武修文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善夫其能以功名終也）

賈宗

賈宗字武孺爲長水校尉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案宗賈復幼子）

上美宗有武節又兼經術每宴會與當世文儒司徒丁鴻論難經傳（案君文養威重敦儒學故遺澤所留文武爲憲）

武孺爲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案范稱武孺多智略其守朔方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徵東觀記不知剛侯之餘威震于殊俗若此也）

朱敷

朱敷上書曰隗囂叛亂殺戮官吏惟狄道爲國固守然民飢喚弩煮履宜救倒懸之急（案范書闕）

承宮

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猪鄉里徐子明以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忘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案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范不詳子明范作子盛宮由是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勤學不倦乃歸家教授）

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案華陰范作蒙陰宮既避地漢中則華陰爲近范誤）

牟長

牟長字君高建武中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案長樂安臨濟人范無拜少府事長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列儒林傳）

吳漢

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奇之（案漢南陽宛人亦稱吳公時鴻即拜漢爲安樂令而漢獨決意歸劉智士哉）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吳漢鋸絕橫橋大破之（案范書有燒成都市橋事不載此岑彭傳云彭奇船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因飛炬焚之亦不言鋸絕也奇偏將軍魯奇）

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案范同嚴即裝避明帝諱也）

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案時漢擊公孫述與禹分營遂爲賊所破後乃併攻克之竟斬述禹范作尚）

吳漢伐蜀戰敗墮水緣馬尾得出（案此漢至成都時公孫述遣奇兵襲擊破漢遂有此事范見公孫傳）

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案時蜀郡守將史歆反故遣漢討之楊徐其黨也）

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案子顏此語與武侯治蜀同意）

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謚詔特賜謚曰忠侯（案史稱漢質厚少文然觀其恭儉如此則大文不是過矣范省特賜謚事）

曹褒

曹褒爲城門校尉慇哀病徙親自省治醫藥糜粥（案褒魯國薛人從射聲校尉遷是職後爲河內守有殊政）

曹褒字叔通篤學常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案褒承父兄家學思制禮儀孝章勑褒撰定國憲成百五十篇後和帝即位大尉張酺等劾褒瀆禮遂不行夫褒綿蕝之儀以成禮制且決以臆見雜以讖記其不足救崩壞明矣）

朱祐

光武微時常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長安時共買蜜乎（案祐本書作福避安帝諱也范書但言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不詳）

光武在長安時常與朱祐共車而出

朱祐字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案范作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較明白後祐爲護軍謂世祖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則祐豈不知世祖者哉宜其親厚特殊爾）

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所得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案范書但載收印綬九十七）

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案祐封高侯食邑七千三百戶故辭）

祭遵

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緣（案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謚成侯亦稱祭征虜）

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即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案征虜時方有疾獨留不却其眞憂國奉公者耶世祖之褒賜當矣）

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案范同）

祭遵薨博士范升上䟽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案范書全載升疏稱其好禮悅樂守死善道宜諭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

遵喪至河南縣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案世祖愍遵歿尤甚夫鳥盡弓藏韓彭葅醢高祖不能保于生前而光武能恤于死後嗚呼仁矣但征虜以無子國除何不爲繼絕絹祚也）

帝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遵葬（案范作朱輪容車小異）

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

蓋延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案延漁陽要陽人范同）

延定沛楚因齋戒祠高祖廟（案延以氣聞而初定數邑即能齋戒祠高廟有當萃渙之義是又深于學者）

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傚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案世祖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故延上書如此）

延圍劉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丘壽沛郡太守陳修（案范書魚門作東門則東門名魚也二守范皆不載其名）

龐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案范書萌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檝壞津梁僅而得免與此大異續書則同本書當不誤耳）

永初七年詔封延曾孫爲盧亭侯（案范書作蘆亭）

鮑昱

昱爲沘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獄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止宿遂任身有子（案昱字文泉永之子有智謀能傳父學范但稱政化仁愛而已不載此事）

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律例以定刑國之要政而錯雜難知輕重不一汚吏奸胥得以上下其手千古所同慨也昱奏定齊法其事甚鉅范闕之何與）

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

（案昱以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至肅宗建初四年始代牟融爲太尉且大司馬改爲太尉事在光武二十七年其二十三年并無此官不知何書傳誤若此）

嚴光

嚴光字子陵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案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嚴先生高節清風足以激頑起懦范仲淹謂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得之矣）

郇恁

郇恁字君大（案此見北堂書鈔署辟郇恁三字不知辟自何人范劉平傳有薦名士承宮郇恁語豈平所辟耶又范高士傳序載荀恁字君大閔仲叔同郡人惟郇作荀耳）

蓬萌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蓬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門而去（案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東門范作東都城門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也）

蓬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于政方向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案范書大同文較簡潔于慶隱于新宜也及光武側席幽人正宜行義達道而甘與草木同腐亦士各有志乎）

鄧讓

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案范書讓爲交阯牧岑彭遣使者陳國威德于是讓同六守一相皆遣人貢獻封爲列侯蓋顯天者存非關椒房之戚也）

陳俊

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案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其得進身由宗室劉嘉薦也范不詳）

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下四縣（案范書作攻匡賊即匡城賊也非姓）

陳浮

二十三年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案浮俊子也）

耿弇

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案弇字伯昭茂陵人謚烈侯亦稱大耿弇攻張步盡平齊地功亦偉矣）

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正宮環臺望之（案范書環臺作壞臺）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三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案弇父况嘗爲朔調連率平郡三十六范作四十六）

耿弇曰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案時張步弟藍守西安與臨淄相去四十里諸將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也後果然此誤）

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illegible]范作敗爲近）

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附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

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案范同左傳有三軍耳目在于旗鼓之語蓋以旗分則將有所統兵有所附截然不紊本朝兵制旗以色分誠將兵之善制萬世不拔之規模也大耿樹旗十二以分郡人先得之矣十二郡卽前列城陽琅邪等）

耿國

耿國字叔憲（案范書憲作慮誤國亦况子官至大司馬）

耿恭

耿恭在䟽勒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案恭乃國弟廣之子鮑昱以爲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而見忤車騎終塡牢戶蔚宗所爲喟然流涕也）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並大驚

（案時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神道設教兵家尚之）

耿恭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恭至卽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願遣子入侍

（案范同昆彌所獻又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耿恭爲校尉居䟽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拜爲吏請禱有頃井泉濆出

（案恭以䟽勒城傍有澗水可固故據之而匈奴于城下擁絕澗水非恭失策也忠誠泣鬼地靈爲格禱井之神烜赫千古）

恭既得水親自挽籠于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

（案本書序一時得水狂喜如畫范但稱揚水示虜而已）

恭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訾降（案范書不載其名）

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案范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功名遂與漢興衰抑何盛也蓋以殺止殺所謂義戰者耶詩不云乎勝殘遏劉）

劉茂

劉茂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守孫福踰墻出藏地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

爲議郎（案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茂之事主可謂忠矣孫福守也乃寄身空穴受穀活妻子而聽民蹂躪可乎范載獨行傳）

孫咸

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案命司馬而以讖決之則人主無權冢宰可不設矣）

鄧奉

鄧奉拒光武瓜里（案范書宛有瓜里津鄉此）

伏湛

杜詩表云竊見大司徒伏惠公篤信好學秉節持重有不可奪（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建武三年代鄧禹爲大司徒後以事免故詩薦之但君前臣名無稱惠公理此本不知何據范全載詩表稱名不謬也）

耿純

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時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案純鉅鹿宋子人純可謂赤心事漢矣燒宗家廬舍胆與識俱臻絕頂）

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柱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持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案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兵勢甚盛而純獨仗義歸漢其卓然之見眞不可及盧奴地名）

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世祖世祖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同）

臧宮

臧宮以城門校尉轉左郎將征武陵蠻

（案宮潁川郟人此建武十九年事後宮與馬武欲攻匈奴帝詔謝之使雄心尚武者不敢復言兵范以爲世祖意防弘深亘然）

杜林

杜林代張純爲大司空務于無爲

（案林茂陵人杜子夏之子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杜林遷大司徒司直百寮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

（案范擧僚知林繫之林爲侍御史時與此小異）

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與爲大中大夫

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案伯山廉而不激介而能和范不載）

杜林拘于隗囂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案隗囂始敬待林以爲且從師友之位今又欲殺之宜其敗則爲賊也楊賢何人乃能假義士命與觸槐人爭烈矣范以爲人之所助者順不亦信乎）

林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案范不載）

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

（案辭饋而以車重爲名卽奉錢酬馬意也伯山之學邃矣）

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會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

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案范志建武七年五月世祖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林時爲侍御史上疏以爲宜仍制以高帝配上從之）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宜恩侯（案光烈后七歲失父故追尊之范闕）

張况

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長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案況趙國襄國人張禹之祖也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故光武呼爲大舅見范張禹傳）

男 世守 世睿 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四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魯思 輯

銚期

銚期字次況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大呼曰蹕大衆披避後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案期潁川郟人諡忠侯鄉欲遂蹕語乃王郎初滅時期說光武正位故光武以此戲之如卽位後似不合從范爲是）

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嘗慙負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案期以建武十年卒范闕）

王霸

王霸祖父爲詔獄丞（案霸字元伯潁陽人封淮陵侯范稱霸世好文法霸亦少爲獄吏）

劉文及蘇茂臣朱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懽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案范書光武使霸與馬武討周建蘇茂救建故有此戰無劉文及朱名矢中酒樽霸自安坐息衆後竟降共城眞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上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滹沲河導吏言河澌無船不可渡上令王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爲阻即白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比冰合可履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案霸欲如實還報數語范作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深得滅字法囊沙布冰事范闕）

王霸爲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伏盛

伏盛字伯明（案伏盛即伏隆本書避殤帝諱也范書作字伯文盛琅邪人伏湛子少以節操立名）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鰒魚（案盛持節使青徐招降羣賊故步遣使隨之其後步受劉永封竟殺盛范無掾名）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作子伋潁川襄城人）

堅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餽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案鄧奉反新野董訢反宛城鐔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縣修旋病卒故云獨孤絕也范同）

洼丹

洼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洼君通論（案丹南陽育陽人洼音圭范同）

韓稜

韓稜字伯師除爲下邳令視事未周（一作期）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雹（案稜潁川舞陽人范但載稜爲郡功曹後特徵五遷至尚書未言其爲令也）

韓稜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案稜以不阿竇憲顯名故特遷南陽守）

劉隆

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即日行大將軍事（案隆字元伯安衆侯宗室也封長平侯代吳漢爲大司馬）

李珣

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案珣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曉節徙居新安關餽贈一無所受拾橡實以自資其清介如此）

邳彤

王莽末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案彤字偉君信都人後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即舉城降彤功不甚烜赫然當帝欲西還長安時

（彤乃決策攻戰王業之成實肇于兹）

孫湛

孫湛爲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案白帖湛字伯雅）

馬援

援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懽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案援字文淵追封忠成侯亦稱伏波將軍）

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負字季主

援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案范書言援不能守章句援固非書生也）

援長七尺三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案伏波狀貌當與留侯相似乃不得與雲臺之畫何也）

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

（案援才具奇偉惜志過大耳遨遊二帝以後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阯功亦赫矣臨沉之行竟戢馬革裹尸之志何其不知止也于辭況時已見之矣）

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內必幘然後見

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冀入蜀述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冠之交讓之冠立舊交之位

公孫述爲援制荅布單衣交讓冠

（案范書荅作都史記有荅布于匹作荅爲是）

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南廡下但幘坐援曰陛下何知非姦人刺客而簡易若是

（案范書不詳于陽作偏人形援深譏之世祖幘坐見援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也援豈真諫其簡易哉特借以入詞耳時隗囂使援奉書洛陽故云初到）

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

（案援從西來初歸世祖乃一月之中十四見帝之勤于接士其不忘西川至矣）

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

（案范書時鑄錢事已寢及援還朝從公府求得前奏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蓋外臣建白其格于朝議者往往如此）

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夯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案伏波少時有老當益壯之言至此驗矣胡致堂譏其昧時行時止之義有以也）

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烏閒鹵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馬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從弟少游嘗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案范書援有臥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之言然實自喜成功故爲此反言耳少游哀援固如燕雀之于鴻鵠而豈知矰繳將加于千仞哉壺頭穿岸竟招薏苡之譏可不謂哀乎）

援嘗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案守錢虜三字千古同慨知此則錢神論可不作矣）

援于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京門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案援好騎善別名馬故有此參德陽殿范作宣德殿）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爲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案范不載夫摹印雖曰繆篆但可屈曲從心至于點畫宜依史書胡可任意末世但貴行押草書至于篆籀視爲不急所謂諧聲轉注茫乎不解俗工刻印從筆增減古制泯矣安得伏波釐正之）

景丹

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勒馬坐鞍置氈毦上設酒肉

（案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時丹爲上谷長史與耿況寇恂等將兵南陽歸世祖也）

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案帝封丹櫟陽侯故有此語）

景丹拜弘農太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名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案時陝賊攻殺弘農生獲郡守故世祖強名丹丹力疾拜命十餘日薨）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

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案范書不載）

丹從上至懷病瘧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案范書但言丹時病不見光武待功臣惓惓如家人父子之意）

傅俊

俊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案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本書細寫想見櫛風沐雨之勞范不載）

樊准

樊准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慄（案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孫准或作準）

樊准爲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案准以河內太守徵三轉至尚書令范同）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

（案范書闕）

古初

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案時郅惲爲長沙令甚異之以爲首舉范附惲傳）

宋弘

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喜鄭聲上數聽悅之問坐府弘遣吏名譚責問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爲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案弘字仲子長安人琴以養性君子不撤但不宜繁聲耳弘之薦譚以其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故責之范文更通暢）

宋弘爲司空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色者帝撤之（案宋公戒淫色于圖畫其眞防微杜漸之意乎范同）

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案弘故劍之恩固摯而帝擇禁臠絕不強人以不欲豈非盛德事范同）

卓茂

卓茂爲丞相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卽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愧詣茂（案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中數語范作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文之位置較妥帖）

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行已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案行已在清濁之間茂之實錄也不則爲長樂老人一流矣范書闕此數語不如本書之細寫）

茂爲密令河南郡爲置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案范書茂有廢置吏人笑之郡置守令茂不爲嫌理政自若蓋茂純任德教故如此然外雖渾厚內自精明不然何以道不拾遺蝗不入境乎）

光武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案范書宣作褒封茂非理民之職光武禮之比于表閭從褒提溫公以爲卽位之初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可謂知所先務也）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案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時與耿弇同出師漢軍不利賴武爲後拒以退囂兵范畧）

第五倫

倫每見光武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案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是時倫方爲主簿未嘗見世祖而讀詔嘆息如此他日明良會合夫豈偶哉）

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多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案范譏倫身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儉乃偏下然末世居官者動以豪侈相尚安得如第五掾者起而風之）

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知從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倫對曰實無

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此言也（案范載帝問倫語但有勞婦公不過從兄飯二事此鬬倫雖崎嶇乃甚平易自非於陵子于母何忍探口中餅世祖特戲言試之耳）

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案睦婣任卹自好者多能之至于窮餓且死而能分糧共食自非大賢輙靡矣范不載）

京兆尹閻興名倫爲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案倫爲三公亦如爲掾時也）

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馮勤

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除爲郎中（案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勤初依銚期期薦于光武未見被用故橫又薦之范畧）

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案馮萬石之名不著爲前書石氏所掩耳范同）

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案范同）

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讌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于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

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案范不載）

趙憙

趙憙字伯陽爲平原太守于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輙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趙憙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常思欲報之（案憙宛人憙從懷令遷平原守捕盜賊宥餘黨境內大治范同）

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案熹此舉似仁義兼至然于執兵隨後之義謂何）

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熹爲太傅

（案此肅宗初卽位時詔也范不載）

趙熹爲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內典宿衛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案熹時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

帝以熹守簡陽侯相勑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

上許之

（案熹單車至簡陽竟降其帥范畧）

朱勃

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案勃字叔陽援同里人范附援傳不載詔詞）

陳遵

陳遵破匈奴詔賜駮犀劍

（案遵字孟公杜陵人見前漢書更始時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因遣還則破字當作使字後王丹傳同范闕）

宗堪

宗堪爲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案范書闕）

郭況

郭況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案況眞定槀人郭后之弟外戚藉寵富溢者多矣獨況于廢棄之後恩賜彌豐固由況之小心餙謹而帝之存厚亦足以蓋愆乎范同）

樊重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案重字君雲南陽湖陽人范稱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非徒長于圭然之策也見子宏傳）

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書券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肯受

（案重之折券與馮煖之市義大相徑庭莊辛有言君子之富假人不德不責重之謂也累葉貴顯不亦宜乎范同）

世祖卽位追封重爲壽張敬侯

馬廖

廖少習易經淸約沉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案廖字敬平後爲衛尉建初中封順陽侯范但載少以父任爲郎而已）

宣彪

宣彪官至玄菟太守（案彪宣秉子馮翊雲陽人范書秉傳有除子彪爲郎語）

王丹

陳遵更始時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于丹丹曰俱遭反覆惟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案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孟公關西大俠欲結交于丹丹不許其高卓如此范不載）

丹每歲農時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案丹隱居養志好施周急蓋處鄉里之最善者詳范書）

陰識

陰識爲守執金吾對賓客語不及國其愼重如此（案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託屬掖庭又備金吾散秩故不敢干與國政若夫躋元僚托股肱則賓客接對時咨諏訪問方且不暇此周公所以吐握也豈可與溫室之樹同爲愼默哉）

祭肜

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擊祭肜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肜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肜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肜親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案肜祭遵從弟范稱肜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與此大異本書獨言父身或早失母故然然巨孝之人肯以教父爲輕報劉爲重乎此不可解也）

祭肜素淸約爲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世祖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案大小重疊句范作大小無不悉備其工拙何如）

祭肜字次孫膂力過人嘗貫三百觔弓入爲太僕從至魯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鄧豹

鄧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飢寒之色（案范書闕）

郭丹

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嘆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案丹南陽穰人終童棄繻司馬題橋有志者事竟成少鄉爲三矣范同一本作從宛人陳洸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

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丹無所歸節傳以儆布纏裹節解節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案丹此節與蘇子卿相彷彿王丞相取故節愧汗多矣）

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王良

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案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良布被非詐然豈可使婦無襌乎荊布出汲隱士妻且如是矣徒跣曳柴傳者過也范作布裙爲近大司徒下亦失司直二字）

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案范同良在官清約如此而友人重譏之甚矣求志達道之難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案延宛人延先有聖童之目故年十九即爲都尉後仕至九真太守有殊政范同）

歐陽歙

歐陽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

（案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傳歐陽尚書授徒常數百後以守汝時臧罪千萬發覺下獄諸生千餘人力救之至有願殺身以代者卒死獄中）

馬成

馬成善治障塞自西[illegible]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illegible]起烽燧十里一候

（案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此成屯常山中山時代驃騎杜茂所治也善范作繕）

樊梵

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駐車待漏冠劍不解于身爲郎二十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案范書闕）

蔣疊

蔣疊字伯重爲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案范書闕）

桓譚

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案譚沛國相人范于帝怒下有桓譚非聖無法之責甚哉光武之惑也以聖尊讖將置堯舜禹湯之書于何等乎）

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案譚上疏陳時政所宜其第二條在舉本業而抑末利故所論如此范刪節過當不若本書之明暢）

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光武之喜新論優于高祖之喜新語也琴道篇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見范傳中）

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甚榮之

虞延

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葢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案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漢官儀注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于小黃范同）

樊宏

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案宏字靡卿樊重子范書載十三年封宏弟丹爲射陽侯水經注所引亦同無從都尉事此定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爲大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案純杜陵人富平侯安世之後至純改封武始侯傳國八世漢代侯王莫盛焉純數上書議廟祀）

（議禘祫議立辟雍明堂議宜封禪帝皆從之眞一代禮宗也范同）

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夫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案伯仁論祫禘可謂典且核矣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帝特詔純純故不辱詔也）

張純臨終謂家丞歆曰吾無功于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案國爵上承祖宗下庇子孫何謙何愧而必固辭此皆賢智之過東京習氣之當禁者）

鄭璩

鄭璩字平卿黎陽人爲侍御史轉司隸校尉

（案范張酺傳酺遷魏郡太守郡人鄭璩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屬酺害其子酺正其寃則璩之剛正可知矣璩范作據）

鄭璩爲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璩拜內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糾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案范書闕）

杜篤

杜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托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案篤字季雅杜陵人以文免刑乃得帝王知己大爲文士吐氣范同）

張玄

張玄字君夏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

（案玄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說嚴氏宣氏也范同）

張玄字居眞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案玄不應有二字居類君眞類夏傳寫誤耳）

郭賀

郭賀爲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案賀字喬卿雒陽人范下有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數語附蔡茂傳）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榦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案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建武二十年拜侍中見范儒林傳）

陰傳

陰傳封濦强侯七年以濦强屬西徙封于丹陽爲期

思侯

（案傳范作博陰與仲子范署）

蘇竟

蘇竟與劉歆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案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此見藝文類聚隸硯事內似非無據今范書載竟書云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云云覽其文義似爲得之不知率更何所本而謬誤若此國師公指歆爲王莽國師也國右史公殊難解又范作竟與劉歆兄子龔書今本書作歆子恭又異但范又稱向曾孫名龔未知孰是）

男世守世瑢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五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魯思輯

王梁

王梁爲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北守天中關

（案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梁與吳漢等擊檀鄉而梁坐不奉勅檻車送至月餘以爲中郎將范無擊蠻中事天中關范作箕關）

郱任

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薦鴻門郱任隱

居教授辟爲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會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月餘遂去官

（案范書無郱任名高士傳序載荀恁事與此同疑卽一人傳寫誤耳）

張酺

張酺爲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强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案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別作孟侯誤范稱酺治東郡禁長吏殺盜徒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饑寒傭保何足窮法乎夫克義至頻之盡令長律盜固當誅殺而因此以宥盜徒則元惡大憝罔所忌憚爲善者懼矣本書稱其賞賜分明抑別有擊豪之術與）

酺爲東郡太守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酺祖父克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克克已死（案酺曾從祖父受尚書范闕）

酺以尚書教授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案范稱酺爲人質直守經義蓋亦如此）

酺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案范書青祖文翁以攻王莽見害父隆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行縣隆扞賊死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故云三世死節范不載舉青子事）

元和二年帝幸東郡使酺講尚書一篇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案時章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畢然後修君臣之禮其重道崇儒之意至矣東漢以後罕有其匹）

酺爲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案孟子稱舜以天下養爲孝之至太尉之養不幾亞于舜乎范書作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云云辭句有失倫遠遜本書多矣）

永平元年詔爲四姓小侯開置學五經師張酺以明經授于南宮（案開四姓小侯學在永平九年九譌元也）

須誦

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案范書闕）

韋順

韋順轉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廳屋上徙庭中遂茂至孝行感于天地生也（案稚子吹柿樹核屋頭徙之則茂何關鬼神順孝行不可考以爲柿感而生則傅會過矣范闕）

王琳

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案琳汝南人范附趙孝傳）

賀公

賀公遷鄴令政化大行（案范書闕）

何熙

何熙字□温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案范書闕）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案孝以父任爲郎卽所稱田禾將軍子過鄉亭不自名者也孝愛弟之意發于至誠非僥倖免死者故足以感賊范同）

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

（案明帝嘉孝篤行徵爲衛尉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後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其寵異若此帝褒江次翁所以教孝寵趙長平所以教弟故東京之治最爲近古）

楊政

楊政嘗過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也（案政京兆人范作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數語較勁而顯餘同信陽侯陰就也）

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案范書政從代郡范升受易無祁聖元名）

張湛

張湛字子孝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案湛扶風平陵人范同）

湛爲太中大夫病中居東門候舍故時人號爲東門君數存問賞賜（案時湛因郭后廢故以病乞身愧不能諫也范書作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有上東中東門則中居二字或傳寫倒之耳）

張湛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案此本湛事或誤堪范同）

吳良

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良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案范書良字作大儀臨淄人良固諤諤而太守能改容受之其冲懷雅不可及）

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舉韓信

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案范書全載東平疏文甚排奡）

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諂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尙無務望曰議曹惰窳自無務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案此與前段同節錄本書前段謹嚴有史法此則濃至曲盡各成妙趣是知援述古書亦須手筆范書同前段）

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任隗

建武八年始置將作大匠自任隗始（案隗南陽宛人任光子也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肅宗于隗乃置眞焉此抄撮之譌也）

任隗字仲和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嚴諫（案時秉權者竇憲也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

范克

范克爲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惰少鹿履

冬皆以火燎克爲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年之間大賴其利（案范書闕民不知織教之以蠶此眞豈弟父母之事）

桓虞

桓虞字伯春遷尙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爲能擢爲南陽太守（案范書闕）

尹敏

尹敏拜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

辭恐疑誤後生（案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後敏因讖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怪而問之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亦可謂善于諷諫矣范列儒林傳）

尹敏與班彪親善毎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則達旦（案范同一本作屏案不食）

馮衍

馮衍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案衍字敬通杜陵人）

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旣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于禹陳政言事（案范書衍始受王莽將廉丹辟爲掾丹死乃往以計說鮑永范具載其書章懷注云衍陳永一篇在東觀記皆爲諫鄧禹之詞不知何據有此乖違劉案衍集流傳鈔撮不實作史者雜以序事采綴其文故各有舛謬然相其詞義說永爲近故此不錄）

鮑永

鮑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永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案永上黨屯留人鮑宣子也涅縣名屬上黨）

更始以鮑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案永之孝尤人所難者在事後母也與曾子蒸梨事同）

永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案范書時更始二十年事也通典稱永常白襜路稱白衣尚書與此異）

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于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案永是時方專意更始不知更始已爲赤眉所害故遣人探之長安）

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案時攻懷未拔遣永往說之河內太守即開城降上商里范作商里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則是范脫誤耳）

永爲司隸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

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案永此疏抑尊威崇朝廷帝由是有貴戚斂手之言其所稱不畏強禦者耶范書但言以事劾良大不敬而已不詳載）

永以度田不實被徵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案時郡守坐度田事多下獄而永獨詔書迎拜則帝之念功臣也）

田邑

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

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案邑字伯玉馮翊人范附見馮衍傳）邑初爲上黨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守馮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

（案范書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衍書具載范傳）

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倖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畧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智伯分國旣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御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阸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顚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

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旣敗新主旣成四海絡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諵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夺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案邑此書乃戰國說士餘習然其能知天時不讓班彪王命論也知幾甚微哲于馮鮑矣）

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觟陽鴻

觟陽鴻字孟孫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案鴻中山人以孟氏易教授范附注丹傳注云觟陽姓鴻名或作鮭）

劉平

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案平楚郡彭城人本名曠顯宗改爲平范列孝弟諸賢之首）

張堪

張堪字君游試守蜀郡遷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案堪南陽宛人樂不可爲范書爲作支）

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鎭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案時吳漢以糧少將退兵堪馳見漢謂述必敗竟拔成都則破蜀之功當首推堪矣簿上珍寶清風卓然徵計掾奏之亦將爲吳公所掩也）

張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案此即計掾樊顯所奏也近本訛作張湛事非）

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

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習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箄渡水遂免難（案箄音排一作箪大筏也范不載）

竇融

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下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案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融于雖雖未決之時獨能銳意東向不爲隴蜀所搖智士哉卒使河西五郡完富如舊功亦偉矣辭爵一疏何其小心愼畏也）

封竇融曰融允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厲五郡積兵羌口卒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案如本書所列則五縣矣范作安豐陽泉蓼安安風亦誤茲廬江有蓼侯國無蓼安也俟攷）

融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案此段甚不明范書作融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云云一時情事如畫本書想當同之引述者刪抹過當耳）

竇融嗣子穆尙內黃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尙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尙東海公主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爲比（案東海公主女應作東海恭王女此誤融于戈搶攘之際獨能保全五郡使完富不改天道好還宜其奕葉貴顯也）

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案融在更始時初爲張掖屬國都尉後涼州五郡官民推融爲河西五郡大將軍非太守也獻橐駝范作獻馬）

融令弟友詣闕道絕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

（案范書虞作庶時因隗囂叛故道絕也）

蔡順

蔡順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案順字君仲以至性稱抱棺避火聞雷泣冢皆其事也范闕採椹事）

鄭均

鄭均兄中爲縣游檄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均拜侍御史月餘遷尚書

（案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均之感兄愛敬備至寓切偲于怡怡者也）

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案范書同）

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

（案均之于兄其用心曲至若此夫賻寡嫂給孤兒原士君子所當然而常人于此未免萌其驕心于是予奪由已多寡任意恩雖有餘義實不足均推財與兄子使得一尊其母雖聖人處此無以逾之矣范畧之何也）

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名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

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

（案范書具載詔詞）

劉軼

劉軼字君久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案范書闕）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宋均

永平七年宋均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案均南陽安衆人性寬和不喜文法于明帝察察之朝大有裨益）

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毆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案均祖述西門豹遺意以熄巫患法至良也此段文詞拖沓不類本書中預透不復要娶巫家女一）

（句宾是村塾羣子之筆范作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云云其好醜徑庭矣）

均爲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馬元

馬元字叔山拜太僕視事减省諸費歲千萬以上（案范書闕）

戴憑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不通者奪其席憑遂重五十餘席

（案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亦稱戴侍中習京氏易所稱解經不窮者也）

桓榮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案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

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案東漢用人互相薦讓猶有唐虞稽拜之風范同）

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相招投閒輒誦元卿曰當復何爲榮後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案元卿譏榮有但自若氣力語故榮門人借以覆之范書作元卿語曰我豈意學之爲利若是黠出利字甚冷雋彼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二語榮之所見與元卿將無同）

帝嘗幸太常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案顯宗尊禮師傅迺出等常萬萬惜桓榮專事章句徒使其士爲經生問難之學于尚書修身治天下之道未之有得也）

明帝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

戶

桓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案范同）

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桓榮爲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几會賓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會榮于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

（案此與前段同引書者筆小異耳）

魏應

魏應字君伯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案應任城人應初習魯詩及其掌難問辯同異則五經紛綸矣范同）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案范書闕五原郡屬并州）

馮良

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案良南陽人字君郎時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而遁去叄先陶栗里而得之范附周燮傳）

桓文高

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居閒鑠署冠劍不解于身爲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慎（案范書不載此條與前所載樊梵字文高事同傳鈔之誤乃至于此）

馬防

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案防馬援仲子范同）

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案防征羌事具詳范傳防于伏波眞能讀父書者）

馬防字公平爲光祿勳宿衛宮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案范書作字江平）

馬防字孝孫拜金吾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案此豈又一馬防耶范稱防弟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後又言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則防或又字孝孫但未拜金吾耳）

章帝建初三年馬防爲車騎將軍班同三事

馬防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案范書畧）

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馬不須穀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

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卽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案絕域出師最難轉餉荒邊逐草正堪仰秣必欲穀馬則車牛塞途矣師何以進防之此策未爲得也近讀冢宰張公鵬翮出使俄羅斯日記知塞外多無水草處是在嚮導者預知而備之耳）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章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從防言也防此奏深得聖人燮理陰陽之意）

馬稜

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案稜伏波之族孫也范稱其治會稽有聲不詳桃枝竹名）

稜守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與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案范不載蝗化事餘同）

稜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案稜少孤依毅共居及卒稜心喪三年）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千車騎口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收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墮詔出匡左遷昂丘長（案范書匡事附吳良傳上雖赦匡猶左遷良爲縣長今直作匡遷矣又昂丘郡國志無之范作郎丘屬東海郡此皆誤也）

鍾離意

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旣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案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意從瑕丘令遷堂邑范不載此事）

顯宗時鍾離意爲尙書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案意性雖清介而寬和惻悌遺言上書猶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其諸異乎清而刻者與范同）

明帝欲起北宮尙書僕射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不

得成此殿（案明帝義不勝欲故有德陽殿之舉然于諍臣之言若不敢去諸懷由其性本恭儉也）

閔仲叔

司徒侯霸辟仲叔留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以爲政美俗成化令日廉得所遂以辭出自劾（案閔仲叔名貢以字行范高士士傳序亦載畧同范文較勁）

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案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范逸人傳）

周黨嘗遺仲叔生麻仲叔嘆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案生麻范作生蒜皇甫謐高士傳同）

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嘆曰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案仲叔却蒜省煩食肝去累清風亮節照耀千古范書備老遇此世說則更僞矣雖文筆不同要以刪潤者易爲功也）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案均東萊人位至侍中）

汝郁

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案郁陳國人後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與少賓皆賈長頭所薦士也范俱附見賈傳）

劉般

劉般爲太僕在朝盡節夙夜不怠（案般宣帝之公孫父紆因莽亂失侯世祖時般復紹封）

劉般字伯興代名忠孝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教納嘉謀（案般諸奏疏如弛二業寬度田皆嘉謀之當納者惟明帝欲置常平倉般以爲不便而止夫常平法創于耿壽昌增減隨時百姓利焉惟在得其人以理之耳今恐豪右爲姦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

鄭興

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案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與常師劉歆講大義少學公羊晚更善左氏也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

男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六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魯思輯

張禹

永平六年張禹爲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爲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

（案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范稱禹以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則明帝時禹安得驟拜廷尉然審本書所載又似不誤俟攷）

禹父歆守鼻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名因詣閣曰欲

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竟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于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左遷爲汲令卒官

（案范書歆初以報仇逃亡後爲淮陽相與此不同）

禹好學習歐陽尙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

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民假與種糧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沽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案此禹爲下邳相時事修水利闢田疇此眞經濟也舍止大樹何異召伯甘棠）

功曹吏戴閏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付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

（案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故禹譴之若此由是長吏以下莫不震肅）

禹留守西宮大官朝夕送食賜閣登具物除子男盛爲郎

（案和帝時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也）

張禹爲太傅尙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

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案元老居禁內則閹豎無所肆其奸矣而一再傳後遂有回天獨坐之歎何其不能法祖也）

樊顯

上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効卽除漁陽令

（案范書見張堪傳漁陽令范作漁復長魚復屬巴郡漁陽屬漁陽郡未知孰是）

丁邯

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案范書闕）

張道順

楊文薦張道順利見顯衛必能騰跳天路（案范書闕道順必其字也）

劉弘

劉弘字叔紀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布衣徒行講誦孜孜（案范儒林傳無弘名）

弘天資善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講誦不輟（案劉述亦不見之范書）

衛颯

衛颯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案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

颯爲桂陽太守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卽引見賜食于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案范書颯徵還時帝欲以爲少府會疾勅歸須後詔世祖之于衛吏其恩渥若此）

賈逵

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帝名賈逵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案逵扶風平陵人長沙傅之九世孫亦稱賈長頭逵經術深厚非徒爲記誦之學者然范稱其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則近制童子試能背誦五經者予登賁皆當奉長頭爲鼻祖也）

賈逵字景伯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案逵于經學尤通左氏其云左氏義深于君臣公羊多任于權變眞左丘功臣也惜其附會讖書曲解左傳以文致一之則陋甚矣）

王渙

王渙與洛陽令方畧捕賊賊乃藏大甕中悉擒獲（案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以侍御史拜洛陽令此似有誤後病卒百姓相與賦斂致奠醱爲立祠安陽亭西其得人心如此）

黃香

黃香字文彊父況舉孝廉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卽扇牀枕寒卽以身溫席（案香江夏安陸人以至孝稱年十二太守署爲門下孝子范列文苑傳中畧其孝行不知香者也）

黃香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輙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卽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案范不載今外官自督撫下新蒞任時例有鋪管皆取之民間必得廉介如文彊者起而釐之）

黃香拜尙書令勤力憂公畏愼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執事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案時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

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天官星氣鐘律歷筭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香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尙書郎（案范書畧）

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章帝詔黃香令詣闕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案諸生范作諸王時千乘王冠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諸王而言從生誤也日下范作天下）

馬嚴

馬嚴字威卿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上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

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遺子以往都使詣省門上自勞以手書（案嚴伏波將軍兄子明帝察察章帝以寬大承之乃留心民事如此則寬大之中不廢慧察呂東萊稱爲東漢賢君信哉今督撫提鎭皆得自進摺子上手批付賚摺家人帶回蓋留心民瘼上媲堯舜矣）

嚴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肆都學擊劍習騎射

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名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案帝之寵嚴有逾家人若此范不載）

嚴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案范稱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與此異）

高詡

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清白方正（案詡平原般人世傳魯詩范列儒林傳）

馮模

馮模爲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案范書闕）

竇固

竇固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案固竇融弟子也謚文侯）

竇固字孟孫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羌口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輙爲蹈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案范不載安帝欲通西域固再出玉門破白山降車師蓋撫羌以恩信非但恃兵力也）

江革

江革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輙敕大臣送醪膳恩寵莫與爲比于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案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范稱革少孤奉母有江巨孝之稱後拜諫議大夫謝病歸章帝詔齊相褒賜巨孝詳見華書）

陳寵

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毋與人重

（案寵沛國洨人范稱其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故身居理官務得平恕非徒佩乃祖依輕之訓也）

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慎重時有所表薦輙自手書削草

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輙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案漢代獄吏之貴過于將軍深文刻敝人無生法寵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類從由是吏不得生因緣以爲輕重我朝律書之外又有則例良法備矣然條項繁多奸胥或能高下其手使司寇者皆如陳昭公則刑罰何憂不中乎）

薛漢

薛漢字子公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

（案漢淮陽人世習韓詩然善說災異遂受詔校圖讖不足稱也）

王阜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宮阜使官掾沙疊爲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案范書闕）

阜爲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

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案阜爲守令瑞應疊見范不列之循吏傳何也）

李育

李育字元春爲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

事育輙對由是見重（案育扶風漆人育博覽書傳班固薦之與諸儒論經虎觀范不載陪乘事）

鄧閶

鄧閶字季昭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篤固也（案閶高密侯季子封西華侯范無傳）

閶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竇憲

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並未開封（案憲字伯度竇融之孫以外戚怙寵幾及于難乃自請北伐遂至燕然勒石漢北遺冑功庸爛然亦天幸也）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負吏官屬位次太傅（案漢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今憲乃出三公上矣）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案范傳霸事甚畧庸人甫得一官便驕其妻妾僕從如雲以爲榮觀不知囊橐蕭然皆從貪得一莅官舍案負者塞聽事矣欲其廉得乎妻子不到官舍乃作外吏第一著）

魏霸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不敢相屈妻慙求去（案一本作即自入拜其妻句手奉案前因跪云云則似霸奉案跪矣不應自屈若此如本文當以入拜爲句前跪爲句）

魏霸爲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案無譴過之事

（案范同）

淳于恭

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案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范稱其善說老子蓋得清淨之學者肅宗下詔褒美除爲議郎訪以政事禮待甚優）

淳于恭家井在門所隣兒飲牛恭惡不淨多置器在井上

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

（案范同）

梁鴻

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案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鴻父讓王莽封爲修遠伯使奉少昊後早卒）

梁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女布襦褐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案范序德曜事賅而古此刪錄全無文采）

梁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爲賃舂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案范同）

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illegible]者于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

（案東漢高賢居貧多牧豕者如吳祐孫期尹勤輩豈皆學公孫丞相耶無詆爲牧豬奴也）

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

（案此鴻避地居齊魯將適吳而作也詩一章二十六句詞調和平不落楚騷窠臼吳郡順帝時始分故本書作會稽）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案郁字仲恩亦稱小太常榮長子雍先卒故郁嗣爵也後舉傳學之人惟推兄子蓋不獨租入之與矣郁之讓爵豈其僞乎）

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

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傳致復文雅其冬上親于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請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案明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故親厚若此五行章句范作五家要說章句注曰謂五行之家也）

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于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案郁以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所上之疏當在斯時范不載）

永元二年西謁園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

匹并轂勒防汗

周行

周行爲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案范書闕）

郅惲

惲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坐入鹽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又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案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惲既免歸乃隱居教授著書八篇范畧）

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惲卽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案孔子言交遊之仇不同國未有以代報爲義者惲欲示信死友亦輕生矣）

馮魴

馮魴字孝孫其先魏之别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得城因以氏焉（案魴南陽湖陽人）

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勑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公武門夜道領南宮吏士保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案魴性矜嚴公正故顯宗倚重如此范畧）

馮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爲楊邑侯賜以玉玦（案魴以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削爵至此復也）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案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

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誅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誅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案統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以遵舊典故引此也范載疏語云元哀二帝輕誅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與此不同）

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宫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横任崖西河曹况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軍兵刼畧吏人國家

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案統重刑之說不用復詔尚書對狀故追述前漢事以見減刑罰之害夫帝曰欽恤王曰審克赦過宥罪聖人悉爲從古未聞有嚴刑而致治者統議不行漢祚所以未衰也）

丘騰

騰知罪法深大懷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案范書騰爲九江太守有罪下獄）

雍儵

雍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案范書闕）

鄧弘

鄧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奴醉繫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案弘亦高密子封西平侯范附見隲傳夫居要津者豪奴之燄最虐況外戚乎博陸侯賢者不免何論秦宮花裡活也弘于辱奴者賞之可謂在上不驕矣）

趙勤

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案范書闕廉潔之操自幼已定他日豈肯以斗米折腰乎彼昏夜乞哀者甘名朱萬拜而不辭由其不知義也）

勤少孤常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卽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

（案此與前段大小同異疑卽一事）

趙勤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厲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

良鷹下韝卽中

周榮

周榮爲尚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案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袁安所辟不附竇氏和帝甚重之）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卽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案范書闕）

段熲

段熲字紀明有文武智畧時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爲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畧旬月羣賊悉破（案熲武威姑臧人范同尹訟字公孫舉人見漢官儀）

段熲破羌□明年春餘羌復冦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鹵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案范書食雪上有割肉二字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誓必掃滅餘羌真猛將也）

段熲起于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

輕車介士鼓吹曲葢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錚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段熲滅羌詔賜錢十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案范載熲征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我軍士死者止四百餘人恐未足信也羌不足論而我兵膏原汙野亦復何辜熲還朝烜赫恩賜衡登所稱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耶）

段熲上書又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枚皆簿入

欒恢

京兆尹張恂名恢署戶曹吏（案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後京尹伏法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

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案范不載恢疏夫馬邑之戮歸罪王恢郅支之斬靳封延壽兵凶戰危雖克所願動亦耗病竇憲思邀邊功以贖罪宜乎恢之切諫之也）

陰興

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案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范同內舉不避親往往爲細人耤口興不以私害公薦賢之第一義也）

夫人薨興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曰鮦陽翼侯

王舜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案范書闕）

周紆

北地太守廖信貪汙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紆（案范書闕賦以輸官固足以懲貪黷然不若轉賜廉吏更得激揚至意東漢此舉最當如鍾離尚書不拜賜乃更以錢賜之則尤激揚之善者）

丁綝

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案綝潁川定陵人范載于鴻傳）

耿秉

耿秉字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給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士卒皆樂爲死（案秉耿弇弟子秉行軍似李廣三軍應樂其寬故所在成功燕然之銘秉實有功焉）

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桓焉

桓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案焉字叔元榮之孫也范同桓以經學世其家而竟從奪情之舉不知其所學果何事耶）

魯平

魯平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大儒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案五經之學自東漢立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如施孟齊魯各不相兼無論經矣若兼通五經者井丹逸節許愼蔡玄及魯平代不數人明制取士各習一經其以五經獲雋者惟懷宗甲戌科顏茂猷一人我朝近科特于額外中式五經數人士子攻苦多爲兼經之學人文化成稱極盛矣平應作丕魯恭之弟見范書此誤）

任尚

任尚編草爲船置于簞上以渡河掩擊羌□（案范闕尚與鄧遵同破羌遵太后弟尚與爭功後遵封侯尚棄市當時公論安在）

高鳳

高鳳南陽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案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帶經而鋤高賢所尚若竟不辨菽麥何必讀書鳳迂乃爾若臧之亡羊與穀何別焉范列逸民傳）

吳祐

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

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忝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案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吟經牧豕何耻之有故人之耻耻在惡衣食真無耻之耻矣）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案陳留耆舊傳稱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可稱有守者矣）

劉昆

劉昆字桓公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

（案昆陳留東昏人光武舉之歷官守令郎所稱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者也）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案范書作兒萌附趙孝傳）

黃瓊

黃瓊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案瓊謚忠侯文彊之子瓊徵後諸疏讜諤何垂鑑辭之旨不負李固一書矣）

梁高

梁高飢年穀貴有飢餒輒遣著頭以車載米菜錢于四城外給與貧民

（案范書闕救荒固長吏事然仁人居鄉饘粥稍可自給安忍立視餓人高之給貧其利溥哉程伊川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定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去處切不得令相藉如作粥飯須要親嘗云云蓋散錢散糧或慮其冒濫若粥則立刻入腹可以救死明世宗時江南大饑席書上疏云考求荒政率多有礙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世俗謂作粥非良法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致主者勢力難及死者堆積無計則賑粥宜分布州縣行之此長吏要事若仁人居鄉則倣梁高之意舉行粥廠徧四城亦足矣）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七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馬光

馬光字叔山監越騎視事以爲五校尉主禁兵武備（案光伏波第三子封許陽侯）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射聲治寺北宮

光爲校尉餉屬吏士教習有方

光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

竇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塋詔許之

（案光爲人小心周密乃受誣于憲奴小人陷害君子何所不至耶范畧）

廉范

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案范京兆杜陵人中興良吏與杜詩張堪第五倫儕美也）

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之命從騎下車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卽牽馬造謝而歸之

廉范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案范書時虜軍甚衆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以爲救兵至遂引去此與虞朝歌增竈同意）

梁福

司部災蝗臺名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眞掾

（案范書闕後世有驅蝗移牒者覆牒云若是敝邑遣去還從貴縣發來惜無眞掾止之耳近制責州邑捕蝗甚嚴稍有不力卽白簡從事易驅爲捕亦秉畀炎火之意且于蝻子未化時官卽勤爲搜鋤一待軟翅已生則州邑卽有怠玩之譴法綦詳矣）

班超

班超字仲升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案超扶風平陵人）

班超孝謹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案定遠與伏波皆多大志勛業亦畧相仿但伏波執老當益壯之意遂至讖成馬革定遠望生入玉門關可謂知止不殆者）

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後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戸千封爲定遠侯

（案范同）

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

班超爲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案超誨任尙言與子産寛難之說正相反亦以地異耳後尙竟以嚴敗超言信矣宜陽爲簡不成句范作宜蕩佚簡易是）

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案范書稱超涉獵書傳是不屑屑筆研人氣概）

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案超乞歸書所稱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是也）

梁諷

梁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感奔馳來降諷輙爲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案諷北地弋居人爲竇憲軍司馬出征有功後坐失憲意被害范見諷于憲傳信旛意如今之令箭范畧）

王景

建初八年王景爲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案景字仲通樂浪詽邯人其守廬江修芍陂教犂耕境內豐給不獨教蠶也景尤長于理水爲千古治河之祖）

鄭衆

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案衆字仲師鄭興子衆經術湛深故忠義凜然出使不辱）

廬江獻鼎詔名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案衆可謂博雅矣後世以物疏事昉此）

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臣啣命必陵折臣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案范書衆辭使事同但范稱衆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後復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言爲匈奴所殺意引書家妄筆本書定不誤也）

鄧彪

彪爲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案彪太傅禹之族人）

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

（案彪字智伯五伯事范闕）

李恂

李恂餉遺無所受處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案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恂爲武威太守免歸非素枯寂者其清風可知矣）

李恂遭父母喪六年躬自負土樹栢常在冢下

（案范于恂傳不載此事一本恂作詢抑別有李詢也）

馬融

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案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融集載其居戚權里也融耆樂恣欲黨附格議品不足道特才高學博爲世通儒耳范同）

范叔

范叔遷博士每有大議輙見訪問

（案范書闕）

丁鴻

永元六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案鴻字孝公丁綝子時因日食上封事指斥竇憲遂以鴻兼衛尉屯南北宮收憲大將軍印綬此見鴻之經明行修非徒講誦問難以爲能也）

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于白虎觀

（案范書又有廣平王羨一人羨明帝子也）

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

（案范書虎觀談經承制問難帝親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焉無雙二語范作時人歎美其似君上不當稱字耶）

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

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恊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于明堂口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樹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案丁鴻翼翼乃亦爲此詖詞甚矣人之好諂也范不載）

元和三年以廬江郡爲大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案馬亭鄉名）

鴻甍子湛嗣卒子浮嗣浮卒子蘷嗣（案范書蘷作夏）

張奐

張奐字然明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案奐敦煌酒泉人帷中誦書特以靜鎮耳非若孔北海爲袁譚所攻談笑自若者也安石賭墅庶幾近之）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奐馬二十匹奐名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

（案馬二十匹下闕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二語范詳）

班固

班固字孟堅九歲能作賦頌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輙獻賦頌（案固班彪子也望躍獻文東漢名儒如馬融上東巡頌崔駰上四巡頌此比皆然至唐杜甫亦獻三大禮賦進身今聖主巡幸所至鴻儒儁彥競上賦頌每駐蹕清問下內閣及掌院學士甄別之多有從此登清華者駰以草莽鄙儒亦兩獻詩賦冊子一獻荒著書集皆荷天恩垂問姓名收存南書房以備乙覽皇帝功德隆盛遠佚漢唐愧鯫生頌揚未及萬一耳）

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案固從此知名于顯宗命撰世祖本紀諸篇後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也華嶠稱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惜其輕仁義賤死節葢長于文而短于識者耶）

樊曄

樊曄爲天水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口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凉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案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范載酷吏傳）

桓鸞

鸞父艮龍舒侯相（案鸞桓榮會孫范附榮傳）

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綜貫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于待賢狹于養巳常着大布褞袍糲食麤餐（案范畧鸞世其經術而能操行如此可洒族人爲利一言之羞矣）

鸞除陳留巳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案范書鸞爲令甚有名迹）

梁竦

竦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于兩觀殷伊周之恊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巳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門閭吳荒萌其巳殖兮可信顏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口在篇君名其旣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顈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勛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于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勑職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員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大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案竦字叔敬統之仲子坐兄松事徙九眞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方之莽大夫之反騷其旨趣何如也）

永和元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尹勤

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遊門生荊棘（案勤字叔梁南陽人和帝時代陳寵爲司空見寵傳）

賀公

賀公爲九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案范書闕）

魯恭

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蝗蟲不入縣界河南尹遣郡掾肥親驗之坐樹下雉過止親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可憐親嘆曰童子有仁心三異

也（案恭扶風平陵人爲令純任德化不用刑罰故有此徵三異一爲蟲不犯境一爲化及鳥獸一爲童子有仁心）

樊準

樊準字幼陵爲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氷清（案準一作准南陽湖陽人）

準爲郡功曹公正（案是時和帝幸南陽準爲功曹名見帝器之因拜郎中也）

準爲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

梁商

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于閨閾明信結于朋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案商字伯夏梁雍之子范稱其能虛己進賢李固周舉皆其所辟可謂大臣矣本書竭力揄揚其賢可知特性過慎弱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後冀遂喪厥家聲惜哉）

商薨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爾且窮

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襦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家舍卽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案商居亢滿之地能以愿謹自終故順帝之朝事稱賢輔豈其教子無術乎何冀之不肖也范同）

張霸

張霸字伯饒少以樊儵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案霸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並佳話也）

袁安

和帝始加元服太后詔袁安爲賓賜束帛乘馬（案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時代桓虞爲司徒也臥雪韻事范書不載惟見汝南先賢傳中）

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案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朝廷賴安爲重安之乃心王室至矣不然呂霍之變豈其免焉）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畧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案參征虜從子彤之子也從竇憲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

鄧遵

鄧遵破匈奴得匕首三千枚（案范書闕）

帝賜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案遵嘗好劍手既得匕首又賜名劍此可入刀劍錄）

樊與

帝欲封樊與置印綬于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與之讓不奪其志（案范書樊宏傳云樊氏侯者五國與嘗其一耶）

梁冀

梁冀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案冀字伯車商之子也）

冀僭侈作平上軿車（案冀變易輿服之制又有卑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蓋毅然改玉改步矣）

劉寬

劉寬簡畧嗜酒常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客對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案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范市酒下有迂久二字畜生作畜產）

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案寬典歷三郡人皆感化彼武健嚴酷者能及此蒲鞭恥又異苑云崔景貞守昌平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加寬一等今制長吏酷刑與貪贓並懲凡捶楚之具皆有尺寸定式其佐貳雜職等不得擅用嚴刑叅解網泣罪之仁深矣）

劉寬性簡畧夫人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案范作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云云文較明暘餘同）

趙咨

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案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仕終東海相范同）

姜詩

姜詩性至孝毋常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毋知詐曰行學俄而涌泉出舍側日生鯉一雙（案詩廣漢人妻麗亦篤孝詐兒行學范作麗事其刑于之化耶）賊經姜詩里不敢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譏詩詩掘示之（案詩于永平中舉孝廉觀埋米肉一節眞不愧此二字）

杜恢

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等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至北地靈州丁奚城爲鹵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案此見范安帝記）

朱遂

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灾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灾爲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維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末生感和致灾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不有尊憲舉正以聞（案狼災事詳見後謝書昉李固引京房易傳以爲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灾狼食人即此也）

何敞

何修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鄂光祿大夫鄂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案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范載敞疏言臣累祖蒙恩至臣八世蕃自修至敞凡八葉云）敞爲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禮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案范書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而百姓化之如此）

桓玁

玁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賑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過會稽往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

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着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案玁范書作曄字文林一名嚴謝承書作儼榮五世孫也貞枝之操凜若嚴霜一餐之細不受于人後以貧窶浮海客交阯竟死于合浦獄惜哉到吳郡諸事范書俱闕）

樊宏

宏爲人謙愼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

樂哉

（案宏字靡卿樊重子也）

馮石

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案范書同）

孔奮

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姑臧長居數月輙致資產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案奮扶風茂陵人一本作奮惟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是范亦相同）

孔奮篤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輙分減以遺奇

（案奮友弟若此則老母之極膳可知矣范畧）

徐防

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眞于[illegible]經府尊重聖業有益于化雖從

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案防字謁卿沛國銍人夫論語爲學聖之門徒以策試互相是非大非務本之學防此奏深得孔子先行後言之意其爲儒宗當在賈鄭之上范不載此疏何也）

安帝元年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畧人吏京師淫雨蟊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案范書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徐防夫燮理陰陽固宰公之責而東漢事歸臺閣不任以政則責有所在矣加以策讓不亦冤乎宜乎仲長統之昌言之也）

張敏

敏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案敏字伯達河閒鄚人漢制優待老臣若此策文范不載）

楊震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案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亦稱關西孔子華書云楊氏與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奢僭不及楊氏蓋眞清白吏子孫也嗚呼伯起之所遺厚矣）

震爲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

印綬歸本郡震到洛陽都亭謂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奸臣狡猾而不能誅寵嬖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以見日月遂飲酖而死（案綱目譏震事庸主不能見幾而作宜其有殺身之禍也洛陽都亭范作城西夕陽亭）

桓典

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廻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案典字公雅桓焉之孫後與何進謀誅宦官功雖不遂忠義著矣）

楊秉

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則警蹕而行

（案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時帝私幸梁胤舍故秉疏諫焉）

陳蕃

陳蕃爲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乎（案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蕃諸疏俱載范傳此因封賞踰制內寵猥盛故疏及之張南軒以爲讀蕃疏之詞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乃卒爲宦者所害悲哉）

陽球

陽球字方正爲司隸校尉詣闕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奔車收送詔獄自臨考[illegible]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衛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案球漁陽泉州人球雖酷吏然其誅鋤宦官使刑餘巷職縮志屏氣眞爲人所不能爲者此條當係節畧本書觀范書足見此段裁剪之妙）

籍建

中常侍籍建追封爲汝陰東鄉侯（案宦者而追封不知何功伐至此宜其有回天獨坐之歎也）

毛義

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案義廬江人事見范孝子傳序喜以爲親賢者固不可測而奉之觀人于微何其明也）

孫程

中黃門孫程謀誅江京詐謂馬國曰天子與我棗脯使早成之乃與國等共立順帝（案程字稚卿涿郡人廢置出常侍之手千古第一變事）

程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案闔豎何物乃作史者敍其世系曲爲援飾范書删之是也章懷云東觀自孫程以下十九人與程

（同功者皆詳其所承本系是當時史官畏程等威權故若此吁可慨也夫）

苗光

孫程賦棗脯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

封東阿侯邑千戶

（案光乃十九侯之末孫程等既貪天爲功而光又竊功之甚者本書故詳載之范删）

男 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八

東觀漢記第一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朱酺

朱酺梁國寧陵人

（案范莋都夷傳酺以永平中任益州刺史在州數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并獻夷歌酺范作輔）

郭伋

郭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案伋字細侯別見華書司馬書時盧芳自稱天子于九原也范同）

應劭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隷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

（案劭所著有漢官禮儀風俗通等百三十六篇又有集解漢書傳于世則集解自劭昉也劭字惟范書同詳見謝書）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

（案豊事見范祭遵傳）

黃琬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案琬早辯慧七歲對日食狀其事也夫日爲月魄所揜故非朔不食其時刻分抄皆可按步推求考地志魏郡距洛陽纔七百里則所食多少當不及一分范書稱京師不見而瓊守魏郡乃以琬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對詔則虧蝕甚矣何相懸若是蓋當時曆法未精故踈漏者多耳范附瓊傳）

陳球

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與司徒劉命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楊賜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案賜字伯獻楊秉子弘農固世篤忠貞而帝之待師傅其恩禮亦備至矣如所言不聽何）

周珌

周珌豫州刺史愼之子也（案珌漢陽人范見董卓傳珌爲吏部尚書諫卓徙都長安卓殺之英雄記作周毖字仲遠武威人魏志亦作毖）

蔡倫

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案倫桂陽人倫故宦寺之賢者蔡侯紙衣被天下可云文苑功臣後乃監典校讎不又爲儒者羞乎相州記云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

蔡邕

蔡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案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亦稱中郎邕集載所上書云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制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謹封上律曆志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則是求還時志並未成與此正合范書直云奏其所著十志誤矣）

宋楊

宋楊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案范書闕）

樊楚

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案此疑卽樊梵字文高者前已誤作桓文高此再誤也諸籍抄撮訛謬至此）

趙温

趙温爲京兆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案范書温字子柔趙典兄子與兄謙相繼爲三公）

炎克

克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到前亭輙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

（案范書克代衛颯守桂陽故附颯傳後不詳載）

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左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左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克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克之化也

（案民不知織故敎之蠶若克者可謂民之父母矣）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案宣于哀帝時爲司隸宣子永永子昱皆有功業文章其少君之教深耶）

呂母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輙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案范書載劉盆子傳赤眉之所由起也）

梁冀妻

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

（案啼粧折步之人而以爲淑慎徒汚誥命耳凡誥勅率多溢美之詞要在當之者猛省也）

丁明冊免

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案此見前書當是本書引用耳）

祠蕭曹墓詔

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

功

（案此和帝三年事時祠高廟因念及勲臣也五經通義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得莽首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于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案范書注時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于漸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宛）

鳬茨爲食

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饑饉掘鳬茨而食

斤金斗粟

時天下大旱連年穀不成建武元年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米一斗盜賊人民相食

（案范書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蕃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人也）

赤眉

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士卒多凍死

祭六宗

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乃奏立之即此也郃主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遂立祠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但六宗之說千古聚訟竟無全通亦難偏執劉昭辨之詳矣）

好彈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

（案此詔語殊不可解范不載）

幸章陵

建武十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

觀百戲

帝遺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武冠

武冠俗謂之大冠

（案范作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三獨坐

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案此見范書宣秉傳建武元年拜秉御史中丞特詔寵之遂爲故事光范作師是）

囊封

制上書以青布囊素封書

（案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則皂囊也與此不同）

南北單于

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此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也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本不當立衆大人議立之向化獨深其左賢蒲奴之立則爲北單于故范書列傳以南匈奴冠之）

單于比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案章懷云頭曼卽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則十八代也）

鳳凰見潁川

建武十七年鳳凰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志鳳見潁川之郟縣有五鳳）

章帝時鳳凰百三十九見（案鳳靈鳥也而數見若此其附會可知矣）

安帝延光三年鳳凰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單于朝

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

芝英

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木連理

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請封禪

建武三十年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案范志但云羣臣上言不載熹疏世祖答詔以爲百姓怨氣滿腹誰欺欺天可謂聖矣後竟用梁松等奏封禪則讀讖之誤也）

建武三十二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

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日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案時獻河圖會昌符云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上齋夜讀此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

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克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

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于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夸狄慕義功德盛于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在昔小白欲封夸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葢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太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葢應圖籙當得是口懼于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

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案范書不載世祖雖從梁松等議封禪而其謙冲之德見于詔書非泰皇漢武比也）

搤虎

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案搤於責反范書作猛虎見盆子傳）

三老兵

瑯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逢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案樊崇輩即赤眉之魁也號爲三老後奉盆子降世祖敕其三善賜[illegible]爵關內侯其仁深矣范見盆子傳）

大雀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又永和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案范書永元十三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疑即一事紀年訛耳郭義恭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即今之駝鳥也）

蕭何霍光墓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百步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案明帝二年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霍墓故及之）

鳳凰見肥城

鳳凰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案章帝二年九月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即此）

置郡

建安二十年復置漢寧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又分錫上庸爲上庸郡置都尉

分郡

安帝即位之年分高顯候城遼陽屬玄菟（案三縣故屬遼東也）

武庫火

元初中武庫火燒兵物百一十五種直十萬以上（案范書是時攻羌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之故有此應）

大水

和帝十年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案范紀五月京師大水即此）

中護軍

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

麟見

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

白鹿

元和二年白鹿白兎九尾狐見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州上言白鹿見又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兎見

大鴻臚

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大行丞一人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

鴻臚三十六人其陳寵左雄朱寵龐參施延並遷公（案此似有脫誤）

驃騎將軍

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案范書官志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掌征伐背叛）

血汗馬

聞武帝歌天馬洽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案此乃明帝賜東平王書中語時以宛馬一匹遺王也前書天馬歌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

九真

九真俗燒草種田（案此即火耕也今人耕山多行之）

祠孔子

章帝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禮畢命儒者論難（案范書又有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事無論難語）

增修羣祀詔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案范書見祭祀志只節畧二語耳連引經傳綴序成章亦文之一體也當奉此爲鼻祖）

議世祖廟舞

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

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揚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夏禹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洽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損益前後宜之六十四節爲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祭始節用其文如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識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

之舞如故

（案世祖撥亂中興舞以象功一代鉅典東平此議詳核莊雅可比班固典引范畧而不載何也）

議上顯宗號

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顯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幷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顚宜勿隱思有所

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向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昭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

（案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孝章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于更衣四時合祭于世祖廟故所議若此夫孝明恭儉仁智廟號顯宗允爲至當章帝此舉情文兼得至其賜東平書婉而且勁乃是絕妙尺牘非同尋常詔令也）

爵秩差等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官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王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長楫擢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寺中中常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大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

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小黃門黃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

（案此散見范百官志其璽綬則輿服志載之詳矣）

遠夸樂德歌

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意合）罔驛劉牌（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閫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堪綸（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倡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夸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楊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稱角存（子孫昌熾）

遠夸慕德歌

僂讓彼尼（蠻夸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倲維（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離（寒溫時適）菌補雅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

遠夸懷德歌

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犂藉撛憐（土地墝角）阻蘈邪犂（食肉衣皮）莫碭麤沭（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陜）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伏淫（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雒）捕蘫菌毗（父子同賜）懷稾匹漏（懷抱匹帛）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

（案益州刺史朱輔好立功名遠夸臣服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因重譯訓詁爲華言上之范于莋都夸傳中但載所譯之詞惟東觀記有夸人本語今錄如前并以華言釋之）

議郊祀冕服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舉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潔齋

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雝備思傳其類也天地之祀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案范志秦滅去禮樂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未能改易至顯宗初服冕旒衣裳文章赤舄絢屨以祀天地皇乎盛哉禮樂于是乎明備矣東平首引孔子之言可省千古說禮浮議范闕）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

謝承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魯思譔

謝偉平之書東漢第一良史也東觀記彷彿起居注卽應奉漢事譙周刪記皆未嘗成一家言以定之爲史定之自偉平始偉平於孫吳時爲吳郡督郵有嘉禾生部內後遷長沙都尉博物洽聞下筆雋妙撰後漢書百三十卷可謂該矣案謝書極博凡所載忠義名卿及通賢逸士其芳言懿矩半爲范書所遺惟六朝詞人多誦說之故當時引用多採編中佳話蔚宗

作史過爲刪除如食海錯而棄江瑤柱操斤而遺文梓殊可惋惜也然⿺辶豈⿺辶豈爲言家口實故其軼時見他書知文章光燄與夫忠義名卿通賢逸士之遺迹其在天地間自不可磨滅如此輙採綴彙鈔分爲四卷覽是書者亦嘗一臠而識太牢之滋味矣案長沙都尉余靖表作武陵太守俟考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魯思輯

謝承後漢書第二

卷之九

祭遵　陳臨　第五倫　李淑
陸閎　王防　劉祢　陳正叔
嚴豐　包咸　鄭興　賈逵
桓譚　許慶　周穆　鄧聠
鄧弘　王阜　桓任　劉崇
皐弘　何湯　張佺　羊茂

劉平　劉琨　尹敏　宋均
江革　王博　黃向　陶碩
杜詩　韓崇　隱邏　戴憑
鄧儒　鍾離意　湛重　張堪
沈景　李鴻　周儆　陳茂
陳宣　戴禮　張業　路仲翁
李敬　公孫聠　陸續　虞延
封告　虔國　謝夸吾　方儲
范式　張修　孫華　孔嵩
傅賢　黃香　嚴翊　鄭弘

陳囂　張覇　張楷　王譚
劉陵　刁曜　周暢　百里嵩
郭丹　王嬰　董宣　禮震
董春

卷之十

陳寵　張意　馬融　巴祗
鄧道　陳龜　孟嘗　尹昆
閔貢　石苞　張禝　吳祐
鄧通　宋度　宋叔平　高呂
徐防　王充　陳堪　華崧
華松　戴封　許荆　許季長
司馬苞　張奐　趙曄　杜撫
許敬　廣漢儒　玉况　班固
陳囂　陳翔　馮魴　唐羌
張青　王黨　高慎　周爕
岑熈　陳楚　李燾　石口
陳禪　聞人統　梁竦　梁不疑
李壽　孔喬　李咼　郎宗
王輔　施延　任防　王賜
黃昌　口紹　侯瑾　樊英

祝皓　劉據　虞承　左雄
戴良　陳常　薛惇　雷義
法眞　徐相　崔瑗　沈輔
范丹　仇覽　黃眞　劉祐
沈豐　羊續　趙嘉　陳謙

卷之十一

董种　馮緄　周乘　宗慶
彭修　劉騊駼　張綱　劉虞
蔣崇　祝良　王奐　高弘
張陵　盛吉　皇甫規　王暢
朱寵　許末　賈彪　蘇章
宗度　郭諒　楊章　徐栩
宣仲　李固　趙戒　趙典
媯皓　尹苞　朱穆　劉寵
唐約　荀緄　曹破石　龔遂
胡騰　應奉　陳蕃　周樹
胡廣　韋著　李雲　姜肱
楊高　羊陟　郭泰　劉儒
李咸　度尚　劉瑜　孔恂
楊喬　竇武　朱震　賀純

王逸　符融　馮岱　朱果
徐淑　劉寬　袁忠　吳馮
郭賀
卷之十二
張磐　晉文經　成瑨　劉瓆
范滂　劉淑　延篤　黃憲
徐穉　張奐　陳蒴　周景
李燮　楊璇　魏朗　李膺
王威　茅容　抗徐　申屠蟠
皇甫嵩　巴肅　史弼　第五末
楊震　楊秉　楊賜　宗琳
陳球　陳瑶　陳珪　宗資
檀敷　賈淑　桓儼　承父嬰
楊奇　張馴　趙咨　賈琮
公孫瓚　朱儁　蔡邕　袁閎
袁弘　袁祕　封觀　謝弼
胡母班　蓋勳　臧旻　高幹
陰修　劉表　趙昱　公沙穆
駱俊　伍孚　鄭公　陸康
禰衡　趙謙　徐穉　董襲

劉翊
佛　三君　交阯
弩　涉皇山　五經碑
蝗　寧陽主簿　周平王後
諫議大夫　三男共娶　腹背毛

後漢書補逸卷之九

謝承後漢書第二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祭遵

祭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案遵見東觀記此所引出范升議謚疏遵于雲臺中眞不愧儒將也）

陳臨

陳臨爲蒼梧太守推誠而治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潔服舞之（案范書闕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茲日祀陳君指此）

第五倫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淚（案倫見東觀記倫至性若此而或以探毋卩餅誣之不已甚乎）

李淑

李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案淑諫章人范具載更始傳中）

陸閎

吳郡陸閎爲潁川太守致鳳凰甘露之瑞（案閎字子春會稽吳人謝作吳郡以吳郡于順帝時始分會稽置也附見閎孫續傳中）

閎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案東漢書此類已爲南史胚胎范同）

王防

王防字文始爲尚書令典任樞機竭忠于國數陳便益議判時政以輔闕失言旨切直多見納省（案謝書多可少否其可者往往美其大凡不復摭實生平才行盡于數語豈卽傳末之論贊耶抑引用者節錄也范闕）

劉裕

劉裕字伯祖補尚書郎裕有才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故劾有奏決于口筆爲羣僚所伏（案范書有劉祐字伯祖疑卽此人見後祐傳）

陳正叔

魯國陳正叔爲大官令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髮敕斬正叔正叔曰臣有當死罪三熾以爐炭增治吐炎燋爐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拔出佩刀砥礪五石齗肥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而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黃門（案范書闕光武之智豈不如孫權之辨鼠矢特瑣者不覺耳至以髮故而戮人恐暴君亦不爾謝書過矣又韓非子載晉文公譙宰人事與此傳大小同異豈事偶相類因脫胎舊文耶）

嚴豐

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爲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案范書闕此豐在新莽時事建武以後必有事迹而書亾矣蜂有君臣之義賈萌誅莽以殫臣職故蜂附之其身雖戮其名不朽豐諫何爲）

包咸

包咸字子良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閰異而遣之

（案咸會稽曲阿人范載儒林傳陷賊誦經置死生于度外非妄教終曲解圍僥倖免死也）

咸少爲諸生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

咸明習詩論語注東海立精舍講授

（案咸以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後仕至大鴻臚顯宗每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其禮飾傳渥矣）

咸爲吳郡主簿太守黃讜甚奇之

鄭興

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詞溫雅

（案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先臣更始繼依隗囂後乃托言歸葬終爲漢室輔其眞知幾者乎袁亂之餘獨能好古子衆遂世其經學豈不休哉謝此語以興不習讖以阿上故云范同）

賈逵

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經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案逵見東觀記逵經術紛綸著撰甚富而范不列之儒林豈以其附會讖文耶餘同）

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之月讀一遍

（案逵字景伯位至侍中今云字梁道又爲牧守或名氏相同者也）

桓譚

桓譚字君山年七十意非毀俗儒出爲六安郡丞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

（案譚見東觀記范稱譚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此在京平閣譚正少年時事至東京以宋弘薦爲議郎屢上疏言讖記之非後會議靈臺復廷毀圖讖譚之貶蓋以此謝書當無脫誤而引用者刪錄無法遂至大舛）

許慶

許慶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案范書闕一本作許處字子伯當是慶字之譌末世仕宦者曰不離貧字然輿馬炫人大非貧兒之態皆軺車督郵之罪人也）

周穆

周穆爲功曹衣不覆軀

（案范書闕）

鄧瞱

瞱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爲名（案范書更始使執金吾鄧瞱將兵圍隗囂豈其曾事聖公耶）

鄧弘

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馮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休弘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案范書鄧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馮異傳載弘事亦同又禹孫亦名弘附見鄧騭傳非此弘也）

王阜

王阜幼好經學年十一辭父母欲出就學父母以阜少不允竊書負篋乘跛馬車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業大就聲聞鄉里（案范書闕阜爲令多瑞應見東觀記）

桓任

桓任母生時不食猪羊肉故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案任可謂純孝矣與曾子不忍父嗜異迹同心范闕）

劉崇

安衆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

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厲宗室安衆諸劉皆其後（案范城陽恭王傳載崇與父敞俱朝京師崇見莽將危漢室後遂起兵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則崇之澤長矣范闕）

皐弘

皐弘字奉卿吳郡人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繳仕至司徒長史（案范書弘無傳惟見桓榮傳云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皐弘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夫東漢人才猶互相引薦不由資格拜讓之風庶幾唐虞後世可多得耶）

何湯

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桓榮門人常四百餘人湯爲高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二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名請大官賜食諸候門皆奪俸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着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案范書湯無傳亦見桓榮傳中時太子初立遂求明經乃擢湯爲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夫陳平之薦復賞魏無知況湯以弟薦師尤爲佳事今人但知桓榮而不知何湯矣又案湯乃去榮妻句去上當有一字應是傳寫所脫）

張佺

張佺爲山陽令御政清潔疾惡若仇（案范書闕）

羊茂

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歷官舍（案謝書于廉吏多細寫足以激千載之頑夫叔寶其一也范闕）

劉平

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案平見東觀記平遭亂棄子全姪暨而爲母求食賊將烹之丐以母食畢就烹竟還詣賊賊感而釋之其仁義兼至者乎）

劉琨

劉琨字桓公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爲政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案琨見東觀記琨作昆范同）

尹敏

尹敏字功季治尚書拜郎中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案敏見東觀記范作字幼季疑刊誤也敏與功義相附耳）

宋均

宋均爲監軍與馬援征武陵蠻臨沅水而兵士多病均懼衆軍多疫勤兵圍賊矯詔降之遣還本郡均未至先自劾矯詔之罪帝甚善之（案均見東觀記降蠻還郡使伏波餘威不至隕墜功亦偉矣矯詔降賊而軍士免于死亡權也范同

均後爲九江太守虎自渡江蝗不入境其中孚之及耶）

江革

江革字次伯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使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案革見東觀記肅宗孝治天下故褒寵巨孝若此風化本原爾教民效矣後世孝弟力田科朝不一舉行之革字次伯范作次翁）

王博

王博字季習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戒內外不漏（案范書闕）

黃向

豫章黃向晨步路中得珠琪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案范書闕）

陶碩

河南陶碩鄉曲飼之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案碩葢得辟穀之術者應入方術傳中范闕）

杜詩

杜詩遷南陽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于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邵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案范書詩字公君河內汲人所載事畧與謝同公君愛民不譁立威不借與役其賢毋之善于愛子者乎非徒煦煦爲慈者也）

韓崇

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劒革帶上勅崇曰

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案范書闕今守令初銓者例由冢宰引見有不稱者罷之葢聖主留心牧民之官故不憚親爲甄别至于大郡多由特簡非徒事一郡如漢帝之勑崇而已也）

隱遷

隱遷字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案范書闕）

戴憑

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甚善之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案憑見東觀記憑葢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然不知于經義何若如以口給重席何榮范同）

鄧儒

鄧儒字伯祖補尚書令正身機密不撓强臣（案范書闕）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爲尚書交阯太守坐臧伏法

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廻車于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臧穢之寶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十萬

（案意見東觀記）

湛重

湛重字文叠補大司農在位歷載家至貧妻子裙穀給之食也

（案范書闕此疑有脫誤）

張堪

張湛字君游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名拜郎中

（案堪見東觀記范闕）

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案今漁陽無桑木不識古歌何以有此）

沈景

沈景爲河間太守拜爲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案范書闕一炊五日視十日者侈矣然貧家久慣無烟火不獨明朝爲子推亦詞人謔談耳書將盡信吾寧取五日者）

李鴻

李鴻字奉遜體性仁孝友于兄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剬恥門戶斷絕自分代育遂劾印還歸欲過家恐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鴆而死縣令省記怛然驚悼

（案李奉遜之棄身敷鄧伯道之棄子其難且百倍豈得以輕生譏之范于獨行傳中不載其人遂使

友于泯滅悲夫）

周敞

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爲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果如其言

（案范書闕君明以元帝建昭二年死距光武之典尚有六十二年豈敞暮年亦及事世祖耶抑或謝書志天文引此爲証也）

陳茂

陳茂常爲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劒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案范書闕茂似有異術者不然則忠信涉波濤耳神亦有靈豈畏訶罵乎周厰何人或卽京房之弟子否）

陳宣

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簒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决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勑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尙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葢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隄謁者以病免卒于家

（案范書闕古今注稱建武七年六月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謝作十年未知孰是范五行志及帝紀均不載此豈以其未入門耶）

戴禮

戴禮雅有威重拜侍御史以能治劇出爲丹陽東都尉

（案范書闕）

張業

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劒與賊交戰而死子武時幼不識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劒至河內到業死處酹祭悲哀感動路人

（案業吳郡由拳人護持太守以身死之眞義士也故能篤生孝子范書僅列張武傳而業附見何與武持遺劒悲哀千載覽之猶爲墮淚）

路仲翁

路仲翁好學家居受學者自遠方而至徵爲博士

（案仲翁似以字行者范闕）

李敬

李敬遷趙國相其奴僕嘗于舍內鼠穿穴中得繫臂珠及瑠懸珥相連敬卽出問主簿白言前相後夫人諸侯女也昔亡珠璣不知處所疑子婦竊之去婦殺婢卽遣吏送珠付前相乃還去婦

（案范書闕鼠穴倖得不復置問則去婦之冤何以白乎故拾遺而訪其主非惟存廉亦以廣仁也）

公孫曄

公孫曄字春光到太學受尙書寫書自給

（案范書闕）曄爲司隸校尉時京兆門晩開早閉

陸續

南陽陸續仕郡戶曹史時饑荒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六百餘人無有差謬興異之（案續字智初閎之孫也續之彊記與應奉相埒持此讀書則四庫無堅壁持此作吏則萬民無遁情范同）

虞延

陳留虞延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

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案延見東觀記范云以此見怨故位不升）

延從女弟在孩乳其母棄之溝中延哀而收之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案今育嬰之堂凡州邑多有在長吏與鄉里善士實心行之耳）

延遷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案范書不載）

延爲郡督郵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延園林栢樹株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案此詳東觀記外黃作小黃范同考漢官儀注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陳留風俗傳亦稱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因作園陵衛守小黃則作小黃爲是袁紀亦作外黃均之譌也）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于衆顯宗賜輿馬衣服劒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于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由是以延爲明（案范書無延知衍華不副實三語不見延之不可奪也三年久矣乃自降勅顯宗豈自用者乎）

延以楚王英事詔書切讓遂自殺身殁之後家貧空

子孫同衣而出弁日而食

封告

封告字君達爲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案范書闕融以職獲罪定非贓吏解其桎梏仁哉掾乎）

虔國

虔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廳事中庭國病卒雁棲于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案此與鄭巨君白鹿夾車事相類皆太守佳話也范闕）

謝夸吾

謝夸吾少爲郡吏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夸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案范書夸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持身清約聽斷明允東漢循吏也第五倫爲司徒命班固作文薦夸吾自代知人哉范書以其明風角豫知死期乃列之方術傳中不已謬乎授經事范闕）

夸吾爲壽張令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聘娶皆成善士夸吾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太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案雨以貞女撫弟使二親雖歿猶存千古奇媛也范刪之何居）

夸吾雅性明遠能决斷罪疑遷荊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戒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向夸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夸吾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案史稱章帝長者而其明于吏事若此徵堯卿則三百餘事幾漢叢脞矣分雖讞獄何其與百姓相

親也）

夸吾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上賜車馬劍革帶勅曰鉅鹿劇郡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史勿毀前政（案范不載不見肅宗重刺史之盛心）

夸吾守郡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

方儲

丹陽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棲止其上白兔遊其下（案范書闕）

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任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案儲此事與前漢尹翁歸同至于拔刀斷絲乃其驗矣）

儲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瞑（案儲才行兼至借以術數死則聰明之誤也然其言卒驗何竟不能須臾忍耶）

范式

范式字巨卿一名氾山陽金鄉人

式少尙節義遊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托死吾殁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案平子托巨卿爲死友乃以屍埋其戶前夫戶外豈北邙哉屋下陳屍尙以爲諱乃結死友而以此動之不已甚乎巨卿竟不負其所托其意量深矣）

式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緌屣履而呼曰我卒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案張元伯名劭汝南人范書畧同筆較古勁亦以潤色前人易爲工耳）

張修

張修字子愼拜尙書令有故官下卿刺史二千石爲讒謗所廢者以次徵用奏罷中官貴臣子弟在官者國教肅淸朝無秕政

（案范書闕子愼舉用讒廢之臣可爲萬世法蓋未掌銓衡時其賢否洞然較明于當局也但後世行之恐讒謗旋及身矣）

孫華

孫華字春光爲司隸校尉下車減損隨車坐席不還豪傑貴戚賓客絕其書疏案法捕治無所迴避京師宴然強族斂手

（案范書闕）

孔嵩

孔嵩字巨山與范式俱在太學

（案嵩南陽人巨山范書作仲山嵩家貧親老變姓名爲傭卒式行部到縣因把臂勞苦勅縣代嵩而嵩不肯去其狷者與後仕至南海太守附見式傳）

傅賢

傅賢字仲舒遷廷尉監淸廉平直自掌法官無私問

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

（案范書闕廷尉寬刑要本淸廉正直來不然或以賄縱或以私執適足爲惡人恃耳）

賢遷廷尉素廉直公卿讌飲不往以家貧無以報其施也

（案賢以家貧不預讌飲此孔明所謂淡泊明德者也後世作官者彼此欵洽殆無虛日何以能廉）

賢拜御史中丞執憲公平百僚敬服

黃香

黃香字文彊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名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

（案香見東觀記香以父老求歸而帝殷勤垂問至哉孝治乎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黃童可不歌）

（矣抑香爲巨孝而范失求歸供養一事其亦未知香之心也夫）

香代爲冠族葉令况之子

香爲魏郡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姦邪立決詞訟

（案遣吏上不字似衍官多一吏則百姓多一害故省事又不如省役）

嚴翊

嚴翊遷潁川太守掾吏有過輒閉閤自責

（案范書闕漢時掾吏多儒流爲之故翊閉閤自責將以德感也後世猾胥狡吏非刑何以治之）

鄭弘

弘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

時選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爲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充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郡侯也弘少爲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拜爲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于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徧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遷臨淮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

爲太尉

（案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白鹿夾車千古美談而范遺之不表謝書能無闕如之憾臨淮范作淮陰）

弘爲太尉固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

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屛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案范書同）

陳囂

陳囂字子公拜大中大夫年七十每朝賀帝待以師傅之禮賜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以病乞骸骨以大夫位終

（案范書闕）

張覇

張覇爲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案覇見東觀記覇先爲會稽太守表用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守潁川松爲司隸校尉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今删上奉松事而但存下語可乎引書任筆删錄古人不免小失耳）

張楷

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

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往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案范書楷覇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特性好道術竟以行霧爲裴優所累術之不可好也如是）

王譚

王譚除尚書郎服事臺閣專習國典據法爲三臺之表（案范書闕）

劉陵

劉陵字孟高爲侍中車駕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升輿伏陵曰陛下萬乘主宜立正配天雖尊神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羣臣萬姓觀者乎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爲後戒（案跛倚臨祭有司不可况萬乘南郊苟能夙夜惟寅何至惰容而伏孟高之諫難于倉猝悟主范闕）

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案陵中孚之德致虎徙他界乃令君家桓公獨擅其名何哉）

刁曜

刁曜拜御史自在朝廷堂堂蹇諤有邊臣之節（案范書闕邊臣字疑誤）

曜遷魯相修德化法教以厲風俗威恩並行

周暢

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案暢字伯持汝南安成人仕至光祿勳周嘉從弟范附見嘉傳客骸暴露陰氣爲沴陰陽不和旱魃斯虐故澤及枯骨則上天亦降大澤矣）

百里嵩

百里嵩字景山山陽人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出巡處甘雨輙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遷降雨隨車而下

嵩爲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案范書闕甘雨隨車賢守美談范不傳之循吏抑矣）

嵩爲濟南相甘露降于郡安帝嘉之徵拜大鴻臚（案嵩爲守必有殊政惜不傳耳不然何以呼吸通天也）

郭丹

郭丹字少卿大守杜詩薦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徧署黃堂以爲後法（案丹南陽人仕至司徒而家無遺産子孫困匱其清白吏耶薦爲范作請爲是）

王嬰

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爲友其與友交推誠據信不負言誓（案范書闕）

董宣

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柸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案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即所謂彊項令者世祖優容小臣乃至于此千古帝王莫及）

宣卒于官詔遣使者臨視惟有白馬一匹藺輿一乘（案宣身沒之後一寒至此其無欲可知故能作彊項令也無欲則剛）

禮震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厩長（案震平原人年十七上書求代歐陽歙死惜書奏而歙已亡范附見歙傳）

董春

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指條列科義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案范書闕）

春爲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案窮經將以致用苟授政不達雖日坐臯比口授諸生亦與揮麈清言者等耳末世講學之儒多爲小人所詆正坐此病如程朱大賢俱有臨民實政非空空講道學立院聚徒以爲此聖賢事也董紀陽得之矣）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

謝承後漢書第二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陳寵

陳寵曾祖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人常從輕比論報多所全活皆稱恩也（案寵見東觀記咸係前漢京平間人謝書序寵先世獨詳范亦畧同但咸以律令爲尚書未爲廷尉監也案咸生欽欽生躬躬乃寵父曾爲廷尉左監此其躬事耶寵雖傳法律而務在寬厚蓋過庭之餘習深矣）

王莽篡位咸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案此亦序寵先世事也）

張意

張意爲驃騎將軍討東甌賊意修水戰之具浮海就攻所向無敵（案水戰亦足兵一要務也今制江海重鎭設有水師營其海艦設有鏴舉趕繒等號然承平日久雖大修小修届期不廢而揚帆巡哨或難入海皇上安不忘危命督撫大臣察其廢弛之弊務使戰艦皆堅固如式可以浮海而于水師營弁必選熟習海道者爲之蓋人人張意矣范闕）

馬融

馬融字季長年十三明經爲太子舍人校書東觀（案融見東觀記季長以永初二年辭鄧騭名四年復出拜校書則年已非十三也此定有誤）

融爲校書郎又拜郎中（案范稱融爲校書郎中與此不同）

巴祇

巴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滌膠墨傅之夜與士對坐處暝暗之中不然官燭（案祇貞介之操不無矯刻自處然以儉化俗未爲過也滌幘坐暝二事甚韻謝每寫廉吏獨詳使豪華者對之無色范闕）

祇爲別駕體素淸白以儉厲俗在任不迎妻子

鄧道

鄧道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强四海號爲豪强所病（案范書闕）

陳龜

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運河轉石易于反掌（案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永建中舉孝廉後拜京兆尹會羌寇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臨行上疏數百言獨不見此表且攷范傳則安帝時龜未爲尚書豈范有遺誤或姓名偶同者與）

孟嘗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阯

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取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境界于是行旅不至貧者餓死于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案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老蚌何靈珠豈能不歷而走蜑戶以貪守誅求故詭言蚌徙耳廉吏至則羣返其業矣然如史所傳乃成千古佳話范同）嘗爲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遁去

尹昆

尹昆爲侍御□□時拜尚書僕射詔曰惟君公曹時以太守之術克奬王室其省錄臺事勿令謬誤（案范書闕公曹二字疑有脫誤）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案仲叔見東觀記此載劉義慶世說注中仲叔以字行徵此則其名泯矣）

石苞

石苞字延博爲諸生篤行清苦學五經徵拜議郎（案范書闕五經之學近乃極盛然其流弊恐亦在兼經科中士人墨守訓詁不知箋疏爲何物甚且專求闈擬而習之稍有忌諱概不省覽無論經解矣延博之學五經恐不若此今

聖天子作人意切論鄉會試士不必出吉祥擬題以覘實學將來試官拈題自必就生避熟經學之典駸駸日上矣）

張稷

張稷字衛君徐尚書侍郎左丞朝賀陛見進對威儀辭令辨達明帝深奇異之拜膠東相（案范書闕）

吳祐

吳祐遷膠東相有男子母俱行道遇姦辱其母長遂殺之追捕行長祐問長有子乎曰有妻未有子名長妻至獄解桎梏使同宿遂孕至冬行殺長齧指斷含血誓若生男名吳生以報吳君也（案祐見東觀記安丘男子名母丘長此所載不明定引用者脫誤）

鄧通

鄧通字子淵遷越騎校尉爲營吏士所敬畏天下嘆服

宋度

（案范書闕）

宋度字叔平除謁者以詔書賜降俟朝□門門開度頓首讓胡掾賜畢奏罷大鴻臚京師稱曰宋叔平一史奏罷九卿（案度奏罷鴻臚不知何事但因謁者而斥逐九卿失敬大臣之道矣范闕）

宋叔平

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案東漢人名兩字者尠此豈以字行卽奏罷九卿者耶范不載）

高呂

高呂爲廣漢太守朝省官事晝誦經典

（案范書闕仕優則學昔賢所訓豈必一腰墨綬便甘爲俗吏乎况引經斷獄尤爲有益呂得之矣）

徐防

安帝卽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冦賊策免

（案防見東觀記范同時防自陳遜咎不敢居大位亦異乎持祿固寵者特朝廷不宜策免之耳）

王充

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往寺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于宅內門墻屋柱皆施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案充會稽上虞人充所著論衡時多拘滯未見雄偉而或以爲秘玩何也范同）

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案夷吾此表未免奬充過甚）

陳堪

陳堪仕郡爲五官掾府君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聲

（案范書闕堪之事主可謂忠矣天下孰不願以爲臣）

華崧

華崧爲河南尹優賢養民與崇教化至其翦治强宗威烈不虧遂見譖殺

（案范書闕）

華松

華松爲司隷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慝犯者輒奏豪羣斂手由是深見非恨

（案此文義與前傳絶相類疑卽一人前尹河南後任司隷其名或傳寫之譌也范闕）

戴封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嘆服遷中山相

（案封濟北剛人積薪自焚近于愚僧所爲不然直與暴巫尫等耳抑封善于占雨知其當以時降故爲此以衒名耶平仲范作仲平）

許荆

許荆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淸節稱于鄉里

（案荆會稽陽羨人范載循吏傳）

荆兒子常報讐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

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歿一子爲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巳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案荆之愛兄固足感動怨家然亦其平日賢聲先爲之奪也人或名滿海內而鄉里薄之奚取焉）

荆爲桂陽太守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嘆曰教化不行罪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

（案荆貧而養母死以報兄惟躬行孝弟故治民亦以孝弟爲先也語云以身教者從信然）

許季長

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案范書闕）

司馬苞

司馬苞字仲成東緡人也爲太尉常食麤飯着布衣妻子不歷官舍會司徒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逮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罷

（案范書苞無傳安帝紀載元初中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爲太尉二年六月太尉司馬苞罷范之簡畧如此）

張冀

豫章張冀字仲宗爲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爲孝廉奉齎金爲禮冀閉門不受而奉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齎金至廣陵還奉

（案范書闕一本作張載卻投園之金其難更甚于四知也千里齎還冀豈以博名高哉）

趙曄

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送督郵曄心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案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游學積二十年不歸其家至爲發喪制服所著有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可謂好學深思之士矣范書又載南陽馮良事與長君事前後雷同不知何以一時有此二士）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

（案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范載儒林傳）

許敬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案袁紀敬汝南平輿人仕至司徒敬值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汙敬謗不及巳當世以此奇之范闕）

廣漢儒

廣漢儒字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于廳事屋梁兎產于牀下

（案范書闕）

玉況

玉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兖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

（案范書況無傳惟見虞延班彪傳中二人皆況所辟也東閣招賢況不愧矣又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九月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二十七年四月司徒玉況薨與謝書不合必有一誤玉姓音宿）

班固

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案固之文詞美矣特其出入竇氏以不教學諸子卒至身陷大戮覘乃父傾側危亂之閒而仕不急進貞不違人者將無愧乎范書附彪傳後）

陳囂

會稽陳囂少時于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囂見避于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案以魚遺盜是以道止盜莊子曰盜亦有道乎則止盜豈無道乎囂蓋得老氏之學者范書闕）

陳翔

陳翔遷定襄太守寬猛俱濟

（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范書黨錮傳）

馮魴

馮魴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駭犀玉具綬珮刀紫艾綬玉玦

（案魴見東觀記此爲侍中者魴孫石也東觀記及范書皆作石事謝書當亦從同後世類事之書不採全傳本末故混淆若此）

唐羌

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乃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

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實爲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至于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章報羌卽棄官還家不應徵名著唐子三十餘篇

（案范書闕惟見和帝紀云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陳狀帝從之勅大官勿復受獻蓋一騎紅塵不獨始于天寶也）

張青

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

（案范書青事載張酺傳中青以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不能舉酺上書言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薦賢爱上賞酺不愧矣）

王黨

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專故能化清于上事緝于下

（案范書闕）

高慎

陳王鈞多不法行天子大射禮陳國戸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燮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于是諫諍不合爲王所非坐司冦罪

（案明帝子陳敬王羨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輙陰中之高慎此疏典核古勁最是精彩范闕）

周燮

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

（案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燮非身所耕漁則不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亦高士也）

岑熙

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案熙岑彭玄孫尙安帝妹涅陽公主少爲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故遷守魏郡在位二年無爲而化洵良二千石也范書以附祖後故不載之循吏傳）

陳楚

陳楚嘗賜食于上楚稱眼無所見以肉投羹

（案賜食之禮至煩且嚴如此則不敬孰甚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引史者不溯其源何啻說夢范闕）

李燾

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于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案范書闕一家哭固猶愈于一路然封疆重臣視爲吏功名如土芥輙行劾免亦非有容之量且其中保無喜怒任情毁譽過聽者耶燾之督案非中庸之道也）

石口

石口爲雁門太守廣宣恩惠懷保殊俗遠方皆服其德

（案此見北堂書鈔遺其名范不載）

陳禪

陳禪字紀山爲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臧賄禪當傳拷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

辭對無變事遂釋

（案禪巴郡安漢人）

禪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嘗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諫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昔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

（案禪奉詔貶秩郎行就道會有還警追拜爲遼東太守禪不用兵而服之則知諫設夷樂非徒迂闊也陳忠沛國洨人字伯始陳咸之裔劾禪以阿帝所謂數咸詔者忠真得其傳耶范書自有傳也）

聞人統

聞人統字文公昔爲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臥則無被連齧皮以覆不受人一餐之饋

（案范書闕）

梁竦

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竦爲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案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統次子少習孟氏易以經籍自娛非富貴而驕者後爲竇氏誣陷死漢陽獄至和帝以太后父故迎喪改殯也諸本竦皆誤作松松竦之兄也太后則竦所出耳）

梁不疑

梁不疑子爲潁陰侯胤子爲城父侯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案范書不疑子名馬胤子名桃皆乳臭生耳而遽佩侯印冀門驕貴若此敗家亡宗豈徒然哉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嫉之及梁氏誅滅不疑已先卒孰云天道遠耶）

李壽

李壽薦異行

（案范書闕）

孔喬

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聽見公車徵不行卒于家

（案范書闕）

李昺

昺字子然鄭人也篤行好學不美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名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

（案范書闕）

郎宗

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療服閒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咼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意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耻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顗自有傳

（案安帝詔語允恭克讓如諸賢名不副實何耻以占事就徵宗之識高矣范闕）

王輔

輔字公助平陵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于家

（案范書孔喬等四人名見樊英傳建光元年詔公車賜策書徵南陽樊英陳留楊倫及喬等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餘皆不就徵也夫樊英最知名而張楷譏其進退無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聲則英等之名乃以徵聘而毀四子之終于隱逸豈非蠱上之吉乎）

施延

延字君子蘄縣人少爲諸生明于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于盧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又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輪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

（案范書延之見用以安帝求直言陳忠慮言事者必多激切乃上疏豫通帝意且云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奏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後位至太尉則延之用忠實成之）

任防

任防字文始爲司隸校尉下車嘗食乾飯十日一炊閉閤不通豪右施設禁令案法貴戚斂手致相約敕不敢干越

（案范書闕謝書中語句相仿者多故當以此遜耳）

王賜

王賜拜南陽太守羊皮鹿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

（案范書闕疑卽王暢之訛也）

黃昌

黃昌會稽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于家遇賊被擄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詣昌

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掠遂至于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誌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竟以禮重焉

（案昌字聖貞會稽餘姚人范書所載與此畧同）

昌爲宛陵令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戰慴咸稱明也

（案車蓋小盜即曰杜漸何至殲其一家昌其蒼鷹乳虎之流與當是東漢第一酷吏）

昌爲蜀郡太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謡曰兩日出天兵戢

□紹

會稽□紹字文肅爲范令不入內舍常臥廳事上

（案爲令不入內舍此作縣諸也欲寡則心清而政平夫何憂煩劇朱子論孔明人物以爲得寡欲養心之助意正如此范闕）

侯瑾

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暮爇柴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嚴賓

（案范書闕傭身讀書東漢大儒多有之後人便以傭爲恥矣）

樊英

順帝備禮徵拜英爲五官中郎將

（案時天子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因拜是職然竟以高名名謗雖善言災異何補治道民不失望蓋其難哉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

祝皓

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于仁義爲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

（案范書闕末世士大夫休官歸來多驕其宗黨凌其父老胡不于子春是法）

劉據

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名將加捶撲左雄諫曰

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案據事范載左雄傳被譴下有名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數語文較通暢夫古者刑不上大夫況加箠撲夸于徒隸賈長沙所以痛哭也有明廷杖之制起于宣宗後遂以爲故事至有血累朝衣預吞蚺膽者使緹綺小卒凌辱重臣莫此爲甚我朝一除其弊超越前代萬萬孔子云君使臣以禮於戲聖矣）

虞承

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諍終不曲撓散俸祿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案范書闕）

左雄

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案雄南郡涅陽人范稱其刺冀州不與豪傑交通奏案貪猾無所回忌非清毅自處豈能若是而范不載其介節何歟至于封事屢上深中時病虞詡薦其有忠公節信然）

戴良

戴良有失父零丁（案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范獨載其事母一節則忽剡而失父者也此未檢所出近高宮詹士奇天祿識餘載之與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句並列注云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陳常

陳常字君淵晝則躬耕夜則賃書以養母（案范書闕）

薛惇

汝南薛惇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席與妻自坐敗者妻慚不敢復言（案此與王恭無長物事同世說不列之德行而中亦闕事也范不載）

雷義

豫章雷義字仲恭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于承塵之上後葺治屋得金金主已死義乃以付縣曹又義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案義豫章鄱陽人與同郡陳重爲友卽所稱膠漆不若者也仲恭范作仲公）

法眞

法眞隱君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闚（一作窺）園圃（案眞字高卿一作喬卿扶風郿人太守雄之子識胡廣于諸吏中事見廣傳眞爲關西大儒前後四徵終不降屈范書載其荅太守云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友人郭正稱之曰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數語皆妙天下遂開晉人風味）

徐相

吳郡徐相爲長沙郡守常食乾飯不發烟爨後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案范書闕發則已焉猶砥節于身後聖之清者也）

崔瑗

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而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案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駰之子也專心學業顛沛不廢令汲縣七年百姓歌之豈遷濟北而易其介者何杜喬以臧罪奏也喬清剛而不免于苛細瑗之被劾或以此又華嶠書稱瑗自并日而食而愛士好客盛修肴膳或反譏其太奢臧之所由寃乎自訟得理何損于名）

沈輔

沈輔字伯禽會稽山陰人也輔少儉約約身以禮喪父服闋推讓祖考財產田宅與親貧不足者（案范書闕束身以禮則必儉能儉則田宅寶賄俱爲無用之物故伯禽之讓要從知禮來）

范丹

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所居卑陋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案范書丹作冉注云或作丹閭里之歌尙有釜中生魚范萊蕪一句此畧也丹違時離俗過爲詭激其梁伯鸞閔仲叔之流與）

丹爲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单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丹與王奐親善奐後爲漢陽太守丹于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反丹長逝不顧（案丹遠迹慕貴拂衣別友高行捗僞矣後世送人作郡非伎卽諂耳安得史雲一砭之）

仇覽

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倒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謗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案范書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與此不同載化導陳元事亦小異）

黃眞

黃眞字夏甫（案眞爲陳留小吏吳祐舉孝廉于祖席識之後爲新蔡長世稱清節則吳祐之知人不出郭有道下也范不載其字）

劉祐

劉祐字伯巨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常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傚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決罰遂成學業（案祐字范作伯祖中山安國人仕終河南尹黨錮事起幸不及禍其行乃未之知者耶祐一本作佑）

祐爲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京師者每至

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

沈豐

沈豐爲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畧輒爲談述曰太守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原陵傜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瑞芝生于堂下

（案豐隱惡揚善忠厚格天宜有甘露瑞芝之應范闕）

豐爲零陵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豐爲太守吏有陰過長假還家

（案豐洵良二千石也不識范書何以見遺）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爲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半月一炊惟臥一幅布裯敗糊紙補之

（案續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不特清風絕人至守廬江南陽二郡剿平叛賊厥功甚偉所謂淡泊明德寧靜致遠者耶）

續爲南陽守鹽豉共一壺

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意受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案人雖介飾不能無好投其所好取且不覺續之懸魚是眞能自制者范載甚畧不如本書之腴）

續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歸勿受郡送也

（案范書稱續妻與子祕到官續閉門不納卽遣與母歸後卒時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不受賻錢與本書不同）

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賜賂續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縕袍而示之曰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三公位而徵爲太常卿

（案興祖不登公位所謂不以三公易介者較崔公冀州名士其芳臭何如范同）

趙嘉

趙嘉年四十餘重疾乃爲遺令勅兒子曰可立一圓石于我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趙姓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投筆而卒

（案范書嘉乃趙岐初名字臺卿後因避難改名岐字邠卿范稱其遺令後疾愈仕至太常年九十餘卒此誤）

陳謙

陳謙字伯謙爲御史中丞同郡宣豐時爲衞尉司徒位缺尙書欲案以補之咨問于謙謙正坐不答豐亦因士大夫謂謙謙曰位不可妄假人三司位重上和

陰陽下訓五品豈可得處宜豈何人而欲居稷卨之官傳語者愧而退（案伯謙不阿同郡洵乎邦之司直德與位稱矣范闕）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一

謝承後漢書第二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董种

董种琅邪姑幕人爲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爲作歌頌（案范書董作童种作恢汪云謝書作僮种又作董仲今所傳本乃作董种未知孰是种又有兕虎一事與乳雀並傳當由信及豚魚非關仙術种字漢宗）

馮緄

馮緄字鴻卿少學公羊春秋爲車騎將軍南征武陵蠻賊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乞降進擊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賜錢一億固辭不受（案緄巴郡宕渠人學公羊春秋范作學春秋司馬兵法）

緄南征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案奉以緄薦爲司隸及其成功又推美于奉較大樹將軍尤多讓善一節）

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案范書稱緄弟允清白有孝行不載其子）

周乘

周乘爲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案范書闕）

宗慶

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案此與賈父所生事絶相類而獨泯没不章有幸不幸也范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從橫大戟強弩不可當頓遇賢令彭子陽

（案修會稽毗陵人時仕郡爲功曹海賊所向即修之本郡也范書稱賊張子林作亂郡請修守吳修與太守俱出討賊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與此不同）

劉騊駼

劉騊駼除樅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案騊駼于永初中爲校書郎與謁者劉珍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是以循吏而兼文苑未易才也）

張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張綱獨埋輪都亭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

（案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留侯裔孫時八使中惟綱年少官微而埋輪獨奏京師震竦冀雖固寵亦爲寒心眞千古一舉也後巡使多所糾彈而冀及諸宦官互爲救請多被寢遏賴种暠復劾其罪惡國法乃伸蓋狐狸者豺狼之爪牙自古無有權奸在位而能澄清吏治者矣）

劉虞

虞父舒丹陽太守

（案虞字伯安東海郯人范載虞祖嘉爲光祿勳而佚其父名）

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

（案范稱虞守道慕名爲季漢之名宗子信然）

蔣崇

蔣崇爲北海相督郵闕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爲者惟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爲耳目也

（案范書闕蒙自薦之公過于內舉不避親者相即從而任之可謂知人）

祝良

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案良令洛陽時太尉龐參夫人殺前妻子良率吏卒入府案實其事有司以良擅折辱宰相繫獄吏）

（民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數千萬詔乃原刑具見參傳則良眞不畏强禦者然亦見東京守令能行已志如此又陳寵疏云前京州刺史祝良初到州太守令長貶黜將牟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則良原刑後又拜刺史漢世用人若此所以多賢長吏也）

王奐

王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耻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郞卒（案奐亦獨行之士也故與范冉友善别見冉傳）

高弘

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也爲琅邪相自負笈卑步入界聽採風俗厚薄（案范書闕）

弘到官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妻子不歷官舍（案謝書載廉吏多而且詳范俱遺之未免輕介節而重祿位矣）

張陵

張陵字處仲爲尙書初爲梁冀弟衜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恃勢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比冀入勑羽林虎賁奪冀劍印治劾奏罪衜謂陵曰舉君適以自罰也（案陵此舉令漢季臣子僉知有君奸臣膽落于張尙書矣范書作梁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而謝

書謂衜舉之衜亦尹河南但冀子非弟也且不疑好經書善待士故陵爲所舉彼胡狗之門處重肯受其薦耶此則謝之譌也陵爲楷子范附祖覇傳）

盛吉

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案吉仁心若此天下豈有寃民范書闕會稽典錄云吉字君達）

吉自掌憲平法常懇惻垂念之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爲中郞將討降之會軍士大疫規親入菴廬廵視將士三軍感悅（案規安定朝那人征羌屢著奇勳卒以忤宦官獲罪居家教授所著述皆傳世洵文爲儒宗武爲將表者耶後黨事起乃耻以西州豪傑不預自訟于朝其眞子輿氏所稱豪傑之士與非霍去病趙充國之儔也）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案暢字叔茂王龔之子范附龔傳爲守時豪黨有釁穢者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亦近酷矣）

暢計日受俸不噉魚肉（案時郡中奢豪相尙暢故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弊南陽帝鄉治之不易必也狂狷乎劉景升諫之淺矣暢子謙謙子粲卽仲宣也）

朱寵

朱寵字仲藏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當之（案范書寵事附見鄧騭傳中寵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守治理有聲又桓郁傳載郁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則寵之經明行修有自來矣寵字范作仲威京兆人）

許永

許永字永先爲司隸校尉是時奄侍在內貴幸用勢永舉法無所廻避京師號曰許游光（案范書闕）

于時中官子弟爲令長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于是深見怨于宰臣遂見誣譖當下廷尉永謂友人曰永年七十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殲姦人之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奏對刀筆吏乎遂仰藥而死（案永秉法無避權倖寒心一死亦足報國不得以明哲譏之也）

賈彪

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豊丁口也（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即所稱賈氏三虎偉節最怒者也）

蘇章

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案范書闕）

宗度

豫章宗度拜零陵令縣民杜伯夸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夸感德詣縣縣署功曹（案范書闕杜伯夸附見于根傳中名安少有志節號奇童位至巴郡太守甚得聲譽）

郭諒

郭諒字恒直朗陵人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案范書作李固弟子汝南郭亮諒同亮古字通耳諒上書時年始成童義之所在死不爲懼彼胡廣趙戒輩備位三公乃畏懦不爭反受冀賞此五尺童子所羞稱者楚國先賢傳又載南陽董班聞固死奔赴守喪天子爲之感動豈其時忠義之氣在野不在朝乎抑冀威燄之銷鑠已甚也）

楊章

楊章爲杜喬所辟爲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洛着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斂之（案范書作楊匡陳留人袁書亦同范杜喬傳稱喬故掾楊匡聞喬慘死星行到洛托爲夏門亭吏守衞尸喪又帶鐵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因送喬喪還葬行服烈士哉）

徐栩

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

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案范書關蝗不入境循吏美談此更隨令來去若巧相避然甚哉德政之感名深也）

宣仲

宣仲爲臨涇長吏民扳留改爲宜民（案劉昭注郡國志云此見謝書李固傳而范志無此固傳亦不載則范書之踈畧也）

李固

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筭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毎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

諸生知是郃子（案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固忠烈彪炳史冊彰彰而密入定省不令同業知姓名一事尤爲高畸范書獨乃遺此何也）

固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王府連辟皆辭以疾（案范書畧）

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南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嘆以爲服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案時梁冀凶虐人避其談杜訪輩乃能表彰固行哀集成書可謂不負其師矣范書但有趙承名）

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斂于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案固爲梁冀所誅年僅五十四范但載固與胡廣趙戒書不錄此勅又案固對策引進銳退速二語爲老子篇續漢書亦然章懷注云謝書作孟子）

趙戒

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

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案范書戒附見李固傳固議立清河王引胡廣及戒寓書勸冀冀不從戒等遂懾威遷易守正不堅惜哉子典以共誅宦官下獄其葢愆矣）

趙典

趙典太尉戒之叔子也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秇術靡不綜貫受業者百有餘人天子宗典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案典字仲經范稱典遷長樂少府衞尉公卿表典博學篤聞宜備國師會病卒使者弔祠乃與此大

（異袁紀載陳竇事亦無趙典名敘王暢事蹟頗繁而誅常侍事亦不列暢此云下獄自殺恐有舛謬）

嬀皓

吳郡嬀皓父爲南郡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輙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案竇武傳稱尚書令陳蕃胡廣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則皓之賢可知矣懷石救父至誠而動也范闕）

尹苞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单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案范書稱史雲所親善者李固王奐也尹苞事無傳此范之遺畧者）

朱穆

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堦置弓于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卽收虎賁付獄治[illegible]皆肅然服之

（案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亦稱文忠先生祖暉范書有傳穆附焉避弓事續書作桓帝臨雍與此不同夫小人假竊神器侮弄大臣往往有之公叔臨事不惑可爲士大夫吐氣）

穆爲尚書讜言正直

穆因進見諫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案常侍持權始于和熹後世乃承女主故事遂至肆橫故雖女中堯舜亦不宜稱制也使早從穆言豈至亡國于奄豎之手哉）

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荅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

（案穆以顏子自擬未免過當然觀其爲人立節忠清淩恭儉審亦賢者也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良然穆文詞更擅絕古今邕乃至其家自寫之特絕交一論不無偏狹耳范不載）

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僭爲璠璵玉匣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詣廷尉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案此足見公叔之貞而孤也楊寵山譏其從梁冀之辟不得爲貞孤亦責備賢者意耳畫像事范闕）

劉寵

劉寵爲司徒臥麤布被

（案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卽爲會稽守選一大錢受之者也位至三公清操不易乃知布被非詐）

唐約

唐約字仲謙拜尙書閑習舊典質素密靜自典機樞數有直言美策每作表䟽皆手自書之不宣于外處官不言貨利之事當法不阿所私京師謠曰治身無嫌唐仲謙

（案無嫌嫌字非徒以嫌與謙押也禮所以別嫌疑嫌疑之際聖人所謹故公而嫌于私國而嫌于家人欲一毫未淨皆嫌也安得無嫌如仲謙哉范闕）

荀緄

荀緄字伯條拜尙書性明亮敏于衆職以最羣僚秉機平直公卿大夫莫不憚之

（案范荀淑傳淑仲子名緄八龍之一當卽此也又淑兄子昱亦字伯條何命字竟相同與又緄爲濟南相畏憚宦官爲子彧娶唐衡女行事若此公卿大夫安得憚之豈別有一荀緄耶）

曹破石

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縱暴無道多類此

（案范書見宦者曹節傳中節與王甫䓁誅武蕃幽殺太后權勢炎灼殆在左回天唐獨坐之上腐身薰子之禍至此極乎破石之奪人妻其罪之小小者爾）

龔遂

龔遂字巨卿拜尙書郎性敏達彌縫舊章深識典故每入奏事朝廷所問應時建白桓帝嘉其才臺閣有疑事一以委遂處當平決口筆俱着轉左丞

（案口筆俱着四字簡而潔使拙手爲之數語不了也范闕）

胡騰

胡騰辟荆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又爲護駕到南陽騰自表上言乘輿所幸便爲京師臣請荆州刺史比于司隷臣職比于都官從事也

（案騰字子升桂陽人騰之此表以巡蹕動戚徵求無厭故自請比職都官得以禁戢暴橫引史者刪其前後遂覺無關係矣騰爲竇武府掾武誅獨殯斂行喪坐是禁錮義士哉）

應奉

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名儒

（案奉汝南南頓人自曾祖父順爲將作大匠後七世通顯奉文武並展卓然人傑子劭卽著漢官儀風俗通者應氏故世以文章顯也范同）

奉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目所更見皆密䟽姓名欲試奉還郡出䟽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

在疏坐中皆驚（案今人行程每作日記若得與世叔同遊便是行日記矣何必手錄晝頓暮宿四字亦鍊）

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于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卽委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識而呼之（案二事范書俱不載奉之天資絕人如此宜其文武爲憲也）

奉拜武陵太守坐公事免後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刷國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

重任奉之廢興期在于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案奉之功馮緄實成之見前緄傳）

陳蕃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案蕃見東觀記此所載與范同懸榻事人不知有周璆則以孺子高名掩之耳）

蕃爲豫章太守雅正矯俗以禮導下

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案時桓帝有幸廣成校獵之舉故蕃疏諫之）

周樹

周樹達于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

樹爲從事刺史孟覩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案范書闕老吏刀筆能于一二字閒出入人罪當奉樹爲鼻祖）

胡廣

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案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

廣在台輔三十餘年經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退逸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徒三登太尉及爲太傅其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案廣生榮死哀爲漢興以來人臣第一但始同李杜議立清河繼憚于梁遂爾遷易阿順卒以受封析爵所稱天下中庸者得無以鄉原爲中行乎）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

蔡邕作頌文曰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維道之淵維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王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案邕有言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耳此頌雖奉制而作然胡公當之得不愧乎范闕）

韋著

韋氏爲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

術藝

（案著京兆人韋豹之子范附見韋彪傳中少以經行知名屢徵不就後乃爲中常侍逼迫不得已拜東海相竟坐論輸左校隱者恥之北山有靈能無逋客之誚）

李曇

曇少喪父躬事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供奉寒苦旣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

（案曇字雲□潁川人范附見徐穉傳中陳蕃胡廣薦章稱其德行純備蓋非徒以隱爲高者）

姜肱

肱祖父爲豫章太守父爲任城相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常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傑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

（案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肱有二弟仲海季江季其少也世但知姜被爲雁行佳話而不知夭夭棘心又有慰母一片苦忱微謝書孰表之）

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夸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案如詔語非聖主不能乃靈帝手筆得之要見當時風氣下以石隱爲高上以求賢爲美）

楊高

楊高字聖建拜尚書淵懿博雅治術亦辦優納王事明習國家典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寮側目

（案范書闕）

羊陟

年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案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奏黜宦姻升進清亮後黨事起僅免官禁錮其有明哲之知者耶）

郭泰

泰遭母憂毆血發病歷年乃瘳（案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篤生畸士東漢人品卓然第一泰范書作太此蔚宗私諱今宜改正）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案范書載泰所鑒士左原茅容等十許人此皆范所遺也）

泰所識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案此皆泰同郡人也范不列其官位）

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盍有萬數來赴（案范書但言千餘人會葬而已不詳載）

劉儒

郭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案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林宗稱其爲口訥心辯眞儒者也）

李咸

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案范書咸無傳僅見胡廣傳中云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夫以咸居台輔而清節若此范書遺之何也）

度尚

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案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特善于用兵數平寇盜乃始由宦者進繼嫁禍張磐欲誘巳過其亦小有才者耳續漢書云尚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絜畧與范不同使尚果以孝子通經術豈肯呈身中貴誣謗同列耶）

劉瑜

劉瑜父祥爲清河太守（案瑜字季節廣陵人范載其父名辨與此異瑜上書陳事切中時機節罔災咎悉心直對亦剛直之士也）

孔恂

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爲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撤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于是遂不去屏星（案諫既行矣何必投傳漢人尚氣節如此屏星車當也見說文范闕）

楊喬

楊喬字聖達烏悅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故事（案范書喬事附見弟璇傳中）喬爲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臺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

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案喬辭婚事義又出宋弘之上然益見世祖不強宋公之聖德矣又孟嘗傳載喬薦嘗疏云臣前後七表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喬之薦賢其誠如此別本作楊高字至達高近喬聖近至傳寫譌耳）

竇武

竇武上表曰今冬大寒過節毒害鳥獸爰及池魚城傍松竹皆爲傷絕

（案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范書載武封事不見此語或其所刪也又案襄楷傳楷延熹中因災異上疏有云前七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又續漢書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二書正指此）

朱震

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爲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案震陳留人范附見陳蕃傳中震爲仲舉之友仲舉被難震棄官哭之匿其遺孤事覺誓死不言亦烈矣哉）

震仕爲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

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案范不載）

震又爲郡從事曰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詣見曰當爲鷹犬（案此卽奏匡以前事謝必有傳故詳序之）

賀純

純字仲眞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群藝下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

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案范書李固傳云陛下卽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則純之名與英瓊比高也）

王逸

南郡王逸素與樊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案范書無逸傳謝此事亦應載樊英傳中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英之名高毁甚逸實成之）

符融

融見林宗便與之交以紹介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揚名天下融致之也（案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爲李元禮高足以郭介李遂有仙舟之羨則林宗最知人而偉明又知林宗其識巨矣）

融遭黨事禁錮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尙古道非不清妙但禮設棺槨制杖衰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牛車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云（案范稱融妻死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于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云云與元祖所勸正合此云貧無殯斂似誤）

馮岱

馮岱字德山辟司徒劉寵府與四府掾屬並詣臺集議邊事（案范書岱爲陳留太守附見符融傳中）

岱性伉慷有文武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苑冉爲功曹韓車爲主簿孔伷爲上計吏

宋果

宋果字仲文（案范書果事見郭泰傳果性輕悍頼林宗訓之遂折節爲善仲文范作仲乙扶風人）

徐淑

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贄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論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遷琅邪都尉（案是時左雄設限年試才之法淑年未及舉本郡充選雄以聞一知幾詰之乃謹却郡夫知一乃徹始徹終之明知十乃因此推彼之學如以數求便成筴伯左雄詰問或乖本旨然澄清選舉未爲失也後淑爲度遼將軍有名于邊見子珍傳中）

劉寬

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

（案寬見東觀記范書絕不載寬之能學僅以爲長者而已毋乃失文饒耶）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案此與卓茂認馬事絕相類由其胸中不見人非不見巳是推一牛之細凡名利何處着爭競來）

袁忠

袁忠乘船載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絳緣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案忠字正甫爲袁閎弟官沛相以清亮稱附見閎傳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范畧）

吳馮

吳馮字子高爲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聞遠近（案范書闕此可爲今世告假士大夫法）

郭賀

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案賀雒陽人范附蔡茂傳後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又勑行部去襜帷帝之褒與百姓之歌何相符也又郭躬孫亦名賀范別有傳）

男 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二

謝承後漢書第二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張磐

張磐字子石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案磐之鞭卒眞得謹小愼微之意范闕）

磐以操行清廉見稱守廬江時京師諺曰閒清白張子石

晉文經

文經名曜遠近辟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出其門不得見也（案文經漢中人范附見符融傳文經與梁國黃子艾純盜虛聲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察其非眞以語李膺而二子名譽頓滅適足爲處士累耳）

成瑨

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郞中遷南陽太守南陽舊多豪强中官黃門磐牙境界瑨下車威嚴以檢攝之

（案范書瑨無傳見岑晊傳中）

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案張子禁范作張汜意其名也瑨之誅汜晊實成之但一時戮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未免已甚耳彼弘農坐嘯之謠黨禍實與于此公孝其眞賢知之過耶）

劉瓆

劉瓆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强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瓆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案瓆平原高唐人范載襄楷疏云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去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則瓆洵忠義之士也直道不容惜矣）

范滂

滂汝南細陽人父顯故龍舒侯相（案滂字孟博范云汝南征羌人與此異滂與母訣稱從龍舒君歸黃泉以父常相龍舒也范闕）

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勑功曹占署文學滂不聽曰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玷汙清朝不敢以私人

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刀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案孟博不肯以親故使小人濫進其貞亮不必言朱零何人具如此氣節何功曹中多賢者也）

劉淑

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對策十二科爲天下諸儒之表擢爲議郎（案淑河間樂成人）

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于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勞

（案桓帝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而卒爲宦官譖死何前聰而後蔽也）

延篤

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憂官如家卹民如子（案篤字叔堅南陽犨人藝文類聚載先賢行狀云延篤少從唐溪季度受左氏傳篤欲寫無紙乃借本誦之及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誦之矣季度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也則篤之天姿穎異又絕尋常文學吏治皆兼之矣）

篤徙京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

篤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案篤治京尹有聲時人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其得民望如此邊名鳳陳留人）

篤爲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諫帷幄之言不宜外也（案范書作詭辭密對不明）

黃憲

黃憲同郡陳蕃爲三公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不敢先佩印綬矣（案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憲德同顏子簞瓢可樂桓靈之世使其若在亦不肯先陳君佩印綬也）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

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

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案南州高士窮棲潔清詭時成道隱逸之第一流也然皆從經術來遯世無悶夫豈偶爾范書不載亦淺之乎窺孺子矣）

穉前後爲諸公所徵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嘗于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案孺子隻雞絮酒名士風流通賢佳話范書但載赴黃瓊葬一節而獨遺此何耶）

張奐

張奐字然明爲使匈奴中郎將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畧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請奐乞降聲勢猛烈其秋戰慄不敢犯邊時休屠等反衆大懼奐安坐幃中與弟子講論自若徐乃設奇破之

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羌豪率感奐恩德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羌性貪而吏清前有入都尉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案奐見東觀記事皆畧同奐爲皇甫規所薦文武畧不讓虞邊而晚節爲中官所詐親耡芝蘭雖有百善不足贖之）

陳翊

陳翊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慝不畏強禦

（案范書闕）

周景

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案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范不載辟陳蕃事惟蕃傳云景辟爲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兩賢相契若此豈相厄哉景事附載其父榮傳後）

李燮

燮遠遁身千北海劇托命滕咨家以得免

（案燮字德公范云燮父固罹禍作燮姊文姬豫托父門生王成以存孤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燮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陰相往來後與詠詔求固嗣遂出旋拜安平相侃侃有父風據此則載燮避難事與謝大異謝列滕咨姓名定非誤也）

楊琁

楊琁字璣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嚙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自訟詔原之

（案琁會稽烏傷人琁之攻賊特製馬車以排囊盛灰順風鼓之又繫布橐于馬尾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蓋祖田單之法也然非先以順風鼓灰使賊人不得張目則戎馬蹂躪我轍先亂矣功大不賞加以橫誣血書自明嗚呼慬矣）

魏朗

魏朗字仲英出爲河南太守以清嚴爲治爲三河之表

（案朗會稽上虞人仲英范作少英事載黨錮傳）

朗入爲尚書再昇紫微謇諤禁省不屈豪右爲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李膺

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竝

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時鮮卑數犯塞廧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瘡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案廧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廧名節矯然如寒霜秋日是黨錮中第一流也然御李登龍高名成黨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司馬氏而王謝以旌品自別迨六朝蕭齊間江斅謝瀹命移床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爲士大夫而不得者此皆學元禮而甚者也廧乎世士習益尚清流遂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有所自矣）

廧子珪位至東平相

（案珪范作瓚）

王威

王威爲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徵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

（案范書闕）

茅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因請宿寓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案范書容事見郭泰傳中觀人于其所忽避雨而危坐是不忽所忽也故林宗最號知人）

抗徐

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爲郡佐史有膽智策略三府表徐有將率之任特遷長沙太守

（案范桓帝紀云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破斬之又度尚傳載徐初試守宣城長境內無盜賊後遷太山都尉屢平寇盜徐亦人傑矣哉抗姓希見風俗通云衛大夫三抗之後）

申屠蟠

陳留申屠蟠耻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爲棟

（案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冢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其于逸

民殆魯之少連乎豫測黨錮之禍則廧滂遜其識屢却公車之徵則奭公讓其高知幾其神乎非徒遯棲山林韜伏明委者也）

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

（案挂樹折轅二事甚韻范俱不載）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拜車騎將軍討平凉羌□臨鹵廷持殄羌□靡有孑遺率整二州獻捷振旅

（案嵩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

嵩討羌□遷將士梟騎萬隊戎車三千入[illegible]

送于平樂觀大會（案范載嵩討黃巾賊功蓋天下繼又平隴右梁州二賊獨遺討羌事）

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案嵩此舉非庸人所能後董卓之亂門下閻忠梁衍及從子酈各獻計執卓嵩堅不從而使卓肆虐亦才有餘而識不足者耶）

巴肅

巴肅爲河南尹正身奉職（案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范載黨錮傳肅仕至頴川太守以鈎黨死于獄）

史弼

史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歛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掃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案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弼活鈎黨千餘人卒以忤侯覽幾死豈天道無知耶）

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案范書不載其蔡邕傳云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諫之章懷注云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東京末年制度可笑如此）

第五永

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蔡邕等天下名士二人皆會祖餞于平樂館高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案永京兆人百官餞永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邕等甚美之范并載其箴則永乃以彪傳矣平樂館范作長樂館案皇甫嵩傳稱公卿大會于平樂觀又張玄說張溫亦有祖道平樂觀之語則此觀乃東京祖餞之地作平樂爲是觀作館亦傳寫之音似也）

楊震

震爲太常薦明經名士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案震見東觀記仲桓名倫陳留人時遜舉多不實震之所薦諸儒稱之）

震臨殁謂諸子曰以牛車薄簀載柩還歸

（案震飲酖夕陽亭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停留其喪露棺道側是幷不得還鄉也悲夫）

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至葬日冲升天上（案震生有冠雀之瑞死有大鳥之哀豈皆黃衣與環之報耶范畧）

楊秉

秉奏侯參故受罪臧累億牂牁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殺行桀紂之態

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京兆尹袁逢于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案秉見東觀記參常侍侯覽之弟時爲益州刺史秉劾之後又劾覽壯矣）

秉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案范書同）

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稱有宰相之才

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拒絕不受（案秉家貧并食峻拒餽遺眞不愧清白吏子孫非三不惑者孰能之）

楊賜

賜字伯欽拜光祿勳位特進又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陳其意賜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內亂今妾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案賜見東觀記伯欽范作伯獻餘同）

宗琳

琳字伯眞橋玄表琳明法律徵拜廷尉正

（案范書載玄薦陳球爲廷尉不載琳事）

陳球

球字伯眞爲將作大匠桓帝崩營寢陵躬親作事爲士卒先百工畢力（案球見東觀記球少涉儒學令繁陽則拒郡守之求賄守零陵則嬰木賊而斬武後廷爭竇太后事豎義甚健不獨監作陵閣省費巨萬已也）

球祖父屯有令名（案范不載）

陳瑀

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案瑀乃球子范不詳載）

陳珪

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

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案范書珪乃球弟子爲沛相此云兄子爲齊北相未知正誤登事詳見魏志）

宗資

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

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任善之名聞于海內也（案資事范載黨錮傳即所稱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者也推功任善不免謠謗以至賈禍名之不可好也如是）

檀敷

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案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補蒙令棄官去而貧若此其清不可及也）

賈淑

淑爲舅宋瑗報讐于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郭泰與語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

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先以凶德許其自新卒爲善士）

桓儼

沛國桓儼字文林龍鄉縣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有檎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籓樹四面風吹動兩實墮地以繩縛繫樹（案儼見東觀記儼作瓛范作嚴未知孰是范稱儼仕爲郡功曹後徵辟皆不應未嘗爲鄭縣也東觀記亦不序其罷縣事謝書應别有據夫桓榮以明經致大位乃不意學之爲利一言出于肺腑其累世見宗豈皆醇儒哉至儼父鸞之縕袍糟食不求贏餘儼之餉給餽遺一無所受足以洒爲利一言之羞矣）

承父嬰

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服事丹墀彌綸舊章策文通訓條在宮禁秘于省閣惟承臺郎升複道取得爲開覽其餘他官莫敢闚閣也（案范書有承宮續漢書載宮子名疊無承父嬰世本云承姓衛大夫承叔乘之後抑或承父複姓嬰其名與）

楊奇

楊奇字公緯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案奇爲伯起曾孫范附見傳後其對靈帝云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其善諍不愧乃祖）

張馴

張馴字子儁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馴儒雅敏達有智慧（案馴濟陰定陶人後爲大司農蔡邕傳載正定經文者凡七人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蔡邕太史令單颺）

趙咨

東郡趙咨爲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案咨見東觀記范傳咨不載枯魚事遂令羊續獨擅千古）

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

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着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于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

（案咨遺書勅子薄葬范全載之其文在前漢楊王孫之上）

賈琮

賈琮字孟堅爲交阯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

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案琮東郡聊城人先爲京兆尹以交阯叛故特舉刺交歲間蕩定徵拜議郎餘與謝同）

琮在任三年爲十三州最

公孫瓚

公孫瓚爲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于北芒上泣辭母墓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太守遭事當送日南拜而去既行于道得赦瓚還郡

（案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還郡後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以功封都亭侯羌人畏之即所稱白馬義從者也天下兵起謂可垂掌而得迨後僅保易京而卒見殺于袁紹由其才大而識淺耳）

朱儁

朱儁爲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案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後以功封錢塘侯蓋在皇甫嵩伯仲之間者）

蔡邕

蔡邕字伯喈以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遷侍中

（案邕見東觀記邕之就卓辟乃廹于元凶能族之威旋見敬禮遂懷恩私亦所遭之不幸爾）

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位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率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

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予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案今禮有備于古者墓祭是也如生如存雖聖人復起不能廢此明帝之孝遠接舜文范不載此亦闕畧矣）

邕在王允坐聞董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

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竝受謗議遂殺邕（案王子師之誅邕爲懼其訕毀何其陋也邕所作漢紀及十志因亂散亡惜哉范稱邕在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可謂著于形容較謝倍覺語妙且載馬日磾救邕語甚詳裴松之以此條爲謝承之妄記殆未覽羣史耳）

袁閎

閎少修志節矯俗高厲（案閎字夏甫袁安玄孫庠身修行累徵不應黨事將作乃築土室潛身十八年其苦節而可貞者與）

閎父賀爲彭城相往省謁變名姓徒行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案范書簡畧不如謝書之腴）

袁弘

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案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就徵聘其清風亮節千載尚足夜人范畧）

袁祕

祕字永寧黃巾起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刀突陣與戰竝死（案祕乃袁忠之子忠亦閎仲弟也與觀等死于陣而太守獲免詔旌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蓋成仁取義不愧曩訓矣范不載七賢名）

封觀

封觀字孝起南頓人（案觀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佯爲瘖疾其友于如此宜其見難不避與袁祕等以死衛主也范附見袁閎傳）

謝弼

謝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案范書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與此不同）建寧中青蛇見前殿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案弼奏對切直遂忤奄豎合生立節時事可知矣）

葢勳

勳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案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家世二千石詳見續書勳剛直方格面折董卓長揖爭禮雖王允蔡邕猶有愧焉）

勳遷潁州太守民吏嘆咏不容于口（案范稱勳爲漢陽太守或後遂遷潁也）

臧旻

旻有幹才達于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兾州舉尤異遷陽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

種不與中國同者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案旻廣陵射陽人范載子洪傳中僅稱其有幹事才而已不具載）

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案旻爲從事時上書訟第五訪冤訪竟赦出其以入正發憤不復知常侍之徽也子洪以烈士見殺可云世忠）

胡母班

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投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拘僕于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歿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是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于獄

（案班時爲執金吾董卓遣與韓融等譬解袁紹諸軍紹使王匡殺之范不載此書章懷注及裴松之魏志注皆錄之章懷畧而裴詳其中異者數字）

高幹

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魏志高柔傳稱幹爲柔從兄裴注引謝書則賜乃幹祖而爲柔之從叔祖是從父非從兄也陳留耆舊傳亦同魏志誤矣幹爲袁紹甥始附袁氏後降魏陳留圉人）

陰修

南陽陰修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案修之所舉皆屬名儁洵乎國朝之光也范闕）

劉表

表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尹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夸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案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諫王暢事范載王龔傳後謝當同之表年十七而立論如此蓋虎子已有食牛之氣矣）

趙昱

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出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名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回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案昱字元達琅邪人范稱昱清己疾惡太僕种拂舉爲方正後笮融敗走廣陵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非拒戰敗績也范說爲是范書及魏志俱附陶謙傳）

公沙穆

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于市與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

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猪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案穆字文義北海膠東人隱居東萊學者自遠而至後爲弘農令百姓稱曰神明范乃載之方術傳抑矣此段文詞推杳不類謝筆）

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名陵令上谷太守（案穆六子皆知名孚其著也）

駱俊

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遣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案范書俊會稽人則烏桓當作烏傷也時陳國王寵善射黃巾賊起陳得獨完鄰郡人多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于陳而俊拒之因遣客詐殺俊亦恐矣哉）

伍孚

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孚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

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勑外收本邑長乎乞更受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着小鎧于朝服裹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耶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簒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于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案裴松之魏志注云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不知孚爲瓊之別名抑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爾案范書孚事見董卓傳與此畧同但官越騎校尉非侍中耳伍瓊則爲侍中當卓欲徙都長安時瓊與周珌同諫遂受害是瓊未死時卓惡未至貫盈何遽挾刀欲殺之自殺瓊後卓遷都掘陵罪惡山積王允士孫瑞等謀誅卓而孚亦于閤中行刺則孚與瓊自是兩人特同郡耳其同字或誤也）

鄭玄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范書載玄所著與此同惟論語下有孝經一書謝脫誤耳自前漢經術肇興諸家並起至康成而

（集其成遂令孔書大義有所歸宿辰巳之夢即宜尼亦以爲身後一人也）

陸康

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案范書闕吳志陸績傳載績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即此吳郡吳人）

禰衡

禰衡與黃祖子射尤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遇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

字缺

（案衡字正平平原般人衡才思雲上而狂生故態令人側目鸚鵡一賦善自況矣）

趙謙

趙謙字彥信太尉戒之孫蜀郡成都人

（案范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董卓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三年誅董卓李郭反復以前將軍趙謙爲司徒乃紀中又載卓所愛奴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名隸都官撾殺之豈別有趙謙耶）

徐徵

徐徵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毆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于人

（案徵字季登孺子之子隱居不仕漢末寇賊縱橫皆約敕不犯其閭南州兩世高風動人如此非尋常隱士也）

董襲

董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案吳志稱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有傳范闕）

劉翊

潁陽劉翊好賑貧乏陳國張季札弔國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翊逢之推所乘車牛強與之

（案翊字子相潁川陰人翊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尤人所難後爲陳留太守時值喪亂士大夫流離死亡皆爲救其困乏寧俱餓死其仁人耶季札范作季禮未知孰是）

佛

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于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案此全錄梵書本行經中語范刪爲是）

三君

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

（案此亦見范黨錮傳序中）

交阯

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

（案此與范同今交阯國入貢從與西思明府陸路而來與古異矣）

弩

高帝在平城爲□所困一人俱角弩一張爲備（案此必封事中所述也范闕）

涉皇山

餘暨有涉皇山（案劉昭補志餘暨屬會稽郡無涉皇山名）

五經碑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

設吏卒視之

案時蔡邕與諸儒正定後邕乃書丹刻石范書見儒林傳序但云樹學門不細登也今陝中西安府學有九經及論語孝經爾雅碑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間有搨本行世案唐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石譬刋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在國子監立石于開成二年告成今觀搨本皆正書且多倣歐虞法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其爲開成所刻無疑相傳宋元祐中始置今學明世宗時因地震倒損有王生別刻小石補之夫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遺秉師法不足觀亦以其變分隸爲正書耳漢碑不可復得則唐石經亦足寶貴矣

蝗

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彌行兗豫（案范書闕）

寧陽主簿

寧陽主簿訴其縣令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謂陛下爲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乃大怒（案范書寧陽主簿事見虞詡傳中佚其名主簿銜許取戾賴詡力救咎之而已寧陽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

周平王後

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汝濆也（案范書燕汝南安城人宣帝時爲郡决曹掾代太守罪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

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玄孫嘉字惠文從太守討賊以身扞之可謂繩武者矣傳嘉序其先故附見云）

諫議大夫

傳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讜言武帝嘉之（案范書不載前漢承秦舊爲諫大夫至後漢乃增爲諫議大夫此是追序則誤矣）

三男共娶

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鬭于縣縣不能决斷讞之于廷尉于是延壽决之以爲悖逆人倫比

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仰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案此必封事中引叙及之范書闕風化固重乃置之棄市且罪男貰女于義何居北堂書鈔亦載謝書此條文有小異）

腹背毛

非腹背之毛羽翼之佐者也（案書鈔引此二語在宰相條內莫知誰指删節過當遂爾闕疑）

男（世守 世客）校字

後漢書補逸

薛瑩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魯思譔

瑩字道言吳薛綜之子其所纂蹈允有先風涉學既博文章尤儁吳少帝命韋曜周昭梁廣華覈及瑩五人共撰吳書同寮之中瑩為冠首吳亡後歸司馬氏官散騎常侍著書八篇名曰新議其所著漢書當是私作故吳志本傳不載余靖表云瑩作漢後記百卷今他本直云後漢書也瑩書大半弗存未經拂耳瞥目然讀世祖及顯宗二論波屬雲委灝瀚蒼鬱洵良史手他稱是矣袁彥伯竟未採及何耶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薛瑩後漢書第三

卷之十三
光武論　明帝論　章帝北巡
靈帝獵　王霸白冰　李膺抗志
馬防論作樂　虹見　八俊
白波賊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三

薛瑩後漢書第三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光武論

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淸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賛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案此篇簡括精悍自是傑作末段如神龍掉尾使人不可捉摸更隹范論但敘光武符瑞不及其開剏大畧失史體矣）

明帝論

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夸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案永平之政繼美建武雖察慧有餘無傷仁政薛書揄揚竭致未爲過也）

章帝北巡

章帝北巡下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至于涇而還

（案此建初八年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在池陽南去長安五十餘里則北巡范作西巡爲是）

靈帝獵

靈帝光和元年校獵廣成苑

（案范書載帝以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夫廣成非巡狩之地從校獵是）

王霸白冰

光武至薊上王郎使兵至上發薊晨夜馳騖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流澌無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視實然霸念恐驚衆卽還白冰牢可渡比至冰可乘帝遂得渡滹沱河

（案此見東觀記文之工拙東觀不如范書此又遜本書矣）

李膺抗志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隷校尉爲黨事自殺

（案膺見謝書抗志清妙四字甚儁）

馬防論作樂

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

（案防見東觀記夫十二月律以宣氣導和其條至鉅然分寸長短毫釐千里所最難定自京房作准代律後世竟無解人東京已然何論後代牛鐸玉尺縱黍橫黍之紛紛也然候氣之法似有驗于聽聲緹室葭灰密其法以試之庶乎有証防亦以律學難明只發太簇一律而十二月之樂遂無傳焉所謂宜氣導和者安在范志不載）

虹見

靈帝光和元年虹晝見御所居崇德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案此詳見後張紀中）

八俊

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爲八俊（案此見范黨錮傳序中緄作昱楷作密時杜密故太僕荀昱爲沛相皆爲有司奏捕考楷别無所見緄則畏憚宦官方爲子娶常侍女雖爲一龍豈得以俊目之從范是）

白波賊

黃巾郭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案是時董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也范畧）

男　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

張璠漢記序

錢唐姚之駰魯思撰

漢記之稱因舊也意其時謝薛諸書皆未行世璠因東京本朝之史而删錄之且東觀記續於熹平其後但有起居注諸書璠故畧于國初而詳于季世亦以補其未備耳是以裴松之注魏蜀志多援是書爲證袁宏敘漢紀云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採而益之蓋是編罕傳嘗典午時已艱購若此吳正儀亦以爲逸書無考余秘書則歷敘群史獨缺是編豈竟未識其名耶今所傳者千百之什一劉璋一論備具三長餘可知已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張璠漢記第四

卷之十四

明德馬后

張酺　盧芳　杜詩　梁冀

左雄　范冉　宋穆之　朱穆

李固　吳祐　郭純　張溫

馬防　楊秉　宋登　陳球

周景　种暠　荀顗　孔融

王龔　王暢　鄭泰　蔡邕

王允　荀淑　荀爽　荀悅

何顒　董卓　橋玄　皇甫嵩

賈琮　王立

少帝出奔　獻帝命名　獻帝入長安

劉璋論　于闐　北郊

時人語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四

張璠漢記第四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明德馬后

明帝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窻牖（案此與東觀記同坤道主靜明德之母儀深矣）

張酺

張酺事太常桓榮講論不怠每朝會輙講于御前以論難當意音動左右（案酺事詳見東觀記）

盧芳

芳安定人屬國□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追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畧邊郡（案建武初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後芳復叛入匈奴單于貪得漢財帛乃遣芳降而芳以自歸爲功漢賞竟不行單于大恨入寇尤深芳眞小人之尤也）

杜詩

杜詩爲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案詩事詳見謝書）

梁冀

梁冀聚土作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窮極工巧積金玉明珠充仞其中

（案冀見東觀記）

梁冀起兎苑于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案冀窮貪極悖遂取滅亡諸瑣事皆細載范傳蓋當時之爰書也）

左雄

左雄爲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案雄見謝書限年試才事亦詳見謝書徐淑論中）

范丹

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案丹見謝書丹狷急違時窮居單陋至于遺令以薄爲道平生苦節無與儔比乃歿身而弔葬之盛若此彼生榮而死不哀者竟何益哉累行之舉出自大將軍何進非私謚也）

朱穆之

朱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

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于府穆之曰方今聖代大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戸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嘆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案此卽朱穆事已見謝書但稍畧耳東漢以二字名者少雖范書穆傳不載此事然其爲公叔無疑）

朱穆

朱穆好學每精思至行墜坑坎亡失冠履不知馬之殘足也

（案穆見謝書穆行誼文章俱踔厲英發疑其天分迥絶不知其由于躭學也范同）

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

萬物不施游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案穆屢奏記諫冀詞皆切直不獨覆舟之對也）

朱穆卒蔡邕與門人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案前穆父卒時穆與諸儒謚爲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仿而行爲張記議以徵詞是也同時荀爽亦聞而非之見袁書）

李固

桓帝竇皇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葬太

尉李固自扶輿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還矣（案固見謝書固以桓帝初年卽爲梁冀所害其竇后之立在延熹八年之冬至靈帝熹平中感疾而崩則此斷非固事范書屬之李咸是也）

吳祐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年十二諫曰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案祐見東觀記祐後家居牧豕行吟則殺青之諫非特遠嫌亦以持介于童子時見之矣手范作首）

郭純

郭純爲頴川太守光武詔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案諸書無郭純名此條與華書郭伋事同疑伋譌純也）

張溫

張溫以司空拜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引溫于崇德殿下溫以軍禮長揖不拜（案溫後以車騎將軍拜太尉范無傳見靈帝紀中韓遂北宮伯玉之黨挾羌同叛者）

馬防

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案防見東觀記）

楊秉

秉爲太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爲名公（案秉見東觀記末世競尙高名卽口不言錢而醉酒婦人且以爲名士風流豈如古人所稱爲名公者乃卽在聖賢理學中也懋名者其思之）

宋登

宋登字叔陽出爲穎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案登宋由子京兆長安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登之遺愛深矣范列儒林傳）

陳球

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案球見東觀記時零陵以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而球獨嬰城破賊蓋忠且勇矣范同）

周景

周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爲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

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積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案景見謝書薦賢爲國市恩何爲過猶不及吾寧取韓矣范同）

种暠

永昌太守鑄黃金爲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

（案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時暠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乃陷暠）

荀顗

荀顗上書順帝曰自入正月久陰不雨雲者雨之具也

（案范書闕兩具字甚新穎）

孔融

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賓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案融字文舉魯國人亦稱孔北海愛才樂士常若不足八字儁妙范）

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

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案文舉自當以文學顯北海賊衝之地而董卓故以處融所云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不能爲相諱也曹瞞呼吸生殺而文舉抑侮之卒使移鼎之舉待之身後未必非北海相之功耳）

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案北海好士時露狂態遂爲千古嘉話范同）

王龔

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案龔山陽高平人妻者齊也故制服以朞而杖與不杖以經三年之喪與否而分我朝律法與宋文公家禮皆然東漢禮制未定故多參差勤之所爲畧祖蒙莊若龔禮以義起中行之道兩譏何爲范不載）

王暢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

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廢于家（案暢見謝書郎顗子也此條文筆疏古范書所無）

鄭泰

泰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于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亷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僚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耶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慴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勢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

政平討夺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今古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畧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案泰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裴松之注魏志引此傳獨詳范書皆大同時有剪拔潤色處則後來者居上要之亦先難後易耳泰范作太傅中者稱其字蓋蔚宗避其祖諱也）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貞定

（案邕見東觀記范同。）

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案時因三互禁忌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故邕上疏言此范作幽冀舊壤鎧馬所出與此異）

靈帝時虹晝見庭中引議郎蔡邕詣金商門問對曰虹霓小人女子之祥也

（案范楊賜傳云虹墮嘉德殿前）

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

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案溫侯殺中郎事謝書文過煩此則過簡乃至一無色澤惟范書詳畧得中語亦輕雋所云刪潤者易爲功耳）

王允

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奂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

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横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勿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案此與范書同子師被害一節散見董卓傳張記漢事不用列傳體故序其爵里獨後云）

荀淑

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案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亦稱神君高陽八龍千載艷羨當由朗陵世德耳敷范作專）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郃于小吏友黄叔度于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

（案時李固李膺皆師宗于淑後淑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非但同志友善而已）

荀爽

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案爽一名諝卽所稱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者也范同）

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案范不載爽晚節應董卓之徵未十旬而取卿相或疑出處有乖然觀其自奉若此則亦有不得已爲朱紫陽云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

衡之賛曹操之臣而不知其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之計則黨錮之禍有以毆之也）

荀悅

悅清虛沈靜善于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

（案悅字仲豫朗陵長儉之少子漢紀一書當世蓋已大行張璠書此有欣慕焉故續作漢紀以效之乃卒爲袁宏所揜書之行世同有幸不幸也）

何顒

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

好顒顯名太學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

（案顒南陽襄鄉人蘄鬱袁術後于衆坐數顒三罪且言當殺之賴宗承解免而止見漢末名士傳術之怨毒何深也顒後以謀誅董卓事覺自殺亦人傑哉顒援救黨人而范書以殿黨錮傳固宜）

董卓

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又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門楯亦取之

（案卓臨洮人卓凶暴滔天寰宇崩沸更鑄一事其小者耳范無靈臺一段）

橋玄

橋玄字公祖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

（案公祖梁國睢陽人亦稱橋公魏祖微時公爲知己後爲文祭墓有車過腹痛之言適爲橋公累耳）

皇甫嵩

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

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案嵩見謝書對卓數語詞義凜烈元兇亦爲沮喪山陽公載記稱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于車下且有鴻鵠變鳳之諛卓遂以卿早服今日可不拜麥嵩嗚呼義真人傑豈若是哉怖未范作懼來）

賈琮

賈琮爲荊州刺史將入界高褰車襜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爲而垂帷乎

（案琮見謝書餘同）

王立

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姓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案此獻帝當李郭相攻時事袁紀稱四年日食時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立司候不明請付理官帝詔宥之則立之術數恐亦未精此）

（殆爲老瞞作說客也）

少帝出奔

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刼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

（案少帝以嫡長當立乃爲董卓所廢雖卽位僅六月然已改元矣范雖附見靈帝紀中宜更立少帝紀方合流離播遷宮衛杞棘閹寺之禍乃至于斯）

獻帝命名

靈帝以帝似已故名曰協

（案范書闕帝王紀曰協字伯和）

獻帝入長安

帝入長安幸未央宮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

（案時董卓逼帝遷都因焚洛陽宮廟故災異如此范闕）

劉璋論

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案璋劉焉子蜀志云字季王夫張松以私忿勸璋絕曹而結劉及璋遣法正將兵迎備松且勸備于會襲璋後謀敗而被戮宜矣）

于闐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案此見范莎車國傳都末所殺乃莎車將君得非王也）

北郊

北郊在雒陽城北六里

（案范書在城北四里月令章句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范誤）

時人語

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

（案此見范黨錮傳序夫太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而學中褒語不及之則二子之韜光潛德可知後黨事起林宗竟自皭然偉節且西行以解黨禍明哲保身蓋有素矣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彼餘子者亦何爲哉）

男 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

華嶠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魯思譔

案華叔駿集載詔語曰亭侯嶠體素弘簡文學該通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故轉爲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凡著作禮儀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譔集皆典統之嶠謝表云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庸賤所敢擬跡則當時之推重可知矣嶠集序云嶠作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有良史之才足以繼跡遷固乃藏之秘府與三史並流司馬諸公贊曰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則當時後漢書之推重又可知此編不知亡自何時吳博士表不言其遺逸蓋已不復知有華書矣余靖云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應別有考今范書多採拾其緒餘至於小論或全襲用蔚宗其亦服膺斯編乎微章懷注之則掠美者勝矣嶠華表之子歆之孫也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魯思輯

華嶠後漢書第五

卷之十五

明帝　陳愍王　鄧禹　李通

臧宮　祭遵　岑彭　陳俊

馮異　吳漢　鄭興　馮衍

朱暉　樊宏　馬援　桓榮

桓郁　樂松　吳雄　伏恭

應慎　陳寵　江革　第五倫

韋彪　鄭衆　宋均　郅惲

馬防　張英　任延　馮豹

何敞　廉范　衛羽　耿康

陳元　郭伋　衛颯　徐防

張奮　桓焉　孔奮　班固

樂恢　任浦　倪寬　郭躬

劉愷　岑熙　袁良　黃瓊

魯恭　劉寬　陽球　趙孝

劉平　應順　韓演　鮑德

周燮　桓典　崔琦　劉寵

朱登　袁逢　班超　張濟
趙壹　楊震　李膺　張堪
應劭　袁安　陳寔　來豔
何熙　范滂　蔡邕　皇甫嵩
崔駰　楊彪　王允　應瑒
崔瑗　華歆　華表　董卓
郭汜　梁冀妻
南單于　靈帝治南宮　世宰相
東觀　明章二帝　執金吾
二十八將　論鮑永馮衍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五

華嶠後漢書第五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明帝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居百里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案此見范明帝紀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陳愍王寵

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案寵陳敬王之後以善射之故遭亂能全後爲袁術所殺惜哉此數語絕似子書句脩而隸范但云善弩射而已不詳載）

鄧禹

鄧禹字仲華拜大司徒年二十四內文明德行純備（案禹見東觀記范同）禹爲司徒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案高密善教子孫故後嗣能延其澤）

李通

李通字文元以讖記說光武爲大司空（案通見東觀記時有劉氏復興李氏爲輔之讖故云）

臧宮

宮攻延岑悉降其衆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縑六千匹（案宮見東觀記時宮衆多食少乃爲疑兵以進卒能破敵自是乘勝定蜀壯矣哉延岑公孫述將也范不載璽書事）

宮與祭遵擊更始將左房韓顏（案范書韓作韋）

宮屢下郡邑帝使太中大夫張明持節拜宮爲輔威

將軍（案范書逸張明名）

祭遵

祭遵字弟孫建武二年爲征虜將軍南擊弘農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出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爲人廉潔奉公及卒光武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案遵見東觀記弘農賊名厭新柏華范同）

岑彭

岑彭說降朱鮪遷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爲鮪校尉令故帝命往說之彭以誠動非徒恃舌也）

陳俊

俊從擊銅馬賊進至滿陽拜爲強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案俊見東觀記）

張步畔俊追討斬之帝賜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案范不載璽書）

馮異

異爲征西大將軍時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賊會

大破于崤底追擊之又大破行巡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丘山也（案異見東觀記行巡隗囂將也大樹將軍本謙退而詔書歸美若此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古帝豈欺我哉詔語具載范傳）

吳漢

漢在朝廷惟公（案漢見東觀記此出白帖甚不成語）

鄭興

鄭興更始立拜爲諫大夫使安集關西（案興見東觀記興初事更始營依隗囂因囂不從隸乃變詞歸漢鳥能擇木已繞樹三匝矣知其所

（上益其難乎）

馮衍

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案東觀稱衍祖卽野王生座座生衍范書亦同此恐有誤）

衍說廉丹背莽丹不從而戰死衍西歸後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河東（案衍因戰國說客之餘習既亡命後乃以計說鮑永後卒歸漢室其文具載范傳）

朱暉

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案暉見東觀記是時暉拜尚書遷太守矣貴易妻人情乎失見不續賢哉朱季）

樊宏

樊宏字靡卿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卑畏愼不求苟進（案宏見東觀記樊氏世德宏復紹之天道好謙毋怪其福祚之綿延也）

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案援見東觀記）

桓榮

桓榮字春卿爲太子太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

歸道太子以書謝（案榮見東觀記）

榮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之乘輿每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

榮弟子丁鴻學最高（案榮卒時除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則丁鴻翼翼此外尤多孔門既窮于斯爲盛）

榮長子雍卒小子郁嗣（案范書不載雍卒）

桓郁

桓郁字仲恩爲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中（案郁見東觀記五經章句應作五行章句東觀及范皆同此誤）

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于是詔郁以侍中行服（案歸田行服尋常之理朝廷藉甚之才豈必侍一疾人以治乎公卿此議甚正明哲君子當圖奪情從政孝既虧矣忠于何有至有身居外吏或負戀善地或虧帑待補因之僞飾輿情使督撫入告以希在任守制者皆小太常之罪人也）

郁六子普延焉後鄧良普嗣矦傳國至曾孫絕鄧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欒松

欒松家貧爲郎嘗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案松河內人其爲郎時明帝嘗以怒撞之矣乃復喜之且有大官之賜遂爲直郎敬事賢哉帝也范書見鍾離意傳松作崧）

吳雄

河閒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以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

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以法爲名家

（案范書闕近世日者及青烏家多拘泥牽制致人世窀穸不能以時皆當以吳雄爲法也紂以甲子日亡武以甲子日興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斯二言極超卓可以解惑）

伏恭

伏恭爲太僕帝臨辟雍于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案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伏氏通經世冑明帝臨雍而拜爲三公乃以昭帝崇儒之德儒者何榮焉范同）

應慎

應慎爲將作大匠發衆姦皆極其刑豪猾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萬

（案此疑即應順之誤見後）

陳寵

陳寵爲司空府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寵奏議溫粹有智號爲明相

（案寵見東觀記）

寵字昭公以德行明敏入爲尚書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密謝門人不復教拒知友

時賜寵劍得鍛成劍以其敦樸

（案寵既去籍通客矣而謝門人拒知友復周密如此蓋通客所以集衆思謝友所以戒請托二者固並行不悖也矯節之士多不接賓客惟一二密友暮夜往來徒爲識者鄙耳）

江革

革性至孝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于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

（案革見東觀記俗吏以錢穀簿書便謂了郡官事敬敷五教全不知之楊音褒賜巨孝可稱凱以強教矣）

帝于革恩寵有殊京師貴戚各奉書致禮革終不報書一無所受

第五倫

葢延代鮮于褎爲馮翊多非法第五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案倫見東觀記）

上謂倫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案東觀文大同此較妥適）

韋彪

韋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尙書

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案范書闕）

鄭衆

鄭衆字仲師爲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案衆見東觀記衆世其經學少時曾作春秋難記條例矣今又受詔作此也）

衆爲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朝議欲改弊農田鹽鐵事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案范書作時議爲鹽鐵官云云葢欲復前漢賣鹽鐵置官以興利之舉當時必有桑孔之徒倡爲此議司農爭之得春秋書丘甲田賦之意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爲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案均見東觀記范同）

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所托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案均爲守必政簡易行故可五日一聽事否則案山積矣居二千石者必有蝗分虎渡之化然後可以五日爲期范闕聽事三語）

郅惲

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案惲見東觀記）

馬防

馬防字孝孫行車騎將軍事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長水校尉耿恭同征盧木羌還帝親駕幸其府（案防見東觀記防字范作江平東觀作公平而東觀又有一條作字孝孫者華書故同此也）

張英

張英遷武威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案范書闕張奐曾守武威英奐字仿當是誤耳）

任延

任延拜九真太守民俗不好田作常告羅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案延見東觀記地力轉移全資人力而佃漁火食剏造必自聖賢延之教民其九真之庖犧神農乎）

馬豹

馬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奏事不報常伏省閤下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案豹馬衍子范書帝聞而嘉之下有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二語亦佚語也）

何敞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治鮦陽舊坡溉田萬頃墾田三萬餘頃其利吏民立石頌敞功德（案敞見東觀記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爲鮦水）

廉范

廉范爲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案范見東觀記）

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爲名（案范書不載以姓名子與賈虎任延宗處同例矣可東漢循吏之多也）

衛羽

衛羽爲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舉奏一州震慄（案此見范第五種傳州兗州也）

耿康

耿康字伯初爲征西將軍出西域康壯勇與士簡易鎮撫單于匈奴與國懷其恩信（案范書闕）

陳元

陳元字襄孫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案元字范作長孫與下條同元父欽習左氏元少傳父業鈗精覃思遂爲左丘功臣范具載元疏文甚閎辨）

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掾宋弘受罪上書

訟之言甚切直又數陳當世便宜事（案范不載訟宋弘事）

郭伋

伋爲潁川太守名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其福也（案伋見東觀記河潤九里四字採自南華移用于此更覺語妙）

衛颯

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案颯見東觀記）

徐防

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案防見東觀記）

張奮

張奮爲大司馬在位名爲清白（案奮字稚通張純子永元中代劉方爲司空未爲司馬也又世祖時已改大司馬爲太尉其司空司徒皆去大名此定誤耳）

桓焉

桓焉明經篤行有名稱以尚書授安帝拜太傅錄尚書復入授順帝于禁中因宴見奏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案焉見東觀記焉遭母憂踰年即依詔奪服所稱經明行篤者安在）

孔奮

奮爲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案奮見東觀記）

班固

固拜爲郎中使終成前所著書學者莫不諷誦自爲郎中遂見親近讀書禁中或繼日連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

恩寵甚渥然二世位不過郎中（案固見東觀記文章憎命達理有固然其位不顯其文則耀孟堅兩世如此覺文人九命可以不作）

欒恢

恢薦潁川杜安安擢爲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名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案妖見東觀記安閔志士但不無宦情耳而妖絕之如此則妖又加安一等矣范不載）

任浦

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案范書闕）

倪寛

倪寛爲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案范書闕）

郭躬

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世掌法律鎮自廷

尉左監爲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案躬潁川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斷獄平恕躬能世其學亦遂世其官也）

劉愷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案愷字伯豫劉般子愷議收守宜行三年喪議除臧吏禁錮子孫皆醇正典核從經術湛深來諸儒語范闕）

岑熙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神慈（案熙見謝書於戲神慈謝作於戲在茲）

袁艮

袁艮明經爲太子舍人（案范書闕）

黃瓊

黃瓊遷尚書令習見故事號爲補職（案瓊見東觀記）

黃瓊字世英爲僕射順帝久廢藉田瓊曰上古聖帝

莫不敬恭神明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書奏上從之文日還遷令也（案范書全載瓊疏詞甚愷切）

魯恭

魯恭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案恭見東觀記君闕門相開闕薦賢自是宰臣事唐杜悰歷事三朝未嘗薦一士時號禿角犀夫犀乃禿角竟何物耶魯恭可法矣）

劉寛

劉寛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案寬見東觀記）

寬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爲南陽太守教民種柘

養蠶織履生民之利

（案守令與民最親名父杜母豈必尊如天帝惟遇民如子則威嚴自無所用合觀二條文饒之于百姓何教養兼備也）

陽球

陽球補尚書郎閑達故事其所奏議常爲臺閣所崇

信

（案球見東觀記）

趙孝

趙孝字長平拜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

亦恭謙行已類乎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

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

年禮終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天下榮之

（案孝見東觀記明帝之褒孝兄弟所以敎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者至矣覺憲老乞言猶爲具文也）

劉平

劉平爲全椒長獄無繫囚

（案平見東觀記）

應順

應順字華仲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

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兾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

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于廳事室上事後母

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

石皆遣子弟奉路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

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

（案順爲應奉曾祖見范應奉傳中不詳載）

韓演

梁皇后崩韓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兾欲分其寵謀

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兾誅事發演坐抵罪

（案范書演稜孫也注云字伯南桓帝時爲司徒坐黨梁兾遺歸後徵拜司隸）

鮑德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多荒災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悅

號爲神父

（案范書闕令人但知有神君不知有神父也）

周燮

周燮專精理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

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

耕漁不食

（案燮見謝書范同）

桓典

爲長子銜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于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

（案典見東觀記范畧）

典在御史十年不調後遷平津都尉鈎盾令羽林中郎

（案十年范作七年行行避驄宦豎切齒雖曾被賊未許調也）

崔琦

崔琦作白鵠賦以諷梁冀冀幽殺之

（案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范作與遺琦歸後令刺客陰求殺之與此異）

劉寵

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案寵見謝書范同）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爲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案登見張記）

袁逢

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玉杖

（案逢袁安之孫字周陽范載其常爲三老無錫杖事嘉平應作中平此訛也）

班超

班超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耕乎

（案超見東觀記末語范作安能久事筆研間此作筆耕較雋是六朝人藻語研田心織皆權輿于此）

超使西域至鄯善有匈奴使來超夜奔虜營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

（案時超以吏士三十六人斬數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功亦偉矣范佚匈奴使名）

張濟

張酺子蕃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

（案濟見范張酺傳位至司空）

趙壹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案范書同壹又有解擯及窮鳥賦諸篇多侊儻不平之筆罔狂生也）

楊震

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葬日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案震見東觀記大鳥事華書所記獨詳文甚淒澤）

李膺

膺字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戮力悉心彌縫遺闕（案膺見謝書）

張堪

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常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

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爲比上曰何以爲敕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案堪見東觀記）

應劭

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案劭著述百三十六篇皆傳世魏志載瑒字德璉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范不載珣名）

袁安

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案安見東觀記安理楚獄時顯宗方震怒吏案急迫掾史叩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而安毅然以身全之此尤人臣所難者陽范作湯闕平名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亦與此異）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

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案此論文甚跌宕有馬遷筆意范書論袁公並同章懷以爲皆華詞也）

陳寔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于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案寔字仲弓潁川許人謚文範先生亦稱陳太丘其送張讓父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黃勉齋議其屈辱全身不可爲法洵然此條范書皆同）

來豔

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案豔見范靈帝紀又蜀志來敏傳稱父豔爲司空卽此來歙之後義陽新野人）

何熙

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

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案魏志何夔傳夔曾祖名熙在安帝時官車騎陳郡陽夏人東觀記有何熙似又一人也）

范滂

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案滂見謝書范同）

蔡邕

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名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邕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案邕見東觀記范全襲華書畧增數字更覺生色）

皇甫嵩

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甚 旣破黃巾威震天下

（案嵩見謝書）

崔駰

駰擬楊雄解嘲因作達旨譏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顧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

（案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范但稱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之焉克以長岑長比之莽大夫非其論矣華書序達旨之原深于知亭伯者也）

楊彪

彪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案彪字文先楊賜子彪于熹平中徵拜議郎應于此時預著作也范不載）

王甫使門生王翹辜榷于郡界虎發其奸（案中常侍乃有門生范生其名華原載之以遺臭爾然昏濁之世天子亦門生矣何有于羣小乎明季大僚有拜閹人爲假父者是又出門生下矣）

王允

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案允見張記此論文筆如并州快剪爽人心目范書全襲此段但小增損之惟難解易作懸解用莊子中語殊費詮釋文人狡獪固如是耶）

應瑒

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

（案瑒字德璉應劭從子自應順至瑒並有才名七世通顯奉及劭事俱別見）

崔瑗

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于賓饗也

（案瑗見謝書范無怒敕妻子語）

華歆

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

（案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爲魏尚書令非漢臣也華書作序傳故詳載之）

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弟子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

獨坐（案歆子孫貴盛故魏志亦多褒詞至于華傳猶今人爲祖父作行述臚列高行連篇累牘不足供閱者一哂而已）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竝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案歆副郗慮勒兵收伏后歆就牽后出千載下猶令人髮指豈于魏文受禪反爾不怡此附會之詞不足信也）

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案歆與管幼安鋤菜見金管揮鋤不異瓦石歆捉而擲之其于財欲豈能淡然者）

華表

嶠父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後終光祿大夫每言吾祖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于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

（案表乃歆子仕晉爲尚書非東漢人因華嶠敘述類及之又所論列乃漢名臣故不敢妄删嶠表中子也）

董卓

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朝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案卓見張記）

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窯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勑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案此見范楊彪傳范語更簡雋）

郭汜

汜饗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案劉艾獻帝紀云汜張掖人范云汜一名多董卓以爲校尉後與李傕共攻長安爲卓報仇中原版蕩無寧日矣）

梁冀妻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案冀妻媚態以孽爲禎妖由人興不亡何待）

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案秦宮一生花裏活與實活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非獨壽之罪也）

南單于

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于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案此建武二十六年事）

靈帝治南宮

靈帝時遂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于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于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于橋西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案靈帝委體宦豎南宮災後稅天下田畝以修宮室漢終四百不待山陽公也諸事特其細者范不載）

世宰相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案楊氏清白吏子孫雖罹難止及一身袁氏于董卓之時羅禍最酷故奢僭乃造物之所忌也）

東觀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謹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案東觀二語見范書竇章傳太僕鄧康重章是時學者稱東觀云云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華書疑卽同之謹案以下係注或非華書本文候攷）

明章二帝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

（案范書論章帝亦用此二語）

執金吾

執金吾掌從領宿衛

（案此乃官志一條）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案范書統論雲臺諸將文多排語不甚奇崛論首數言筆意不倫疑以爲華詞也）

論鮑永馮衍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然乎（指鮑永馮衍）馮衍之引托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豈非反妒情易

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于鮑永猶失之于馮衍也

（案范論全襲此後畧增二語耳此論文甚峻峭有國策從横意）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

謝沈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魯思譔

山陰謝沈有孝行博學多識明練經史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司馬書三十餘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典午史云沈曾著後漢書百卷余靖以爲一百二十二卷又云官祠部郎未知孰是今茲所存屢豹之一斑孔鸞之一羽耳然觀其述禮儀祭祀諸志原原本本似不欲攘人美以爲已有者亦見史才也史稱其學在虞預之右信然

沈字行思中興書作靜思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謝沈後漢書第六
卷之十六
鄭敬隱居　胡廣定漢制　蔡邕撰志
閔貢　皇后配享　大木
蝗　雍鄉　牛蘭山
參䜌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六

謝沈後漢書第六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鄭敬隱居

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竝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案范書敬字次都與郅惲同爲汝南門下掾相厚甚後惲舉孝廉敬終不就芰坐荷盤千載韻事宜入世說棲逸卷中）

（范附載郅惲傳）

胡廣定漢制

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

（案范書禮儀志應係節錄舊文謝書獨窮其源似不欲竟揜爲己有者其厚薄何如近世著述家林立然往往有借昔人不傳之書掠美自衒甚則前賢成書無力鋟板從其子孫售之以爲己作又否則抄撮諸書類爲一編不足當識者一哂矣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書以成己名乎）

蔡邕撰志

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

蔡邕撰建武以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

下（案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其後書旋告成譙周繼之亦邕之功臣也）

閔貢

閔貢字仲叔（案貢已見）

皇后配享

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忝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案東平以遵祖制爲典禮不事更張允爲至當大雅詩今本作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大水漂沒民人死者以千數（案范書是時郡國四十一大水）

蝗

延熹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案范書不載）

雍鄉

燕有雍鄉赤眉所改

牛蘭山

魯陽有牛蘭山（案范志南陽郡魯陽有牛蘭累亭不言山）

參䜌

參䜌有青山屬國降羌口數千人居山田畜（案參䜌在北地郡故屬安定見范志）

男（世守世容）校字

袁崧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譔

袁崧亦作袁山松陳郡人官司馬朝秘書監著後漢書百卷劉孝標注世說多採之與袁宏爲從昆弟一紀一書疑同時所作故不相爲引顧一門皆良史才何其盛也舊傳崧善音樂好行路難曲乃文其詞酒酣縱歌之聞者皆爲涕下又出遊每令左右作挽歌時人目爲道上行殯與張湛齋前種松事並稱其風流概可知已別有宜都記一書輒見他說殆長于詞筆者今覽其光武論文多排叠而寡塡藻語頗爲六朝橐籥然書中志災祲爲多將以垂示鑒戒庶幾作史者之微旨焉後以孫恩亂被害文人無終惜哉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袁崧後漢書第七

卷之十七

光武帝　明帝　靈帝
賈復　耿弇　宋弘　伏湛
隗相　侯霸　韓卓　羅威
楊終　徐璆　王充　朱穆
吳祐　楊震　岑晊　任隗
劉虞　羊續　賈彪　竇憲
楊匡　應奉　劉洪　范冉
沮儁　盧植　劉陶　王允
蔡邕　袁紹　置郡　分郡
虎見　火災　河淸　七大水
如斗雹　六月寒　大水　虹
水暴出　日重　月重暈　火光
大寒　木連理　營頭　龍死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七

袁崧後漢書第七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光武皇帝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案世祖封禪事詳見東觀記雲氣語甚藻麗與嵩呼萬歲同而詞人罕用之當由未見袁書耳）

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渺渺之胤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卑羣賢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茫茫九州

瓜分臠切滑滑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綱振而逆鱗掃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案斯論詞乃勝意竟入六朝體矣唐太宗作司馬書論贊乃全用駢句益不足觀）

明帝

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案范書直作諱莊亦不載帝字）

靈帝

光和四年帝于西園弄狗以配人（案靈帝曾以幘綬冠狗矣今復以配人何寵狗乃爾也蔣宗以爲在位者皆如狗意狗苟固如是耶）

賈復

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案復已見范志宛有夕陽聚即此）

耿弇

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案弇已見范構弇父況以明經起家弇少習父業可稱肖子）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案況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恐上疑之子弇因求徵還故上遂遣使持節迎況亦防之也）

張步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案弇後果大破步兵光武稱其有志者事竟成宜表此疏精悍簡老直是名作當與其用兵同范不載）

宋弘

宋弘爲司空秉政恭約輕財重義有公儀之風不與

民争利（案弘已見）

伏湛

伏湛建武二年拜尚書典定舊制（案湛已見光武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故然）

隗相

隗相養母至孝母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後一朝横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案范書闕此當入孝弟諸賢傳中）

侯霸

侯霸拜大司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案霸已見）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案范書闕觀過知仁子助有焉陶靖節云奴婢亦人子也同爲人子自同有祭先之義陶應從此看出）

羅威

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案范書闕禮記云八十非人不煖注云人謂子孫也此語詮解最妙威固得之）

楊終

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案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范稱其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不詳載則白記時終年纔舞勺耳）

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案終前拜校書郎與諸儒于白虎觀論五經同異屢遭擯斥永元中復以逵薦拜郎中也）

徐璆

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案璆字伯玉廣陵海西人徐淑子）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案充已見）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案論衡好爲辯駁時多沾滯不知當時何以推重若此抱朴子云人搜求蔡邕帳中隱處得論衡數卷抱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

地聽何其雄視仲任而于中郎蔑如也

朱穆

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案穆已見蔡中郎既秘王充論衡又寶公叔之論其好學如此非獨天分超絕也）

穆卒蔡邕與門人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曰文忠先生荀爽聞而非之（案文忠議詳見張記）

吳祐

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後眞亦舉孝廉（案祐已見）

楊震

楊震好學講書有鸛雀啣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案震已見鸛范作冠注云即鸛雀也又章懷注云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耳韓子云鱓似蛇郭璞云鱓魚長二三丈此明云蛇鱣而鸛雀又無勝巨魚之力其爲鱓明矣大夫之象范作卿大夫服之象蓋以鱣黃地黑文故云此有脫字）

岑晊

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名請爲功曹（案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時謠云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黨錮實始于此）

任隗

任隗爲司空以玄默守眞不求名譽義行內修人以此服之（案范書闕）

劉虞

太尉劉虞讓位于羊續續不能輸禮錢遂不代虞（案虞已見范稱虞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共清風亞于羊興祖也）

羊續

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故不登公位（案續已見此所記與謝書同）

賈彪

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

不西行大難不解印入關設方略天子爲之大赦（案虓已見偉節之功大矣李膺有言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何況餘子耶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同歸于盡究之何益明熹宗時東林黨禍略同漢季使其時有如偉節者爲之救援則諸賢之被難不至如是之酷也）

竇憲

憲日益橫盡樹其私人于名都大郡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厰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案憲已見）

楊匡

匡一名章字叔康

（案匡陳留人杜喬故掾喬被禍匡往守衛尸喪詳見謝書范作楊匡謝作楊章俱不載其字）

應奉

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紀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案奉已見范稱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豈即此書耶後世大事記及記事本末諸書皆祖述世叔者也）

劉洪

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案范律曆志熹平中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部屬太史光和二年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勑日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與邕修與漢相參云云即此也後[illegible]自元郭[illegible]筭驗天文共儀器極爲巧[illegible]至西人[illegible]圜而推筭之巧益過前人

今上聖明天縱凡三角句股之法推筭精密遠出尋常萬萬雖有天文生日習筭法無能仰窺奇秘者治曆明時超前代遠矣）

范冉

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擔不肯受（案冉謝書作丹時遭黨禁故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而清介仍若此非恆人也范不載）

沮儁

儁爲李傕所殺時年二十五其督戰嘗負其屍而瘞之（案儁時爲射聲校尉衛乘輿東還傕汜兵來追因罵賊而死後贈弘農太守以旌之見袁宏紀范亦畧見董卓傳中）

盧植

尚書盧植將終勅其子彄以禪葬以土穴其子從之（案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馬融高弟子范稱植葬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此云彄以禪考說文彄弓弩耑弦所居也又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無關附身之義豈植但以禪韠束假此爲辭耶）（植子彄甚知名）

劉陶

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詔收陶繫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案陶一名偉潁川潁陰人善著述有中文尚書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諸書行世范同）

王允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案允已見目或作日）

李傕等兵入城王允奉天子保宣平樓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爲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爲揚武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案此見范董卓傳李郭之變實允不善撫輯所致然元凶之誅天下快心功大罪小君子蘇之）

蔡邕

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宜毀之因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考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案邕已見范祭祀志載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奏毀廟議不載此疏蓋是時卓枋）

（國政其實邑主此議也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自殷世三宗劉始遂相沿習至于東漢茂不稱宗唐宋無論巳明武熹二主亦皆稱宗其無足憑據蓋與謚號等耳子議父臣議君祖龍之言千載乃不敢易青史具在仁恭昭然文武聖神遂爲故事毀廟何爲）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

（案范書紹父成五官中郎將紹豪俠得衆專務諸州天下英雄蓋亦使君與操之亞覽年以內寵並嫡旋至滅亡惜矣）

置郡

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案范書曹操破張魯定漢中時魯以五斗米教作亂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當即以此時置也）

分郡

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

虎見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

火災

延熹八年連月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一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月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案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時變蓋應此范不載陳劉疏）

河清

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禱于寵潔

（案黃河清聖人生靈帝以後其祥安在此偶然耳無所禱也）

七大水

中平五年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大水

（案范書郡國六水大出袁載七郡疑范誤）

如斗雹

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案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以妾爲妻房社之內施而不得陰精凝而見成此如斗之雹皆桓靈亂政所致乎是見咎徵而漢隨亡矣）

六月寒

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時帝流遷失政養奮對

象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大水

延平中六州河濟渭洛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虹

光和元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

（案此已見薛書張紀蔡邕以爲此所謂天投蜺引潛潭巴云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云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范以爲其應在何皇后艮然）

水暴出

五月河東水暴出漂壞五百餘家

（案范但言山水不詳）

日重

初平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

（案吳志載韓馥與袁術書云日重之徵因出于代郡）

月重暈

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案范志載永壽延熹中皆有月蝕非其月文疑即同此）

火光

延熹九年京都夜有火光民相驚譟是時宦豎專朝

鈎黨事起上尊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案范不載鈎黨之應不見咎徵所由）

大寒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琅邪井中冰厚尺餘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案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康成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木連理

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營頭

惟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

（案五行志營頭所墮其下覆軍王莽王邑兵圍昆陽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即此也）

龍死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有龍死長可百餘尺

（案范襄楷傳楷上疏言龍死事指此）

水溢

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有水溢二十四年漢水溢流害民人明年禪位于魏

（案范書以爲此庶徵之恒寒也）

男世守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

司馬彪續漢書序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譔

典午泰始中司馬彪著續漢書成彪意以爲漢氏中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乃討衆論綴其所聞以爲續書傳之後世典午書載其列紀志傳凡八十篇葢較范書減四十篇矣余靖表不詳卷帙其散亡可知也今摭拾羣籍彙成四縛其同范者什之六耳夫彪爲王室枝昵以好色薄行弗嗣由此不交人事乃專精學藝博覽群籍唐太宗嘗咏其續漢志云前史殫妙詞後昆沈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川谷猶舊涂郡國開新意其推崇之意可見向使彪嗣高陽王懷桐拔亥不過貴耀一時豈能使千百載下傳其著作若此哉其曰續者葢續班書云爾彪字紹統官秘書丞所著又有九州春秋及戰畧諸書

後漢書補逸目次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卷之十八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桓帝
靈帝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順烈梁后
曹皇后　虞美人
沛獻王（輔）　北海敬王（睦）　琅邪孝王（京）

北海靜王（興）　趙孝王（良）　安成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東平憲王（蒼）　河間孝王（開）
劉聖公　隗囂　李通　王常
鄧晨　朱浮　耿純　公孫述
鄧禹　李忠　彊華　吳漢
王梁　陰識　寇恂　張隆
馬武　卓茂　馮異　蓋延
岑彭　張印　來歙　王遵
祭遵　朱祐　景丹　耿弇
侯霸　陰興　陳俊　杜林

第五倫　董宣　鮑永　馬援
曹褒　鮑昱　周澤　彭閎
溫序

卷之十九

鍾離意　馬嚴　桓榮　王良
鄭興　耿國　祭肜　魯恭
張湛　樊儵　張純　耿秉
牟融　封觀　魯充　王元
陳謙　劉昆　趙喜　楊仁
梁松　徐昉　淳于恭　虞詡

梁統　趙典　魯平　趙熹
張禹　周舉　虞延　張奮
王丹　郭伋　傅宜　度尚
李恂　袁安　劉陶　梁商
何絡　陳翔　种暠　鄧彪
魯丕　黃香　張霸　汝郁
鄭弘　申屠剛　劉平　班固
張衡　劉寵　楊琳　宣秉
馮魴　王苑　梁冀　尹敏
李固　杜喬　廉范　姜肱

耿恭　祝良　班超　左雄
劉寬　陳弇

卷之二十

任延　楊震　樂恢　陽球
胡廣　陳蕃　王渙　邊韶
張堪　范丹　霍融　延篤
黃琬　張綱　吳佑　郭泰
楊賜　承宮　應志　桓典
陳寔　孔奮　徐孺子　范滂
宋則　楊璇　皇甫規　張奐

竇武　朱穆　麗參　韓卓
應劭　趙岐　鄭公　蔣詡
蔡邕　史弼　孔融　橋玄
司馬朗　鄭渾　皇甫嵩　申屠蟠
陳群　袁逢　盧植　郗慮
唐珍　張顥　楊彪　孟郁
孫程

卷之二十一

朱儁　劉繇　何進　劉虞
周群　董卓　劉備　曹騰

曹嵩
封禪刻玉　封石　趾石
封泰山　改元　刻石
金泥玉璽　親封　三老五更
祠南郊　高禖　養老
準代管　天竺國　人死復生
萬金堂　濯龍園　助蠶
靈臺　玉鈎玦　孔雀
大寒　日行　至日
送故　作曆　四分曆

晷景長短　六宗　日食
社稷壇　大魚　葉方符
女子復生　呂母子　考城
漁濟津　太白入斗　客星
駕驢　兩頭兒　異草
雀　侯非侯　后服
太子車　拜諸侯王　儺
諱獄　龍鱗　印璽
救日　宗祀　祠老人星
嘉瓜芝草　冠　步搖

諾不諾　野蠶　星主
迎氣　膢　冬至
正朝　朱索連葦　楚地
孛　掫　小長安
射犬聚　蕃鄉　水溢
大鳥　直如弦　行禘禮
天子葬　竹栢葉傷　火光
符拔　茅田一頃　蔡邕對災異
婦人封君　雨肉　不衛宮
雨雹　長沙賊　艾縣賊

減奉　渤海賊　沱水龍
城上烏　舂陵　上巳
改水火　尚書省　八座
騶　大將軍　虎文服
角端弓　車　童謠
百官奉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八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光武

光武渡呼沱河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渡（案此見東觀記王霸傳）

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封上為蕭王（案世祖時誅王郎故有此封范軼黃黨名）

上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營門不覺（案此光武擊尤來等賊于元氏時也）

伯升賓客刼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案晨光武姊壻也范不載）

上平河北過邯鄲故趙繆王子林進見言赤眉可破上問其故對曰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皆可令為魚上不然之（案林說郎可勝亦虐甚矣故世祖之得天下也以仁林東觀記作臨范畧）

建武二年詔曰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減罰

詔曰其赦天下惟殘疾用刑戮深刻獄多冤人朕甚

愍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案世祖即位頻年肆赦蓋以大兵之後用培元氣也而吳漢遺奏猶以愼無赦爲言夫亦寬難之意乎管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砭石也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則赦其可數乎）

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案時太尉趙熹請封禪故詔答之見東觀記）

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修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尙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

于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愼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修勲績弘矣（案彪此論文氣平實未甚排宕比之薛瑩殊有遜焉然品格應在袁山松之上以古茂蒼鬱不墮靡靡也范書論後有贊頗爲贅旒故光武一論大失史體于薛書許之矣）

明帝

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又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案范書載帝詔有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矦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其隆禮如此非後世所及）

章帝

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曰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羡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案禮儀志鴻洞贈玉與幣也葬時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玉珪公纁帝進臨羡道下贈授鴻洞匠奉封入藏房中乃拜哭太常贊贈事畢帝促就位也葢以義割哀其制如此）

和帝

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

五校征之（案范志同）

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未還宮而澍雨（案范書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令皆左降葢必有奇寃得釋者惜不傳耳）

安帝

安帝三年詔以鴻池假貧民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案時京雒大饑故有此詔）

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拒連十餘年

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

二月郡國蝗（案古今注云六年時郡國四十八蝗災已甚矣范同）

順帝

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案京房占云國多邪佞則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范同）

冲帝

冲帝建康元年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二郡地震沙涌（案范不載太原鴈門二郡事）

桓帝

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案范志尚有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三句此應元嘉諸羌深入戰鬬積苦也）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苛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又蝗（案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此其應也）

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兒爲徒一徒死百乘車

（案范志無一年生九雛句百乘車下有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數語諸謠中此最古雋乃是樂府之祖范志依句釋之皆應靈帝始末諸事）

靈帝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儀如桓帝尊匽貴人之禮（案董貴人解瀆亭侯萇之妃實生靈帝）

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案時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爲樂越千餘年而明武宗乃祖述之）

靈帝數遊戲于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案詞人艷稱南朝風流漢靈此舉實爲金蓮玉樹之先聲西邸諸公泝古何未齒及）

靈帝好□服□飯京師貴戚皆競爲之又作□箜篌（案靈帝所好直爲戲耳非若趙武靈王之能自彊也）

明德馬后

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救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己發于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

立薦逵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禿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疎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嘆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記大義后志在克巳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案明德事見東觀記諸書此所載删節甚簡雖始末具體而筆不暢意大似宋人新唐書也范紀則腴而雋矣）

和熹鄧后

官省宴會諸貴人競自修飾極靡麗之服而后獨澹然衣不擇采裝不務飾

（案和熹事見東觀記）

后性謙愼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案后之謙愼其能嗣徽明德者矣）

順烈梁后

梁后立順帝崩冲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辜家屬坐徙九眞章德后之從父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太后竝寵章至

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惶怖太后內無忌刻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

（案順烈事見東觀記此條范不載）

曹皇后

曹皇后諱節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投軒下

（案曹后操之中女范同東漢母后不狥外家后之此舉猶是馬鄧遺教亦異于立武氏七廟者矣）

虞美人

美人父詩爲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

（案虞大家實生冲帝梁冀秉政疾惡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熹平中帝感小黃門之言乃拜爲憲陵貴人）

沛獻王（輔）

王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案輔見東觀記）

北海敬王（睦）

睦性孝友篤于骨肉敦尚經術少好學博通經傳光武愛之

（案睦見東觀記）

琅邪孝王（京）

王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

（案東觀記稱京好治宮室未聞好學也）

北海靜王（興）

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案與事同東觀記）

趙孝王（良）

阜賜移書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案良見東觀記良本不欲從世祖起兵後從軍至小長安妻子皆被害故甄阜梁丘賜書譏之二人

莽大夫也）

安成孝侯（賜）

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

（案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造相佹殺時事可知然適爲從龍地耳范畧）

成武孝侯（順）

順叔父弘字儒孫先起義兵卒弘弟梁字李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病筋攣卒

（案順亦光武族兄初爲更始虎牙將軍後附光武弘梁事范俱附順傳）

東平憲王（蒼）

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大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案蒼見東觀記）

河間孝王（開）

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案開章帝子范稱開就國後遵奉法度吏人敬之固賢王也）

劉聖公

聖公弟爲人所殺結客欲報之時聖公聚客家有酒

請游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游徼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後怒縛捶數百

（案聖公見東觀記范書言客犯法聖公因避吏平林指此）

更始自洛陽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門三馬皆死此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更始所授官爵皆群小賈豎多着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

（案馬禍服妖雖曰凶兆然使更始鑒此修德安知不轉吉爲祥然則禍與妖皆更始自爲之耳）

隗囂

囂以杜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案囂見東觀記囂素謙恭愛士傾身接引故所用皆一時豪俊不獨王元也）囂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游士長者知囂不可恃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案囂雖能下士而士多引去者天命有在人不能違矣）

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至破滅（案囂不克順天終至悲死童謡兆之矣宜屢詔諭而不從也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有緹羣山）

李通

李通字次元爲光祿勳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案通見東觀記）

通父守居家與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案李守門內嚴肅乃在華子魚之先也守爲王莽宗卿師好星歷讖記曾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子通遂迎光武圖大事光武好圖讖通實導之）

通遣從弟軼往迎光武先是通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彊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臿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臿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案此與東觀記同）

王常

王常字顏卿拜橫野大將軍位次九卿諸將絕席引兵擊高峻（案常見東觀記高峻乃隗囂將也）

鄧晨

鄧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案晨見東觀記此與范同）

晨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案鴻郤陂在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爲害丞相翟方進奏罷之至是復興）

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案晨世吏二千石故晨亦好樂郡職范同）

朱浮

朱浮爲執金吾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切諫（案浮見東觀記）

耿純

耿純字伯山以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請降大兵不戰而還（案純見東觀記此建武八年事純前守東郡郡故衛地故云范同）

純爲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强扶弱令行禁止後免官會上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流云願復得耿君（案詞人艷稱借寇乞侯而不及復耿傳固有幸不幸也守令親民之官輿論似屬可採然末俗多詐往往有罷職後賄使胥役號召游民聚衆籲呼僞爲保留者甚至侯
鑾輿行幸時遮道叩 閽以圖僥倖
聖天子明及萬里曾鑒其僞者 命司寇重懲之間有一二如耿君者量予原職詐風今漸熄矣封疆大吏亦宜體此意察之）

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案光武待功臣眞如家人父子制書惓惓何情義兼盡也范不載）

公孫述

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案述見東觀記此子陽最少年時事）

鄧禹

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傳進見東宮甚有優寵（案禹見東觀記）

李忠

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于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最爲天下第一

（案忠見東觀記令越俗理學文章乃甲海內雖風會日闢然亦不可忘李仲都之功也近日仕宦滇黔及在粤西諸郡者皆當以忠爲法）

忠東萊黃人父爲高密中尉（案范書作都尉章懷注云郡國志有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職如郡都尉高密非郡爲都字者誤）

彊華

彊華頴川人也（案華即奉赤伏符者世祖在長安時華爲同舍生）

吳漢

漢攻薊誅王良大將趙閎等

（案漢見東觀記時漢尚爲彭寵所遣與上谷諸軍合者范畧）

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案漢此時初屬光武拜偏將軍）

漢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不肯應調漢斬曾威震州郡將其兵詣上（案時鄧禹薦漢勇鷙有謀故拜大將軍）

謝躬擊賊山陽光武使漢襲其城躬入城漢兵收之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案謝躬爲尚書令與光武不相能光武以詐力制之遂及于難躬字子張南陽人）

漢擊周建被甲扳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案漢時墮馬傷膝褁創而起遂殺諸賊奴亦雄矣哉）

漢北擊淸河長垣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案長垣范書作長直長直非縣名而長垣在河南與北擊不合或是賊號長直否）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案吳公行事先得諸葛武侯之意豪俊中聖賢也范同）

上卽位漢爲大司馬海內無事乃得安然其性忠厚篤于事上（案漢拜大司馬後歲有征伐豈得安然）

吳漢爲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案子顏時官大司馬安得爲令此豈又一吳漢耶見北堂書鈔）

王梁

梁擊五校賊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案梁見東觀記）

梁字君嚴爲野王令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本衛地徙玄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于

是拜梁爲大司空（案世祖以赤伏符卽位及拜三公皆以符讖大爲千古笑柄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于野王）

陰識

陰識拜執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懈（案識見東觀記）

寇恂

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誰能鎭之爲吾舉如蕭何者禹曰寇恂文武兼備有御衆之才非此莫可使也乃拜爲河內太守

（案恂見東觀記引高祖蕭何范書作高密對語不若續書之匀稱）

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代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恂爲潁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時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案范書稱恂素好學乃修學校敎生徒與不愧文武兼備一語）

恂爲潁川盜賊不敢入界

恂爲潁川太守代朱浮爲執金吾潁川盜賊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

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案恂初守潁川在建武二年後又爲汝南太守進秩金吾至八年乃從征潁川有借寇事此刪餘甚不明）

張隆

張隆遣子暈將兵詣岑彭助征代上以暈爲率義侯

（案隆時守桂陽岑彭遣使諭遂從鄧讓等歸順范見岑彭傳不詳載）

馬武

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爲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案武見東觀記范同）

卓茂

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案茂見東觀記茂爲密令在前漢平帝時）

茂爲密令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

（案茂理百姓與得道德齊禮意非後世循吏可及）

馮異

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鬭者也

（案異見東觀記大樹將軍謙退不伐故其將士皆如此）

蓋延

延與吳漢謀歸光武并與狐奴令王梁同勸寵

（案延見東觀記延時爲彭寵護軍故然）

劉永別將許德攻襄邑延攻而拔之遂圍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

（案范書魚作東魚門或是門名也）

延爲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案范不載）

岑彭

彭鎮河內焉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穫黍彭乃進擊大破之（案彭見東觀記彭嘗爲鮪校尉鮪守洛陽不肯下後帝令彭往說之遂降范但載圍城事此闕）

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使督察諸營（案范書彭之拜刺姦將軍以說降更始大將呂植也）

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犫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帝自將擊鄧奉至葉車騎不得前彭奔擊破之至堵陽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案二條范書不詳載）

彭募攻浮橋先登者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東風其欑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案此彭與吳漢等攻公孫述時事後奇等乘勢死戰飛炬燒橋遂大勝之葢征南公習水戰故然令制設有水師營兵將皆當以彭爲師也）

張印

地皇三年王匡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印等入南陽號新市兵（案新市及平林諸賊不過如陳勝吳廣輩爲帝王驅除難耳印范書作卬）

來歙

來歙擊隗囂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塹山築堤决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箭（案歙見東觀記）

王遵

遵降封上雒侯（案遵字子春霸陵人爲隗囂將帝令來歙以書招遵故降）

祭遵

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案遵見東觀記范書六年春詔遵與耿弇等從天水伐公孫述故有此闕）

朱祐

祐至南緣爲賊所傷上親候視之（案祐見東觀記祐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

景丹

南緣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丹縱突騎擊大破之（案丹見東觀記時王郎將兒宏等據南緣也）

耿弇

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案弇見東觀記弇時年二十一遂有大志未發兵以定邯鄲卒爲光武北道主人見亦卓矣況弇父也時爲郡調連率）

弇從光武北至薊歸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案范書只會薊中亂四字不詳載）

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請間進說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上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案范書但有光武大悅句不若續書情事如畫）

侯霸

侯霸爲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

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案霸見東觀記臨淮太守范作淮平大尹地名官名皆新莽所改也）

陰興

陰興爲衛尉每將遠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案興見東觀記）

陰興字君陵爲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操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凡上所幸止先入清辟（案興以椒房之戚宿衛至尊不憚勞瘁善夫其能以功名終也哉）

陳俊

陳俊爲琅邪太守撫恤貧弱表有行義百姓歌之（案俊見東觀記時琅邪未平故徙俊守其郡領將軍如故俊既追斬張步悉平諸賊而又能拊循百姓若此何才之兼也）

杜林

杜林字伯山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數薦名士（案林見東觀記林承內外家學博物洽聞古文尚書之行自林始之）

林爲光祿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是高而慕附之（案郎即三署之郎謂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也居官何必廢學其屬吏皆吾之弟子孔子仕魯

（原思仲由皆使爲宰故學即所以爲治治即所以爲學理學事功未嘗分爲二事也豈同後世高談性命徒召迂濶之譏哉杜伯山其庶幾乎）

第五倫

第五倫遷會稽太守爲政修理清凈不煩妻子自爲炊爨俸祿常取赤米後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案倫見東觀記俸祿取赤米句范作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較此綠得大體今制官俸白糧兵役老米若必舍白取老是直沽名耳除糧賤貿利物而物不知乃是聖賢所行之事）

董宣

董宣爲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名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血流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勑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因勑彊項令出詣大官賜食

（案宣見謝書今人但知彊項令不知有癡令二字當從謝書拈出以供詞人之用寧平謝范俱作湖陽）

鮑永

鮑永字君長爲司隷校尉上叔父趙王良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右中郎將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詰責永走馬前奏良大不敬由是權威挫折百寮肅然數舉奏非法朝廷善之永辟右扶風平陵鮑恢以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詔救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

（案永見東觀記劾趙王事東觀頗而范簡此爲得中詔勑曰范作帝常曰爲是）

永爲東郡太守孔子闕里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惡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

（案闕里樹則模楷草則靈蓍豈有荊棘惡木將以天下無道同于嗟鳳泣麟故不久而自除耶范同）

馬援

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師令是時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案援見東觀記員乃援季兄也）

曹褒

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太序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序丞以應圖讖

（案褒見東觀記改桑繫褒父充事此誤充世爲儒宗而援據讖書奏定漢樂豈能紹咸莖遺響耶太序丞范作太子樂）

褒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遷爲河南太守

（案褒居官多仁政而擁酪郎病其澤尤深范同）

曹褒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

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爲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案范書時有他郡盜五人來圉界太守風縣殺之褒不肯從故奏褒耎弱免官夫元惡大憝往往逋逃幸免根芽不除嘉禾日稿叔通此舉徒煦煦耳）

鮑昱

鮑昱爲沘陽長盜賊省減

（案昱事詳見東觀記）

鮑昱字守文拜司隸校尉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坐救火遲免官

（案昱爲鮑永子故云有父風）

周澤

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案澤見東觀記泥東海蟲名得水則活失水則如泥）

彭閎

閎字作明

（案明帝以桓榮爲歐陽博士榮讓之彭閎詳見謝書桓榮傳）

溫序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别將苟宇等所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欲生降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着口中嘆曰無令鬚汚土遂伏劍

（案序字次房太原祁人宇止之曰之上删條過當遂不成語范載獨行傳）

男（世守　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十九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鍾離意

鍾離意爲棠邑令治有政化百姓懷附（案意見東觀記）

鍾離意仕郡爲督郵縣亭長有受雞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淸府內且濶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案俗吏苛察務刺聽細事以爲能而于眞貪大贓反置不問安得鍾離尚書一正之）

意字子阿爲棠邑令有能徵拜尚書僕射事有不便輒封還上疏舉臺憚之（案意由縣令爲尚書漢世用賢不次若此宜其多名臣也）

馬嚴

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廻避百僚憚之（案嚴見東觀記）

祖榮

榮字子春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上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使入授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上輒令榮于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上曰得卿幾晚（案榮見東觀記范同）

榮爲博士之官車駕親幸儒者高之

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案龍亢屬沛郡）

王良

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無兼膳節儉過度

（案良見東觀記）

王良遷沛郡太守稱疾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案良以疾留而屬吏乃隨就之是率一郡而路也非乞骸一奏能無養高之譏）

鄭興

鄭興爲太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案興見東觀記）

耿國

耿國字叔慮爲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

天子器之（案國見東觀記世祖立南單于而烏桓鮮卑保塞自守顯宗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而逃亡絕皆國之策也慮東觀作憲）

耿國爲黃門郎疏敏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爲能（案此乃國初入侍時事）

祭肜

祭肜爲太僕卿朝廷聞肜素清有道而衣無兼副有功劾拜之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杯案食物無不悉備上常歎之以爲可屬大任

（案肜見東觀記肜守遼東幾三十年乃徵爲太僕而清約若此非矯僞也）

祭肜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肜到官誅姦猾縣界淸淨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案范同）

魯恭

魯恭爲中牟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勑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歎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長慙還牛不敢欺也（案恭見東觀記此條文筆酋拖不如范書勁悍）

有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郎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産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案庭中句以産嘉禾其事甚異范同）

魯恭遷光祿勳選舉淸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魯恭疏曰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于逮名考掠奪其時耶（案漢法冬至前斷獄自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或遂盡夏斷獄故恭上疏諫之今制決罪以冬至前而情罪重大依律立斬者則決不待時至于薄刑亦有熟審減等之例蓋仁義兼至也）

魯恭爲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案察驗似公移字范作覈字在察治之善惡亦不若范作察昔之政迹爲無痕也又官司文移察字竟作查字不知起于何時于字義毫無涉邇年來因題定皆改用察字查行曰察行查收曰察收）

恭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案時恭方代呂蓋爲司徒也）

張湛

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輙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毎見湛輙言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案湛見東觀記此條何斟字酌乃遂過之）

樊儵

樊儵爲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

（案儵字伯魚樊宏子范同）

張純

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舊章多闕毎有疑議輙以訪純自郊廟昏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案純見東觀記）

張純兼虎賁中郎將一日至數見持重愼密時上封事輙削去草淸廉自守

（案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人臣之義周書誥君陳以告內順外爲良顯彼翹君過以沽直名者非忠也避人焚諫草純固純臣哉）

耿秉

耿秉字伯初拜謁者僕射毎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案秉見東觀記秉好兵法常言以戰去戰盛王之道其從二竇北征功伐爲多至曾孫紀以誅曹而族難云世忠將無天道之好還乎）

永平中名秉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畧

牟融

牟融字子優拜司隸校尉典司京師執直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案融見東觀記）

牟融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爲州郡最

（案融後位至司空舉動方正甚得大臣節蓋宰天下亦如爲令時也）

封觀

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不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兄得舉觀乃就錄上郡

（案觀見謝書觀後隨太守以身殉難固悌弟而忠臣者與）

王元

王元仕郡爲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仇怨退惡不避親戚

（案此似又一王元非先仕隗囂後爲漢將者范闕）

魯充

魯充爲博士受詔議立七部三雍大射養老

（案范書闕七部不知何解范張純傳有七經讖註云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疑卽指此）

陳諫

陳諫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爲百寮所敬

（案諫見謝書伯讓作伯諫）

劉昆

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爲太子以易入授

（案昆見東觀記）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案桓公以誠動天故能反風滅火非如欒巴噀酒以術禁也）

趙喜

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案喜宜作憙引見一事載范傳此誤）

楊仁

楊仁字文義明帝時待詔補北宮衞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衞莫敢輕進

（案范書闕仁不過一衞士耳而身戢貴戚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梁松

梁松爲太僕永平二年爲松請托郡縣事覺免

（案松字伯孫梁統子）

徐昉

徐昉爲尚書郎性惟周密畏慎在臺閣典職十年奏事三世未嘗有過

（案范書闕）

淳于恭

恭字益孫遷侍中數侍清晏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上未嘗不稱善

（案恭見東觀記其所本道德皆五千言緒餘耳然擾攘初定正當以清淨救之）

虞詡

虞詡從弟遜客長沙詡迎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救之一浮一沒遇沙得皆不死

（案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詡少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故能友愛若此）

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案難者二句范作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語較警策）

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案此見范左雄傳）

虞詡爲武都太守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案詡在武都既弭羌患又通水運故郡賴其利如此乃竟以坐法免何也）

下辯東三十餘里許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没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泛溺之患（案此詡守武都時事范畧）

梁統

梁統字仲寧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案統見東觀記統性剛毅而好法律重刑一疏已爲裔孫冀滅亡之基矣）

趙典

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案典見謝書初學記注曰國師即太師也）

趙典字仲經爲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魯平

魯平字叔陵遷中散大夫賈逵薦平道藝深明時見用復與黃散大夫數事上書平罷朝時賜冠幘衣履（案平見東觀記平卽魯恭弟丕丕事見後此列名又合東觀豈丕亦名平耶）

趙熹

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案熹見東觀記雜止范作雜止似誤）

張禹

張禹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著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案禹見東觀記禹居禁内係鄧太后之詔此作劉著乃以三字誤成二字未與傅雅而書鈔訛筆未能校正致千載僞版皆謬校書之難若此）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濟江行部士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云子胥若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令鼓楫而進歷行部邑吏民希見者人懷喜悅（案范書同）

周舉

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諫議大夫

（案舉汝南汝陽人清慎高亮范作清高忠正語乃小遜）

周舉字貞先爲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案周禮司烜氏修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蓋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考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被焚之事不知何據遂以成俗周舉移書亦神道設教耳後魏武帝復明罰令不得寒食亦可知俗之難革也舉字范書亦作宣光且與五經縱橫叶此作貞先以字相類故傳譌耳）

虞延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而歸有一囚丁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案延見東觀記）

張奮

奮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天雨三日

（案奮字稚通張純子奮蓋知有冤獄當雩因口陳之故錄囚而澍雨立致也）

張奮拜太常上疏言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

（案禮樂異議三事必有可觀惜不傳矣）

王丹

王丹爲太子少傅謇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案丹見東觀記）

郭伋

郭伋字細侯拜幷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案伋見東觀記此條參看范書殊得減字法）

伋拜幷州刺史前在幷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小相攜邀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

（案范無分祿以養之句不見刺史盛心無此則聘賢問疾徒虛文耳）

傅宣

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會同並專席而坐（案范書闕此節所稱三獨坐也）

度尚

度尚爲上虞長政治嚴峻明于疑理縣中謂之神明（案尚見謝書）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潔有文武才（案范書尚素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與此不同續書于尚極爲褒飾不無阿好于謝書拼之矣）

李恂

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寫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案恂見東觀記范同）

袁安

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苟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不報（案安見東觀記此安爲司徒時事貴戚指竇憲也范逸鄭蔡二人名）

袁安爲河南尹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小大從化（案袁公尹河南政號嚴明然未嘗鞫人以贓罪蓋寬猛相濟故吏民感化若此）

安字卲公質性清巖不交異類爲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

安于桓帝時遷太師四葉五公（案范稱安累世貴盛以爲書生指葬地之故不知安之仁心善政足庇後嗣于華論見之范亦不能易也）

劉陶

劉陶爲湞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案陶見袁書陶明經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蓋于今文古文之外別立此名惜其書不傳耳湞陽范作順陽餘同又案謝書以此作劉騊駼事惟湞陽作樅陽其中定有一誤）

梁商

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于薤露之歌坐中流淚（案商見東觀記哀樂失時殃將及焉周宣光知之矣）

何絡

何絡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俸米于

閤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案范書劉唐韋應物詩云身當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眞爲民父母之語如紹之食俸自應無愧）

陳翔

陳翔字子麟遷侍御史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請收理罪時人奇之（案翔見謝書）

种暠

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勑迎太子不賫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杜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案暠見張記此比范傳特詳頗饒色澤時太傅乃杜喬作高襄者誤也）

种暠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恩宣遠夸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暠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于暠也（案暠後爲度遼將軍龜茲及莎車諸國皆來貢獻蓋暠以誠心懷撫不假兵力故遠人來服若此非如衛青竇憲之開邊也近日梁益諸州皆爲樂土若蜀之打箭爐楚之生紅苗都登版籍此皆洪荒以來所未臣順者又況西羌諸部落如烏朱穆泰科爾沁等萬里咸來正朔南荒則臺灣列郡定海列縣蓋我朝幅幀之廣振古爲盛矣）

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民心如此乃許之暠復留一年後遷漢陽太守吏民五夸男女號哭（案范書同）

鄧彪

彪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以農桑爲業（案彪見東觀記）

魯丕

丕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案丕魯恭之弟見東觀記誤作平也）

黃香

黃香字文疆拜尚書左丞功滿當遷和帝詔留增秩後拜尚書遷僕射（案香見東觀記）

張覇

張覇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謡曰棄子𢧐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案覇見東觀記覇以經術顯故守會稽時道路但聞誦書聲而又能不戰而降賊眞文武爲憲者）

汝郁

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輙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案郁見東觀記）

鄭弘

鄭弘爲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懸于衢道求主還之（案弘見謝書此令騶時事也）

申屠剛

申屠剛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在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常慕史魚汲黯之爲人（案剛見東觀記）

光武常欲出遊尚書令申屠剛諫以頭軔乘輿車輪帝遂爲止（案時隴蜀未平不宜逸豫故有此諫）

劉平

劉平爲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案平見東觀記虎徙事范不載）

班固

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共作世祖本紀（案固見東觀記此後漢書之權輿也然則光武本紀亦可稱班書）

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案蔚宗論固傷馬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蹈大戮此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然蔚宗亦良史才乃又以逆誅文人無終豈予作史者特甚耶）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案此卽前段文引用者刪筆小異耳）

張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啣銅丸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樽中

（案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衡所作渾天儀及靈憲筭罔論無不精密范不載其作地動儀此制今不傳矣夫地震之災史冊載之今儀器所驗乃有一定此亦如日月薄蝕司曆皆能預推而朝廷不廢救護者明君賢輔正欲借此以修省也）

劉寵

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陰民去治數十里有若耶水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賫百錢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是

（案寵見謝書中數語范作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雖覺緊鍊顏減色澤）

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案范書同注云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夫邑以三字名故所希有然考范郡國志濟南亦無東平陵）

楊琳

楊琳爲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案范書闕）

宣秉

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司直清白篤義得祿收養內外宗族

（案秉馮翊雲陽人分祿贍宗即孔子教原思之旨宋范文正義田意亦如此）

宣康字巨公遷司隸校尉奉法遵典督察姦邪務舉宏綱正大體闊畧細微其政嚴而不苛百官肅然京師清靜

（案康字形類秉故傳訛也范畧）

馮魴

馮魴爲魏郡太守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

（案魴見東觀記）

王苑

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

（案范書闕）

梁冀

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恡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劾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案冀見東觀記王孫范作士孫是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

冀改輿服制卑幘狹冠又作擁身扇

（案畢范作埤注云埤下也音頻爾反）

尹敏

尹敏爲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案敏見東觀記范書載敏以不捕友人周慮故免官與此不同）

李固

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案固見謝書時以災異洊至故有此舉范不載）

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旣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曾無慘怛之意

（案時群小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誣奏范書全載其文及讀吳祐傳則此章乃馬融筆也祐責融曰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然則融眞小人儒也）

李固爲大司農時牧守多口口宗親有詔特拜不由選試固乃上表具陳盜賊所由與頁由牧守多非其人爲（案范書此條所闕當是宦者二字）

固遷將作大匠常推賢進士

杜喬

喬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案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范書絕不載其好學何也）

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案范書冀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遂被害）

廉范

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鹵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鹵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鹵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入雲中（案范見東觀記）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案今人但知姜被爲友于而不知其爲純孝于謝書見之矣）

耿恭

耿恭字伯宗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陳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案恭見東觀記恭前在疏勒被圍鑿山爲井煮弩爲糧萬死一生節過蘇武今茲甫入洛陽亦可小休而討羌一舉老當益壯卒至大忤貴戚終塡牢戶殊可惜也）

匈奴破離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鹵中矢者視創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案神道設教尤兵家所尚范同）

祝良

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案良見謝書邵卿謝作邵平）

班超

超至疏勒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案超見東觀記超前攻破疏勒立龜兹人兜題爲王旋以疏勒不用兜題命故立其兄子）

左雄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案雄見謝書雄曾定制郡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今又以童子拜郎蓋彼卽强仕此方窮經地位逈殊固不可以年齒例也）

劉寬

劉寬性仁恕不妄喜怒嘗朝服將朝婢翻羹汙其衣寬曰得無爛汝手乎更衣而入曾不變色（案寬見東觀記）

陳弁

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弁翱翔（案范書弁陳留人字叔明受書于司徒丁鴻）

男（世守 世容）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二十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任延

任延字長孫治京易爲九眞太守教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之（案延見東觀記）

任延拜會稽南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會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請高行俊乂敬以待師友之禮及掾吏貧乏輒分俸祿以賑給之

（案南部都尉東觀作西都尉東觀此條特腴而滓此乃不及）

楊震

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案震見東觀記四知千古名言今萊州郡堂皇上額曰四知居斯堂者皆當以關西孔子爲師也）

楊震種植藍以供食母諸生嘗有助種藍者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案范書不載）

震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案此乃伯起客居于湖時事後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楊震數切諫爲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衣單被裁足葢形而歸冢次（案范書同夕陽亭下缺飲酖而死句）

震後改葬時有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涙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案此詳見華書亭作停正作止）

樂恢

樂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案恢見東觀記范書無恢爲令事）

陽球

陽球爲司隷校尉奏王甫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案球見東觀記球所奏收者王甫及諸閹黨未及殲曹節後節乃爲甫復仇球遂見害東觀及范書皆同此誤）

胡廣

廣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辦護兼理兩曹轉左丞

（案廣見謝書）

廣六世祖剛大司農馬宮辟爲掾値王莽居攝剛卽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案宮乃平帝時司農也范同）

廣爲太守法雄所舉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者于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案廣時爲散吏法雄之子眞自牖間見廣遂白雄舉之眞固知人哉）

陳蕃

陳蕃諫桓帝云宮女數千脂粉之耗不可勝數（案蕃見東觀記）

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案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子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然則仲舉風裁固自嶽嶽但以之居官則得耳）

王渙

王渙爲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强渙到縣舉賢誅滑道不拾遺臥不閉門皆放牛于野（案渙見東觀記渙以侍御史拜洛陽令故能治理若此後世作縣者舉動掣肘方救過不暇何以爲治）

渙爲洛陽令治民履正（案此似有誤字）

邊韶

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案韶陳留浚儀人晝寢何誅韶特口辯耳不足取也范列文苑傳坐范作靜爲是）

張堪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案堪見東觀記）

范丹

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案丹見謝書丹之不任萊蕪以遭母憂故也）

桓帝時辟丹爲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奬服賣卜于市（案范書時丹辟太尉府非爲太尉也一字之訛何翅千里）

霍融

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歷合晷景刻漏四十八箭晷景爲刻少所違失（案融時官待詔太史所言漏刻事即詔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卒如融言施行蓋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于官漏也見范律曆志）

延篤

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案篤見謝書叔堅與文德書具載范傳其文雄偉奔放自是傑作此删錄乃不足觀）

黃琬

黃琬方毅廉貞爲侍中尚書（案琬見東觀記）

張綱

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淸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輙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卽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卿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

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

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爲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爲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爲郎

（案綱見謝書此續書全傳本文大畧與范同范多諫委縱宦寺一疏文但平順故續書刊去耶又范傳與此篇句語時有異處如范云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云云先極鋪賊人凶猾方見太守平寇之難下三句尤以隱躍生妙續書冀欲陷綱及若不爲嬰所殺諸語皆冀胸臆間事徑露反覺減味耳諸兵一段范云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則簡潔勝矣後段范作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數語更約而該續書作綱言仿左氏至嬰荅乃脊拖不休自可刪却總之司馬撰書多以文勝范集衆美而刪潤之自能詳畧得宜其行文亦往往入勝地也）

吳佑

佑年四十餘乃爲郡吏

（案佑見東觀記佑諸本皆作祐季英以二千石子而身自牧豕及爲郡掾年已四十其貞不可及也）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彦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惟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案泰見謝書碑銘一事中郎尚不免有愧何況後人朱子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要這物事做甚又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銘朱子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世之操文章之柄而貪諛墓金者得不愧乎）

楊賜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爲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案賜見東觀記）

承宮

承宮瑯邪人也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案宮見東觀記）

宮少孤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禁止因留之

（案范書甚畧不如續書之細寫）

宮嘗出行得虎所投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案宮時方爲諸生執苦而共取與若此與不負聽經者范不載）

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宮曰夸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案范無形寢及長大字則似宮竟一無威儀人矣則删節之不當也）

宮子壆官至濟陰太守（案范不載）

應志

志字仲節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案范書有九江賊蔡伯流等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即此推其世次固應奉之祖行也）

桓典

桓典字公雅爲侍御史是時宦官亂政典執法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爲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案典見東觀記）

陳寔

陳寔舉灼然爲司徒屬還太丘長

（案寔見華書范稱寔以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継以期喪去官復再遷太丘長與此不同灼然應是當時選舉名目）

孔奮

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爲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日輙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爲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案奮見東觀記餘同）

奮守姑臧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于大門敬以師友

（案白帖作太守梁竦未知竟是官屬之禮自有一定大清會典具載文武相見儀注不可紊越今外吏凡屬員謁上官過爲諂屈匍匐曲跽比于奴隸一人作俑互不敢違不知爵有崇卑均爲朝廷臣子何苦自辱乃爾而大吏竟受之不疑其于臣無有作威作福之義何居也陳蕃爲光祿勳猶以公禮格范滂彼賢如梁河西者有幾人哉）

奮以仁義爲治抑强扶弱

徐穉子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穉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

（案穉子名穉見謝書君前臣名薦疏不應稱字蓋當時作史者以南州高名不敢斥之今相沿已久故竟標以徐穉子）

范滂

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案滂見謝書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爲四行范同）

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知爲清詔使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壓塞衆議

（案此即後世巡按御史之職今此官裁汰已久權盡歸督撫矣苟督撫皆能如范孟博何必多代巡一官也）

滂坐繫黄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案范書同）

宋則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案范不載）

楊璇

靈帝時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案璇見謝書范同）

皇甫規

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爲中郎將討納叛羌

（案規見謝書威明時人益搶戟與毛錐並用者非但善將兵而已）

張奐

張奐拜太常卿設職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案奐見東觀記奐才品與皇甫規相埒而爲中官所賈助誅蕃武雖辭封塞咎不能贖也）

張奐字雅通以大司農轉太常病不任行免職（案奐雖曾以司農轉太常然未嘗以病免且奐字然明亦與此異豈又一張奐耶）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上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名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

（案此與東觀記同）

竇武

桓帝時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勠力惟德是建咸得其人豪右大姓皆絕望矣（案武見謝書此載范五行志）

朱穆

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之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案穆見謝書此段較謝更寫得曲至如畫）

龎參

龎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案參前守漢陽時解郡人任棠之言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亦賢者也）

李燮

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如母訓如父（案燮見謝書德公剛直可云世忠臣謡絕不類東京人筆范不載）

傅燮

燮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中寧等功高爲封首（案范書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燮所破張角之黨功多當封以疏劾中官趙忠等因訴譖之僅不加罪而已後爲漢陽郡守節而死）

蓋勳

勳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案勳見謝書）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黄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黄金二十斤謝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

哉終辭不受（案范書稱勲不以私怨殺蘇正和及正和詣謝而勲又怨之如初蓋勲之公正類如此此條范不載）

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臬代之勲屢諫臬臬不從（案臬范作梟古人命名即不論何至以梟惡稱從臬爲是斷盜謂割截也至數千萬故徵）

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儁爲清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案此條范不載勲後遭董卓之暴公卿莫不早屈惟勲長揖爭禮其傑士與）

荀淑

淑對策刺梁氏故出補朗陵侯相（案淑見張記范書但言譏刺貴倖爲梁冀所忌正以隱罹生妙）

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號稱神君（案范書稱師事朗陵者又有李固兼王暢名）

韓卓

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案卓見袁書餘同）

應劭

劭字仲援（案劭見東觀記劭字范作仲遠章懷云應氏譜同惟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案劭自是東京第一著作手漢人文集行世以碑銘賦頌爲先劭之所輯皆所以嘉惠來學者不徒以詞章重也）

趙岐

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爲太僕持節安慰天下（案岐見謝書即趙嘉也岐時副馬日磾撫慰天下袁紀劉艾等皆拱聽岐言王室小安）

鄭玄

鄭玄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案鄭公見謝書）

鄭玄少爲鄉嗇夫得休不歸嘗詣學宮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嘗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案康成千載大儒而其學業淵源皆有所自世固無生而知之者也）

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權威不敢違意不得已

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案康成此時已知何將軍之必敗故不受辟也范書作州郡以進權戚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較妥）

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案歲至龍蛇賢才嗟此讖語也見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

蔣詡

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于側徙如舊

（案范書闕）

蔡邕

邕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案邕見謝書葉向高云王允之誅邕五不韙廢紀一也滅典二也行已私三也失人望四也乖刑罰之中五也允其險乎允乎惡乎免）

史弼

弼父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于三輔（案弼見謝書范稱敞以佞辯至尚書夫公謙公直當由庭諍佞辯何指乃刪其賢尹之聲范過矣）

孔融

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中

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

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賢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而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知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輙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案融見張記融志大名高爲操所憚操故害之綱曰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有以也子贍有言文舉以英偉冠世之姿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與曹操兕蜮之雄勢不兩立如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耳良然此條乃續書本文與范書大同但少省耳筆力工拙亦近惟答陳煒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語較簡附）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名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案此見范楊彪傳後北海被害時乃無一人援救者彼小兒楊德祖亦岌岌矣老瞞之罪可勝誅乎）

橋玄

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畧長于人物（案公祖見張記）

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案陳廷尉素剛正卽竇太后配祔一事操議甚健乃知橋公之薦非徒博舉不避仇之名也）

司馬朗

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

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爲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卽晉宣皇帝也（案此乃續書序傳故其文特詳朗字伯達河內溫人魏志有傳）

鄭渾

渾高祖父衆字子師大司農衆父典字少贛諫議大夫（案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魏志有傳）

皇甫嵩

皇甫嵩領冀州牧請一年租賑飢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案嵩見謝書）

嵩舉孝廉爲郎中遷覇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案范書不載）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半共討潁川黃巾賊有大功（案嵩討黃巾使張角傳首京師餘黨悉殄厥功甚偉范詳）

董卓既誅嵩拜太尉以日有重珥免（案董卓之亂雖非嵩釀之然在陳倉卓可收而不收校尉之徵嵩可以不赴而竟赴卒使東京板蕩中原陸沉雖曰天運亦人謀之不臧耳日珥范作流星）

中屠蟠

中屠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案蟠見謝書范同）

蟠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令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極諫之得減死論（案玉之報讎范作爲父是父一而已不共戴天則理在必報若爲從父而報則論殺未爲不當蟠何諫焉今命案例分故殺誤傷守令監司議其獄撫軍覈之撫軍擬以入告大司寇又覈之其有彼此格鬬迫于救父母而誤殺人者多奉旨着九卿詹事科道會擬具奏乃得以減死論蓋慎重若此則生者不枉死者亦不至含冤也）

董卓廢立徵荀爽爲司空韓融爲尚書陳紀爲侍中惟蟠不到（案爽等後爲賊卓所迫或僅以身免蟠之明哲已早知之矣）

陳群

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旍命羔雁成群當時辟不榮之（案群字長文爲魏司空父紀祖父寔世所稱公慙卿卿慙長者也此三君又非顧厨俊及之三君）

袁逢

袁逢爲三老賜玉杖（案逢見華書）

盧植

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

節簪胄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爲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項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刼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方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栁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

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于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案植見袁書植攻黃巾以小黃門之譖故檻車就徵後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畧因復拜尚書此所載簡畧不明太祖北征字于史體不合范作曹操北討爲是）

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郗慮

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也少受學于鄭玄建安初爲侍中

（案獻帝時以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後同華歆勒兵弑伏后不知其所學何在適足玷鄭公之門耳孔融稱其僅可與立立固如是哉）

唐珍

珍中常侍唐衡弟

張顥

顥中常侍張奉弟

（案珍顥二人皆以貨取位故續書及之亦見魏志）

楊彪

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于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

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

（案彪見華書楊公四世清德魏武誣以大逆後又殺其子修怨毒甚矣今乃欲以腐鼠嚇鵷何其悖也又續書乃漢統不當稱魏爲帝蓋當時以司馬承魏比義唐虞彪固懿親遵而不改惟習鑿齒作陽秋獨以司馬氏應繼漢且作論云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又云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此真卓然有史識者司馬涑水作資治通鑑猶以魏爲正統至朱子綱目出而其義乃大明矣帝卽王位句宜作魏文受禪觀范書可知）

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案此詳見孔融傳）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以杖入也（案范書但言賜几杖而已不詳載）

楊彪傳議多文著作東觀

孟郁

郁中常侍孟賁之弟（案郁洛陽人蜀志有孟光爲漢太尉孟郁之族郁事別無他見）

孫程

程徙封宜城侯既到國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案程見東觀記）

男　世守　世容　校字

後漢書補逸卷之二十一

司馬彪續漢書第八　錢唐姚之駰　魯思　輯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輙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名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

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于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刼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案儁見謝書儁辭副相後尋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及卓既誅傕汜作亂陶謙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同討傕等奉迎天子而傕反就儁徵復爲太僕尹起莘議其屈身從逆忠智俱失良不誣也辭副相一段范書語稍詳此深得減字法）

劉繇

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案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見吳志）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群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

何進

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眞眞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進拜大將軍

（案進南陽宛人）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于河內稱黑山伯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幕府人舍以怖太后

（案進爲勳戚元輔不能以誠動太后乃招賊焚刼毒民脅主卒使漢室顛墜誰之咎與）

袁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

（案進謀誅宦寺紹實贊之而進以猶豫不決卒至身喪國危是不能盡聽紹言之故也）

劉虞

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荆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

（案虞見謝書）

周群

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群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群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群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

宋建據枹罕明年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案群字仲直巴西閬中人少受學于父舒專心候業言多奇中蜀志有傳）

董卓

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

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者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彪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

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案此條見華書其范書入楊彪傳中華與范俱作兩問兩答後入卓作色語如見當日情事似更勝也合觀三書之筆華排奡司馬渾灝范簡雋今之史也耀文則范優矣）

劉備

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案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陳壽志三國僅以列國待漢已不知正統所在今續書乃儕之列傳直署姓名是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曹騰

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騰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

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爲得事上之節暠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案騰沛國譙人范列宦者傳此乃曹魏受禪後增飾誇美司馬因之殊不足據）

曹嵩

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隷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案嵩亦見范書曹騰傳袁紹檄文稱操父嵩乞匄攜養魏志亦云嵩爲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云嵩夏侯氏之子其淵源可哂如此章懷注引續漢志云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而此又稱其代崔烈爲太尉則亦銅臭之績耳此條出裴松之魏志注不知何所徵據以爲敦慎忠孝也）

封禪刻玉

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

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牒一枚方三寸玉版方五寸（案封禪事見東觀記世祖屢降明詔謙讓不違而諸臣固請之且以讖文迎合豈以元封故事爲聖祖舊章耶）

封石

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案范書同今岱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辨之者曰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不當又有此碑且史記云始皇上泰山立石封記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封禪書則云武帝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此言立石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其說近似然風俗通載孝武時立石泰山顛石高二丈一尺刻之云云合十一句四十五字據此則漢碑亦未嘗無字也駰意無字碑非碑也即范志所稱用方石再累置壇中其中藏石牒玉檢者不則即長一丈厚一尺之距石也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詭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趾石

封禪太山又有趾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案趾石范作距石）

祠泰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案常祠泰山處意即岱廟也今廟在山麓壯麗特甚中有斯篆邑隷漢柏唐槐其餘名蹟甚多而山巔祠宇以祀碧霞元君世人以爲泰山府君之女考張華博物志有泰山神女遣灌壇令事干寶搜神記云後漢胡母班爲泰山府君致書于女壻河伯則泰山有女不誣不必如後世文人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耳元君廟香火甚盛不供稅驗單不得入觀嶽廟元泰定帝碑有云每年香的上頭得來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詞雖鄙俚然可知當時香錢未嘗入官也）

改元

以建武三十二年爲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槀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案自古帝王多改元以應符瑞雖光武亦且不免今上以康熙紀元歷五十餘年未嘗一改將來春秋曆數傳之無窮豈非千古盛德事）

刻石

正月詔梁松等復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又直取完青石無必五色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案范志全載刻石文中多披引緯書殊不足採）

金泥玉璽

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案范志同袁宏云神道貞一其用不煩故藉用白茅器用陶匏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斯言良然）

親封

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藏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

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祀焉（案此詳見馬第伯封禪儀記驪山火焚茂陵地金函玉檢安在哉故後世人主以不封禪爲高）

三老五更

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案此見范禮儀志三老五更之解世多聚訟康成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又一注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書者以相似誤耳數說未能決是蔡論近之）

祠南郊

正月上丁祠南郊（案上丁取後甲三日之義與上辛先甲一也范同）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壇祀以特牲（案范志壇作祠）

養老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案古者最重養老之禮自膠庠闕制惟東漢稍爲近古此禮不行已數千載近世鄉飲一制稍存具文今天子加意耆耇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萬壽時賜宴賜銀命天潢執爵恩禮特至皇乎盛乎養老之典蓋與虞燕夏饗同其隆矣）

準代管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聲微而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案準亦作准其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淸其制出自京房也）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其國有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毋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絶（案此見范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遣使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卽此國也）

人死復生

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王其後曹公由西庻起（案此見范五行志）

萬金堂

中平二年造萬金堂于西園（案堂名萬金與臺惜百金者相去何如）

濯龍園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助蠶

貴人助蠶璹瑁釵加簪珥（案丁孚漢儀皇后親蠶之禮最盛故助蠶之飾亦然）

靈臺

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

所藏也（案靈臺見前）

玉鉤玦

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鉤長七寸二分玦五寸四分各一枚身中皆雕鏤（案寶器入土久必自出今秦漢玉鉤玦多有藏玩何足紀也）

孔雀

西南夸曰滇池出孔雀西域條支國出孔雀（案今滇池在雲南府城南非夜夸地矣）

大秦

元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瑯邪井中冰厚尺餘（案冬日地氣下騰故井水恒溫雖燕山直北見寒時汲井其氣如蒸也冰厚尺餘毋乃過實）

日行

日行南陸謂之夏日行北陸謂之冬（案二語見范曆法志）

至日

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影候鍾律權土炭傚陰陽也夏至止鼓鑄（案范志載八能士禮儀甚煩夏至亦然）

送故

季冬星回歲終勞農享臘以送故也又十二月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送大寒（案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作曆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璿璣之運三光之作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案范曆法志首段與此同）

四分曆

黃帝徵能術者爲四分之曆

詔張盛京房鮑業等以四分曆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四分之曆始頗施行（案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太初曆施行百餘年失天益遠邊韶疏引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之明即四分曆之法也此詔在永平五年時猶未能遽改至章帝元和中始下詔改行四分復古制矣京房前漢人考范志作景防是業作鄴）

晷景長短

立夏之日晷長四尺二寸八分

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案此亦見范志前條）

六宗

平帝元始中謂六宗爲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光武中興遵而不改至安帝即位初改六宗爲天地四方之宗祠于雒陽之北戌亥之地（案六宗見東觀記）

日食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虛危齊地賊張步擁兵據齊至五年乃破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樊崇謀作亂其七月伏誅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覺郡以聞

（案日食之故自漢末劉洪作乾象曆稍發明之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至陳張賓始分內外限宿張冑元始得其當食不食之由宋沈括以爲黃道與月道如兩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食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食其說甚明蓋同在一度則日在上月魄在下掩之故非朔不食正一度相對則地影蔽月謂之闇虛故非望不食然而交食必蔽者亦敬天之怒之意耳國朝設欽天監先期推算時刻分抄內外諸司皆臨時救護正此意也建武時曆學未精其日食占驗尤不足據）

社稷壇

光武立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

（案范志無四面句馬融周禮注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

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此蓋又以五色土依其方面而立之耳）

大魚

東萊北海海水溢時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案今海濱居民有以魚骨架屋者又以骨節作臼舂米不足異也）

葦方笥

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裝具時有識者竊言葦笥郡國讞篋也後黨人禁錮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案此條文筆簡淨大勝范志語）

女子復生

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域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

（案范志女子死十四日復活詳見干寶搜神記）

呂母子

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

（案呂母事見東觀記）

荊州牧

牧某攻新市兵大敗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

（案荊牧史闕其名范畧見更始傳中續書當同之）

考城

考城故菑

（案陳留風俗傳章帝惡菑名改爲考城）

漁涪津

犍爲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

（案范載吳漢與公孫述將戰于漁涪津即此地志闕）

太白入斗

永初二年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

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

（案范書楊厚傳鄧太后問厚災異厚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尅水退日期皆如所言）

客星

閏十月十七日夜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案郎顗對尚書七事之五卽此顗言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有羌寇之患後果然）

駕驢

帝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放效夫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案時驢價乃與馬齊執政如驢無怪驊騮之困于鹽車也）

兩頭兒

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以爲不祥墮地棄之其後政在私門上下無別兩頭之象（案范志同）

異草

郡國生異草其狀龍蛇鳥獸頭目毛羽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案范志以爲此草妖也風俗通曰草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

雀

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鬬殺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也（案范志此爲何進及諸大臣滅亡之徵）

侯非侯

時京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獻帝未有爵號爲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僚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案卽范志作芒）

后服

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隱簪珥珥璫垂珠也又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爲花勝左右各一橫簪之

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案此乃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制連皇后者誤）

太子車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轓文輈五彩（案此見輿服志皇子同）

拜諸侯王

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璽綬

儺

先臘一日儺逐疫鬼冗從僕射將之逐惡鬼于禁中（案儺禮詳見范禮儀志）

詔獄

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龍麟

龍麟御刀也（案范志載佩刀刀有魚鱗名）

印璽

印璽王玉押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

救日

日有變割羊以禮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絲以行禮如故事（案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漢世近古故有割羊之制）

宗祀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群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奏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

祠老人星

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案是月行養老之禮故有是祠范志祠作祝）

嘉瓜芝草

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本同蔕共生一瓜時以爲嘉瓜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冠

安帝立皇太子令謁高祖廟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案進賢冠古緇布冠也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高山冠一曰側注）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鋏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案胡廣說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柱言至厲直不曲橈）

武士

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案荀綽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鶡今制羽林冠戴孔雀翎次者藍翎）

步搖

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諧不諧

更始時南方有童謠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案范志同南方作南陽）

野蠶

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案此見范光武紀）

星主

牽牛主關梁織女主瓜果

迎氣

立秋迎氣西郊樂奏黃鐘之宮歌西顥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白絁皁領緣中衣迎氣西郊立冬之日衣皁衣迎氣北郊亦如之（案范志迎氣奏樂惟先立秋十八日迎氣黃郊有之黃鐘之宮乃中央土之律西郊迎氣安得用此至于西顥之歌又屬秋令故補志作歌帝臨見云云續書屬之立秋此則誤也）

膢

武帝令天下膢五日蔡邕曰貙獸嘗以立秋日還食毋猛蟲搏摯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案此應是續書注范志有貙劉之禮即此也亦作貙膢）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正朝

正朝受朝賀二千石以上稱萬歲（案玉燭寶典曰正月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

朱索連葷

仲夏之月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

彌牟僕蟲鍾以桃印書文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案范志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

孛

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攻南陽斬阜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光武都洛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案范書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郎此甄阜梁丘賜皆王莽大將）

撖

新豐有鴻門亭掫城

（案范書更始使李松軍掫以拒赤眉即此城）

小長安

淯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

射犬聚

野王縣有射犬聚故城

務鄉

弘農有務鄉

（案范書更始遣李松等與赤眉戰務鄉即此）

水溢

元年水溢壞城寺室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大鳥

濟陰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時以爲鳳凰政既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也

（案樂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鷫鸘二曰發明三曰焦明四曰幽昌東漢所見鳳大概如此）

直如弦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曲如鉤謂梁冀胡廣等直如弦謂李固等

（案桓帝應作順帝此誤時封侯者又有趙戒袁湯皆附冀者也）

行禘禮

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

（案禘者追始祖自出之祖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也陳祥道禮書言禘祭遷主其坐位與祫祭同此說非是又祝允明野記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自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奉事乃寢然則世祖此舉但可云合祭高廟而已其于禘禮未有當也張純所議五年夏禘禮合毀廟存廟之主而殷祭但免聚訟之議而已豈真知禘禮乎）

天子葬

天子葬太僕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作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馬爲次太常跪曰哭日十五舉音止哭晝漏上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曰請拜送車著白絲三綷紼長二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一百人皆赤幘不冠持幡幢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櫂歌者六十人爲六列司馬八人執鐸至陵

南美門司徒跪請就于房都導東園武士奉入房執事下明器太祝進醴獻司空將校復上（案此所載儀制甚備間有與范志不同者俟考）

竹栢葉傷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

火光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轉行人相驚譟（案范書襄楷傳楷上疏言栢傷竹枯不出三年漢帝當之火光之占亦同）

符拔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案符亦作扶章和中月氏曾進獻）

茅田一頃

桓帝末京師童謡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群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群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廢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躭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

（案范志同第釋語沓拖不如續書簡淨）

蔡邕對災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帝晏

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案時以災異詔名邕與楊賜馬日磾張華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范書邕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今闕）

婦人封君

婦人封君儀比公主白犍軿車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爲帶

雨肉

三年廉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案肺范志作肋此建和三年事）

男（世守世容）校字